

李南央·编注

父母昨日书

(1938—1949)

——李锐、范元甄通信集



【一】

中... 范元甄... 李锐... 1941.12.26

这封信完全证明了我们的路线和预见是正确的，下次写信更要甜蜜些看罢！



新史學

叢書

父母昨日書

(1938—1949)

——李锐、范元甄通信集【一】

李南央·编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李南央编注.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新史学丛书系列)

ISBN 978-7-218-06073-6

I. 父… II. 李…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IV.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789 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1.25
插 页	4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073-6
定 价	98.00 元 (全二册)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因书中所选某些图片联系不上作者，请作者与出版社联系。



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

感谢他们用自己辛勤的笔，

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迹，

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

——李南央



编者感言¹

父亲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月四日，在被贬逐整整二十年后接中央通知回到北京的。我是在元月一日收到父亲从合肥打来的电报，先他两天从我所在的三线工厂到京，为他安排住宿等事宜。回京不久，父亲即得到正式平反，并回到水利电力部复职。水利电力部办公厅的人用麻袋送回了当年查抄的父亲的财产，那其中有我小时候熟悉的暖水瓶和一些日用品、书籍，甚至还有避孕套，惊叹当年对父亲的“没收”真够彻底。

我整理了那几麻袋“垃圾”，拣出了尚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当废物扔了。可是那些当年水电部党组收走的父亲最珍贵的信件、日记、笔记等等，却没有踪影。经询问，无人记得“文革”中曾销毁过李锐的物品。因此父亲以极大的期望让他的秘书继续查找。终于有一天，在机关大楼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加了封条的大保险柜，钥匙已无处可觅。秘书撬开铁门，满柜都是父亲的材料！父亲将它们悉数抱回。那其中有父亲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还有他和我母亲的通信及我母亲早年的日记。出于好奇，我草草地翻看了一下父母的通信，诧异其中延安时期的信件已经是“二进宫”了，竟完好地保留着抢救运动时期审查人员整理装订的标签。母亲信的内容也使我惊讶，没想到她对父亲曾有过那样的柔情与娇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父亲的爱，使我难以相信这些信出自后来对父亲恨得咬牙切齿的母亲之手。我那年廿九岁，并不认识这些信件的史料价值，只想着是日后写小说的绝好参考资料，便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塞进柜子，再也没有翻看过。这些信件如此一放就是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一个世纪晃眼间过去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内地的发表，使我的母亲——范元甄这个沉寂了半个世纪，当年在延安为人们熟知、很红的名字又被忆起。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自认为是尽力作到了公允，只讲述事实，但是很多读者还是以为我的感情色彩太浓。我以为我写我的母亲，绝不仅仅是写她一人，因为她是那个历史、社会和制度造就的典型，因此想作“以实代论”的文章。只可惜我的经历、阅历和学识，使我无法充分地在文章中展现我的父母所经历的巨变的时代和历史事件，以使读者了解何以

¹ 本书原版《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 1938—1960 年通信、日记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版），大陆版出版时删除了“编者感言”和 1949 年后的通信。

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党的两个成员会成为如此极端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引起对造成范元甄异化的环境、思想氛围、即共产党那些年历程的反思。因此我想到了父母的信件。我和我的先生悌忠在二〇〇二年的六月份开始着手整理这些信件，先是把它们一张张弄平整，再用塑料薄膜套一张张夹好，放入活页本。这些信件整整装订了二十八册。还没有看内容，我们已被那些经年日久、制作各色的纸张的文物价值所震撼了。

在此后八个月的时间里，我用下班后六点到十一点的时间，把这些信件输入电脑，查核日期，编辑成册。来美国探望女儿的热情的作家奚青先生也参加了输入，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工作。在那八个月内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和悌忠都用来做原件和电脑输入件的核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则是被这些信件所跨越的巨变的年代、历史性地域，及其所涵盖的鲜为人知的、毫无粉饰的发生在革命队伍内部史实的纷纭和博杂所震撼了。奚青先生和我们一样毫不怀疑地认为，我父母间近八百封保存完好，逾八十万字的这些信件和少量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自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放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于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帮助我审阅、脚注的朱正先生更是将这些信件评价为：“一部活的党史”。

人说迄今共产党的信史只有一部，那就是父亲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其他类似五十年代的《红旗飘飘》，近年的第一、二代革命者的个人回忆录版本虽多，但无不有所取舍、有所回避；甚至编撰、捏造也不为鲜。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几乎都已作古，抗战前投身革命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活着的也已为数不多，且均已届大耄之年，要想再有一部由当事人撰写的共产党的信史，已几乎是奢想。人亡事灭，历史留下了无数的空白点，有些事或竟成为千古之谜。能够给历史做些补缺工作的只有私人的日记、信件和封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文件了。或许还有那些失败者留在后人手里的文字，等待着公开面世的时机。

名人的私人信件集，古今中外都有出版，只听说发生过版权之争，未闻有触犯隐私的纠纷，大概就是以名人的私人信件为史补遗是一公理。近一个世纪

的风雨苍黄，能够保存下来的数量如此之众、篇幅如此之巨、年代如此之长久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通信，我敢断言“李、范”间的即使不是唯一幸存，也是寥寥者了。让其尘封于我的家中，而我的后代并不一定能认识这些信件的价值而终有一天散尽，我实不甘心。故整理出来(并附历史照片)，斗胆予以出版。希望抢在那些第二代共产党人还未走尽之前将此书面市，让他们能看到这本书，他们本人或家人或可给此书空缺的脚注(均以“？”在脚注中标出)补上一些人、事资料。

父亲的挚友黎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最敬佩的人之一，为他的学识、为他的科学的思考、为他的敢于开研究风气之先。黎澍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只有占有大量史料，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才会有对历史的正确的认识。因而，‘考求历史真实不能不是历史科学实现其发现规律这个首要任务的前提条件。’”。我因此相信这些信件正是黎澍先生所强调的那类最珍贵的、可藉以弄清史实而为研究历史，从而发现其发展规律以为今日借鉴所必须占有的史料。

一九七九年黎澍先生曾想调我到他的《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当时基于多种考虑，我没有去。现在以这本书回报黎澍伯伯当年对我的信赖和期望。我相信他若在天有灵，是会认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的。我也相信我的父母会为自己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自慰当年曾点灯熬夜写下了这些如今已弥足珍贵的字字句句。

李南央

写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

目录

第一部 1938 年范元甄日记

1. 1938 年 12 月 1 日
2. 1938 年 12 月 8 日
3. 1938 年 12 月 9 日
4. 1938 年 12 月 10 日
5. 1938 年 12 月 11 日
6. 1938 年 12 月 12 日
7. 1938 年 12 月 13 日
8. 1938 年 12 月 14 日
9. 1938 年 12 月 15 日
10. 1938 年 12 月 16 日
11. 1938 年 12 月 17 日
12. 1938 年 12 月 18 日
13. 1938 年 12 月 19 日-21 日
14. 193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
15. 1938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部 1939 年湖南-重庆信、日记

16. 1939 年 2 月 3 日李锐信
17. 1939 年 3 月 24 日李锐信
18. 1939 年 4 月 29 日范元甄信
19. 1939 年 5 月 5 日范元甄信
20. 1939 年 5 月 3 日李锐信
21. 1939 年 5 月 26 日范元甄信
22. 1939 年 5 月 10 日李锐信
23. 1939 年 5 月 26 日李锐信
24. 1939 年 6 月 2 日范元甄信
25. 1939 年 6 月 3 日李锐信
26. 1939 年 6 月 10 日李锐信
27. 1939 年 6 月 16 日范元甄信
28. 1939 年 6 月 17 日范元甄信
29. 1939 年 6 月 18 日范元甄信
30. 1939 年 6 月 24 日李锐信
31. 1939 年 6 月 26 日范元甄信

32. 1939年6月27日范元甄信
33. 1939年6月30日李锐信
34. 1939年6月30日, 7月1日和3日范元甄信
35. 1939年7月4日范元甄信
36. 1939年7月6日范元甄日记
37. 1939年7月2日范元甄信
38. 1939年7月9日-13日李锐信
39. 1939年7月20日范元甄日记
40. 1939年7月21日范元甄日记
41. 1939年7月21日李锐信
42. 1939年7月24日范元甄信
43. 1939年7月26日李锐信
44. 1939年7月26日范元甄信两封
45. 1939年7月29日范元甄日记
46. 1939年7月30日范元甄日记
47. 1939年7月31日范元甄日记
48. 1939年8月1日范元甄日记
49. 1939年8月1日范元甄致叶剑英信
50. 1939年8月2日范元甄日记
51. 1939年8月2日李锐信两封
52. 1939年8月10日范元甄信
53. 1939年8月11日李锐信
54. 1939年8月12日李锐信
55. 1939年8月16日范元甄信
56. 1939年8月17日李锐信
57. 1939年8月19日范元甄信
58. 1939年8月23日范元甄信
59. 1939年9月1日李锐信
60. 1939年9月2日李锐信
61. 1939年9月6日李锐信
62. 1939年9月9日李锐信
63. 1939年9月13日范元甄日记
64. 1939年9月13日李锐信
65. 1939年9月14日范元甄日记
66. 1939年9月15日范元甄日记

67. 1939年9月15日李锐信
68. 1939年9月19日李锐信
69. 1939年9月20日李锐信
70. 1939年9月21日-23日李锐信
71. 1939年9月22日范元甄日记
72. 1939年10月2日李锐信
73. 1939年10月5日范元甄日记
74. 1939年10月7日范元甄信附范父亲信
75. 1939年10月5日-8日李锐信
76. 1939年10月9日-10日李锐信
77. 1939年10月1日范元甄信
78. 1939年10月14日范元甄信
79. 1939年10月15日范元甄信
80. 1939年10月16日李锐信
81. 1939年10月16日下午李锐信
附 李锐给范元甄表哥看假信
82. 1939年10月17日李锐信
83. 1939年10月19日范元甄信
84. 1939年10月20日范元甄信
85. 1939年10月22日范元甄日记
86. 1939年10月21日-23日李锐信
87. 1939年10月23日范元甄信
88. 1939年10月25日李锐信
89. 1939年10月26日李锐信
90. 1939年10月28日范元甄信
91. 1939年10月29日-11月7日李锐信
92. 1939年11月4日范元甄日记
93. 1939年11月2日和9日范元甄信
94. 1939年11月10日范元甄信两封
95. 1939年11月12日范元甄日记
96. 1939年11月16日范元甄日记
97. 1939年11月17日范元甄信
98. 1939年11月18日范元甄日记
99. 1939年11月20日范元甄日记
100. 1939年11月21日范元甄日记

101. 1939年11月22日范元甄日记

102. 1939年11月25日范元甄日记

103. 1939年11月19日-25日李锐信

104. 1939年11月29日范元甄日记

105. 1939年11月26日-30日李锐信

106. 1939年12月1日范元甄日记

107. 1939年12月7日范元甄日记

108. 1939年12月8日范元甄日记

109. 1939年12月22日范元甄日记

第三部 1940年至1945年延安信、日记

第四部 1946年2月至5月北平-承德信

第五部 1946年至1948年-东北信、日记

第六部 1949年5月至1949年11月南下后通信

李锐、范元甄通信大事年表

本书涉及人物简介

第一部 1938年范元甄日记

(1938)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阴

昨晚半夜里天气就变了，晨起风刮得很大，已入于初冬的神气。衣服还未及穿时，就听见摇朝会铃。赶不及，也没有上。洪深^①随回乡工作组下乡去了，万籁天^②代理，好像出于不得已才负责似的。

吃过早饭就开始分配工作。二队朱琳^③来跟我讲今天要有计划地分至各收容所完成登记工作。她似乎是照着一个小本字讲的，那上面是他们队长吕復^④的字，心里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趁吃饭后的短时间将灾民工作组八人的工作分配开了。

① 洪深：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30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与夏衍等在明星影片公司组成编剧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救亡演剧队的组织领导工作，进行抗敌宣传和进步的戏剧活动。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三厅六处一科科长，管戏剧音乐。

② 万籁天：戏剧家，1929年编导《热血男儿》。解放后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担任领导工作和导演。

③ 朱琳：话剧演员。1938年参加由周恩来、郭沫若创建的抗日演出队，辗转汉口、南昌、桂林，演出进步话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无锡等地继续从事戏剧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在青年艺术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主演。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④ 吕復：在上海参加救亡演剧队。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后任抗敌演剧二队队长。解放后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对于自己这次做难民工作组组长不太满意，似乎不能很好地计划，分配督促工作。能力不够吗？但又知道问好的方法，只是不愿意做。差不多近两个多月来就是这样。有时又觉得在青救时也是这样过。常常当人家称赞我能力强、了不起的时候，自己感到一些空虚和莫名其妙。“天才”是容易误事。自己虽不知是否天才，事实上也没有因自作天才而懈怠，而不努力，真是没办法！



1937年范元甄十六岁照

傅言珍^⑤头痛，邵仲^⑥也称疟疾而不工作（事实上她一定是没病的，不过因为我自己病了两次没工作吧）。朱琳等分发圣经学院工作，我独自往明德中学去。风沙扰得很高，低头急步，又想起家来。想到家里是否已生火炉（去年这时正是家里走向困难的时候呵）。想到妈，走到半路烧剩的缺墙倒了，人们都不敢走过去，我鼓着勇气奋过去。忽然想，要是压死了，或是来飞机炸死才冤呵。

到明德至各室取登记表及登记遗漏的人，每间屋子都有一股难闻的臭味，令人异常不快。灾民们拉着问这问那，有的登记过又要改。我因为昨天睡得太迟，精神不济，不耐烦极了。自己想想：平时同情他们的情绪呢？还是小姐脾气太大！约莫十一时光景回来，似乎疲倦得要命。肚子也饿，碰见卖芝麻饼的，买了四个放在裤兜里，又独自到小小店吃包子。生活习惯是改了不少。

午饭没有吃多少。下午本该去明德取登记表，恁不想去。织好的毛衣太难看，又需重新织过。织了一下午还不到五寸长。朱琳来聊了一会走了。与小徐聊天，谈到帮助大徐^⑦，现在实无此野心。对小徐也有很多不满，但懒于说，非常讨厌她近来讲的话的态度。她讲一个同学生私孩子的经过，社会对女性真太残酷！

救济委员会来催登记者，有些发急了。怎么办？近来总像失魂落魄。总不能集中脑力来作任一件事，记忆力也坏，时常想家。妈、弟弟、妹，想到汉口以及许多过去的事。感情上需要安慰呵！这次绕重庆一次也好。

⑤ 傅言珍：抗敌演剧九队队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后来离开九队。解放后任一般干部。

⑥ 邵仲：？

⑦ 大徐：即徐桑楚。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当时不是党员。后来徐自己说由范元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范一直否认此一说法，徐炜也证明没有此事。其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烛光下，一边登记名册，一边与余雷^⑧、胡茂林^⑨闲聊。原来余雷的三个哥哥全曾是共产党人。这家伙政治倾向倒不坏，只是脑筋太简单，好吃、好懒、不发奋，有时却又像想求得一些知识。胡茂林这几天很好，努力工作，也努力学习，大概是急于要养成自己足够一个“人”的条件吧。

近来心绪的不好真是空前，厌恶不少的人。有时竟一反个性的不爱理人、不爱说话。痛苦、烦闷！大的危险呵！



1934年李锐十七岁高中毕业照

(这篇日记是写在一张传单的背后。现实录传单上所书英文内容如下——编者注)

Dear Sir:

We address this letter to you with the belief that you are among the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deep sympathy for China's present war of resistance. In order to push the world wide Anti-Japanese Campaign and to secure the moral support for China, we wish that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make clear to your friend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It is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that China is waging her war of resistance.
2. China is now carrying on her war of resistance in order to uphold world Justice.
3. The Chinese are a peace-loving people. They are fighting for national existence. It is the national existence they hold dearest and will try to keep it at any cost.
4. Though China suffered minor revers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the hostilities, she has won repeated victories in the second stage. We feel confidently tha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Justice would not be down trodden.

In order to make the sepoints clear to your friends, please make within the time

⑧ 余雷：抗敌演剧九队歌咏队指挥，并任二胡演奏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解放后任武汉音乐学院副教授。

⑨ 胡茂林：九队一般演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干部。

limit of 24 hours as many copies of this letter as possible and send them to your friends, asking them in turn to do the same. Don't stop the chain! If you do! you would not only miss an opportunity of helping in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Justice but also deprive many friend of your of the same.

I am,

Yours sincerely,

（1938）十二月八日

上午仍是在打过朝会铃以后才起身。泄过肚子以后，朝会又没法上了。与小徐两人在楼下，全部人都在楼上举行朝会。不知道为什么朝会的时间非常长，肚子饿得难忍，就跑到天汉食堂的旧址去吃锅贴、水饺。相当不坏，只是太贵一点。

回来时在大门口就碰见大炮^⑩与胡茂林。迎头就说：“朝会是全武行”，吓我一大跳。任怎么也不至打起来呀。再问下去，始知是打嘴架。由于洪深在朝会上报告九队^⑪甄别的八个人，袁苏^⑫等提出质问，弄成僵局，下不了台。进到里面，大徐一副怪脸说：“这样大的事你还不知道哇。”不知怎样就对他涌上无限的恶感。大概朝会上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洪深报告九对甄别的八个人而未宣布苏与小辫^⑬的名字，他们提出追问以及要洪深提供理由，被大徐说了些不三不四的幼稚话。洪深也无大



1916年李锐父亲（李积芳）、母亲（李张淑）摄于北京

⑩ 大炮：即吴淞。

⑪ 九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戏音科下属抗敌演剧九队。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

⑫ 袁苏：九队队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后来去延安。曾任林枫秘书。解放后在国务院工作，为局级干部。

⑬ 小辫：即后边提到的吴淑贞。

道理，结果弄得很难堪。事后洪深又叫我同阿 Q^⑭ 去讲，得出的结论倒是：“九队不能换队长，因为稍一变动就有被取消九队的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要支持队长，就不得不委屈不能与队长合作的人。”听洪深的语气，还似乎十分器重阿 Q（也许是手腕吧？）至于袁、吴则取消开除的命令，由他们自动请长假。

事情相当严重，于是召开了一个内部的会，决定①为了统一战线必定支持洪深，也就必须支持九队。②我留九队至桂林。这阶段中努力充实九队，加强九队。③新的“zhishu” zhan 开始工作，并且又来了一套自我批判。大家给我的批评是①工作情绪不够，不能在生活等方面以身作则。②表现骄傲。③关于“走”的不应该，我自己总似“胸有成竹”。这些意见我并非不承认，而是意见是意见，同意是同意，毛病还是我的。大家提出批判小徐^⑮，她又哭了，而且很坏的态度，说一句话：“我觉得小范太高贵。”我真气死了！但是用理智压服了下去。张接着加了补充，倒没什么了。

晚上，由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大徐避开了。主要的着重在过去的检讨，特别是关于过去的所谓圈子有坦白的叙述及分析。而结论是这些全是主观造成的。其次骂队长很厉害，开至一半，叫来了洪深，谈的主要是袁、吴问题。结论是把两人分开解决。不作为一件事解决。会场中袁苏似乎非常沉痛，颤抖着嗓子说话，博得了很多的同情。会直开到一两点钟。入睡后又谈了一会，睡下时已够晚的了。



1905年李积芳（左一）与平江同乡余叔圭（中）、叶瑞棻（号筱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留影

（1938）十二月九日

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月光还斜射在窗前，被唤了起来。没有洗脸，连厕所

⑭ 阿 Q：本名朱逊。九队队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后来去延安，下落不明。

⑮ 小徐：即徐炜。范元甄在抗敌演剧九队的朋友，后留在白区工作。上海解放时，为在当时上海最大的广播电台宣布此消息的播音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副团长，上海广播文工团副团长。离休前任上海师大音乐系声乐副教授。

也未及上，就到楼上开会——今天是补发救济款项，为着没及登记的灾民，讨论一些具体办法。惭愧得很，我险些睡着了。洪深估计得非常严重，说要有殉职的决心——如果灾民中有汉奸利用，发生暴动或敌机来袭的话。分配工作结果，我没事做。很想偷空织完毛衣，毕竟太过不去，就补领了一个服务员的条子，去一师附小做维持秩序的工作。



1928年范元甄与弟妹们，左二为范元甄

教育会坪、马路上各处都涌着人潮。群众早等候着了——才八点多钟，发钱还是下午四时开始。虽然是五块钱集合起来的人，却叫我联想到了今天是“一二·九”，全国学生恐怕多半是以行动在纪念她了。脑中轻轻地浮起了一个可笑观念：“还是领导着广大群众作斗争痛快，统一战线真头大。”同时也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用几毛钱买到过这样群众力量呵。抗战胜利是有条件的，民运工作今日尚如此！

人挤着人，女人孩子哭哭嚷嚷，小脚老妪双鞋都被踩脱，挤进师范学校内已面无人色，连连喘气。招呼着她们排队，打手印，实在困得要命。勉强支持约莫一小时光景，溜回家睡觉了——心里也知道是不对的，可是不能不做。

睡到下午二时，被小徐叫醒来，模模糊糊睁开眼睛，见办公室坐着一个人，心里知道是李锐，嘴里却还问是谁。恁不想起来。李锐也老实不客气地叫我起来。起来后倒想到自己太无道理了。他开口就说：“走不成了吧？”他问我很多事：战局消息，政治情报，我几乎不能给他一些材料。自己近来真太胡混了。话题终究转到我的离队问题上。除了老套的原则外，更指出今日总的政治任务应该是除了开展敌人后方工作外，巩固西南，培养新的抗战力量。并且说明，九队今日的需要。可是我仍是听是听，做是做。谈了许久，毫无结果。他走，要我同去走走，谈谈。也好，反正我并不想去参加今天的工作，虽然重要。陪他去看火场，看《观察日报》的房子。无巧不巧碰到政工大队的王化启大队长。他们一定会这样想吧：工作这样紧张时，三厅^⑥的工作队员与男子在遛街。不去管他好了。

一路沿环城马路走，经过江边。长沙的江边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房子也全烧掉

^⑥ 三厅：国共合作时，军委政治部第三厅。

了。我们一路谈着，他讲着很多道理，有几点还是很“新奇”的：①上级之所以让我走，以及周副部长^①表示对我的要走“同情”（小超^②跟我讲的），是迁就干部。因为我表示的坚持程度叫他们无办法。②自己有毛病，不能自己克服，自己感到现在没有好的工作，而要到陕北。即使能去后好起来，也是靠×替自己找出路。③创造人来帮助自己，他讲的比别人有些不同。我也没有比他有道理的反驳的理由，但是我总不愿意这样做。很欢喜时常翻花样。自己也知道这样危险，却还是任性。

风很大，我们走得很急。也走过很多我从未走过的路。最后他定要我陪到天心阁去看全市的“灾容”。走上天心阁，看到全域相当清楚，有些像武汉的黄鹤楼头，只是湘水非长江，岳麓的壮丽非龟山可及。锐忽然谈起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是 zhung jiang zheng zhgy 的，很重要。又未听过，又不能留下来抄。时间近五时，他还要过两道江赶回旅馆，明晨赶车去益阳。晚上又戒严，好容易想到一个办法，找吃东西的地方去抄。就进到天心阁下的一个小酒馆。他吃一份客饭，两人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抄。等抄完时，天色已黑。我没有灯光，一人也不敢走，他又送我回财政厅。路上谈着，间或谈到过去在武汉干学联的情形。一年多，他好像有了飞跃的进步。他又讲万国瑞的很多长处。奇怪，过去对他们真坏透了，直到这次在长沙会面时，对他还无好感。最近的几次谈话，我对他的印象全部改变过来了。快到财政厅，他说了两句话：虽然湖南游击区里需要你这样的干部，可是为了整个九队，政治形势，你是应该留在九队的。所以我并不像上次那样欢迎你留在我们那里。希望你把今天抄的东西好生整理一下，作一个好的报告，作为在第九队新阶段开始的基础。今天的谈话，对我还起了一些作用。我感到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我一个长的时期。我真有些想留在他一起工作。可是由于这个动机而留下来仍是危险的。在基本毛病不能克服以前，这总不是办法。



1934年范元甄与弟弟

天很黑，没有月亮。风刮得很大。一颗灰进了我的

① 周副部长：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

② 小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右眼，难过得很。领完款的难民从门口成群地出来，加上恐怕其他人看到晚上他送我回来，有其他的误会，就头也不回地分手了，走到里面。工作的人刚回来，听说今天来了十万人，秩序坏透了，踩死、挤死了小孩子，警察打破了小孩的头。一塌糊涂。款子还不够，说不定夜深了会出乱子。

吃过晚饭，眼睛还有些作怪，也不想去工作，就睡了。虽然又知道这是不对的，——见了别人好像很难为情，尤其是被问到“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

（1938）十二月十日，阴、大风、初冬气氛

大家醒得都很晚。模糊中听到小徐与汪季昆^⑩在谈关于离队的问题。很想听出一些关于我的部分，可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大概只是她俩自己都想走。

近来吃好的吃惯了，每顿饭点都差不多是一元以上。今天小徐提议吃烤红芋，倒有点不高兴。可是想到应该改过来，也就同意她了。结果吃了许多油炸米窝窝，一些烤薯，合共三角钱，比平时便宜多了。

织着毛衣，张几次来问我什么时候开 zhganxui。最后猜想到她大概是催我马上去的意思，果然没猜错。

四个人跑到民众俱乐部找到了一条长凳坐着谈，倒没什么人注意。除了谈了以后生活外，在未谈队的生活以前，就被提出了我的问题。大家的意思都希望我重新考虑，最好不走（小徐早上也对我说不同意我走，但是她似乎完全是为了怎样能使自己走为出发点的）。讲了很多的道理，如一般队员对我的好感，以及目前九队的需要，可是引起我的反应是非常任性的答复。我讲到一句最危险的话：“我打算犯了这一个最大的错误，以后再开始下意识地改。”大家感到毫无办法。



1934 范元甄与弟妹们，中间最高者为范元甄

^⑩ 汪季昆：经李锐介绍参加九队。解放后在苏州教文学。

自己为了谈下去不会有更好的结果，我主张转移话题，结果转到大徐身上，他好像表示很愿意努力改正，并对我们中间的不融洽，表示愿尽最善的努力来消除。可是我见了他就有无名火（自己也知道是不该，而实在没法改），用很不好的态度讲了积在心里要讲的话。按态度来讲，实在是叫人没法接受的。接着大炮他们又给他一些批评，在这当中我自己倒无形中起了一点反应，感到自己长此任性下去，未免太危险。有点觉得应该克服自己而留下来继续工作，就答应在桂林后再考虑。



1935年李锐在
武汉东湖游泳照

出来时与张同去吃点心，她今天给了我很大的好感及信心。我想到胖姐与苍蝇在江西的合作情形，我与她也可能形成这样，而且我们的长短处是可以互相补益的。因此更使我下了留在九队的决心。

吃得饱饱地回来，继续织着毛线衫（八块钱换这一件衣服真太不上算，自己用钱总是这样糊涂，尤其是不会买东西）。吴淑贞^②坐在旁边就闲聊起来。结果很好。过去大家对她的估计是有些太低，今天的谈话彼此间都很诚恳，直到吃晚饭她还不愿意去。她决心要到陕北去一次，并决定不回四川，而现在事实上也没有对她适合的工作环境。“青年总是有办法的”，这一次打击按讲是够大的了，而她居然能够迎着这次打击更警惕地向好的方向去，这一点倒给我这个晓得多的人一个好的什么，自己不应该在自由主义前投降屈服。

谈话中又发现了我在队里的重要。她说：“在开会时，我十分注意你，当有一个能力不强的人发言时，你摇头的话，我就不敢讲了。”——是的，我的任性对于我太大影响了。九队队员们对我一直是好的，就拿小辫讲，如果过去我像今天这样地经常帮助她，她也不致到今天的被开除呵。由于她的诚恳，叫我感到对她有一些愧疚！

（1938）十二月十一日，阴天、大风

为了被子小，睡觉时小徐老是叽里咕噜。我真想赌气去买一条被。想起来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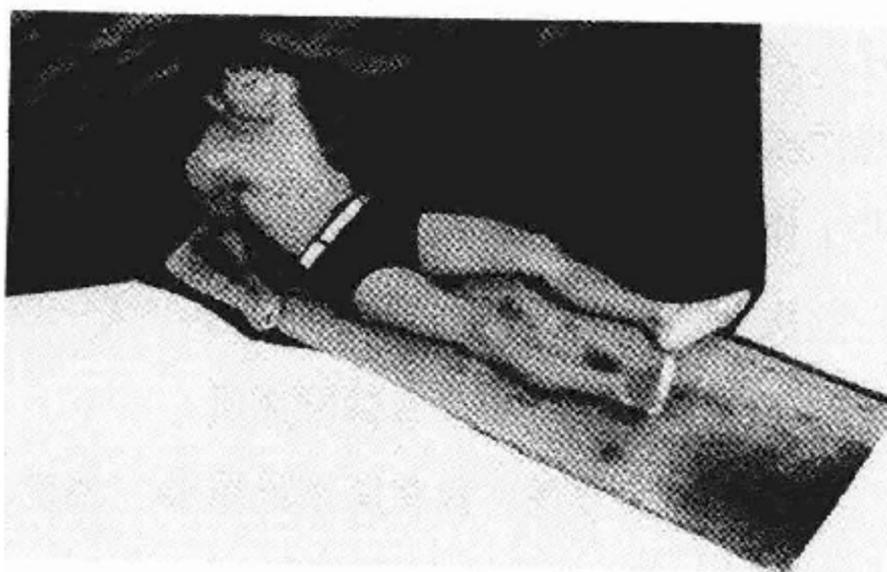
^② 吴淑贞：九队队员，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后去延安。解放后曾在外交部、外语学院工作。

也幼稚得可笑，毕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家伙！——年龄对人是有关系的。当然我决不会以为自己小。

开全体大会，起初是沉默得可怕，我见情势不对了，提出应先看每个人对九队前途的展望。每个人被迫着说话，一致的反应不外几点：①队长无能而横不讲理。②队长、队员间及队员彼此间无团结，不坦白。③无责任心。似乎都还感到并不是毫无办法。严良堃^①这小家伙讲的话非常刻薄，大意谓：现在无能力及工作不努力的人走了，好分子也来了不少，九队当然该健全啰。到底是孩子。袁苏、阿Q可漂亮多了。袁谓以后大家应了解抗战第一、工作第一。阿Q也是官样文章一套，轮到我讲话时，我特别强调了每个人应自觉地对团体负起责任，不可不关痛痒。

大家提出留我同龙发济^②。经过今天的会，我更感到走是不应该的了。就下了决心，留下来（虽然因为二队的宣布解散，吕复他们会另外组织一个团体，也许到西北去，曾引起我的动摇。但是他们是向纯艺术发展的，我不打算这样做），并且留下了龙发济。非常有趣，我用很多留自己的理由留了他。

下午开干事会，新干事会的内容是这样：事务股（姚丹尼^③）、生活股（张庆荃^④）、研究股（吴淞^⑤）、演出股（小范）、宣传股（张友良^⑥），阵容相当整齐。决定了很多事：①小组划定，生活股发起每周一突击中心。第一周是生活突击，以内务、吃零嘴、作息时间的遵守



1935年李锐在武汉东湖游泳照

① 严良堃：后来到“孩子剧团”工作。解放后到苏联深造，成为中央乐团的著名指挥。

② 龙发济：九队队员，后来离队去重庆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解放后在武汉音乐学院工作。

③ 姚丹尼：九队队员，后来离队。

④ 张庆荃：由李锐介绍加入九队的一位女同志。

⑤ 吴淞：后与徐炜结婚，留在白区工作。后与党失去联系。解放后在上海从事广播电视工作。

⑥ 张友良：九队秘书。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副厂长。“文革”中遭逼供和殴打，于1968年3月19日跳楼身亡。

做标准。②成立研究会，及其他。会后颇有些生气。最叫我兴奋的是，刘式焜③、余雷都说：“我跟你帮忙。”余雷更坦白地说：“要是过去我才不会呢。”龙发济表现也很好。只是总不免有些矛盾，如对袁苏的不好意思，这是不可免的。这几天巩固了我一个信念：“青年是有办法的。”

开完会，与张友良、大炮等去南门买东西。结果只买回了两条手绢。到“四、五、六”吃了饭。近来的生活比起过去，是费多少，随便请客会到五元以上。过去在青救请客饭是最了不起的了。

晚上继续开会。选定基金委会、膳委会。我的生活小组是傅言珍、余雷、李文志④。我一定要好好地帮助他们。自己也要努力学习，尤其是读书。

阿Q与袁苏不知到哪儿去了。看到大家紧张起来，多少是会有些不痛快的。虽不能说他们对队是抱着看笑话的心理。左志学⑤好像有些恨我（也许事实不是这样）。我还得想法帮助小辫去陕北，为了她毕竟是一个本质不坏的青年。

（1938）十二月十二日，（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冷、雨

五点钟，天还未亮，听见铃声一下就爬起来了。因为是新生活的开始——不管是队、是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洗了脸，等候吃饭的时候，大家在饭厅引吭高歌。九队确有一股新气象。

今天又是发款的工作，为的是九日未得领到现款的人。今天将证换钱。至约莫七时光景，排队往省政府进发。天气已十足地进到初冬了。

省政府在南门。房子烧去了一部分，留下的也糟得一塌糊涂，满地乱纸（倒想从当中能找出一本好书）。我们到时还不见一个灾民，只是一些维持秩序的宪兵。没事，大家散开。我带了《持久战》去看。小徐坐在我的旁边。为了她要回去换鞋，

② 刘世焜：九队队员，后来转到演剧四队，留在杭州。解放后曾任浙江民间歌舞团首任团长。

③ 李文志：九队队员，非党员，一直跟随九队，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转去东江纵队文工团——解放后改建为华南文工团。1957年在北京演出时，因为不同意对他的剧本的修改，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摘帽不久即去世。

④ 左志学：九队队员，后同袁苏一起去延安。后来到华东。解放后在上海教育局工作。

又无理地与大徐闹。我真不满意她。估计一下讲了也不会有效，干脆没讲。给了她一个相当没趣。

上午的工作完全是招呼排队（我的分工）。本来没事，跟他们谈话倒很应该。看见几位女同志在一旁谈笑，就想要她们来做。而回头一想：应该自身先做，于是开始与她们聊起来。但是结果因为她们坐在地上，谈话怪拘束，进行一会儿也就终止了。

本想到一间屋子里去看《持久战》，但是一进去，任光^③、万籟天、龚啸岚^④三位又在，只得跟他们聊。万籟天总是吹自己，龚的谄媚的附和，任光的一套公式都叫人头疼。为了“作人”，不能不敷衍着。时而还皮笑肉不笑地从鼻子里哼几声。他们三位还想一同来参加九队呢。而且还是在“miss 范留下的话”的条件下。天晓得！

大徐进来提到“双十二”。还记得前年的情形。好像十三号是礼拜一，清早坐洋车上学，走到世界戏院那儿，听到报贩子叫蒋被扣的消息，痛快万分。廿六日开圣诞节同乐会时，听到蒋被释放及全市炮声时的失望（当时我正十分不痛快地在台上演着穿圣衣的戏呢），现在都依稀听得。可是已是两年前的事了。

又谈到小徐的“小”与我的“大”。小徐似乎对这十分得意。最近我对她的坏感更是尖锐了。也许是如大炮说的，我对人的要求太高。但事实上从我认识她到现在，我不曾见她有一点进步，也未见她下决心想进步，不管在哪方面。同时，我又想到自己，是应该从这次留队的转变点起，开始一个飞跃的进步——将一些了解的切实运用。

吃了包子当午饭。被派到做验票工作，实在却不太需要。自己跑到门口去帮忙。人不多，而相当拥挤。有宪兵执枪维持。起初倒想没事可做，站了一会，牛毛雨抚着我，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有点像六弟，就走过去与她聊。慢慢地工作开始了，没有票子的，要求补领的问题都来了。打发了三四笔，又招呼排队的工作（群众的力量真伟大，虽然这是一群为钱集合的乌合之群）。

肚子想吃东西，刚好任光与龚出去吃东西。犹豫了一下，跟他们一块去了。吃

^③ 任光：音乐家。《渔光曲》、《打回老家去》、《高粱红了》等著名歌曲的创作者。1927年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参加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及歌曲作者协会。当时在三厅艺术处工作。1940年起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时不幸牺牲。

^④ 龚啸岚：戏剧家。当时与田汉和任光一道在长沙组织湘剧和京剧艺人战时歌剧演员训练班。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1935年李锐在武汉东湖游泳照

得相当饱，还喝了一点酒。事后自己想了想：是不是不应该？头有些昏。

刚在洗澡，二队找我去参加他们的晚会。心里并不想去，因为我们的小组会正要开。没办法就上去了。他们在玩，小徐在那儿。起初我还不上劲，到后来才跟着笑、闹。其实不是心底层发出来的。现在我已没有半点想到其他队的心了（过去我也一直不太想到一、二队）。小徐大概还是这样。我总觉得她的出发点是非常冲动的，也不愿讲她。果然向她提出上午与大徐为换鞋事的闹，遭到的结果是：“不愿讲。”真气我！又同大徐冲突，这家伙真破，其实我起初是打算与他开玩笑（他拿走我的洋烛，我

说：“哼，怎么，讲也不讲，是队长？”他翻书时我说：“不要乱翻。”他却说：“是你的书吗？是队的书，我就可以翻！”他妈的，他还跟我打官腔，气死我了。给了他几句很凶的话）。结果闹起真气来。也许我的态度是太偏激了，但是我实在是见了他就相当有气。现在的问题倒是与他、与小徐不容易团结。其他队员都还好。

第一次开小组会，这一次是与余雷、傅言珍、李文志四人一组，由李文志做组长。他很胆怯。但是我想法子很具体地帮助他好了。开的结果颇圆满，来了一个自我批判。他们对我都很好。余雷说，“小范过去对我还没有什么，最近很像一个好姐姐，又像一个导师，真能帮助我。”李文志说：“小范要走，叫我们都感到很着急。在三塘的晚上，当我听到小范要走的消息时，我半夜没睡着，真比我自己的姐姐离开我还难过。前天听到小范真被留住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对九队很有希望了。尤其是我，十分高兴，像赶走了日本鬼子似的。”他的句子显然很雕琢，而是真话也是可信的。他并且问我是否真心留下。我很兴奋，并也从理智上决定应留下来。（主要的是李锐讲的：这样违背理智地干，对自己的前途影响太大。事实上马上一般人对我的批评就不同了。即使D同意，也是如他说的，看我表示太倔强，为了迁就一个干部而让我去。但是我自己这样任性下去，没一个人敢加以劝阻，结果毁灭的是我自己！）我们还规定了看《持久战》，并每天规定讨论。虽是这样，我得用全力来从

这里帮助他们三个的学习。

与张等谈大、小徐，涉到九队的将来问题。与抗宣一队在一块确实糟。能与六队在一块固好，但队里一般人对六队长刘斐章^②并不好。本来他也有点教训人的神气。也许张她们是特别虚心吧，对于刘的夸奖使我有点反感。这或就是我骄傲得表现！？谈了一会，同去厕所。天气已十分冷了，又有小雨，又刮风。



1935年李锐在武大校园内

刚走到门口，听杨保衡^③叫：起火了。果然见火光冲天，十分莫名其妙。起初有些慌，一会就镇静了下来。万籁天他们还未起来，我跑上去叫龚啸岚打电话。电话也坏了，很怕是汉奸的阴谋。一队人跑到民政厅门口准备随时跑。这些女同志都好像抓着我作中心似的。大徐、张、汪就离开了大家。我对这点不满，而他们却怪大家不镇静。事实上光是自己镇静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他们不接近大家的地方。

虚惊过去，离上月大火恰是一个月。以火来纪念火。

睡觉时，荃、芬姊妹又吵嘴。我对荃相当不满。言珍、梅青等多这样觉得，似乎太苛刻了。我又感到荃、汪爱用名词，倒生硬地，这又是我爱轻视别人——骄傲了！

睡得不舒服，入眠颇迟。

（1938）十二月十三日，阴

昨晚入睡太迟，大家醒来已是九时余光景。为了工作，又与大徐别扭一顿。我也气，他也气，只怪他太笨，我也过火。

^② 刘斐章：很早的中共党员。后来在北京被捕，没有恢复党籍。30年代初在田汉领导的左翼剧联工作。深入工人中间以办识字班和夜校形式帮助工人学文化、辅导他们演戏。当时任演剧六队队长。解放后曾任湘江文工团团长，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文革”后任湖南省政协常委。

^③ 杨保衡：九队队员，中共党员。后来消极脱党，一直留在汉口。

开朝会分配工作。只见大徐同抗宣吴狄周^④那家伙俩人“显本事”。我总看不惯，没有本领，又满以为自己了不起。

与李文志同去修表。碰到刘式焜、严良堃、余雷，大家到天津馆去吃东西。刚吃饱了，碰到万籁天同张姊妹几个，又哄到楼上吃。饱得要命。抗宣一队也在那儿聚餐，闹得翻了天。头疼！吃的过程中，我很不愉快，讨厌万籁天他们，却又常混在一起。他们好像挺敷衍得周到似的，其实我倒不在乎。

张廉骏^⑤又来找我，陪他吃饭、聊。毫无意义。他们兄弟都是投机的玩意。

有些想朋友——以文^⑥、琼华^⑦、映珪^⑧！尤其是在饭馆里听到东北语时，会想到小刘。他的进步，改变，不知到底是否属实，现在发展如何。想到各方面，虽然不想走了，却颇想能去见他们一次。但事实既不可能，也不愿怎样再想了（这是努力改变的）。

也许是想朋友的影响吧，讨厌张庆荃同汪季昆的形影不离，也讨厌大半湖南人的家属关系。张有些作风我觉得非常讨厌——不，比讨厌稍轻一些。

这几天有一个大进步——不再作没有感情不过日子的想头了，同时也可以创造出队员对我的感情来代替某一个人对我的感情。不过我总像是由上而下的，好像至少是姐姐对弟妹似的。这也是骄傲吗？！

（1938）十二月十四日，时晴时阴

近来心情仍是有些奇特，特别是对人有些厌恶。讨厌小徐，讨厌她的撒娇、造作的讲话，装孩子气的动作。真头疼，也不愿意讲。

朝会上各组报告自己的准备工作。我这组除了别人写些标语外，什么也没有。

④ 吴狄周：曾是中共党员，因在上海被捕，营救出狱后不能恢复党籍。当时抗敌演剧一队队长。解放后在国务院工作。

⑤ 张廉骏：？

⑥ 以文：沈以文，后改名胡斌。范元甄武汉青救时的朋友，曾与范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到延安，后被派到昆明、四川，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局副局长。

⑦ 琼华：范元甄中学同学，去过延安，后和男友吕光一同离开延安回到大后方。

⑧ 映珪：龚映珪。后改名严青，范元甄的中学朋友。解放后任《剧本》杂志编辑。爱人胡冲是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

小谭^⑨他们最好了。工作还是不太提得起劲。洗了衣服。

龙发济近来又有些矛盾，大概左志学他们几个走的人对他有些小气的表现。这也是人之常情。朝会后，约了吴淞一共三人去吃天津馆，谈了一些话，他似乎比较舒服了。回来后比较活跃，写了一个谱交给我，给他配曲。好好帮助他是必要的。

下午出去工作，方式是贴标语与谈话，地点在小吴门一带。工作进行很困难，谈话感到无头绪。结果我、小辫、言珍三人逛了一圈，吃了些零食。转来时碰见一个扬州女人，她们是三母女，家里在扬州是开理发店和鞋店的。而现在她的男人抽壮丁去打死了，剩下三个女人，大谈逃难的进步。中国真进步了，老百姓把没有家乡这件事已不看得怎样严重了。

回来时，张庆荃请我与小徐吃天津馆（近来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太少），又是很饱。小徐又讲很多话，我有说不出的讨厌，很想知道他们（大徐）对我是怎样的。

研究与龙合作的歌，颇感一些兴趣。去年在海星时曾热狂一阵。又想到自己什么都干，都不干长！

与言珍讨论《持久战》中诸问题，很好。对她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益处。小组会决定，多在一起读书，大家都顶赤热地，其他的组恐不及——大炮说的。

大徐简直不像队长，真烦死了。很希望能有厚生^⑩那样的人来，帮助我。但事实不可能。不想吧！

欢喜接近一般的队员，所谓 F、Z，都别扭。大徐、小徐、杨保衡！头疼！汪季昆我对



1935年李锐在武汉大学足球队任守门员（100号球衣右后侧，面向右转者）



1935年李锐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吹口琴

^⑨ 小谭：即谭兴枢。时在青救工作的中共党员。后来去新四军，任五师团政委。1948年刘邓大军南下，在战斗中阵亡。

^⑩ 厚生：即李锐。李锐本名李厚生。

她也无好感，痛苦——不过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在这痛苦面前屈膝，我要试试过着不要感情的生活，或是创造群众的感情，从工作中来找我的慰藉！

(1938) 十二月十五日，晴天

今天没有工作。等候洪深、田汉^①回来就走。

感觉到张庆荃似乎对我有些不满。定生活日程，今天的晚会，问及她，态度都不好。也许是我神经过敏吧。对于她和汪我有些不满：①老不接近大家，虽然自己有时了解与习惯与大家不同，但是自己是负责来健全团体的。脱离大家怎成？②自己认为非常谦虚，事实上就常以这一点自傲，固执自己的行动，别人给予意见总是有理由反驳。③对庆荃的态度（庆荃也并不是叫人满意），她只觉得别人对她的对庆荃的不满是不对的，却从来不反省一下是否自己错误或失当。甚至还说：“我是这样的，实在没办法，那我只有离开九队。”——我对她的希望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绝对不让自己因此灰心。我要决心开始学习，单独作战，并迎受一切打击，不再希望用感情来支持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战争。

翻开了吴淞的日记，他有些地方与我相同，也许正如他自己说的，是受我影响吧？看了他对我的反应——似乎有一个时期对我有些希望，也有一个时期受着我的坏影响，但最近的以前有一个自觉，感到自己的不对，对我有一些抱怨及减去过去的信仰。看了使我心里起了一点波动。说是为的失了自尊心也不太确切。倒是想起了一点：自己的没有涵养，还是毫无进步，总希望有人了解自己，帮助自己，甚至希望有一个人面前能听我任性，而来帮助我。过去对以文我就是这样做的，回想起来太危险了！以文确曾尽力帮助我，而当时我自己却只希望做到任性、痛快，毫无诚意，克己地改过。以文最后对我恐怕也无大希望，又诚如厚生讲的：“你的表现有时是叫人感到没法进言的。”我决不能让自己这样下去，因为我不愿意毁灭啊！四周的人非常器重我的，很显然最近，特别是来长沙后，范元甄给人的印象是非昔可比了。我应自己加倍警惕，没有了好朋友的鼓励、帮助，我要开始从打击中来警惕自

^① 田汉：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诗人、剧作家。是《义勇军进行曲》（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处长，管艺术宣传。

己，从群众中听出对我的指导。

吴淞似乎也很感情。在他的日记中，好像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他常常想到她。我感到吴淞有些地方是像我的，看事、看人。九队中好像只他还好一点，其他尽是糊涂虫，水准真太低！

小徐早晨要出去拿她母亲带来的东西，我叫她练过歌再去，她又是老一套，什么“不必要”，“我觉得”。最后一憋气地：“不去就不去啰。”我真恨透顶了，真想给她一顿痛打才舒服。没办法，只有忍住。后来同她讲，她仍认为是自己对，只承认了与大徐闹换鞋那一次是不对的。我又想把心里的话对她讲，但是还没有这个信心。事实上，条件还不成熟，闷吧，闷在心里！



1935年李锐（左）与他的助教在武汉大学校园内

与李文志出去买烤薯吃，不打算再上天津馆，太费钱了。但是走出门，又迈进了天津馆。余雷、严良堃也来了。龙发济在楼上请袁苏、左志学等。不会儿，大徐来了，跟他憋得太久，就闹着说：“大徐请我，起和吧。”叫了很多菜，其实肚子里已有货，吃的也不痛快。事实上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别扭绝对不可能因为一顿吃而稍减的。这样做，不过在形式上弄得好一点罢了。倒是与李文志、余雷谈问题，怪有意思。谈持久战诸问题，同座的旁人很注目，想到从前这样高谈阔论能免于逮捕？

午饭前练歌，嗓子哑得很，也坏了。去年这时候还能唱得很洪亮，前几天招呼难民登记叫了几声，嗓子于是发沙，好的时候是不太爱惜。去年此时正在筹备青救，一年中，某些地方是不无进步的。而最大的缺点也是这一年中才明朗化、严重化的。

天气好，太阳晒着，大家搬出了沙发晒太阳。小查（二队的，平津同学）也来聊。史民^②问我关于阿Q的情形，就照着平日对阿Q的看法与他谈了谈，看他一个别扭家伙似乎政治上还清楚。

张廉骏又来，没话可谈了。他大概想找田汉想法子搭车走。最后拍了一张照，

^② 史民：？

缺页

家信——具体地想时，就想淌泪。想妈做某一件事的情形，说话的神气，吉与我故意闹别扭，闹玩笑，平时对于坤、乾、玳的狠。汉口的一切，从湖南街放学回家的情形，每天跑义祥点的情形，都历历如在目前。又不知在敌人统治下，家里的经济情况会如何？（最不堪想的是当妈想到我的时候，将如何???)——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流泪！吴淞在另外一张桌上写着日记，也许他又觉得我是弱吧。是的，明天的工作我还是要照常地做下去的。我要努力实现我的决定——不要感情也能生活！但是又感到哭是快事！



1935年李锐与同学在武大校园内（向右扬脸者为李锐）

吴淞没有参加晚会，独自坐在外面。这家伙也很不成。他们还能怨我，说是组织生活没弄好，而我呢？fang简直不过问。以后怎样联系都无把握。我真有些想到四川去与琼在一起，也不一定干什么（当然这是不会实行的幻想）。虽然这样想是无益的。

晚会中万籁天讲田汉曾叫他每天记住：“要抗日！”略有一点反应，但在执笔时，情绪又不同了。

想写信给许多人，但竟觉得没有一个人是我感情的依托！只让我在日记上任性一下吧：“我需要离开这儿，去到有爱的地方！”

（余雷与龙发济又起无聊的口角，余雷来告我，说了几句叫他睡了。这家伙真想把我当姐姐？尽帮助别人，实际上，我需要帮助呵。按讲队长多少总是该能帮助人的吧，而我们的队长呵，天知道！）

淌着眼泪写了家信，纸上印了斑斑泪痕，头很昏，已快一时了。

（1938）十二月十六日，阴

没有情绪写日记，但是小徐与吴淞全在写。同时今天也有些需要记的东西，还是勉强着写吧。

今天关于张、汪的事情谈得很多。早晨同小徐，晚上又同小徐，大炮讲。我真莫名其妙，大家想：也许是生活习惯不同是主因。

小徐好像觉得过去完全做了我的尾巴，甚至说做了我的丫头。本来对于她与我的过去关系，我最先感到不满的。吴淞似乎下决心好好地干，但有些表现得个人行动。大徐还是脱离大家（也许近几天是因为病）。组织生活也没法弄起来。总希望能有一个专门做这方面的人来，事实上我做是不合适的。

张她们对我有不洽之处，真天晓得。我的确是对她们很大希望的，也许她们是有些女性的嫉妒心里吧。譬如昨天，我问她关于晚会的事，她一定会想到我是抓住她的弱点的。算了吧，对人不要有多希望，一切建筑在自己身上。

近来有一个很大的坏毛病：欢喜把一些事情自己闷着，也许是因为无人可谈而形成的吧。

心里还是爱乱想，想家、想过去、想个人的前途！不过很显然地有一个进步：昨天那样哭，今天却能照样提精神工作，并且知道而且可以不再那样。这就是开始坚强起来的象征吧。

小徐又告诉我，小辫她们觉得我到处是比较“被宠”的，而常常让人家来“服侍”。我这一点如果从感情上出发，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值得什么的。提出来与吴淞谈，得的结论也如是。

傅言珍很努力，我对她有无限希望，也愿意尽力帮助她。

对排戏、唱歌以外的工作，还不能提起劲来。自己又不打算往这方面发展，真矛盾。

（1938）十二月十七日，阴

妹妹^④昨天又来了，上月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记不清，反正总没到一个月。身体非常难过，真糟，似乎形成了毛病。连着来三次妹妹都身体发软，觉得热气往外冒，身上冷。胖是胖了不少，而身体倒不如从前结实。真希望能瘦一些，紧一些。

上午开朝会，决定在十九日上午离开这儿到衡阳。以后的工作关系恐怕还要到桂林后看周副部长的分配如何，很希望到那儿有再与他谈一次的机会。让他知道，

^④ 妹妹：隐语，指月经。

我这次的重新决定——理智的、进步的。想想自己太孩子气，不过与他谈话确能给年轻人一些力，尤其是以“自己人”的立场来谈话。我们的 linsium^④真不错，任怎样也要追寻 zuzh^⑤。

大家对于什么“火灾损失调查工作”都不感兴趣，但是田汉这家伙从外面接来了，却又只有我们做了。想起洪深说的，专替他办善后，真是事实。

队里稍有一点秩序些。早晨练了歌，自己看了一点书。近大半月来睡眠总未超过七小时的，今天得睡了两小时午觉。

下午带着万分的勉强出去工作，龙、文志、言珍、余雷…几个人在一块，屁工作，简直没法下手。又数房子。忽然被我们发现了一座“古观音寺”，里面有一座很大的铁观音，身体是两截垒起来的，已经烧断了，一支手指还托在手里，面前还摆着香烛。观音脸上带着哭的神气，照迷信讲，是观音在为世人悲哀了。很多的菩萨烧得焦头烂额，因为是“菩萨”，看起来特别好笑。走到里面，一个龕子里又很多什么如来、唐僧全有。我偷了一个小菩萨。里面还有没烧的屋子住着人，又有很多小菩萨。李文志与杨保衡想要就花二角钱的所谓香钱，“请”了一尊菩萨回来。还经过烧香、燃表、磕头作揖的手续，大家笑死了。屋主也明知道我们是假的，但是“捏着鼻子哄眼睛”。只有一个老头有些不高兴的神色，大概只有他是真忠实于神的吧。

回来时到天津食堂吃东西，并不好。傅言珍今天也参加了。谈到梳辫子，知道她的家庭是异常封建的。

晚上排戏，万籁天表现好像很幼稚，而且他的所谓训练方法也成问题，只顾显自己本领，不给人鼓励，尤其是对我，似乎故意来对付我。自己也太孩子气，以后在社会上生活长了，各种卑鄙现象还有呢。我要开始坚强起自己，迎受一切挫折，不要再整天憧憬着诚挚的感情生活。而自己过去对友情的了解也太“超一切”，太“至上”了。即是这样的社会，又哪儿来的如此的感情。一切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是我了解的哲学，为什么不能照它做去。



1936年范元甄（右）与徐瑞璋（延安任电台播音员时名为麦风）在汉口懿训女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时的合影

^④ Linsium: 拉丁化拼音，领袖们。

^⑤ Zuzh: 拉丁化拼音，组织。

晚上田汉介绍他的表妹来这儿住，大家都以为她会参加九队，非常不满。这家伙也很笨得可怜，引起我也讨厌她。之后知道并不是这回事，才感到大家以及自己都太无涵养。

(1938) 十二月十八日，雨

该开第二次干事会了。早晨起来就打算吃过早饭开。没看见张拟的生活日程，等到友良叫她开会时，她却沉着脸说：“为什么不照生活日程做？”事实上，日程上面无开会时间还不讲，更何况明知召集会的是我，何必又不直接向我说话呢！？所谓这样的人也闹这种笑话，真有些哭笑不得。小徐还在日记上写，张发牢骚的原因是与她憋气。固然语气似乎是纯第三者的，而无形中好像我引起了她的牢骚。对于这些事不能不使心里有些过不安。但是还不敢相信，说过后就可解决。根据接近月来的经验，任一次会上给她的批判总是有理由驳倒的。她自己也曾会在会场上说与汪的形影不离影响工作，而到现在还是不接近大家。说起话来，就像背讲演稿。我就不曾反对友情，而她自己自动说过后却又像故意这样做？！

没开会，她们也没练歌（虽然张是不能唱，而她不唱的态度又是那样，不叫大家谅解），回家去了。不主张开会，似乎能从这儿找出一点道理——这还是当我与文志、言珍吃过东西回来后，吴淞说我因为要吃东西才不开会时，才想到的。

下午开干事会，张的态度叫人莫名其妙，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大徐的态度更笑话，好像对于干事会的仇视，全表现于对我的仇视了。当我们决定说：“从长沙到桂林中没有值日干事，一切由队长负责”时，他说：“这当然，还要什么决定不决定。”语气里充分表现出：“我队长的权力还要你们给？”实在忍不住说了两句。令人也者，哀哉！现在自己虽能毫无在乎他们地努力，不过，所谓 zuzh 并不是这回事呵！



1936年范元甄（右）、龚映璠（中，参加革命后改名严青）、徐瑞璋（左）摄于武汉

队在排“壮丁”，真没有演戏的人。魏景南^⑥去媒婆，姚丹尼去父亲，真急人。雷梅青^⑦是头等演员了，而事实上她并不好！万籁天出去吃东西了，自己对词，对了一遍。肚子痛！

晚饭后，十来个人在屋子里胡乱唱一顿，这样做心里相当痛快。又唱京戏，居然能跟胡琴，拼命地唱。

晚上有讨论会，关于人生问题。我讲话仍很多。会场里比过去的讨论会稍强，而发言的人明显太少。



1936年2月李锐与高中好友文立徵（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原型）于武汉合影，文时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

（1938）十二月十九—二十日，天雨

从长沙到桂林途经衡阳、零陵，各宿一日。

十九日早晨十时卡车载着我们走出了长沙。因为天雨，人多，闷在油布棚里面，很多人晕车、吐。

（1938）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到桂林来后，就没有好好地写日记。因为生活太痛苦了。尤其是那天大徐提出了他与我，我与张的所谓矛盾。张说的我叫她难堪以后，我直想走。没有别的，走不了，就难过、发疯、哭！

桂林很小，房子多半是木的。敌人的轰炸很厉害，就在我们来桂的第一次轰炸时，张曙^⑧与他的小女孩被炸死了。这死，在我心中曾掀起了一层莫名其妙的波动。

⑥ 魏景南：九队女队员。解放后曾任上海襄阳路小学校长。

⑦ 雷梅青：九队主要演员。九队转移到昆明后遇到一美军上校，后随其去美国。

⑧ 张曙：三厅音乐科副科长。曾和冼星海在一起，是田汉南国社社员。九队组建人，代表中共领导九队工作。

简直不能相信能与大徐合作下去。张等严重地打击了我对她们的期望。我讨厌她们，我感到内地人的落后、小气。想起没有人相信我是武汉干部。我决定想到北方去，到那豪放的环境中去。我不否认自己有毛病，但是这些小气鬼并不是看见了我的毛病，或是为了有益于工作的改进才提出的。在这儿，没有好的内部生活，我怎么好起来!?

不愿意工作，嘛来也不想做。排戏吧，不成！我感到自己做教育工作很好，譬如李文志、余雷、傅言珍的飞跃进步，固是她们的主观努力，但是总不能磨灭我的作用吧。只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也像我过去对不起琏一样），我开始给他们坏影响了。言珍为我而哭，余雷不痛快，李文志很好，能理智地看事。

小弟^④他们到重庆去了。小弟进步很多，这孩子身体还是不好，瘦、脸色苍白。他与我谈很多关于孩子剧团的毛病，甚至于有吴新稼^⑤将工作费寄回家的事。咳，没有一个是理想的地方。与他谈很多，鼓励他——不过一边说，一边自己感到是讽刺。自己为什么不照着去作呢!?

开小组会，本打算讨论持久战问题。言珍不大舒服，坐在她床沿上谈，但是自己忍不住哭起来（导火线是下午魏景南与我上厕所时，很感情地讲：“我们现在真悔不该留你下来的。”）言珍哭了，她们真感情。倒叫我感到一些歉仄。尤其是组长李文志还向我们进行说服工作。我高兴他的进步。我歉仄自己的没出息，但是我尚不敢决心振作起来。我实在看不来张、大徐，没办法呵！Bursweikd 悲惨！这是没有好生活的结果。我们时常忘记自己是什么人了。过去，我不是到处都不忘记自己的任务吗？我不是到处影响着人，到处给人家好印象的吗？固然我任性、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干部没有负责的领导，D^⑥对不起我！



1936年春节李锐与再次赴日本前的小学好友黄乃（黄兴遗腹子，李锐父亲与黄兴同为同盟会员）在长沙合影

杨保衡，我真莫名其妙他。一切观点特别，甚至讲：“我有我的人生观，我不愿

④ 小弟：指严良堃。

⑤ 吴新稼：“孩子剧团”团长。

⑥ D：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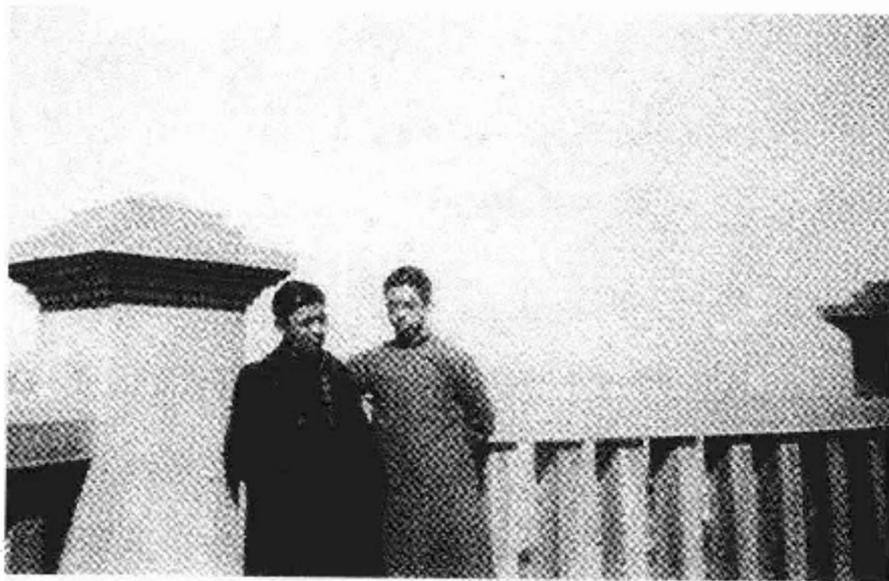
意讲。哼，你们不懂。”妈的，狗屁不通，要我来帮助他，从哪儿着手呢????

吴淞，这家伙相当典型，在这儿的几个中是知道得多一点的。但是也不行，只想别人帮助他。自己有时也想振作起来，然而也不成。尤其是很感情，时常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又受着我的影响。——我影响人的力量是很大，不管好的影响、坏的影响。他时常任性。今天又不请假地出去了一天。我真讨厌这种作风，怪酸溜溜，小布尔乔亚的典型。但是我自己为什么也要这样呢？这样下去，D只有毁灭了自己的干部。

很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努力看书，有工作自己来做，但是这样我又痛苦。张他们能够这样，我不能这样下去只是个人的发展。那D究竟怎么回事呢？所以我现在最痛苦的是这：我不能努力来健全小组，我又不满意只是个人的发展。小徐似乎想帮忙我，跟我谈，我也这样告诉了她。

吴淞回来不理我，我只感到可笑（绝不是阿Q）。他的日记很滑稽，也写着：“当她很积极工作时，我很爱她”，在我不好的时候，他又恨我。且不管他怎样，我还是该恢复自己的自信，不要想从与人发牢骚中求安慰吧。帮助人应该是大的安慰，过去我不是这样的。而且做得很好吗？（只是大徐我无办法，张等是那样自私、小气，用不着我。）

晚上随队到省府礼堂表演唱歌。我的没有准备的讲话，又获相当成功。大家拼命鼓励我，蒋文蒸^②、林洛^③。我有一点兴奋，仅仅一点！现在我不愿意照我知道的“应该”去作，怎办？我想到以文，我真对不起他。他是在一切人中最能帮助我的，而我给他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在各方面。



1936年2月李锐、黄乃在武昌黄兴塑像台上合影

^② 蒋文蒸：中共党员，武汉学生。后来去香港。珍珠港事件后回国去新四军工作。解放后在苏州地委工作。

^③ 林洛：和张曙一起在三厅工作。解放后曾任湖北艺专的校长。

宋川^④从衡阳来，这家伙将来到底怎么办？胡吹牛。瑞璋^⑤有信来，我不敢对她有希望。

吴淞与李文志在谈话，好像我去听不太适当。反正我可想到了一套。文志很好，我应该在他们面前惭愧——对文志、余雷、张友良他们。

(1938) 十二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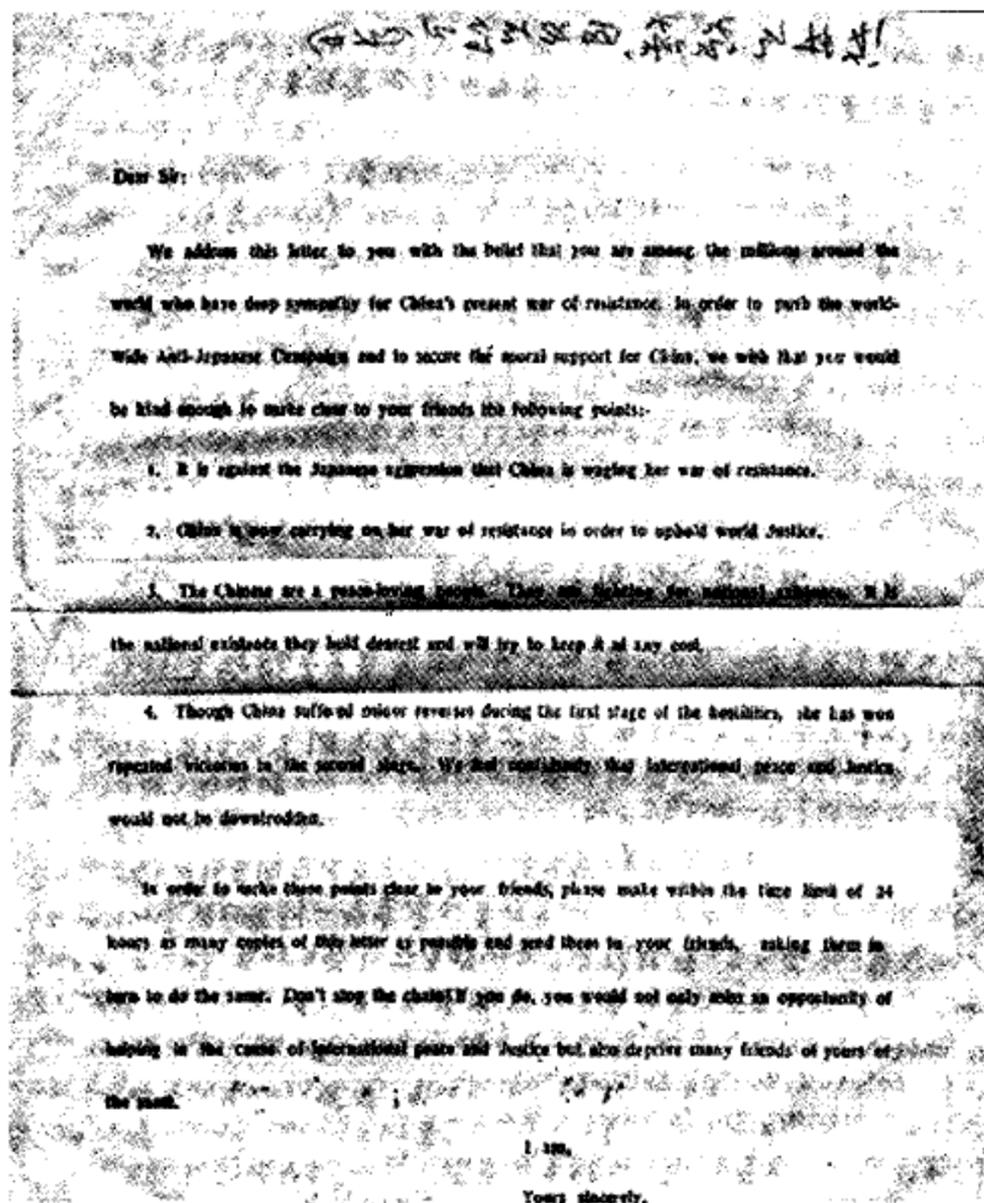
昨天下午桂林又遭狂炸。满城燃烧起来。走到街上还有糊味，好像又是长沙，他妈的。

近来自时常轻微地发冷、发热，筋骨酸痛，大抵是受寒的缘故。问题相当严重，以后得想法子穿厚裤子——昨天又发了。今早起来稍迟一点，洗过脸没吃早饭，也因为不太高兴吃队里煮的饭。与宋川出去，找了半天找不到地方，只得跑到一家并不好的店里去吃了牛肉（屁牛肉！）面。还似乎不满足，又出去找，找到一家天津馆，叫菜吃饭，可是也并不妙。吃了差不多一碗饭吃不下了。也许身体还有点不适意吧。回来时，明知已过了练歌的时间，很是不痛快，偏巧又遇见那位潘师母啰啰唆唆，夸奖我、赞美我一大套，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最终是两个目的：1.想把她的女儿同外孙女也带到重庆去。2.想同我做媒，说一个无线电做事的，并且说：我看你在这儿很苦呀，到那儿比较好呵——我真气坏了。这老婆子怎么如此讨厌！！时时为自己作想，得寸进尺，而且还对我想起无谓的心事来了。给了她无意义的答应，心里还有些愤愤不平。可是她还想同我讲下去，支开了她去参加练歌，而时间已很少了。一进去余雷态度很急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我立刻在感情上起了反应，也用很不好的态度回答他。事实上是我的不对，好在与大家讲出潘师母与我做媒的事，大家也一笑了之了。

阅读的时间，静不下心来读书，而且又疯狂地闹。张等在写壁报，她向值日请假说：我实在饿死了，出去吃点东西。倒在我心里起了一点反应。但对于她们酸溜

^④ 宋川：？

^⑤ 瑞璋：徐瑞璋。武汉青救时期范元甄的朋友，后由范元甄介绍去延安，延安广播电台第一个播音员。解放后在卫生部工作。



范元甄 1938 年用来在背面写日记的英文抗日传单

溜的行动又有无限的恶感。其实这也表示自己太幼稚，也同她们一样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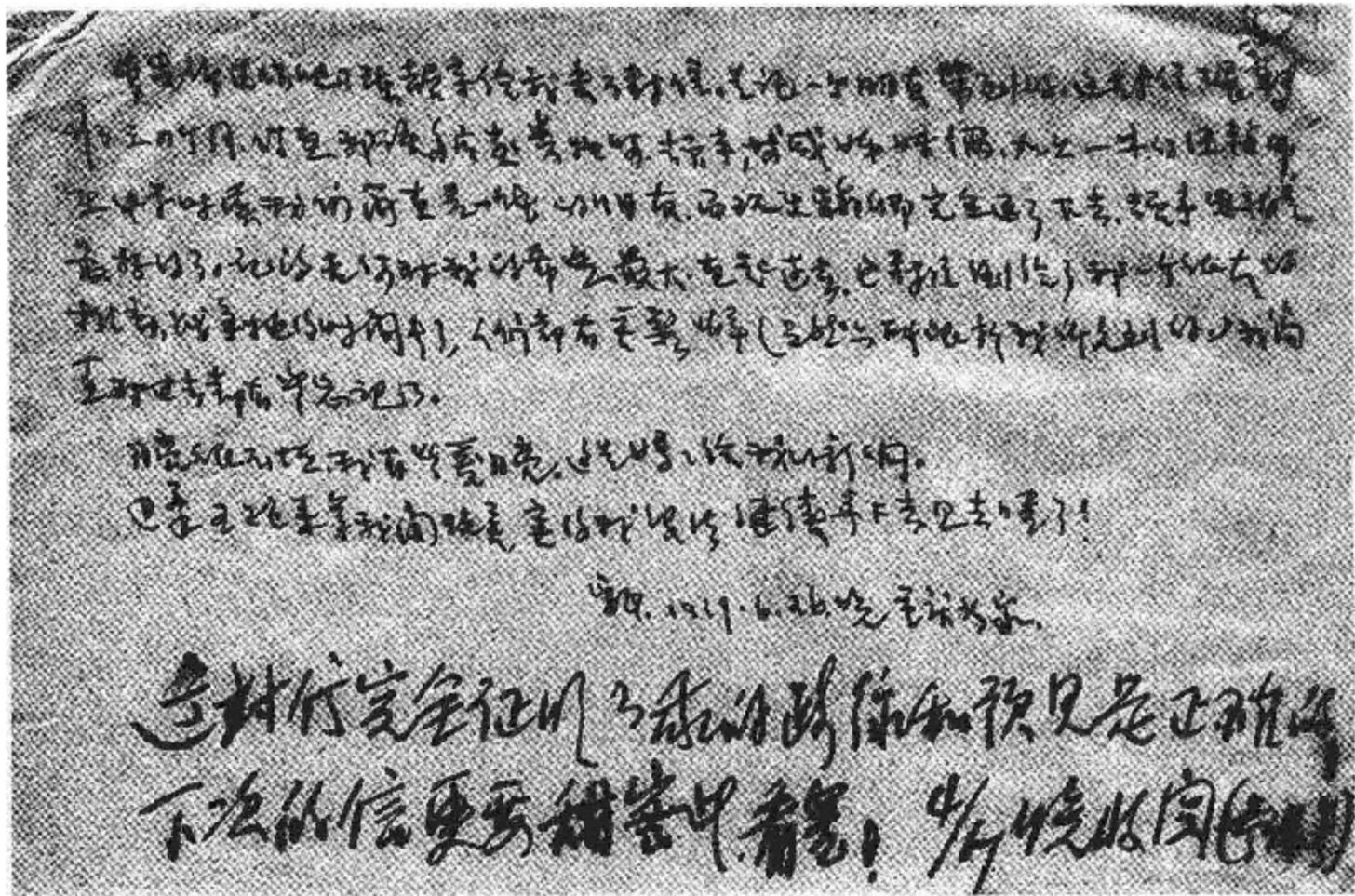
下午排戏，并想好好排。小徐却又是那样，大炮却不笑，我也比昨天好。后来辛汉文^⑤来排，还能好好地排了一下。这家伙倒满不坏，生的一副样子，说的一口上海腔，怪惹人发笑的。

排好戏正好五点钟，打算出去做很多事：洗澡、吃饭、取做的新裤子，找祝印煌。但是今晚想开座谈会，由我报告时事，于是不得不放弃洗澡与找祝。与宋川、小徐去吃饭，相当适当。喝了一小玻璃杯酒，据说是著名的广西三花，味儿倒不坏，只是太厉害。回来时空前地昏起来了，其实并不想这样做的。在大徐床上躺着，言珍摸着我在发烧，还说我打皮伤哩，哈哈。宋川拿了林洛的留声机唱，女高音唱片子，好听极了，很羡慕。又追悔自己不该把嗓子弄糟到这步田地的。一听歌，欣赏，会没开。小徐唱京戏，又拼命地闹、笑，言珍拼命地催着开小组会。好不容易叫醒了睡着的李文志，开的时间相当长，大家谈了心里藏着的事。李文志这几天也有

^⑤ 辛汉文：化妆师，舞台美术家。三十年代初上海左翼剧联成员，地下党员。时在三厅工作。

些不如从前，主要的在客观上受着我同大炮的影响。言珍也是，余雷倒一直很好。他说了一句话，大大地感动了我（“青年要把握现实”）呵。作为×××××的我，在余雷这样一个人面前该多惭愧呵！我下了决心改！从明天起。想，永远只能叫人坏。主观是最讨厌的家伙，何况自己脑子里装的多的是小布尔乔亚的家伙！

大家谈到大炮，很为他什么。小组会完了以后，我与他谈话，他大概很激动吧。起始他颤抖得厉害，我讲了很长的话，很刺激的，也可讲是最了解他的（因为我与他很多相同）。我强调地指出，我们太小布尔乔亚气，还讲了很多我自己赖以“复活”的话。他没有讲话，我也不希望他讲什么，因为他心里一定很复杂地在矛盾着。光是今天的话，是不够帮助他的，即使这话能够充分地激动他。我要继以更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最好的 zhishu，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干部，我有这客观条件。我的能力并不弱，我要严肃地无情地打击小布尔乔亚的习气，今天也许有些感情，但只要我知道我就得努力做下去。我应该有这样一个计划，努力帮助大徐，张等，杨保衡及小徐。时时刻刻记着我是 zhi shu^⑦。不要以同样见识来对他们，虽然我只是十七岁的孩子，但是×××××是应该有这样的自信的小范。努力！



有叶剑英旁批的范元甄1939年从重庆写给李锐的信

⑦ Zhishu：拉丁化拼音：支书。

第二部 1939年湖南—重庆信、日记

李锐信

1939年2月3日

小甄：

真没料到你在长沙没见到我的信，我的确在老惦着你的行踪。我了解你的困难，我同情你的处境，但我十分担心你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持久地埋头苦干下去。

我是一月十日回到邵阳^⑧的，从一大堆信中捡出你长沙工作时写的那封信，再没有见到其他的了。我想你也许终于离开九队北上了。

回来后忙得不可开交，一直二十天没喘过气，但马上要准备出外了。这几天抽出时间到报馆来整理一些东西（晚上有电灯），总要到夜一点才能睡觉。昨天接到你的信，也无法即复。

这一次出去顶多十天即回，明天早晨动身。现在已是夜十一点（他们在收音了）。一些事情大致整理了有一个头绪，可以静下心来和你写信。记得是去年九月的

^⑧ 邵阳：当时中共湖南省委驻地。李锐时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并任省委特派员，常巡视各地。报馆指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社。

时候，我回到长沙从未和汉口的老友写过一次信。后来谢文耀^⑨给我来信说到他的一些故事，他同意我的说法，这种友情上的通信算是“艰苦工作中的一点奢侈”。武汉弃守，老谢也不知下落。鄂北？鄂西？其他知道下落的魏泽同^⑩因为路遥，也从来未通过信了。工作重重地压着我，使我没功夫回念过去的老友们，这差不多也成了习惯，温暖的友情是被埋得更深了。

今夜的情形使我很自然地回忆到“艰苦工作中的一点奢侈”这句话。一种深热的友情在鼓励我，我感到一种喜悦、轻快，但又万感丛生似的一种波动。一年半以来，在伟大的战争中，我如同一块熔铁被锤炼，被烧锻着，一些落后的意识与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和习气是逐渐地磨去了。在工作中，在经验教训中，我更韧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独自作战，受过很多挫折，很多使我极难受的遭遇，然而在怎样的困难面前，我绝不气馁地战斗下去，面对着困难，迎击它！我的确具有一种不怕犯错误的精神。很多宝贵的教训（尤其是团结干部），我想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见面，一定和你详谈。读过你的信使我生很多的感想，深热的友爱是一种，严重的工作问题是一种，我就想到哪写到哪吧。

首先我想分析你几个特点：（1）长时期在武汉，没有离开过都市的学生工作。（2）始终还受着家庭的气氛。（3）从来就没有单枪匹马独当一面过。（4）过去能够顺利地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干部使用得当），成为一个很好的群众煽动家和公开的领袖人物。（5）自己的弱点不易被人注意。（6）没有严密的×^⑪的生活。因为这些主要的客观原因，也就产生了：（1）很多小资产阶级的根性遗留。（2）最主要的是不能艰苦持久，只能处于顺境，不能处于逆流。（3）多少有些自高自大，过高的自尊心，没有忍耐性。（4）青年的一般毛病：不沉着与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遇到残酷的现实便气馁。（5）不能冷静客观全面考虑分析问题，研究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想出如何去克服困难的办法。也许我这些说得过火（说错了，你不会

^⑨ 谢文耀：李锐武大同学，1937年2月武大自发党支部在谢家成立。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年2月在汝南李楼被俘牺牲。

^⑩ 魏泽同：李锐武汉大学同级同学。进延安前任成都地下市委书记，进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抢救运动一开始即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80年代曾给李锐写过信就此事道歉。解放后曾任民政部办公厅主任。其父是谢觉哉的朋友。

^⑪ ×：即党。这是为防备信件被检查而用的暗语。

怪我的)，但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些是对的。我觉得你在九队工作失败的原因主要是：（1）不会团结干部。（2）没有发扬集体的民主作风、自我批评作风。（3）没有看到自己的重要性。这里我只特别说到团结干部问题：

“团结”是基本条件，无论就整个民族抗战，整个×，或一个小团体都如此。“我们要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这是我们的口号。关于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1）认清和熟悉干部，（2）正确提拔，（3）正确使用，（4）分配得当，（5）教育，（6）保存，关心。这些你当然很清楚，不去说他，

这里我只简明说到一些要注意的小问题。本来团结干部、做领导工作就是一种艺术，很难用文字来说明的，这是一种实际的经验和运用。团结的方法和基本条件：

（1）一致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2）工作上的原则性，大的利益为出发点。（3）发展民主作风，自我批评制度。（4）养成同志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友爱的精神。（5）谨慎和气的的工作态度，不要自高自大。（6）经常和大大小小破坏团结的倾向作斗争，痛恨挑拨是非的分子。（7）严厉禁止背后干部间互相议论，互相诽谤，互相排挤的恶劣现象。（8）大胆让别人工作，不要一切堆杂自己一身（9）耐心说服工作，持久战斗性，绝不能性躁。（10）在理论上生活上做模范。养成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和蔼、可亲、忠实、可靠的吸引力。

总之，坚持×的立场，发扬民主与自我批评，友爱精神，谨慎虚心的工作态度，这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

你在九队的这一段过程，你冷静地客观地检讨一下，你定能得出很多大道理来。我了解你所处的客观环境是不好的，但主要责任还是应该由自己担负起来，是不是？

“继续克服这些矛盾问题，才是最彻底的办法。”你说得很对的。当然我依你今天的具体情况硬要你继续留下来“克服这矛盾”，这也是不可能的。你的终于离开，我同意，其实根据我们那两次的谈话，我已了解你不可能留下。



1939年范元甄摄于重庆

你到底决定上哪里去？当然最好是去上学^②。但据我所知现在极困难。交通成问题，很大笔经费，并且川陕，以及赴陕途中有戒严哨，形迹可疑者，通过麻烦，战局变化快，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到。你决定上哪里呢？去大别山，怎么走法？记得你长沙来信曾说到愿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希望你将这念头强调起来。因为现在无固定工作在等你，你对各处情形都尚无具体了解，而你也知道我们这里是极缺乏人。

随着整个形势与湖南具体情况，现在我们要特别加强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这两方面湖南仍都脆弱，当然前者已有一些基础，但仍不够客观要求，何况正是新的转变的时候（组织广大无组织青年！到乡村去！适合地方的各色各样团体，基于组织不可能，好的条件下，部分地方的统一），更需要强的干部，今天却已无来源，外援断绝，当然我要极力争取你来！

你来是可能的，而且应该的。湖南是过渡阶段，以及相持中，敌我正面相持的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各方面讲起来，湖南地位在往上升，是我们应该加强的地区，时候也更紧迫了。

盼望你详细考虑，速回信。如来，得经过衡阳。带一些新的书报杂志来。

希望你不要使我们失望！（“我们”所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

我吃过宵夜的稀饭，他们已起来编战事新闻了。炭火、灯光、人声，庄严的工作！短针已过了二点，已经没有睡意了。这样的长信我很多日子没有写过。明天，汽车颠簸，更没有时间能够休息，但我相信精神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战争、工作，使我的性格都有了些程度的变化。我现在在群众中活动的机会更少，抗战后一个长期中我没离开过群众的集体生活，过去的老友音讯更茫茫了。虽然相信大家吸呼着更壮健的空气，都在进步着，但有时却也不免有一刹那的空漠之感（当然这只是一刹那，绝不影响工作，影响我的情绪，空漠两字也许不恰当，但我无更适当的字来形容）。所以每逢知道了过去老友的一点消息总是感到特别喜悦与一种慰安。譬如长沙我们两夜的谈话，虽然大部分是谈到工作，我的感触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至今没有淡漠。我愿意这样说，今夜这样写信，的确是生活上的一种安慰。感情只要不流于奔放，在理智管理之内，是能够起酵素与触媒剂的作用的。

^② 上学：暗语——去延安。

一年半以来，在汉口看过一次电影（38年1月），照过一个穿军服的像（徐州突围时丢了）。其他我过去大学生时代的東西一切都丢了，什么也没有，穿衣也像化缘似的。新安旅行团^③的小朋友送过我一张集体相，他们的精神对我是一种永远不断斗争的鼓励。你这次送我的相片，是第二次接受到这种鼓励，我没法来说出我的感受。如果还能在我母亲处找到我过去的相片，估计到你能收到时，我高兴送你一张，但我不愿到照相馆去照。

一队^④在桂东？《观察日报》要找桂林等地的特约通讯员，你能找到他们或介绍另外的吗？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成庆生^⑤在长沙始终没见到，我也请你代问好！

等着你的回信，等着你来此！热烈的期望！我已经伸出手来——
紧握着手！

厚生

二、三、深夜（1939）

来信寄：鼓楼亭《观察日报》。我大概十一、二日回到邵阳。

但我想你如来信所说“月底月初”离桂，则这封信不知什么时候你能看到！

李锐信

1939年3月24日

小范：

今天接到重庆十四日的《新华日报》，你六日的信却在路上大摇大摆了二个多星期，大概昨天才到。我满以为你在黄沙扑面的万里征途，的确没料到你会留在重庆。我给电报你时正路过湘乡，当时记起你二月初离桂，会接不到我的信，于是尽心而已地发了一个电报。

③ 新安旅行团：共产党领导的，由陶行知晓庄师范生班底小孩子组成的抗日宣传队。

④ 一队：抗敌演剧一队。

⑤ 成庆生：当年武昌一教会大学华中大学中学部的负责人（校长），思想进步，参加救亡活动，是何伟（华中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赞成你当记者（当然这是指在 SinHuaRhbao^⑥），理由如下：（1）能够熟悉政治，了解政治，抓紧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报馆是加强政治教育和理论修养的理想地方。（2）能够接触更多的社会阶层，扩大自己的社会生活，增长许多宝贵的活生生的经验和见识，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政治远见。（3）“说”和“写”的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举此三点就足够了。但同样的，记者生活也容易影响到生活的不规则化，和助长青年自高自大习气的发展。

这不过是一些肤浅之见，我想你一定经过详细考虑，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才最后决定的。我觉得你具有做一个 Bon^⑦ 记者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幻想呢？还在动摇呢？“我没有打算就做记者下去！”这种想法是不好的，有害于你现在的工作和你的前途的。我们今天没有理由来选择“自己的理想园地”。只要这项工作是客观的需要，能够胜任和发展自己的才能，我们就应该愉快地担承起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来创造我们的理想。我想我不必举出某个名人是记者出身这些例子来鼓励你了。我相信今后有了健全的生活和健全的领导，你必然会更健全的。我们今天的目的是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韧勇敢，不屈不挠的 Bolsevik^⑧！我相信这工作是适合于你的，能够发展你的才能的。你不应该再动摇了，应该安心，埋头苦干！我们要打倒“工作尝试主义”！

请原谅我这些话说过重，我的确太关心你这“动摇”！

我还希望你更虚心，时刻注意着客观上是否表现出“骄傲和自大”，这对于一个记者是致命伤。一个记者一定要做到受大家的欢迎，别人爱和他接近，有价值的消息和新闻不见得能在“拜访的谈话”中得来。

健全生活，坚定工作信心，加深理论修养（布），这是你今天的中心口号。

“克服一切的基本关键在于主观的努力啊”，这句话是完全对的。我在这里祝贺你！

“那里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了不起的地方”，你这样的说话是不好的。上学的主要意义，在加强布^⑨的观念，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希望你以后多在这方面下工夫。把

^⑥ Sin Hua Rhbao：《新华日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报。

^⑦ Bon：棒。

^⑧ Bo lsevik：布尔什维克。

^⑨ 布：俄文音译——布尔什维克。

自己看得太低或太高这都是有害的，古人的“自省”和“虚心”，所谓“人到老学不了”，的确值得我们深深效法，这是最好的武器。“过去到处听到人家的夸奖，现在回顾一下，这些东西对我毫无益处。”这种自觉是宝贵的：丝毫不苟且，不含糊地检查自己，这是 Bolsevik 应有的精神。

我极其感激你给我的劝告，别人恭维我，我就害怕。过去我有过很多错误，尤其是脾气不好，现在我可以自慰和告慰于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我很多错误都改正过来了。“虚心向一切学习”，这个武器我现在抓得最紧，我毫不留情地向自己一切小布尔的残余作斗争。想一想吧，我们面前摆着多少的困难呵，不克服一切小布尔^⑩气，坚强 Bolsevik 的意识，我们将无法渡过危机的难关，不要忘记了敌人时刻在窥伺着我们。

我希望你经常给我这样的劝告，这是最可宝贵的，T-Zhmn^⑪ 相互间应有的义务和责任。

重庆的情况在一些书报上知道一些。冷静地观察吧，这些“荒淫”的现象只有更增加我们斗争的意志的，我们应该更庄严地工作起来。后方决不能影响我们丝毫，相反地我们要改造后方。不顺眼的事情多着呢（当记者的什么不顺眼的都应该看到），耐心些吧，为什么这样孩子气地气躁呢？老朋友们好好和他们相处，记者决不能孤立呵。

到湖南不觉又半年多了，我在进步着！但我的社会圈子越来越缩小了，工作这样限制着我，不能常到群众中去（邵阳这地方太狭小，我又易为人认识）。你知道我是一个爱热闹、喜欢蹦跳的人。工作使我静下来，使我更理智更冷静起来，更严肃起来，现在需要的模范作用是在一般群众中的来得更重要、意义更大的了。偶尔也有一些生活单调的苦闷，也想到前线的紧张的生活，向往着敌后的战斗，幻想着亲爱的战友们——国瑞^⑫他们的情况，偶尔也责备自己不应该回到后方来。然而这都为重要的现实工作所克服了，这些想念变为一种鼓励和鞭策。属于个人的幻想，我将它作为一种安慰，决不作为一种烦恼，个人的憧憬只有在整个的憧憬变为现实

⑩ 小布尔：布尔乔亚是资产阶级。小布尔，即小资产阶级。

⑪ T-Zhmn：同志们。

⑫ 国瑞：万国瑞，后改名杨纯。李锐武汉大学同学，第一个恋人。抗战初期在山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

时，才能跟着变为现实。这是一个真理。

从肤施^③回来的人告诉我，见到山东的人，只得到这样一句话：“杨纯是健在的”。他们是在鲁南泰安、新泰、莱芜泰山山脉一带，胶东的人当然打听不出来。信大概是没法通的。从前我也有些苦闷，现在我记住着鲁迅的话，“管自己生活”，这是最好的办法，也只能这样做。沉重的工作，磨去了我的儿女情长。也许是感情埋藏得更深吧，遥远的将来，我不敢去想，是不是能够再见到她呢？

这些事我是不愿去想的，这对于我没有好处（但在意识上是一种斗争的鼓励，她们大概拿枪直接战斗）。你两次的信提到了，我写了这些，所知的就是那一句话。我希望你下次信不要再提了。

我的生活是单调的，老友们都星散了。每天工作极忙碌，这样的写信真成为一种艰苦工作中的奢侈了，也算得是一种生活中的安慰。

年青的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

最近要弄一个刊物^④，写文章写得很多。生活的单调，脑子更平板，不起波浪。

这个刊物对象 Students^⑤，希望你拉一些稿来，你做一个特约通讯员吧。

老蒋^⑥回来没有？西青救的小册子出来了，要他快寄来。

我的字没法写好，这封信也许有很多你又要猜了。这倒是一个毛病。

来信请勿用报馆信笺。不要寄往《观察》了，（不好！）改寄三铺上，19号，战地文化服务处，周纪发转。（里外均不要用锐，这个名字有点忌讳。）

如果你能记住的话，新的书报盼不时寄一些来。

盼多写信给我。这是一种喜悦和鼓励！祝你安心地愉快地工作。

紧紧地握手！

厚生

三、二十四、晚（1939）

成庆生教会气味重，你是不是要我写信给他？见到裕农^⑦问他接到我寄给他桂林的信没有？要他给信我。（不由《观察》转）

③ 肤施：延安旧名。

④ 刊物：指筹办中的《学生时代》。

⑤ Students：学生们。

⑥ 老蒋：蒋南翔，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和高教部长。

⑦ 裕农：周裕农，北师大学生，一二·九积极分子。

范元甄信

1939年4月29日

湖西“黑暗”区域，我们非常关心。你回来后，一定抽功夫写篇通讯来，好不好？

明果，

我开始叫你的新名字了。你为什么挑这样两个字呢？倒喜欢听听它的由来，可以吗？

二十五号发的航空信昨天就收到，只走两天，真“要得”（这是四川话）。可是我并不打算发航空信，因为这样，它将要到邵阳等你一个不短的时候，那不是太委屈了么。还是让它慢慢地走到邵阳，也许正赶上欢迎你“远征”回来，向你表示慰劳。

你对我的夸奖，大半我都担当不起，我只有把那些当作我努力的目标。现在的我，是差得太远了！我的环境是比较好，可是我确实还没得充分应用它来努力，这也是我一贯不用功的旧毛病在作梗。生活有时也不够有条理，紧张，严肃，而且常常碰不起钉子。我正在竭尽全力来克服这些，当然你的信是帮助我更坚持来执行的一个不小的力量。

写作技巧的不够，也曾叫我非常苦恼。记得小的时候，倒很喜欢写，在圣罗以上初中的时候，何伟^⑧常常夸奖着我。从抗战以后就根本没管这一套了。一两年后的今日又要提笔写东西，写出来的不但人家看了不满意，老实讲，自己也瞧不起。当然这不是气馁的话。现在倒是一个从这方面锻炼的很好的机会。其实，这个工具也是应该把握的，多有一些武器不是对斗争更方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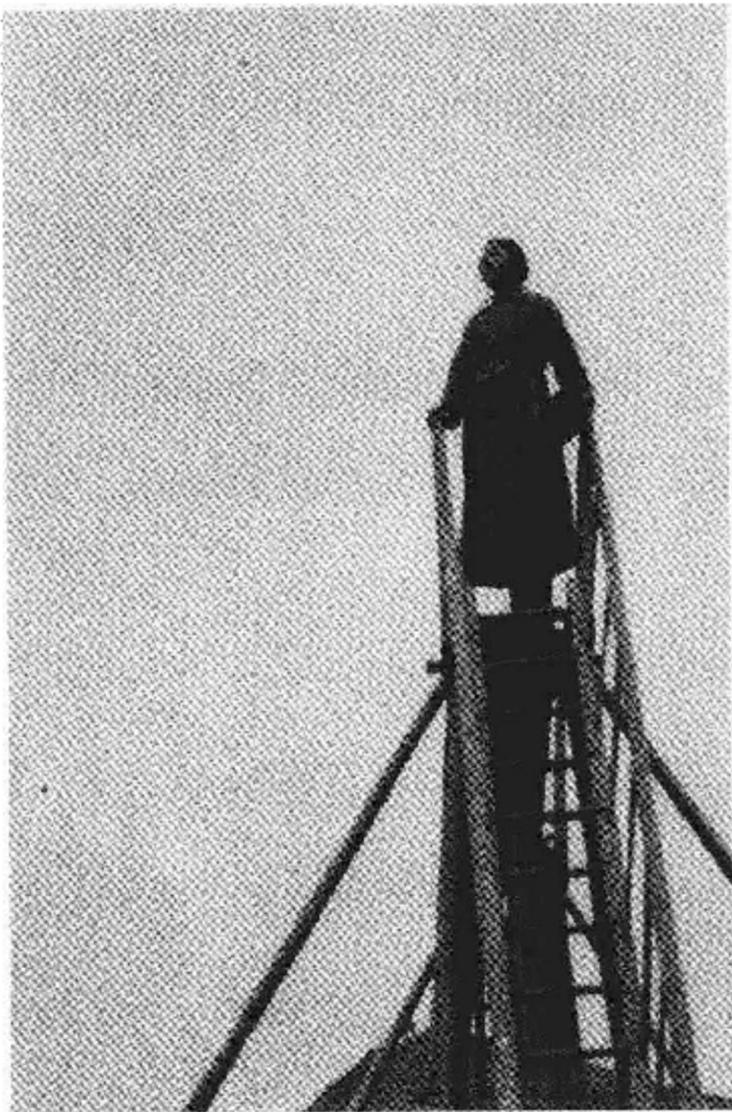
重庆的青年运动似乎都只剩三民主义青年团，学校里还是与战前一样。最近委员长^⑨在重庆召开教育会议以后，各校教职员都得参加三青团^⑩，其他各界青年更不

^⑧ 何伟：汉口圣罗以中学国文教师，地下党员，范元甄的革命启蒙人。解放后曾任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书记，教育部长等职，“文革”中病逝。

^⑨ 委员长：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⑩ 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团长由蒋介石兼任。后与国民党合并。

用谈及了。郑代巩^①，李庚^②他们在这儿似乎也没事，倒是妇女工作表现得较活跃——这又完全是妇女慰劳会的成绩。另外，新运总会^③有几十个妇女工作队是按各职业部门组织起来的，在蒋夫人领导下对献金慰劳等工作表现了一些成绩，不过除了开会以外就很少有什么关系了。此外一些什么座谈会之类都没什么基础，会员转来转去总是那几张熟面孔。不过，因为在蒋夫人的统一领导下，妇女的统一战线工作大致可说是不差了。此外，抗战军人家属的工作也相当活跃。



1939年范元甄摄于重庆

没有群众运动，我们作本市采访的就没什么干。当然新闻记者应该多跑政治新闻，不过我们现在还没这本领，所以只能弄一些后方生产建设的东西。上次信中提到湖南是指将来也许有机会派到外面。——为了争取这，我更要加紧来充实自己。

俄文学了不少，惭愧的是我实在太不用功。

最近，出了一本很好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在集体地读，研究。邵阳可到买吗？不然，我给你寄来。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们报馆最近有一个革命竞赛，在报纸的生产上，也在学习上。你的“不敢挑战”的挑战我一定接受，但我们得讨论一个具体办法，你看如何？

张庆全^④她们俩已离开九队回湖南了，你知道吗？

最后告诉你一点我的事，家里常有信来了，我又少了一件多少使我不快乐的事。

^① 郑代巩：“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法商学院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后全国学联负责人。到延安后，抢救运动中自杀。

^② 李庚：“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7年在胡耀邦过问下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从事出版工作。1997年去世。

^③ 新运总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任会长，共产党也参加了领导工作。阎宝航是负责人之一。

^④ 张庆全：女，党员。

我的确是愉快地生活着！再谈！

握你的手！

甄

1939.4.29.

相片上的你瘦了。繁重的工作之余，应尽量找运动的机会。身体是一切的资本呵！那相片的边是用烟卷烧的，对不对？

范元甄信

1939年5月5日

明果，

现在我离重庆五十里的一个乡村里给你写信。今天大清早五点钟就开始由重庆市区出发，用飞快的步子朝这里赶，不巧路上又错了二十几里，爬过山到这里已精疲力竭，遍身汗臭。刚洗过澡，肚子还是饿的，想给你写封信。

前天、昨天接连着敌机每日四五次来袭，重庆市已被炸毁将近五分之三，大火延烧不止，我们两天来日夜忙着躲警报。今晨三时警报后我们决定往乡下疏散，因为呆在城里硬拼不是办法，同时工作也没法进行。

重庆天气已经很暖和，我只穿一件布长衫，连袜子都不穿了。两天来在泥水的防空壕里钻出钻进，今天又跑这多路，身体脏得可以。现在洗过头，洗过澡，太舒服了。——这是不值得写的太琐碎的事了。

现在一切都很忙乱，城里往外搬的人多得可怕。街上还有烧死及炸死的尸体，情形凄凉得很。而且这里的秩序坏得异常，防疫团之类莫名其妙。警报都没人放，所以一天跑数次，汉奸造谣捣乱是太容易了。这样的战时首都叫人相当着急。

我们也很乱，乡下本未准备这多人住的房子。这会，同事们的孩子在吵闹，完全是逃难的情态。以后的采访工作也不知怎样。我刚听到一点消息，说是不让我作采访了，因为不放心我往城里跑，妇女都在乡下。我不太高兴。报馆里的女同事全是“老婆”之流，我一个年轻轻的女孩子同她们在一起未免太无意义。这不是风头心理，事实上这种优待太叫人不安了。我想听到正式的工作分配后，如果这样，我就得提出意见，这是我的权力。明果，不是使孩子脾气吧？

接到你上月二十五的航空信后，曾给你一函。你不是告诉我说要一个月才回邵阳吗？这封信我还是寄平信了。我希望你沿途真能给我来信。并为你沿途的平安祝福。回来后将你此行的心得告诉我一些，并希为报纸写篇通讯如何？

《学生时代》收到了，还不错，不过似乎太肤浅，（也许这样说不太适当，至少还不够充实，你以为如何？）当然也许是顾及读者水准的关系吧。我是觉得以后应该加强教育方面的文章，你说对吗？最近我知道一些各地对青年学生救亡运动的压迫，我想写篇关于青年学生精神总动员的文章，希望你供给我一些材料——湖南学校的情形。

周裕农仍在此地，你叫我转述的话全说到了。他说你不给他写信，不知道是否你应该同他写信。明，再告诉你，余梅清^⑤与小袁（汝镛）^⑥结婚你知道吧。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子了，小余已经“全副妈妈”，有时真感到后方的叫人泄气。当然在她们看来他们仍旧是了不起的，而我自己却也并无了不起。

最近曾照了两张相，我很欢喜。但恐怕冲洗的照相馆已经烧掉。没什么写了，再谈！

握手！

甄 1939.5.5. 油灯下

乡下的环境倒很美，只是太闲散有些闷人。看情形也许没工作做的时间长了，我想“走”！还是到较紧张的地方。你大概还想我来邵阳吧？不过，我不太想到那地方。而况听裕农说你们的工作已够人了，是吗？好，常写信吧！

甄又及 5.7. 晨

李锐信

1939年5月3日

甄弟：

廿五日正午冒雨离开邵阳，第二天下午到塘田（位于邵阳，武岗，新宁三县交

^⑤ 余梅清：汉口女中学生，“一二·九”时武汉秘密学联成员。

^⑥ 袁汝镛：抗战初期武汉青年救国团负责人，后脱党。

界处）共百二十里山路。“塘田战时讲学院”^⑦ 廿十日被武装解散。知道消息后，我赶着来收拾残局。在大雨中，我提了一个小包，打着伞急速地行进。我的心是极其沉痛的，我为二百五十个年轻同学感到愤懑。我焦急地恨我走得太慢：我急于要会见这个悲痛的局面。

来了一百多杆枪，三天之内学生快走光了。我到院时只剩下附近的十几个学生未走。学院大门已贴上封条，改从旁门出入，情景凄凉万分。教职员均搬往附近村庄暂住。来此今天是第六天了，事情大致快告结束。要想告诉你的太多了，这里已有人在写报告通讯投往各杂志报纸。相当时间以后，你们当可得到完全真相。我愿意零零碎碎地写一点。

(1) 学院已办到七个月，现正开始导入正轨，学生增到二百多。地方工作正蓬勃开展，新的艺术教员正转来，准备五日工作。学生来自湖南各县，成分相当高。学习积极，生活紧张，因此谣言为西南的陕公^⑧。地方士绅与县政当局，极力赞助。过去曾经数十次查封密令到县府，县当局曾多方设法维护这个学院（学院对地方的帮助实在太太好了）。这次十二道金牌，最后一道（由教部令省府）实在无法违抗。当县府率兵来查封时，派来的人参加全校师生话别会，亲自演说“这样好的学校是应该提倡的，这实在是不幸，我们被迫来，实在太痛心！”

(2) 二十三日全校师生话别会，二百多人痛哭一堂，详细分析讨论了被解散的原因，以及今后每个学生的任务。虽然情绪高涨万分，然而每个人的发言都站在照顾全局的统一战线立场。“石在，火种是不灭的！”这是当时提出来的口号。这种至大至刚，委曲求全的精神，是有其历史价值的。

(3) 当地民众学校的儿童，几十个几十个地听到这消息便同声痛哭起来。曾经有过二十里地以外一个民众学校，派八个儿童代表来请学院学生去教课。

(4) 地方老百姓都表示：“这样的学校却要解散，我们只好去当土匪了。”

(5) 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农民，读了三天书，听到学院被解散的消息，一个人跑来找他的先生，他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⑦ 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吕振羽。唐田是吕的家乡，当时通过地方上层关系办起这所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谭丕模、张天翼、王西彦等都担任教员。吕是历史学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大连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历史的学者之一。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等。

^⑧ 陕公：陕北公学，设在延安的革命学校。

我听到这类故事太多了，时间不容许我整理写出来，这是工作所限。我跑的地方很多，有很多的材料，然而只好放在脑子内生霉，这真是遗憾。

塘田离湘桂铁路和衡宝公路都是一百多里，周围尽山地，与湘中雪峰山与湘南的衡山都贯通（这两个山是将来的根据地），夫夷水通邵阳、广西（离桂林一百里）。武岗民性是有名的强悍，所以这里是一个最好的根据地，出击铁路和公路。

这里风景是更令人神往的。学院是前清一个大官员的房子，可容数百人。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夫夷水转一个大弯），像在一个半岛上。山上多岩石，树木丛生，据说极像广西的山。学生正在计划篮球场和游泳池。这样好的风景在南方都是少见的。虽然面对着这样一个沉痛的局面，繁重的工作围绕着我，而美丽的河山确能激动调节我的感情。

湖南的情形的确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最大的耐心，艰苦地埋下头去，时刻照顾着朋友和全局，这是今天我们全般的作风。你权当了解我的性格的，我在咬牙磨炼自己。

轰轰烈烈的局面终有一天会出现的！

今天下午我动身往新宁去，还要越过有名的出强盗的群山前往绥宁，再从那边绕道洞口回邵阳。一把伞，一个小提包，这一个长途一定更丰富的。你为我祝福吧。

回到邵阳时一定见到你的信（我希望不止一封），抚摸着我的长时的劳顿和疲倦。

离开邵阳，第一天歇伙铺。在如豆的灯光下，我在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

“十一点多钟我才从理发店出来，雨越下越有劲，我急速地走出南门，踏上了青石板路。一手提了布袋，一手撑着伞，别扭得很。

还不到十分钟，从鞋面到鞋里全湿透了。青石板很多都是活动的，一不小心踩着了一块活动的，泥水趁机跳出来，连裤脚都糊满了。

路上行人很少，只听见我的鞋挤呀挤呀地叫，怪有节奏的。

麦子被雨水压倒下来了，田垄的水不停地往低处倾泻，大山与丛树在雨雾朦胧中特别显得青葱嫩翠。我只能低着头走，小心脚踏下深泥的田垄。

一些属于个人的幻梦又隐约地爬起来，如雨点一样逐渐散开了，急速地打下。我忍不住从皮夹中取出你的小相片……我的脚更糊涂了，完全为泥水所掩埋。

对着雨雾的长空，我嘘嘘了几声，排开这些幻梦和沉思。我走得更急速，两顶

轿子落在后面更远了。”

暮春天气，夜晚月亮特别明亮，第二天却又下雨了，以后的旅途也许仍会碰到这种大雨吧。山路更崎岖，环境也更紧张，这些幻梦也许不会再爬起来吧？

小资产的知识分子这些毛病总在作怪的，好在已经是只像跳蚤似地爬一爬又跳跳走了，不会麻烦我的工作情绪的。

从邵阳寄的航空信收到没有？这封信到重庆不知你是否已离开重庆。

你要一星期给我一封信呀！亲热地叫唤着你！

明果

五、三（1939）

范元甄信

1939年5月26日

明果，

五月三日的信今天见到，不知你是否已回邵阳。那么，两封信在迎接你，总不致使你失望吧？月余的辛劳是否会有几天休息的时光？盼你保重身体！

从几次的信中可以看出，最近是有件事情在使你矛盾——虽然这矛盾是很轻微的，而且是你可以克服的。不过，这件事情已足以使你矛盾，而这矛盾仍在生长却也是事实。我想，为了使你的工作生活完全愉快，把这问题谈一谈似乎也必要。

对于感情问题，我们的见解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有时你在某一方面是有有些太过。譬如，你承认感情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却又认为这是件“可耻”。不，至少对于一个革命青年，他不可避免这问题，对他是有坏影响的。我却不这样，虽然我不爱去追求感情的东西，不过如果这问题临到我头上，而它对我的工作前途并无妨害时，我决不会考虑是否应该来压制自己的。事实是压制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因为这原因，所以过去很多朋友说你同国瑞的同居不公开，不愿让大家知道。过去，我不太知道这些情况，我们除工作外很少接近，你们间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不过听其他的人谈及，现在又见到你对这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谈了这些话，请原谅。

在我们别后的时光中你确有了大的进步。特别是你能控制自己，艰苦奋斗。我常为着老友的这一优点而鼓励着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担任着繁重的工作，面向

着巨大的苦难，一个青年人应当有权利要求一些安慰和鼓励的。我想，国瑞的战斗生活应该是你最大的鼓励！她们是在武装和敌人拼命了，战斗的环境必然会将她锻炼得很坚实。那么，你应该怎样来求得自己也同样进步，以准备你们他日相见时的互相报告呢！我愿意尽最大可能帮助你打听她的消息。可能的话，让她给你写信。我希望这样做，也许实现的可能小。不过，杨纯是健在的（你告诉我的）。那么，说远些，等抗战胜利后吧，你们仍可再见，而彼此以新的姿态共同相处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分开工作的。

对于我，我想，你用一个哥哥对弟弟的态度是够适当的了。因为关系不明确会形成烦恼的（我欢喜很坦白的讲话）。国瑞是一个可敬爱的同志，你没法忘去她，我也没法忘记她是健在的。——即使这样，我们间的互助是并不受妨碍的。恰如你所说，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环境里开始认识自己的路，我们也一同在同一段路上走过一个时期。虽然有些误解形成我们的合作不够亲密，不过在有了新的了解后，我们中间战斗的感情是建立了。这是很好的！将来我们都有着大的进步同去见我们在另一环境中的老战友国瑞！

重庆狂炸后，报纸一时出不了。我现参加服务工作，要求往外地调，一时不可能。我想在这期间努力充实自己。关于我的情形，以后另给你一封信。今天没心绪写这些。好不好？

亲切地祝你康乐！

甄草

五、二十六重庆乡下（1939）

下次希望你的字写得好一点！可以吗？

我们间的竞赛如何进行？下次来信希谈及！

现在我已回到城里，看过昨日遭炸后的惨状。遍地是衣服、人腿、胳膊，我空前地受到了刺激。昨日炸的是公园，这是我们常去的仅有的防空壕。我有些感到生命之无保障了！

甄又及

二十六下午六时

李锐信

1939年5月10日

甄弟：

我现在找到一个空隙来提笔了，然而顶多也只能写四十分钟。

今天是到新宁的第六天，明天离此去武岗。

从塘田到新宁一百二十里（其实超过160里）全是山路，越过兰陵山脉的脚边。青石古道有些就像三道街样的别扭。云雾的变幻，加添了风景的美丽。然而完全夏季的太阳晒得我发火，穿着橡皮鞋，脚气泡又满生了起来。

我住的地方离城五里，每天往城内跑来跑去，有时甚至两趟，腿变得更结壮，然而脚气的腐烂已由一个脚趾漫延到三个。明天90里山路，我真有点担心。

新宁是一个山城，夫夷水三面环绕，本地人都这样估计，敌人是来不到的。新宁受抗战的影响是征收壮丁，物价抬高，人口增加（少数难民，搬来的省立衡师和军校）。敌机没有光顾过，人心很安定。四个城门，十分钟可以逐个走到，街上的人是相当挤的。石印的《新宁民报》等于没有，不每天出。消息也是剪贴从武岗、邵阳来的报纸。没有书店，文化当然谈不上。这里没有经过什么变动，大革命风暴如云烟样飘过，因此人民的脑袋中没有什么“恐怖”的遗留。因为没有进步力量出现过，我们也找不到什么顽固的逆流。不过争饭碗，争权力地位的派别那倒是不缺少的，而且也相当热闹。这仍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客观条件是好的，我肯定说，这里是有前途的。不惹起人家的注意，埋头做去，先打桩子。

值得告诉你的，几天繁忙中，节省出时间，我看完了《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书是偶然拿起的，看了几页不忍释手，便这样读下去了。在武大买过一本，老没有去看它。如果三年前读，我敢断言绝不会如现在读的体会，这样感觉亲切。这是现在生活丰富了缘故。单就工作而言，从这本书我得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在读到某些地方，我简直没有将它当小说来读了。这本书我想你一定读过的。我要加紧学习“达维多夫”的坚强和冷静，那种浑身无时无刻为工作斗争的布的精神。

他说过：“…而现在生活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把一切不必要的累赘摆脱，现在不是我们‘布’拿种种不关紧要的事情娱乐自己的时候。”

我们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残余很多。Stalin^⑧说过，“人的意识之发展落后于人的实际地位之变化”。残余的意识像蠹虫一样侵害着我们。向这些残余作斗争，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严重的任务。

滚开吧，那些不必要的伤感和忧郁！

愿我们以此互勉和互励！

在塘田给你写的那封信，我记得正有过这样的情感在内，将那封信烧掉吧。

一般人总是谈女孩子感情重，我希望你推翻这句话——至少在你身上。感情是需要的，然而绝不能、绝不应浪费。

这些话是不是多余的呢？我希望对于你是多余的。

我愿意听到关于你最近进步的报告，详细地告诉我，作为对我的鼓励。虽然隔得这么途远，然而我们是应该更亲密一些的，是不是呢？甄？

还过十天我就可回到邵阳。我的旅程缩短了一些，不去绥宁了，由武岗至洞口，乘汽车回邵阳。重庆二次大轰炸，你们受到什么损失没有？邵阳的轰炸，那时你一定以为我在邵阳？你告诉我，你将去外埠，那么重庆轰炸，也许你不在重庆了。但是我们都互相挂念和担心过。对不对？

时间没有了。武岗再谈。亲热地握手！

明果

五、十、在新宁（1939）

李锐信

1939年5月26日

甄弟：

今天是回到邵阳的第八天（十八日到的）我真形容不出以怎样的心情同时接到你4.29和5.5的两封信。

我是从洞口坐汽车回的。那天恰又大雨，回到原来的住处，还没有搬到乡下去的人庆贺我碰上了大雨，不然进不了城。自从委员长为敌机轰炸事发表文电后，此

⑧ 斯大林。

地当局即来彻底办法：上午九时——下午三时不准进城。城内人一律出城（因此忙煞了保甲长每天挨户喊），除开警备司令部、县政府以外，所有机关都限即日搬入乡下。随着告诉我的第二个消息便是重庆的两次狂炸，各报都已停刊。第三个消息，因为情形更坏一些，我们自己为防患未然作了一次彻底清洁运动，我所留存的一些笔记本，一些抄录的东西，外省朋友通讯地址，以及无关公事的不多的私信，都痛快付之一炬。这是命令执行的。你给我的信当然也在内。这里面有些信因来不及回，其他的笔记东西与我工作都是密切关系的。原则上当然我无话可说，但无分青红皂白，确使我闷闷不乐。当天晚上我到转信地去竟意外地又扑了一个空，…

八天来，天晴日子多，尚没有听到警报。我搬了新居，城外的街道上，一个人住。成天在外跑，晚上一个人摸回来，点上油灯，读几十页书，睡觉。每天路过转信地总是扑空，因此起了很多的疑想。我的航空信也许恰在邮局被炸了（估计日子很可能）？报馆的轰炸，在动乱中你无心写信？……甚至你的生命安全？总之，一边工作，极疲倦地，加上说不出的苦闷，不安，心如一块重铅，自己也感觉到突然不活泼起来，也没有握笔和你谈话的兴头了。

真想不到这个责任要由邮局来负，相差一星期的信，同时收到。这里面也许还另有文章，可耻的毛病。（来信词句上更注意一些）。

然而，总算是拨开了云雾见到晴天，恢复了活泼状态。

不过“也许正赶上欢迎你‘远征’回来，向你表示慰劳”，在时间上的估计你是太吝啬的。你为什么舍不得让它（letter^⑩）委曲一点，让它这样慢条斯理地走来呢？为什么眼光不放远大一点，也许我不到一个月就回了呢（实际上是不到一个月）？甄弟，这是经验教训呀！

这一次的旅程约800里的圈子（没去绥宁）。虽然都是一些处女地，但通讯的材料是有一些的。不过听说《新华》等报纸要到七月^⑪才能复刊，又不愿提起笔来。同时最近有好几篇东西待我写，时间的紧缩也受了限制。不过如果你来信告诉我确定复刊日期，什么时候要，我当遵命勉力为之。

^⑩ Letter：信。

^⑪ 1939年5月3日、4日连续两天重庆遭大轰炸后，各报房屋和机器设备受到轻重不同程度的损失，多不能正常出版。国民党中宣部趁机命令重庆各报一律停刊，出“各报联合版”。经《新华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等坚决要求，到8月12日各报才恢复单独出版。

沿途曾给你二封信。一封在塘田发，一封在新宁发，都是平快，想均收到。这次“出征”回来，他们都说我瘦了，也晒得相当的黑了。自己当然不会发觉自己瘦的。这主要的原因是睡眠的关系，在那些中世纪的客栈里，臭虫与狗蚤咬得我成夜不能睡觉，第二天又要跑九十、百把里。那些客栈的老板也很抱歉地对我说：“今年真是狗虱当年！”这一趟当然是有些收获的。我对自己的总结是，好的一面：①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正确的。②作风态度好。③善于抓紧时机。④任务都完成了。⑤有魄力。⑥及时向下面 T-Zh 学习。⑦读了好几本书，利用了空闲的时间。⑧跑路的能力增强。不好的一面：①研究问题，处理问题仍不够深刻。②应付各种各样人物环境的能力仍欠缺。③刻苦耐劳精神不够。④没有接近农民、商人的热情。这一次更发觉自己基本理论的不够，不会举例子。

这里我没有法子说得很详细，我只能这样抽象地说到这几点。这几县的素描，以及值得写的一些东西，我想不属于这封信的范围。

当然对于我个人，是获益不少的。主要的是经验增多，更老练了一些。如果你将来争取到外埠，你一定会更多地发觉自己的弱点，以及克服弱点的办法，更大地觉得自己进步快！

《简明教程》在邵阳时读了一半；在路途上，幸运地见到一本，加速读完剩下的一半。我还预备更详细读第二遍（可能的话记一点笔记）。但这里书局没有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共一本。所以你说寄我一本，正中下怀（最好挂号寄）。如果你能将你们的讨论，你的心得附上，那就再好没有。这本书对我们的意义太重大了。

暂时我还留在邵阳（也许相当时间）。这两个月内我们集体研究《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从辛亥革命到抗战以后的前途。由有十几年经验的老干部作报告。我担负最后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十几年来来的，抗战以来的历史文献…都要作深入的有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每一个阶段的战略与策略。因此《战略与策略》这本书也请你寄一本给我。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一期间内，我将拿突击竞赛的精神来读书，希望你亦如此。你说你读俄文实在太不用功？你这是不对的，这样好的环境，你怎忍心松懈呢。别人在旁边流口水，你却还摆架子要吃不吃。真该打手心！俄文的用处不单是今天，更要紧的是明天呀！

希望你下决心努力加油。我听见一个大革命时去苏联的女 T-Zh^② 说，她那时每夜只睡四五个小时，简直是拼命，几个月她就可以看报了（她并不懂英文）。

现在常萦绕在脑中的一个问题——专门技能的培养。这个问题老干部接受了惨痛的经验教训，所以特别提示我们，这个问题是应该严密注意的。然而我今天很踌躇，我的专长应该向哪一个方面发展呢？今天的环境容许吗？机械我老早就丢开了，自然科学根本没想到过，政治家太无本钱，太不够资格，总也应该有一门社会科学的专长。写文章吧，现在是打杂，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既不能向政论发展，也不能向文艺发展。文艺的兴趣今天也还有些（过去是极爱好的，还写过小说），但环境也不容许我写文艺的东西了（根本无法多写文章）。我喜欢画，能够画，但缺少基本功夫。做一个画家？也等于开玩笑。我真无法解决…，不过今天最主要的还是研读马列和基本的社会科学。我愿意听到你的意见。

湖南的情形一时是不易有好转的。我们的估计，这个地方将会长期地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现在正是魔高十丈的时候，我们更谨慎小心了。开始一个彻底的转变——到合法组织去长期地站稳，守住社会岗位，避免一切表面的刺激。青年运动当然也不能例外。急性病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磨一磨是再好没有的。我今天很愉快地见到几个在南岳游干班毕业回部队的同学，谈了一下午。他们都奇怪我为什么能待下来的（有两个女 T-Zh，在山东一块工作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今天的进步吧。当然我也向往着那热烈紧张的地方（尤其是曾经历过这生活）。但今天的事实摆在这儿，我不应也不能离开今天的岗位。个人的憧憬与要求是应该降到最低限度的。所以我看到你写的那句：“我想走，还是到较紧张的地方去。”我的确是不愉快的。甄弟，你为什么这样不耐心，不服从客观事实呢？我们今天应该提倡顽强的长期的坚韧耐苦 Bolsevik 斗争精神。工作不是尝试呀，这样会影响到自己整个前途的。关于说到的问题，你的确还是孩子气太重。同时我还发觉存在着相当的高慢气。我真担心你的待人接物。人家了解你的当然没有问题。否则，一句话，一个小动作，甚至

^② 指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一个字没用好，就会惹怪招怨的。《解放》25期洛甫^⑧：《论待人接物问题》，写得恰到好处，我们过去（小资产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的确吃亏不小，我们今天不应该再蹈覆辙了。——我过去在这一方面吃过很大亏的。你要时刻回忆九队的教训。

我现在并不希望你来邵阳，你应该守住你的岗位。现在的情况，湖南特别适合于你的工作是不见得有的——那就是说对工作本身胜任愉快而又能发扬你的才能。当然单就前者来说是很多的，但同时完全兼顾后者那就较困难了。我认为你目前的工作是极适合于你的，尤其是学习方面。如果因环境的关系，采访暂行停顿，调换别的部门，你不是更能增多一些能力和经验吗？

上面讲的这些话，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像一个大哥的架子？这是我的措辞不好，你不见怪吧。

裕农来信：“我不希望你用写给小范那样满纸文绉绉的名词术语与典故……”他怎么看到我给你的信的呢？你给他看的？我不喜欢你将我写给你的信给别人看。名词术语，这是因生活环境是这样，平常用得太多，于是老喜欢带这么几句。我现在极力改正中，任何小的地方我都希望你向我提出批评。

不管文字的生涩和直率，但总代表着深切的关怀和真挚的感情，你是否感觉如此？

我的身体始终是强壮（敢用这两个形容词）的，从“一二、九”后，对于身体没有建设只有浪费。在武大大部分是夜车生活，然而因为过去资本雄厚，不会动摇根本。抗战后，虽然长期过着不合理的生活，但我连小病都没有过。我是特别器重我的身体，常引此自豪，大家也都羡慕我。由于你的提醒，我当更加注意。不过运动可绝了缘。原先我也想到夏季可能游泳游泳了（我的游泳是很Bon的。肺量的发达，与身体强得之游泳不少），但这终归是一个幻想。如果我那条羊毛游泳裤还留着的话（突围时丢了），也许尝试一两次。现在连尝试的兴味都没有了。住屋的环境好，每早还可以做做深呼吸，八段锦。但现在屋子周围都是煤窑，徒呼奈何！只好

^⑧ 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1920—1924年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工作。1931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1945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未赴任）。1951年4月任驻苏联大使，1955年1月回外交部任常务副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6年在流放地无锡逝世。

在饮食起居方面加倍注意一些。

对于身体我是有自信力的。

谈到自信力，又想起你的文字了。我并不是盲目夸奖你，你每篇东西我都看过的。只有那么样的内容，当然也只能要求那么样的文字。基本上你的文字技巧是好的，有光辉前途的。你为什么这样没有自信心呢？是不是故意向我表示自谦？感觉自己差得太远了，努力加鞭这是好的，但基本的自信心应该有。

昨晚又是三十九架，重庆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报纸什么时候恢复呢？无限地关心着！

“Students Time”^⑨ 你还说太肤浅，现在就因为怀疑为什么内容这样丰富（有鬼！）而不准登记，快寿终正寝了。已出第三期。真如哑子吃黄连，我们真像封闭在一个罐头里！

我在训练自己一天天更倔强，像一个铁石人，彻底肃清一切不必要的感情侵蚀（如果妨害了工作的话）。愿以此互勉互励。最近魏泽同来信：“我以为（也许是观察）抗战期间，两口子在一起做事生活的，十九是无用之才。若稍有志气，则此时对此事必不加注意，成为独夫，或则夫妻暂别，各有所事；或则虽在一起，对其行将离别一事，胸有成竹，毫不关怀。凡儿女情长，恋情惜别者，大抵像贪生怕死之徒，毫无出息的。拿人物一比就知道了。”除开因为工作需要决定而外，我完全赞同他这意见。

我希望我们互相保证着每星期一次信，这样我就感觉得很满足了。上次我说渴望着和你见面，这都是过奢的要求。如果你真被派到湖南来，自然的见面，那当然是再愉快没有的。你在中央公园的照片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你不是说有两张吗？这一张是不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拍照的机会可说已绝缘，但如有机会当不放松。

夜已深，蚊子在耳边叫得极烦人，老咬我的赤脚。一口气写了这么多，话仍是说不完的……现在你睡得正熟吧？

晚安！

明果

五、二十六、夜一点（1939）

^⑨ 即前面提到的李锐参与办的刊物《学生时代》。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2日

《学生时代》三期收到，很显然有进步。

明果：

昨天是我满十八岁的生日。同时接到你发自新宁的平快信及回邵阳的航空信，就把它们当作你给我的礼物吧。“五卅”，为了开纪念大会赶下乡去，在嘉陵江上的小轮船中曾给你写了一张纸，现在竟找不到了。昨天，嘉陵江上水涨得异常，为了要赶回城里，我们一伙九个家伙糊里糊涂地踏上了小木船。结果船行至江中，两次大浪，险些把船倒翻。大家都被水打湿了。当时不觉得，现在越回想那情形越害怕，要是这么死了可真冤。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下次再也不会这么糊涂。

首先得向你声明，你的信我没有给裕农看过。既然提到，我倒想顺便告诉你，他对你好像有很大的不满（在桂林时他与我谈过，那也包括对于桂林的朋友们）。我对他的观察是这样：言语的长子，行动的矮子！他欢喜批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而他也没有怎样实际地努力。最显然的就是他之来重庆。还有很奇怪的，他对于我们的通信常用一种很奇怪的态度。有一次，他问及你的通讯处，我说要查查以后写给他，当时他以极坏的态度说：“你还背不出来？”他也很欢喜跟我谈这谈那。从前谈及你，我曾告诉他，我过去对你的印象。所以讲到对于你的某些作风我也不满意倒是有的。他那样写给你，许是想故意让你以为他看过你给我的信吧。告诉你这些似乎太啰唆，你又要说我孩子气了，不过这是你问及我才讲的呵。

五月廿六日曾给你一封信，里面讲的什么暂不告诉你，你等那封信好了。假如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先猜猜。昨天给你寄去一本《简明教程》和一本《战略与策略》，前者是皮面精装烫金，苏联出版的。翻译的虽不及“生活”那本有力，但是上下两部全的，而且相当美丽，我就给你买了这，用单挂号寄的。我很担心在路上会出毛病。要不，你收到时一定会高兴得衷心感谢我的。会吗？

你的信给我带来一些痛苦（这样写会使你感到不愉快吧）。我深知你对我期望之切，你甚盼时时知道我的进步，知道我怎样在为克服自己的缺点而努力。明果，我也希望以后经常告诉你这类的消息，但我更愿告诉你真实的情形以及积在我心里无

人吐诉的话。你会讨厌吧？请告诉我！

来重庆后，心情是复杂万分而多变的，总觉得来这儿对我的整个生命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我曾将来这儿以前的过去做了一个检讨，我发现了过去空虚，常常为这苦恼着自己。过去，到处听到的是对我的夸奖。最近，我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极端，完



1939年4月范元甄在重庆《新华日报》所摄，寄赠留在抗敌演出九队的徐炜

全丧失了自信力，甚至感到一些前途茫茫。更叫我痛苦的是，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想，我知道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不能，我也找不出为什么不能的原因来。有一个时期我专门想得到一些外来的帮助，甚至是在感情上的慰藉。但当我想到为什么我不把主要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变得这样脆弱时，我的苦痛更深了。

这儿的环境实在太坏。一来此，老朋友给我的印象最可怕，好像他们都陷在恋爱与结婚、生孩子的泥坑里，还自引为得意。告诉你一件事吧：我来这儿不几天，梅清他们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向我提出，希望我能与郑代巩（学联的，你认识他的）“好”，他们的意思就是结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抗战是长期的，干部们的一切问题都该从长期观点处理”。过后，老郑常常大清早在我还未起身时，就来找我，真腻味。后来我上报馆了，袁汝镛还说了句叫我最生气的话：“这么大姑娘到处跑，也该有个归宿了”。现在看这句话，原来报馆大家早已造我同某同志“已成眷属”(!)的空气。（我得坦白地告诉你，对于那位同志我曾有一些好感，不过最终毕竟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尤其是“文化人”，使我感到对于我前途的无益）。办事处、报馆里到处都是恋爱问题。最近，报馆又有几个家伙向我表示好感。余梅清那个无聊的家伙又造我“已经结婚”的空气。明果，你想人家不生气吗？为什么总责备我孩子气！我不否认，我也恨自己为什么不够坚强，不过，这儿环境的确是特殊。留在后方的家伙们实在是没出息的家伙，尤其是那些“卿卿我我”的夫妇们。老魏讲的一点不错。此外，文化人们也是，写写文章好像已经了不起。我决定不在文化工作上花终身的时间。不过目前恰如你所说的，这个工作对于自己确有些帮助，尤其是这种情形下各方面的学习都较方便。只是在接触的人当中，我常为没有知己而苦恼。这不是感情问题。我想，假如在工作中没有一个真能互相商量，彼此以诚相

见的同志，你想不烦人吗？明果！你能帮助我，我愿努力自强来回答你的帮助。但同时要求你，允许我在每次信中发点牢骚，这会有时间性的。我想，各方面情形好了，我不会再给你发牢骚的。

要求出勤被否决了，大家还有“女的出去不方便”的意思。写到这里，我对同事老婆们的不满，也并不是孩子气。的确，由于她们的不争气，大家对女同志已有成见。当然我要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成见。但是，那些近乎肉麻的事情，我实在有些忍受不了。

脑子里的事越涌越多，没法写下去了。我真希望此刻能见你作一畅谈。

谈些别的吧。专门技术问题我也早考虑过，报馆最近更特别向我们采访提出应专门研究一种东西，除常识而外。的确，不然会走入一般记者什么也懂，什么也不懂的庸俗前途。我过去对哲学和政治经济有过浓厚的兴趣，以后想在经济学上努力。不过我有这样的感觉，目前对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的学习太不够。对于你，我就有这样的意见：离开目前的工作以及现阶段可能的条件来谈将来的事业（个人的专长）是不合理的。你应在组织工作上努力。一个政治家是应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政治家并不是只背政治原理的高高在上的官僚，尤其是将来新中国的领袖们。很显然的例子如周恩来，他可算是政治人物了，他的过去呢？我想这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我对你的意见。如果你对工程还有兴趣也好，不过这离你现在的工作太远，是吗？

从你的信里，我看出你對自己刻苦的决心。明果，这一点我太不够了，现在的工作也容易放纵我这一毛病。希望你时常督促我（这样要求你并不是想依赖你，盼你不要误会）！我的惰性太重！尤其是九队的生活给我留下余毒。

心里有些乱，不想写了。字你看得清吗？对不起。

最近有位同志从冀鲁边区来，问及杨纯，他又不知道。

再谈，盼来信。

甄草

一九三九、六、二、灯下

六月八日收到（此为李锐笔体，编者注）

李锐信

1939年6月3日

甄弟：

五月二十六发的航空该早收到了。又是 weekend^⑤了，明后天会不会有信到手呢？

这一星期我弄到很忙乱，实际上又没有做成几件分量重的事。原因是时间没支配好，同时有些时间是浪费的。书也没有照计划读。上次告诉你的预备花两个月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因事实的困难（人不能集中），又成为画饼。那些定下要看的书，我仍尽一个月来读完。不过讨厌的是我的住处又得要变动，吃住不安定，影响极坏，有点像一个钟摆。

偶尔在有镜子的地方看到自己的面庞，的确现出清瘦，脸色也不好。因此别人说我瘦了，我也不辩了。晚上睡眠好，每顿三碗饭，真找不出一个道理来。大概过夏天就会是这样的情形，这是值不得来挂虑的。

昨天在《左派幼稚病》上读到一段，给我极深刻的印象：“小有产者，在资本主义下常受压迫，且时常激烈地陷于悲惨生活与破产。他们容易转到极端的革命性，但却不能表现坚忍、组织、纪律、刚毅的性质。受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刺激而‘狂放’起来的小资产者，是一种社会现象，他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病。这种革命性之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最容易走入屈服，灰心，空想之迷途，甚至更被某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潮流，‘疯狂’似地引诱着。”中国的小资产者同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相同，他们受着殖民地与封建双重的压迫，因此极左与极右的表现最显著。湖南最近的逆流与空气的窒闷，我们便发现了一些极不好的现象。个别的小资产成分的落入“灰心与空想之迷途。”所以在今天这样环境之下，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坚忍、组织、纪律、刚毅的”作风。不然一到困难严重的关头，小资产者的成分就会发生大问题的。因此我们对自己是需要更严格一些。

最近我常需要老 T-Zh 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监牢的，地下的，长征的，都是我

^⑤ 周末。

们所想像不到的奇特、悲壮和伟大。无论在工作经验和意识锻炼方面都是一种最好的帮助。

能够印出来发卖的小说，并不见得是最真切和动人的，多少伟大的斗争记录被埋藏了。我敢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国的斗争能够比得上我们中国的丰富。回想一下过去 ten years^⑥与沙皇的时代比较一下，充军西伯利亚真不算怎么一回事了。

因此我的确瞧不起自己，实在太渺小了。“我差得太远了”，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应该加倍地虚心学习，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自满。容易自满这也是小资产者的特点。

最近我常看一看文艺的书籍杂志，活泼思想，同时在里面也真能找到一些东西。譬如，《文艺战线》一二期柯仲平^⑦的长诗《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的产生》，贯穿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以及怎样了解工人的性格。我弄了一些白报纸，在休息或兴趣来了的时候，想弄一弄故技——drawing^⑧。我想以看文艺的东西和画画来调剂自己的生活。你觉得好吗？

昨天一个艺专的“技术人才”，^⑨替我画了二张水彩肖像，一张大的是素描淡彩（炭笔底子，稍加彩色），很像；一张小的，不十分像。我特别高兴，可惜你没法看到。

我仍没有听到过警报。可是邵阳城白天仍像死过去了。重庆的近况是怎样的呢？你们仍住在乡下吧？我倒喜欢乡下，空气好，爽快一些。四川的乡村一定特别美丽。你的工作有否变动？是不是还想“走”呢？我真担心着。

你要我替你找学校的材料，一定尽力。不过有交换条件，你须得替我收集新歌，愈多愈好，陆续寄可以。我们预备印歌集，定名《新歌》。第一集快出了，这是有钱赚的。

夏衍《一年间》剧本，看过了。写的那个“失败主义者”是不成功的，在舞台上是不是较好些？

⑥ 十年：指十年内战时期。

⑦ 柯仲平：诗人。《平江铁路工人破坏队的产生》一诗，1938年写于延安。全国解放后一直在西北和陕西担任文联、作协方面的工作。

⑧ 绘画。

⑨ 即邵宇，当时在邵阳文化供应社工作。原东沟县（今东港市）孤山镇人。1935年考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8年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会议》等素描作品，并在《力报》、《申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批以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为内容的木刻《无妻之夫》、《无母之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敌报》、《战士报》上发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等木刻作品。解放后曾任《人民画报》总编辑，《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还有这样好的稿纸。这是极幸运得到的，还有卅张左右，用完了希望你寄我一些薄的航空纸。再谈。望你愉快地生活着！

明果

六、三、夜（1939）

李锐信

1939年6月10日

D. 甄弟：

大大前天随意地贪嘴，吃了二分钱小李子。没赶上晚饭，陪一个朋友吃了两碗面，因天气闷热，又喝了很多凉茶，大前天肚泻了八次。赶快吃了一片痢疾药，半夜又泻了二次，前天止住泻了。精神极疲劳，昨天肚子还有一点隐痛，没完全恢复。下午接到了你六、二的航空，接连读了好几遍，一次一次更深地坠入矛盾的苦痛中。慰安，炙痛，内仄，温暖…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着，脑子剧烈地震动，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抗战以来，我战斗地倔强地生活着，我不愿意，我尽量地排开一切“属于个人问题”的烦恼，让工作重重地压着我，让工作磨去我的儿女情长。尤其是自前年同国瑞分离以后，我更加咬紧牙关，克制自己。但是我终于尝到了昨天的生活与情绪，又正碰上精神疲劳的时候，我简直有点承受不了。

在过度的沉思与考虑中，我渡过了昨夜。今早我接受了一个 T-Zh 的意见，到离城十里地的乡居（他在养病）去跑了一趟，呼吸原野新鲜的空气，活泼活泼身心，同时帮他解决了一些问题。沿途我向他学唱《延安颂》（他是到过延安的）。正巧城内放了警报，真是一举数得。精神确是畅快了许多。下午三点回到家里，桌上摆着你二十六日的平快，果如所料，你将问题“坦白地”提出了。现在我安静了下来，情绪轻松了，心是明快的。我拿出对“布”一样的忠诚，向你说出我所要说的话——也是你所要了解 and 知道的话。我尊重你，尊重我自己，同样地尊重国瑞，尊重 Bol. 对“恋爱负责”的态度，我所要说的就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面。D. 甄，你静静地读吧。

我想大略分三方面来说：1. 我与国瑞的情形。2. 我对 love 的态度与认识。3. 问题的解决。

我与国瑞大体的轮廓你是知道的。在武大时，我们工作上太密切了。“同事”半年后，由于旁观者的道破（这件事是任何青年最关注的），我们自己才相互意识到是“fall in love”了，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国瑞政治上极强，意识坚定，这是我爱她的基本原因（现在告诉你：她是一个老 T-Zh）。因为周围没有更坚强的人监督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是 Romantic，多少妨害了工作的。当时的武汉是一片荒土（指没有党的组织——编者注），（1936 下季——1937）我们想有计划地开辟（组织自发党武汉支部——编者注），（最后武大仅老谢参与，抗战后才扩大）。记得曾多次找你，你好像是故避不见。有了初步基础以后，国瑞即去北平（37年5月）。（接上了党的关系——编者注）因为临行极匆忙，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十多天以后，北平来电要我速去。我之决计离校，还有着功课与家庭的原因。工学院功课极繁重，二年级我是勉强 pass 的，三年级无法支持下去。一个星期总计我上不到一天课，教授差不多全知道这情形。我母亲因听说我“危险”（我是独儿），特地只身从长沙跑到珞珈山来往，监视我一切行动。事实上我必然会留级。武大是学年制，留级大大影响威信与地位，母亲对我的不满可能在学校内给我一个大下不去。因此我毅然决定“走”。又为了避免一般人流俗地猜测我是为 sweet 而离开学校（国瑞和几个女同学一块去平，武大女生都知道），所以我留下的告别信说我去太原。在北平，国瑞已有独立工作（她接上了党的关系，分配在市委工作——编者注），我准备去天津，却不愿回到武汉（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是允许了），于是再要老谢来平。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匆忙地和着大群逃出来。到山东时仍决定不回武汉，想去太原。我又想去保定前线，但最后留在山东。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分开的，后来地区更分开了，保持了密切的通讯。当时我主观上极不愿再留在山东。37年12月上旬，恰因事派我来武汉，预计一个月转去。我正也想趁这个机会来看看外面的情形，那时韩复榘的态度是极不稳的。来武汉时我曾路过济宁去看她，她担心我被阻住不能回山东了。我根据当时的情况，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到武汉还没有半月，老韩就拔腿跑了。我接到国瑞最后（1937 末日）从泰安发的一张照片，她们四个女生（六十多个女干训员中挑选的）因火车已断，从济宁徒步到泰安参加了我们自己组织的游击队，其他五十多个都撤退徐州向各地分散了。这些情形是我到徐州后才详知的。在徐州半年曾听到他们游击队的消息，我曾经过一个交通寄过一封信给他们（了结我的任务），也附有信给国瑞，但终无回信，也无法知道她个人的消息。一直

到今年二月北上的朋友回来，见到山东的人知道她“健在”，但也仅仅这两个字而已。大家也曾为我研究过各种方法，结论通讯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同情和叹息。在这一年多中，开始一个短时，当然感觉很痛苦，但长期地在艰苦紧张的工作中也就慢慢儿习惯了。国瑞的斗争性极高，战争一开始就念着要打游击，并且我们曾发誓，战争不结束，都不准回南方来。如果她知道了我回到后方，回到湖南老家来，她可能不谅解我。因为她长期处在紧张战斗生活中，甚至可能对我生一种蔑视。像国瑞这样坚强，斗争情绪始终如一的人我很少见过（武汉朋友大都不了解她的全面，何伟到后来也许才知她的历史）。她在任何时候都是服从“公”的利益，她给我的帮助远胜过我给她的。她克服我很多小资产者的意识，在山东时，极力克制自己，为工作而分开。她极耐心地帮助我，她比我小一岁，但有时我感觉她像我的姐姐。正如你所说：“我没法忘记她，我敬爱她”。徐州突围时，她的照片我全丢了。一年多以来我没法再找到她的照片，连看看照片都不可能了。

刚回到湖南，老友们都很关心我这个问题。最亲近的朋友每逢闲聊时，也是从各方面，从理论到现实来讨论我这个问题。开始我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永远不变更我对国瑞的忠实。”我拿一年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决心。但一谈到理论我就辩不过他们了，我有唯心的倾向。不过我仍以事实的表现，实际情况来为我自己辩护。我的工作环境不容许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感觉我主观上不需要。我最强调的是：“湖南不会有我的对象。”在长沙我平静地过去了，朋友都说我要做一个小说中的主人。的确我每逢碰到女 T-ZH，总是让她们知道我有爱人在山东。一面我加强我的决心，一面我也详细研究这一个实际问题。今年一月，在从益阳到邵阳的长途旅途中，四个同成分的同伴，为得减去徒步的单调，三分之二的的时间谈 love 问题。关于我的实际情形作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一对爱人或夫妻长期的分开音讯不通，双方都可能起变化的（旧封建制度除开）。从这一次的畅谈以后，我的理论观念逐渐起了一些变化。

这里我应该叙述一段我对你的感情的增长。

36—37年武汉学联时代，我们仅仅 meeting 上见面，我对你始终保持着一个初次见面的好感，同时渐感觉你最有前途。抗战后两次（连徐州突围回来三次）到武汉，都见到你。从紧张的前线回来，是看不惯武汉的“后方”情形的。然而和你的握手，我感觉到异常的亲热。这是老战友在崭新的环境中见面时必然的快慰。我们

虽然只有应酬的谈话，然而那种愉快足以抹去我对武汉讨厌的感觉。在长沙的再见面，情绪上的亲热之感是更增加了的，何况工作更加深了我们的联系。回湖南后我完全脱离了过去那种紧张热烈的生活，长期地失掉了感情的温暖，于是更容易感觉到周围的“空漠”与不时的过去的回忆的侵袭。因此我天真地觉得和你亲近就如同和国瑞亲近一样，然而我并没有在形式上表露出来。长沙已到最紧张的时候了，那天晚上你来我的住处谈话，后来一块出外碰见胖子^⑩同去吃面。我们带着不知何日再见的情调在街上踟蹰，我心内有着异常的兴奋与伤感。我回长沙后，从来没有抽出时间在晚间这样和朋友感情地在街上散步过。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到三厅^⑪去看过你的（一方面是有事）。十二月十一日早晨我离开长沙，当时极难过。我经历过山东、徐州、武汉这些地方的弃守。……我登上了汽车，在街上奔驰，看见你们写的日文标语，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明知我应该必须退走，但又痛恨自己往后跑。这种复杂的感情中，也包含了对你的怀念。后来我独自经大火后的长沙，去益阳、常德，在长沙又偶然地见到了你，那种愉快真是非常的，对你的关心是更深切了。在暮色苍茫中我硬拉你上天心阁眺望长沙的残躯，那的确是很感情的。然而我都压抑着自己，在豆光的小楼上吃饭，共同抄那份东西时，我的感情是极震动的。一直到迈过长长的漆黑的马路送你回去，我没有也不敢提出半个感情的字眼。我觉得绝不应该来打扰你，我应保持你的平静，所以我只衷心地和你谈到工作与学习的问题。

我尽力想排去你的影子，然而总无法从心头冲淡。后来回到邵阳接到了你的信（当时希望你来邵阳，那完全是从工作上出发）和照片，影子更浓厚了。于是 I 开始了矛盾与痛苦（这你在我的信中已体味到）。我了解自己的，我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的增长已发展到爱的程度，然而我缺乏勇气向你详说我的心情。我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一种罪过，我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不过，这并没有妨害我的工作，因已有长期的锻炼）。我害怕想到在山东和敌人直接搏斗的国瑞，我也曾这样天真地想到过（如你所说一样）将你当作我的弟妹（我本来没弟妹），我如同大哥一样来照顾你的一切；我也曾想到，将你当作是“国瑞委托的信使”来给我以温暖的，但这无论如何是极糊涂可笑的念头。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不是杜撰的神话呀！同时我也在了解你的

^⑩ 胖子：徐方略。延安时期开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后调《解放日报》工作。

^⑪ 三厅：抗敌演剧九队所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

情形。你每一次的来信，都给我带来了愉快与惧怕。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的增长如同我对你一样——你投给了我纯真 love，我惧怕接受，然而我终接受了。这种矛盾的苦痛，昨天发展到最高峰。

我开始来做这件我最怕做的工作——整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找出正确的道路。我找到了一个在生活上都互相深知，同时有着相似经验的亲近 T-zh（乡居的），共同商讨这个问题。你不高兴我这样做吧？D. 甄。但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因为在昨天那种情形下，我的确会更糊涂的。甄，你现在可以来看我的结论了。

我们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同时更不是杯水主义与游击主义者，我们应该有真正唯物辩证法的恋爱观。恋爱应服从工作与事业，不违背客观现实的条件，不作唯心的空想。在长期战争中，因为环境不同，战斗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一个人的生活意识，情绪的好恶，恋爱的观点也可能与从前不一样。历史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不过变化的程度与密度不一样。尤其长期同处在一个紧张热烈的战斗的环境中的人，很容易相互建立起共患难共生死的崇高友情与爱情，两性间的爱不是故意去避免或故意去追求所能如愿的。这种本能的要求，年青的人，除开病态或非常态者以外，差不多都是很强烈的。我与国瑞的 love 建筑在过去的历史上，而分别后的这一期间，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没有更向前发展。因为现在环境生活各方面的不同，相互都可能生变化。长期的战争，什么时候能相见呢？什么时候能在一块儿呢？生死的情形怎样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的事实是：因为在“长期性”中“失望”的成分占了优势，而在“现实性”中“有望”的成分占了优势。长期与现实是一个矛盾，失望与有望是一个矛盾，矛盾是斗争地向上发展的，它必然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统一。现在这个合理的统一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健全的革命者应当以爱情服从事业，而不应以事业服从爱情的。因此我又认为，“事业的长期性”与“为期待一个爱人而百般抑制自己，痛苦自己的无原则的长期性”应当区别开的。所以为了有益于前者——事业的长期性，我应当有勇气舍弃了后者——期待的无原则的长期性。因为这样是可能有益于事业的，这就是一个合理的统一。在以前一年多的时间（你的影子没投入以前），我的生活与环境没有包含“现实的希望”，就是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我坚决说出：“我要永远忠实于国瑞，绝不动摇！”但在今天用辩证的眼光，冷静地想来，这个口号的提出，确乎犯了形式逻辑的毛病。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口号建立在过去的感情基础上，而过去的爱在今天事实上是可能完全甚

至是已经停止发展了。假如仍旧主观地愿望它仍发展下去，则完全可能陷入机械唯心的泥沼中，这可能增加许多无谓的痛苦！今天事实上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我勇敢地承认，这个新的情况就是：虽然我们没在一块儿，但我们是处在同一环境中：抗战后方，将来同处的机会是有的，而且是较容易的。最低限度我们目前能够密切地通讯，这就是现实的条件，有望与可变的基础。同时还包含着个人的条件，相互是满意的，更能向前发展。我过去也只说湖南没有对象，也不敢说全中国除开国瑞以外就再没有对象了。

但这儿应注意一个问题，这不能认为是封建社会所说不守贞操的变节。因为我们三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事业的方向，我们的一切，只要有有益于这个方向的工作的话，都应当互相谅解的。今天我们之间 love 的增长对工作是有益的，国瑞当能谅解。同样的，假如国瑞也有这样情形，我也应当谅解的。但是如果相别时期很短，不去尽可能地探听对方消息，很快和别人爱上了，甚或与不同方向的人结合，那就应认为是一种变节。

理论的问题算是弄明白了（但不透彻），那么到底怎么办呢？我有下面的意见：

1. 因为“我始终是敬爱国瑞的，我忘不了她”，我愿为我自己限定一个时间——半年。在这半年内如果她健在，我们能够互相通信，她与我感情没起变化，可以有事实保证将来能结合在一块，那末我坚持我对她的忠实——精神的与肉体的。否则我应该与甄弟的关系“完全明确”——这种“明确”的内容当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过因为战争的变化和个人（包括我们三人）的特殊意外，这半年的时期当然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我的这个意见另一方面包含着对国瑞赤忱的纪念。D. 甄，你定能了解！

2. 在这半年期间以内，我们应更增进全面的相互的了解与相互的向上发展的鼓励与帮助——当然感情随着也更增长。然而甄弟仍保存着对明果的关系是否“完全明确”的自由——这是平等的原则，我们应互相遵守。

3. 过了半年（不是机械的）的期间，如果相互的愿意，那末甄弟与明果就可以“完全明确”。

我现在不知道你读到这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怨我？憎我？谅我？我心平如镜，我不愿意自己再存留半点话，我只能这样鲁莽、直率地诉说出来。我必须忠诚于你，忠诚于国瑞，忠诚于自己，忠诚于 Bol. 的基本立场。但我知道里面一定有

很多使你不愉快的地方。D. 甄要求你原谅我，你知道我是怎样在关切你，我知道我这样的确是有罪的，但我无法压制我对你的爱的生长。……我愿意听到你所有的意见。你痛快地告诉明果吧！

今天可能使你痛苦与烦恼的原因，我想只有两个，一个是不了解我的态度到底怎样？一个是对于“那些家伙们”包围的讨厌。前者我希望你能谅解我，相信我。关于后者，我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更严肃一些，对他们用客气与严肃的态度。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就干脆宣布你自己已有 lover，让他们死了心，是很容易摆脱的。但也不可弄得大家都不高兴你，留下一个自高自傲的印象。小余，凡认识她的人无不嗤鼻摇头，不理她好了。小袁，你警告他不准再操心。老郑，我很熟的，你没有权力禁止别人不爱你。但如果你愿意采纳我上面的办法，所有这些“野心家”当会慢慢死心的。我倒想知道那个“有过好感” T-Zh 是谁。你放心，我这是无意识地发问，绝不是含有 α 意^⑩。当然我也希望你对国瑞不含 α 意。D. 甄，你的心绪不应该再“复杂万分而多变了。”是的，你应该更坚强起来！明果这样恳望你，尤其你应该坚定自信力。

任何一点点压着心里的话，你告诉我好了。你不应向我隐瞒任何的话，对不对？这样做去，明果当不会再说你孩子气了。你讨厌“孩子气”这三个字，是不是？你快点长呀，二十岁以下的人总多少有点孩子气的。哈哈！

我要求你，一有空余时间就看书。我赞成你做一门专门研究，在你的环境是可能而必要的。你的俄文学得怎样？怎不见提及？将来有机会，我还可向你学呀。你对“文化人”有成见是不好的。当然那种离开实际斗争的“半瓶醋”，我们坚决反对；但学术理论研究的干部，我们不能加上这个不尊敬的名词——文化人的帽子。

“对女同志的成见”，这是历史根源。对女人残余的封建意识，在这个社会中是难免的，你不必为此生气，应该自己创造模范的例子，为“万女之表”。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仍是基本理论的锻炼与实际工作的培养。你对我提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一定这样做去。

你 18 岁的生日怎不告我？你希望我送你一点什么？来信告诉我，我也同时准备着。

^⑩ 这里应是指醋意。

你不要担心我的精神疲劳，明天起，我就会完全复原了。感情问题一般是容易妨害工作的，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做到“绝对的有助于工作”。我已有长期的锻炼，愿以此互勉互励。

在徐州我是差一点点炸死了的，在长沙我不躲警报曾受责备。所以现在我有警报必躲，不躲是不对的，这并不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重庆来警报该来得及往乡下跑吧？你现住城住乡？我准备搬往乡下去。

关于我们的事情，重庆那些先生们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一点影子。

裕农正如你所说，但我们的友谊仍很好。我们是共过患难的。我当去信给他。

当然我也极希望你见面畅谈，这样的机会是不是会有呢？我们都努力争取吧，最好在半年以内。我不希望你离重庆，如果离得更远，通信都成问题的。——这是不是多余的担心？我希望我们隔得更近一些。

这封信希望你尽一切可能保存着。即刻回我的信。

夜三点了，已写得很疲乏了。继续了五六个钟头，灯油已尽，仍觉不得已停下笔来。今夜是否会睡得安稳呢？D. 甄？

明果

六、十、一九三九深夜

发信推迟了一天。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16日

明果：

十一日发出的航快收到。也许出你意料之外，我相当冷静地读完了这封信，也像我读你过去的信一样。我想，这种冷静对于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样，你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对我忠实会像你对国瑞忠实的程度一样，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对生活态度严肃的人。而且，虽然我们间的问题是感情问题，然而我想从政治上，我相信你对我不会有半点虚伪。因此，我也应该告诉你任何我所想到的。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日子中，我对你们那一批人印象是很

不好的。一方面，当时我自己高傲，瞧不起人，至于当时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相信老何可以给我，从来就不稀罕别人；另一方面，当然你们也得承认，当时某些方式上的不当，尤其是你们的私生活，我们（还有其他不少的人）都强烈地不满。因此反应到在工作上渐渐地都疏远你们（你们多次找我，我不理的原因就在此，根本鄙弃你们——当然这种感情用事是自由主义的作风）。其实当时关于你们的私生活知道的也很少，不知怎么回事，那时候一般人都这样认为，国瑞同梅清在这问题上是最“乱”的。而你同国瑞是“为恋爱而工作”，“恋爱妨害工作”（当然不无一些小地方，像你也承认的）。到你们离武汉后，谣言更炽，说是国瑞为了“生孩子”躲开武汉。当时一般人如市一女中的学生们这样说，是基于一种庸俗的封建观点的，而我们这批的不满是由于……（原信破损，有三行无法辨认——编者注）

……我对他的轻视厌恶心理仍旧。在三道街的几晚上偶然的碰见，会见的一瞬间，很快浮起的印象仍旧是过去那情形。奇怪的是我们握手却像很亲热，那大概是由于半年来的战斗，使我看人不像过去那样感情用事了吧。

一直到在长沙见面时，记得是在羊风拐角那胡同口，我们招呼以后也没想到真要去看你。后来可巧为了工作要让我们接近。那天晚上的找你以及几次找你的未遇，完全是因为急于想你介绍人去代替我的工作。在这个接近的机会中，竟让我们谈及一些往事，并且消除了过去的误会。渐渐地，我对你的印象转好起来，记得也跟你讲及过。可是直到长沙几次会面，几次畅谈，以及那个黑夜里你送我回去，都只仅是由坏的印象中减退着坏的成分。至于会有比较“不同”的感情发生，我确是没有想到的。

后来的通信里谈及的也仅是工作问题，我始终没想到别的。也许是我脑子里的李厚生与万国瑞总联系在一起的缘故。我的接近你，我的渐渐了解你，总像是接近了过去你们那一伙，了解了那一伙。通信渐渐多一些，偶尔也谈到感情问题，我也发一些工作上的牢骚。但在我方面总是这样想：除了爱情以外，青年人是有权利互相间取得友情的安慰与鼓励的。即使渐渐在你的信中也发觉一些不同的句子，但我没敢向你提出，因为我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事实上不是不可能），这原因也许仍是我记得有国瑞在。

最近的几次信中，你表示得明白了。于是我也考虑这问题，现在把我所想到的，以及今天读你的信后所想讲的话写在一起好了。

首先，我是忠实于生活的。因此，我虽不是恋爱至上、感情至上主义者，然而我是非常尊重自己的感情的。今天可以老实地告诉你，我也碰到过不少这类的事，这种的人，从“表示好感”到一般人的所谓“追求”。我也不否认，有的人对我起了一些影响，有的人我对他也“有过好感”。然而，认真地说，我到今天还没有将自己的感情（“属于个人的”）交给一个地方。当然主要的是对于对象问题有一个较高的理想，厌恶一些庸俗的家伙。除此而外，我不愿意自己的感情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对你的问题我也是相当仔细的。

坦白地告诉你，读了今天的信，我有很轻微的不痛快。我绝非干涉你对国瑞的感情，我也无理由、无权力这样（我对你同对国瑞是一样的）。但是，当我把最“真纯”的感情给予一个人的时候，我固无权利一定要求人给我以“真纯”的感情，甚至去掉他自己所愿给予另一人的感情，但我有权力不让自己将感情给予他。为了忠实于人生。我常常这样想：人的理想都是很高的，而在一生所接触的人之中，每人都会有他的长处，都会有他接近自己理想的地方。而在人们选定了自己较理想的伙伴后，往往还有可能遇到更理想的另一人，而且会不止一次。当然除了最“尖锐”的情形外，一般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证两人的结合不因上述情形而发生不断“流动”的现象呢？那当然是在相处日子中感情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感情以外的东西亦如是）。没有创造精神的人往往就会变成一般人所谓的浪漫人物了。我们今日的具体情形是国瑞与你的远离。你们对这问题的看法我非常同意，一个革命者会同意这看法的，因为谁也不能说处在你这种情形下的人，是没有权力再爱另一个人的。感情负责，恋爱要忠实，与守寡主义联系在一块是错误的。

许是人之常情吧，像我前面所说的，假如一个人将自己最真纯的感情给予对方的话，他当然不会希望收到人家给他的是“第二义”的（找不出适当的字来用，谅可体会）。假如说他是胸襟不大，我不能同意。两人中间的爱情，假如不是给予与获得相等的话，结果会发展成悲剧的。尤其是某方将另一方作为补偿自己的某种“损失”，在这意义上需要另一方，而最大的忠实是属于第三者的。拿我们的情形来说，我绝对不愿干涉你对国瑞的敬爱与忠实，假如可能的话，我也希望你等候她（也许因为我也小布尔乔亚出身，对这问题有些唯心的倾向）。但是，假如你根据现实的情况决定了对甄弟的态度后，你最大的忠实与爱应该是属于她的（因为生活是现实的），最大的努力应该为创造你与她的幸福。记住，这是说在你决定了对她的态度以

后。怎样作决定，她不愿参加任何意见。在理论上，她是同意你的结论的，实际上，她却也同情你过去的想法的。然而，事情一旦决定了，她严格地要求这一保证。我认为这样做不是为谁一人，而是为了大家，为了忠实于人生。盼在问题决定时避免感情用事（固然爱的产生抹不去感情），三思之，明果。

此外，还有一点，我提出来倒也不是想谴责你，只是提提罢了。你提出解决办法，我没什么意见。我要说的是：似乎到现在为止，你最高的感情仍旧是属于国瑞的（我提出这不是为想干涉它）。那么，为什么在你没作决定以前你就想发展你与另外一人中的感情呢？而且你还这样作做了不少。依照你的解决办法，假如在这半年内你与国瑞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而这时候你又已经给予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接受了（如你言）另外一个女孩子不少的感情，明果，这时候你就没有责任了？明果，你承认这是欠周到吧？好在具体情况中这女孩子是我，我能把握自己，我原谅你，了解你，我准备着随时看见你与国瑞的美满遭遇。我这样摆出这一点是要想问你，假如真很机械地过了这“保留”（哈哈）的半年，我们的事情（如果在我没问题了）“明确”了，而在这以后不久的日子里，国瑞来到了我们面前，而且她一直在等候着你！你将怎么办？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太严格了吧？也许自私，我很怕有悲剧会在我的将来发生，当然在你也不会是“喜剧”。处在那种情形下，我也想过，那就要看我们相近中感情及其他条件发展的如何了。不过，假如你“没法抑制你对我的生长”的话，你应该开始忘记过去（你不下这决心，是无权力与另外的人发生感情关系的），切切实实回到现实生活里，创造现实里的幸福。明果，我绝不愿丝毫伤害国瑞，然而多少算是“不幸地”事情又发生在你对我，为了你我在“现实”中的幸福，我不能不再三提出这一点。为了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是在解决问题以前，我需要你给以保证的。

一时再想不到别的好写的了。至于那位“有过好感”的人，没什么。等什么时候高兴，我讲一些这类的事情给你听。你的“灵方”在这儿应用并不灵，这些先生与法西斯一样，已有宗主国的殖民地也是掠夺的目标——这比喻有点自己不尊重女性。信手写来，看了笑笑吧！

噢，还有，关于我们的事业（在大前提下的个别发展问题），我也考虑过。假如我在新闻工作上发展下去，也许会成“文化人”，不过我想不同的工作会造成我们不同的长处，可以互相补益。基本上是我们的性情相同，而且在最近一个不短的时期

(即使远的将来),我仍须在实际生活中锻炼,你的工作可能给我一些帮助。同样,我也盼能对你的事业有所具体相帮。到今日止,我所给你的还仅只是感情上的慰安与鼓励。

至于爱人是否需要在一块的问题,确很麻烦。老魏的理论固好,然而在分开而又不能免于挂念时,也不得不从“在一块而有助于工作”这一方向来努力了。当然,工作需要分开则应绝对遵守。而分开可以,也不一定要在一块。你说咱们能在一块吗?假如这样的话,我不希望在重庆也不希望在湖南,而希望在一个更紧张的环境里,最好是敌人后方。

最近一个朋友从西北来,他们的队伍要到晋东南去,我已给报馆方写了郑重的请求书让我去。仍是记者,不过随他们有许多方便。能否被允还不知道。如果可能的话,似乎违反了你自己刚刚提出的希望。但真可能去的话,我倒希望在那儿见到你。唉,不说远了,“事情”还没决定,还有你的半年,“我的保证”没解决呢,是吗?

提到“半年”,我总感到怪滑稽。不过这感觉绝不影响我对这办法执行的尊重。那是为了尊重你,为了尊重国瑞。喂,是不是这半年中我该少给你一些信?

明果,我真不欢喜你对身体的不小心!下次决不能为了给我写信在深夜不睡。此外,如果因“好吃”而坏身体,可要打嘴。不是还说人家“小孩子”么?自己要拿出大人样儿来管自己呀!

假如准备了什么礼物就寄来。要不然,明年记牢吧。好吗?

寄你的书,收到速来信。

还有,与友人谈,我不反对。我在此就无人可谈。

明果,要愉快些呵!

甄

六、十六、(1939)深夜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17日

明果:

昨天同你写了一些。还想再零碎写一点。

《被开垦的处女地》最近细读了一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爱好小说的。恰如你说的，这本书绝对不止是一本小说，所以我的读后感是不属于“小说”的（我不欢喜达维多夫的口头禅“这是事实”，“事实如此”）。

这本书使我深感到中国农民与当时俄国人民的相同。那顽固自私，甚至有些“愚蠢”（这不如民粹派对群众的轻视的估计，而是说社会条件造成的）。而那位青年团员的工作精神，也正是今日做农村工作的中国青年所应学习的。转变农民，是一件不但要毅力和热情，而且是特别需要技巧的工作。记得你说过没接近农民的热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比你好得多。在工作中，我很能将他们吸引在周围——当然，过去我们所作的还只是宣传而已。

达维多夫，作者没把他当英雄歌颂，只刻画了一个工作者的面影，二万五千个当中的一个。他也犯过错误，但是他克服了。这是一个现实的活人，不像布尔乔亚作者们雕塑的大理石像。这本书给我的最好印象是“活生生”。像那些农民，在开始连鼓掌都不会的人们，正是我们在中国农村里碰见到的。此外，我感到达维多夫在工作中没有“自己”的周密的计划，因此他常作为现实的尾巴；同时我也感到，一个工作者如果对他将要进行的工作不熟悉的话，是很危险的。像经理雅可夫，那个有阴谋，破坏集体农场的家伙，不是几次欺辱了达维多夫么？我想，他如果在工作开始以前具备一些农业常识，到村里以后先多作了解的工作，那么可能犯的错误会少，而且也可以先想办法来克服一些预期中的困难。

拉古尔诺夫，那位左倾幼稚病的家伙，自信心发展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热情有，然而这热情只能使他对破坏工作起更多的作用。你前回中所引的话：“而今，生活是这样，我们不应以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来娱乐自己”（大意如此），不是达维多夫，而正是他说的。事实是这句话也是过左的。说是可以这样说，然而他所说的“不必要”的东西都又是现实中常会发生的，如果不给以适当的解决，结果这句话胜不过现实问题时将会没办法，走到一条绝对相反的道路去。所以恋爱问题亦应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你说是吗？

几天以前我又寄给你一本《简明教程》，这是我自己读的一本。这本比精装的翻译的好，所以寄给你。一方面，我知道你们那儿少，多一本不更好么？收到后盼给我回信！

我一直都住在城内，说起来真危险，前前后后都落满了炸弹，房子都震坏了，一

下雨就得把床到处搬。放警报的时间又长，不炸死，防空壕就得闷死——这是事实。好在两次较凶的轰炸我都碰巧下乡去了。今天我们要搬家了，搬到城外去，虽非安全区，但可免防空壕内闷死之灾。你以后来信可寄：“中四路曾家岩五十号交”我。寄到城里亦可，只怕转交几次麻烦。

住在这里就只我一个女孩子，好在那些女同志在一起也一样。不过有时会感到寂寞，主要的是我不太习惯于这种各人管自己的生活了。遵从你的话，我将以读书来消耗工作以外的时间，避免乱用脑子。此外，你不说一星期给我一次信的吗？我要分一部分时间读信和写信。

大家催我走，下次写吧。希望在这些日子中你生活得很好。明果，禁止你在晚上考虑问题，休息是非常必要的。别老以为身体好，不在乎呵。经常不小心的积累，到了突变时，就讨厌了。懂得经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么，对你的身体用一点辩证法。哈哈！

紧紧地握手！

甄

六、十七、晨（1939）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18日

明果：

昨天曾发出一封航快，关于一些问题谈及了不少。昨晚偶然又想到这些问题，似乎还有未尽之言，再写给你吧。也许会很乱，因为没有把握能把它整理得有条理，但希望你能一点不漏地，很恰当地了解我下面所讲的任一点。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之间，固然说不上幸与不幸的问题，我总感到多少是件麻烦而不痛快的事。假如说，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维系着一般的友情，倒很愉快（现在我也不敢说这种友情不会有一天仍要向前发展）。又假如说，没有国瑞，我们的“相爱”可算是一个相当美满的爱的话，那这就算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了。明果，尽管你每次给我的信中包含一些“不同”的感情，在那时候我们也从未把问题开诚布公谈过，所以我对于自己的感情是相当把握得紧的。不可否认，在你没有将你与

国瑞的将来有过缜密的考虑以前，你像过去那样对我不适当的。好在我将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从没有稍一放松自己的感情随它去干。所以，虽然我们间的感情已到如是程度，我总还随时准备着能够中断它的发展，甚至随时绞杀它。你应该懂得，这不是我对你不真诚，而恰恰是我为了怕给你与国瑞的将来，以及我自己的将来种下不可解的痛苦。因为在我们的通讯中，在我们感情发展的过程中，我是比你更理智得多的。是不是这样，你说？

我曾设想过一些可能发生于将来的具体情况。的确，我这些设想都不是过分的顾虑。照现在的情形，还存在着它们——我所设想的情形，实现的条件（国瑞的健在，而且我绝对相信她的生命不致有危险）。唯一的条件就是□□□的问题，或是国瑞对你的感情发生变化。——照你所说□□□这可能也较小。

这些设想都给我预备着一些悲剧，我当然不能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地去给自己种下悲剧的种子。我希望我们在决定这问题时，绝对避免感情用事或一时的冲动，因此我也建议你多同可靠的朋友讨论。我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你也可以告诉他，当然没有必要的话，我想你一定不致向他说了我是谁的。

青年人，每人都有着他的长处和缺点，每个人都有他的所爱与所恶，决定爱、恶的关键即在此。为什么甲偏偏爱上乙，王偏偏爱上张呢？也许乙在王看起来毫无可爱之处，甲在张看起来简直没法相处，这就是乙的长处正是甲所爱，张的长处正是王所爱的缘故。至于乙与张的短处呢，在甲与王看起来倒是可以克服而不重要的了。——在爱的决定中，除了“感情”有时确带一些“不可知”性以外，这是非常必要的。有时，王也可能同时爱上张同李两人，假设张李有着同样长处的话，王当然可以看此长处的谁多谁寡来分别自己最爱的了。事实上往往这两个人的长处并不是一样的，然这种情形下，王仍需要确定一个他所最爱的（当然包括了张与李对王的选择）。我们且不讲国瑞今天与你是如此的情形，假如在同一环境里，你爱我们全可能，那么你应该决定谁值得你爱的地方多（当然包括着我们对你的选择）。□□□在我真害怕会是这样的情形：我与国瑞间，国瑞是最合乎你的理想的，即使你爱我，然而仍不及爱国瑞（你一定□□□）这绝不是对国瑞有什么意思，而完全是提出问题的讨论。□□□是在不可能与国瑞在一起的情形下才爱我，而在爱我的时候仍旧作如是想：“我所爱的是国瑞，而现在这个人只是用来填补这一感情上的空虚，事实又填不了这空虚的全部”。明果，假如事实是这样的话，我不能给予你以

我的爱！你的信里常流露着这样的情绪：“与你接近就如同和国瑞接近。”因此，你感到了温暖，发生了对我的“爱”。然而，这不是我所高兴的！我要告诉你：我毕竟是我，我毕竟不是国瑞，我的长处短处不尽与国瑞同，我所能给予我爱者的东西也不见得同于国瑞所能予她爱者的东西。上面谈的那种情绪，表现了你爱我，并不是你爱我，并不是你爱我的长处而爱我，并不是因为你愿意得到我给予我所爱者的一切而爱我。只是由于我有地方与国瑞相同，国瑞的某些长处我也有，国瑞过去所能给予你的东西，偶尔你发现我这儿也有，因此你爱我。然而，我毕竟不完全等于国瑞（即使我能够完全等于国瑞的话，由于过去你们已经有过较长时期的感情，而且有过男女间生理上的互相满足，当然你对她的爱是重过于我的。只是在“现实”里，使你没法发展与她的爱，那么只能创造你与我的爱——这还是在“我与国瑞完全相等”的情形下，还须“创造”，而何况我与国瑞不可能相等。你只是因我与国瑞有相同处而爱我，那么，你是爱“影子”还是爱“人”呢？当然没法叫你不总记得国瑞了。（再三说明，这完全是讨论问题，绝非干涉你与国瑞的事情，了解我!!!）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与国瑞是同属于一种典型的女性，你爱这种典型的女性，那是可以的。如果只是由于爱国瑞而爱我，不是由于你对我的认识而爱我的话，明果，即使你在我过去所接触的人相比，你较接近我的理想，即使你也爱我，我却不能接受这爱，因为这是不可靠的。何况你所最爱的人还健在，不是绝对碰不到的呢。即使你与国瑞永远不能再见，我仍不愿意你为了“纪念国瑞”而爱我。这一点希望你冷静地考虑，也希望你能坦白地告诉我，你过去之对我是否或多或少有上面这种情形，请千万告诉我！

我们报馆里有个同志，情形是这样的：在他被判死刑时，他的爱人忍痛与别人结合了，他却在不久以后侥幸遇到了特赦，也含着痛苦与另一女人结合了。然而，他至今总说：“我还是爱我那过去的爱人”。虽然与现在的妻子仍旧“好”。不过他又说：“在我们闹别扭时，我就想到从前那爱人了”。这句话不说明了他机械地拿她们俩人来对比，而不看个人的长处在哪里。所以我批评他“对不起现在的妻子”。我们的情形似乎与他们不完全相同。你爱我也不是很随便的（这从你过去年余的生活中我相信），我应该是够你理想中的条件的。但是如果我离你理想的条件差国瑞而不及的话，我建议你即使不能等候国瑞（照你信中的看法得此结论我同意）的话，也可再等候更适当的人。即使你认为我能够为你所爱，然而仍没

决心完全抛弃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的话，我也不敢爱你。

明果！我的话也许有些太叫你受不了。可不是吗？似乎太严格太厉害了？感情的问题有时不见得是能完全像法律似的规定得清清楚楚。然而尽作感情的俘虏却是很危险的！唯物主义者决不说感情是完全不可知，无可知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咱们多加考虑，为了将来。

如果要拿今天、昨天两封信作一个结论的话，就是这样：

1. 你如果是爱我的话，不应是以我来填补你感情的空虚这原因而爱我，不是因为纪念国瑞而爱我，而真是由于对我的了解认识而爱我。

2. 假如你爱我的话，就要给我在昨天信上所要求的“保证”。如果你没决心或认为做不到，那么我不敢爱你。

3. 即使我们的关系“明确”了，我当然没权力干涉你对于与国瑞过去历史关系的怀念回忆，以及你对国瑞的敬爱。然而，你决不能仍旧追求那些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在你的脑子里仍旧继续发展你对国瑞的爱。

我绝对不愿干涉你与国瑞的感情，也决不含旧女性对这问题的狭窄之见。然而“男女间的爱是有独占性的”，这句话用新观点来看不知对否，我却觉得事实确如此。坦白地告诉你，假如你虽爱我而却仍希望恢复与国瑞的过去的话，我没法痛快！除非我也找一个在我心里地位驾你之上的人，但是到了这种情形我们中间可叫什么爱呢？美满的结合应是授受相等的，尤其是在感情上。你同意否？

我的话大致这些，盼你毫不欺骗我地作答。如果你没勇气照我的要求作，那么请你不要再放纵你对我的感情，这会影响我的。如果今日问题不从“顺利”发展这一途径解决，我们就该有断然地否定的解决。革命战士处理问题不可拖泥带水，我们到底不能把全部时间花在这问题上。明果，问题决定的关键在于你慎重三思！

甄

6. 18. 黄昏（1939）

李锐信

1939年6月24日

书真成问题，你到邮局去询问一下看！

D. 甄：

六月十四夜我写了下面这一点点：

“老惦着‘航快’几时可以到重庆，托人家迟发了一天，心里老大的不舒服。

这几天不到九点就来了警报，只好往乡下跑。一跑就是一天，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虽然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时间还是浪费很多，因此又使我考虑着乡居的问题。但这仅只能成为一个念头，事实无法实现。房子不易找，经济不合算。一个年轻无职业的独汉，根本问题还是不能长住。

昨天我开始了游泳，在一个大塘里。阔别二年，感觉与‘水’生疏起来，对自己的力量也不能 control。今天和一群人在邵水游，河床窄，石子多，水流速，对水的操纵力大大减弱。但与昨天有了显然的不同——与‘水’渐熟悉了，好像与老朋友见面的亲热。刚刚上岸就碰上了骤雨，这种情景，使我回忆起东湖的水生活。我的身体最得益于武大两年游泳，特别是肺量的发达。有运动，精神也会愉快一些。可惜现在这样的机会很少，事实不可能每天与水亲近一下。

这几天读书很少，虽然有客观原因，但应提高自己警惕，不要因循下去。单身生活无人作精密监督，便容易自流。过去我常想每天写点日记（杂乱字体，仅自己认识），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与一根鞭子，但这从来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没决心，实际上是因为不可能经常写，万一出了毛病更不好。但我总觉得这个念头是极可贵的。

最近又需要写文章了。我写文章经常是逼出来的，总是来不及详细修改就付排了。

今天廿四了，单挂号的书仍不见影子，也没接到你的信……信当然不会有这么快。每天心里打一个疙瘩，书大概是见阎王了。

现在我来不及和你详谈，时间不够了，今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明天又要出发。方向是从芷江到湘西南边境一带，并且七月半以前一定要赶回来。汽车刚通到芷江，沿途要搭车，木炭车与汽油车。过洞口全是山路，极险，并多土匪，易发生事变。但我相信我的运气是好的。只怕翻车，土匪则没有关系。

这十天来很忙，琐事也多。“明天要出发”，差不多又是来得很匆促的，所以很多事情来不及布置。“七七”快到，规定要写的长文也只好流产。过节那天，几个家伙大吃大玩了一天，也耽误了很多事情。

你的近况怎样的呢？我相信你一定很愉快的，是吗？

大概要廿天我才能见到你的信，这一定大出你意料之外。我们都能互信在坚强的斗争的工作当中，为了工作我们能够除去一些个人的想念，将一切都服从于我们的“斗争”。克服了困难是最愉快的事，在工作中来找我们相互的慰安与温暖。我们的精神被一根红线紧结缠住。

现在我是紧张的，快乐的，勇猛的……四五天以来，晚上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早上六点就起床了。然而我精神极旺盛，一点也没有夏天的困倦。

我必须停笔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沿途当给你快乐的短筒。D 甄，晚安！拥抱着你！

明果

六、廿四夜（1939）

（看反面）

写完了信封，朋友替我送来了你的航快与航空。这时已九点半，他知道我明早动身。

一口气读完了，恰恰顺着次序。……一个极大的震动，无比的创痛的侵袭，心跳得急促。我躺倒床上，尽力闭着两眼想压住往外涌的眼泪——我压住了，我极力镇静，再重复摘要地读了一遍，痛苦的侵袭更厉害起来。甄，你太不谅解我了解我了。夜已深，我理智地考虑到我明天起的颠簸的漫长的旅途，今夜还有一些事情要作最后的准备，我不可能通宵完成给你的信。即使精神能支持，但在一个急促的震动之下也不会全部正确地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现在只能笼统地说到下面的几点，总结这几点之前，我除去，尽力除去感情的成分。

1. 上次的信的确是只顾到自己所要说出的话，一点一滴地都说出来，而丝毫没想到你的反应是一个相反情形。因此措辞上遭到今天的误解，这是我的错误。

2. 一般地说来，过度的诚恳坦直是容易出毛病的。今天这样的反应，结果真是太意外。前信寄发之前，也曾估计了一下你读到那信后的情况：在你初读完时，可能暂时不高兴，但当你冷静仔细地把问题全盘想过之后，并且为我设身处地想过之后，一定会谅解我的苦衷的，了解我这过度诚恳的。

3. 你的来信的真切、尖锐，以及对于个人整个人生恋爱处理的慎重，这些最使

我感动和赞同。但我希望你再把那封信仔细地看，客观地看，全盘地看，辩证地了解，并为我设身处地地想。在我一回邵阳之后希望能见到你的新的意见。不过这里应当再要求你把实际问题从发展中去了解（一切事物的从量到质的变化，和一个实际前途出现的估计），避免形式地断。替自己也替对方想，避免片面地解决。要透视到问题的实质，不可单看一些文字的表面。

4. 有一点必须尽快简单辩白，“影子与人”，“填补感情的空虚”，“纪念国瑞……”这些你完全是在一种不愉快的心情下，歪曲地咬文嚼字。我记得我说：关于半年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为得纪念国瑞”，你却误会为“爱甄弟是为得纪念国瑞”。这里面我就说明了现实发展的必然性。其次我说到，开始时主观上把你当作国瑞的使者，但我随即说明这是滑稽可笑的。不是神话，因为我爱你了，在继续生长，向前发展，这就已否定了那句话，这是过度诚实的毛病。

5. 时间来不及，希望我们双方都再重新“三思”，对过度诚实而生出误会这是使我最最痛苦的！沿途我当抽出一点时间，更周密考虑，可能时即在路途详细复你。否则要待回邵阳后。因为此行任务很重，我必须拿出全副精力来给工作，这点，甄当能谅解，不会再误会吧？我的天！

6. 现在告诉你一件事。但请不向任何人道半个字（这是原则问题）。八月我有可能到重庆来（现在估计仅是可能，可能多大还不能肯定），届时望你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一切问题当面谈，更具体深入，不会有半点遗憾（写信到底不是好法子，这是经验教训）。时间迫近了，我们都耐心渡过这一个多月吧。

7. 沿途我当特别保重身体，你放心。

未尽欲言，再没有现在我这个时候恰当的了。恳求你了解我为什么爱你，了解我对你的忠诚！

明果再拜夜十二点半

我准七月半以前回邵，信照样寄。战文处^⑩最近成问题，但半月内还可以支持。通讯地址需更换时，当有信告你。

^⑩ 战文处：即战时文化供应社，当时一个进步的商业文化组织，同生活书店有关。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26日

明果：

计算着日子，明后天你该有信来了。希望在明天我回家时就能接读你的信，并且对我所欲知的问题有很好的回答！

你听说过重庆有名的南北两温泉吗？今晚我正在北温泉给你写信。这是一个嘉陵江边的房子，吴老——吴玉章^①就在这儿养病。（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给了我一个极深的印象，这位慈祥的“祖父”，你第一次见到就想热烈地拥抱他！）从窗口望出去就是激流着的嘉陵江，从三面窗子吹起来的风，几次地熄灭了油灯，我想到给你写封信。

告诉你一件事，也许会受到你的责骂，但我希望还能获得原谅。你给我的那封航快信被叶剑英^②和边章五^③偷看了。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与我同住在邓颖超她们家里，我白天出去了，信夹在一个活页簿子里，被他们翻看了。事后他告诉我说，是因为只知我是“小范”，而不知甄是何人所以才看下去的。事实当然不是这么样。叶说他认识你。不是？我想，他们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因为他们的偷看，昨晚我把你最近的几封信又详细读了一遍，心里有一些极复杂紊乱又难以笔述的感觉，弄得入睡颇晚。当时想给你写信，结果仍勉强着自己睡了。今天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写起。

上次接连着发给你两封信，问题的提法又直率得似乎有点傻，太不体谅你了吧，是否又弄得你激荡得厉害？假使真如是，我倒有些不安了。原谅我吧，明果！肚泻好了没有？身体的疲乏是否已恢复？还有，脚上的湿气还蔓延不？最好到热天气别穿胶鞋。近来会更瘦一些吧？假如可能的话，寄给我一张近照！也许在下一封信中，我又可以寄给你一些我的小照。你可别以为我很闲情逸致的老拍照哟。应该了解到，

① 吴玉章：共产党五老之一。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② 叶剑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十大元帅之一。毛泽东去世后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③ 边章五：老红军，抗战初在重庆与叶剑英一起工作。

环境不同，这种偶然的机会比你多就是那。同时，如果你不高兴的话，我决定半张也不给你，哈哈！

不是说要搬到乡下去么？大概已经搬妥了？我很为你快乐。不是吗？一方面乡居的生活，身体活动的机会多；另一方面，似乎在乡下还有较好的朋友，一些生活上的烦琐事情与他们谈谈，倒也解放了精神。你是在这样做吗？老实地告诉我。噢，乡下也许倒让你睡不好觉，蚊子，臭虫太多，是不是？恐怕基本上还是益多于害的。我记得你的皮肤好像并不黑，最近黑得多了吧？在这一方面我的“进展”速率很慢，为了这不争气的皮肤，曾被人骂作“大家闺秀”。当然这是形式逻辑的观点。但这种白皮肤给人的印象，的确似乎是“非常不能吃苦”。我正在多晒太阳。等见面时，咱们比一比看。

昨天见到小余夫妇，从谈一些友人的分散，回忆到过去的一切情形，也谈到不少关于国瑞的事。（话的引起是我昨天接到一封吕贤斌^⑩的来信。吕，你记得他吗？博学的那个高个儿，现在活像一个小政客）于是那位袁太太又很认真地提出关心我的问题。当时我就告诉她不必操心了，她倒硬追问着是谁。我告诉她，那位先生在江西。——天晓得会是谁？明果，以后事情的发展大家都会诧异的吧。历史关系是相当起作用的，谁忘得了国瑞哩。理论固然完全对的，现实往往不能马上达到应有的程度。人总不太容易一分一秒钟都在理智中的（不过，现实磨去可能磨去的痕迹倒也不太难）。明果，你应了解我的心情，再让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否与国瑞同居过？多长的时光？”我绝没有封建意识，不过我总想知道这事。你不是叮嘱我不要有半句压在心头的话没告诉你吗？这就是我常想知道的一件事。我想告诉你，我们可共同想法来解决它。不然，闷在肚子里发展起来更讨厌的。我深信我们都有充分的勇气面对着现实，来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看过信的叶曾夸奖我们的这一点。也只有这，才是幸福的来源。你说是不是？

请求往晋东南的信去已久，问题的解决恐又是不解决的解决。我想也好，如你所说，我最近倒希望能有机会与你相处得更近一些。当然这句话是在服从工作的原则下而定的。我曾仔细考虑过泽同写的那段话，认为是有小毛病的。不否认，感情是要服从理智的，然而完全抹杀一件现实里存在的东西，也是不合理的。他譬为

^⑩ 吕贤斌：当年博学中学的学生，参加过武汉秘密学联的活动。

“无用之才”的范围标准，如果太泛就会是一种不合理的漫骂。你当了解我不会同情，更不致梦想那种真是没出息的生活的。不过像老魏那样的豪语，也似乎只是在得不到感情的时候在信上写写——也许他自己可能。

(到现在为止，我们相互的了解还不能说足够。因而所谓“明确”也者，“充其量只是我们大胆地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至于明确后面的问题，现在谈及是不科学的。为了促进更多的了解，没法否认信是不够的，远不够的。在客观形式允许下，我极盼能与你见面。你上次信中说的“我们互相争取吧。……最好是半年以内”是否有些现实根据?) 不过，不高兴你来重庆倒是的确的，这儿对你、对工作毫无必要。又如你说的，我也确无必要到你那里，我想最好共同到一新的地方。你的情形可能不? 我打算先听到你的具体情况，我的问题大概较容易一点。我可与颖超(她是我的“妈妈”)谈。在这儿，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发展方向的问题。现在虽还不算已确定，然而倒也需要确定。我甚盼这问题在我们获得一见面机会时，予以很合理而恰当的解决。你想到过没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重庆各报“八一三”可复刊。我们的报“七七”出特刊。尚不知是否特刊后就继续下去，最近讨厌的事倒又多起来了。

你常常提到“属于个人的梦想”。我倒很喜欢听听你想的到底是些什么? 我想让我知道这些梦想，倒也不是全无必要的。你想想看。假如是梦得很“孩子气”的话，我可要笑话你了。呵，不，这样倒吓得你不敢说了。提到梦想，最近我倒作过两次梦，看见过你，一次似乎是在武大的礼堂，一次可忘了。你说有趣不?

我总想玩，但没法玩得痛快。今天看人家游泳，不敢下去。去年这时候在汉口学过几次，但没十分可靠的人我总不放心下水。假如你来的话，倒可收一个徒弟了。你愿意吗?

曾告诉过你吧，陈颖宇给我来了封信，是托一个朋友带到的。这封信辗转行了三四个月。你想我该多么宝贵它呵。颖宇、博咸^⑩姊妹俩，加上一中的汪翰卿^⑪，在中学时候我们简直是一体的朋友。而现在翰卿完全退了下去，颖宇恐怕是最好的了。记得老何对我的希望最大。想起过去，这封信倒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推动。战争拖的时间长了，人们都有点松懈(当然只能限于我听见到的)。我简直对过去都有些忘

^⑩ 陈颖宇、博咸：两姐妹，范元甄的中学同学。同是何伟的学生，受何的思想影响。

^⑪ 汪翰卿：范元甄的中学同学。

记了。

月亮很不坏，我有些爱月亮。这是妈妈给我的影响。

边章五跑来拿我开玩笑，害得我没法继续写下去，想去睡了！

甄 1939.6.26 晚重庆北泉

这封信完全证明了我的路线和预见是正确的！下次的信更要甜蜜些，看罢！

7.4. 晚收阅（参谋长^⑩）

（这是叶剑英在信旁所注——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27日

明果：

从北温泉回来，没如意料见到你应来的信（是我把日子计算得太苛刻了吧），倒意外地接到六、三、写的平快，总算多少填补了空虚之感。

读这封信的第一个感觉是高兴。你居然在生活并不好的情形下自己读书，并且把读书所得给我写一些，我倒有点歉以对你了。我的学习环境说来似乎比你还好呢。但是接着下去，高兴的心情蒙上了阴影。明果，身体清瘦下去，你写起来很随便吧，读信的人可不这样呵。这封信你将一切都写得很淡，却更引我急于想见你。怎么办呢？明果！我很担心你的身体。不吃饭、不睡觉而消瘦，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我怕的是你心绪不痛快。因而想到我十七、十九连发给你的信，似乎“逼”你太甚，我想赶到邵阳拿回那封信，或是知道你读它们的反应，但这些又不可能作到。我恨这遥隔我们的山川。

我也很想给你出些主意，使你的生活过得有趣一点。假如你不告诉我，我还正打算向你索要你画的成绩。从前有一个朋友专门学美术的，画自画像都画了好几年才成功。别人每天去看他，几乎总见他抱着镜子在画。我现在交给你这个任务，好不好？你不是专学艺术的，当然可不必苛求，只要大致像你，就可给以 full mark^⑪

⑩ 参谋长：即叶剑英。

⑪ 满分。

了。但你的努力，相当时候我检查成绩时，好的话，就想法送你一面镜子。哈哈！你的朋友给你画的像真很像吗？好好保存着，我总有机会见到的。是画你胖的时候，还是瘦的时候呢？你不是说面色不好么，那么那张像上一定没有红色。我盼着见到你的成绩时，又是一个丰满的面庞，这也是你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在报馆近来越感到孤寂了。起始，大家对我都有“希望”，所以都愿意接近，现在却以一种报复心理来对我。这些家伙满嘴革命，谈到女性他们却连 gentleman^⑩ 的假面具都没有。我总说他们是变态心理，根本没女人理他们，所以就找最不人耳的句子来形容女人。今天为着他们对一位同事老婆讲得我实在忍受不了，同他们“闹”了起来。你也许会以为我太孩子气，但是，身临其境再也忍不住了。我今天很难过。我想，为什么我不到前线或更紧张的地方去呢？那儿，多少女人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我并不否认，留在后方的女人们太没出息。（譬如他们今天谈的那位同事老婆吧，说得倒很好，事实上表现得自己弱不禁风。我决不狭窄地无原则袒护女性，但他们说话总要站在“男”性的立场来臭骂“女人”）这些先生们也正如许令人钦佩，为什么我要同他们弄在一起呢????

没有一个友人能倾诉心里的话！这样的生活我真过不惯。我也曾如是想：这种生活也算是一种磨炼。不过，某些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太多！我不愿意哭，我也没哭的习惯，要不也许会痛快一点。如果不是顾及“影响”关系，我真想痛骂他们一场。这些家伙满口漂亮，瞧不起人，而自己呢？

我给你的信总是满通牢骚，看不到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吧。明果，我不愿同你讲假话，即使那样漂亮些。老实说，我近来的生活的确牢骚不少，我也变得常常爱有些关于我们之间前途的梦想。最近，很希望我们能获得一个共同工作的机会，你说有可能么？

十八日，在高尔基纪念晚会上，看到李行夫^⑪指挥武汉华北宣传队唱歌，他好像很“憔悴”。我也没来得及与他谈点话。在桂林曾碰见祝印煌^⑫，他还打算参加九队的。因为轰炸，炸得我一直没去找他。他也瘦得变了样。我总觉得他们这种人前途很“悲惨”。

⑩ 绅士。

⑪ 李行夫：李锐武汉大学同班同学。

⑫ 祝印煌：李锐武汉大学同学，比李锐低两班。

陶明仪^⑮（曹诚一）是武大的女生，知道她不？一个戴眼镜的？现在此地中大读书。

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城外，然而却不是乡下。搬到这儿后也还没遇警报，这儿现在已是轰炸的目标。飞机几天不来，心情又松弛了。恐怖、死亡、血、肉似乎都忘了。等天一晴，恐又将重复这经验了吧。你也要特别当心。

接到你的信以后再给你写吧。最后叮嘱你，小心身体！

今天从报馆先生们住处拿了你的信出来，因为“闹”了一次，这一条路上又很静，忘了形，低头沉思步子很慢，恰遇老郑。他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精神不好，我一时倒答不出来。他接着问一句“有病吗？”倒给解了围。比起我们这儿的先生来，老郑要好得多了。唉，做人真麻烦，往往要留意埋藏自己的天真，有时又得故意绕弯！越写牢骚越多，算了吧。

小心身体!!! 歌，下次写给你。航空纸怕不容易寄，邮局易弄坏。邵阳是否全没有？因为此地纸也不好。

书收到否？甚念！

甄握你的手！

1939.6.27. 灯下

李锐信

1939年6月30日

D. 甄：

昨天我平安到了芷江。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住在一个很好的旅馆里。我只能很简单和你写几句，洗过脸我就要出外了。

我必须说我平安到了这里。越过从洞口到芷江的汽车路真不容易呀，真是性命交关。这条路是六月一日通车的，翻车已十数次，伤亡人也是数十。因为长沙到常德公路破坏后，这条路便被迫加紧赶修，四个月中拼命“蛮干”出来的。路全部是凿山、倚山而筑，千百个转弯，90°一个弯紧挨一个弯，现在连

^⑮ 陶明仪：李锐武汉大学同学，比李锐低两班。

“指牌”都没有竖好。山最高峰在800公尺以上，汽车爬行就如坠入山海之中。我登过泰山，那情形就同在日观峰俯看群山一样。如果有雾，山头一层层遮盖，看不见前路，更是危险。那天天气很好，司机技术也极高明（公路局调来司机必须是十年以上）。每到一个翻过车的转弯处，他就讲解给我们听，指给我们看那些遗留的残迹。当时我完全拿一种欣赏圣景的心情来体味，我设想假如翻下去了（任何一个弯，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是没法找到尸身的，最合乎“粉身碎骨”四个字。有一次一个军车翻了，有一个女人头被挂在树梢上，四肢都分家了。从前修路时一个工人翻下山去，变成一团肉泥。据人说这条路比贵阳到重庆公路更要险恶。每经过险境，人更感觉生命之可贵。到达芷江时，我真想请那司机一次客。

明天去晃县（湘黔边界），三四天后回来。在芷江还要停一停，回转去沿途有几个地方都要停，但我必须在七月半赶回去。因时间很匆忙，旅程耽误又多，虽然那两封信我都带着并且更详细读了、研究了，但无可能握笔作答。这情形你当能谅解。我担心你在这一期间心绪不愉快。明果要求你不要再耗费脑力在这个问题上，不然只有更增我的不安和内疚。

基本上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明果答应给你的“保证”——这是几天来我思考的结论。这里我得提到这次同行的唯一的一个女伴，她贡献了很正确的意见（我没有向她说你是谁）。

预先说出这一个结论，为的使你愉快地生活。

这一次旅费耗用太大，这一带生活程度之高真出乎意外。

写过了这封信，在这一个旅程中我想不再分出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了。当然这主要的是由于基本上已得到结论。

沿途霍乱很流行，我想找机会打防疫针。你打了没有？应该打。

近日国际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几天看不到大报纸真急躁得很。

每到一个地方，总增加一些新的感触，这感触是加诸我们周围的压力一天天重起来。

回去有时间的话，当将这次旅程写一篇通讯。但可能性也许小。

匆忙地写了这些，唯一的希望就是“甄弟愉快起来”。我现在是很愉快的，我们的前面更愉快！

拥抱你！

明果

六、卅早在芷江旅社（1939）

范元甄信

1939年6月30日，7月1日，7月3日

明果：

我的信已赶不上叮嘱你沿途小心了。尽管你叫我放心，事实上这颗心不到接读你回宝庆的信后，是难以放下的。湘西南一带可怕的故事，这几天都盘绕在我脑子里了。没有别的办法，但愿仍旧凭着你的“好运气”平安回来。紧紧地拉手！辛苦了，明果！工作任务又是胜利地完成了吧？得到些什么新的经验教训呢？

在你踏上艰苦征途的前晚，我的信竟带给你如许的刺激。万一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我真不知怎样来补偿这损失。我希望，我也可相信在工作中，你会把这事放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是吗？这样，我才安心了。

为什么要追悔诚实的不该呢？事实上诚实毕竟不坏呵。如果不是你的真诚，我也不致写给你那样的信。假如你对我的信不满意，那倒该我诅咒诚实的惹事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这样。只有开诚布公、毫无欺骗地，才能彻底正确解决问题。事实上现在的问题如果不诚实地提出，求得解决，发展下去才是恶果。不要怕有问题，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不承认没看懂你的信，或者是在使气的情况下写成给你那封信的，这样倒是误解我了。那些问题，“影子与人”等只是我向你提出的，并不是因那封信而引起的。

（六、卅）

明果：

今晚月亮非常好，大概是阴历十五左右吧。重读你的信，想继续昨天来完成这封信，结果仍不成。同时蚊子太厉害，没法支持。

今天，我有一件极快乐的事。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抗战后就被家里拖回四川，

在两年痛苦的生活后，毕竟坚决地开小差了，她将到晋东南工作。同她谈了一下午，这心情你是没法体会的。这人对我好极了，好久不曾激动的心，今天被她的热情所感动了。我有些异样的感触。我读了她的日记，她对我的许多细微处，以及我对她影响之大，而又至微，倒是我这个粗心儿平日没注意到的。告诉你，我实在很“笨”，你还说对我诚实不好么？嘿，你要绕开我可更不懂了！哈哈！

不想写了。明天再谈！

（七、一、晚十时）（1939）

明果：

在蚊子拼命的围攻之下，我决心提笔完成这封信。但这只是一个决心，不知是否难得完成。

今天我搬下乡来了！

不想写下去！

（七、三、晚）

范元甄信

1939年7月4日

明果：

早晨整理一些旧信，当中有几封是你的，顺便也重读了一遍。你的信及徐炜他们的信，唤起了我对九队生活的回忆，想起来我到重庆已五个月了。

几次三番地想给你写信，结果是零零星星写了那么一张纸。此刻大家在午睡，我没感到困倦，再给你写信。

临行时寄来的航信，不能使人满意，是你自己也知道的，当然那不能怪你。可是你对我的责备是太用感情了，我怎样也不能承认是误解了你那封信里的意思，或是断章取义地了解你那封信。也许你难以相信我是用充分的理智，甚至完全理智地读你的信。所以你认为我是在“不愉快的心情下歪曲地咬文嚼字”，我且不责怪你使气骂我，但显然地这种看法会妨害着你对我的意见的重视。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更不致去考虑了，这是不好的。

你当然记得在那封信里，你自己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意见。“第一”，就是半年时间的提出。这“半年”的意义，在二十四日的信里只强调着，“另一方面，也是为得纪念国瑞。”然而在前一封信里却是这样写的：“……我愿为我自己限定一个时间，在这半年内如果她健在，我们能够互相通信，她与我在感情上没起变化，可以有事实保证将来能结合在一块，那么我坚持我对她的忠实。”“否则”，才是“我应该与甄弟的关系……。”我得首先声明，我之提出“影子与人”等问题，根据这儿的部分很少，主要的还是看到你所叙述的对于我“感情增长的情形”。（这一点，昨天与“妈妈”谈话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解答。她认为，我们的情形，发生的开始是偶然的，但只要发展下去建立了新的基础，并非完全凭着这偶然的<就是指你在感到空漠的时候碰到我>基础）。假如你认为我这样了解是错误的话，那么，希望你给我详细的解释。仅仅说我是在不愉快的心情下咬文嚼字，并不能改变我的这种怀疑。你应该知道，明果！

“第二”，你提出：“在这半年期间以内，我们应增进全面的、互相的了解与互相的向上发展的帮助与鼓励——当然感情随着也更生长……”明果，这与“第一”是在同一时期内进行的。我发出的问题是，假如在半年之内“第一”、“第二”均有美满的前途，这时候，怎么办？我知道，这是你所惧怕的事。也许你想到这样“不幸”的可能小，所以不重视它。而事实上并不是全无可能哟。我希望你用理智来考虑这问题，回答我！明果，也许这样是太不体谅你，可是我宁可为你分担一些精神上的痛苦，我仍不能放松这一问题。——不但是为我，也是为了你！另外我感觉，这两个办法同时提出，而强调的是“第一”时，多少我是被用着填补感情的空虚的。固然你对我的感情的增长也是有基础的，不过，这一感觉我还不知道是否应该。请你代我分析一下。我实在没法解答这个问题，“这是事实！”

你的“忠诚”我是充分了解的。但“为什么爱我”，我倒真还不太了解，即使我甚盼了解。因为你的信所告诉我的只是由“一个初次见面时的好印象”到“感到和你亲近就同和国瑞亲近一样”。然后，“对你的关切更深了”，然后，“我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发展到爱的程度了。”基于这些东西我只能了解到，是为了“填补你感情上的空虚”，而你又认为这是错误的。那么，详细地告诉我吧。现在我真只了解你的忠诚！但更要紧的是了解后者——这样写是否又会带给你一些不安呢？原谅我吧，我也是真诚的！

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各人将来发展方向的问题，这问题是需要考虑到客观条件相当作决定的。想到这里，我希望你努力争取最大的可能到这儿来一次。我相信有一次见面，我们会把问题谈得更透彻的。同时，所谓了解与帮助的增长，没有现实生活的相处是难得充分的，尤其是我们过去也不曾较亲近地相处过，虽然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近来我突然变成不爱写信的人了，是信已没办法写尽我所欲言吧。我计算着，今天是七月四日……。

昨天我搬下乡来了。这儿住的是自己搭的草棚，全在山洼里。宿舍在最上面，得爬相当多的坡，这样对于我这懒于走路的人倒是一个绝好的锻炼。要洗澡也得来回提水，很麻烦。想到你正在更艰苦的征途，我也无言了。

天气相当热，重庆的霍乱症极凶。我们这地方的街上，每天得死十来人。又是飞机、又是病菌的威胁，生命真有点没保障。不至于你来重庆时，我已躲到土里去了吧？

此行收获怎样？沿途可平安？天气热，身体可得特别又特别留神。老叮嘱你会会嫌烦吧？你要晓得，生一场病，不想到其他危险事吧，也是个不易补偿的损失呵，尤其是一个工作者。

报纸到七七出特刊，是否能继续下去还不知。我的生活工作也因而松懈，没什么可谈的。受着天气的影响，老是懒洋洋地，一方面也是环境太安静的缘故吧。我的工作调动也只有等你来后来提了，为了能等你来此。但是，不要叫我失望呵！

好容易写完了这封信，等接你详细来信后再谈了！

甄 1939.7.4. 下午

来信寄“重庆化龙桥正街 165 号新华日报营业部转”

范元甄日记

1939年7月6日，星期四

我怎样来记下我今天的心情呢?! 但我决心要尽最大可能写下这一切。今天，我第一次经验到紧紧的心疼。挑这张红色的来写。没什么意思，我想到了这样做。

昨天从城里赶回乡下，救亡室开全体大会，我感不到兴趣。张谔^⑩告诉我说有我三封信。特地跑到编辑部办公室去取来了，却是两封很意外的来信——以文和滨生的。真是，这两位先生同时给我来信！孙及民与张在一旁极无聊地开玩笑。强烈的厌恶涌上了心头。有什么办法呢？

会开完已是十一时左右，刚钻进了帐子，警报叫起来了。来重庆还是第一次听得这样清楚。我们虽在乡下，仍旧要离开屋子，跑到一个山沟上面坐在那儿。有吴祖芳、老毕^⑪、戈矛，后来林主席也跑来。因为偶然的引起，我们谈了很多话。

他告诉了我报馆同志们最近对我的不满意，或者说是失望吧。当然也包含了他个人。这一次的谈话，可以讲是空前的丰富，我领悟了太多的东西！

今天，我才很“踏实”地了解到自己的太单纯。天！做人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论在哪个圈子里，不说斗争吧，单是能与人处得好已是一件巨大的成功。过去，我曾以为只要是同志们，什么东西也不会究及。然而所谓同志们也是来自各种社会环境中的啊。像那位×先生吧，就确是位 ingsian^⑫得可怕的人物。还有许多小的事情，我自己是多么不留意呵。而人家却在那儿冷眼相看。

范元甄信

1939年7月12日

明果：

芷江的平快信竟然十天就到重庆。在没想到能接你来信的当儿，不意地能读到你“快乐的短筒”。明果！我当然——也快乐！

最先我得告诉你，我并没有为这一问题有过稍过分的苦恼或是不愉快。间或提到的不愉快的心情，那完全是工作及现在的处境所引起的。现在，我正要告诉你，我开始愉快起来，而且这是在最大的不愉快之后而来的。不是有什么事件或突变给我带来了快乐、除去了不快，而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我新发现了愉快之门。

^⑩ 张谔：漫画家，时在《新华日报》副刊部工作。后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

^⑪ 老毕：毕朔望。诗人，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主编。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负责人。

^⑫ ingsian：拉丁化拼音：阴森。

“七七”的前两个晚上，月亮都很好，敌人两晚都光顾重庆，我们在乡下仍旧得躲。就在躲警报的几个钟头内，我与一位同志作了很长的谈话，他告诉我一些大家对我的观感与批评。从这里，我开始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太单纯。明果，我应该承认你说我太孩子气的批评！过去我不承认自己是孩子气，只能说明了我的孩子气；我不发觉自己的单纯，只是我单纯到不会想到这一层。明果，该晚的谈话，使我深感做人的不易——仅仅是“生活”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来重庆后，我曾经很模糊地体验到了一点：自己过去的的生活经验，已不够来很好地生活在这里了。但是我仍旧照着旧的方式生活着。老实讲，我不愿意放弃它！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自己失去了它。我还曾经为了自己的“变得老成了”，荡起轻微的感伤。而半年来的现实生活教训了我，无数的钉子给我指出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的方便，我需要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应有“清高”的、任自己愿意而为的观念。求得了解更多的东西，是为了使工作的进展顺利。环境变了，自己也在一天天地大起来，为什么硬要留恋过去的生活方式呢？过去的生活方式是过去的环境与工作的需要造成的。今日，环境变了，需要改变。甚至，我自己没有权力不准它变。今后，我当永诀那些对过去的流连、感伤，要迎着更多的钉子甚或是打击生活下去。我将从每一个生活小节上获取教训。这样我想，倒霉的时候也会是我有所获的时候。我将真正成为我的生活的主人。——我发了这么大篇的感慨，你看了以为如何？你不是也吃过不少苦头么？可以跟我谈谈？我现在很需要学习这种经验，你帮助我，好不好？

从前，我总把我所接触的人看作应该是神仙似的，自己对人则从不意识到该注意一些什么。结果人家对我的各种观感我自己毫不自知，即或知道一些，我也只能为这些难受。因此有时感到自己的个性都变得软弱了。这样想来想去，就将自己陷到不可拔脱的苦恼，甚至悲哀里。

明果，差不多很长一个时期，我的心情总是像所讲的这样。这影响不单是对今日的工作大，而且影响到我的整个前途问题。现在你一方面应该为我庆祝我所下的决心，更要紧的，你得切实帮助我。因为某些时候我也许不能全照着自己了解的去做，或是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面和深处。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应该、而且可以给我大的帮助了。你说这会是奢望不？

过去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对妇女工作及妇女问题的漠不关心，甚至避免正视它。然而，半年的生活也纠正了我这一最大的错误和不该。相反地，我更

深切地感到要解放妇女，像过去的那种努力和注意是太不够了。尤其是妇女自己。我有一些特殊的个性，是一般女孩子所没有的，然而我自己没培养它。今后，我想我不必要空泛地来为自己而考虑自己的前途之暗淡或光明；只有在脚踏实地的“干”中间，不放松地努力自己。为了妇女解放，我更不应放松自己。自信心应该从一种事业的决心上建立起来，你说对不对？

为了纠正某部分人对我的不好看法，我很想在最短期间努力于现在的工作，使它有些显著的成绩。不过，的确又感到一些棘手。这中间一些具体问题信里也没法写。谈到这样地方，我真有点恨我们的如此远隔着！

（小照一张给你）

抗战已经两年，从第三年起我真不能再像过去两年那样过法了。告诉你，至今日，我还没听到一声抗战的枪炮响。生在这时代，总是一个遗憾吧，这情形？——并不是“前线狂”。毕竟这样一个伟大空前的战争，隔得如是远，太什么了。

来渝行期如何？我很欢喜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你来了。哈哈！

前寄两航空信，谅收到。今天不再写了。盼你来信，详告我你新的“结论”获得所经过的过程！

祝福你平安！

甄

七、十二、晨二时（1939）

李锐信

1939年7月9日—13日

D. 甄：

在芷江写了一封快信，到今天近十天了。这十天中，我在湘西南角（晃县为终点——“人头”的鼻子）的公路上又转了数百里。现在我是在洪江，这个湖南有名的湘西大镇。已来了三天，明天便将离此，重新迈过那险峻的山海回到我的驻在地。双七夜（伟大的二年呵），本想同你写一点，但因刚到，一切都待筹划，尤其是要解决住处（实在不能也不愿再住旅馆了），所以没来得及。今夜油灯的洋油充足，公事已告一段落，只剩下明天一个尾巴，我可以静下心来，将已整理好的几个问题向你

作一个总报告，以除下停在我心头（也是在你心头）的大结。我希望我写完，你读完这封信后，甄和果都轻松愉快起来。——让我们面对着明快的朝阳，尽量地呼吸着原野的晨风，那带着战斗的呼唤与青春的气息的晨风。

记得我告诉了你，你的信我都带在身边，在有闲休息时，我重复细读了几遍，到芷江的途中并且还征求了唯一的女同伴的意见。昨夜睡觉前最后总结成几个问题，现在大纲式地写出：

一、你没有了解和把握我上次“航快”的基本精神。

1. 什么是“基本精神”呢？第一，在理论上我承认我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矛盾的统一（原文记不清，你可查看）应该是为得有益于事业而干脆扬弃不可能成为事实了的过去，而回到现实生活的创造与发展。我已说了我和国瑞的爱已陷于停滞。第二，我坦白说明我在爱你，“没法抑制对你的爱的生长”，我们的爱应该更向前继续发展。

2. 理论的建立是一切问题的指南，这是“我爱你”和“应更继续向前发展”的根据。但办法是跟随着理论所指的大方向，因具体情况而变化的。

3. 而你却抓住了这个“半年”向我打“哈哈”，来“滑稽”。

4. 并且还特别强调和死抓住不放（贯穿了两封信）我那些因高度忠实所表白的语句，“接近你好像接近国瑞一样”，“如同国瑞一样给我的温暖”，这些话完全是忠实地叙述我当时的心情。但是我知道对国瑞的爱已经停滞，而对甄的爱却在不断地生长。这种心情如果说要永久地保持下去，自然是不对的，所以我记得我又继续了几句话，希望你再去看看原信。然而这心情的发生确乎是极暂时的，这无论在谁恐怕也是可能的吧。我觉得这都是极微末的枝节，不值得严重地去注意，所以我敢于向你要求：原谅我，这暂时的心情。

总之，我觉得你没有透彻了解我的全盘意见，而两封信中多少带些义气。我写得那样的忠诚，而你的“哈哈”的确给我极大的难受与反感，这就是我那夜眼泪在眼球内打转的原因。

二、我为什么提半年？

1. 对国瑞的感情的纪念。我和国瑞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是在共同工作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忠实地告诉你，我没法忘记她，我始终是敬爱她的。然而于我是长期的、环境起变化人也起变化（我不能唯心地说她不起变化），事实上我知道

我们难再结合。但为得纪念这一段过去，我为自己（当时的错误便是只主观看见自己，忘记了你）定出这明知无望不过是尽力而已的“半年”，以求内心的平安，减去将来的内仄。我知道这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记得当时我也考虑到“平等待遇”的问题，所以我声明这半年内甄弟保存着对明果作最后决定（明确）的自由。所以实际说起来，我这样提出是对自己不平等，因为我仅求内心的平安。

2. 我们的爱是在生长中，基本的方向是决定了，但还应加以不断地充实，“创造与发展”。我们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是根据着一些基本条件（也可说我们的介绍人是我们的“布”）。我们没有过较长时的密切的接近，特别是生活上的接近，所以为得增进相互更彻底的了解和认识，更高度发展感情的融合，事实上这必然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我主观地觉得这半年，可当作这一个时间的过程。

3. 主观上我还认为这是我处理问题的慎重态度。我不是对恋爱不负责、那种朝三暮四的人。殊不料在客观上的反应（至少在你）是“感情遭受了不平等待遇。”

4. 所以，如果你同意了我的“理论”，那么对这“半年”你应从实际情况中、实质中去了解它。

三、我为什么爱甄呢？今后怎样发展呢？

1. 爱不是“不可知”的，爱是有条件的。现在我先说我理想对象的基本条件：

(1) 有过斗争经验的、坚强的、没有所谓“女人气”（怨我用的不尊敬）的 T-Zh。

(2) 政治开展、有远大发展前途、有特长（当然必须有相当的文化程度）。

(3) 风格使我满意，风格包括：性情、身体、健康、容貌、态度、举止等等（如要活泼，能说能唱…）。

(4) 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有前面三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必然的）。

(5) 她对我也有爱的发生的可能。

2. 为什么爱你呢？因为你合乎我的基本条件。当然我今天并不全面一点一滴地了解你（如果这样说就是我扯谎了），但基本上我是了解你、认识你的。

3. 你三番四复地提出：“作为补偿自己的某种损失”，“第二义的”，“填补空虚”，“代替物”，“爱人呢爱影子呢”？“不只是为得纪念国瑞而爱我。”…你整个的思想以为我将你当作一个填补感情的“纪念物”（我这样引上，我都觉得有罪了）。那封信上，我忠诚地叙述当时的心情，“亲近你如同亲近国瑞一样，”下面我接着写

上，“这种想法真是太天真的，这到底是现实的世界不是神话呀！”（我记得了这个大意）这就说明了你仅片面地看了前面那一句话，将它歪曲地扩大起来，而将我描画成一个可笑 idealism（大概这样的人在古代的传奇中的才子佳人也少有吧。贾宝玉那样的痴情种子也没有将薛宝钗当作林黛玉的纪念物呀）。我想你写时也许头脑有些昏乱，我相信现在你回忆起来一定也觉得好笑，觉得过分冤屈了我。一个健康的母亲生了一个孩子，或是死了，或是被承继过去了，她接连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是不是将第二个儿子当作第一个儿子的纪念物呢？是不是最高的爱仍属于第一个儿子呢？我想这简直是属于常识的问题。何况我还是一个 Maxist！甄，我真要叫你一声：“糊涂的孩子”！

4. 这里，我想将过去的爱国瑞与今天的爱甄弟的情形比较一下，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

（1）基本条件大致都是相同的（我的对象的典型），小异的地方是服从全局的。你有的长处她不及（譬如文字，风格等），她有的长处你不及（譬如经验，斗争的顽强性等——由于她的历史久）。然而时间增长，人是向前发展的，短处克服，长处发扬（除开那些固定的条件外）。现在要我将你和国瑞作一机械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国瑞这两年发展我不知道，我对你并不是全面一点一滴都了解），同时也是不必要的。

（2）我和国瑞过去恋爱，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相当多（有时妨害了工作），于是有过左的表现，恋爱的热度超过了对工作的热度（到我们分离时才逐渐克服了）。而今天对甄的爱是完全用理智来处理的，没有了那种小资产阶级过高的（超过对工作）的热情表现。也可说现在比从前冷静一些。过去不单在恋爱，在其他方面我的感情都较易冲动。而这两年来来的战斗生活，磨去了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儿女情长，恋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在我全部生活中占据那样高的地位——或者是平行，或者是排挤工作地位，冲昏了我的头脑。所以在 Bol. 的正确立场来说，今天对甄的爱是较健全的。

（3）所以过去与国瑞的恋爱没有完全服从工作，除开单纯高度热爱外，我很少周密地为她的发展前途计划，也没有正确地为两人共同的发展前途仔细考虑。在政治上我对她的帮助少（她对我大），当然基本上我们没有离开工作。而今天的情况——开始我就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也不再存在那种小资产者的观点，冲昏头

脑的热爱了。(甄，你要记住我三年来的进步!)这也就是我一年多来夸大口：“我不需要，湖南没有对象”的主要原因。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再轻易将爱交付给一个女孩子了。然而这是否能说我今天对甄的爱不可能有过去对国瑞那样高呢?离开了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的比较，而追溯这一点是不正确的，机械的。

5. 这个问题可以来一个结论了。

(1) 同国瑞一样，你是我所爱的典型，你合乎我理想的基本条件，我对你有基本的认识与了解。我要千万告诉你，我不是传奇中的痴情种子(我是四十年代的战士!)为得“填补空虚，纪念国瑞而爱你。”(我实在不愿这样写，但为得尊重你的意见)。

(2) 我今天对你的爱与过去对国瑞，开始时的比较是更健全的(在国瑞以前我没有向其他女孩子给予过爱，虽然也遭过不少袭击。我一向来对这问题慎重，自尊心很高，如你一样理想较高)，更全面的。过去那种小布尔的观点(非全部)的初恋热情，今天已不存在了。但这不能说爱你的程度会低过于过去爱国瑞的，因为在本质上已有了差别。

(3) 建立了理论，我的行动当然要跟着理论。怎样跟随呢?我可以最具体地说：因为我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所以我已准备在半年以后，或者在一个更恰当的时期之后(我已说过，半年并非完全机械)将我最高的爱的感情(“属于个人的”)全部给予现实生活的发展。因为事实上我已不可能在梦中爬上泰山，“继续追求”。所以我要求甄弟目前原恕我(我们共同面对着朝阳，呼吸着晨风)，也准备“给予她所爱者的一切”。

四、我同意并尊重你提出的意见和理论。但我提出些补充意见。

1. “感情的平等待遇”，这是完全正确的。感情的获得与给予不平等，结果便会造成悲剧。我相信事实上我们已平等了与平等着。不过这单凭着这样有限的通讯，文字的限制是绝不能(也没有)传达出来的。

2. “感情的不断创造与不断发展”，在理论上，这是克服“流动与浪漫”的正确方针。在事实上，我相信一个在恋爱中的自由主义的小布尔他也是这样做的，甚至流俗的市侩也会这样做。不过那种感情是一种商品，纯粹个人享受的罢了。没有共同事业、政治方向作基础，终是不稳固的。一个实践的 Maxist 他必然会朝着“创造发展”的方向迈步前进，这是事实的必然趋向。至于你那位可尊敬的报馆同事，常

想到从前的爱人，固然他不应该机械对比，应该在现实中去不断创造发展；但他现在的妻子也应该负些责任，她应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创造与发展是双方面的。

3. “最大的爱与忠实应属于现实生活”。“你没有做决定以前不应该付予与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这两个问题，我想先从理论上谈。理论是要切合于每一个现实的具体情况的，不然就不能成为理论，至少要说运用理论的人在具体运用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为使我们真实地了解这些问题，我想借《论持久战》中的中日战争的三阶段的规律性来说明（但要注意：论“持久战”中包括的“敌，我”，“历史的背叛者与历史的创造推动者”，“正义与反动”，以及其他，大、小，强、弱，多、寡，进、退，等等因素这里是不存在的。这里所借用的仅仅是三阶段这个规律性）。持久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是很明显易见的“现实生活”。单在第二阶段中的“相持”（我向上，敌向下），不胜也不败（仍包括积小胜为大胜的因素），难道这就不是“现实生活”？我想今天只有速胜论者和失败主义者才不懂这个简明的道理。过去我的“最大的爱与忠实”是全部属于国瑞的，这就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将来我的“最大的爱与忠实”也极大可能全部属于甄弟的，这是将来的“现实生活”。现在，对国瑞的有着较长历史的爱已由停顿向着逐渐稀薄；对甄弟正生长着的爱，则由发生而向着逐渐高度发展。在这样一个现在（一个半年或更恰当时期的现在），这样一个矛盾激烈发展的过渡时期的现在，难道就不是“现实生活”了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假如我没有决定准备“交付与接受另一个人感情”的话，那么就根本产生不了“三阶段”。

4. 同样的，譬如一个现社会中有着小资产意识的前进青年，他不能接受命令时也不可能变成了一个 Bol. 后，才能入到革命的集团中来。他必需在革命的集团中不断地克服他的弱点，变成一个真正的 Bol. 事实上我是考虑了与国瑞之不可能结合（大家意见）后，于是才逐渐对你输出感情（首先纠正与充实自己的理论），我不敢作最后决定，我愿望我们共同理智地讨论这个问题（毕竟我们都做到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向你滥用我的感情，我并非没顾及甄弟的情况。我不高兴你斤斤于要秤出谁理智，谁不理智，谁是主动，谁是被动，我总觉得这有点像那种两个人共同做错了一庄事，怕人家责备，硬要争出谁是谁非的味道。D. 甄，难道你要说现在我爱了你是犯罪了吗？那我也要不服气地说一句：你也有罪！

以上九日夜到十日晨写于洪江。因为受到你那两封信措辞不婉转的影响，所以里面也有些不婉转的字眼。旅途中的心情，甄弟是会谅解的

——十三日志

D. 甄：

前天下午我由芷江直达车回到邵阳。晨六时车开时，天气阴霾，飞着牛毛雨。因路滑，路局的车开否未定，于是我挤上了一辆便载客的敞货车。100公里的山路，越过险峻的高峰时，如坠入云雾之中，看不见下面匍匐的群山与深坑的谷地，仅见蜿蜒前面不远的黄土公路。倒完全失掉了险惧之感，只觉得其另有风趣了。有一个旅客欣赏着：坐飞机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这确道出了我当时的悬想。转弯地都树立了“指牌”，养路队和石工在加紧流汗，去来的半月中没有翻车的事发生了。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战争使得人民更奋发、更亲爱团结，我们到处看到了中国的新生。

这一次的旅程，比前次520里的徒步更觉劳顿。从汽车下来，便投旅馆（三分之二是住旅馆），夜晚无法熟睡。上面是飞机（蚊子），下面是坦克车（臭虫），还加上不透风的闷热，以及旅馆应有的嘈吵。然而在白天，脑与嘴更高度使用。沿途各地疟疾盛行，因此我更加倍小心，在晃县并打了1cc的防疫针。然而在归途中，双七前夜起，竟意外大泻了五天（每天二次——五次）。到了洪江往医院去探讨原因，才知是晚上受凉。因为在旅馆里为避免坦克，于是常睡藤椅，又因无薄被，仅以一件衬衣盖身（睡着了也许连衬衣也没有了），这当然易受凉。怪当时太没有警觉，知道了来源心里才不着慌了。昨天已根除了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受了一些“暑”，食欲不大好，但精神仍旧是好的。回来两夜，每夜仍旧只睡六小时，白天并不感觉十分疲劳。我想安定地过几天，会恢复原状的。昨夜用冷水擦身洗澡，感觉极舒畅，以后当继续下去。这次回来，他们又说我瘦了一些，但头发长长与晒黑了是原因的。对于身体我始终有极大的自信力。就是肚泻的那几天，除开多上几次茅房以外，并无别的异样。最近我预备再去打一针。“病从口入”，我坚持不乱吃东西。甄，你放心，明果始终是极健强的。

前天我满头大汗跑进屋来，刚放下提包，和我共住的同伴（原先在乡下养病的）在床上醒来，第一句话是：呵，回来了！第二句便是：好！喔，请客吧！他向我笑

得那样的亲热。“你说吧，怎么样请？”情况我是了解的，我没法镇定，我没法掩住跑向脸上的热笑。于是来不及洗脸，便要和他谈判条件，作赔笑脸的请求了。

我贪婪地读完了你 6.26 和 27 的信，我跌入了一种沉醉的状态。半月的高度劳顿，满想一回家就往床上伸直腿一躺的念头，完全为这 sweet 心底的沉醉所驱逐了。可爱的同伴悄悄地拿出来《简明教程》上册，引逗地翻开了封面，露出了红星中的人。我着急地接着问：精装本呢？“sulao（我们也有慈祥的父辈！^⑨）拿去了，约好十天归还。”这释了我一个重大的怀念。（你一定以为完蛋了？）以后我接着看大姐和二姐的来信，新旅小朋友的大哥（徐）的来信。几月未给我信的大姐（她在省立临中教书）向我抱歉，给我寄来 \$20。二姐已回到沅陵，她们的省妇工会已得到薛^⑩夫人的帮助和领导，新总更健全更进步了。这一切全是快乐的消息，我的心真是开花了，我很久没有这样快乐过。更大的意义是这么多不同性质的快乐来迎接我半月的疲劳！我该如何地感激你，甄，这些快乐的中心！leady!

前夜我谈了很多的话，十二点才睡。我睡得极熟，是不是做了梦我也不知道。

昨天上午有警报。我接到你 7.4. 发的航空。我从快乐的氛围中回复到理智，心情是舒畅的，平静的，我更冷静地来考虑你提出的问题。本来预备昨夜着笔的，然而时间来不及（另外是“忙”在迎接我）。不得已这封信移到今天上午。

在洪江的时候，我曾利用时间写了这 4 个 page，内有三分之一是第二天早晨（七、十）写的。因为临时又有一些问题，要赶下午去芷江的车（芷江到邵阳是十一早开），所以没法写完。同时估计带回邵阳来发还要快一些，所以决计回来后再继续。现在为保持原状起见，就这样寄来。请你开始读那四页，读完了再接续下面的。

本来在洪江拟订的题目还有下面三个：五、现在处理办法和我们相互态度（内有如果发生了你所考虑的具体情况发生了，即国瑞半年内出现了，怎么办？）六、明果对甄弟的希望。七、爱人是否应在一块儿的问题。现在我根据前、昨二天接到的

^⑨ 慈祥的父辈：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曾任毛泽东的老师。42岁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以50岁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已54岁。时任国统区中共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因年老记忆力减退，自动申请免职。

^⑩ 薛岳：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在抗战中立有战功。后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1998年102岁时去世。

信（你的新意见），做我最后对这些问题的总结：

什么是总结呢？基本上的中心意见我们是一致的。

你7.4的信最严重的问题仍是：假如在“半年”内国瑞能够“健在，通信、感情并无变化，有保证可以结合”，这时候明果怎么办？你认为第一（半年约期）与第二（对甄弟爱生长）是矛盾的，不相容的！

1. 为什么我敢提出“半年”？（或者根据将来具体情况的变化，另决定一恰当时期），并且为什么在这“半年”中我敢保证我自己对于甄弟感情增长？第一，根据一般的情况，第二，根据多数朋友的意见。国瑞的“健在、通讯、感情、结合”等同时具备，可能性极其微小的。

2. 假如在这半年内，国瑞真地出现了，并且同时具备了这“四条”，“怎么办呢？”甄弟你逼迫得太厉害。我只能拿过去“航快”的句子来答复你：“然而甄弟仍保存着对于明果的关系是否‘完全明确’的自由——这是平等的原则，我们应互相遵守。”（大意如此）我想这说得很清楚，无法再作其他解释。问题是你又要说什么“感情的填补”（最使我伤脑筋）。关于这一点，洪江信中已解释很清楚，假如你还是要咬住不放口，那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3. 至于“与甄弟感情也随着增长”是否与上面的话矛盾呢？不相容呢？我想是绝不矛盾的。因为“增长”是自然会具有一个限度的，就是说在半年或一个更适当的时期，假如国瑞出现，“四条件”决定我必须与国瑞结合时，那时甄弟与果的关系，一定是还不到可以结合的程度（当然甄与果免不了都有痛苦）。反言之，假如甄与果的关系能在半年之内很快地就达到可以结合的程度，那么“半年”是可以缩短的。那时甄与果之外，任何第三者是不应也不能提及，同时甄的“自由”（前边所说的）自然也应自动取消的。因为你迫我太紧，我不得不这样最直白粗率地条文式地写出，这简直有点像“立约”，不知你是否还要我签字画押？（一笑！）甄，太直白粗率的话是难悦耳的，希望我能得到你最大的原谅！

4. 不过我俩应当注意：（1）按理推测，甄与果的关系的成熟是有最大的可能的。（2）我们的主观方面都是向着这方面发展的。（3）不久我们有可能见面，一切大小问题可尽情畅谈（不要再这样纸上官司了）。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不过“妈妈”所说的“完全偶然性”我并不完全同意，因为偶然性常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的。我想我所提出的关于对象的五个基本条件的符合，是这个偶然

性的基础。

5. 这里还包括着，如果国瑞知道了这种“现实情形”，她虽然了解我对她的忠实，但是否因此不起一些对我的变化呢？如果不是见面谈，光听得传说，那情形也会很糟的（她不可能了解我的忠实）。

6. 最后，我觉得我们的中心意见已经接近一致。这里我引出你 6.26. 的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相互了解还不能说是够。因此所谓‘明确’也者，充其量是，也只是‘我们大胆地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至于明确后的问题，现在谈是不科学的。…我极盼与你见面。最好是半年内，是否有现实根据？”而这个可能性现有了，而且不久。

这封信一定要今天投邮（明天走），时间不允许我再多写。我准备好了的，以及你还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隔几天再和你谈。好在根本问题已清楚了。

这里我要作一最后的声明：

1. 我不愿再为这问题（常是重复地）打“笔墨官司”了。
2. 这样的确已消耗了我们一些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应移向工作去！
3. 这样继续下去，我俩似乎存在着（事实如此）一个很大的别扭劲。
4. 今后互相保证，写信我们要尽量轻松愉快，工作的帮助，感情的安慰与鼓励！

我要求你实践这四点。（反面有）

今天食量渐恢复了，中饭已吃三碗。我要加倍保护与建设我的身体，完成甄弟给我的“任务”。

来渝的事，可能性大，决定了我当告你！我不希望重庆那些人们知道（不过相当困难）。小周给别人来信，责我不给他写信（他还没接到），为什么“常有信给小范？”他这是不是诈？他总有些根据。

吃中饭前，写信时，偶然看到镜子，想起你对我兴趣的鼓励。于是随便找了张卡片纸，拿起作 underline 用的蓝铅笔描起来，后来加上钢笔，共时约二十分钟。因为镜子小，轮廓不十分准确，也许是心情的关系，我仍觉得满意。至少不是浮在纸上的，还像是一个活人，使人有“实感”。给他们看，大家说像。甄，像不像你的明果？胖瘦这可不能作标准。盼望你好好保存着，不要给人偷看了。笑话。我没机会

拍照，这就算上罢。你说寄我一些小照片的呢？明果在渴望着！

天气太热。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不喜欢你說什麼“进土”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还要更加重惦念吗？

我会更忙起来，抽闲时会想念甄弟的。我也会挤出一点时间来和你写信，因为这是唯一的享受和安慰（个人感情的）。

你看，明果那么愉快地看着你。Give you a merry and charming laugh!

（祝福你的“妈妈”！）

果

七、十三、下午（1939）

范元甄日记

1939年7月20日，星期四

这四层的楼房，据说曾经是重庆高等的弹子房。琼的哥嫂是在这儿行订婚礼的。现在，拆火巷拆得一塌糊涂。昨晚，我陪着琼、璋在四楼上过了一宵。两张窄窄的桌子，两个人挤在上面，半醒半寐地睡了两三个钟头。

大清早爬起来，看着黎明的天空，昨天黄昏里的情绪溜走了。我欣欢地帮着她们打铺盖，直到车站上，买好行李票，还打过预防针。我还第一次地看见检查行李。她俩的座位正挨着，琼上车时紧拉着我的手，她似乎需要大的力来支持。我今天的送行是很适当的。车开以前，她哭了。我拼命压住自己，跟她扯这说那，她含着泪装笑。报导车开的一声尖锐哨子声响起，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我毕竟压住了。车开得很快，她们坐在中间，握过手想看她们一眼都不可能了。琼也许哭得更厉害吧。

跑到曾家岩，打算写完特写给妈妈^⑩看。她提醒我今天是妇的例会。整个上午开过去了，讨论一个刊物的问题。从这些会议中应该学习一些思考问题、注意问题的方法。至于具体的工作方法，那是经验的积累，不是死记所能济事的。

回到编辑部，满以为果有信来，结果是失望。是为什么呢？该不会在路上发生

^⑩ 妈妈：指邓颖超。

什么了吧？有些惦念他的平安！

小弟这孩子怪可爱。又来了一封信，批了十来个“回信！”孩子的热情我已失去将一年。在学校那种热情真天晓得！

主席告诉我山上同志对我印象很好。也许他故意想使得我快乐。不过，真正地“好”起来，对我确是必要的。今天给工友们讲了课，看情形他们很满意，我应有耐心地贯彻这工作。

给翠菊、老光去了信，告以琼等已动身。今晚她们会怎样呢？呵，昨天，我想得那么多。但是，我仍没那天在床上哭得痛快。不过，昨天那种心底的难过真是没经验过的。出去吃晚饭时，琼与我的脸色大概都很难看。——从璋惊诧的眼光里，可以看得出。但是今天我好得多了。我不想再空作什么打算，坚持着这样做些日子再说。

容易厌恶人的心理真要不得。这种小姐脾气，我到今天还保留着，简直没法改去。讨厌的人，不但不高兴理，简直想痛骂才舒服。

克立与家康^⑩的关系越弄越坏了。今天听见他们破口相骂。唉，真是要不得。近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常会想到自己的事情。也许我还是带着一些幻想的成分吧。总觉得，我与果的前途是会相当美满的。

倒霉，一包值三十多元的衣服被贼偷走了。最不舍的是瑞璋送我的还未穿过的绿色绒背心！

果没信，炜、淞为什么也老不见信呢??

晚与老许谈及我来报馆后的情形，我告诉了他王的事以及所谓果李的事（！）很痛快。但今晚特别讲不清楚话似的。

（1939）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昨晚睡得迟一些。早晨被炸防空洞的响声震醒，已将近十点钟了。不会早起的习惯总改不过来。记得上学的时候，也不知为这事与别人吵过多少。

^⑩ 克立与家康：徐克立，陈家康的夫人，时在设在重庆的南方局妇女组工作。解放后在全国妇联任职。陈家康当时担任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这几天比较想吃东西。可是报馆里的饭简直刻薄{人}！重庆也没有西瓜吃。有些想到家里的生活。

下午到办事处听报告，没什么新的内容，结果睡在克立那里。雷雨风交作，颇为凉爽。

今天我们几人的谈话比过去好得多了。谈到一些对工作感到疲乏的所谓老青年干部都跑到重庆来了。像小周，我所知道的，一点不差的正是这样。他现在似乎只希图一个安静的生活，工作都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

克立谈及她与家康同居时期的生活，吵、骂。那种生活真是难以设想。

锐早该来信了。不会有什么意外降到他头上吧？

琼等该到了。

他们说近来面色不好。的确，身体是不舒服。但大家都认为我健康，似乎也难以提出身体的不好。好在不太严重。

李锐信

1939年7月21日

D. 甄：

七、十三(?)寄的航空想早收到。这一星期中过得特别紧张，经常是晚十二点以后睡。目前形势的特点以及一些严重“事件”，在精神上更刺激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紧张的程度。

这几天在一块儿的朋友们(我们是最亲爱的)，当休息或吃饭时，精神一轻松了便爱拿我开心(我们都养成了喜欢开心的习惯)。我没法反抗，然而心底是更愉快的。

时间紧促，事情忙迫，我在一天天计算着动身的日期，希望它快，又希望它慢(准备得更从容一些)。现在已决定二十五日动身，大概途中至少要十天。八月五点左右，我该可以到重庆了。到桂林或贵阳时，我想给你一个电报。

但，到了重庆，我想我们不可能马上见面(最好你想一个办法，我一到你就能见到我，大概先到办事处)。我不愿意重庆的人们知道这回事(很大的麻烦)，尤其是裕农，他一定会“监视”我的。无论如何我们要坚持这一原则：不耽误 work 的

时间。我到后生活一定很紧张，好在留的时间也许相当长，我们总可能抽机会见面，畅谈的。D. 甄，我们仍要耐心些，不要让人家道我们半个字！

你是不是在计算着日子呢？

简单地写下这些。我们有五六天没洗澡了。

伸出你的手臂来，拥抱你！

明果

七、廿一、黄昏（1939）

晚九点，正着急没抽出时间将这信发出，可巧接到你七、十三航空。整整走了八天！大概我动身后，你对七、一三、的回信才能到。

我极赞成你的意见，我真说不出的高兴。这些话其实我早就想同你谈谈的，只是笔写太不能过瘾了。彻底了解自己的弱点（客观反应）并找出克服的方法，这是最愉快的事，我祝福你！

你们的特刊已见到。

果又及

范元甄信

1939年7月24日

赠给你这张小照，是在曾家岩住宅照的。看这照片自己总感到非常热，那样子似乎出了不少汗——你有这感觉吗？

明果：

今天才接读你回邵阳后的第一封信。在洪江写的那张里，你像挖苦我又像教训我。虽然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怎能不“恨”你呢，快伸出你的手，我要重打它十下！不准许你替它讲情！

我六月里给你的信确是“太不婉转”。不过，得要你相信在主观上我是丝毫没有使气或是蓄意给你难过的。为了这不会讲话，我也该适当地处罚我自己。对于罚的方法，可以给你发言的优先权。如果你怕我会不执行或是执行不力，那么，留给你来做也好。你说怎么样？

这次的航空信，竟走了十天。我看邮局也存心跟我开玩笑，害得我时常到各个转信地点去问。今天，又为着你的信，跑到曾家岩。他们骗我说有汽车下乡（我得回化龙桥乡），让我请他们吃过冰。结果，等到天黑，车仍不走。我只得又雇了黄包车，慢慢走到化龙桥。跑到营业部，你的信明明转到乡下编辑部了，他们却说没我的信。带了满肚子说不出的闷气，张着一支火把才跑回来。同事们再拿你的信开玩笑，要我请客，我可真火了！

这一星期内，我尽倒霉，既打“摆子”，又遭贼窃。摆子算是在拼命吃金鸡纳霜之下被镇压住了，而被偷去的东西却在我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以上——我的衣服在长沙全被烧了，来重庆后所添的衣服，除了夹袍子一件而外全是单衣，而这位缺德的小偷就把我的单衣包拿走了。最可疼心的是件绿色的毛背心，这是一个离开了的友人赠我的。当我刚到重庆时她就为我织了那张照片上穿的那件，后来我在躲防空洞时掉了，她又给我一件更漂亮的。而我还未试过以前，就孝敬那“贼因子”（成都话）了，你是没法想到我多么生气的，为了这宝贵的礼品！

给你诉完苦以后，再告诉你一个喜讯，这可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喜讯！今天开采访会议时，主任告诉我，编委会决定让我出外跑一次。——你可别担心来这儿碰不到我。我自己提出到自流井，在那儿看盐的开采、煮成以及盐工的生活情形。大概在八·一三以前回来。假如你比我先到重庆的话，你可等我几天，这几天尽量把你的事情做完，等我回来时，要陪你到温泉去玩几天，畅谈我们的话。我也拼命丰富这一次行程。那时候痛快地休息几天，明果，你说好不好？

这一次的出勤，最可喜的是表明大家对我观点的改变。虽然是一个很短的征程与时间，但也不能不说是我近一两月来的安静工作所换来的。过去，我曾请求过多次未被允准，而这一次是在我不知道时被提出讨论的。我将要以最大的努力争取这一次的全部胜利。这是我建立工作威信的良好时机。以前，由于一些工作以外的事，大家对我有误解，最近事实表现已纠正了这些误解。这一次机会更是最好表现工作的时候，所以我认为非同小可的喜讯。明天我要开始到各方面弄介绍关系了。等到动身的前夕，再用你的句子：“明天我就得出发”来通知你。可是你也得不断地写信给我哟。

我们的问题暂停讨论，基本上的结论是如此，有些小的地方须说明、解释的都留在面谈吧。不高明的技巧反倒越写越多事，真是！

接你芷江来信后，曾有过一信给你，内有一张小照片，谅已收到？

这里死人之多的确可怕，一般都是没有棺材的，就用“滑竿”到处抬。大概给我刺激太深，才发一些感慨吧，下次再不了。不过天热起来受不了，倒真想能有一次“夏眠”，等你来了以后再从土里把我掘起来。哈哈。

前天送走了好友去成都转二战区，又接妈来信，讲到想我的情形。我曾经哭了。——噢，我还是不告诉你，你又会拿来笑话我的。

现在我们住的是芦席房子。这会又下雨了，滴滴答答，床铺都难保不被打湿。我们睡的是两层的木床，我住“楼上”，爬上爬下，每天至少运动两次。还告诉你一个好的经验——穿草鞋凉快得很，只可惜我的脚破皮了。

自画像可给75分。明果，快来吧，我还不能熟记你的特点，假如你丢了的话，我是没法找到你的啊！

为什么常常闹肚泻，不是吃坏了就是受凉了，你这样不小心，我会追上你的健康程度的。别老以为自己资本雄厚就“挥霍”起来。再听说你闹病，我可真不乐意了！

你到底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那可游泳的池塘离你有多远？这儿嘉陵江的水又涨起了。湖南来的苏镜^②，女的，她说在你处见到一张我穿单衣的照片。怪了，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照片？

小周这家伙，他大概是诈你的，别理他。不过你老嘱我勿告重庆的友人（事实我是履约的），倒真像我们犯了罪似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怕人家由不了解而责骂你么？

什么时候来？通讯处有改变未？

想念你！

甄为你祝福！

1939.7.24. 晨2时

注意信封上的纪念邮票，有兴趣的话，可保存起来。

^② 苏镜：北师大学生，抗战初期任湘乡县委书记。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南方局工作。后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同郭光洲结婚。去世前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李锐信

1939年7月26日

D. 甄：

昨晨六时从邵阳动身，颠簸了五六个钟头，于正午毒阳中抵衡阳。半年来老在山城里转，就如进入了汉口一样的大都会。我赏玩地在这充满了各方的口音的闹市中踟蹰着。夜十时火车离开西站。

我买了卧铺票，一夜睡得极熟，饮食俱好。

今天下午二点到了桂林，火车站的公共汽车直把我送到办事处门口。

现在我已洗过头，洗过澡，吃过了晚饭，在电灯下来跟你简单写几句。自己的车后天可开，他们估计要七八天才能到渝。如果途中过渡耽误，也许还要多一两天。

我除开一个小箱装必用衣外，什么东西都没带。今晚睡觉大成问题。

蚊子咬，不多写了。趁发信，我想去看看桂林夜景。

邵阳廿三航空该已收到，今夜或再给你一电报。但我钱很少，也许临时又不打。

精确地计算日子呵。希望到渝那天即有机会看见你！整整八个月了呢！

果

七、廿六夜在桂林（1939）

即将来到的八天长途汽车，也许会影响我表面更瘦一些，你不要一见面就叫：瘦了！

范元甄信

1939年7月26日

留交锐拆

明果：

以最大的欢欣迎接着你！

请原谅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法等着接到你以后再走。我相信在胜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以后再相见，快慰是会更加倍的！

沿途可辛苦？希望在我回来时你的工作得告一段落，我将陪你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去“顽”下儿！

别的话等着面谈！

甄留 1939.7.26.

参座请交李锐同志

甄拜托七、二十六

明果：

不巧得很，正在你来的时候我要暂时离开这儿十天左右的光景。希望在我回来时还能够见到你，获得一个畅谈的机会。

这次出去，我高兴得很。在二十四日寄邵阳的信里，我曾跟你讲到我对这次出勤的估计，可惜是你与它错过——那里还有一张赠你的照片。

沿途可能的话，当给你“快乐的短筒”（借用你的句子了），请参座转给你，并希望在我回渝时，你能抽出一两天的闲空。大概我回来后可以休息几天，我打算用这时间“陪”你。你说好吗？

“妈妈”曾嘱我介绍你见她。如果我未回之先你见到她的话，可告诉她，你就是明果。愿意不？

一切面叙！紧握你的手！

甄

1939.7.26 匆于离渝前夜

范元甄日记

1939年7月29日，星期六

早晨天沉阴着，也看不出是否会下雨。爬起来，烘干昨天洗了未干的衣物，打好行李，克立送我往车站。

找到站长，再三叮着他，票算是买成了。与克立去吃早点。这家伙忽然说：“你回来后，我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接着说：“最近总是有一关的。也许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说着脸就红起来了。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等到她说最近要去检查身

体，我才明白——是否已有孩子，她自己已没把握了。她说到“死”，我被她深深感动了。当时，我真想用全部力量支持她“活”下去。但是，越是这样就像越将我们两个中间划了一条鸿沟——在今天，好像我充满了希望、幸福，和不可侮的生命力，而她好像在生命的前程上已罩上了浓雾。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讲，只告诉她，不久惠兰会送一点琼她们的钱交给我，假如需要的话，她尽可以用。

“这不是钱所能解决的问题。”她的话叫我极难为情。似乎我懂得太少了。而我的心是诚恳的啊。我只有说：“假使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手续都办好了，当我带跑带跳似地提着我唯一的行李包往检查房时，检查员笑了。他是对这么一个女孩子感到有趣么？提起粉笔就在行李上划字。后来，看到我的证章，却又问了一句：“里面是什么？”我告诉了他，这是被子、衣服。“没什么书吧？”天晓得这么一点小包还装得下书？但为了诚实，我告诉他，里面有点抄本——是空的。

跑到打防疫针的地方，那个人是送琼她们那天碰见的。他倒很“豪爽”地给了我一张证明。其实他如果坚持的话，我倒也想打一针。这家伙真荒唐。在“性别”上，他给我添上了一个“男”字。我问及时，他也笑了。克立说，大概他没抬头，只看到了你的服装吧。哈哈！

坐上车了，克立仍不走。我也没话跟她说。她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是不是非我所能了解的呢？车开时我们握了手，她说：“祝你成功，赶快回来！”是的，在这一次一定要“成功”，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勤哩。但是“早回来？”不会，看不见活的克立了吧？我害怕！

车开过化龙桥、小龙坎、歌乐山以及我未见过的青木关、璧山、永川、荣昌、隆昌……，过了永川就见到水了。我很想在这儿学游泳。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旅行。我没有兴奋，只像充满了不可侮的力。同车两女性坐我旁边，她们从上海到兰州。使我想到了，为了回到祖国怀抱里来，她们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我们谈得相当好。晚上，她们中一个姓李的去找旅馆，也代我找到了地方。

宿在车站旁的金台旅馆，四角钱一张铺，三个人一间房，同房一位宜昌人，与她扯起同乡来。好久，我不敢躺下旅馆的床，但睡下后，倒没有多少臭虫和蚊子。

给超妈、克立、参座、报馆、琼各写了信。晚间下暴雨，一宿未熟睡。耗子凶

得很。

内江没什么特点，只是糖食店大得很，回来时带些东西请大哥他们。

（1939）七月三十日，星期日

晚上，一方面因为耗子闹得慌，也为了怕误赶车时间，睡眠总在半醒状态中。五点钟就爬起来了。

赶到车站，其实等到十二点才开车。趁着空闲，去寄了给他们的信，将内江巡礼了一周。这儿马路的主干是中正路，然后再分中山路、民政路，及其他小路。布店似乎也特别多。有一种格子布，颇像日本货，商家却都说是土产。看它销售之多，又似乎是土布。

一位王沛然先生，是盐水公司做事的，戴一副黑眼镜，欢喜讲话。自己似乎很了不起，开口就摆他过去在法政界、在军界的历史，活像戏剧里的人物。他讲了一点关于盐的东西。

另外一位马经理，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经理，好像比那位王先生见过的场面大一点，胖胖的。

车是恒通公司的，破得真可以。每开动，必须人先推它。还算幸运，在路上只抛锚一次。车里挤得要命。有一对母子可真看了令人作呕。母亲约四、五十岁光景，儿子也在廿左右。那位老太太穿件白长衫，瘦得就像一张纸在风里飘，儿子面有烟容。每句话必须“妈”来、“妈”去，那种可怜样，真不像一个青年人。有些地方使我想起菊哥那没出息的样儿。

到自流井已快四点钟，稍感困倦。这地方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广货店不少，做生意的好像比重庆人活气些。吃过一碗冲蛋，就往女澡堂——“洪都”去洗澡。

在分销处的桌子上睡，也在他们处吃早饭。贾同志客气得很。晚上另一位朋友来告我一些大概情形，使我深深感到关切之情。也嫌自己太单纯了。

油灯下，写了给报馆、超妈、琼的信。睡得颇熟。

(1939)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醒来以前，做了一个简短的梦。梦见在一间屋子里，看见了果。他似乎知道我去而故意闭上眼睛装睡。等小周叫醒他时，他像漠不关心的样子，又像早已看见的样子。正待说话时，我就醒了。——是六点钟。

吃过早饭，肚子里不安静得很。昨天晚饭不该吃三个半碗的，好久没有如此吃饭了。

到川盐改进技术委员会，靳范隅君还未至会办公。到川盐银行会李玉书经理，是个中年人，客气得很。抽着一支长烟杆，谈话时常常因烟熄而高喊：“拿火来！”真是戏剧人物。谈了一些，介绍见他的太太。我的天，胖得要死！脸上涂得红红的，穿一件绿的绸衫。年纪好像不大，倒不太拘束。李先生叫我搬去住，有点不太乐意，睡桌子自由多了。

寄出了给他们的信。邮局说后天可到。

下午去看到西场几家井的情形，真是平常想像不到的。瓦斯的臭味熏得我有些吃不消。工人一般就是赤身或者缠一张布在身上的。有一个人，大概是从泥水里刚钻出来吧，满身都是黑的，当我冷不提防一转身看见他时，把我吓了一跳，差一点我就该叫出来了。等到发现那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还动得厉害。走过来以后，听到后面传来笑声。他们是否看出了我那一瞬间的不安的神色呢？

看得相当详细。这儿还有千余担煤、担盐的劳动妇女，火柴厂女工，打算单有一天看她们的情形。

由贡井街上往井区去得经过一条小河，河面只几丈阔，相当漂亮的“花舫”，还有躺椅。上水只一角钱，下水还只五分钱。坐在船上会使人想到江南的情形。记得电影上常有这样的情景。

车子也比重庆便宜。由自流井往贡井共十五里山路，只须三角到四角钱左右，滑竿则更便宜一些。只是车子坐起来非常可怕，下坡的时候，车夫简直像一块石头掉在车杆上。要不是坐过重庆的车，算是稍经“锻炼”地来坐这车，可真会吓碎胆。

回到自井已是将近七点钟。不意在街上碰到邮政局做事的孔。我还有点记不得

他了。待他说明后，我才想起“79块”这名字。他的老婆也来此地了。现在在盐局做事情。大约已近两年没见到他吧？

晚上，刚刚在洪都洗完澡，躺在椅子上跟女茶房摆龙门阵，欣赏从窗口透进的月光时，外面闹起警报来了。跑到郊外坐了一会儿，天气阴云密布，闪电雷声都出动了。不到一点钟光景，即解除警报。回到家里，睡觉时已是十一点多钟。

川盐银行李经理夫人送来一个名片，约我去吃午饭。想回他一张片子并致谢，但提起笔来不知怎样写了。过去太不留意这些东西。生长在这个社会，又得与他周旋，这些本领确也必要。回重庆后，到大哥那里去学几套吧。

（1939）八月一日，星期二

雨从昨夜下到今天早晨。五点钟时，贾二叫醒我，可是我又睡着了。到六时自己醒来仍感头昏之甚，大概是晚上睡得不熟的缘故，总像不断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老许同闫廉^⑭给我来信了。老许写的几点意见差不多我都注意到的。我当努力争取这一次的胜利而回去！

下午访成都五大学的乡村服务团。当然严格地要求起来，他们是很差的，有些人恐怕还是玩玩闹闹。住的地方吵闹得一团糟。而在这儿，工作仍不允许作。

副团长是金女大^⑮的 miss 张。她与祁式潜^⑯的 wife 朱慎是好朋友。我们也就扯起间接的好朋友来了。也谈到钱英。我们彼此留了通讯处，打算以后通信。下半年她会到一训去教书。

回家后，又到隔壁衣店上厕所。老板娘告我有人在里面，我神经过敏地以为是她不高兴我去。于是问她，这儿是不是有不准人家用厕所的风俗。嘿，她发了一大顿牢骚。我知道自己错了，她有什么义务要让我借用呢？我却又说，假如找不到人

^⑭ 闫廉：？

^⑮ 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

^⑯ 祁式潜：南京金陵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1939年初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并兼任和江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同吴克坚一起在社会部工作。解放后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革”初期被打成近代史所“小三家村”成员，于1966年8月4日在被批斗后服“敌敌畏”自杀。

抬粪，我可以出点钱。“我们不贪图这些的，我们……”老板娘连连大声地说了几句。事情更糟，我赶快转移话题，谈到她的孩子们，谈到生意，谈到轰炸。好哪，几分钟光景，政治工作成功了。她叮嘱大女儿给我点盏灯照亮。我出来时，她还抱着孩子站起来，yha！有办法！

范元甄致叶剑英信

1939年8月1日

参座：

今天是我到此地的第三天，路上曾有过信给你们。按照实际情形，我必须留此地一星期，至少。如果可能的话，当于七日离此地。要碰得运气，九号才能趁车返渝。如果还得等车，那也只有等了。

昨天警报你们躲了没有？妈妈，吴博^②，世年同志均平安吗？我也躲了，但连敌机声音也未曾听见。

明果到了没有？他能够呆多久呢？叫他等我，也告诉他我很快乐地在这儿进行工作。不必给我来信，信走得太慢。有我的信则拜托代收！

余面叙！

妈妈不另！克立进城未？

小范敬礼！

八、一、白井（1939）

范元甄日记

（1939）8月2日，星期三

早晨军号声惊醒了我。雇好滑竿，去贡井已将近七时了。

沿途看见担煤的工人，也欣赏着景色。月痕尚留天边，雾绕山巅，清朗的云在天顶，美！闭着眼想睡一会，终于不可能。

^② 吴博：叶剑英当时的夫人，在中共重庆办事处做速记工作。

没吃东西，饿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看过下锅及整饼的盐，走了十里地光景，吃过饭，才有劲了。大便不通，难过万分。

看了担煤的工人，广济火柴厂。

下午去东场，谈工人各方情形，兴奋填胸。

晚洗澡，先用热水后用凉水，真舒服。坐在那儿，喝了三杯茶，回来喝了一大杯茶，还不大便，何解？

中午休息时，凝看果及妈、弟妹的照片，有时我会感到跟他们并没关系似的。今天看六弟的样子，倒有些想他，五妹的脸，全部倒记不清了。家里怎样呢？

读完了吴大琨译的《莫斯科记》，不错。以雄辩的笔调写报告文学。

五号可动笔写了，怎样保证这次“成功”呢？

月色好，果是否可与我同享一次的月圆时光呢？有些想他，但我更为工作兴奋着！决心写完东西，至少写完盐的部分，再回重庆。

发了给老闫，许及参座的信。

李锐信

1939年8月2日

D. 甄：

廿八早从桂林动身，穿过了关山千万重，因为在恒远和三江口等渡，走了五天，昨夜才到贵阳。

原来乘的车在独山抛了锚，今天此地赶人带东西去修理，最快要明天才能开回贵阳，后天才开重庆，否则要大后天。我想七、八号左右总可到重庆了。

沿路吃的问题还好，睡觉就够麻烦的了。同行二十多人有六、七个女同志，当然一切得 ladies first^⑩。这次我连被单都没带一条。那夜在三江口等渡，很凉，我就光着身子在汽车头上硬挺了一夜，冷醒几次。比较痛快的是在河里洗了两次澡（在桂林和新旅小孩子一块游泳了一次）。昨天坐的敞车，所以晒得更黑了。五天来精神倒很畅快，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惯于各种旅途的生活，也是这半年来的训练吧。

^⑩ 女士优先。

大概是白天汽车颠簸太厉害的缘故，本来该预备几个问题和报告，在沿途再多考虑准备一下，免得到了重庆还要做一次整理。但几天来的经验，脑筋是没法思索问题的。

然而几次的夜晚，看见了澈心的月光，却热烈地想念起你来。那都是一些美丽的 Dream。就是在飞驰的汽车上，无缘无故地也突然会做起梦来。同车的人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我很喜欢开心，喜欢唱歌，很快乐。他们很高兴我这个组长，管理伙食很 Bon!

廿八夜宿柳州，我们过河到大炸后的柳州溜达了一趟。东西较便宜，我为你买了两样日用品，你猜猜看？猜中了就再送你一样东西——不是说过准备送你十八岁生日吗？

在重庆也许起码有一个月停留，你能否为我准备一两样睡眠用具，被单和毯子？

距离更缩短了，然而还有几天要挨过，你是不是很着急呢？我想你现在一定不是恨遥隔的山川，而是恨这笨牛样的汽车了。

明果也是一样的。

脑子很疲乏，一点不起波浪，不想写下去了。

果

八、二、在贵阳（1939）

D. 甄：

有几个女同志坐小车明早走，我托她们带这封信。

今早给你简单写了一封信，没航空，发的快信，至少要三天后才能到。

我们坐的卡车坏了，要修理，大概后天可以开，七、八号左右该可以到重庆了。

从桂林到贵阳走了五天，沿途很辛苦，但我们平安，只是晒黑了一些。

明天在这里还要停一天，真不耐烦了。几天汽车颠簸，脑子感觉极疲乏，没法思考问题，真有点急躁。

这次我什么也没带，希望你至少替我准备一张被单。

在重庆也许要停留一个月以上。

她们要走了，不能再写。

你会知道我现在是如何的快乐，但又是如何的焦急。你呢？

果

八、二夜（1939）

范元甄信

1939年8月10日

果：

八个月别离后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了。回家以后你有些什么感觉呢？我有点嫌我们今天的谈话太少。不是吗？

一两年来，在各地方，同志间也好，一般朋友中间也好，我没有见到过一对处理得好的恋人或是夫妇。因此使得我自己对自己的“将来”下了决心，要“别开生面”。今天该是轮到为自己的理想（对这一问题的）实现而努力的时候了。我相信果来与我共同努力是很适当的，你说是不是？——今天也可说是这种努力的方式开始。

关于我的工作问题，今天我没告诉你一些完全的意见，所以你也无法了解得很清楚。不过我真想我们慢慢地谈，直到谈完。目前，时间是会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沉下心来把你的准备工作做好吧，明天起我开始写我应写的东西了。弄完以后我们去温泉一天或两天，那是可能而且自问对工作无歉的。再告诉你，放心，我决不会因为你的来对工作有所妨害。你应该相信，只要你对我们的爱的健全有信心，你是应该这样相信的。——而且，相处的日子中，我们互相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了。

这次的机会太可贵而凑巧了，我们要好好抓住它，让它在我们感情的更高度发展中起一些作用。我希望这一两个月会给我们以后的快乐与幸福打下一个基础。

布单子过夜有些凉吧？明晚给你送毛巾被单来。今晚带信的人不高兴拿，也不好意思让他拿。可别着凉了！

催得紧，没法多写！祝你睡得甜！

甄草

十、灯下（1939.8）

李锐信

1939年8月11日

昨夜和老苏（按：苏镜）开课，从湖南各种经验教训、到男女之间、到我们的

问题（来此后我经常和她闲谈），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一口气读完了，我沉醉在幸福的氛围中。我的对谈者当时一定在我的脸上看到了最快乐的光彩。

十点多钟去就寝，点了一截洋蜡，躺在床上再读了一遍，我极缓慢地闭上了眼睛，就好像你在抚摸着，……就是这样入睡的。

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我现在愉快、开畅，甜蜜的心情呢？我想这些字眼正放在你的胸中——我们的脉搏和震动是相同一致的。

不要不满足于昨天的谈话不够，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呵！

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很沉静呢？我相信你了解的，这只是我的外表，蕴蓄在内的高热是会烫你的手的。四天来，我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心底埋藏着一个极不可耐的大期待。只有夜晚让我自己来反省，终于在梦中见到你。我没有完全地告诉你那个梦吧，那是一个很甜蜜的梦，现在也记不清了。

梦已成为现实了，现实会比梦更甜蜜，你说是吗？我们有100%的权力要它更甜蜜！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智（我们不要冲昏了头脑！），像昨天一样，我们所谈的差不多全是从基本点的出发所涉及的一些经验、检讨、互勉上进的问题。在一般人（包括同志们）的想像中，像我们这样的情形的 a pair，昨天该演出如何感情的一幕。然而我们令这些人们失望了。但这丝毫也没有减损我们高度的热爱和甜蜜，这就是我昨天总的感觉。所以我们有这样充分的自信：摆在我们前面的，在迎接我们的是一条健全的、合理的康庄大道。因为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个大道的入口，而一般地说来，要踏进这“入口”是颇不容易的一回事，我们已看到很多人在这“入口”的前面倒下去了。然而我们也决不能以此自傲自骄，需要我们斗争的、克服的困难还在后头，要安然走上，通过一条康庄大道是需要无限决心，时刻警惕，与不断奋斗的！

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别开生面”，我想有不少的 pair，在开始时何尝不是替将来安排得头头是道，然而一跌入感情的泥坑中，便为残酷的事实所粉碎了。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互相警惕着，互相帮助着，立下最大的决心，倾听旁人的意见，做一个模范的例子。这不单是关系着我们整个的前途——我们的一生，而且具有对我们周围的后来的同志们、群众们（恋爱与革命碰在一道的人们）极现实的意义。

我正在交付你，将继续交付你我所能做到的最完全的同志之爱，——这是包括了对个人的（他或她一生的伴侣），对整个自己所属阶级的人类最崇高健全的完整的爱。同样的，我的甄她也会这样交付我的。

在炮火连天与层层难关横阻的今天，我们在严重的大后方有着如此个人的幸福，我们该如何尊重它，爱护它，使其与民族的幸福与阶级的幸福共同呼吸、共同发展。

果

十一日、上午十时坐在床上写完（1939.8.）

李锐信

1939年8月12日

游泳回来没赶上晚饭，有人邀我到化龙桥去吃饭，我推却了。

我站在窗口看底下的路和路上的人，看一个失望一个（一边在看 Stalin 选集）。一直到天色模糊，字也模糊了，我才转过身到房外去走一走。推想“为什么还没来呢？”Shiklin 迎面告诉我，你病了，打 Baiz^⑩

夜晚没洋烛，我一个人下山沿江往上走，摸索到一个小馆，吃了两小碗面，再摸索回来。我感到难堪的孤独，心和脚都特别沉重。

想安排着看书，正有点怀疑恐定不下心来，老蒋来了，于是和他一直聊到深夜一点。清算着 {M. Q. S. }^⑪ 和一些干部的变化，范围不大，却很深入。最后我自动谈到了我们的事情（他终究会知道的，先让他知道较好一些），他提了一些意见。

也许是太疲乏的缘故，昨夜睡得很平安。今早七点起来。

我决定下午上报馆来看你。

十二果记

我现在在写一篇文章，但材料太简单。今天上午能否写完，毫无把握。

十点

（1939.8.）

⑩ 打摆子，疟疾的俗称。

⑪ M. Q. S. ?

范元甄信

1939年8月16日

果：

明天黄昏来看你，一定在窗口等我呵。这两天我吃饭睡觉均好。“保证身体弄好”是不成问题的。就怕你没法胖起来。

《马门教授》可以放映了，到时候一定陪你去看。你看到我们报纸今天的介绍，心里一定更痒痒的了吧？

一切面谈。晚安！

甄握你的手

十六、七时（1939.8.）

李锐信

1939年8月17日

吃过晚饭，我就打好了一盆洗脸水，凉了一大杯开水。

太阳还高呢，老苏在房内谈话时，我总故意走动，眼睛溜望窗外。但我知道时间还太早。

小周来，看见我站立窗口，问我为什么一人呆在屋子内。我只好支吾我要写东西。

这是多么的不耐呵。

我写几行又停下笔来，到窗口望一望，又坐下来写几行……

我搬了一张凳子窗口，读《战略与策略》，但是读不大进。

又坐下来写一点，又走到窗口……

行人太少了，我甚至希望多有几个人走，也可解我一点寂寞。树阴中多有几个人影出现，也会使我多几次希望。

不该又打 Baiz 吧！我的甄！

太阳不是埋入乌云，是落山了呢？

天黑下来了呀！

我又拿起你的短条来，上面不是明明写着“十六、七时”吗？我没看错呵。

写过了上面这些，赶忙跑到窗口去，唯恐你在我写时正通过了下面这一条小道。

再过一会儿，我会看不见写字了，要点洋烛了。

心冲动得很厉害……

我又到窗口走了一次，我的脸上这时蒙上了一层多么厚的失望——如果有人偷偷注意了我这时的行动，他一定以为我是个神经病患者。

我现在只好来做这样的安慰了，你一定是吃过晚饭后，洗澡，出来还到化龙桥买点吃的东西给我，这样才耽搁了时间。

（1939.8.17）

（这封信没有日期，只是在书眉处有不同笔迹所写“九月九日”字样，估计是延安抢救运动时审查人员所注。但根据信的内容，可以断定此信是范元甄上面十六、七时短条的翌日所写——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39年8月19日

果：

此刻我很疲倦，且躺下给你写吧。

从办事处回来，赶着洗了个澡——一边洗大木盆一边漏水，急坏人！就忙进城赴一个宴会。一些在轰炸前常碰头的记者先生们都碰到了。尤其是子冈^⑩，颇表亲昵地谈这谈那。她对兹九^⑪的近状不满！说这位老太太拼命注射维他赐保命，想挽留逝去的青春。子冈这家伙太孩子气了。她满认真地说我那篇东西写得好，材料顾

^⑩ 子冈：彭子冈，《大公报》记者，徐盈之妻，中共地下党员。与另两位女记者杨刚、浦熙修一起被誉为“三剑客”。其1945年8月29日载于《大公报》的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被称颂一时。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⑪ 兹九：沈兹九，胡愈之夫人，女报人。1934年7月在上海创办《妇女生活》。抗战爆发后在重庆任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组长。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兼《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职。

得周到，还加着“半个字也不假”的解释，证实她称道的真诚。可是，我瞧她讲出这句话就有点儿假。大家讨论“九一”记者节如何纪念，子冈就顾独个儿讲话，对于集会，讨论之类，她素无兴趣。这正妨碍了她进步的前途。不过除了有点小气、心眼狭以外，她倒真单纯得像孩子。跟他们比起来甄知道得可多了——虽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些。

吃得倒相当饱，酒太凶，我“嗅”了一点点。闹了一顿，像是笑得很甜？事实上并没感到快乐。石西民^⑬的 wife 吴就住在我们吃饭的同屋！倒挺亲热的。我想她准是 T-Zh？她告我曾从贵阳带过一封信给我，但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

懒得回乡下了，跑到大哥^⑭处。他们不在家，车夫说许是打牌去了。真糟，走吧？又没别地方好住。独自去吃了一客赤豆刨冰、一个绿豆沙，发现昨晚吃东西找的四块钱只剩一块了。今天就没花钱，是否会丢掉了呢？真倒霉！

给妈的信的确不太容易写。末了我真不知该如何称呼，用“甄儿”是否太嫌冒失？告诉我你以为怎样？

为了要进城，今天的会没开完。想起周复^⑮说我在会议上少发言。真是，半年来好像对接受问题、考虑问题变得迟钝一些了。去上上学真有必要。果，怎样才能取得“最有利”的前途呢？时候不多了，该做打算呵。

今天没跟你谈话，感到一些空虚。近两天我们在一起时太感情了，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彼此装模作样。我想，有些警惕也是不坏的。第一次进城那天的谈话我最高兴！星期二傍晚来找你，最好到红岩嘴那坡坡上等我，或者是你们房子底下。我不高兴到屋里找你。这几天我得完成我的文章了，你的报告呢？

困得慌，大哥他们还未回来，写不下去了。疲乏的嘴吻我的果！

8.19. 晚十一时余（1939）

⑬ 石西民：当时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⑭ 大哥：屈谷白，范元甄的娘家表哥。

⑮ 周复：似为周而复。

范元甄信

1939年8月23日

果：

真是恶作剧。吃过饭，刚洗过澡准备来找你们，警报的悲鸣就起了。大家都往山上爬，我也懒得卖力，且留在屋子里给你写几句话，等紧急警报来再往防空壕里去。反正不至于有大不了的危险。

本来往你们那儿还来得及，不过这样会招致不好的评语的。而且汽车飞奔，公路上的灰也够受。再，是否你们已钻进洞或躲开了也不得知。好在明天你一定会来。我看见克坚^③赶着穿衣，拿了一支手杖，大概是上你们那儿去了。

下午办事处来人带我一封信，我还以为是你的。原来是吴老给我的回信。他表示“欢迎”我去住一两天，而且还准备了大批的话与我谈。刚才，我经过长时期的踌躇，鼓着勇气向克坚说了要求请几天假，他讲还得同其他编委商量，要是不能的话，那是多么难为情的事呵。我很怕会有些不好的批评甚或是谈论临到我们头上。我知道人们对他人是非常苛刻，而且常常近乎吹毛求疵的。得了吧，也没法管这些事儿，等克坚的回答再说。

今天我写完四千字，关于盐工的生活情形。大致过了明天才能见报。你的事情做得怎样了？昨天我进城去，与小陈同乘汽车，他说已定好了在看《马门教授》那天要我们请客。我仿佛听人说今天就演，而各报又都没广告，怎么回事呢？

昨天进城找参政员，结果扑空。前晚睡得太少，跑到梅清他们那儿睡了午觉，把表落在那儿了，明天得去取。她又问到国瑞，我懒得从头到尾告诉她，谁高兴向一个没大必要的人噜噜叨叨呢？我以“你问李厚生去”的话推托着。

昨晚给爸妈写了封信，夸奖了你一番。你说不给他们寄照片真是太开玩笑，他们一定急着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儿的。

从大哥那儿拿到了二十元。我决定写两篇文章就可以还他了。这样也好，逼得我非写不可。你说是吗？

^③ 克坚：吴克坚，《新华日报》报馆总编辑。

前晚回去太晚了吧？以后不要这样。我回来时，那位送稿子的工友都转来了。他紧跟在后面，我头也不回就往前冲，跑到床上就躺下，汗臭也没办法，真像作了什么错事似的，气人得很！

克坚告诉我你跟他谈过，我想我们这次应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简直向他们提出要求——根据决定。不然谈不出道理。

不想写了。见面谈吧。

8.23. 灯下 (1939)

李锐信

1939年9月1日

Mei,

昨夜回来脚很痛，倒上床，一直睡到今早早餐。似乎没睡够，但洗盥后就完全好了。

我们规定这一星期读三民主义原文。上午读，下午是自由时间，晚上整理材料。我的文章决定不写了。这两天仍旧赶报告（好几个人都要赶），明天上午开始读书。

晚间工作总在11点开始，明天晚饭后的约定仍照原样好了。我想六点半左右总该能碰到头的。

我现在觉得昨夜我们还是有些乱吃，希望以后我们能做到在一起的时候，吃东西互相约束一些。“病从口入”，尤其是还在热季的秋天，更要小心。吃东西方面，我觉得你有时太任性一些。你应了解，你的本钱是并不强的——无论先天或后天。

静下心来，写文章，多读书，注意自己的一语一动——你不会嫌我太唠叨吧。我极愿听到你對自己半个月的总结。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自己做严格的总结，这样才会迅速进步，才切实。依你的情况仍可能记日记的，以克服自己缺点为中心写日记，这倒是一个很具体的办法。与别人作友情的闲谈时，多多征求人家的意见，怎样纠正自己的缺点。不过重要的是不在谈，而在谈后真能下决心去做——丝毫也不要找理由来原谅自己。

对己刻，对人宽，古人的做人道理是可以部分采取的。当然对敌人决不能宽。

以后的见面，最好我们能多谈问题，你也预先作准备，我也作准备，好不好？

我们在感情方面爱的发展，我认为已有了巩固的基础，在社会方面也有了相当巩固的基础。今后我们应该在互相帮助上，互相长短处的吸收与克服上，更理智地来创造发展我们的爱，下一番切实的功夫。

我想明天（或以后）我们来检讨一下，这近一个月来，我们相处日子的生活以及爱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见了面要板起面孔“严肃”起来了，问题是在见一次面，时间很短，我们应该有些收获，不要浪费了宝贵的光阴。

〈邱永泉〉的这封信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交友一定要互相有益。我觉得你多少还残余一些女孩子交友的无原则的感情成分（措辞不好，得原谅我。我的意思我想你会了解的）。

我现在开始不害怕分别了，我牢记住这句话：我们是一个 Bolshevik，我们要做一个坚强的好的 Bolshevik。我们的分别这就是一种考验。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小，中国的今天的青年是要作大人用的！

你的表，我的表链记得带给我。

带点糖给二姐^⑩。

你的果

九、一、（1939）

李锐信

1939年9月2日

昨天的信封上我忘记写上一句：“接到你的信了”，你一定会担心今天晚饭后我出来碰钉子的。

昨夜拿起纸笔正预备上图书室给你写一点的，警报便来了。我们十几个人占据了底下的石桥，谈得怪热闹。因为晚饭没吃饱（其实也吃了三碗），后来又上到上面的石桥，大姐^⑪、二姐一群中弄了一个小面包吃了。于是和她们闲聊起来，又归结到要我们请客。我提出几个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被请的人数，请的方式和地点等。

^⑩ 二姐：指苏镜。

^⑪ 大姐：指卢竟如（当时吴克坚夫人）。

最后我答应：原则上接受请客，但目前一个时间内不成。紧急警报来了，本想去睡觉，但记起“千万小心”，于是在防空洞口的地上躺下来，直到解除。回房也不知是几点钟，倒下去便睡着了。

现在已记不清，昨夜准备和你谈一个什么问题，这真是很可惜的事。

你昨天的信给我很大的愉快，我不希望你这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能见诸实行的持久的决心。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一时念头来了，想得很周到，计划很多，然而隔不了一两天，便又全部忘了。譬如有个时候想读英文，连字典和文法都借来了，结果只是放在桌子上堆灰。所以关于读书学习的问题，我提出这样几点意见：

1. 不要“好高骛远”，要按照今天自己的实际情况，可能做到的范围来定出自己的读书计划。

2. 读书要如古人所说：“攻书”，绝不是“看书”，一定要求深入了解。做笔记不可能，至少要 underline，在书上作提要，配合自己的实际经验。

总结这两点，就是要“少而精”。

3. 工作忙时，我们总说抽不出时间来，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并不见得。原因是我们没有“挤”出时间来，“挤”字是 Mao 主席在一篇文章上说出来的。

早起的习惯是必须养成的，但我不高兴你学我一样晚睡。没有必要时，一定的时间起睡，与保持七——八小时的睡眠是完全必要的，以后我将努力朝这方向做去。

你真应该好好读英文，这是与你目前工作有关的。首先练习读报与会话。我希望你养成了早起等习惯后，每早读半个小时英文或一小时。我记得《新生活纪念册》上，李密林^⑩读英文、学会话特别努力，他的枕头底下经常放一本《开明英文文法》，这样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你不是自己也常不满意那些“什么也懂，什么也不懂”的新闻记者吗？

生活、工作、学习，紧张起来，战斗地紧张起来！——小范今天的口号！

九、二、上午十时（1939）

^⑩ 李密林：原名聘周，密林、栓盔是他的笔名。《新华日报》社记者，中共党员。在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前的撤退途中牺牲。

李锐信

1939年9月6日

Mei,

昨夜肚痛醒几次，上了一次茅房，今早太阳没出来便起来了。痛得实在有点难受。今早的情况，仍没转成痢疾。弄几片药吃，大泄一顿，我想会好起来的。你放心好了。

问题确定了，心倒安定下来。“将整个的希望放在今后的学习与怎样使自己健全充实起来——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 Bolshevik!”这是 Mei 今天的中心目标。虽然昨夜我们有那样一段谈话，但“两人的统一”，你今天仍然要尽可能将它降低下去。我相信事实上习惯了一个时候，会没什么大了不起。几个月不也就过去了吗？这一次由于果的争取，我想不会超过八个月的。

昨夜回来，二姐告诉我，她们觉得你像是宣布我们已 Marry。如果是为得便于争取我去延安，这是不对的。当时我就解释了这个宣布的带着一种“玩笑式”，同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一种保证和约束（对自己，对群众）。

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反应，我将尽力来消除。不过关于我争取的问题，必须更绕弯，也许将来在时间上要拖长一些。Mei 决不要为此而焦急，或又怀疑起我的决心来。

问题是必须求得一致的，这个一致决不变动它。

你走的问题必须作一些准备了，迟早是告诉（或者不一定要说是 Marry）。你还是马上向家写信要一笔钱好了，我也担心你没一点冬季的衣服。

希望你节省一点，准备照相的钱。经济方面应该有一些计划。

即使在八号以后，如果你由城回来，吃晚饭的时间，你还是可以来这里的。或者早告诉我，在路上来接你。好么？

我们不要再愁眉皱眼了，快活高兴起来呵！Mei!

果九、六、早餐前（1939）

李锐信

1939年9月9日

今天的精神真了不起，与老何^④一路谈回来。下午并没午睡，与大家又畅谈了一两个钟头。四点钟同何郑三人去洗澡。阔别了一个星期，嘉陵江的水仍是那么黄澄。好像一个冬天没洗澡，全身感到特别爽利。躺在河滩上晒了一阵，试着游了十几米。因腹部不能运动，不敢再游。待我们回去时，这一大群已吃过晚饭下河了。总计快两个钟头。

下午的畅谈中心是我们的问题。我已告诉他们准备请客之事了，都很高兴。这一畅谈使我获得一些新的认识。Mei，不隐瞒你，现在关于你去延安的问题，我有了新的矛盾！我不愿在这儿写，等着面谈好了。

晚上看到你昨天的信，你对克立的感触是对的。这信我给功伟^⑤看了，也是想他多了解你。

药按时吃了。

现在已是夜十点多了，并不感觉要睡，但我准备马上去睡。现在肚已不痛不泄了。我很快活，我想今夜好好睡。

9 (1939.9.)

范元甄日记

1939年9月13日，星期二

昨晚与今晨清理了保存着的信件与日记。除了果及淞等一部分信尚留存外，琼的信，家里的信全烧了。日记也是这样。那本从长沙大火中都带出来的1937年春天的日记也让一根火柴解决了它。做完了感到一些轻快。那些旧的、始终牵挂着我的东西，让它毁灭吧。生命史上，一个大的转变将临到我面前。

^④ 老何：何礼（何维登），当时云南省青委负责人。

^⑤ 功伟：何功伟，当时鄂西地委书记，来南方局汇报工作。一二·九时武汉秘密学联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被国民党杀害。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经过许多朋友的贡献意见，也经过几次三番的决定与改变，最后，决定与果回湖南了。面前有着另一条路，那是许多人羡慕的。但为了果，为了我的生活及各方面都需要有一次更艰苦的磨炼，我克服着自己一些要不得的，一直不肯放弃的观念，作了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还需要准备着迎受一些误会和惊诧。

总有这样的感觉：从现在起，自己开始把现实的磨炼，提到高过美丽的幻想了。也从现在开始，走向一个全然新的生活环境及以新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

在最近这一时期中，有些机会与朋友们谈到过去的情形。即使是听，过去与我无干的人谈到自己的过去吧，总对我起着莫大的影响。我的过去是太单纯了，果的比譬也并不过火：从前是生活在温室里，现在搬到广场上。然而仍始终没离开过避日挡风的花棚。

结婚！这件所谓终身大事，也临到我头上。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异。我没有因这回事起任何变化。除了某些人，也许投给我比较不同的眼光而外。

果对我的感情是埋藏得很深的。我的不懂事的孩子气常常刺痛他。我真觉得自己连恋爱都不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或是讨论任何有关俩人的问题的时候，果的确迁就我太多了。这一点，我们俩人都没自觉到。有了两个人的关系，自己个人的自由是要受些牵制了。

快要离开重庆。半年多的生活中，我获得了什么呢？再不警惕着努力下去，自己真危险呵！

李锐信

1939年9月13日

“你为什么老是板起面孔？”你昨夜说的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惊醒。

我自己也觉得自从你回来后，我的情绪并没有彻底轻松过，很多问题萦绕在我脑中，即使在和你谈话时，也仍然感到有另外一种东西在紧压着我。当然这个环境也有影响，我必须时刻照顾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譬如昨天我几次想热烈地拥抱你、吻你，但官能的快感都没法来刺激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最大的问题和最重的压力，昨天的谈话中你当也了解到。为了工作和各自的发展，造成了我们今天以及不知尚要继续多久的远离。而这远离对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极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共同工作、共同生活过一天，这个矛盾我们没有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另外的一个不痛快是，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接触太拘泥，顾及太多，空气太不明快自由。

然而对你的爱是在高度地发展中……

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沉静，甚至感觉“面孔的绷紧”而想到其他呵！

昨天晚饭后，你教歌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在极细腻地体味着，欣赏着。但是我有一个你所意料不到的感触，我觉得你是那么青春，那么自然，那么活泼，那么能抓住群众，而觉得自己是远落在你后面了，竟起了些微的迟暮之感。这当然是年来太少在群众中活动的缘故，生活环境这样影响了我。

明果要求你温暖他，使他活泼起来，和你一样！

以后见了面，我们不要老谈那个非我们现在所能得到圆满解答的问题，我们应该尽量创造这人类最可珍贵的快乐。我们有八个月不见面，这是何等渴望和难耐的八个月呵。

昨夜大雨，今早起微觉受凉，但现在完全好了。

我现在仍想着我们将来住在一块的生活；我当面告诉你，我不愿写了。

十三日午饭后（1939.9.）

范元甄日记

1939年9月14日，星期三

从上午十一点钟，直睡到晚饭以后方醒来。尽管蚊子、臭虫、苍蝇是那样凶，两顿饭都没有吃，把上次吃剩的半筒面煮吃了，感到肚子还是空的。又塞进了一些饼干。汉夫的 wife 谢，给了我一只不小的梨。

老毕问我为什么最近没写东西。事实上确是没什么好写。可是人们一定要说是因为恋爱妨害工作。

昨天请大家吃晚饭，没有预计的那样热闹。老何、郑、小袁和果闹酒、闹拳，才算打破了沉闷的空气。结果，果与老何醉了，吐得一塌糊涂。招呼着果从馆子楼上下来时，听到有人在说：“这是一对新人。”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事情终究已经解决了么？真没想到竟是那样快地到我头上。家里有两个多月没来信。发生了什么意外么？母亲知道了我结婚的消息，不知会怎样。也许又大哭一场。这消息是否可以给她带去一点欣慰呢？没法猜想到。

果吐得很凶。一个多星期没吃饭，痢疾初愈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昨晚，大家都入睡了，我独自睡不入眠，坐在果的旁边，时常发觉他头上的温度在变化着，心里有些着急。半夜他醒了，斌也睡不着，大家又聊天，使我感到更切：艰苦的磨炼对我的需要。过去，一切都太简单了。

吃早点的时候，发现果的脸色坏得可怕。回湖南后，一定要帮助他好起来。两年光景，果真变成两个人了。——不，去年年初在武昌见到时，他还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孩子。现在，有时真感到他太不像他年纪那么大的的人了。这一次我们分开，或是将来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果将更朝这方面变了。唉，中国的青年真是苦难中长成着！

老何醉了爱讲话。他的高兴是真的。回来时，在洋车上就大呼：完全胜利。拉着我的手说：“小范，老李醉了。因为他兴奋得很。老实讲，他来这儿以后就没快乐过。虽然他在你面前说的全是另一套话。今天，他才快活了。”一直大呼着胜利。朋友的关心是值得感谢的。老何昨夜很晚才睡得安静，晨起脸色也很苍白。除了如他说的为我们而“牺牲”外，主要的怕还是为自己的事情高兴吧？

果是为我的决定而高兴吗？我倒不觉得。他自己也讲了，担心我回湖南后会有些不满意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不要这样。其实我这几天倒为行将到来的新生活兴奋着，他这样作倒影响了我。将来，也许某些时候是需要他特别“卖力”的。不过，他似乎不见得会作得“恰到好处。”——我这样冀求人家是否太苛呢？好在我没向他说。

朱慧跟我开玩笑，“大家说小范今天一定变了些。”这种开玩笑引起我极大的反感。我告诉她，要变的话早就变了，不变的话，今天还不至于变。齷齪已极，这种

开玩笑!

主席来信，讲到一些事。他的意见与我相同。只是他还不知道我已决定去湖南。想起一年后，又要经长沙一次，莫名地感伤又在心里微波着了。算了吧。停笔!

(1939) 九月十五日，星期四

凑巧得很，在化龙桥遇见果。一块儿进城在南极门那儿滨长江的一个茶馆坐了半天，照了一张相。吃过午饭，又找到上次与梅清四人吃茶的地方，坐到三点钟，回忆到我们恋爱以前数次碰面的情形。大家都感到好笑。

爱，这东西有些没法捉摸!我怎样来记今天的心情，当与果在一起而我时常瞅着他的时候?午饭间，果让我猜他正在想什么。我似乎灵机一动，看见他的眼睛就猜出了：“你想有一个动作。”果笑了。我很高兴。他这样少有地笑了。我要他承认我的聪明，他说是他的眼睛会说话。算了吧，两者都有关系。

往生生花园参加中苏文化协会欢迎苏大使的茶会。半路碰到傅于琛^⑩，硬要下轿同走。我们阻止了他，他能猜到果是谁么?

这怕是高尔基晚会后第一次盛会吧?我进去毫不生疏地与许多人打了招呼。深悔没邀那位代替我的工作的陈同来。今天倒是一个机会，让她多认识一些人。

勾适生^⑪这家伙叫我作“小朋友”(!)张谔在旁边插嘴说：不是小朋友了。也奇怪，我的脸红了。幸好，除张谔以外没人发觉。

今还不坏，我临时被拖上去唱歌。我讲了一短节话，效果还不错。不过我很不太满意今天的讲话。完了，又被逼着唱歌，真急人。我就哑着嗓子唱了《合作进行曲》，就把它当口号吧。

出来，很兴奋，晚写了特写。

琏来信，他们与敌人直接搏斗了。队分成三部分，琏参加了到最前线作战的部分。我感到她这封信写得特别好。琼也来信了，已向西安进发。去吧，我最亲爱得

^⑩ 傅于琛：左翼记者，民盟盟员。

^⑪ 勾适生：1933年曾与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等发起组织南京读书会，该会活动内容为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时局。

琏，琼！我将亦北去，向战场同样的决心与热情给予今后的生活！

老刘今天似乎特别高兴，大声高歌了一晚。睡时，还给我讲故事。

李锐信

1939年9月15日

昨夜睡得很熟，仿佛梦见你。早晨醒来，揭开蚊帐，看了看窗外明朗的天空，又将眼闭上，甜静地做起美丽的梦幻来（这是我的早课）。如果我的文艺修养好，我一定会做出一首极美的诗——不过，听说□的诗是没法写出来的。虽然这太唯心，但我总觉得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早餐后写了一封信给老闫^⑭，作了一些简单的“报告”，我想不久他该有信来。

鄂来人，听到一些关于泽同的消息，高兴极了。如果方便，想给他一封信。你同意时，也顺便告诉他这桩事。但写起来必定很长，三言两语也说不完。这消息传到我们过去的“老地方”去了，在老朋友中间，会掀起怎样的骚动来呵。

现在不知已几点钟，我想今天上午结束这篇文章。好在还不会误时，不然真太难为情了。

——十五日（1939.9.）

好几天没洗澡了，今天想去游泳。

住的房子弄妥了，在楼下的西角落，很暗，不及楼上的明朗。但只要固定下来，总算是安排了一件事。

李锐信

1939年9月19日

Mei:

昨天上午丁珍^⑮就来了，夜晚就在这儿歇。大家都等着你，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看看天气，我们知道是没有希望了。这样的天气，的确是带给人一些讨厌的

^⑭ 老闫：闫戈南，北平师大于刚的同学，1939年从延安调到湖南工作。

^⑮ 丁珍：即方铭，胡乔木的妹妹。

情绪。

前夜乔木^⑭供给我一床毛巾被，比你的要厚，所以这两夜还没有冷醒。到底是秋季的雨夜，盖这样的东西总不会感觉如何暖。但因为有过较艰苦生活的体会，这样的情况就已够丰盛了，我们在后方不应在生活上有过高的要求。

气候的变化也许对人的感情也起些作用。昨天看过你的短信后，特别想念起你来。这封信所给我的并不是“不愉快”，而是更大的关切和对自己的反省——果不应该给 Mei 任何的不愉快。昨夜在大姐房内，T、何、陈都在。我们从国际大势谈到恋爱问题。大姐说小丁的 husband 是最模范的。他 1、在工作学习上尽量帮助小丁。2、尊重小丁的独立性和她的意见。3、能创造爱。这些问题我们都谈过的。我认为我现在仍做得极不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我俩今天情况的比较，果应该尽最大努力来帮助 Mei，希望你以后经常提醒我。在我们将来（现在已开始）共同生活中，我应该决心来消灭今天遗留在党内男 T-Zh，对于女性的一切中世纪的封建落后的残余的观念。——这些观念我自己今天多少保存一些。

二姐已经和吕光谈^⑮了，她也赞成你去湖南。今天我已告诉二姐要她和博古谈好。在我们的会结束后，讨论一次湖南的妇女工作。

我们明天开始，上午凯丰^⑯报告三民主义，下午王明^⑰报告参政会（扩大的，不知你们是否也来）。这次主要的是几个报告，顶多六、七天就可完结。

希望你明天晚会时来一次，我们再谈谈要准备的一些事情。下面的几件事盼你能做到：

1. 走前还给报纸写两篇文章，留下好的工作影响。
2. 与报馆人事关系定好，准备将来转信，或要他们寄书报刊物。

^⑭ 乔木：胡乔木。1939年8月—9月，在南方局召开南方青年工作会议，到会有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重庆、湖北各省市青委负责人。中央青委冯文彬、胡乔木参加领导。

^⑮ 吕光：琼华的爱人。后从山西转到延安，在延安一个学校上学。因不耐延安的艰苦生活，后同琼华一起回到大后方。

^⑯ 凯丰：何凯丰，当时南方局宣传部长。

^⑰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七个参政员之一。王明是中共第一期留苏学生，1925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于1929年3月回国。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受到批评，结束了其在中共中央的统治。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撤销书记处书记和长江局书记职务。建国后，王明多次赴苏养病。最后一次赴苏是1956年，一直到1974年在苏病逝，其间没有再回过中国。

3. 最必要的书。

4. 箱子买一个划不来，最好能“游击”到一个。

5. 除开照相外，在重庆我们最好不再花任何其他钱。

6. 与克坚谈好后，这几天内最好还来一次，与王明、博古面谈一下，这样较慎重一些。如果必要时，我们一块去谈。

7. 收集一些歌，尤其是苏联的，回到邵阳可能印一个册子。

昨天湖南来了一个人，知道那里变动的一些情况，我这次回去会更吃重了。因为于刚^⑤已离开了工作，为家庭问题所缠住了，必须半年后才能回到岗位上来。妇女工作仍一如往昔，去一个人是必要的。同时大概路线也必须经过桂林。

给母亲和灼姐的信前天就写好了，等你来，一直没发。我想将你在温泉照的小像和那张“胖的最高峰”寄去。母亲也一定等得很急了。也是想等你的意见后再决定。如果今晚你没来，我想就寄去好了，我想你也不会怎样反对的。

小白的诗转交报馆，保证它登出来好了。

我的衣的确是够的，准备会后去南岸一次，看能否有办法。

那张像的确太失败了，牺牲一块钱好了。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又要吃四碗饭了，特别容易饿。如果这一星期睡眠好，吃饭也好，会开始复原的。果决不会这样瘦下去，有绝对的自信。

我已写信回湖南。不写了，再写下去，真还可写一页。

半 9.19. 下午 2 时（1939）

李锐信

1939年9月20日

Mei:

昨天真是太不凑巧，一句话都没和你谈，便错过了。

你也许想不到吧，前夜送你回来后，和老郑一直谈到深夜三点（他在我房内睡）。从抗战党派问题，青年工作问题，他个人问题，最后谈到了他和你的问题。他

^⑤ 于刚：本名陈泽云，当时任湘乡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周恩来秘书、统战部秘书长。是李锐一生的好友。

坦白极了，我也以最坦白的态度来接受。这完全是 Bolshevik 的精神。我们都极愉快。我相信这一次谈话还增加了我们的友谊。他向我们两人提供了一些意见，还希望我们三人能有机会一起谈一谈，详细的经过和内容，下次见面时我当详细告诉你。

今天找了一个机会和克坚谈了谈（中途来了一个客人，打断了），基本上的问题是谈过了。他的意见也说过了——希望你不离开报馆。我想这是决定我们今后问题的主要根据。

此外，还有几个人也提供了一些意见。

将来作具体决定时，我相信会更完满一些。

为了纪念国际青年节，我要写一篇小文，和一篇大文。小文是让人翻译，给《少年真理报》的一个中国青年抗战英勇故事，选定了今年三月十二日报上登的河北四存中学学生杀敌的故事。希望你为我将这天的报找来，四五天内要交卷。你能否将星期二晚的时间提早一天呢？否则，星期二晚决不能再迟。（我记得你留的片子写了：如无意外……）

给妈妈的信今天发了，基本上还是那晚写的，不过词句有了些修改。本想留给你再看一遍，但为得早寄去，便作罢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各方面都很恰当。

我仍想在会前我们去北碚一趟，这几天无论如何加油，将我们应做的事赶快圆满结束，好不好？

早晨未起床前，总爱作一些幻想。这两天总感觉我快要走了似的，然而还有人这样说：“大家的意见，办事处的人只有 Li Rhui 最快活。”这不是直觉，完全是想像。

情绪的起伏很大，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今后的生活对我将是一个更大的磨炼与锻炼，我会将我的感情更收敛、更集中、更积蓄起来，遥远地交付给你、留待给你。这种磨炼是需要 Bolshevik 的决心的！

我相信我的 Mei 同样地具备着！

再写下去会更感情了。

你的果

廿日、三时（1939.9.）

你可以下午来，我不去游泳，我送你到化龙桥吃晚饭。因为你吃过晚饭来，很晚了，不一会儿又要走回去，很匆忙，也很累。如何？

李锐信

1939年9月21日—23日

昨夜八点开始，空气有点闷热，因挤人太多。到九点多钟，我真有点打瞌睡了。破例地抽了一支烟，吸了几大口，精神才振作起来。十一点才完毕，也许是下午王明的太精彩了，对 K. F.^⑤ 的并不感到满足，尤其是不好笔记。

棉絮垫下了，仍盖两床毛巾被，一夜睡得很好。今早醒来，还只有一点点灰白光。听见窗外淅沥的雨声，顾及到今天的精神，想再睡熟下去，但尽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强闭着眼睛，然而涌来的却是昨夜模糊的梦境（现在更无法写了，主要的就是昨天大变动后的反应）。今后的种种，即将迎我而来的现实，包围着果与 mei。思想范围更广阔了。有乐观的展望、有幻想、也有些微的感伤——这是近日老安排着回到湖南后如何共同生活，忽然遭到一个中断所带来的。我不是一直告诉你：两年来的生活使我的感情埋藏更深吗？现在我开始感觉这深埋的感情不能抑制地向外涌发了。这具体表现在昨天上午决心来看你，简直是一种非看到你不可的情绪。记得在最初我们作决定时，你去上学，我回湖南，心底还能硬下来，甚至变态地说出什么“切断”的字眼。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你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动力，失掉它我会感到机能的停滞，你不会奇怪吧。今早躺在床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味。“些微的伤感”也许不恰当，但总是一种感情空前的高涨。不过这种高涨不会妨碍理智判断力的，你不必为我担心。

起来洗脸后，就拿起这本子想记下今晨这种心情。大家来来往往，写不下去。现在是午饭后，追记起来，也不怎样真切了。

昨天的消息，当然在传布着了。现在也不可能同大家谈，我也真懒得再谈下去。我想到利用闲时自己再作一个更详细的考虑，会后和博谈。如果是按照昨天的结论去变动，情形确会更复杂一些。

午饭后写过了上面这些，便伏着桌子睡下来。半睡的状态，渐渐感到周身发冷，二点继续报告的时候，小周给了我一件绒上衣。这情形不能不使我考虑到走的时候

^⑤ K. F.：即凯丰。

怎么办？坐在敞篷的汽车，单靠现在的资本是无法支持的。只有一条单长裤，毛背心现在真希望你能赶着织起来。

——廿一、中午

现在我坐在图书室来完成这封信，夜快11点了。

我并不反对我自己去上学。系统学习，今天对我是极需要的，很早也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今天使我最严重考虑的还是湖南的工作。今天我应不应，能不能离开湖南的岗位？记得去年我刚回湖南时，开始也没有定下心来，自己常这样怀疑：难道我就这样在后方留下来吗？但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安定下来了，我决心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整整的一年，上下各级的环境都已相当熟悉，自信心也在增高着。今天冯^⑤的报告中，最后说到：“青年干部的稳定”。综合各方的情形，目前一个短时期内我离开湖南是不大可能的，这样对湖南的青年工作是有损失的。虽然目前我希望我们俩人能尽快在一起，也希望能去上学，但我不愿目前离开工作来争取这个前途。至少一定要有了代替人才能离开。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代替人一个短时不易培养出来。如果在这一个时期中，战局起了变化，敌人反攻长沙，湖南紧张起来，硬不放我走，而我走，损失的确很大，这又将起变化了，在那样情形下，主观上我当不会固执争取的。这样的前途当然可能。所以关于两人“一致”的解决，我现在觉得时间上争取迅速一点的好。

——九、廿一夜

昨夜在图书室和冯等讨论起报告来，所以没继续写了。二姐昨夜和王明、克坚（他们两人到她的房内去闲谈）又谈到我们的问题。克坚说有五条路，但他不能提出意见。王赞成你去湖南，不过考虑的是妨不妨害秘密工作。这些话是二姐转告我的。

大姐见了我也说，“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好些，将来学习机会不是没有，可能两人一起去。”

这两天的报，华中战局又紧张起来了，根据副部长（按：周恩来）那个“提纲”和王的报告，在目前形势下，敌人利用欧局紧张，配合政治进攻，军事上作一些新的正面进攻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湖南整个的工作就更严重紧张了。

我觉得，我不应离开我的工作！

^⑤ 冯：冯文彬。当时是中央青委负责人。

另一方面，你去湖南妨害秘密工作，这是技术问题，你在湖南认识人根本极少。你的能力应培养成为公开人才，这是对的。但做一个时候地下工作，积累一些党的工作经验也是必要的，这并不妨害你将来的公开能力，相反只有帮助的。所以到湖南去，今天对你我不认为是损失。

所以现在我的结论，仍觉得一道去湖南，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是第一条路。

这并不是我反对去上学，我赞成你去上学，同样也赞成自己去上学。但鉴于目前实际具体情况，这个前途不是必须和马上能实现的。

——廿二中午

吃过晚饭，继续听了一个钟头报告，大家都感到极大的疲倦。小陈邀了何和我上化龙桥吃面，归途又谈到我们的问题。结论是：目前应看重湖南的工作，与博谈的时候只说明情况（当然也包括对你的了解和意见），不争取你去湖南，但希望俩人能在一起，让他作决定。

月亮很好，虽然只有半边，也就够满足了。雨下得实在太烦人。

回到房间，桌上摆着你的信，我无法掩住我的快乐，我笑了。

你这“危险”的担心，我认为是完全过分的，在这一点上你简直是由总会而成为成见。我现在不多作别的解释，你回忆一下我给你的信吧。很多次我都特别提到“学习”的问题，还把我的学习计划告诉你。我始终就极注意理论学习问题，同时也最不满意自己。果从来“没有违反过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你应这样来相信我。

明天上午一个报告就完了，下午讨论，后天也许继续讨论，也许博还有一个简单报告。廿五日，你可以正午来，或者后天（24）晚饭时来亦可。

问题真该迅速决定了，顶多迟延到月底，就得动身了。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转过头看看窗外的半月，正躲在树叶后面，光不明亮，云块也很厚，这样的画面我不愿久望。今夜你一定也在看月光的。这时你睡着了没有呢？讨厌的感情又涌上来了。mei!

今天将绒衣还给了小周，不感觉怎样冷，但有点流清涕，我希你来时带背心给我，但又不希望——我不愿意你冒着手痛这样赶。

该去睡了。月亮也埋进云层了。

你的果

廿二夜、十一点五分

今天早晨醒来又是很早。

廿三、(1939.9.)

还有几点：

1. 对于你个人意见的尊重，今天和昨天仍旧是一致的。
2. 到湖南后，将来两人一块去学习的前途是有的，这不是一种悬空的估计。
3. 与博谈以前，我们俩人的确还需要将意见统一一下。
4. 希望你 24 晚饭后能来，如果你觉得时间少，25 中午来也好。

听说唐亮^⑬很可能代替你。

甄：

早晨给你的信收到没有？

我们的讨论大概明天一天还不能完毕，明天晚上是否会占去，现在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后天来好了。

天气也许会好转起来了。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要去准备我的发言和问题的解答。

你大哥给你回信没有？

早晨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希望你详细考虑。你来时最好带来你最后的整套意见。

果

廿三、下午、(1939.9.)

范元甄日记

1939年9月22日，星期五

果：今晚读书的讨论到十时完结。洗完脸，准备睡觉时，碰上戈宝权、闫廉他们在喝酒。我一时高兴就喝了不少——大曲，凶得很。我的脸不消说是通红。现在躺在床上也听见脑子里在跳得厉害。

时间是十一时半了，我睡不着。果，很想这时能与你在一块！我拿出了那张照片，我撕去了我自己，剩下果，这是一张并不坏的照片，妨害他的是我。你相信吗？

^⑬ 唐亮：当时在重庆，后来去延安。曾任林伯渠的秘书。解放后在中联部工作。

我可以从这张照片看到果与我讲话。我又细看被丢开的我自己，果，我有点害怕起来了。左眼的毛病是这半年才有的事，是否还在继续发展呢？“对眼”，多讨厌呵！

果，我要你去照一张单独的照片，放一张大的留在我身边。因为我们至少要有二个月的分开哩。

不想写了。让升起的新月带一个深吻给我的果！

李锐信

1939年10月2日

Mei:

昨夜一倒床便睡了，做了一个梦。你、我，我的大姐和她的朋友们在一个房间内，敌人进来了（又不像敌人），窗户、门都锁上，后来只剩下我们俩人。我打碎一块玻璃，我帮助你钻了出来。今早一醒，就看见映到墙上强烈的太阳，再看看天，蓝底镶上白云，梦境很清楚。还没有下床，我便嚷着：下午去河边洗澡。

清了一下东西，清出28个铜板，这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准备只带走一个布袋，箱子留下，棉被许多当带走。

天气给人的情绪影响很大，今天我觉得我精神特别饱满，很快乐。没有照镜子，我想我的脸色一定要比昨天好。

现在我又仔细思索了一下昨夜的情形，引起极深的内疚。为什么在离别的前夜要这样任性来发泄当时那种极不正常的感情呢？希望你原谅我这“最后的一次”，（这样说，是有客观的根据的，并不是空口诺言，昨夜已分析过）忘记它吧，让它像流云一样地过去。

我们决定后天（三日）早走，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动了。

要留下的东西全放在周二姐那儿，箱子的钥片也在她那儿。画像放在箱子内，你可开箱取出。

我尽可能早一点来。大概不到一星期我便有一封信寄你。暂时第一二封信你寄国民印务馆好了，以后的地址我到邵阳后再告诉你。

你照相时如高兴的话，最好还照一个全身。不然你找一次手机的机会，再放大。老人家的心理我们要原谅她。

有些琐事，我再啰嗦一遍：

去上学的行期争取一个定期，不要让我来后再做清客。

钱，我回去尽一切可能弄。你在此一方面保存家里寄来的，一方面想一些生钱之道。小册子至少写一个好了。

开始养成节俭的习惯，多走路。

为我筹划钢笔，我来时一定带样相等的礼物交换，如何？

写一封简短的信与老闫，问候纪发^⑭的病。高兴时那些歌你可以抄一点给他。

给我写信时，注意不要带任何政治气味，不得已时，用代名词。

可能时每天写日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换（在量的方面我一定不如你）。

的确，我相信我们见面时能够互道出这一期间中的进步和成绩。

你一定要找出《待人接物》^⑮那篇文章多读几遍。

你给我的一些短信，还有一些留在箱子内，希望你全保留好。下次来时，作一个总的清算——或留，或毁。

一方面征求大家的意见，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深入的分析，你还是简明地写一个报告给博古，这样他会更重视一些的。

的确根据今天党的需要，你应该接受“从记者前途努力”这一意见。明天如果你抽不出时间来，不必再来好了。果扫除干净了那些不快的阴影，现在充满了快乐与希望。给你在纸上留下一个吻！

果九（十）、二（1939.10.2.）

如果明天见不到你，我还留一个段信在二姐那儿。给主席的信你如认为不好，便不交他好了。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0月5日，星期四

为了果今晨动身，昨夜住在办事处。警报又是从一点到四点多。更不巧的是吴

^⑭ 纪发：周纪发，李锐武大同级同学，经李锐介绍入党。当时在湖南地下党工作，英年早逝。

^⑮ 指洛甫作《论待人接物问题》，见李锐5月26日信。

志坚^⑩因手枪走火被打死了。这个死给我的刺激太厉害，怎么样也睡不眠。爬起来写了一篇悼文，快天光后七点钟了才睡着。九时，果叫醒我，他们已准备好走。待我洗完脸回来已走掉了。没心情追下去。又与竟如谈了半天。走的时候，满想在底下可以看到他们，结果是不可能。心里总像有点放不下，没多叮嘱他沿途遇警报时多多小心。算了吧，说也没用，反正他们大伙在一起。

只睡了两个钟头，就一天都没睡，这在我怕是空前的吧。张谔尽逗我开玩笑，我倒对果的走真没悲伤。这样处理已是出乎意外又意外的圆满幸运了！

给爸妈、吉、坤、五妹、六弟都写了信，也给戈南写了信。

天下雨，果他们会淋湿不？今夜大致住綦江了。星期日给他写信到桂林。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7日

果：

动身的那天刚巧遇雨了吧？我们上午又被警报逼到防空壕里坐了半天。不知道你们怎样？

吴副官的死，给了我一个颇大的刺激。那晚，我怎么样也睡不眠，结果五点钟爬起来写了篇悼文。又看了烈士传上几篇文章，到七点钟才勉强着自己睡下。也奇怪，赖这两小时的睡眠，我竟支持了一天。这种情形对我这“睡虫”真是难能可贵。

因为洗脸须跑到水源的所在，赶下来时你们已走了。没有送到你倒没什么，我不放心的是没多啰嗦几声叫你沿途小心，尤其是遇到警报不可马马虎虎不躲。真的，那天，我简直感到“死”这个东西找人是太容易了。现在你是平安到桂林了？祈祷着你能平安而顺利地早来到我的面前！

昨天接到家里的信，附给你看。真麻烦透了。这信是由大哥拆的，他大概可猜到我对他的不忠实。我只有支吾着说你是在桂林（为了与我那次写给他的信符合）。最好你从桂林寄封信大意说“接到我的信，希望你来重庆的事恐要到十一月底十二

^⑩ 吴志坚：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武装副官。

月初才成。因为大姐来信说妈回家收租去了，而现在家里成了战场，你需要回湖南一次。另外可说希望我在你回来以前决定是否去湖南，因为你希望不空跑一趟。”其他随你自己去写，反正一定要极像一封平常的信（不妨也讲述一些你正在桂林筹划的工厂。如像某种机器购买困难呵，某人只务空理论不能切实做事呵）。总之，要像，要逼真。至于订婚仪式与否的问题等你来了再说，你看如何？这信于十号以后寄出（托别人），千万！

家里寄给我一百元，我除了做一件衣服决不动用。盼你千万能弄到钱！并且由我家庭对仪式等问题之重视，多少也可供你估计你妈妈情形的参考。可能的话，你去见他们一面最好！也不妨把我爸爸的信给你妈妈看看，让她知道我们这方面也“不是马马虎虎”的。也可让她放心些，如何？

昨天这儿发号外，收复平江。不这样拉拉锯也未免太不像话！这儿的人都高兴得很。连我表哥那姨太太都欢喜得跳起来。果，希望你的妈妈是平安的。

你走后，张谔他们尽拿我开玩笑，事实上我们倒没有丝毫惜别之感。因为跟我们自己预期的办法相比，这短的离别已是再幸福也没有的了。

别忘了打听你叔父的地址，写信给他。

明天就去照相，好了即寄邵阳。

见到一些什么朋友？问候他们！

我现在主要时间在城里，信可寄城里。

还有什么好写呢？给我小心身体！

老刘^⑮又在开玩笑了。讨厌！

甄 10.7. 晨九时（1939）

老闫信已寄出。

附范父家信

谷白贤阮青鉴

附函请加封转照儿^⑯为托

关于伊之婚事亦请参加协助进行

^⑮ 老刘：刘述洲，当时《新华日报》编辑。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⑯ 照儿：范元甄小名。

李君谅已由照介绍见过经过情形谅有所闻便请示知为感

余容再叙即此

旅祺

阁府清吉

外祖母安好

{黑}

子枢九月二十五日（1939）

订婚证书介绍人及证婚人主婚人必要备具我方决请贤阮代表家长请劝照贯彻此点主张

李锐信

1939年10月5日—8日

Wo di Mei:

从窗口看见过你一眼后，我还等着你来取洗脸器具。我们的一切行装都准备好了，大家已急催着下去，车马上就要开，一定要九点赶过{两}路口。我提着小包袱，跑到厨房洗脸的地方也没有看见你，跑到楼上只和二姐和竞如^⑤拉了拉手，便赶着跑下去了。到了山坡路畔，汽车已加油待发。车开了，我又后悔不该叫醒你，因为她们已告诉我你天亮才睡。

过江后，警报叫了，押车副官还没过来。开到六公里外，暂停下来，雨开始下了。我们找了一个小馆吃过饭，警报解除后，十二点才算正式开动。

放下了布篷，车里面充满了汽车油味，每一个人的头都有点昏昏的。然而我们还是拼命地唱歌。中坚分子是老何，小向^⑥，标准青年^⑦和我。从新的唱到旧的，唱一阵又歇一阵。我的喉咙大，几次被裁判。雨越来越大，车好像醉汉一样踉跄地往前冲，颠得很厉害。老何吐了，他说将中饭吃的牛肉全吐了。我吃了一些清宝（八卦丹），心里才不作腻。布篷小洞很多，每一个人差不多都受到灾害，不是衣湿就是

⑤ 竞如：卢竞如，吴克坚的妻子，后离婚。

⑥ 小向：？

⑦ 标准青年：吴华，广东青委书记，开完会同车离开重庆。

裤湿。

头感觉很沉重，心里也一阵阵腻，躺在角落里，仅只能闭上眼睛，无法入睡。寂静了一阵，仍只好以唱歌来解闷，然而大家的精神都在下降了。

听到一个随车的司机说，一进贵阳，就需要棉衣。我摸摸身上，现在并不感觉冷。“毛背心”的伟大作用，将更证实。我闭上眼静静地体味我的“幸福”。

重庆的雨不会比这更小吧，今天下午你要进城，我担心你的衣太单，并且你一夜没睡。Mei不要弄病了呵。你在惦着车上的人，其实车上的人更惦着你。

大家好像都沉住气，与“呕吐作斗争”。好容易到了今天的宿地——东溪，时间是下午三点。我们找到了三毛钱一个铺的旅馆。我预备盖带来的你的棉絮。

我和小向、标准，另一个共一组。四毛钱客饭很漂亮。我现在是饭后在小油灯下来写这些。同房都睡了，我已将床铺好。维维，晚安！

九月（十月）五日夜七点

（原文是九月，应为笔误——编者注）

现在我又是在一盏小油灯下提笔。夜七点半，他们都开始睡下了。“标准”在笑我，“真了不起，每天晚上还写日记！”

今早我醒来很早。昨夜不知是蚊子还是跳蚤，常常痒醒，睡得并不够熟。开车前吃了两个甜酒蛋，一个面包。

今天的天公还作美，没出太阳，也没下雨，但风吹得有些冷。我用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身子。汽油味仍相当重，不知什么道理，这次我怕起汽油味来了，并且头整天都是沉的，有点胀痛。两个月前来重庆时，顶着太阳，都没有丝毫这种感觉（此处说法也佐证前面原文所注“九月”是误注，应为“十月”——编者注）。仍旧吃八卦丹，擦了一些万金油，还有些效力。在松坎吃第一顿饭。熟板栗二毛一斤，每个人差不多都吃了一个饱。今天的歌唱得没有昨天起劲，二部《黄河》合唱比昨天却要进步一些，《自由神》总唱不齐。

乔木^⑩出了一个猜谜，一块钱悬赏，结果被大家逐渐拼出来了。“甲乙二人，甲是乙的丈人的女婿，乙是甲的女婿的丈人，甲乙二人是什么关系？”你现在猜吧，猜中了，来重庆时我也有悬赏！

^⑩ 乔木：胡乔木。当时胡乔木去湖南检查青年工作（冯文彬去云南），与李锐同行。随后又一同从湖南回到重庆（于1939年12月下旬），同车去延安。

车过钓丝岩，离板辛几十里的一个下坡转弯处，翻了一部车。有两个满头是血的人正躺在路旁，听说司机已跑了。“血的事实”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刺激，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真也不是一件易事。Mei，你不要担心，我们的这个司机很稳当。

因为有点冷，大家的情绪也没有昨天热闹。靠着车边也没法睡着，于是回忆，幻想，属于果和 Mei 这两个月的生活，以及将来的希望，都在脑中萦绕起来了。那些美好的镜头，Mei 的一个个小动作，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将来的学习生活……

标准青年在捣乱了，“Li Rhui 这家伙，还在写情书！”我喷了他一口茶，他吃了亏不做声了。小向突然发言：“贵阳现在演《普希金》，下一次是《Lenin》。”“他妈的，一定要看。”他们在谈电影了。我逃脱出来。

下午五点到遵义，我们同车的两个老将，他们都是在此地打胜仗，用茅台酒洗过脚的。谈得大家都直乐，心痒痒的，用钦羨尊敬的眼望着我们的老将。

找好了旅馆，一行八人去逛大街。从新城到老城，从市面铺店的变换，街上人物的形形色色，让我们知道了今天遵义的全副面目和内容。因为有一个本省人在内，我们在老城吃到了八分钱一碗有名的羊肉粉，果然不错。

标准他们又在捣乱了。他说要附一页信在内，但不准我看。没法写下去了。但也许会睡不着，睡下和他们聊天也好。果会在梦中轻轻地吻维维的！

九月（应为十月—编者注）六日夜八点十分

昨夜躺在床上大谈恋爱经。那个本地人现在正有着我同样的情形，他兴奋得从床上爬起来坐下，听我的经验教训。我指出二点重要的，一是诚实坦白，二是不能长期“纸上谈兵”。标准连口地赞美我的幸运（指老博的原则）。

今天买了很多米，虽然下了几个人，然而更挤了。大家坐得都不舒服。天气的确更冷，爬过山峰，冷雾一阵阵迎面扑来。没有过乌江前，下了一阵小雨，只好将布蓬扯上，汽油味加重。一个个都诅咒起这“天无三日晴”应改为“天无三点晴”的贵州。

过乌江顺利之极，前面一辆车也没有，渡船似乎也改良了，比来时快些。老将们又谈起他们三渡乌江的故事来。

今天的歌唱得更不带劲，群众加油都没效。

因为昨天右眼角被铁杆碰了一下，头似乎显得更痛。在息烽吃过饭，短短地真睡熟了一阵，被他们叫醒来时，离贵阳只有四十多公里了。

下午三点到贵阳，当即入城到交通站。

九月（应为十月—编者注）七日下午四点

昨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加上乔木）同上大街溜达，跑书店，上西药房（为纪发觅药）。书比重庆还要多。我买了一本上海出的《现实》第三期，几张活页歌，后来又在世界书局买了一本“寸半本”的英汉小字典，\$0.98。我特别高兴这本字典，可以温习温习生字。

遛到六点钟，上伊斯兰清真馆吃晚饭，牛肉和麻婆豆腐够好。

贵阳新恢复了一家影戏院，但并不是《普希金》，《Lenin》广告已出。昨夜却放一部英国的古宫廷片《血溅琼宫 live day of a queen》。两个广东老的坚持，花了两块多钱去过了瘾。当然没有打算去看内容，但是技巧也不满人意，连一个好镜头和美国常有的大场面都没有。出来影院，都有点垂头懊气。

《夜莺曲》此地已放过，观众要求，九日重演。但明天我们就要往桂林了，事情也没有这样不凑巧的。《夜莺曲》真不知何年才能看到。

昨夜回来就睡了，今早五点就醒来。我一个人先起来，小向又在广播我有心事睡不着觉。Mei，果是不是有心事呢？

现在是七点半，已吃过早饭，他们在催我发湖南的信，趁上午投邮。因此我要结束这一页了。

今天我并不感觉冷，你不必为我担心，明天起在路途我当更加小心的。我现倒担心你没衣穿。夜晚如果跑警报，千万不要受了凉呵！

这一个时期内，希望你写几篇好文章，好好读几本书，注意将我们的问题求得切实解决。你应接受他们希望，将来做记者的前途。

到桂林的沿途，仍这样每天写一点，一到桂办时，就可发信。这样好不好？

因为每夜头都很昏沉，我也不知自己写了些什么，现在也不愿再重看一遍。就这样投邮了。

果

九十、八、早七点四十分（1939）

最后消息，我们后天走，明夜可以看《夜莺曲》了。

给小周一條

李锐信

1939年10月9日—10日

维维，Go di Mei:

昨天上午发了那封快信，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因为在旅途中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无什么责任，大家都感觉有些无聊。但我这样偷着（使他们不注意）写一点，却更增加了他们寻我开玩笑的资料。我也学会了老着脸，“我偏要写！看你怎么办！”

逛完了贵阳所有的药房，纪发所要的三样（治肺病的）药品都买着了，共五十多元。完成了这个任务，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下午和两个广东老一同去看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现在有着相当阔的差事。我们是存心去搞竹杠的，结果圆满——今夜请我们看《夜莺曲》。谈了一阵，他定要请我们上一个讲究的茶馆。因为客满，茶没喝成，我倒碰到了一个大冤鬼——国瑞的姐夫。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是破脸的死对头。他问这问那，当然打听国瑞的消息是真心的，我差一点敷衍不下去。我说我刚从山西归来，我并没有告诉他国瑞死讯的传言。

此地有武大同学会，我的同班很多。

因为住的房子看书都不方便，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逛大街了。几家书铺的店员该熟悉了我们这几位仁兄的面孔。在晚上，一边看书一边听 Radio（商务世界），的确也相当惬意。今天上午和小向又是逛街。跑书店跑腻了，牺牲了六毛钱尝了贵阳驰名的“破馕包子”，八分钱一个，味道顶呱呱！

这两天看报看得很仔细，一字都不漏。这次湘北的胜仗真是恰到好处，无论就国际和国内形势俱配合得正好。除中央社外，我想各大报都无记者在前线。这使我真想飞到长沙，找一些真实材料，替 sin xua 写一篇通讯。我总不满意各报记者那种一般化的战地报告（过去只有长江^⑬的较好，克寒^⑭等系统的报告除外）。但这确是一个空想而已，即使真写起来，技术上仍不会好的。

⑬ 长江：范长江，当年有名的战地记者。原为《大公报》记者，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文革”中跳井自杀。

⑭ 克寒：陈克寒，当年在华北主持党的新闻工作。1949年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文阵》^⑤三卷六期差不多十分之七八都看过了，我喜欢艾青^⑥那首长诗《吹号者》。这真是一首有骨有肉的好诗，辞藻很考究，却极自然，希望你也找着读一读。还有那篇《来自东江的童话》，也是一篇极动人的报告。好的诗，好的艺术作品，我们应该多读（尤其对于你）。这不独帮助我们的写作，活泼生活，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纵的横的）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使我们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特点。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较狭隘单纯（你比我要好），因此我们常易将社会的人与事物装入我们幻想的公式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是群众的先锋，然而我们决不可忘掉我们是群众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仍是处在这样的—个社会中，要希望所有的人都照我们这样来做，这是错误的。推动群众进了一步，这就是很大的成功（虽然离我们的目的地还不止一百步）。

今天下午我去仓库教歌，教《保卫黄河》。我真高兴和这些技术 T-Zhmn 接近。他们是那样的热忱和纯真（华侨多），这里的学习空气和亲爱的精神比重庆的强多了。我看见一个修理（或许是司机 T-Zh）的生活日记，看了第一页。他写的那样真实，对自己要求是那样严格。唯有真实的生活，才能有好的作品。我们这些华侨司机 T-zhmn，真是最切实的无名英雄，他们中间任何一人的生活，都将是一篇好的小说材料。——可惜我今天的职责不是一个文化事业者。

一个人他有了丰富的长期的生活，他一定会自然地想写下一点什么的，马柳特迦不正是如此吗？

十月九日下午五点

现在我伏在床上向你作报告，我已看了《夜莺曲》。我的手掌现在还有点发疼，血还充满在掌心上。我拍得太凶了，如果不是顾及环境，我的喉咙现在一定会变沙的。

走出影院时，我兴奋得紧抱着我的同伴，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没有适当的句子能够说明我们的感情和理智是到达了怎样一种高度的激动。

^⑤ 文阵：《文艺阵地》。

^⑥ 艾青：诗人。192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2年初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要自由！”格露娜的红巾最后这样的在指示……她们是胜利了。伟大的 Russian 的劳动人民已经胜利了。现在轮到我们，历史的红巾在向我们招扬……我永远记得格露娜的红巾，和她最后在钟楼上那张坚决，痛苦，然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的面孔。

今夜观众满场，掌声如雷鸣。不管是哪一阶层的人民，只要他们心还在跳，必将从这影片得到教育，获得新的认识。哪怕是暂时的，或瞬刻的，都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我真想知道看过这影片的各种人的反应，这是一种最实际的测验和统计。

这部片子应该设法让工厂的 workman 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知道唯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里我不想赘复地写出我对于这影片某一节段，某一个镜头（个个镜头都有艺术价值，没有一个浪费的镜头）以及最后女工直接用 {磁} 器武装斗争 clink 场面的各种感想，那真会写不完的。十一月底见了面，我想我们一定会消磨一个夜晚来谈这个影片的。

我们住处离影院很近，九点起的第二场现在已开演了，格露娜的《夜莺曲》现在悠悠地飘进我们的窗口（我停下笔来，听她唱完了）。虽然我无法知道歌词的内容，但我的感情这时已为她的歌声所粘住。我希望下次见面，你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唱《夜莺曲》。

我们的车子还没修好，要后天才能开。

告诉你最后节目：明天双十节，换演《Lenin》。贵阳虽然意外停了三天，我决不再诅咒了。

十月九日夜九点廿分

昨夜梦见你的，维维！

隔壁人家死了人，哭声很厉害，半夜将我闹醒了。今早起床时我告诉了他们，又听见了这讨厌的话：“Li Rhui 有心事睡不着觉！”甚至还阿 Q 地说，“A，还是没 love 的好！”

街上似乎弄得很热闹，一个小机关的头门都用松花红绿纸糊扎起来。早晨独自一人上小馆吃牛肉粉，十几个小学生跑来义卖。一个小孩子重复地背一句话“多买二毛钱，多打死一个日本鬼！”我用一毛钱买了一个信封。

俗语贵州“天无三日晴”，我们来这里三天，出了三天大太阳，比重庆还暖和。

大家都担心警报。早晨十点多钟，街上一阵乱哄，我们正在下象棋，一惊起，也不顾“将（劫词）死不将死了”，大家拿了自己的珍重品随人群挤出城外。贵阳找不到防空洞，我们一行离城二里，爬到一个石山上，躺下吃地瓜看杂志。没有重庆的安全，然而也没有重庆那种恐慌的程度，直到下午两点半才解除。

吃晚饭时又向我开起玩笑来，“A，写得软一点 O！”小向这句话给大家笑痛了肚子。“我看你起码有两万字，五块钱一千，一举两得，就有 \$100 稿费。”“将来还可出两地书。”“你应该还写一万字，150 元作基金，准备将来生孩子。”对这几个家伙，我真无法对付。——去看《Lenin》以前写。

双十节夜放映《Lenin》，这真具有历史的意义。

我的手又拍疼了。最后武装工人进攻克里姆林冬宫的场面，现在还在我脑中转。影片的收场是攻下克里姆林后，Lenin 出现在群众大会前，走上讲演台，好容易让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休止。他伸出手来，（我们在木刻画上常见的）第一句话是：“T—zhmn，现在我们已建立了革命的工农政府。”Stalin 微笑地站在旁边（Stalin 亲自扮演的）。

我想今晚的观众至少他们了解了今天的苏联是怎样建立起来，依靠什么力量建立起来的这回事。其次他们会了解 Lenin 的伟大。从鼓掌声中，我知道这影片给今天的观众一个吸引力——使他们“爱”Lenin。

这两部影片给我教育很大，一个长期在平静冷落的环境中的 worker，他会懂得怎样在这两部片子中取得他今天所特殊需要的部分。

我现在的的确太兴奋了，关于《Lenin》很多话要写，但留在以后谈吧。

明早准动身。今夜我要整理行装，同时要好好休息一夜，到桂林有四天的路程呵！

我想今晚结束这封信，明早就可寄出。到桂林时当然还会发出一封。到了目的地还有一封短筒。以后因时间和公事问题，也许稀少一些了。

现在九点差五分，我准备写到九点十分。

告诉你一桩不好的事，这两天因贪吃，尤其吃辣椒厉害，现在肚子有点毛病了。不过明天也许不会扩大的，特别警觉起来，到桂林的路途决不再贪吃。如乱吃了一点东西，你将来再罚我。

今天我照了照镜子，脸色很好。我想这一个多月的生活，虽然会极不安定，但

我一定好好处理，争取“胖一点”。

到桂林时如时间允许，我当去找你的好友。

经过柳州我不想多买东西，因为钱的关系，甚或什么也不买。不过转来时，一定得使你满意（你记得格露娜看见她叔父回来带给她的礼物时的高兴样子吗）？有些必要用的东西你暂时买一点好了。我们读书的地方，以及将来的生活，都应该而且是极简朴的。行军的生活你也有过一点经验，所以我们准备东西虽不限制于行军程度，但总以“简朴”为当。以为如何？Mei？

仍要啰嗦一句，希望你好好生活和工作！切忌任性！《待人接物》那篇文章最好要记熟，并实用于生活中去！

当然我也是这样来勉励自己的！

老何和我们分手了，以后的四天唱歌将以我为中心了。我想我的唱歌也许会因此有点进步，我也希望我能唱得好一些。

现在一天天和你距离拉远，但隔不了一个时间，就又急速靠近——终至能拥抱你，并且以后也不会再拉远了。我们将有着统一的生活，不是吗？果相信 Mei 会快乐而笑起来的。九点十分到了，维维在笑得那样美！

你的果

双十节夜贵阳（1939.10.）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11日

果果：

发过寄到桂林的航快后，每天都着笔写第二封信，一直写到今天还得再从头来。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明了。也许你的话是对的，我们今天的要求已非仅仅通讯所能满足的了。你是否也一样呢？

今天一天没出去，下午我洗了很多东西：你用过的毛巾被，我的夹袍、布长衫、衬衣、袜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洗得满身出汗。这些日子我常常不自知地出冷汗，过后就感觉头昏，大概是底子太虚的缘故。他们都说我又在胖着，老刘还硬跟我赌了一桌酒席，说我是有了孩子的征候。这桌酒要等你来渝时吃。果，你瞧多可笑呵。

给你，让你转给妈妈。你已经打听得她与大姐的所在了吗？果，尽可能地去见她们一次。

上封信里已经告诉过你，我家里寄来了一百元，并且还叫我们举行订婚仪式，完备订婚手续——填婚书。这且不去管它。昨天我去买了一件衬绒袍料，天，蓝布贵到九角多一尺。没办法，花了二十元买就一件衬绒袍的里面。假如你手头能充裕的话，可在湖南买点布，如像做汗衣可用的，现在不用迟早要用的。毛线也一样。还有，棉被与被单千万不可忘却。

这几天一直很热，你在路上谅亦不致着凉，甚惦！

几日的生活、工作相处，我知道老刘的“秘密”不少。他给我看了他与妻的通信和他与他弟弟的通信。老刘是一个看上去冷冰冰，而实际上又很重感情的人。也许是阅世日久，涵养较深，不易暴露自己的感情罢了。显然的，在他的心之深处也有着一些创痛。我想，他之对我如是“好”，是想在这孤寂的环境里找到一个知己吧。不过，我怕我会叫他失望，凭我自己的生活体验是不太容易了解他的。果！我实在不善于了解人，除了以我那仅有的一种角度去测量而外。

春明^⑤生病却偏偏也住在城里。老刘前天突然说：“春明的病是你给的。”果，我讨厌这种开玩笑，这种开玩笑反而增加了我对春明的恶感。记得在四月里，当我告诉他要结束我们那段非常不正确的感情时，我曾问过他是否我还应负什么责任，他也说过挺硬的话。假如他真是“为”我生病的话，我真有点唾弃他。

以文回重庆了，前天在街上碰到他，我们仍是亲爱的。以文的确是个忠实的孩子。我在了解 [] [] [] [] [] [] 琼华嘱我的话转告他。

钢笔当定给 [] [] [] [] [] [] [] [] [] [] [] 便宜的话，也买一点。此地信封最蹩脚的需 [] [] ……

今天发了信 [] [] [] [] [] [] [] [] [] [] [] [] 告诉了他我们的最后决定。此外信手写了两张 [] [] [] [] [] [] [] [] 样了，你碰到谁都？

多来信，减我记挂。寄城内。

谈谈乔兄。

维 1939.10.11. 灯下

^⑤ 春明：？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14日

果：

贵阳寄出的信已经收到。以后来信径寄城内，时间上要经济得多。如果写化龙桥的话，从邮局就得多耽误一天，再由乡下又转给我就更不上算了。

你们行进之慢，出我意料之外。我本打算着你已没法收到我寄往桂林的信呢（现在按日子计你该收到）。因为等取照片，所以那封写就了的信也等在今天一起发！

大前天晚上，戈蒂^⑧进城，于是老刘我们三个聊天，聊到深夜，最后又归到恋爱问题。特别谈到爱情——甚至“贞操”的独占问题。我们设想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那是三个极好的朋友，就说甲乙已是夫妇，丙是他俩共同的好友。有一天，乙同丙恋爱甚至同居，而乙对甲仍旧爱，甲对乙也仍旧爱。怎么办？戈蒂认为如果他是甲，那么他马上停止与乙的夫妇关系。而我与老刘的意见较接近，我们认为，首先，丙一定是一个值得爱的人，不但乙爱他，甲同样也爱他。乙对丙的爱达到同于甲或甚超过甲是可能的，而且并没什么不对的。但我们也承认男女在性的关系上应互相保证“专一”性，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这“三角”可能存在一个时期，最后的发展，不是乙去甲而丙即去丙而甲（友情还是存在的）这个决定过程中，甲丙当中应该有竞争，这竞争完全不是以伤害对方来取得胜利的，完全是共同向上的。因为我们想，在将来更高级的社会里这种情形会很多的。你的意见怎样？

后来又谈到选择对象的条件问题。戈蒂讲到很多，但老刘提出一点甚为重要。他说：“你讲的就是枝枝节节，最主要的我认为是能了解我。如果一个爱人怎样好，而不能了解我，那也不是幸福。”果，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谈到这里，我没发言。我回忆起了那几个晚上，我最后甚至逼得你流泪了！果，这是多么愚蠢呵，我！我不能了解你，反而给你一些无情的逼迫，似乎仅仅刺痛你我还感觉不够，简直要你在面前无法站立。你毕竟容忍了，也原谅了我。果果！对这两月来生活的回忆，有些地方使我深深地恨恶自己。尤其为了解你，我做得太少。因而你最初向我提出

^⑧ 戈蒂：可能是指戈宝权。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

的希望，我确乎做得不够。当然你在这点上也有未足。

还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林肖侠^⑩前天从山上给我一封信，说到读了你给他的信异常快慰兴奋，并对始终未能有机会与你谈到对我，及我们的希望感想引为憾事。后来，他给我这样写：“近来，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包围着，苦痛着。在我二十三年的生命中这还是第一次呢。但是，你不要为我担心，它决不会妨害到我的工作。我想有机会详细地告诉你，如果你不高兴或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本来他说今天进城的，现在已下午二时还不见他来。果，你想，他可能会跟我详谈什么？那是他二十三年生命中第一次经验到的事？

上次老刘拿他的信给我看，我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以后我们的信应该写得“好”一些。不但是你的太“第一，第二，第三”化，我的信也不高明。我想，如果花时间写信与看信是一种享受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信写得更好一些，你说么？这又与我们自己“写”的能力有关。有时间多读些文学作品的确是好的。

附上小白^⑪的一封信。是否你妈妈接到我们同写的信反应很糟？你想，沅陵炸得很凶，小白他们是否安全？

马上要有事出去，下次再写。

附上我的照片，满意不，这张？

你的维

10.14. 下午（1939）

我的厚衣已做，不用担心我，小心你自己！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15日

果果：

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毕竟我是被失望攫住了。计算着日子，无论如何你从桂林发信的话，今天可以到哇？刚才我特地再到邮局去问桂渝航信起飞的日子：明天由渝飞桂。我这信只有发出了。但，我是不是不该再期望你从桂林会来信呢，果？

^⑩ 林肖侠：时任《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烈士张浩的儿子。其弟林汉雄曾任建设部部长。

^⑪ 小白：即王铁铮，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丈夫，当时在湖南地下党工作，已去世。

妹妹^{①⑦}来了，跟上月十九日比起来是只差四天，在这方面我是日益呵，不，“月”益进步着吧？可是也太灵验了，昨天起心情就非常不好，这会儿更厉害，意外地爱出汗，感到身上尽是不舒服，又懒得动。果果，我真烦躁。一进门到收发处问有信没有，又是失望。我甚至感到收发的脸特别讨厌，他是那样带着冷嘲向我说，没有我的信！果果，我真难过极顶！

公司^{①⑧}新来了两个女同事。我们都欢喜多接近，我想在这中间会有一些帮助和安慰的。她们都因公司里意外的沉寂，互不关心的生活而失望、不满。当然我们在一起是不致消极地发发牢骚而已。首先，她们俩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好的。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蹈”与健江^{①⑨}她们在一起时的“覆辙”的。

郭子鸣^{②④}进城来过一次，他说，我这次给他的印象很好（我们数月未见了），并说过去他自己对我有过一些误会，到现在才了解清楚。我倒不懂，大概我这次的结婚会解决人们一些对我的不了解吧？我决定要尽最大的可能，在走以前完成分内的工作，并把它做得好。这半个月的生产量我已完成了。

心境不好，又要赶寄信时间，这次信就算完了。果，给我寄长信来，抽出最大的空闲！

烦躁的维维

1939. 10. 15.

李锐信

1939年10月16日

维维：

昨天下午两点平安到了桂林。晚上洗澡，洗衣服，从外面到里面的全洗了，十多天的灰尘与汗臭作一个总清算。两肩运动得有些痹麻，人极疲倦，因此昨夜来不及跟你写信。

①⑦ 妹妹：隐语，指月经。

①⑧ 公司：隐语，指《新华日报》。

①⑨ 健江：？

②④ 郭子鸣：？

十一号从贵阳动身，路上整整四天。本来想如同重庆到贵阳一样，每夜写一点，但是有几个原因阻碍了我这样来做：（1）这三夜所歇的旅馆没有哪家是用洋油灯的，全是灯芯茶油灯。（2）也没有哪一家有桌子的。（3）到得很晚。譬如第二天从都匀到河池，晚上七点才到。天全黑了，汽车还开灯赶夜路。（4）因此人极疲倦。吃过饭，就往床上一躺，再也不想爬起来了。加之（5）这几个同路的家伙以此为中心向我集中攻击，开心。十一号早晨动身前我发了一封平快，于是这天就取我名“平快”，闹了一天。我见了一棵美丽的树或路花，或者是奇特的山峰，云霞的变幻，称赞或是多说了几句，便获得这样的反响：“在找材料了。”“这又是一个好材料。”接着便闹开了。车上的修车同志也全知道了，有时真是弄得很窘。因此受了这样的影响，十一日夜歇都匀时，本想勉强写一点，为得防止火上加油，也就宣布：“决计不写了，你们可以休止一下吧。”——弄得我只好“示弱”。

沿途四天的生活，有一些也是值得记下的，但现在很模糊，写起来也不真切了。平快上我不是说我的肚子闹毛病了吗？第二天动身就好了，你可以放心。

这几天在路上我发生的几件不好的事，我应该一五一十告诉你：

A. 第一夜歇都匀，我们住的一间楼房，不成样子，三个铺要 1.80。同小伙计开玩笑似地还价，混账的老板跑上来，我和他大吵了几句，那家伙愈来愈混账，于是全体动员才把他压服下去。虽然这事主要的是那老板混账，而我的缺涵养是起因，同时我说话的声音和样子的确很不好。结果虽没出事，但也就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这给我是一次很好的教训，在任何时候都要克制自己的脾气，因为脾气不好，常可能因小失大（待人接物问题，果自己应该更好实行起来）。

B. 已经警觉到肚子有毛病，几天仍旧是很贪吃（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大家都好吃）。地瓜、花生、柿子、柚子，尤其到了柳州，吃得更凶，这是很不对的。万一在路上肚子坏了怎么办？汽车不能常停下来让我拉屎呀！

C. 最使我痛心的一件，昨天车快到桂林时，我就想和你写信，首先就要咬牙向你报告这件事——果将你的表丢了。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昨天上午车过荔浦时，有警报，只好多开几十里到一个小镇上吃早饭（叫元宁街）。大家下车去寻饭铺，我的表是放在军服左上口袋里，扣子扣起来的。下车走了几步，感觉很热，我于是将上衣脱了交给一个同伴，再脱下毛背心，连先脱下的上衣一起用左手拿着，走不到五分钟，找到了饭铺。将衣打开，发现表不见了。我急

得饭都吃不下，大家都为我着急。路全是石子铺的，如果是从衣袋滑下去一定有点响声。我急忙赶回来，沿石子路当然没看见表的踪迹。回到汽车上也尽心地找了找，最后大家判断一定是丢在路上了。汽车开了，我虽然无语，难过到万分，心里想，如果 Mei 在身旁给我几句责备或者是打我几下，受到应受的责罚，难过的程度也许会减少一些。大家也都感觉到这损失太大，于是又好心地用各种玩笑方式来减低我的难过。又提出什么“收获”来，及至知道这个表是与你交换的，惋惜的程度也更增加了。小向这时也接受了群众要求，将他的漂亮小刀连链子都送给我了（从前我向他要，没有完全答允）。

在柳州时，我本预备到亨达利买一根链子的，后来怕贵又没有买。现在才感觉到，对于一样重要又珍贵的东西，是不应该省钱来降低它的安全和保险的。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平常自夸的两样法宝现在全丢了。“人在福中不知福”，现在才真体验到没有笔和表的痛苦，你应该给我一个严重的责罚！

昨天下午我到新旅^⑮去，见到我的小表弟，他们有一队二十人，几天后即到重庆来，路上也许要耽搁久一些。这孩子长高多了（上次经过桂林没见到他），他妈妈从衡阳（我的姑母，已从沅陵搬衡阳）来信要来桂林看他，现在已不可能了。如果到了重庆希望你即刻去认识他，名字叫方南君^⑯（他会叫你表嫂的）。哈哈！我见到胖子，告诉了他我们的事。他当然很诧异。九队很早以前就离开了此地，现在在梧州一带，你的信也许他们根本还没收到。我的另一个在新旅的表妹（方强），九队已将她借用去了。

这封信昨天（十五日）写到第二页，就被这儿几位先生（包括李克农连我共五人）绑票式地要吃喜酒，毫无摆脱的余地。花了\$5.00，还只吃了一半，警报便来了。勉强吃了一碗饭，跑到青年会后面一个山上。飞机没来，吃了许多水果。下午二点钟，警报又来了。我们本可以昨天晚上走的，因一些其他的事拖到今天。现在早晨九点多钟，又是该到警报时间内了，不知这封信能否赶紧结束。

昨天吃晚饭又被秘书长^⑰搞了一块钱的菜，他说我“该打屁股，走秘密路线”。

⑮ 新旅：新安旅行团。

⑯ 方南君：李锐的表弟，哲姑的儿子，抗战时参加新安旅行团。解放后在外经委工作。

⑰ 秘书长：即李克农，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解放前长期负责对敌情报工作，解放后曾任副总参谋长，“文革”前去世。

你不是说要他转信给我的吗？怎不见呢？我希望回到家后能接到一封。这十几天来都是在闲中，没有事情做，因此也就特别容易想念起你来。尤其是想到“现在几点钟了，”一摸没有了我的表，更易触动感情。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你。

桂林的的确确是自由明快多了，这里好像还是夏天一样，简直没有秋意，晚上都不凉，穿一件衬衫也就够了。此地日用品也和重庆差不多。昨夜本想为你去买袜子，既贵又没有好的，决心还是回到家再买好了。

家乡听说气候很不好，因此我这一次回去得格外小心身体。

以后从桂到渝的车会很稀少了，我们和秘书长已商量好，保证我们回桂林时能有车。我真害怕到时要买票坐客车，到处要等，起码半个月还到不了重庆。

今早见到谢景屏^⑮，匆匆谈了几句话。她说在南岳就听到我们的事情。我又很后悔，早知她去重庆的话，昨夜无论如何该买些东西给你的。

来信可仍照样寄印务馆，等我回家后看是否改的好。你就告诉我你的生活情形好了。

像照好了，寄我二张。

我现在对于上学的要求更在增高，也许我们这是最后的机会，以后的交通大成问题，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到十一月底那个时间呵！今天学习对于你同样也是极迫切需要的（过去我这点认识与现在还不同）。

警报还没有来，我想结束这封信了，要写下去也还是一些啰啰嗦嗦的琐事。

紧张生活，不要常惦念我。回家后，果与你竞赛！

果

十月十六日、上午、（1939）

昨天我在商务花了重价买了一盒炭条，这是久欲买而没有买到的。

李锐信

1939年10月16日下午两点

刚预备下楼封好发信，秘书长拿来了你给我的信。他说要代价，被我硬夺过来

^⑮ 谢景屏：谢文耀的姐姐，1938年同李涛将军结婚。已去世。

了。这封信真慢得岂有此理，重庆的邮戳是十月七日，而桂林是十五日，走了一个整星期。也许是飞机没有班吧。

事情确很麻烦，仪式问题只好来重庆再对付好了。不过你也可详细写封信给父亲，申述“从简”的原因。这里我想到几点：1、战时“一切从简”，社会上一般也就很普通了，差不多都是登一个报完事。2、经济问题。3、对我的不便（如果你认为可向父亲直说，便暗示好了，并且还须说明你为什么不能在表哥面前说真话）。4、与你今天的职业不配合，弄得一个三不像。这里第一个理由是主要的。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

我姑妈在衡阳，见到她，一定会知道我叔叔的地址，她给南君的信上说我叔叔已拟赴成都。如果我们将来过成都，他在就再好没有。

警报，果现在小心多了。在个人意义上，果的身体现在是属于两个人的了。但你也不要忘了，在各方面的更加倍小心呵。

对你表哥是敷衍，对父亲你可以多诚实一些，我想他们会谅解你的。

信照你的意思写来了，这的确是一个苦差事。

今天还没来警报。现在出去发信、买车票，今天晚上离开桂林了。

果向你作告别的姿态，紧紧地吻你！

——下午二点（1936.10.16.）

表也许回家后能弄到一个。

附李锐给范元甄表哥看假信

甄：

听说重庆夜袭很紧张，正在惦念中，接读你的信。今日敌人因前方失利，疯狂了似地来扰我后方交通。因是桂林日有警报，甚或二三次。桂林山洞极多（你知道的），每天不过多麻烦些而已，但躲在洞内时间白浪费，可恶可痛。

从前简信告诉过你的，预备参加朋友们合组的一个小企业。近因购买材料困难，且有二三徒务空论者在内，已无形搁置。我因早见及此，已于日前婉言退出。同班舒君在贵阳交通部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工作，来信要我去，我尚未恳切作复。因前

接大姐自湘乡来信，母亲已回长寿街收租，平江失陷后，长寿街已随之失陷，现在都已收复。我准备马上动身回湖南一次，因为说不定还需我亲自回家去接母亲。你希望我最近来重庆一次也只好将时间推迟一些，我想大约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只要交通顺利的话我定可赶到重庆。

这次回家，关于我们的婚事，以及很多问题都要作一个具体确定。也许我将离开湖南一个很长时期，老人家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比我们，特别容易感伤。因为我自己不打算长留湖南，上几次信中我们商量到的你来湖南的问题，现在可以重新讨论了。在今天这样情况下面，依据我们两人各自的条件，要想生活一起的确有些困难。但我现在想在“不分开”的原则下来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来重庆后再详细商量好了。你也可多准备一些意见，同时也可多征求你周围朋友们的意见。你父亲的意见你在征求过没有？

我预备明天动身，到湖南后当按时给你信。希望你好好生活和工作！

明

十、十六、自桂林（1939）

又及：你托人带我的毛背心收到了，极合身。湖南日用品较便宜，你需要什么速信给我，信仍寄我大姐处。

李锐信

1939年10月17日

维维：

现在，我在衡阳汽车站附近一个小旅店中写这封信，时间是十七日晚十点。

今早七点半到的，吃过早饭我便去找姑妈，她意外地看见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如果是在外国的环境，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拥抱起来的。一年不见，她似乎更胖了，她说我“苍老了一些”。她留我吃中饭，一直谈到下午三点。她所处的电报局是一个标准小市民职业机关，她的进步当然较迟缓。我和她谈了很多问题，她今后如何培养专门技能，怎样自修，她还只31岁，正是壮年，决不应为年龄而悲观（她正如此）。我还和她谈到从来没有人和她谈到过的婚姻问题。她已扬弃了那旧观点，坦白承认了她现在感觉有这需要，只是对象条件困难，很难具体解决。我提供了她许多

意见。今天长谈她很受感动，她说我与过去相比真大不同了。

妈妈并没有回家收租，姑妈（我们叫她哲姑）写信去一个月也没回信，这一定是我大姐太懒。我二姐许仍在沅陵（她们要搬），妈妈将来和二姐住在一块前途比较多。我现在真有点担心见妈妈时谈话的困难，她是不是会对我完全失望呢？——因为不久前我给了她一个美丽的憧憬呵！

哲姑告诉我炳叔在成都（第七号信箱），来信还只诉苦缺钱用，恨不得家里还给他寄一点去。我今夜已和他去一信，说我准备不久来四川，希望能来成都见到他，要他将乡下住的地址告诉你——寄化龙桥（我只说你是我的一个朋友），信仍向我写的。我准备再给一个时候提到钱的问题。从来就不理他，一理他就是耍钱，人情上说不过去。

二姐结婚时用了哲姑很多钱。她薪水也很少，所以我没打算问她要钱。但她送我走时，悄悄去支了十元，很不安地给了我，这使我更不安。

今天在哲姑处最大收获是要回我过去的几张照片。她保存我很多照片，她不肯给我，在清理时我偷了几张小的。还有一张我高中毕业时的四寸照，她坚决不肯，最后她答应为我去重照（照出来一样）再给我。我当然不好再勉强要来了（这张相的确很好）。

现在给你寄来二张，一张是一九三五年冬，患痢疾一星期出院那天照的。另一张是我大姐。还有两张，以后的信再附来，不要急，Mei!

晚上和我的同伴上街观光，力士皂 0.55，牙膏 0.60，一样买了两块。另外花 4.5 为你买了一个太阳风镜（去北方极需，尤其在汽车上），因为你的眼睛需加倍保护。其他你要的东西，以及为你预备的，等回来时路过再买好了。明早五点开车，到家后再给你短筒。以后恐怕只有较 [] 的短筒了。Mei 会谅解果的（“太短了极不满足”这句话我记得很牢）。

果

十、十七夜、衡阳旅途（1939）

以后我还准备一封专给你表哥看的信。

你父亲的那封信，基本上我们应认为是满意的（他决不能如我们一样呵！）暂不宣布，仅订婚，你可同意他这意见，我们仍旧要用迂回曲折的路。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19日

果果：

贵阳先后两封信和桂林的信都收到了。三天前我从城里回到乡下，他们告诉我说有贵阳张姓的平快一封，给我送到城里去了，我想到许会就是你写的。然而为了免得自己焦急得难受，我设想它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写来的。直到昨天上午，我在城里读了它。是的，我是笑了，当读到你猜想我会笑的地方。晚上，又接到寄自桂林的航信。老刘就在旁边，我仍旧没法忍住心底发出的欢欣的表现。我细细地读，然而只读了一遍。睡上了床的时候，老刘说：因为我在面前吧，怎么老李的信不反复地多读几遍。这些家伙们都是一样缺德！

表，掉了就算了吧，何必那样难过呢，傻孩子！有机会的话我再送你一支手表，与我曾允许赠你的雨衣一道。好吗？你得相信这不是空头支票，即使时间会说不定，但一俟我的能力可以兑现时，我决不拖延的。三样宝贵的东西失去了，那是值得痛心的，同时也不可忘记你获得了更多的呵！首先，小向那样心爱的小刀竟送你了。这表明了他对你“不幸”的遭遇是如何同情！其次，笔，我负责给你一支，它将是更新、更漂亮、也更好使用的。表即使说一时没法填补吧，也有可以抵这损失而尚多的获得呀！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

我不会责备你的，你自己不已经够难过了么？表是琼华给我的，只要你能给予我比琼华更多更宝贵的——那是非她所能给予我的东西，那么，一切都在其次了。但对于“这”的要求，我是严格的。

在贵阳能看那样几天戏，不也是了不起的享受的获得么？你的高兴都由信里带给我了。我也告诉你，今天我也有着同样的兴奋。“为什么”？你自己去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一星期中，我时城时乡，又逢妹妹来，有时心里很烦躁。但这确是生理的反应。上次回乡的两夜我都喝酒了，那是很凶的干酒，我居然饮二两而不红脸，是进步了吧？第三天我就停止再喝了，我怕会弄成习惯。

似乎嫌过得太快，从昨天起月亮又已经很亮了。这几天都有雨意，却老下不下

来。重庆的劫日又来了，人们都期望下雨。今晚在洒雨滴，但盼能继续到月半以后。没办法，为了怕钻防空洞，我只好把对月亮的爱好降低甚至牺牲。今晚，芦姑姑^⑮叫我到她那里去，我走在路上，看见了深蓝的云，明亮的半月，也曾是这样的云、这样的月下，我们渡过甜蜜的夜。也是这样的月亮下，我们别扭了又讲和过。——放心，这样写绝不是感伤，但不瞒你的话，我应该告诉你，我正为将来的无数个这样的夜的希望而欢跃。当然，除了这样的夜之外还会有烈日，大风的白天。但，幸福正是从多方面来的。多样的幸福才是最高的幸福！你说是吗，果？

刚才，戈老师^⑯给我朗读了几篇文章。我感到我需要努力来读，我决心要培养出自己文学的爱好。这正是如你说的，它是那样丰富。我还希望它会成为我们共同的嗜好。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它必然有很大的帮助。我这样相信。

今天，我第一次地懂了一首诗，我自动地爱它！可惜我不能拿它抄给你。近来，我非常不满于自己写的信，我一定要来改善它。同样的要求向你提出！

我生活得很好。至少在待人接物上有了进步，这许是因为结婚以后变成大人了吧？真的，这几月来，我发觉自己生活上是有改变。这改变是好的，倒是你的急性子比我容易闹事儿。

小心身体，这是十二万分必要的，不管气候如何！气候好时，就忘了预备气候转变时的衣着被服，到时候就会着凉受冻了。热时要想到冷也会到来的。是大人不是小孩呵，好生招抚自己。

前天，我接到一封没名字的信，写着：“维小姐，我钦佩你，我仰慕你，但愿最近的将来能有机会与你会面，交谈！”多滑稽。我想，如果他知道我已不是“小姐”时，也许不至于钦佩、仰慕了吧。无聊鬼！

我的身体仍如常。三天没大便，今天吃了一些水果，好了。我以后一定严格地防止便秘。多吃水果的确是好的。邵阳的桔子熟了吧？你可常吃桔子代替其他零食——有害的零食。

你的小表弟来了，我定去看他。我希望着他是个使我爱的孩子，那样，我将会

^⑮ 芦姑姑：？

^⑯ 戈老师：似是戈宝权。著名翻译家。193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最著名的译著是《普希金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1987年获得俄罗斯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1988年获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很好地“招呼”他，不像个表嫂，而是像个姐姐！

我去联大继续学业事已与吴经理^⑩谈过，他说俟你来后当不成问题。今天又与王董事^⑪先生谈到，他当然仍无问题。秦先生^⑫一人也不致有意为难，你来后当无问题，如果目前谈定那一天。让我走实是傻办法，惹人笑而无结果的要求。

夜已深，大家都睡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维笔

十、十九、（1939）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20日

果果：

今天我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绩——打开了你的藤箱，并且还找到了你所失落的钥匙。瞧你多粗心，那钥匙正好好躺在铅笔盒子里。

我拿出了铅笔盒子，你的那张大画像，那本厚书，还有那条黑布短裤。今天早晨为了听秦先生讲课跑到红岩嘴去。告诉你，我发现了一条新路，是从我们这座山直到他们那座山的。今天因雨路滑，假如是晴天走起来就近便得不少。我们不是想到过：这样走省得绕几个大圈么？我就发现了它！

你去后，二姐一直病到现在，仍是疟疾的继续，但发展成恶性的了。隔两三天发一次，脸色坏得像个久病者。今早我去与她谈了半天闲话，我不是跟你说过，感到我与她的关系还不够亲密吗，我想努力来达到亲密程度。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好像不会与人相处。奇怪的是又有人认为我容易与人相处。也许，我自己的感觉也对，别人的看法也是事实：我能与人一般地处得好，容易处得来，而很难得到一个互相深知的朋友。这原因，有时甚至是由于我的太坦白。——不是说坦白要不得，而是直线的方式常常使坦白遭受到意外的牺牲。

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碰到一个姓左的女士，已是四十左右，甚或四十以上

⑩ 吴经理：吴克坚。

⑪ 王董事：王明。

⑫ 秦先生：博古。

的妈妈之辈了。从前她在山东，我当然不放过这机会向她打听国瑞的消息。她所知道的只是她留在泰安而已。对于瑞她夸奖了许多，说是最好的学生。另外她又问我一个姓王^⑩什么的，说是与瑞一起的。我猜想那大概是郑琳^⑪吧？她不相信瑞会死的流言，而且很坚决地不相信。果，我们还是会有碰到瑞的那一天呵。

好久没上大哥家去了。你的信倒写得不坏。我现在打算不管他，待你来了再说，家里是解释得通的。不过这几天实在不想写信，譬如想给琼华一封详细的信吧（事实上我应该这样做了），仍旧老写不成器，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她还会怪我结了婚就忘了好友呢？如果真会这样，才是冤枉。不过，忠诚的琼是会自己找理由原谅我的。我只企望有一天能看见她，那已是一个最“好”的朋友！

前次那张小条子给年了，他说裤子均不见。计算起来，你这次各种用品的损失也不算小。算了吧，就当是换了日本鬼子一颗炸弹的。噢，说到炸弹，我又得再再啰嗦叫你小心！

二姐昨天寄了封信给你，地址是我告诉她的。这儿，你妈与南他们均没信来。你过衡阳时见到你姑母了吗？知道你母亲与大姐搬到哪里去了？还有，你写信给灼、白俩时告诉他们，在敌机的狂炸下，我为他们的平安在这儿祝福！

十月下旬了，我倒有点发急。快过完十一月吧！

返渝时，除了已经跟你说过的东西外，还代我做一条厚布的长裤子，蓝的或草绿色均可。尺码凭你的本领决定好了，反正要肥一些。再，一双35码的力士鞋。

“甲是乙的丈人的女婿，乙是甲的女婿的丈人”，我想所谓甲乙有可能就是一个人。除此外，似乎很难决定他们的关系。如何？

天气转冷了，我的新绒袍子已穿上身了。你的冬衣都拿到了没有？

上次寄的信与照片收到没有？照片似乎仍嫌不“活”，以为是吗？明天进城发这封，大概还不可能收到你的信。

维维

1939.10.20.晚

^⑩ 1938年9、10月间，李锐在山东韩复榘三路军训练班时，曾用名王均，当时杨纯与左岫泉都在训练班。

^⑪ 郑琳：万国瑞中学同班同学，抗战初期同在山东游击队。金明的夫人。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0月22日，星期日

忽然想起了，昨天，十月廿一日是我离开汉口的日子。无名的感伤又涌上了心头。

昨晚暴雨后，一直到今天雨还在下着。就是去年的昨天，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在江汉关的钟声里，我们的轮船开动了。在船头，布幕作成的帐篷，风搅动着它。队里湖北籍的同志们在船边依恋地看那最后一眼。非湖北人却很轻松地说：保卫大武汉完了，什么时候再见大武汉呢？这样的话，湖北人不敢讲。因为这样讲，眼泪就会随着淌下来。记得开船的时候，我已睡下了，穿着单衣，从被子里爬起来。我很快地瞥了沿江马路一眼，就钻进被子里了。武昌，已只剩下稀疏的灯光，江汉关的码头上仍旧嘈杂着。是这样，我离开那十七年从未离开过的家乡。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我开始觉悟到生活的意义，我也参加过保卫他的斗争。最后离开他，我仍旧不能克服满腔的辛酸。人们会骂我懦弱，骂我是感情的俘虏吧。让他去，我是一个血肉的人呵！

十八号就搬上了轮船。一上船，我就病倒了。十八日上午，回家去告诉爸妈。妈哭了，爸没说话。最后他们送我到江汉路。我带着六弟、元坤上广州酒家，妈去变换她的金饰，给我钱。到鸿翔公司，买了那件我欢喜的绿色麂皮雨衣，送我到怡园大成绸缎号的门前时，我穿过十字街口往联保里去，妈红着眼睛站在那里。天呵！我记得这样清清楚楚！

回到联保里，大家的行装都整理好了。正在欣赏我的新雨衣时，爸和元坤赶来了。嘱咐我，如果船不开的话，一定再回去一次。

十八号的晚上，爸妈和吉曾赶到江汉关的船码头上，企望找到我们的船，看我们开船。结果他们白白鹤立了半天。我们的船是泊在三号码头的。妈回去又痛哭了。

第二天，我回去了。推开门的时候，妈是那样辛酸地笑了。但是，差不多同时，她流泪了，告诉我昨晚他们去船码头的事。我拼命压制着没让自己也流泪。吉送给我那只戒指。再送我上船的时候，同去拍了那张照片。

妈同元吉陪我到前花楼买了些水果、罐头，直送我到码头上。介绍妈见了大徐，

站了半天，妈才又含着泪走了。

廿一日，全市已没有交通工具。花了极高的价钱，顾到一辆黄包车，一边买制化妆油彩的东西，我又回家了一次。匆忙地洗了脚就走了。

一年，一年了！妈妈的皱纹的脸这样印在我脑子里，她含着泪一年了！天呵！

翻着琼与琏的信，又没法记得可靠的通讯处。连颀宇、博咸也涌上我的心头了。没出息的翰卿，在离汉的前一日，我去看了她，她是那样表现了极度的懦弱、畏缩！

李锐信

1939年10月21日—23日

D. 维维：

到家已经几天了。你会知道果为啥今天才和 mei 写信的。

昨天我搬到乡下来，这是一个很适意的环境。小康农家的庭院，周围有高树，前面有一个广阔的晒谷场，旁边有水塘，也有小溪。早晨听见鸡叫，白晌可以看见小孩牧牛，间或也有渔人来卖鱼，豆腐送上门来……这儿附近的乡村已成为 city-men 避警报的区域了。这个城市不久以前炸过三次，没有什么损失。但人们对轰炸机的声音却很熟悉、很恐惧了。

街市没有什么改变，也许更热闹一些。长沙危急时，这儿动乱得很。湘北大捷，人心才又安定下来。一切是老样，我所熟悉的老样。我家里人（按：指省委的人）因为轰炸关系走动了一些，显得比从前冷清。我呆在屋子里也不愿上街，读读书，闲聊聊，倒也有趣。今天我起得很早，行了深呼吸，还做了柔软操。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人感觉特别清新，愉快。

和妈妈写了封信，告诉她我不久会去看她。我真希望能这样，大概可能的。

昨天初次请客，二斤牛肉，五个人吃了一个饱，以后也许还少不了几次。

去清了我的衣服等物，真 poor 得很。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被单、棉被、衣鞋……等重新购买，需一笔大款。对于弄钱相当无把握，我已去信大姐，先告诉她了。

钢笔如果弄不到，千万不要花钱去买。将来只好用最蹩脚的算了。

十、廿一日上午（1939）

D. Godi 维维：

今天我起得很早，赶忙洗过脸，推开窗门，让屋子亮起来（阴天）。趁着另外三个同住的还没有起床，来静心地和你写这信。待会儿他们起来了，说不定总要捣些小乱。

一回到家，我就惦着 Mei 该有信了，每天嘱托进城的 Y 去取。他空手了两次，于是故意向我嘲笑了。昨天另外一个悄悄地带给我你 15 日的航信。Y 回来了，我重重地向他哼了两声，以示报复！

维维，你会想得到吗？果果昨天是以怎样兴奋、愉快、不能自抑的情绪，贪噬地三遍两遍读着你的信。你的相片照得好极了，我的眼睛炽热而燃烧。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字好像凸出纸面在发着声音（我所爱恋的声音呵！），你的像好像要跳出来，在寻我的开心，嘴强闭过去，不让我吻你。你的笑，你的动人的言语似在空中发闪，给我以不可抗的压力。我的心境飞向遥远的山川，我有些沉醉，……。泥泞的山路、紧张的月夜、防空洞、嘉陵江边，甚至北碚的每一个画面和镜头由模糊而清晰起来。想念的强烈是可怕的呵！维维，你已经成了果另外的一半！

气坏我，早晨仅仅写了上面那一点，他们三个家伙一起来，闹着吃饭。屋子小得可怜，我就无法写下去了。现在是午饭后，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可以静下心来，起码可以好好写一个半钟头，我想在这个时间结束这封信。因为从晚间起，以后时间又不自由了。

早晨的思路无法再继续，现在就从我们这个住的两间房说起吧。外房的大木格子窗下对放两张小桌（书桌兼饭桌），另一张桌子下放了些厨房的用具。窗口那面有一张门，通外面的晒谷场，一张旁门通房东的厨房。内房全靠外房的光亮，有些阴暗。有一个无作用的窗，对面两张床。我和 Y 占住了一张没有臭虫的。后面一张门通里面的猪栏，猪没有狗叫闹得厉害，但是气味确很不高明。门外角上就是一个张口的大尿桶，大概要十天左右一桶尿才能盛满。晚上睡觉前，我们禁止开门撒尿，不然这一股芬芳可以使你不能入眠。半夜有人起来了，等于警报一样，鼻子比耳朵更厉害（今天一定下决心请房东移开这个警报器）。前房的窗和门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前夜我们莫名其妙地七点多就上床了，但昨天早晨闹了一个大笑话，我们七点半才起来，原因是大家都以为还没有天亮。我们每餐顶多吃一样菜。宝庆的辣椒是湖南有名的，才回来的第二天我却有点没吃惯。这两天吃得我的同伴（可怜的江苏

人!)直摇头:“这等于吃小刀子一样!”辣椒的确太凶,但是房东还说我们的菜里没有放什么辣子。房东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典型的中国农民。几天的相处,使我感想很多,要真能透彻了解一个农民的性格真不是易事(这还是富农呵!)

夜晚我们谈天的时间很多,当然多离不了男女问题。昨夜我提出了你们的“甲乙丙”问题。我们的意见很一致,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当:1.人是具体的东西,这样算学公式的三个符号太悬空。2.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甲、乙、丙能互相保持爱——朋友的与两性的爱混合存在,又让它竞争,自然发展,这只是小资产者的超现实的幻想。最重要的是你最后说:“我们想,在将来高级的社会里这种情形会很多的。”这是不对的。三角多面的情形只有存在于不合理的社会里的,只是两性爱不能得到合理发展的客观环境的产物。在新社会中,经过一个过程,三角情形定会灭迹的(难道今天的苏联有很多这种甲乙丙的情形吗?)。新社会的人们是以劳动为第一,劳动神圣。他们没有功夫(环境也不会)闹这一套三角玩意。所以你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真有点“精神懒惰”(对新社会看法错误)的嫌疑。如果你不同意这段话,将来我们当面来辩论好了。

“能了解我!”这当然极重要,否则也不会爱得起来,纵使开始爱了,如果不能做到“互相了解”,这种爱也就很危险,不能维持,更休谈发展。由这句话使你引起的回忆和内疚,一方面说,对于我们今后爱的向前发展是有帮助的,但基本上你不必自恨:“了解你作得太少。”因为那几夜的别扭,我们不能忽略当时各自的特殊心境。我们不是很快就改正过来了吗?mei,你不必这样内疚,我们的爱和苦都是分不开的。你这样加深内疚,果还不一样会找出一些内疚吗?已改正了的错误,不必要再重新为它痛苦、难过,作为警惕是可以的。

最近我特别要注意到“做人”的问题,过去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下过大功夫,也吃过很多亏,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关于你过去的的生活作风,我们也谈到很多。你再不能继续“用一个角度和尺度”去看人量人了,这不是Maxisim的观点。活泼中存在严肃,严肃中存在活泼,需要庄重的地方还得庄重。这一方面,我相信你一定有了大进步,不是吗?别人对你的印象就改变多了。“对自己应严格一些。”昨天我读完了一本Gorky的《我和Lenin相处的日子》^⑧。这本书给我很多的东西,我仔

^⑧ 高尔基的《忆列宁》。

仔细细读了一遍。我给你写下一些所摘录的吧：

他显然很少照顾自己，而他对工人人们的细心照顾却是使人惊异。

一个爽朗的 T-Zh，一个快活的人。对于世界各样事物都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无穷趣味，而且异常温良。

我没见过也没有听过有谁像 Lenin 那样深刻而强烈地憎恨，轻蔑一切不幸、愁苦和灾害的。在我的眼里，这种情感，这种对于人生悲剧的愤恨，使 Lenin 高于一切之上…

Lenin 之所以非常伟大，确是因为他的这种对于人类的灾难的绝不妥协的敌意：他确信灾难并非生活不可避免的实质，而不过是人应该而且能够消除的一种可恶的东西。

我爱他不论作什么都贯注着的那一种青年的热情，他的举动是活泼而轻快的！

他是具有冒险性质的，但是他的冒险并非赌徒的贪利的冒险。在 Lenin，这是非常道德的胆勇的表现……

在晚间他倾听关于俄国和乡间的故事，他妒羨地叹息说：“关于俄国我知道的很少”…

完全没有一切个人的嗜好，对于烟酒是无缘的。从早到晚都尽力于繁复而困难的工作，他没有想到照顾他自己，而对于同志们的健康却时常仔细地留心着。

“但是我不能听音乐听得太多，这会影影响我的神经，使我想要说些美好的傻话，而且想要抚摸那些住在这罪恶的地狱中而能创造出这样美好的事物的人的头。而现在你可不能抚摸任何人的头——你的手会被锯断的。你得打他们的头，毫无慈悲地，虽然我们的理想并不是施用暴力反对任何人…”（Lenin 自语）

“受苦总比失败好吧？”

对于我，Lenin 是一个严厉的先生，一个忠实的朋友。

抄得太多了，这本书的确很使我感动，感觉自己的丑恶和渺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确是太脆弱了。“Lenin 单纯到好像真理自身一样。”现在回想到在贵阳看过的影片，更觉这句话的正确。Mei，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监督得严厉一些，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是在逆流中游泳呵！

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当然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不是在那种紧张的环境中），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过分。“别的人们正在受苦，所以我必须受苦。”虽

然我们蔑视那种假宗教圣人的假模假样，但这种精神我们是应该具备的。

前天报载鲁西济宁敌人欲渡河，今天又好转了。我们如果去上学了，今后也必然是战争的生活。我有这经验，你也有一些。所以在准备行装这方面，我们应该遵守“简朴”的原则，这不单是目前环境如此，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精神。你所希望准备的一些东西，大都是必要的，我当斟酌办理。

今天接到大姐一封信（她九月寄来一信，被他们遗失了）。妈妈接我第一封报告信时，正在病中，心情很烦躁，当时反应不顶好，她要大姐写了一封信，大姐扣下没发。后来以为我快回，所以将信寄此地了。不久前她脚病，开了刀，很久没上课。“范君是否已回来湖南？能够给妈妈看见本人为好。寄来的照片，模糊、太小，她看不清。最好看见了人便容易解决。她未亲眼一见，总不放心。近日她生活较好，时局好转，她也较畅快。但夜晚总不能睡觉，每天都在望着你回来，养了一个很大的线鸡^⑩，你如到宝庆，必须马上回来一次…”灼姐在沅陵病了一次，也给妈妈很大焦急。“为你们二人，实在受得够了。妈妈的身体也一天天坏…”老人家的事情我们应该体谅，原先写信时，我的确太冲动，考虑不够。因为正当对我二姐结婚事不满之后，当然不易有好反响。我想我这次去了之后，当面谈了，也就不会有问题了。写信总不易好好解决问题。我现在很能站在我妈妈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我决不用自己的尺度。维维，你放心好了，不会有问题的，你应该相信果的自信力。不过，难办的还是我走的问题，这对妈妈刺痛太深。我只有斟酌情形，说不定暂瞒住一下，将来或者因一个什么突变而走了，我可与大姐商量，大姐的信完全站在同情我的地位。将来的长久办法，我想还是能与二姐同一块住为好。这次回家的任务与战斗的确是艰苦而沉重的，因为我也免不了有一些“人子之情”的激动呵！

我现在很同情我的妈妈，我深深地悔恨那夜我不尊重你的家庭感情，而使你心恫哭泣。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要爱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只要他们没有违背民族和国家，只要他们是一个善良者），我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国家，父母怀抱中养育出来的，他们为我们受过很多灾难和辛苦。

我可能回家一次，不与任务冲突，不日就会动身了。接到这封信后，你还可来一两次信，到下月十六、七左右你可以不来信了。同时，无特别我急需知道的事，

^⑩ 线鸡：湖南方言，阉鸡。

互相忍耐一下，信可少寄，转也很麻烦。果希望维维写好了，封好，等我来读。果躺在 mei 的怀中，你轻轻地读给我听。

简短的信，我当然会经常给维维寄来的。所谓简短，一定不会使 mei 失望。

信写“好”一些，我赞成。但像今天这样赶时间，连思索都来不及，真没法写好。“好”与时间分不开。增进文艺修养是对的，我们应该多读大家的作品，古典的都可以。

小白的诗，最好能登出，否则会令他很丧气的。你有闲给灼姐短信也好（沅陵县府转妇女工作委员会）。

贵阳的三个女孩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的呢？

谢文耀两人的情书保存在我这儿。前夜为得更了解老谢，全部看了。看过后，我觉得保存情书会是一桩很笨的事，但年青的人都爱保存，将来看吧，也许觉得很多地方肉麻。当然现在我们能够保存还是保存，我们将来再谈吧。你的信完整如初，回转时一定带来。

近日我们谈到很多关于结婚的问题。第一次请客的五人中，就有一对有了孩子的夫妇，得了很多经验。生孩子确是一个天大麻烦事。我们现在既然对于结婚要求都不高，最好能克制，尽量克制，果决不勉强 mei。果一定下最大决心耐住，生孩子真不是易事，了不起的大事！影响太大！不过我们又得了另外一个共同的经验，虽然年轻的女孩子都不愿养孩子，但要她们永远不养，一定又不愿意。女人总归是希望自己有孩子的，爱孩子的。母爱是人的本能呀，维维决不能例外是不是！

现在已快五点（已超过我计划时间），他们谅回来了。

寄来这两张照片，很模糊。这次到大姐处，不知能否找到过去的照片（她已寄在别处）。

果会保护自己的健康的！

希望你不要吃零食。现在我住在乡下，生活太简单了。我想逐渐养成不贪吃零食的习惯（我以前保持有这种好习惯）。

读书当作休息最好。听见维维每天读书，果特别快乐。我们读书应该广博一些。——不是乱读，无计划，多积累一些知识。你如果到商务印书馆去翻一翻，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知识贫弱得多可怜。

月亮亮了，我又担心着你成夜的防空洞生活了。这些想念真是无办法排去的，

吞下这一些小的苦头吧。整个的比起来这太渺小了。

你的果果

十月廿三日、下午五点（1939）

现在是夜晚十点了，他们都睡着了。我看过了我下午写的这四页，有些字，最末一页，连我自己都很费力认。简直是写得乱七八糟，该分段的也不分段，上气不接下气，以后决不做这种笨事，挤在一个短小时内，写上这么多。你不会骂我第一，第二…教条…吧？

明天早晨进城。我可以亲自去投邮。

今天早晨曾经到小溪畔散步，大家拣了些红了的叶子（我不敢写成“红叶”），我选了这样一片寄给你，这有些酸溜溜的吧。不管它，反正我觉得有趣。喂，你可千万不要给人见了，真会笑话的呵！

我有两个朋友，最近知道都在一个地方教书，有一个是高中同毕业的，北大文学士，过去极要好，但后来听说他在北大变得很不好。这次我会到他们那儿去看看，见了面的这次谈话，我相信是很有意义和兴趣的。

我又写了一封信去问候纪发的病，我总觉得对他的病我应负些责任。

我现在很担心不能如期赶到。你的准备移交怎样了？官司打清楚没有？千万不要我来了，还是“没定规”呵。

你去告诉周二姐和老蒋，说我和老乔^⑧问他们要不要代买牙膏和肥皂，差不多较便宜一半。如要，写好数目，你下次信告诉我们，愿意效劳。

我想去睡觉了，我希望有一个很甜的梦。告诉你，轻轻地，你的耳朵移过来：我这几晚都梦见那个小鬼，早晨醒来总是去追扑梦境。

我梦见我和那小鬼结了婚，你不吃醋吧？

梦在等着我，晚安！在梦中紧紧地拥抱你！

另外一半果果

十、廿三、夜（1939）

^⑧ 老乔：胡乔木。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23日

果：

昨天居然接到你在衡阳发的信，这意外的获得是怎样快乐了你的维，果知道吗？信又是落在老刘手里，这会儿他已认得你的字迹了。捉弄了我半天才算给我信。照片又落在他手里，真苦了我！

昨天我哭了！午饭以后我还是边唱着——一边睡午觉的。一觉却睡到下午五点。醒来的时候天色很暗淡，顺眼从窗上向外望去，四周被炸得遍体鳞伤的房子忽然刺激了我，本来这已经是看惯了的情景，昨天却有着格外不同的感触。勉强吃过晚饭。因为前晚大雨将我的皮鞋浸得透湿，一直吹到今天还湿得没法穿上脚，打算出去跑跑又苦于没有鞋子。独自坐在这冷清的楼上，心里莫名其妙地不好受，唱歌唱不起劲，写东西也写不下去。天渐渐黑下来，我的心就似乎被压得更紧。翻出保留在身边的几封信——琼的、琏的、妈他们和你的，反复读完了。欲执笔给琼、琏等写封信，结果写了个名字没法继续下去。又不知道什么东西碰动了我的心，哦，就在前天晚上——1938年的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十点半钟，我离开汉口的，到今天已整整过了一年。这么一来，似乎闷在心里的什么东西有了发泄的所归了，拿起日记本想写一点，糟糕！去年的情形一点一滴却涌上了心头。写着写着，就不自觉地哭了起来！说是为想家而哭吗？也不一定。反正有那么一股气要从眼泪里发泄出来。哭了一阵，心里还是被什么东西紧压着似的。外面的雨已经下了半天，我也不去管，赤着脚穿了那双湿鞋就出去。本打算上大哥那儿去，告诉他我离开家已经一年，也不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安慰——倒是打算去看看他那乱七八糟的生活，把我想妈妈的心情岔掉。结果到他那里，他同姨太太出去了，听差说要等到十一点以后才回来，每天这样。给他留了张条子，从他们四楼跑下来时心里倒似乎轻松一点了。脑子里在想着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脚却自作主张地使我去买了一瓶桂精酒。又绕一条从未走过的道回到我的住所。破例地喝了一茶杯酒。就在这时候老刘回来，带上你的信，这么一闹，才快乐起来了！果果：我知道你读着这一段会皱起眉头为我发急吧？用不着！这样做作，是否仍旧是我任性呢？可是，我昨天的心情又有谁能懂得？果，不要仅仅拿

大帽子来压我，了解我，给予我那可需的东西！

今天，我完全好了。不要为我担心！

哲姑说你苍老了一些，的确很对。瞧你那张照片不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么？家庭的重担压在你年轻的肩头，虽然太重了一些，但的确也是值得骄傲的。果果，我的事业心还是太不够。昨天我忽然发现自己额头也有皱纹，记得从前故意皱都皱不出的。这半年来，我真觉得自己大了不少，然而还大得不够！昨天，你的照片勾起了我满腹怅惘——也许这样讲并不适当吧。从二十四年^⑬的果，使我想到二十四年的自己，这四年中的变化是如何快而复杂！按理，这四年并不是足以感伤的材料，但是我只要想到过去的事情，心情就有点异样。这是什么缘因呢？我也不明了！

从你的信里，我感到哲姑是个可爱的人。是的，三十一岁，正是创造自己前途的时候。我们应该多给她鼓励，这样一个青年寡妇是多么值得同情呵。更何况她并不是个不欲好，不向好的女人。你给她谈到我们的事没有？怎么你信上没告诉我这一点？很想知道她的反响怎样？南君小弟弟来了，我一定去看他。不过，你是否告诉了他我的地址，是否叫他到渝时先来找我？否则我难道会算到他哪一天到么？

我懂琬姐怎么会懒到这个地界，什么人的信都不回！可是你妈妈应该自己动笔呀。我妈的信那样不高明，还时常给我寄来。多半是老人家生你的气了。如果不是太没功夫，你尽量再多写几封信。灼姐与小白打算搬到什么地方呢？沅陵时常遭狂炸，我真着急他们，虽然我并未见过他俩。我总想，灼姐肚里的孩子该快生了吧？没有人照应，环境又那么清苦。如果妈妈真愿意去与他们住在一起，招呼她生孩子也好。你可去信劝她自己特别小心身体。不知道小白这家伙细心不？果，女孩子的苦痛真是多重的。答应我，一两年内我们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好吗？

告诉你我近日的生活吧！第一件大事是我有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我已全搬到城里了。虽然是与老刘两人一间房，我仍旧布置得很满意。怎么样讲才能使你想像到这房间的具体情形呢？在靠窗口的地方，斜放着我的写字台，因为窗子是没有玻璃也没窗门的。旁边就是我的床，我的被褥都弄得很整洁。床头挂着你的大画像，张谔给我画的那张漫画。你的大画像右下角是你那张小照，右上角是昨天收到的那张。我的漫画相是狭长形的，我把它斜挂着，右下角正挂着一张我的六寸放大照

^⑬ 二十四年：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

——那是一个摄影记者新近送给我的，不便寄给你。果，这样布置我很满意，缺憾的是你不能马上来参观一下，告诉我你的批评，是吗？

我的生活已开始规律起来，每晨读一小时书，做笔记。你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的笔记。此外，我想学吹口琴，但老不入调，气坏了我。你来时，带几支新曲子吹给我听，我将给你唱原文的《夜莺曲》，好不好？

还写些什么呢？留待下次吧。这张照片是给你的，它带给你一个深深的吻，我的果果！

维维

1939. 10. 23. 暮色中

李锐信

1939年10月25日

维维，D.

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嘴和脚都没有休止过。加之上午都发了警报，更显得忙乱，时间紧促得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明天早晨我便启程去看妈妈。今天由乡下搬进城来，只有二十分钟整理杂物并收拾我的简陋行装——你所知道的，一个袋、一把伞。

我还准备去看南哥他们，这样就得横绕一个大弯。由此地到湘乡的汽车只通到永丰，永丰至湘乡的已破坏了，以后就全靠两条腿。破坏了的公路和铁路，比任何路都难得走，一凸一凹，一时水田，一时小山，有时还得兜圈子。我想我一定会走一步骂一声日本鬼子的！这次以湘乡为顶点的等腰三角形的大圈子，三边之和近一千里了。而8/10要靠这曾经打过football的贱腿。

最困难的还是衣服，我仍旧是这样一件上衣，然而这到山林僻野的乡间是不成的。因为太匆忙，没有法子弄到一个大褂，只有沿途再去设法。今晚上街花七毛五买了一双布鞋，穿起来怪舒服。

昨夜和一个家伙同去寄了那封航空，而他今天偏偏要造谣说是航快，几个家伙简直是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很抱歉的是现在没钱，不能请他们的客，只有等回来后再请。开起玩笑来也真叫人受，好在我已变“老牌”了。今天早晨我们才看六、七、八、九、十、的报，恰恰有你的几篇特写。“一个人，他看报不同，硬要从最末倒看

上去。”（因为最末有你的名字）。吃饭的时候也来了：“他现在吃饭，一粒粒吃，吃一粒小范（饭）想一下。”硬要编排我，只有我一个现在最快乐，“脸上透红”。维维，回来后一直没有机会看镜子，也许我现在的脸色的确是好多了吧。

昨夜取回来过去纪发为我保存的一包东西，里面有我七月动身后才寄到的一封信。还记得吗？你不是说要打我十下手心吗？怎么来渝后没有打呢？曾家岩照的那张小照片在内，的确有点像在汗流个不止的样子。现在看这封信，真有点隔了一个时代的味道，意味是更深长的。

这两天我们每天早晨吃肉，都是我起来去买的。昨夜同我去发信的那家伙是著名的大肚子，总爱与我竞赛。但他最后胜利，能持久！一个主人嫌客吃饭太多，又不好直说，于是赞扬这个客：“你真吃得快、又吃得久！”我们的饭都喷出来了。

昨天晚上，一个床上又多了一个人。送我那本《Art young》的先生，最粗野，硬要赖在我们床上。于是我和大肚子将他从床上抬下来往对面床上一丢，害得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因为他实在狼狈得很：“我的裤子都被你们撕破了。”笑得太厉害，结果今早天未亮，我肚痛，连上两次茅房。肚子笑痛了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昨夜辣椒面太厉害。这两天我们都是早晨七点早餐，晚上七点一餐。

迎我而来的将是二十天劳力与劳心交织的生活，果果会更强壮起来的！下月十五后一两天回来，我们一定争取二十日左右（不超过三四天）动身赴桂林。

这封信的意义就是告诉你明天启程的事。沿途给维维不断写信，但不寄出，将来一总寄，好不好？有半个月没有收到果的信，维维不要着急呵！

月亮被埋在云里，重庆这时是不是月明如画呢？Mei，果现在讨厌月亮，月亮带来警报。果的维维一人独自在洞里窒闷着，……果不要月亮，希望重庆现在是阴天！

想再写下去，怕仍是一些啰啰嗦嗦，维维不嫌短吧。明早四点半就要赶到车站，果想去睡，但也许会睡不着！

脑筋很紧张，又睡不着，那会更加抑止不住沸腾了的怀念的。果有点怕……

Mei，果恨不得要咬你一口！

Nidi 果果

十、廿五、夜七时（1939）

你说你爱出虚汗，果要求你去详细检查一次身体，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症候。四

川的银耳是一种很好的补品，果求你去试着买一点弄来吃。不要怕麻烦呵！你是果另外一半呵！

这照片还存有一张，给你寄来。你那张不是已寄回汉口了吗？

李锐信

1939年10月26日

Wodi 维维：

现在我在离湘乡30里的西山塘歇下了。虽然很疲乏，但我固执地要老板拿来一盏豆光灯，和你写下今天的经历。

早晨四点半我就到了汽车站，天边连鱼白色都没有。空气寒料，站上的旅客和小贩在惨淡的灯光下蠕动，叫唤声也没有平时的嘈杂，更显得凄冷，给人以极大的压力。

汽车开动了，西北风从空窗内刮进来，我才下意识感觉到我为什么穿这很少的衣（和重庆时一样）。领子拉上来，手缩到袖筒内，仍然无济于事。我不自觉地向我左手一位学生旅客说：“我真穿少了衣。”天阴沉得可怕，太阳好像永无出来的机会，还有二十天呵，往后怎办？昨天太没有仔细考虑了，为什么不将毛衣带着？温度的指数只有下降的呀！昨天只顾如何轻便，走起路来不嫌负担重，气候的问题却没有去考虑，真该死！

车到永丰，匆忙吃过了饭，看看车站的钟，正十点，今天是无法赶到湘乡的了。沿路的人们都在说，现在这90里路要当110里走了。迈过车站还不到30米，破坏的成绩就在眼前展开。路好像切蛋糕一样，一节一节地被切断。被征来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伙地在进行他们过去连梦想也没有过的奇特的工作。新的小路还没有形成，时常要从他们人群中穿过去寻找路。一忽儿堆成了一个小山，一忽儿变成了水田，开始我还感觉很有趣，有时自己想呀想的（你猜想什么？），一不留神就走到刀切的尽头。跳下去，一丈多高，于是又只好回头来找正被人们踏出来的小路。高高低低，绕弯抹角，心想该走了五里路了，然而正巧前面的路碑正指明着，我还是只走了二里。心急，一发火，脚也就提快了。担担儿的、赶路的、抬轿的都从我身边退下去。愈往前冲，道路也就破坏得愈不成明堂，有时简直给你一个措手不及。

迎面堵上了一个高墙，于是你只好从旁边山上爬上去，再跌下来。“他妈的！”“他妈的！”于是这成了我赶路的节奏。

西北风虽然不客气地老向你迎面刮来，倒也没有冷的感觉了。我以竞赛的自激带着痛恨（痛恨日本鬼子呵）的诅咒，一口气走了30里地。

天，好像要故意来扫你的兴，本来是牛毛雨倒还不管它，这时却真沥浙地大下起来了。我的脚上是布鞋，很快就湿透了，鬼路也很快就泥滑了。伞顶开也不中用，大腿上两块就像失足落过水，鼻尖也渐渐有了寒冬的味道。雨不会停止，硬拼下去不是办法，于是我找了一家草鞋的伙铺暂歇一歇。用热水洗过了脸，手指与鼻尖才灵活起来。喝了一杯热茶，开始来选草鞋。不知是我的脚太大，还是草鞋都太小，结果没脱袜子勉强穿上了一双。一站立就感觉很别扭，不对劲。雨也不会有停止的意思，路还得加劲赶。伞一撑，我英雄地又继续前进，与这天下奇路作斗争。也许有十里了吧，草鞋不成了，要与脚分家，而右脚的大指头的裂口也一阵阵痛起来。前路更是茫茫，有时我简直是在水田里牛一样地一步步踏。这时我发觉后面有一辆回头的空轿，我无诚意地问他去湘乡要多少钱，“三块！”从这儿到湘乡起码还有六十多里，这价钱是很公道的。磨姑了半天，居然以1.8贱价，我意想不到地坐上了有布篷的轿子。

停止了运动，被动地接受西北风，坐在轿子中，我冷得缩做一团，有时还打襟！

路（？）愈来愈不成体统，土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山坡上有半尺宽的人踏过来的路。我的呼吸都紧张了，我担心连人和轿一块儿翻下去。

到了歇宿地，轿子刚放下来，我就奔向灶后的烧火处，也顾不了烧火的年轻老板娘怀不怀疑我这鲁莽的举动了。火烟也不怕，我需要的是“暖”！

看完了这些，维维是不是要痛骂我一顿，这个糊涂蛋，该骂！

十、廿六夜、伙铺中（1939）

原先我说过再附一页信，专备给你表哥看的。现因太厚，你自去造一封算了，只说我妈去平江时，到长沙中途折回……

十月廿六日夜

范元甄信

1939年10月28日

果：

这几天，对你的想念更浓烈了！今天二十八日，再有一个月，我是否准能见到你，果？三四天以来，同老刘一天到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躲警报的夜里，也在一道。昨天他又陪我到处买皮鞋，在这种情形下，想你更殷切！常常我们走着走着，他同我讲什么我一点也没注意到。有时，在我们那间四层楼顶的房子里，他又在啰嗦不断地叙述他的过去，我的思渐也就跟着我的眼睛转向关于床头那张画上的人儿了。果果，你是否也正这样想念着我呢？还有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将永远——至少很长的一个时间在一起么？呵，这一个月将会怎样悠长呢？

前天晚上我受到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欺侮，我经历了第一次空前的恐怖，我也蒙受了第一次空前的耻辱！事情说起来也许太平凡了，不过我却不痛快了两天，而且在神经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前天晚上，吃过饭后同老刘出去买皮鞋，走完了所有商业地带，没买得合适。到武库街我们分手各自走了。我坐了黄包车回来，下公园的阶梯时，在那个常摆着剪影摊子的地方，碰到一个鬼家伙，他说：“我恐怕你害怕，正等着你呢。”那里是那样黑，又没有一个人影，除了这个鬼家伙而外，又正是我没提防的。莫名其妙地，下意识地联想到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加速脚步跑，他在后面作出极可怕的叫声——果，那真像是鬼呵！幸好，很快地我到家了。但是我听得他胜利地在狂笑。果，他笑得真像舞台上的日本鬼子，而他明明是身着草绿呢制服的中国公务人员呵！我心跳得很厉害。事后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我竟脆弱得那样！毫无理由地被欺侮一阵，他是个穿绿呢制服的魔鬼呵！昨晚回来过公园时，我的脚还下意识地发软。我真找不出理由，这件事情会这样刺激了我！

我告诉过你没有呢？以文来了，现在与小袁他们在一道。昨天我去看他，我们同去吃晚饭。他说听到我们结婚的消息他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消息使得他相信我在恋爱的处理上一定有了进步。他认为这样了解我的结婚是最正确的一种。但同时指出可能有人会以为我是抱着：“免得麻烦，算了吧。”的态度来结婚的。他很诚挚地说：“当听到你与春明好的时候，我很难过，难过的是我们那次事情的教训没收到任

何代价，你仍旧犯着错误。”我很受他感动！我们谈到他的恋爱问题，谈到琼华与他的事情，我指出几点他完全同意。他指出，我对他对琼华都缺乏好的意见贡献，这一点我也不能不承认。并不太长的谈话，我们感到一种伟大的友情。最后，他劝我在生活上应该有些改进——刻苦约束自己，但也认为我这半年来有了进步。

刚才给妈妈他们去了一封信，商榷不必再订婚的事。你妈妈有消息了吗？你可能去看她们不可能呢？我这里，没收到你的任何信件。

这几天，月色正好，我的窗口可以看得见它。月亮还得圆一次，我们才能会见吧？这一月中，好生保养。我没告诉你，我的两颊已经非常红起来了。再见时，你是否比得过我？

计算着日子，你又该有信到了。这封信今天暂不寄出！

1939.10.28. 晚7时25分

李锐信

1939年10月29日—11月7日

在谷水伙铺十月廿九夜

廿七正午到了湘乡县城，城郊的祠堂庙宇内挤满了长沙的难民，这情形使我想起来去年大火^⑧后的种种。我们经过湘乡时，此地正烘乱得一团糟。

我的运气很好，一来就碰上了吃鸡，从很远的乡下捉来的大线鸡。

晚上直聊到深夜二点，兴奋得很。很巧遇见了大伯^⑨，我来渝的问题他不得已而同意。“我们当然不愿意你走。But…”大伯是我所最敬重的，他这句话引起我极深的怅惘与依恋之感。整整的一年，我没有离开他的辅导…。

昨天早晨我又掉转身来，向来的路成30°的方向倒走了40里，和大伯同走了20里。在山枣吃的早饭，我们一路没有停嘴，谈的范围很广。他看了你的相片，他说他不认识（他怎会认识呢？）。我们很详细讨论到妇女职业问题，都觉得女学生毕业以后应该打破落后的成见，应到各种社会生产部门中去。合作社、裁缝、甚至理发

^⑧ 大火：指“文夕大火”。1938年11月13日晚，湖南省当局以焦土抗战为由，纵火焚毁长沙城。

^⑨ 大伯：指当时地下党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

师，长期的努力，经济上独立了，这样社会一般的认识才改变，同时妇女自身的解放问题才不落空。你可以告诉二姐，我没有辜负她的使命，让她先高兴一下。

天又下雨，到达目的地已经下午两点。两裤腿全湿，鞋子被泥污得不成样子。赤脚穿草鞋，走长路我很不惯，所以只好将这双唯一的布鞋来硬挺。

落雨走长路真不是味道，他妈的！

昨夜我八点半就睡了，很熟，没有梦见你。

现在我要来写今天的情况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感觉像吃生柿子一样。

早晨大概是七点钟动身的，昨夜的雨一直没有停，因为天明了，气派愈来愈大。主人劝我多停一天，等雨休止。这个意见我没有加以丝毫的考虑，时间很紧，我急于要赶去看妈妈。

鞋与袜子都还没有干，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袜子穿好。一出门没走上半里地，鞋子就有节奏地叽咕叽咕地叫。冷风、细雨、雾雨，遮住了前面的丛山。按说应该是好的雨景，然而我恨透了，天好像故意要这样折磨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幸福呢？维维？

昨夜打听路线的时候就听说路难走，全是小路。“天晴三把刀，落雨一团糟。”因为已经作了最坏的估计，还比较心安一点。

雨愈下愈有劲，农家都闭紧了门，出来犁田的简直就没有，路上行人更是稀少。路与田陇的分别有时极有限。“喔！喔！…老板…”害我这样经常跑到寂静的农家门外大声地呼喊问路。急行了二十里，才吃早饭，称了一毛钱的猪肝，慰劳自己。

成天不知道时间，也无法测验我一点钟能走多少里。

吃过早饭没有休息，我一口气六十里走到现在的宿营地。

今天翻了二个大坳（岭也），出了两身老汗，热得很冷（有这样的经验吗）？

走错了两次路，第一次错了半里，第二次二三里。

在木筏漂的河边坐屁股跌了一跤，跑到一家小打铁铺中去烤屁股，烤得很不舒服。没有干就继续走了，一直到下午快到这儿才被风吹干了。

有一段路，快十里吧，是沿着一条山涧走的。在山沟中弯来弯去，没有行人，也没有人家，只有水声伴着我。很自然地，我想起了在北碚登缙云寺下山时，在溪水边互相跌跤，用湖北话快乐地温习过去的生活…“mei，维维！”我的嘴微笑着，眼睛渴望地朝着雨雾的天空，不禁这样用较轻的声音呼唤着，好像要将维维呼唤到

身畔来一样。这段路，我走得很轻松。

雨曾经停住过一个时候，然而天上仍是布满着一层层的黑云，压得你透不过气。

走路时的思想是变化很快的，很难固定到一桩事情。我幻想将我一路所想到的事情即刻记下来，看到一片粉红色的荞麦花，我也想写下一笔，你说果是不是一个大傻瓜？

最后的十五里是已彻底破坏了的湘黔铁路（从前通到蓝田），就像我们所走过的重庆雨后最坏的泥路一样，时时刻刻要提防摔跤。

一直到离这儿七八里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的鞋底每只破了两个大窟窿，鞋面与鞋底快要分家了。当然我的九毛一双的新袜子每只也有了两个窟窿。

来不及去找伙店和吃饭，就急急到街上（乡村中的大街）去找鞋铺，结果花2.9买了双力士，明天的资本足够了。

又吃了一毛钱的肉，这80里路完成真不容易呵！

果果在茶油灯下、也不知是夜晚几点钟

明天还有75里便到琬姐的学校了。外面风在狂啸，明天也许会晴吧！

十一月一日、在桥头河琬姐校中

前天整天是大太阳，一早起来就看见快圆（也许是圆过了）的月亮尚明亮地挂在天边。我高兴又快乐地走完了75里，路上一路哼着歌曲（我唱会了《黄河谣》）。下午三点钟就到了目的地，妈妈恰站在门外，她老远就在叫唤我。走近来，我看见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这两天公私处理很好，我想明后天就走。天，我怎么向她说出口呢？“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一下。”这是她最先提出的要求，简直是命令。

从前夜起，一直到现在，我忍耐地听受她对我的各种埋怨与诅咒。快一年不见了，她的身体更弱，和琬姐闹过几次大架，人变得更固执了，某些了解上也后退了。她固执又严厉地诅咒我现在的的生活，“你与别人不同，你不能这样丢开娘不管。”我有时总是掉换她的话头，转入一种开玩笑的情况。譬如“你现在有了一个伪儿子和伪儿媳妇。”但昨夜和琬姐在一起，谈笑得很好，她突然又翻过脸来：“你这样不成！我不能这样放任你！你毫无人子之心！”

和琬姐再继续住下去是不成的，琬姐丝毫不能启发她，使她进步。

前夜，在极复杂的感情下，我忍不住哭了。我们这样过着自我牺牲的，严肃的

刻苦的生活，舍弃一切生活的欢娱为人类的幸福劳苦着，而反得不到自己母亲的谅解，换来一些刺痛，…我真难过到极点。——这真是现实的大悲剧。

毫无保留地我同情妈，原谅她。这两天她老是提起前年我离开武大的事，这给她永恒的刺伤，她似乎已从我的身上永远找不出她的幸福。她觉得她苦斗一生，毫无任何理由不能得到一点点幸福的收获。任我怎样解释和安慰都没有效果。天，她似已感到她的希望已成绝望了。

她现在每顿只能吃一碗饭，一升米要吃四五天。她说：“我怕寂寞，每天弄弄饭吃，还有一点事做。”琬姐课多，住在学校里，妈一个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这一个月来我订了一份报，但我又怕看轰炸的消息”。沅陵的狂炸，给她极大刺激。她现在常易昏倒，神经麻痹，脸上的肉常常抽动，晚上整宿地失眠。“看你们一次算一次，我活不好久了…这回你多住一下…”每逢说这样的话就哭。

我现在感情的伤恸倒不厉害，只理智地觉得我无法来解除这一幕悲剧。她什么都懂一点，然而总是往最坏的一面设想，现在比从前更固执了。

十一月二日、早晨

我将不得已要离开湖南的打算，昨天隐约地告诉妈了。她很敏感，她知道我将往何处，知道这一去，不知何年才回。开始她固执地反对，然后又孩子似地自语：“你去吧，我不违逆你，我知道我挽不回你的！”她绝望的程度更深，她逼着探问我的一切。我也试着从国际国内，整个局面来宽解她，然而无效呵。对于这样一个守寡 18 年的老人，儿子已是她的一切！今天固执的程度是从来未有过的。

一方面她神情恍惚，同时又亲自弄各样菜给我吃。“你不要怕我忙，我愿意，这样，我还弄得几回东西给你吃呢？”维维，任何一句话，一个场面，都是刺伤感情到极度的。我咬牙承受，我得理智地来考虑，如何渡过这个难关！

关于我们的问题，她已不感兴趣，已降落到次要地位，因为“儿子已不属她。”这个大前提摆在前面拦阻着。只在我最初将你的照片给她看时，琬姐在旁称赞，她略发表了一点品评相貌的意见。她有点敏感我们会一块儿走，我现在想尽一切方法，来破除她这想头。情形就是这样僵。

昨天我一人坐着写，想到我无法挽回这一幕悲剧，忍不住哭泣起来。她进来了：“你不要哭，我知道你意志坚决，我决不拦阻你。”她自己哭不成声了。

空气悲壮到万分，这个基本冲突已三年多了，真想不到今天仍无丝毫进步。—

切在变，然而老人爱子之心（爱子的程度和方法），是永不会变动的呵！

今晨半夜中我醒来，听见她睡在小铁床上（为我预备的，我睡太短）在哭泣。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我开始又继续用各种语意来劝解。说来说去，仍是这样固执“我现在一条路，你把我送回平江老家，我一个人独住，我不愿得到你们任何消息。再不然你们另外找一个地方，让我一个人去独住……”一直到天亮，我都没睡好。

性格更空前地急躁。上次我不是告诉你琬姐脚病开了刀吗？为什么脚病呢？真想不到是妈用棍子打了她，发肿灌了脓，这件事全校都知道。

我常感觉极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马上会降临。

妈的性格这样发展下去——急躁、痛恨、常自己打自己，极端的暴烈，身体又日弱，神经易失常；各种病状，失眠，饮食无味……天，悲剧迟早会免不掉。

我当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只能用暂时欺骗的方法。然而敏感的老人会不会相信呢？

我答应她继续去上学，进大学读书。她所痛恨的就是我不读书，又不找职业，她无面目对人，同时又极恐惧地想着我不安全。“我常常梦见杀头！”这是她咒我时最爱说的。这半年来政治上的倒退（如平江惨案^⑩）她特别敏感。

目前的难关就难渡过。我必须马上离开此地，停留已三天了，然而她的希望是“一个月”呵。

我真害怕悲剧就在我的面前发生。偶一不慎，这是完全可能的。

灼姐大病，用去妈二百元。她在生气时已声明：“你如读书，就给你的钱。”现在她手中钱也不多，我不预备在这里拿钱走了，别的地方还有办法。

我对琬姐很不满意，她每天课忙，还没有找到机会和她谈，她脾气也太躁。

这情形出乎你的意外吧。不要为果着急，也不要难过。你接此信时，我大概快要准备动身来渝了。

妈将来一定还是和灼姐住的好。啰嗦一大顿，留下怕妈看见不好，所以赶紧今天寄出。

至迟我后天要离开此地，我必须如期赶回家去。

关于我们的问题，虽不能带给妈以快乐，但基本上她没有不赞同的理由。态度

^⑩ 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驻在平江嘉义的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涂正坤等六个人，被国民党驻军杀害（有几个是活埋的）。属于抗战时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也是和你爸爸一样，准予同意。至于仪式，结婚等问题她根本没谈，她觉得她谈这些问题有些多余，灼姐的事给她很大经验。不过我一定努力做到。让她觉得，关于这件事我很尊重她的意见。

十一月三日、下午

已经封好了信封，后来转念这样寄给你看只有增加你的不安。我应该度过这个“难关”后，再一块儿将这信寄你，让你知道果是怎样平安渡过难关的。

昨天整天的情况很好，我决定多牺牲两天的时间，忍耐着住下去，同时让妈相信我真是继续去读书。在实质上我并没有欺骗她，我们不是以最大决心去至少学习一年了。不过她所关注的坚持的是“大学毕业”。“你改行都可以，只要能毕业”。她们（琬姐在内）的意见有理由的，在现社会，资格仍旧是极重要的一项。我现在当然无法让她们了解我现在的具体情况。专门职业技能的训练，我们已注意到，但目前还困难实现的这一点，的确无法使她们了解。于是我只有敷衍：“我一定去找大学进”，但也留了一个注脚：“这半年内我也许先到一个工厂去工作一个时间，趁此先得一些实际的本领。”这道理是说得过去的。我将来就想以此为起点，怎样变化到我们的学习地方去。

十一月七日、在蓝田

得结束这封信了。你读过了上面的一定又焦急，又不耐烦吧。——难关渡过了没有呢？

我满口对妈承认一定继续读完大学，找固定职业。当然我也有理由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来四川，我甚至赌了咒。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基本上她还是知道我谎语的成分居多。

这里我没有法子描写，当大前天我提出昨天（六日，是星期日）要走了以后，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而我又是怎样应付过来的。——这真是了不起的凄惨与悲痛的事情。

昨天早晨，妈起来弄饭，特要工人买来两个腰子炒给我吃。琬姐也回来了，一块儿吃饭。吃过饭我就准备走，用最好的话来安慰她，她一定要走远一点送我。她已经在哭了。我勉强带着笑容，飞快往前走，止住了她的陪送。琬姐跟了上来，她已将上午的课推迟，我们先天就已约好，准备谈一上午的，因为从桥头河至此有60里路。

我简单地向琬姐说明了我的真实情况（从前从来没有说过），告诉她我对家庭的态度，我自己今后的打算，起码我们两年不会见面，共同商量了今后对妈妈的具体办法。灼姐是完全可能到临中附近来教小学的，可以伴妈住。因此以后要积极地改变妈对一些问题的观念（如女与子），让她了解大局，了解并完全同情我们的情况（不是现在这种波浪式的）。消极的是感情的完全顺从，日常生活处理得法，吃补药。……我们又谈到她今天的教书问题，如何团结同事和学生。她的婚姻问题，读书问题，整整四个钟头。我发觉过去我对她很多估计得不正确，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教员，好女儿，好姐姐（几天以前我还对她有不满之处）。最近她因为“方向的相反”，她拒绝了一个有漂亮外表的年轻大学教授的婚姻（这使妈很不满），引起无数人的惋惜。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道出我的感动和感激，尤其是想不到这三年来，完全是她一个人与妈在一块——这正如她自己所说，比我和灼姐今天的工作更艰苦。关于我们的问题，她唯一的希望是目前无论如何不要结婚：“妈妈这儿，我们（她和灼姐）可以负责，为得使她满足，征求她的同意后再结婚。”已经十二点了，必须分手了，她的喉咙渐渐哑了。反复地问：“必须要两年后才能见面吗？”她已经在哽咽。我将泪吞下去，硬着喉咙和她道别。她远远地在后面叮叫我沿途小心，多写信。我泪眼汪汪回头看了她两次，她又赶上来了，然而说不出话来……我终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最后一幕真是演得太动人了。维维，我们永远地记住呵！

无可奈何地我在妈手中接了60块钱（她说只要我读书，仍旧每期为我预备200元）。琬姐已在为我做好新棉被，十六日派人送到邵阳。她送了你一件毛衣，现放在我的背袋内（我有了一个比老郑的大一半的提袋）。父亲的银表，妈又给了我了。琬姐给了我正在写的这枝钢笔，老sinmin牌的，还好。

我在此准备还停留三四天，便绕道南兄处转回。大概要十七、十八才能回邵阳。

我的“黄金时代”的得意作，好容易在家里找到这一张，已经毁色了（那张放大的没找到）。你去问问照相馆，有无办法复照？

晋西战局稳定，心又安一些。你的交代弄好未？替我小心身体。

你的果果

十一、七、夜毕（1939）

五日夜，我为妈和琬姐每人画了一张很成功的肖像。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1月4日，星期六

几天以来，心里烦躁得想剖开来。

前天，天下雨。惟一戏院开映《叛徒之王》。想去看，一个人又不高兴，跑去约黄姐。在她家吃过晚饭，谈到我的家。大哥的态度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好像他们真天大了不起似的。猫哭老鼠似地说：唉，真是不堪回头话当年。笑话，现在也不见得比你们差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种家庭还想逃得掉没落的命运？你们，什么东西呢？也不过啃人家的面包屑，从剥削者嘴角里分一点残羹。除了一套逢迎拍马的假本事以外，又真懂得多少？谈着，我心里实在太受不住，想到劳苦的妈妈，倔强又别扭的爸。假如他们听到大哥这种放肆的大言，如何恼气呢。这是他们爱过的、扶持过的家伙。我哭了，想到爸妈。打算写封信告诉他们，但是，何必再伤老人的心呢？也许他们还不相信我的。想给果写一些，写又写不清，算了吧。这年头还管得着家。

范元甄信

1939年11月2日和11月9日

果果：

二十三、二十六两日寄自邵阳的信都按着准确的日子收到。我寄往邵阳的信你倒似乎只见到了一封。那么，等你回来时会看到另外两封——那都是很长的。写过这封信我不打算再写了。不，不打算再寄了。等待着你来的时候将我写的细读给你听。不过，我近来又感到，当乞求与你谈话的情绪涌上来时，是没法静心提笔来写的。那么，一切话都面诉了！

这一个月“夜袭”期，敌人却意外地没有来。昨天起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那么更保险了。不担心晚上钻洞却惦念着那独行千里的人儿。在那样崎岖蜿蜒的小道上行进是多么寂寞呵——要不是心里有人在伴着你的话。除了这以外，祈祷着你的平安！信上怎么说你仍只穿那身衣服？你那套呢西服跟大衣呢？放在什么地方了？

回来时你得去找到。如果不是实在没衣穿的人在穿的话，你应该讨回来。

“想念是可怕的！”这句话诚然不错。这些日子我竟被陷在这可怕的想念中。果果！我怎么样写出我的心境呢？上月卅日我与老刘下乡一次，把乡下许多东西搬进城来，其中有我的一大包书与一盒名片。因为是老刘主张将书搬进城，所以书是他拿着的。回家以后，我在楼下有事情，老刘先上楼拿出包子打开了。这本算不了什么呵。天哪！等我上楼时他低低说：给你一个东西瞧瞧。（你能猜到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要死不活地用手拿起一支茶杯，露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ni neng shuo chu wo xian zai ai ni d cheng du ma? guo?”那明明是我的笔迹，而后面又有一个 guo 字。我欲抵赖也不成了！那大概是那天在上清华北方馆吃饭时我写的吧？但是我又怎么如是糊涂！当时，我吞下了从心底翻上来的难为情与不安，与他嬉皮笑脸闹了。这真是天大的恶作剧！

小白的诗昨天见报了。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裁下半张纸给寄去了。信里大致告诉他们我俩的决定，以及你信上告诉我的大姐讲到妈妈的情形。可是写到信封时，我忘了灼姐叫什么华，模里模糊像是英华吧，我就这样写了。瞧多该死！

光未然^⑮从成都来了封快信“问罪”——为什么结婚不通知朋友。原来我寄琼华的信让他们拆开了。而且他还说：“我们满以为你会有什么秘密呢？拆开看看吧，不想事竟有出人意料者，你竟然有了秘密！”这些家伙全是调皮鬼！他虽一边问罪一边却也自动提出要送礼。我也不跟他客气，向他要自来水笔（给一凡^⑯的信也要过。但最近闻信，他生意作赔了本，被抓去坐牢了，我的信谅也无法收到），因为他是以老朋友而自居的。信的末了还说：“怕你太穷寄上邮票三角，请作复。”也怪有意思。

妈、南、发等都见到否？盼告以详情！惦念甚甚！

那本画集子我拿进城了。看了不少，一边翻字典，懂了一幅，高兴得什么似的。画的确是好，不过英文太差劲！你看起来是否会好一些？你信中抄来不少的那本书我也读完了。

今天到大哥处谈到我的家庭问题。长此下去家庭实在成问题——经济上，弟妹

^⑮ 光未然：本名张光年。《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文革”后一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36年冬武汉秘密学联时期曾为范元甄组织的抗日宣传独幕剧作过导演。

^⑯ 一凡：顾一凡，当年汉口生活书店的经理，书店是武汉救亡活动的联络点。顾亦由何伟介绍入党。

教育上。不过大哥态度引起我极大反感，似乎讽刺爸在事业上的失败，而且幸灾乐祸地说，唉，不堪回首话当年。没落是不可免的——在一阵难过后我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大哥这样对待我的爸爸是很不对的（算了吧，跟你说这些你又不了解）。将来，我们婚姻手续仪式问题的确麻烦。我现在想：为什么在这里又惹上这门死亲戚，多余的累赘！

回家的几天生活怎样？妈妈该欢喜得流泪了吧？我们的事怎样同她谈的呢？果，你说是吗？我不该给她写那封信的。你想想看，反应并不好，多难为情呵。好在我一时不会与她见面（你要笑我残余意识了吧）？

小南君怎还不见来？我现在很想叫妈妈来重庆一次，把大弟与大妹带出来。妹妹送到南君他们一块，弟弟让他考学校。不过妈也许仍不放开他们。我又怕给自己多添绊脚石，只有自私一点。不过，想起爸爸妈妈的“不幸”的一生，我总免不了被责任感谴责深深的心情！其实我并没一定的责任，他们也不欲给我什么责任。——唉，你不知道我的家庭跟你说也无用！

不想写了。今天我到惟一去看《叛徒之王》，是很老的美片了。奇怪，你的影子会时常跑到我脑子里的。再过一个月我该一定见到你了，果果！

老乔的妹妹^⑤今天从云南来了封信给我，她的句子使我很感动。她的身体太糟，一个不坏的女性呢。

昨天给炜，淞去了一封信，回来时盼你能见到他们。

哎呀，写信真不是痛快事，停笔了呵。

来时给在药房里买一点（半磅或一磅）甘油与白凡士林。这是需要的！

维于期待中。1939.11.2. 晚

果：

这封信写就不少日子了，本打算再加进一封较长的信作为“最后的”一封寄出，然而一连多少天来，时间和机会都不允许，只有马马虎虎添上这几句寄给你作罢（马上，我要下乡）。

每天，尤其是在没有月色的夜里会想到孤行千里的你！等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大大慰劳你——听任你要求怎么样的慰劳！

^⑤ 老乔的妹妹：即胡乔木的妹妹方铭。

前天、昨天，我生活在难以平静的兴奋里。“为什么？”你应该想得到，那是你同岁伙伴^⑮二十二岁呵。昨晚我看了一个了不起的影片，相信不会比你在贵阳看到的差。好了，提起来我又想跳起来了。等着吧，来的时候，给你讲！我还有一件万分宝贵的收获，那是两本美丽的书，一个外国友人赠我的，遗憾的是我不能读它！

前天，吴行长^⑯已经肯定告诉我，你来后我可以走。现在只盼着你快来！临行前给我来一封长信！

吴先生说已叫二姐写信你，他们要湖南伞。盼你一定给带来！

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可查查以前我的信。

快了，将会吻到你！是否更结实一些呢？小心你的身体！

你的维维 11.9. 晨 (1939)

将我过去给你的信全带来。并小心别给人偷看了呵！

小南君怎还没来？

范元甄信

1939年11月10日两封

果：

昨天在城里发出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想不到昨天跑到乡下，竟碰到这样一件气煞人的事情，我不能不给你写封信！

果果，我周围的人怎么全是这些庸俗下流的家伙呵？我不是曾告诉过你么，因为城里没有空房间，我与老刘同一屋子（他先住在里面，我也没法提出要他搬走）。而这些家伙们造谣我和老刘“发生关系”了！果，这是把人当作畜生而加来的侮辱！昨天吴行长很善意地告诉我，他说怕这事情传给你听到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我当相信你不至于（你会这样误会我么？天！）。不过，我自己实在越想越不好受！我是这样拆烂污的女子么？那么，从前别人逼我，为什么我不允许他们呢？更何况我现在已与自己满意的爱人结婚了。果，你想我心里是什么味道呵？眼看到这些说话不负责任的狗东西在面前，我还不能大骂他一顿，“做人”竟是这样困难么？果，我真想

^⑮ 同岁伙伴：指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诞生的苏联。

^⑯ 吴行长：即吴克坚。

杀死他们！

本来自己尽量压抑着难忍的思念在等着你来，昨天这样一来更使我没法安静了。果，昨天你在的话，我可以向你倾述这横来的委屈，我可以从你的嘴里得到慰藉。而实际上呢，我昨天独自忍受了这最大的痛苦，没有人谅解你，更说不上同情你。最“公平”（！）的话也不过是：“不能说一定有可能，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可能。”果，这是这些家伙们的话！

还得等待三个星期吗？这二十一夜和二十一日？果，我怎么样过呢？周围全是这样庸俗的丑类！甚至为了工作，我都不能与任何人稍稍接近。这样的社会，女人是绝对不能放松自己的斗争的。果！帮助我！

昨晚、今天，重复读了你所有的信。翻阅着地图，你是否在返邵阳途中呢？果，你太傻了。在湘乡或新化应该来信呀。一定要等在一起寄出，我已经半个月没看到你的信了。真有些恨你！

乡下安了长途电话，我想给你打个电话，但又不能允许我这样做。我真欲痛哭一场才痛快！闷坏我了！

快来吧，你一到我就可以走，这已交涉得十分妥当了。王董事离渝前叮嘱了吴行长，俟你来后即放我走。咳，路途还得十来天耽搁！

……

这样写下去，我要吐血了。想想你来到以后的生活吧：

老刘搬走后，我占有一间房子（这也是因祸得福）。我一定将它布置得很好，你到了以后，至少到我那里住几天（譬如有好的电片看，你就不必再赶下乡）。我们通宵地畅谈别离以来的一切，我要向你倾述我的委屈，我也可以慰安你的辛劳！果，又是不少美丽的夜在等候我们！

嘉陵江的水已经退到江心了，颜色也绿得透明。再不能游泳，却不是黄泥浆那样讨厌。江边那些建筑着的房子已经完成了。再去时，恐怕会有别一种香味代替桂花的。可能的话，我们还能到南泉去一次！——不是我尽设想个人的享受，而事实上动身之前我们都有空闲的。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处理这日子。

北方已落雪了。去年一冬我没看到雪呢。

琬姐信中说“妈妈养了一只大线鸡”，现在这线鸡已消化在你的血液里了吧？果，你还有妈妈、姐姐、姑妈地一大套，而且他们还能了解你。我呢，除了你以外

什么也没有。可怜得很吧？

三个星期，那廿一昼夜呵！想到思念的尽头带来我的果。心有点什么了！

吻你！

你的维维

1929.10.10.（按：应为1939.11.10.）乡下

（根据范元甄11月9日信所云“最后”一封信，和“马上，我要下乡”，以及此信谈到“这线鸡已消化在你的血液里了吧”，此信应是李锐已出发探访母亲以后，而不是尚在返湘途中。故不应是10月10日，而应是11月10日。“1929”则是明显笔误。——编者注）

果：

奇怪，今晚我竟睡不人觉。假如这就是失眠的话，我这是第一次的失眠。为什么，我也不懂。

三个钟头以前，我上床准备睡觉，然而直到现在，脑子里越来越清醒，想到的事情越多。同伴们都睡得正甜，我终于不能不伏在枕头上来给你写下这些。也许写完它，我就会熟睡下去。——但如果不这样，我可真苦了！

我忽然想到，你来渝后我们仍应该相当大规模地请一次客，对家庭、对社会、我们自己，将这结婚正式与合法化来（对我们自己，就是“真真实实地”结婚）。这是很必要的。于是我想到了很多关于布置我们的结婚的事，写也没法写下来。果，你考虑考虑，等你来渝以后，稍一休息就办这事，你看如何（我们准备MYM100请四桌客是足够了）？在钱的问题上盼你多设法。告诉你妈妈，她至少应该给你二三百块钱呵。惟一的儿子结婚不能算小事吧。同时写封信给你的炳叔^⑧，要他帮助你，从情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我越想越觉应该正式请一次客，因为毕竟还是这个社会环境。同时，为了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花这一点钱也算不了什么。

我不打算再找我的家要钱！一则现在去信，汇钱来时间已不够。同时，生活在那样无收入只支出，而又无积蓄的情况下，我不忍常要他们的钱。得累你一下，请认真设法！

往后的这一个月，会比前一个月难得过些。我对自己的控制似乎有点难以再继

^⑧ 炳叔：李锐父亲的叔伯七弟，排行最小，名李积芸。1918年去法国留学，1938年回国，在成都空军工厂做技术工作，后去台湾。

续了！尤其是周围的家伙们还用这样的诬蔑来加诸我头上。

如果你来的时候，我还住在城里的话，我就一定单独有一间屋子。果，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过几个夜晚。准备些什么来告诉我呢？作为对这两个月苦思的补偿！

坐起来写，穿着单衣颇冷。睡下去脑子就想得更多，怎么办呢？果果！想念真是可怕的呵！奈何，我只有躺下让它去想了。今夜盼在梦中见到你！

11.10. 夜 (1939) 维维吻你。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1月12日，星期日

也许是在希望就要实现的前一瞬，人会更焦灼吧。一个月能够平静地过去了，这几天的思念却越来越浓。今晚，呵！还有廿几个这样的昼夜，也不能写信。

上午去参加妇女宪政座谈会。心，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飞开去。那些女流氓们的厚颜无耻，使人想到鲁迅描写的奴隶相。奴隶是终有解放的一天的，永世不能翻身尚不自知的，将是那些甘心做奴隶的“奴才”。“不要竞选了吧，干脆承认，女人不行，请政府发发慈悲帮助女人！”——这是巴儿狗在大庭广众间的自白。

回到城里，看到老刘的床铺，心底泛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说是讨厌还是憎恶呢？这些庸俗的家伙们：人总不是畜生吧？住在一间屋子就会发生关系？虽然昨晚去质问了宗群，想起来，总觉得是一个污点。即使人们会承认错误，给你擦掉，总像有痕迹似的。也许我太封建吧？也许是“高贵”的残余观念再作祟。不管什么，这些家伙怎么能随便说话不负责任呢?????

下午与潜{工}分手回来，路上碰见学会的沈舟，本打算坐车的，说着谈着也就走回来了。买了一个大地瓜，一阵将它消灭。应该写特写吧，心里却乱得一塌糊涂。随着脑子里的胡念头，嘴里竟会轻轻地唤一声果的名字。想念的确是可怕的。

一个劲儿写了三千多字的特写，第二遍也不想看，不知道乱七八糟到什么地步。

晚上，戈宝权与张企程^⑩进城了，找他们上来胡聊，谈到我行将去到的地方。回想一下，来报馆11个月了。到延安，会碰到许多人吧。“小范已经结婚了”，结了婚到延安去，而且爱人一同去，的确省事得多。斯基那混账东西，那样偷偷地爱别人——被他偷偷爱着的人也算倒霉。我真恨，利用特殊关系，来爱女孩子。人家不但不爱他，连知也不知道，自己就宣传。真岂有此理！

未然老兄来信，允许送我一支廿元上下的笔。谈到果，他说：“在那许多勇于逐鹿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不会错的。”我想，在所谓勇于逐鹿者中，最使我讨厌的莫过于斯基与那位与他相同的肺病鬼吧。

戈宝权这家伙什么都会一些，口琴他也吹得不坏。美丽的曲子，我曾经从这口琴里听到的，然而吹的人不是戈宝权。——我真难于想像如果我与果决定分开一年或两、三年，那会是如何地难挨。这里不得不感谢老博的“原则”了。

戈宝权的确有他的可爱处。我们谈到陆瑾^⑪，他说了一句：“的确是可爱。”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的想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近来酷爱着《松花江上》。记得妈妈曾经说过，救亡歌曲她只爱“我的家……”。现在，如果她听到这支歌，更会哭了。不过，她又会从哪里听到这只歌呢？妈妈！

我不愿意将属于妈妈的感情都交给果。对于妈妈与果，我始终应该是公平的。果不能侵占妈妈——也许果与妈妈占的地位并不是 half。然而，他们应该只在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作为女儿与爱人的我心中。

^⑩ 张企程：世界语学者，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时任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出版的世界语对外宣传半月刊《中国报道》的总编辑，并同时在《新华日报》任职。后受聘于胡愈之，到新加坡《南洋商报》就职。解放后曾任外交部专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⑪ 陆瑾：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将对她的采访以《中国的贞德被捕了》为题在美国报纸上刊出，使国际上广泛关注到发生在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陆后被党派往西方各国为抗日募集捐款。在法国与饶漱石相遇、结为夫妻。1954年饶漱石因“高饶反党集团”获罪后，陆与作家朱子奇结婚。

（1939）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四

上旬月又明亮起来了。今天是阴历初六。

夜里睡得老不宁静，今晨醒来以前，作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怪梦。也许是被子压得呼吸不痛快的缘故。

这个工作真是伤脑筋，没地方好去，呆在家里又实在不像话。今天天晴，像昨天那样冷，衣服又嫌薄，跑到外面真怪“寒酸”。

半个月没见到果一个字，这种通信的方法真笨得可以。十六号了，他该已回到了宝庆^⑩？脑子里有意无意总盘旋着他来了以后，怎样应付家里，大哥他们的话题。妈又好久没信来了。突然告诉他们我去到那里，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呵。

主席写个条子给我说，他很苦闷。算了吧，呆在这儿，谁都似乎只会有苦闷。也没心绪给他写信，只回了一个充满牢骚的短筒。

对老刘的嫌恶加深着，简直不想和他讲话。他偏偏仍是那样多嘴多舌的，话一打开就会没完似的。当然别人胡说并怪不了他，然而总是因为他呀。我的心绪真是莫名其妙。

常常会有些孤寂之感。自从在公园里碰过那次鬼以后，胆子好像变得小了。晚上独行会发生些乱七八糟的想头。呆在屋子里，缺德的耗子在楼梯上爬来爬去，给人平添一些恐怖。

想得很多，有时竟想得很糟。昨天，参加范筑先^⑪的追悼会，后到小袁他们处。大家都失去了青年气似的。

检查所、宪兵天天跟报纸捣乱。尽管这样闹，似乎忘了还有个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事儿，真伤脑筋。

淞给来了封信。也许他是有些进步吧。不过与他信上说的多少是有点折扣的。当晚就给他回了信。

⑩ 宝庆：湖南邵阳。

⑪ 范筑先：河北馆陶人。国民党抗日将领。1939年11月15日在山东柳城与进犯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克城后，身受重伤，仍率余部与日军展开巷战，壮烈牺牲。

无聊、孤寂、烦躁、感伤、憎恶……！

这几天听谈山东的事儿较多，又加上一位过去武汉学联的同学来找我，使我想起国瑞。是否终有一天会碰见她呢？果曾经哭过，那一次，是单纯因为我无理性地使脾气说话太重呢，还是会掺杂着其他原因？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我常常不用脑子？！

光未然来信，说到队里死了一个小弟弟，又很多人生病。琼华的近况如何也无从知晓。今年内是否可以碰到她呢？

前天独自去看《民族英雄》。倒霉的脑子，总会自作主张地想这想那。尤其是独个儿的时候。

……

几天都想写日记，却不想握笔。写起来又简直写不出。我也不懂我自己！

范元甄信

1939年11月17日

锐：

十日曾写就一封信，迟迟未发！过了一两天却又怕寄去与你错过。现在想到寄往桂林，向你来一个“截击”是有把握可以到达你面前的。同时，也许会带给你一点意外的高兴！

在十日的信中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给我极大的不愉快。这一星期以来，心境很坏。等你来了再详细地告诉你吧，如果写起来，一方面是把它变得太严重，同时也说不清楚。

心境不佳的时候就特别爱乱想。白天是这样，晚间就变成了许多离离奇奇的怪梦。今天早晨，我正梦着我们回到了汉口，我带着你去找我的家，刚刚要找到了，突然被“范先生接电话”的喊声惊起，当时我真有点懊丧。我想，也许在梦里可以看到我的妈妈吧。但是很快地自己也为这个企图而失笑了。你大概又会担心我很想家，事实却也并不这样。我有时候倒发觉自己像没有感情似的。说我一定惦念妈妈么倒也不见得，却是有时又特别容易伤感。甚至想到，如果能够痛哭一场倒是了不起的痛快事儿！

自从那次晚上在公园碰到那么一次鬼以后，精神很脆弱。有时晚间回来得晚一点吧，总被很大的恐怖追袭着。我也不懂！房子里耗子的跳动，哪怕是很微细的声音，如果是在安静的时候，就会捉弄了我。同时，孤寂之感也特别深。有几次，我独自去看电影，独自去吃东西，自己会想到：“怎么这样孤零零地？”果，我并不是说追求那种缠缠绵绵的感情慰藉，而是，这没有集团生活的生活太难受了。独自看看电影、吃吃东西算不了什么，而是在这种时候会想到整日的那种死寂的生活。如果你要稍微接近谁吧，噯，鬼话就都来了。这断断不是理智的表现。理智的生活绝不是互不关心（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大惊小怪，鬼鬼祟祟像我所看到的这样。如果没有感情（感情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那样，就是男女间的爱情呀，天！）的人，我敢说不懂什么叫理智，那只能解释作死板，没人气儿。

这套牢骚与半年前写给你的没两样，你会这样感觉吗？是的，不要用一种尺度去要求人和环境，我应该实践这句话。不过，我们这个环境，这些人是不应该只停留在那种程度——像现在，也就是像半年以前。主席^④拿给我信说他也感到怪苦闷，我没话好讲，只有回他一封极短的信说：闷气活该！固然，这样说失败情绪太浓厚。不过，我实在窒息得够了！

生活就是这样过。书倒拉拉杂杂读一些。我却长得更胖。这是否因为精神愉快！真天晓的！最近，发现许多生疮的人与我们共澡盆，面盆。昨天，我的鼻尖上忽然红了一块，我怕得很！过柳州时盼千万买个面盆，据说很便宜。我想这东西总是会要用的，除了我们上前线。

你来了以后，怎样对付大哥倒是件麻烦事。如果你带来钱相当可以，恐还得订订婚，请请客。我的钱，还了上次邵君二十元，又作了些不可少的动用，只30了。不过，过柳州时必要的东西仍还是买（面盆、甘油、凡士林），别处更贵。你炳叔并未来信。

最近该见到你返邵后的来信吧！

维在焦灼中期待着——信和人！

1939. 11. 17. 黄昏

④ 主席：？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1月18日，星期六

今晨洗脸时接到你的信。拆开一看，居然有10 pages。我匆忙地洗过脸，一气冲到四楼，搬只椅子，面朝东方，读着你的信。在凉台上。

读到你独行的情景，我真说不出自己的愧疚。我自己的生活始终是优越的，即使在离开家以后，我的生活仍旧是在别人水平以上。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还没能拿我的工作做好，甚至我自己还常存在着许多的可耻的小布尔乔亚的幻想。果，你那样艰辛地赶着路，我不单纯地在担心着是我的爱人在受冻，赤着脚在踏过那样崎岖的道路，我看见的是一个最值得敬爱的青年布的战士在行进。他的生活、他的精神，对照出了一些畏缩的、罗亭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苟且享乐者的丑陋的面影。我怎样来告诉你，高度的热爱在我心里燃烧的滋味呢？

我又不能不想起那一个晚上，在刘家农场的矮树下，我毫无理智地在使着脾气，竟想找出最厉害的语句来刺痛你，终至逼得你在我面前流泪。我应该惭愧，我不能了解我所爱的人——至少，我不了解的比了解的多。我会在了解这一面的时候忘掉了其他。

同时，我也深深地发觉，不停歇的战斗对于我们的爱情的生长是如何重要。我们的爱情生长于艰苦的战斗中，她也只会在继续的共同战斗中不断发展。离开了这，我们将会失去最伟大的爱情。离开了这，我们不能设想我们的爱会有如何的悲剧下场。显然地，今年春天两个月的生活是较悠闲的，记得吗？因为这样，我们曾经对那样的相处感到空泛、腻味。固然当时特殊的心情有关，但也不能不承认，生活与工作的不紧张减低了我们相聚的意义。我们曾经闹过几次非常凶的别扭。想想吧，如果相聚的时候对于紧张工作中的我们将会如何珍贵的意义，多余的别扭又从哪儿生呢？今天读着你的信，我特别强调地觉察了这一点，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果，我并不只担心着你如何渡过回家与见妈妈的难关。相反地，极大的感情的击袭，扰痛了我的心。果，我同情你的妈妈，我爱琬姐！我曾禁不住要提笔给琬姐写封信。我觉得你对妈妈的要求与希望是过高的，这样会影响到你对她方法的错误。

我认为这样的老人，安慰她，甚至没办法时尽可能地欺骗她，是应比影响她、教育她多作一些的。也只有在这种方法下，才能给她一些影响。否则，不满足她，只灌你的大道理，这叫老人怎不会更固执，更痛苦呢？是的，她为什么不能要求她守寡十几年抚大的儿子属于她呢？单纯地责备她把儿子当作了私产，“观点不正确”，这只是对自己的讽刺。你要知道，她的生活怎样决定了她的意识呀。

当然，你的终以理智克服着自己，对于我也是有作用的。我想到，你的妈妈情形比我妈妈也许更惨痛。你是她的独子，我呢？妈妈会想到，女孩子结了婚，她也就放心一些的。可惜你的妈妈不会对我有什么理睬，我倒真愿意给她一些尽可能的慰安。有什么办法呢？“儿子已不属于我。”琬姐对她简直毫无必要了，更何况，又是这样的琬姐？——同儿子一样的“叛逆”。

果，是的！这些创痛是我们不能不忍受的。我们的忍受是为了一个幸福的将来呀！昨天，我看到一个七十余岁的抗属，儿子被拉去当兵了，她自己怎么生活呢？吃豆渣，每天还得从高山坡上爬到河边给人洗衣服。谁理睬她呢？她不也是人，独儿的寡母么？严格地说起来，我们的妈妈生活是优裕的，感情上的过分折磨那也是生活不成问题时才特别显著的。真的，在那样的老人面前，我会减低了对自己母亲的思念。我们将要给多少老人以快乐的晚境呢？果，我们当然要忍受自己个人的创痛。

今天你已到了邵阳了吧？好了，等着你的到来，温暖你，抚慰你受创的心。维维正准备着担起这件责任。还有，她在等待着给予一个勇敢的同志以热烈的敬意。长吻你，果！

（1939）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

家里来信了。寄来爸爸同弟妹们的照片。小家伙们都给我写了信。这一次的信，连爸爸妈妈的也在内，都是写得最好的。我真说不出的快乐。

不过，他们又在幻构一些美丽的梦想。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受创的老人呵！我写了复信。想把果回家的情形告诉他们，也让他们知道还有比我们“凄惨”的人家。却怕他们更加担心，还是不谈那些。

前天牙根忽然肿起，痛得个凶。没吃晚饭。听完钱俊瑞^⑨讲演，我伏在床上哭了。我不自禁地叫出“姆妈”。记得去年七月五号，我那次突然的大痛时，我哭过。那是因为混账的中医将什么怪药放在鼻子里要“开窍”，刺激得我哭了。前天这样的疼痛，我哭着、叫着，感到一些大的轻松。

(1939)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总有想写下一些的感觉。

前天晚上，将果那张游泳的照片送到千秋照相馆去翻照。谢景屏问：这是在武大照的吧？我忽然意识到，这相片是属于万国瑞的李厚生，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想到等果来的时候，将这照片送一张给他，后面批着“万国瑞的李厚生，送给维的果的。”但是，这样做会引起误会，至少要伤他的心。其实我的确是孩子气地想开开玩笑。首先，我绝没权力干涉，我也不会去干涉李厚生之属于万国瑞。其次，国瑞爱的是一个热情的漂亮大学生，而我爱的的是一个经过锻炼，也正锻炼着的坚决的战斗员。不过，如果我真照我所想的去做，会给果极大的不安与难过的。

老毕进城住着。下午我们到公园的茶馆里去看那个常常听大家讲到的神经病者。我们没法猜想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桌上摆的全是左倾书籍，自己写着一些纸条，全是比较所谓红的话。他有一个贴报册子，据说是他自己的著论，那都还是抗战以前的。有人说他是因失恋而至神经病，然而他竟讲与做的全与男女事件无关。衣服很不整齐。许多杂志都是最近出的。那么他的经济又怎样解决的呢？这一定不会是简单的疯子。一个谜吧？

为了看看这个谜，我们喝了会儿茶，闲扯到一些馆内生活。老毕谓大家对我与老刘的造谣太“岂有此理”。我倒相信，他在这些问题上是会了解我的。因为他亲身受到我拒绝了他的求爱，总会知道我并不是某些人所误解成的那种随便恋爱的人吧。

回来以后，我们一同看 Art Young 的画集。谈到他与陶的事情，他说是会有前途。我也给了他一些意见。陶基本上是个并不坏的女孩子，据说，她对我印象甚佳。

^⑨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和世界经济学家、教育家。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

老毕对我的态度很满意吧。他竟请我吃晚饭，我还先打算请他呢。

范师母上楼来看了看，我知道她是听徐师母的话后，想来看果的照片的。太太们的心眼儿。

早晨写了篇《吃豆渣的日子》。小册子就安不下心来动笔。失信太多，真难为情得很。

两位师母的三个孩子虽不太有趣，混久了倒也有些欢喜他们。只可惜我不能与他们说上海话。

做什么呢？常常感到无聊！书也看不进去。计算着日子，果该动身了？如何准备欢迎他，慰劳他呢？一定要在一见面时给他一个大的快乐！

春明近来对于我似乎也泰然一些了。

（1939）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想念已经到了怪焦急的程度了。整天里，心就浸在难以说明的情绪中。没有一时转到别的上面去，——即使是想到别的事儿吧，却又像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一定要与他联系起来。

老在设想果到后一两天的情形，心里盘算着准备怎样地迎接，能够给他一个大的快乐与慰安。我长途辛苦的果呵！

他到的那天，我会是在城里还是乡下呢？最好是他如果到编辑部找我我不在的话，给我打个长途电话——他们会告诉他这样做不呢？我要叫他进城来，那么在等他的时候我完成了“准备工作”。——买一束新鲜菊花，安放好我的“慰劳品”，留他在城里住一宿。我们一直谈到天亮！

……

晚上，我独自去喝了一点点儿酒。

（1939）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从失望的程度来测量希望的程度是最准确的吧？今天，我恐怕仍旧看不到果的

信。我曾经尽量减少自己的希望，我也让自己好像不曾希望，我设想他会如何忙得抽不出写信的功夫。但是，当回到西三街真的没有信的时候，我的失望仍旧是那样深。我是在切盼着今天读到它的哟！

“十七、八日到邵阳”。“最晚廿号过后三、四天就可动身。”今天不是廿五号了么？就说廿发信，今天也该到哇？是不是又会是邮局捣乱呢？前晚，老刘问我：“老李怎么还没信呀？”也许他没什么意思吗？但是我觉得简直是故意的讥讽，当时我恨极了。对于老刘的厌恶，飞速地在上升。他不至于对我有什么野心，然而经过谣言以后，我就像他真有什么企图似的讨厌他。我觉得，他的工作也不见得做得如何好，尽爱吹牛皮。再不就是说钱不够花。

工作做不好，呆在家里无聊，看书也看不进。答应徐写给宗的东西，一直就只四百字搁在那儿，就没继续。昨天去找胡。

我去的时候，她独自在看书。因为气候的关系，她正有些小小的不愈。我们谈了一些，她回忆到在湖北工作的情形。我们谈到在群众中生活，对于自己各方面的进步。农夫、农妇们的朴质天真与纯厚的可爱。我固然仅仅做过乡村宣传工作，但是阳□那几天的回忆，使我能深刻体味到胡的工作情形。

为了大家都感闷气，都高兴到郊外跑跑。我们两人到老君洞玩了一次。

李锐信

1939年11月19日—25日

十一月十九日清晨

维维：

昨夜八点多钟，踏着泥滑的小道，我和南^⑤回到从前的乡居。前天从新化动身的，175里，一行共三人。虽然路坏，又是山路多，还不觉得特别累。昨天只走了80里，下午五点即进城。吃过晚饭，在街上修表，买这买那（替你买了条围巾和一条极美的小手巾），所以摸黑路才回到乡下。路过转信处，取到你最近一封（另两封已在乡下）。妈为我做的棉被已送来。泥路太滑，南几次要跌跤。而我一面要提防

^⑤ 南：阎戈南。于刚在北师大的同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9年从延安调到湖南工作。

脚，一面更想开了。我的心热得难耐。

在南兄处我们就接到电报，他们已早回。昨夜好在住城内，所以破楼上的两个地铺恰好让给我们。

因为走得很着急，心里更急，出了满头大汗。洗过脸，便开始洗脚，已点起了洋油灯，我可以很舒服地来读你的信了。我真是一口气读完的，南在看你的相片，夸奖照得好，也零碎地读着你的信。他曾给我一封信，听说我要走很难过。为得不寂寞，在读他自己的信了。洗过脚（水已全凉了），收拾好你的信，便准备上楼睡觉（从前睡觉的内房有一对夫妇）。从狭窄的梯子上去，我端起了油灯。我睡在外边，灯骄傲地摆在我的枕旁。我似乎忘记了一切的疲劳，南在旁边咕噜着很不耐烦：“小loo从来没有给我这么一封信。”（他在新化的Romaner已告诉你吧？）我来不及去多多安慰他，只轻轻说了一句：“不会刺激太甚吧？”头更靠近了这炫耀的灯。我开始更仔细回味你每一句话，甜蜜地吞下每一个字！南已打起呼噜来了。我又从他衣袋内取出你相片来（他闹着要我送给他）。窗外的雨声似乎小了，乡村的夜晚寂静得如一所古庙，什么声音也没有，然而我听见了我的心跳。我就是这样睡熟的。

今早大概天刚醒来，我也就醒了。想着自蓝田发出信后，至今没和你写只字，以后直到动身前，一定抽不出任何时间来写信。想着想着，便轻轻爬起来，端起洋油灯，照着手电，摸下楼梯，点上灯，坐在外屋便这样不停一秒地写着。现在鸡正叫得起劲，屋外已有了人声（牧童放牛去了吧）？我们这屋只有那个媳妇起来在生火了。我已嘱咐她为我烧水洗澡。我一定还可以这样静静地写半个钟头。

在蓝田我住了一星期，会见了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武大的（过去在武大和魏、纪发、他，被人认为最要好的四个）。他已结婚，在三个中学教国文。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话太少。他现在更停滞了，更不关心政治，使我很难过。另外一个高中同毕业的，感情最好，同具有一个不满现实的空洞理想，和另外两个一块跑到北平去考大学，他在北大毕业，“一二·九”后见过一次面，已四年不通消息。但我听说他在北大很不好。今年八月他由大姐转我一信，埋怨我不和他通信（我早知他回湖南在一个高中教书），写得仍如五年前一样感情，最后一句大约是：“不管问题怎样复杂，但最后的目标只有一个，达到这目标的方法也应该只有一个。”他现在国师当助教，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蓝田念书）各屋同住。我和他同睡了三夜，最后星期日他坚持留我一天，第二天为我叫好轿子到新化。我和他谈得比较多，重

新了解了（从前带着恨他的情绪）。仍旧是这样一个极不满意现实，空具理想的人。“一二·九”前后，为恋爱事，他在北大一个时候的生活很颓废，同时生活上接近朋友都不好，所以他也被联系着认为是“一丘之貉”。过去在中学时，他的国文（文言和白话）和英文特别优越，他想考留英，“我想去看看那个老大帝国，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工具，借这工具我将来发生更大作用。我不愿一点一滴做。”他没看过任何理论书，现在恋爱问题仍未解决。他说现在对这个问题已降冷了。我和他所谈的，他当然都接受。我的中心希望是：“系统地认识并确定自己的目标，（我说这些书现在在中国很多，不一定要到英国去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估计自己能力，立即使用它到最正确的道路上来。”他见我的第一面，声音带着一种颤动向我说：“五年的变化太复杂，但是我的心是没有变的！”最后送我上轿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希望你以后在可能范围内告诉我你的行动，这可以鼓励我。”同时要我找一个过去对他有误会的北大朋友和他通讯。轿子走远了，还叫着这次经济上没有给我帮助。他写信给四川的魏（泽同的哥哥，他的同班），叫他代给钱我，如我需要的話。

他的名字叫颖^⑥，他也许会寄信给你转我的。他送了你一张蒙白的风景照片，我将尽最大可能帮助他。

坐轿子到新化 110 里，整整一天。那天斜风细雨，我冷得只发抖。

南的学校已迁移乡下，在他们那儿住了四夜，三天。因为有电报催，所以很匆忙。纪发的病状似好一些，他见了我特别快乐。他现在因恋爱问题很伤精神，我怎样地劝解要他安心养病，但他总说我不能了解他每天脑筋不能休息的痛苦。他现在营养很好，只是新化无医院。如果无其他变化，这样修养半年、一年，会大见功效的。

看见了南的小 loo，了不起的地方女性。高中师范毕业，在教初中的数学了，很活泼（你去问二姐，是她的好友）。他们的过程，是一个与 work 密切相关的极复杂紧张而大有趣味的斗争过程。

南已经起来了，在洗脸。我正念了上面这句给他听。现在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他们（小白在内）今天下乡也许会很迟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动身的日子，在这儿顶多也只能停留四五天了吧。

^⑥ 颖：秦本立，李锐高中同班好友，1938年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授。听说“文革”中自杀。

昨夜同时看到二姐的来信，她和芦姑托我买的布，我的经济情况是允许的。但我自己没有时间，只能托别人去买。我不再和她另写信了。我和南都极关心她的病状，请代致最大的慰问。她所要的毛裤等件，这次走时不知道，以后要小 100 邮寄好了。

你要的力士鞋当去买，裤子不敢代做（没有这个本事），买好布料到重庆你自己去缝好不？其他衬衣等物我想过衡阳时再去买。钱有多多的话，当为你多准备一些东西。

忘了告诉你，上次经过衡阳，哲姑和南君打长途电话时即听说新旅那一队已不准备去重庆了，现在不知有无变动，过桂林时再去看看，也许能见到你的好友。我们的事已告诉哲姑，她当然是赞同的。

维维，果了解你对家庭的感情，我从前经过这样阶段的，不要以为果不能了解而更难过呵！生活的经历更多，磨炼更多，这样的感情会渐渐地转移的。我这次在妈妈那儿住的一星期，感情上所受的猛烈袭击（妈妈做完了她所能做到的感情攻击）一般人是绝难承受得了的。你想想那个具体情况吧，妈妈要从绝望中向我作最后的挣扎，同时整天带着眼泪弄东西我吃（她的主观上怀疑这是不是最后招呼我的机会），又替我在衣服上准备这筹划那。我在兰田看见别人的信上谈到，我妈妈自我走后，成日悲恸，差不多认识我的人，熟悉我妈妈这种情况的，都是极不同情我的。然而我揪住我的心，用最大的理智去克服感情的灼痛。明明我的眼泪快要出来，我将眼睛鼓得更大，恨恨地望着前面，想那些更悲苦的事情。想到这是我们必有的遭遇，这不过是万千悲剧中极平常的一个，我应该痛恨这样悲剧的发生，人类一切的灾难是应该而且能够避免和克服的。我常这样战胜自己的感情。我给我大姐和在临中泽同的二姐信上这样说着：“有最高理智的人，才会有最高的感情；能够真恨的人，才能真爱；我爱妈妈，爱你们，……然而我的爱不能专交付少数的几个人，我爱一切在生活上受迫害的人们，……带着感情的鳞伤，我无所自仄于良心，背着社会因袭的责骂，我沉重地走上我漫长的征途。”给朋友颖的信上我说，这次离开家，离开他们都带着很重的离情。“我走得更远了，征人的心只是更坚定，更勇猛，然而也带着更多的依恋。”这次的情形确如此。回顾已走的道路，展望前面的光明目标，我负着很大的愉快和幸福。然而对落在后面的人，尤其是妈妈和姐姐，以及担心他们是否会跟着同来的朋友，我带着深挚的热爱——为义务和责任感所召来的人

性至爱，向他们告别。我深深谴责自己为他们过去尽力太少。然而今后更是力所不能及了。这样的离情，不是感伤，更没有带着眼泪，我相信维维会了解的！

十一月廿日上午

你会觉得奇怪吧？我明天就动身。昨天我写过了上面那些，才吃饭。饭后他们都来了，天南地北乱谈一顿，又吃又闹，直忙到深夜。本来预备今早就走，但时间实在来不及。

这里每天下雨，气候很坏，重庆是否也不好呢？我真讨厌那里的天气。

昨晚又跑上街替你买东西，买了一丈做衬衣的布，五毛一尺，并不好。毛线 16 元一磅，没有买。力士鞋 35 码的没有，到衡阳再说。二姐已来信，她要买的东西已不要了。芦姑要买的哗叽 2—3 元一尺，买一丈我钱不够，请告诉她，要她原谅。我也不知她是否需如此高价的。

家里给我送来棉被，一筒菌油和大包猪肝、腰子等，今天就要分食了。大姐准备给我作路菜的，我想让小白带一半给灼姐。呵，告诉你，灼姐生产了，一个胖男孩，九磅半，母子均安。生后四天，白即来此。现在医院里。寒假他们二人准备去看妈妈，接妈到湘西去住。真能这样解决太好了。

你所有的信都已收好，本打算全烧，最后又塞往箱底，到重庆后再烧吧。今早我已将老谢的大包情书付之一炬了。

十一月廿日清晨在宝庆车站旅馆（按：应为廿二日）

本预备昨天走，因事推迟了一天。恰好昨天又无车，夜晚遂投宿旅店，六点多车开。现在还没到六点，今天该可走成了！

我已经借好了一笔款，二姐最后来信开了一大单，我变做了一个“小商人”（她的称呼）。昨天已开始买了一大半，其余日用品到邵阳去买。这差事苦极，譬如竞姊要袜四双，我就不好如何着手。颜色？好坏？此地用品亦飞速上涨，力士鞋 4 元，毛线廿元以上了。

这封信大概要到桂林才能发。因为如在湖南投邮，我还走得快些。

前天即已将寄“伯父”信，照样抄好，准备在衡阳投邮。你妈妈这样的快乐，真也出乎我的意外的！

十一月廿四、桂、大溶江站

真他妈的，昨早六点半从衡阳开，应该昨夜十点到桂林。然而现在是第二天下

午一点了，离桂林尚九十里。今天是不是能到，还是大问题。原因只有一个：军运太忙。

我们是前天下午两点到衡阳的。晚上特别快已停止多日，只好买乘第二早的普通快。如果车站没有友人，我们的住宿也大成问题，仅有的两个旅馆，已无立足之地。整下午的时间在街上买东西，二姐他们的已全买齐了。我们自己的，你所需要的也都买妥，只是绒线仍未买。我已为你买了一条卫生裤，袜子只买了两双。南兄送了我一丈六尺灰军布，如果我不需做大衣，你可用那布做裤。布很厚，我不预备再另买布了。替你买了一件衬衣，另外一丈衬衣布，其他的我不想在这开清单。

夜晚来去摸了十多里黑路，到姑妈那儿一趟。她正打摆子，躺在床上。谈了半个钟头。相片不能重照，所以我将原底拿来了。1936年冬我们娘儿四人一张站立的合照，她还保存一张。四个人都照得好，她不肯给，我也就没强要了。

昨夜停在一个小站，就那么坐在椅上胡乱睡了一夜。中国人是不知道空气的，晚上没有哪一个人肯将窗户打开一下，一直到今天天亮了，我们动员亲自动手一个个去打开。然而我们一转身，随即又关上了。只有摇头叹息：“改革之难！”昨天吃得乱七八糟，因此便结。今天还好，在这个站上吃了一顿饭。我没有法子来形容我现在的急躁，这样的生活很自然地使我回忆从徐州几次来去武汉的味道了。坐火车头，在郑州车站和着棉大衣过夜，铁闷箱的臭味，用湖北话抢伤员车……现在能够这样安然坐着三等车厢写信，也就很差强人意了。只有比较地想想过去，才能心安一点。

今天到现在为止，还只走了十二公里。一列列的兵车过去，普通快也的确只能这样蜗牛一样爬行了。“有火车坐还是幸福呢！”“只要战争是继续打下去，继续团结下去，个人的任何一切都应该抛之度外！”往大的方面一想，更能安静起来。但最担心的是，到重庆后，目前的风雨气候到底怎样呢？

下决心想读英文，找着一本《And Quiet Flows of the Don》（《静静的顿河》），昨天到今天看了两个多 pages，一则生字太多，看不动，二则坐在车上，头特别昏痛不能看书。这本书我想花半年时光好好把它读完。

听说现在因为汽油缺乏，航空班也减少。因此到桂林后，这封信也不知什么时候到我的维维的面前。

我还忘记告诉你，我们那儿的“缺德鬼”更厉害。我未回来之前，你有两封信

都被他们偷拆了。不是走得匆促，也不知他们该怎样敲竹杠。

不管怎样爬行吧，总归离你一步步近了，也是离我的希望一步步近了。

又在敲点了，仍是过车呵，今天恐无希望到桂林了。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桂林

昨天下午在大溶江换了特别快（比原车迟开12小时），又碰了警报，直到夜八点才到桂林。秘书长真好，为我们叫了面，随即将你的信给我。今天早晨还问：“不平凡的人要什么东西？”

你十日写就的信，并不见，只有一单张两面写满了的。

我现在很难具体了解你最近的生活，对你的那些感情牢骚，我无法写出什么意见，只是有着很大的焦灼和不安搁在心头。

是的，你需要更多的生活磨炼。在生活中对自己苛刻一些，处理任何事物都运用辩证的头脑和眼光。“正确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这是一点不错的。

怀疑的态度与不满的态度，这是一种向上的推动力，我很赞美你这种态度。但是，你应该积极地处理呵！我们不是空想家、空谈家，而是现实的改革者呵！发现有不妥的地方，就适当地说出来，而且督促自己去做出来，这才是一个好 Bol。仅止于牢骚状态，不独对自己无益，对大家也不该！而且，久而久之，会加深对事物的悲观失望成分，大家也就懒得理会你的牢骚了。

没有感情还能叫一个人吗？然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妨害理智，能够帮助理智发展的感情。至于经常陷于为感情（不管是家庭的、爱人的、或什么的）所困恼的境地，这的确是一种不正常、非常不好的现象。你对别人要求高，为什么不首先对自己要求高一些呢？“责己也严”，这是自古的美德。我们应该好好地力行。

形势似更艰险（你应该比我更敏感），目前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忿恨来驱走属于私人的任何感情刺伤，一切都要提高到 guji[Ⓢ] 的感情上来。神经在高度地紧张，血管更膨胀，我这的确是自己真实的反映。

这也许是我的生活与你有些程度的不同吧？然而实质却终归一样。

维维，你这样的情形太使果不安了！果了解你的，今后果将尽最大力量在这一方面来帮助你，好不好？当然，同样的，你在很多地方上也应该好好帮助我。譬如

Ⓢ Guji：共产国际。

有时我的性情太急躁。…

桂林的天气到底比湖南要温暖一点，我现在就没那么感到气闷。今天想去洗一个澡，我数不出我到底有多少时候没洗澡了。

什么时候从此地动身，现在还不知道。南宁失守，柳州遭狂炸，是不是能够从原路来川，现在也不知道。也许将 take another rway 去联大，不经过四川。现在还要等借鹿皮衣给你穿过的人^②回电来才知道。如果我们不走四川，给你带的东西、给二姐带的（她开的单子全买好了，约五十余元），总当设法由此地寄给你们。同时你可去与他商好，你在什么时候动身。不过此事你现在还可不必急着就去问，也不必和他人谈（或者去问我到桂没有，什么时候能来重庆，让他告诉你）。

如果经过柳州，脸盆当买好。我已在此做棉军衣一套。

钱，我所剩已不多了，一共买了五六十元以上的东西。现在也就和你的数目差不多。不过我还买一个一钱多重的戒指。订婚仪式的问题，即算我能经过重庆，无论如何也不能干，这样是不合乎我目前的原则的。你现在可告诉大哥，说交通成问题，也许不能来重庆。即算能来重庆因金钱和时间都不允许（我在重庆不能停留，要和朋友马上在成都转往汉中等地，只说我已准备参加红十字会汽车队的工作，将往北移动。如到重庆后再设法应付，仍这样说）。你现在可先告他报馆也许会要你北去，到时去辞行一下就是。写信给父亲和妈妈当然可以婉转一点，让他们绝对放心。如能来重庆，我们合写一信好了。

这封信就这样结束了。过一两天当再给你信。也不知航空班是怎样的。

如果不经四川，我的那张照片再寄给你。

这么一封信能不能够给我的维维一些快慰呢？果的眼睛有些发热了。

我们得耐心一些！

你的果果

十一、廿五毕（1939）

因为懒病发了，不大想动。所以小徐他们我也不想去打听是否已回来。

^② 指叶剑英。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1月29日，星期三

昨天到东总^⑨去闲聊了一整个下午的时光。他们那儿，一位“新诗人”的轮廓有些与明果相像。侧面看过去，头发、隐隐的胡子……他穿着一件长袍，一双浅口布鞋。明果穿起长衫来一定也会是那副神气？早上，我就梦到他。那张脸，是去年在长沙见面的模样。白一些，丰满一些。我急着向他诉说尽心里的话，但是又被其他的故事插乱了……

为了赶汽车下乡开会，我到曾家岩。碰到参座，他告诉我：“你的李锐到桂林了。”我想从他那儿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启程赴渝，他大概也不知其详。“风流将军”终不能脱其风流本色，伸手摸人家肚子，问有孩子没有？要是一年以前的我，真会被他弄窘。我只有笑着说了句：“捣乱！”

没有等到汽车，仍旧乘黄包车下乡。冯丝回来了，而且几天内就动身。他也告诉我，李锐到了桂林。什么时候从桂林动身以及怎么个走法，他却没讲。因为他们急着要走，所以他已去电叫老乔先来。也许老乔得飞来。要不然，明果为什么不能同时来呢？

车子也真是麻烦事！明果到了以后是否还得等呢？我跑去问老博，可否跟冯丝等同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等李锐来了再说吧。”我也不敢问他李锐什么时候才能来。瞧他那样，叫人害怕。二姐告诉我，克坚让我去，可是，这个我也知道。博先生那态度是否对我有所不满呢？

回来时，无聊，把胡邀到住处，给他看了谈及国瑞的信。我总希望让知道国瑞的人知道这事情的发展始末。对于我，对于果都好些。

廿七日读到果廿五日从桂林发的信。我过去的信写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总之，一些牢骚一定很使他为我着急吧。想写信到桂林，又怕错过。好，这一个时期又只能盼着他来信了。

“12.9”这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果，应该在这一天以前到渝才好。去年

^⑨ 东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组织。1937年6月20日在北平成立，抗战全面爆发后迁往南京、而后重庆。

这一天的日记我还留着哩。

李锐信

1939年11月26日—30日

十一月廿六日、黄昏、桂林

维维，D：

昨天发的航空收到了吧？这是我现在急于要问的。

昨天下午跑书店，你不是说要信纸吗？1.40买了这一本，只五十多张。如果能来重庆，还预备为你买一点差的。踌躇了很久，终于在新知为妈妈买了一本 Gorky 的《Mother》^⑩。当然她很难读下去。我想今年寒假灼姐回到家时，慢慢读解给她听，我预备很隆重地写几句话附给她。这本书我从前没有读完，从昨夜起开始读，现在还只100多面，看明天能完毕否。现在读任何一本书，从中所获得的与从前是大大地不同了。我还买了一本英汉对照的小本子，Jack London 的《生火》，免得查字典，可以熟读。另外还很贱价地买了三本 Drawing 的练习本。告诉你，我还弄到一本珂勒惠支的画集。

桂林的风太了不起了，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又好像无分东南西北，整天咕咕地叫，街上的树就没有伸过腰。行人的头都缩在颈子里，房屋时刻令人担心它会倒下来，尤其是窗子，成天在奏乐。然而我今天仍旧鼓起勇气烧水洗了澡。听说桂林洗澡特别贵，少不了一元钱。现在有点流鼻涕，这是必然的。今夜睡一觉，就会好的了。风大，不敢出大门，闷在屋子里，便只有读书看陈报。这倒很好，读书的兴趣是渐渐培养起来的，有闲便应该读书。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任务，脑筋是不能让它闲空的。像我们这样的人，闲时太多，总爱胡思乱想。乱想太多的确很不好，尤其是对于某一桩不愉快的事情，易伤感的事情，如果专在这些事情上面着想，那便是浪费了时间。在世界上你能找出没受过侮的灵魂吗？是这样的世界，是这样的人生，对于受侮辱的事情不必去稀罕它，斤斤去计较它。当你尚没有办法去制止侮辱的发生时，屈辱的感情足以妨碍我们的工作的。维维，对于那一次可鄙的无谓的“夜

^⑩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写俄国一个母亲支持儿子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

袭”，你应该像唾一口唾沫一样，将它一脚抹去！睁大眼想一想呵，整个被压迫的人类受过了，正在受着多少数不清的侮辱呵！对的，任何一点小的侮辱都只有更增加我们的憎。爱与憎的热情是应该不断地上涨，人类的灾害是应该而且能够完全为我们洗去的。维维，将你憎的感情更高地上涨呵！不懂得真恨的人，他会不懂得真爱。生活的孤寂的确是最难耐的，然而历史上，小说中告诉过我们，很多坐在监牢中的人，他们如何处理渡过长期的人世间最冷漠的生活。“监牢就是一所大学”，这绝不是过分其词。（你读过的《狱中日记》^⑩吗？）（原件“你读过”后为空白——编者注）。在任何不如意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如何过得有意义，不是浪费。我们今后所走的仍是最弯曲的道路，满是荆棘。如果我们不能坚定目标（不为任何云雾所遮住），及时地培养那种永远愉快向上的乐观精神（你悼吴副官的文章中曾说过的，那是一篇好文章），那么，可能在路上跌跤的。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有着多少无言地战斗又无言地死去的人呢？所以每逢各样“感伤”袭来时，我们将眼界一扩大，回顾和前瞻，会不期而然地感觉自己的幼小和这些“感伤”的无足挂齿。“我爱我的妈妈，因此今后我只有战斗得更勇猛一些。”这是我给关心我而不甚了解我的人的回答。我懂得母爱的，这是一种人类最伟大的，然而单纯的可怕的东西，它像海涛一样要将你卷去，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拒绝它，但是我们决不能为它所淹没。如何去承受这至大至高的爱呢？战斗得更勇猛一些，决不能再将这爱回敬给母亲，而应该给予整个被迫害的人群，被迫害的母亲！——这是我们唯一的回答。

昨夜梦见妈，也梦见你。我不相信你对于家庭所受的感情刺伤会胜过我这一次一星期中所受的。老去回忆，老去想像这是毫无益处的。只要能使妈妈他们能够了解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你的情形似比我还要好些。如果我常常认真地去想像我妈妈的情形，那你简直会无时能安。然而我们的心、我们的精力得整个放在我们的事业上呵！

真恨不得马上看见你，抚摸着你不愉快的伤痛的心灵，和你彻夜谈个痛快，一直到你的泪眼微笑起来！

谈一谈别的吧。昨天在书店碰见了张庆荃，她在新旅，没多谈。她告诉我九队

^⑩ 《狱中记》，柏克曼著，巴金译。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暂时不会回桂，仍在现在的西南前线流动。今天秘书长又想来敲竹杠了。接到这封信，你马上再来信，大概我还收得到。桂重庆间航空是隔日一班，不过竹杠定令敲成了，信的代价将更提高了。钱只剩卅元多，真不敢再用。我发觉我不应该买东西太多，简直有点像无限制地买。在今天生活程度如此高涨之下，一些日用品和衣服之类决不应再用这样考究的。买了的就算了。以后我们俩人应该定出一个节约公约来，无生产的消费不是太荒唐了吗？这个错误应自动即刻纠正，对不对？这儿伙食很坏，然而我没吃一文零食。希望你不要再独自上馆子，节省，这不是空口喊的呵！即日起，用钱计算，果要审查的。

今夜不想写了。后天有航班，明天投邮。果是愉快的，不要惦着。

十一月廿七日、上午

昨天洗澡毕竟受了点寒，夜晚鼻子塞住，喉咙也有点作沙，因此睡得不舒服。今天换穿了毛衣，还不够暖和。好在头不发疼，不会有什么大关系。今天晚上睡前弄一片 Aspilin 吃，出出汗便更妥当了。

警报刚解除，不过廿分钟。桂林的石洞真妙，我想这一点是全世界都市中独特的。警报叫声不像别处那样给人以恐惧，如同上课钟一样，令人厌烦而已。两次过桂都还没有去游过七星岩，这次在动身之前一定要去一趟，不然简直会遭人笑话。到了桂林而不去七星岩，这是极不合理的，也免得将来用抱歉的姿态去回答别人的发问。

仍没有回电报来。人像吊起来一样，很不安定，愈增闲散之感。真是除了读书以外，没什么事好做。聊天也没人，因为人家都有工作，因此也就愈觉无聊。难怪我妈妈她坚持不肯雇一女工，要自己弄饭吃。暮年的老人，她的心是更狭小的！

今天上午想写几封信，午后可将此信发出。

现在是吃饭后四点半了。今天写完了四封信，都相当长。妈妈和琬姐、灼姐、南兄、和那个相别的有四年的朋友——颖。给后三者有这样共同的一段：

“……差不多每站都遇见兵车，看见无数个战士的紧张的面孔。黄昏时伏在窗口，凝望笼罩在火车的烟和汽的浓雾中的模糊田野，便很自然地回忆起过去在山东，徐州、平汉陇海的几次来去，尤其是徐州突围那些紧张的生活断片来。在湖南一年多的后方生活，好像是四季中度过的冬天。季候寒冷，空气料峭，皮肤起收缩作用，人也就特别拘谨。血液的流通缓慢，感情的起伏也有些迟钝起来。不过将急躁的性

格磨炼得比从前宽大，沉着，冷静一些，这倒是不小的收获。人处在低气压的冷漠中，最易憧憬过去热烈和战斗的场面。在火车上看窗外薄暮烟云，我没有丝毫幻灭或戚然之感，引来的却是战斗的温暖，像回到了自己的春天。因为我意识到不久我就可投入那充满青春的愉快，如火的灼热的战斗生活中去了，而且与过去不同，我已是一个较老练的战斗员。……”

这一段话的确是真正的写实。烟，总是易撩起人一些过去的感触的，不是感伤、幻灭，便是怀恋。然而我由那浓而淡，一丝丝的烟圈中看见自己的却是希望，那闪着红光的远景。

过去和妈妈写信，总是自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且是相当敷衍的，现在我才知道这简直是一种罪恶。不去了解她的具体情况，不为她读过信后的反应设想，这种错误是不能再重复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得留神，尤其是妈妈是那样一个精明过度的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暮年的老人我们不能尽什么力，但唯一的信的安慰，我们总要设法做到。

鼻子到现在还是不通。今天没有刮风，然而还是相当冷，到底是冬天了。

今天没有读书，明天要读英文了。以后看能否做到每天读一点，在这儿我想一个星期停留也许还会有。

从姑妈那儿取来的相片，现附信内寄给你，也许这张照片是最后的一张了，希望你特别珍贵它。照这个相的时候是1934年高中毕业时，怀着向自由乐园的热情，庆幸自己结束了这无人性的中学生活。理想是很悬空的，然而充满了愉快。那天同我在一块儿照相的徵^⑩（他也是和我一样地张开口笑。而我们这两照印在同学录上时，成为最大的特点）。他现在在鲁南苏北游击着！从徐州退出后，我们便分手了，他是我的好友中最相亲爱的。这是一张极可纪念的照片。

读了你最近的一篇文章《一群无言工作者》，这是选择得很好的一题材。不过在写的技巧上无甚新颖之处。尤其是介绍那几个女工时，在衔接处显得有些突然。对高跟鞋、蔻丹手指的太太小姐的那几句，讽刺得太明显。这类的人今天故不值得我们吹嘘，但也可不必在文字中故意刺出来。因为她们总比那种连戏券都不去推销的要好呵（不要忘记了统一战线仍是存在的！）与《×战区女同志的谈话》也

^⑩ 徵：即李锐中学好友文立徵，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为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型。不久后在山东牺牲。

嫌那个帽子太出一点，这两篇文章我都没读二遍。这些意见也许不见得怎样正确。多读文艺作品，尤其是翻译作品，这仍是你的任务。好的内容更要靠好的形式来发扬。

十一月卅日、警报后、上午（1939）

接受了同行者的意见，这封信等到有回电后再发。廿八、廿九，你该想像得到我是在怎样的焦急中渡过去的。告诉你可喜的消息，我们仍从原道回来，大概在一星期以后我们就可动身来重庆了（不过时间是很难具体的）。你是不是比我还早知道呢？

《母亲》读完了，这本书对革命的价值是远超过艺术价值的（并不是将两者互相独立开）。现在在读《简明教程》下册。每天除开和他们打打乒乓球外，整个的时间都是读书和杂志。你如无要事告我，也不必来信了，安心地愉快地过到今年年底吧。我们宁愿将时间估计得宽一点，同时没有特殊必要，我也不想再给你写信了，好不好？但果总会为你作些生活记录的。

人们真是太敏感了。他们都问我是不是在贵阳看过《夜莺曲》（由于《苏联影片在中国》那文章），好像他们也在分担我的惦念！

这两天早晨醒来，又爱作…早课了。你是不是老惦着我胖了些没有？答复是否定的。只要结实就够了。

你的果果

（这相片望不要挂出来）

范元甄日记

1939年12月1日，星期五

还有一个月，这一年就要完了。

早晨接到全衡的信。当时就给她作复。她对于这里的失望并没有减少。不过，倒是习惯了一些。

昨晚，我喝了二两大曲就躺进了被子。觉得脸上的热度在增高着，我也没照镜子那是多红。不知道什么道理，会想喝酒，甚至想醉一次。

不紧张的工作，吊儿郎当的生活，对于我是太危险了。果说：应该自己下决心

来改变环境，我承认过这句话，我也下过决心，做过。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什么事情起，我又回复到这状态。而且说起来，也许是更坏的状态。

是生活有规律还是心境愉快？我竟一天天又在胖起来。有人说，女孩子结了婚就要胖些的。这也是天晓得的理由。

《安娜·卡列尼娜》夏天看了一半的，昨天又拿起来看，似乎比上一次爱它一些。别的书看不入脑，就用这时间来读些小说吧。

真不容易，这几天出大太阳。真想外出跑跑。办不到，只能把被褥搬出坪台上晒了。

肚子痛，有些泄。是妹妹捣鬼，还是肚子坏了，伤风？

……

跟那些曾经失望的日子一样，在回西三街的途中，我计算着应该收到果的第二封信了。但是我花了更多的力量使这希望冲淡。当推开大门时，我的视线先就射到插信的那纸袋子，似乎还是下午搁在那里的两封信。带着熄灭了的希望之火去细看，呵，“范”字露在外面，好像是加了空气和燃料，希望又重新回到了心头，燃烧起来。抽出了全部的时候，果然是“桂林明寄”。

在家庭的感情上，果受着比我更重的创痛，然而他却还要顾及到安慰我。唉，果！我常常只变成了他的妹妹，而并没有给予他应该从爱人那里获得的东西——至少是不够的。可是，天晓得，在实践起来的时候，我老是没有顾到这些的。也许是由于在一开始就是他帮助着我吧？



1939年12月范元甄、李锐赴延安路过成都时的结婚照

真有些担心果的身体。他老是不注意，让自己时常受寒、受热，时常闹小毛病。在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一定要严格地管束他这种对身体实际上毫不注意的做法。即使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管别人的习惯，而且我自己也需要别人来管。至少，我要在我能做到的时候做到。

晚饭是“画人”黄尧^⑮、沈逸千^⑯请客，去的人并不多。这两位仁兄给我的印象并不好。尤其黄尧。请这些“无冕之王”吃一顿就是为了要吹自己。真有些看不过眼！

陈纪滢^⑰也到了。他问到我关于“李先生”。这家伙居然还记得1936年武汉鲁迅追悼会上散发印刷品的一个武大同学——那“李先生”。他嘱我一定要让他见见“李先生”。以武汉救亡工作“老同志”的资格。

出来时，吕少春问我是否他在华龙桥饭馆子里碰到的那位，并且还告诉我：“起初我并不知道就是你的lover。后来看见你给他擦汗才想到。”各人吃自己的饭，原来这家伙却注意得这样细微处。他说：“对于这位朋友，印象好极了。”——惯于信口开河的记者们的话是不必去思考的。但也许果会往往给人以好的印象？

心里很愉快！

（1939）十二月七日，星期四

有些意外，这个月妹妹居然足足一个月才来——五号。上个月正是五号。前几天就感到肚子有些胀得难受，大便又不太好，不知是否与妹妹有关。每次这前后总似乎不大好。

前天午间，重庆记者们一次联谊聚餐，到了人倒不少，然而组织得不好。游艺的准备也仅仅是几段大鼓词。张骏要我唱歌，一方面我实非唱歌之才，同时，这种

^⑮ 黄尧：漫画家。1934年其上海《新闻报》创作的“牛鼻子”与叶浅予的“汪先生”、张乐平的“三毛”和梁白波的“蜜蜂小姐”同为当年市民喜闻乐见、熟悉的漫画形象。抗战开始后，随《新闻报》撤退到重庆，但不再与漫画界朋友来往，独自经商。1945年辗转到了越南、泰国，后定居马来西亚，1987年在那里去世。

^⑯ 沈逸千：最早为中共领导人画像的画家，享有“写生第一”的声誉。“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创作了第一幅抗日宣传画。抗战爆发后，出入各大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做战地写生。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朱德、贺龙等画像，并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认可。茅盾将这些画像称为“抗战史料”。1944年中秋节前夜在重庆遇难，年仅36岁。

^⑰ 陈纪滢：《大公报》著名记者，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

场合我十分不乐意唱，与韩乐然^⑮先走了。

下午五点钟，被竞如逼我下乡去写给《中妇》的通讯稿。倒得谢谢她，否则这四千字不知哪天才完成得了。写就后，连第二遍都没过目。反正会比报纸的两篇好一些。

自作聪明的脑子，总是爱乱想些东西。它一作怪，似乎什么就全变成想到的情形，倒把我弄得苦恼起来。大家是否会鄙视我的等明果同行呢？子冈的话——“嫁鸡随鸡”。“想不到你也竟撇不开这些。”虽许是无意的玩笑，也不见得不代表一部分观感吧？天才晓得！果还为了他“为我的牺牲”而使过脾气哩。妈的，人为什么定要两个人共同生活呢？韩乐然新婚的太太刘说：“应该有些决心。一个人独自生活了廿多年，对于与另一个人的共同生活一定会有些小的地方不习惯。”——是在韩幽桐^⑯家里，问起我是否结婚。韩曾为这而叹息我“可惜了”。我不懂：结婚是毁灭么？

戈宝权借给王清一本《田园交响乐》。她夜间读着，据说痛哭了。我对王清有些失望，她的一些观念也正像她的身体，看上去结实，实际上却有病的情形差不多。做文化工作的干部，在意识精神方面总是差劲儿些。同时，“上海”干部与“北平”干部也显然有些不全同的，我感觉得更尖锐。

张谔告诉戈宝权与企程说，我哭过。对于他的开玩笑，我没半点兴趣，甚至敷衍都不屑。吃饭他故意问我为什么哭。我说：你说为什么就为什么，懒得与他辩论，根本他就知道我没有哭。女同志成为他们开玩笑的材料？

女人，从没女人爱的男子嘴里听去简直比什么东西都不如。我可怜这些混蛋！

打了一下篮球，好久没有这样运动。

为了找晓梅要捐册，上曾家岩去。在外屋里倒茶，“风流将军”在里屋叫唤我。恰巧胡在与他谈话。他居然自己拿照像匣与我拍了两张照。时常端详我的脸叫苹果、苹果。吃饭时，轻佻地碰我一下，又拉我同他坐。我并不会在乎他。果就要来的。但是想到有充分的可能，他对我有些“游击”的目的，我敷衍着他，心里涌起了强

^⑮ 韩乐然：画家，朝鲜族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宣传抗日和统战工作。1947年飞机失事罹难。其主要作品现多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⑯ 韩幽桐：中共党员，当时上海迁到重庆的《妇女生活》杂志的编委。

烈的不满。他欺骗过，也可说玩弄过多少痴情的或糊涂的女孩子呵。要想打我的主意，可别做梦！

吃了饭，为了避开他——一些轻佻的动作，表现没太露骨吧。似乎自己封建，神经过敏。实际上他动手动脚地我可不高兴。我坐到晓梅屋里看书。晓梅、徐冰^⑩一对倒是怪有趣味，也挺可爱。——这是逐渐觉得的。

胡的事没找似光^⑪，似光毫不负责，好像人家是向她祈求什么似的。我懂得这情形。陈因^⑫夫妻不是为她“布施”的态度而愤不要钱，还气哭过么？这些硬提拔起来的，没经过群众中锻炼的女干部真太不成！

风流将军开玩笑与我提到国瑞，说她在延安。勾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新的考虑。的确，总有一天，我们会碰见的。奇怪，我竟只想到，如果明果仍旧去爱她，那么我就告诉妈妈说他死了。因为我自己还不在乎，想得开。给妈妈的打击可太厉害了。不过，经过也不算少的进攻，我竟决定了爱果这个曾经属于一个女子的家伙，真也是太巧的不幸！

“12.9”快到了。这日子对我的一切都有重大纪念的意义。去年，这一天，在长沙，李锐这小子去找我……

风流将军说果已动身，但是怎么不见信呢？十二月又过去了四分之一，这鬼家伙他什么时候才来得了。我真不高兴再计算了！

今晚，被大哥他们拉去看戏，谈了一些过去不谈及的话题。对这些亲戚没兴趣！又受了一次无理的欺侮。臭国民党军人！真恨死我了。与日本军阀一样的兽行。如果在没人控制的环境里，他们不干才怪！

恨！恨！恨！

^⑩ 徐冰：原名邢西萍。时在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文化界和爱国民党派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在北平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与范元甄再次相遇。解放后曾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⑪ 似光：廖似光。凯丰的爱人。经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随在南方局工作的凯丰住在红岩村一楼。

^⑫ 陈因：1939年1月赴安矣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工作。同年秋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解放后在天津从事美术领导工作。

(1939) 十二月八日，星期五

昨天因不舒服，躺着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看了一大半，这是本好书。

叫一个期望太高的人一再失望，该是如何的恶作剧呵，果，我今天有些恨你。当我从外面回来——跑了一天回来，信插里没你的信的时候。如果是忙，那是我可以原谅的。然而，你在桂林不是竟闲着吗？说是打算将来一起给我看，那你是太傻，也太不懂得人的心了。

我这样设想——你已经动身了。两三天以前就动身的（参座说的话是真的）。你故意不告诉我，直到你抵达重庆后不作声地就到报馆来找我。如果真是这样，我仍旧不能饶恕你，你是那样作弄了我！

唉，我的设想又怎能保住是可能实现的呢？反正，在我期望着读信的时候，不给我来信，哼哼，瞧着吧。李明果！

.....

昨天橘子吃得太多。下午开一会，坐得太久了，感到腰酸腹胀，十分难过。这次倒没觉得对精神有如何显著的影响。

吃过早饭，就去看黄薇。她明天起就发电报，我鼓励她好好干。目前，中国的女记者还都没有做这一工作，而这应该是新闻记者的重要工作。可是，黄薇表示她对新闻工作也没有信心与决心。大概我们都希望要就做得如同塔布衣，要末就干脆甬干。

由于白薇^②，我们感叹到过去赫赫一时的女作家们，不进步，永远只自己那一套，这已经够决定她们不拔于现在这种遭遇了。对于白薇，我似乎连一点怜悯的同情都不愿给予，虽然旧社会对她的摧残——男人传给她的性病要负相当责任。

^② 白薇：长沙第一女子师范毕业。为反抗婚姻，只身出走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1922年开始创作，写了处女作三幕话剧《苏斐》。1925年回国在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成名作《打出幽灵塔》而与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齐名，成为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1931年加入“左联”。1938年去桂林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解放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主动去北大荒生活七年，写出不少反映北大荒生活的作品。

到东总，他们居然知道我要去。卢想打消我上学的念头，叫我上宝鸡工作去。他显然不会成功。据说于毅夫^②夸奖我，认为我“最有希望”。对这些夸奖，我真有些茫然。不管如何，我是不能也不至于听信这类话。即使人们看到我某点点长处，我自己却应该抓牢自己的缺点，克服它。好话听得太多，对于年轻人还是没好处——至少好处不多。即使“最有希望”，也只是说“有希望”。不努力，希望也者仍不会自己变成某个现实。这些话，也许可当作一点鼓励。

晚饭在青年会聚餐，席间碰到长沙青年会的张以藩^③。去年此时在长沙救灾碰见过的，他提到。我对自己那一时候工作的糟糕感到一些内疚。

也碰到爸的朋友杨铎。也勾起了一些莫名的怅惘。吃饭时，还唱了谢饭歌，这不是在学校里一天唱三次的玩意么？回忆……又起来了。

明天，“一二·九”。去年的“一二·九”我在长沙，果去找我的一天。前年，在武汉，谭华林的纪念会，会后警察宪兵的“保护”，复兴社开枪伤东北人刘。大前年（刚进一训），已经记不清了。1935年，这正是我一生方向的决定点！可纪念的日子。我曾提笔想写篇东西，结果又作罢了。

再过三个星期，世界又爬到了1940，民国也快到三十年了，感触无限，回忆满怀，情绪复杂万分！我也难于了解自己。——除了基本原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以外。

滨生没有信来。他绝不至于这时候离开交大，信也决不至于收不到，竟不给我回信，是什么道理？自私的、庸俗的、可怜的男孩子哟！

看见春江那幅神气，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每次碰面时，那拘束不安，脸上肌肉不知如何运动的窘样儿，我真不懂他。从他最近并不高明的行动中也许表现了几分对我的“恨”？如果是这样，我倒想痛快地跟他谈一次，实在不能忍受他每次见到我时那种不知怎么好的神色。

好久没看主席，也没见他来信。

^② 于毅夫：时任东总宣传部长。解放后历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③ 张以藩：当时任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参加了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十天成立的“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任常务委员，执行救济事宜。抗战胜利后，青年会在张领导下成为掩护部分进步人士活动地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会成为基督教人士开会学习及爱国活动的场所。张被选为省市人大政协常委等职。青年会原有活动逐渐停止。

(1939) 十二月二十二日，宝鸡赴西安火车中

匆匆决定，匆匆地准备。十三号知道十五号可以走。十五号的清晨就离开重庆了。

第三部 1940年至1945年延安信、日记

范元甄日记

1940年旧历元旦日，2月8日，星期四

习惯真是厉害，老百姓到底还是过旧年。就是机关学校对这个元旦的兴致似乎也浓些。自己也不觉得地是这样。像吧：新年过了，我仍旧说自己十九岁，似乎硬要过了这个年才算正式跨入了廿岁。从今天起，我的生活迈进第廿个年头。

也没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雅兴。然而，情绪不好是事实。感情总要发泄的地方，在这种的时候，就不由得又想到了家。

昨天是除夕，这儿过得十分冷淡。当然也就会想得更多。去年是在重庆，除夕日冒着大雨到报馆参加晚会。初一，大概是在机房街那间潮湿的屋子里混过的吧。

一年过去了。生活却像只在绕圈子。每翻过去的日记，则发现那一时候的自己幼稚可笑。可是，是否就是自己在进步呢？我十分怀疑：惰性！一步也不放松，一时也不放松地追随着我。为什么它要如是“忠实”于我呢？

不少人憧憬的地方，来了也将近一个多月。它有缺点，我绝不是以“失望”的心情对这些缺点。事实上，它是应该比现有的缺点更少一些才对的。也许是闲住、不紧张、生活无内容的影响？这些日子，意识“堕落”得可怕！想家是很强烈的。昨晨写着家信，我仍旧淌眼泪。费很大的力，才没给别人看见。今天早晨，哼着好

久没唱的“我的家……”翻出家信读，我又流泪了。就是现在写到这里，眼睛已经湿润着。

去年十二月十三号离开重庆前两个晚上，我真的结婚了。将近两个月的婚后，生活竟毫无生气。最多，是在感情热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快乐”。翻到过去的日记，才记起自己对恋爱结婚有过不少美丽的构图。也许那是不好的。结婚本来就那么回事，经历了也就完了。我不愿再让自己去追念那些女孩子的空想。

更奇怪的是，也不幸的是，妹妹竟不来了。医生说可能是怀孕。天才晓得该怎么办！生、养的事暂不想吧，现在就开始影响我了。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心里烦，想呕。明虽然会对我说：“我将应当特别招呼你。”事实呢？说的话总是说说而已。不舒服，碰上不顺眼的事，仍旧得向他装满意。我没有这样做，结果是每天至少吵一次架。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他说我现在满意他，满意我们间的生活，然而提出来有什么效果呢？吵一次吧，情形仍旧是一样。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与别人不同，还是明特别不同。

我好像从没有过希望。然而，却没有像现在这样自己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希望。我没有想我“要”什么：要干或是要求！

这几天，他们时常谈到《毁灭》^②。据说是一本描写人物极成功的书。终究“毁灭”了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莱奋生，是个有弱点而没有人相信他，想到他会有那些弱点的知识分子。他战胜了自己。我忆起自己在学校里的時候，虽然我的环境是简单得多，我的工作亦不及游击队的艰苦，而我在同学中间是被认为真正完全的人，尽管我自己内心矛盾斗争得如何激烈。而这一两年呢？我在退步，我想！

琼也在这儿，结了婚，而且正为怀了孕痛苦着。身体与精神。我在她身上似乎也没有力量了。她来了好几次，我都没给她说一句話。前天晚上，她的丈夫送来一个条子，写到她想回后方。我很怨恼，我简直鄙弃她。然而，我自己至今还存在的多多少少缺点呢？

回忆起那些像发了疯的日子——发疯地设想着鲜红的事，发疯地崇信着人。对现在死水般的生活，死水般的心情，那是多么大的幸福呵！

老百姓也有些在放鞭炮，小孩子一声声地燃着大炮竹。心里禁不住对家、妈妈、

^② 《毁灭》，苏联法捷耶夫著。当时的译本是鲁迅译的。

弟弟妹妹、爸爸的想念！写好的信，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到汉口。法国军队也撤退了。〔住〕有的洋大人的“庇护”都没有了。爸爸拒绝过当汉奸。天！我怎么能设想他们往后的日子！？

哭起来竟是自己也止不住的。今晚有人对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不走？”是的，我对这种白吃饭的生活并没兴趣。明天去考学校。什么时候是不再流泪的日子呢？让我好“干干脆脆”地生活下去。

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希冀任何人的帮助，即使是那常常对我说他要帮助我的人。因为，人帮助人似乎毕竟太不可能。至少太困难了！

（1940）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前天搬入学校，凑巧许多小事情都使我很愉快。我相信新生活是可以由这开始。

昨天休息日，下午参加宪政座谈会，大家发言很热烈。我没有准备讲话，六点多钟，会还在继续。我随院里两位女同学先退。走回来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靠着月光过河时，水又流得急，我决心不顾鞋子打湿，只要不摔跤，算是过来了。又找到住的地方，心里有些不太宽畅的感觉。我赶快压制着不给它伸张。

到伙房里，用温开水泡冷饭吃了一些，伙夫同志和小鬼都很和气。当我借他们的灯归还时说了声谢谢，他们都说：“你还这样客气。后方便的人真客气。”想起了在青委怎样客气也得遭呵叱的生活，感到莫大的快慰。我吃着饭，听着他们两个自己在念书。时而给他们解释一些问题，行路时的感觉已早没了。

不一会，大家都回来了。同屋的六个是都已记清楚。除了大姐是三个丈夫先后各种各样死去以外，金^⑤的丈夫是被顽固反动分子谋害的。谈着这些事情，我从她们身上看到无产阶级女战士的顽强性。我在想：也许在这些方面我是最差的一个。我当然也为与她们的共同生活而兴奋。

同屋子连我六个人，她们全是做过母亲的人了。谈起我的倒霉事，她们都断定

^⑤ 金：金玲。其夫宣侠父 1938 年 7 月 31 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徐一党秘密绑架和杀害，牺牲时年仅 39 岁。“文革”中，大概在 1972 年我去杭州玩即住在她家。她刚刚解放出来工作，好像是杭州市或浙江省委的什么领导工作。

会是有孩子。大家都说这是麻烦事，我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哩。她们吧，不也都知道麻烦事而仍旧有过孩子吗。我看这事情很少办法！

上午讨论关于日汪密约，我更感到自己理论修养的不够。涉及理论问题较深处，我就不敢发言。一定要好生布置这一年学习。

托出去的人给明带了张条子，希望他能快结束那工作。吊儿郎当的生活是太可怕的事。

谈到怀孕期，大家说是最爱发脾气。薛还指出：常会因孩子破坏了夫妇的感情。我最近性子竟爆裂得这样，也许是因为生理的缘故吧。不过，明总是有些受不了，虽然他总说要忍让一些。人不亲身经历，是不会体贴到别人的遭受的，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1940)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昨天睡觉以后，周与我扯闲话，大约一个钟头。谈到办事处的一些情形，又谈到我。我想，我应该更多地照所知道的去做。

睡进被子老暖不了，整晚好像睡不太熟，做了不少奇离古怪的梦。早晨醒来，即不能再入睡，也不太想起来。

大家很容易由于我而谈起她们自己生孩子的经验，如果照她们谈的那样，我还算是很好的了。不过，我现在对于这些事有点麻木，也不怎么担心孩子生下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而且我总觉得，也不一定就是有孩子了吧？

支部成立了，我居然是个小组长。这一套是不熟悉的，学学也好。我就怕将来身体与精神会吃不消，到那时候再提出来吧。

人一少的时候，心里总有些很不舒服的感情，是脆弱的表现么？

下午赶过去，听课的时间都改在晚上。跑回来相当疲乏，睡着了。下午没看书。

陆同我谈到在国外工作的年头里，自己少进步的问题。她说，人家以为我出国过，一定是欧美妇女问题、国际青年问题的专家，把我估计得了不起，这真要毁了我！这话，我是能体验的。我真希望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地读书，有人从每件最小的地方来督促我、帮助我。过去的几年，对我自己实际上有何益处呵？

昨天带了个条子给明，盼望他早将事情弄完。

李锐信

1940年2月22日

维维：

前天夜里开各界宪政会回来，接到你给我的短条。在昨天的日记上我这样写着：“这给我意外的温暖和快乐。”

这两天我的生活都很规律，按时起、睡、工作和休息。我的事情期限是三月半以前交卷，在三月初我下决心将它弄出来。不动手则已，一动手才知此事之繁杂和庞大。

有什么杂感，我也记下一些，但不每天记。希望星期六你将日记带回给我看。

昨天晚饭后，我一人在下面广场中散步，看见月亮快圆，天像海样的蔚蓝，然而没有云彩的波浪，衬着斑斓的开了荒的蜿蜒的山头，延水轻轻地下面发出愉快的声音，这幅图画实在是美极了。颜色是那样的调和柔美，给你一种庄严、温静、愉快之感。我的知识和经验太浅，找不出任何适当的事物来比喻这种情境，这是我来延安后第一次发觉这单调的自然山地，也仍然包涵着它特有的自然美。这和南方的情调是迥然不同的。一个人散步，很不习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不厌烦地告诉你。

我的食量很好，时常觉得肚子饿。昨天下午吃肉，今早吃馒头，可惜二者不统一起来。

星期日晚，黄乃^⑤请我吃晚饭，我们在月光下散步很久。我已告诉他，恐怕你需钱用，要他给你。

这个星期六，晚饭后，如无其他重要事，一定往你们那方向来，我们可到黄乃那儿碰头。

^⑤ 黄乃：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早年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敌工部工作，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敌情”副刊，为日本友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年双目失明。解放后曾任盲人协会副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于2004年2月去世。

流行性感冒，传染很重，大的集会已不让开。希望你特别小心一些。这两天很冷，我担心你被子不够。这星期我们还是将被子交换一下的好，如何？生理上的影响怎样？就近还是常去医院问问的好。

生活得好？

廿二日下午二点（1940.2.）

（原信没有年、月。根据此信信纸与李锐1939年底在赴重庆途中所用信纸相同和信中内容及情绪，可判断是刚到延安不久；又根据信中所言“接到你给我的短条…”与范廿一日日记“昨天带了个条子给明……”呼应，可确定此信写于1940年2月。——编者注）

范元甄日记

1940年2月27日，星期二

入学校已经一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不开朗，尤其是上星期的几天，常常会感到需要痛哭。

星期六见到明，奇怪极了。

范元甄信

1940年3月3日

大砭沟，青联办事处，李锐同志收，三、三、晚，范元甄

明：今天毕竟碰到欧阳^①他们，对于你的情绪一定好得多吧？我想，如果这样独自回去，你一定很什么的。

我知道你很不快活，而我这星期的回来也并没有带给你什么快乐，甚至有些小事上倒增加你的不愉快。不过我总觉得没办法使你快乐起来似的。

入学校^②以后我自己就详细思考过，以往，我对于你是有很大的不对。我应该

^① 欧阳：？

^② 范元甄到延安后，即由组织部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李锐被胡乔木强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胡任部长）任宣传科长。

向你指出你的缺点，我应该说出我对你的期望，这是对的，但是，我的方法却犯了极大的错误，这种方法，损伤了你的自尊和自信，而我自己所感到的是期望的破灭。以后，我决不再这样愚笨，这两星期我相信已经改正得不少。

人是一定有他的缺点的，要改，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要在开始就得了。我希望你快乐起来。——当然，现在的生活对你有很不好的影响。

没有事的时候，可以多看看书，太多的牢骚对自己没有好处。你不是曾经将生活处理得很好过么？我希望你能“警惕”一些，不要太放任自己，尤其是与情绪不好的人共同生活时。

今天我吃得很舒服，你呢？大家都说你很瘦。心情而外，营养也很要紧。目前当然谈不上。我想，有钱的时候，是应该多注意你的。虽然我处在这个时候也需当心。不能多写了。

即日七时

1940. 3. 3.

范元甄日记

1940年3月6日，星期三

昨天晚饭后，大姐送给我一封明送来的信。拿在手里厚厚的，就知道一定是谁人来信了。果然是小哥的航空信，但是没有汇钱来。他大概不知道我是亟急需钱用，只说到以后尽可能帮助我的零用。

恰在我离开成都的第二天，大哥有信给小哥，很“严重”地叫小哥阻止我的行动，那大概是他已经收到我在重庆发的信。小哥说，虽然大哥的信是迟了，但是他也决不会就这样作。小哥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感觉，对小哥的态度有些感动。对他提到了母亲，母亲可能因为我的离渝而更加深的想念，家里往后的日子都杂乱地涌起来了。对于妈妈的感情，已经没法子不冲淡到最大的可能。小哥又提到我的“未婚夫”，这也引起了一些无名的怅惘！

明告诉我的第二件事就是，吕光已送琼华回大后方。琼华竟不告诉我而决定走了。我也没有难过。四年来的友情是被她毁灭了。也罢，正像明说的：“走不过来的就回头去。”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对于她。但是我只遗憾在她离开前没能最后地谈话，知道她对自己的前途到底作何打算？吕光据说到洛川后回来。他总不至于牺牲

自己随她去吧？那么，以后他们间的关系也就麻烦了。

明的叔父是不会寄钱来的，小哥最近也不可能寄钱来。明说：我们要练习着过身边一分钱也没有的日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期，身边无一文也是难以设想的事。

昨天黄乃给我一个条子，说是那天谈话后有所感，并愿将他自己在小本子上写的几句话写给我。我去了，那是些很感性的话。那天的谈话，竟会给他那样大的影响，竟是意外的事

总之，昨天的感情复杂极了。我使劲与别人扯谈要冲散它，这样的情形对我总是无益的。

范元甄信

1940年3月12日

明：

昨天回来没有什么事，唯一告诉你的坏消息是我在过河时掉到水里去了。石桥的周围和石头上都已经结着冰，一踏上第一块石头，我就滑了，一只脚完全掉在水里，湿没膝盖，一只手也下水了，两只衣袖里全灌了水。烤了两个钟头才干。不过，上去时还很早，许多人还刚刚起床，等了半个多钟头才吃早饭。你回去吃饭、洗脸大概也没问题吧。

到底哪天起开始放假现在还不知道，听说是星期五就不上课。那么，也许星期四（后天）我就得回来。如果无特殊事，希望你是在家的。

你的通知来了没有？希望你的读书能够切实继续。昨晚我们讨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有这么一个问题争论得很凶——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当时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叫作统一战线？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星期四听听你的意见，好吗？

今天忽然想起，上次许纯^②来带来的信，也不知到哪月哪日才能带来。

我想，以后的家信还是叫大哥直接寄来为好。

昨天晚饭后我买了两只梨，一角钱。天才晓得我是吃的“梨”！一边吃着自己有

^② 许纯：即许葆真。

些好笑。不过，肚子胀得难受，倒也觉得它还能多少起些帮助消化的作用。真可笑！

整天刮大风真讨厌！你就得老躲在窑洞里了。

没什么写的，吻吻你！

1940. 3.

维、12日午

范元甄信

1940年3月27日

明果：

昨天会上怎么没有看见你呢？我碰见杨二^②，也碰见黄乃，并且也注意着想看见你。昨天，我的心情好久未有过地开朗，特别是快乐，奇怪极了。当我看见恩来同志的黄帽子在台上显现时，尤其看见他的右手能运动时，我真高兴得说不出。散会以后，我找到了小超。她说：“好久不看见你在报上写东西，我知道有人把我的闺女拐走了。”她知道我已结婚，第一句话就关照：“别有孩子呵。”“有孩子”这事真是太无可奈何！

这星期，我倒快活起来了。星期日回来后，我心里就像空了，那块紧压着我的什么东西似乎已经去掉。也许它会移到你的心里？果，我自己想，我真有些像“折磨”你！不过，我要告诉你，这几天我过得很快活。吃饭也多得可怕。也许，是那天晚上第一次让你懂得了，我是为着比两个人的事儿更多的事在烦恼闷气。而与你谈起你就把它扯到或归根结底到是因为你的缘故。明，我要求你以后注意，我希望与你谈什么，希望从你那里听到什么。我还得最后说一次，想想看，这一向的生活够多没意思呵！

帽子已经完成了，比你那顶可好。星期六再改那一顶。

昨天我去看《秋瑾传》^③（也碰到黄乃），回来已经三点多钟。早晨睡到十二点钟才起来，耽搁了最后一课马列主义（这门课已经完了，因为是三班的），心里怪不

^② 杨二：和后面信里的羊二是一个人，即许立群，后与范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社会科学院顾问和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③ 《秋瑾传》：话剧，夏衍编剧。

安的。下午大家生产，我补好了那条汗衫裤。

晚饭后到下面去接洽壁报事（全院壁报我是总编辑）回来，我没走山上，沿河边，虽走得远一些，但很有意思。我独自在河里洗了脚。想来找你，因为晚上没有事情。但是腿不允诺我走那样远。你什么时候才能来呢？我相信，你来了以后，对于你自己和我以及我们之间都好一些^②。告诉你，晚饭以后，坐在石头上玩玩真美！——或者是躺在那里读点较轻松的书！

明，快来。

这礼拜，发现肚子开始凸出了。我害怕得很，真的！

这星期六，我真希望你来……接我！你可以到黄乃那里，他不是新搬了屋么，你该去庆贺吧？不过，你要懒得来，当然算了。

不知道博古这次来会带有我的信没有？

天黑下来了。

吻你！

你的维、3.27.（1940）

范元甄信

1940年4月9日

明：

昨天回来，看到沙洪^③留在重庆的那一大包信。是经组织部转来的。我的信，其中的确没什么重要的。家信一封没有。吴淞，滨生他们的信也没有。倒有不少你的信——二姐两封，小白一封，颖一封（他谈到那个爱子了）。叫我也很高兴的是，

^② 大概指当时李锐也曾争取到马列学院学习。

^③ 沙洪：原名王敦和，诗人，安徽省萧县人。是1940年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流传出的《跟着共产党走》一歌的词作者，当时唱遍全国。1937年12月在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到1954年一直在山东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后调中宣部任体育卫生处副处长。“文革”后先后任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央干部教育领导小组和中央知识分子联系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创办并担任北京现代管理学院院长。是《民主与法制》以及《老年天地》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也有李昇震^②的信。全转给你，你可该怎样感谢我呢？

二姐的情形一定很不好。不过从小白的信看来，也许孩子是已经最后决定给人，并且也找到要孩子的人了。那么二姐就可以解放。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将自己的孩子抚育起来呢？我们的孩子是优秀的，他们比起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种子总值得宝贵一些吧。而我们却得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不是交给社会，而是只要找到有饭吃的地方就把他掷掉，这是如何的不平啊！

小白的信上还在警戒着我们，不要“乐极生悲”。天晓得“悲剧”已经开始三个月了！对于我们的很快就会出世的孩子，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件事我从没有听到你的主张，我看你对这件事可也有些麻木。

范政^③的一封信也给你看看。这孩子已经不全是小孩子了，瞧他的小照也有些青年气氛在。人，成长起来真是快。而各方面应有的进步却往往是落后着。这落后比人的行动之落后于意识还远一些，你说是吗？

孩子剧团里一位小弟，接连着给我四封信，因为他们要离开重庆出发工作。孩子们对人的真诚与热情是可贵的，可是他并不知道我已经走了。他们还那样盼着我的回信，怨着我不回信。想到这里我又恨沙洪，这些全是十二月里的，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

有一封信是琼华在《英王》写给我的，讲到她与吕光的订婚。一月以来，我像全忘掉了她。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却又接到那时候的那样一封信，真说不出“读后感”。不过这是极轻微的感情，小孩子们的信却更多地快慰了我。

你的信，差不多全该复，可是直接寄出是不好的，对于他们每一个。给二姐的信，可以告诉她与小白我们的“不幸”。如果给李昇震写信的话，告诉他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而他的信中，关于我却只有客套的致意，对于这致意我有如对“嫂夫人致意”的感觉，多敷衍而生硬呵。

你的事如已决定（按：即留在中央青委工作），就该开始很好地生活，记着：惰性是最可怕的敌人呵。现在不要去抽象地考虑有无“信心”吧，问题只是马上“开始作”。不管信心如何充足，不开始实践还是空所自信。完全驾驭自己和生活也是一

^② 李昇震：李锐在湖南岳云中学、武汉大学的同学。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区做党的工作。解放后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已去世。

^③ 范政：孩子剧团负责人，解放后曾被打成右派。

个斗争的过程，“炉火纯青”也是从实践中节节改进而达到的。你现在的想法是非常不“辩证”的。昨天，我们开了支部大会，我的新生活——就是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将从今天开始，今天我没有睡懒觉，赖床。

星期六晚上我们有课，如果太晚，那么星期日上午我才能来。先告诉你一声。没别的了。

维维四、九、晨（1940）

毕朔望给我一封信，倒写得很诚挚。要求我给他的爱人写信，帮助她。并且说他翻译的《列宁传》可拿一百多元稿费。愿意为我买些东西。他似乎还保持着一些青年人的热情，而这热情从我身上却好像早已失去——从到“新华”以后，结婚后似乎更没有了。

范元甄信

1940年4月20日

明：D！

这个星期天的确过得很快乐，你说是吗？

昨天的辩论会，真笑话，七点钟才开始，当我们踏着月色回到学校已经是午夜一时了。你没有去，真是遗憾。因为在昨天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成功，在辩论开始以前我还不相信。

首先，我做到了我的计划，克服了急躁的缺点，而适当地运用了我讲话的煽动性的特点，克服了口号似的煽动，而做到了以强有力的理打倒对方而鼓动了群众。在吴老的批评中特别指出了我的成功，尤其是王明同志的评判中更提到了我是最好的。他说，我把握了自己党的政治原则，毫无动摇犹豫，坚定了站在广大人民方面的立场，而说出了中国人民的话，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同情。同时，灵活地运用了策略和战术，抓住中心，打击对方。他并且又高兴地提到招待世界学联会上的讲话，而认为他的认识干部是不会错的。

当然，王明同志这样的鼓励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明，昨天的辩论会也说明了女同志在这方面是弱的。当然男同志也不算很够）。同时，我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赞赏和表扬就会认为自己真比昨天九个同志了不起。可是，明，我得告诉你，我

昨天是高兴的。昨天，数月来失去自信的情绪被扫去了，我应该相信我不是完全无能的。在宣传鼓动能力上，我虽说不上天才，但是倒也有些好条件。党需要这样的干部，如果革命形式发展，这种干部更需要。我是应该这样努力的。今天这样的学习机会又是多么好哩！

果果！我同时记得我那许多缺点，我不能因自信有一种长处而否认自己的其他的缺点。譬如昨天的成功吧，事实上，是靠着一些聪明的，思想灵活，快、把握问题尖锐，能够讲话。——这些条件决定我的胜利。我的准备是不充分的，在准备过程中，我的看材料恐怕是大家中最马虎的一个，而我把握的问题却不比她们少或差劲。这确是仗着一些自己本身的客观有利条件。假如，我像别人一样下工夫，我不是会更好一些么。这一点在我今后的学习中是值得警惕的。

结婚是容易使人减少锐气的，这却绝不是结婚满意与否的问题。因为，两个人的生活会使得人常常看得狭窄的地方，这一点是需要自己把握得紧的。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头。人，是有感情的，为什么我们不该爱我们的后代呢，何况他是革命的种子，爱的结果。可是，到现在为止，这种感情表现的方法往往又是妨害母亲的进步的——这是这个社会造下的母爱的本质。同时，现在的环境也这样决定，带孩子，妨害自己。对于我们的孩子，我开始发觉自己有了极深的“母性”。我怕有时它会战胜理智而使我作下愿牺牲一些自己的决定，而在这个时候的“牺牲”对我是太大的损失！这一点，需要你把握得牢一些。在我不能把握理智，控制自己的时候，明，这是你的责任。

你需要更多地帮助我，经常地，随时随事地耐心地、坚持地——当然，首先我自己下了决心。同时，我仍旧要求很多的感情的温暖，这一点我不否认，我不掩饰我有很高的要求。在这一点，明，理论的加强，对于我俩是太要紧。我今天条件比你高，因而你更要加油。这个星期末我们可以谈谈自己学习的结果。听党建，可与庄静^⑧等同来！

有事了。不能再写。深深地吻你！

你的 mei

20/4 晨（1940）

^⑧ 庄静：女，当时在延安女大（？）读书，是李昌的前夫人。

上午开支部大会，听取了支干会的非常好的计划。这三个月是第一期学习的最后三个月。就我来说，过了这三个月也将进入身体上多些麻烦的时期。我一定要好生学这三个月的东西。

“积极愉快的读书精神”。只有积极地完成了学习才会愉快，只有愉快的精神才能使学习积极——支部的这一指出对我是有更实际的意义了。

生活是直接影响学习的问题，应该力求其保证学习顺利。但不可花太多精力在生活上或考虑生活问题上。——这对我又是多么中肯呵。

明，你在小本上写的话是对的，你以后更多地这样做。因为如果最近期内我会有很快的收获，你的帮助如不发展，也将落到我的需要的后面的，这样说是太夸口了。但，你一定欢喜 Mei 这样的“雄心”。

得睡午觉了。回头去检查身体。

给我一封信！

又及

20/4 午

李锐信

1940年5月14日

维维：

昨夜送汤^⑧回来，已经九点，想给你写信，未果。

汤真是一个可爱的布，那样的忠诚、质朴、傻劲和天真，我们的友情在增加，比过去更深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妹妹要从家里跑出来，除了设法先到桂林外，我无法贡献更具体的意见。也和他谈到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包括黄乃）应该尽可能帮助他，让这样的一个人在恋爱上失败，实在太令人不安。

五月的假期，使人过得昏昏沉沉，事没做，也没有得到好的休息，于你的身体

⑧ 汤：汤钦训，李锐就读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时的同班、同系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抗战开始时即入党，并于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厂长。解放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〇厂任厂长，后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技术工作。

也许反而起了不好的影响，真该诅咒！

昨夜我一夜都不安，做了噩梦，一定还发了梦呓。我记得曾恐怖地醒来，以为房内有什么人。梦的内容现在已不知道，我想这主要的是由于睡前心绪的不宁——这不宁是你给我的啊！

Mei，希望你原谅我说话的直率，我觉得心灵的不健康，潮水似的无原则的忧郁，是不应该全归咎于生活上的变化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战士存在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走上“宽容自己”的道路，无法克服自己的根性，老停滞在旧圈子的周围，不能迈步前进。严格地检讨一下，你今天与在九队、在重庆时相比，意识与习性（党性）方面，是否有了划阶段的进步呢？我想是没有的。我想你也不会将这原因全归之于今年生理上的变化。学习必须以个人自习为主，为什么呢？因为：1. 革命理论是集体的，革命经验也是集体的，但要把它们变为个人的占有物，则必须经过个人的努力，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最好的教员只能起最好的指导作用。2. 集体的辩论也必须以个人的努力和准备为基础。同样的，党性的增强，意识与习性的进步也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你不会讨厌我这样啰嗦吧？

用《新华报》上茅房，无意中发现《〈饶友湖〉的日记》，这里面有很多平凡的真理，值得我们效法：

“看不清别人的痛苦，只知道忧愁自己的事情，必落于烦恼的深坑无疑。

物质欲决不能提高，有高度物质欲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乡下的小姑娘，都会因她的个人享受的满足，以致变得那样短视和愚蠢。

一个人表现自己要在处理环境上，客观事态的批评上，以及替人解决问题等方面。

总埋怨别人对他不好的人，一定有些自私。他要求别人为他牺牲，可就不想想，自己在别人的生存里，有好重的意义。

大胆地相信别人对自己的友情，也要小心防备坏蛋。用自己的热情，才能换来别人的友情，不要对朋友过高地要求，要求他牺牲一切来为我自己。

我爱批评人，这是最要不得的习惯，而且也反映出我思想上的错误，那就是自高自大的官僚思想，不能原谅别人。用批评别人来表现自己，都是可鄙的英雄思想，并会犯太主观的毛病，以后得痛改。但‘一体和气’也是要不得的，那会成为马虎主义。”

做人也可说是一个终生的事业，我们光看伟人传记，向伟大的人去学习是很难有成效的。我们必须向那些同我们一样的“平凡”的人去学习，学习那些切实的真理，这样才易于吸收。“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的话的确有道理。

我又说了一堆空话，这些话同样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们要互相督促！说到“督促”你也许早就失掉了信心，然而我并没有。譬如你最近批评我“老爱空说”，我现在已严重在注意改过了。

对于今天的工作，我仍是不安的，然而我尽量在安下去！我要除去我所有残存的忧郁。

生活规律，多参加群众活动，无事就读书（不一定是理论书，只要是可读的书），这样可以帮助减少那些孤独感。

明果

五月十四日下午四点（1940）

（此信原件没有注明年份，但有“抢救运动”审查人员当年整理时的旁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在青委时给小范的信”。但是根据信中内容应是到延安不久，并且所用信纸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稿纸，也应是从外边带进延安，1941年不大可能还存有此类信纸。故判断此信年份应为1940年。——编者注）

范元甄日记

1940年5月15日油灯下，倚于卧炕

月亮已经快圆了，阴历十四大概总是这几天之内吧？这是满十九岁的生日——进廿岁。自己总像把它当回事似的。

好几天以来，心里又老是酸酸地。从五一起，就想起来去年的情形。三号、四号，那是重庆遭浩劫的日子。五号早晨，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狼狈地逃往磁器口的情形。黄连堡、高峰寺、印厂、同事们的家属——女人孩子那乱七八糟的情景，在乱七八糟中，在老许他们住的那间房子里，我给明果写信。是两张报纸黄格的稿纸，横写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向他发牢骚，在人们都觉得生命感受威胁的时候，在各人照顾着自己的亲人时，我以特有的心情给他写信。也正是这时候，小李、老毕麻烦着我。在报纸停刊的日子中，关于我、成了黄连堡树下喝茶、吃薄荷糖或是皮蛋

饮酒时的谈话资料！

今年一切有了大的变化，我和明的爱已经由数千里外信札的往来，而完全现实了。爱的果在我身上已结了四个月。可是，想起这一切，我的心情仍不比去年这时候好。相反地，我却变得很容易流泪了！

我记得，去年的十四，正是六月一号，我随着一大群从磁器口赶回城里，在嘉陵江中，木船两次险些儿翻在江里。回到西三街，琼来过了，送给我一束花、十块钱。同时，接到明的信（是从新化来的？），我是多么快乐呵！是的，在四楼上，我坐在马桶上读完明的信和琼给我留的条子。马上，我下楼买好了明所要的党史精装本，写了四张纸的信，寄走了。剩下的六块钱，我请大家吃了我的“寿酒”。那是在燕市酒家。好像是第二天，我去看琼。她还没回学校，我们已经商议到她出走的事了。今年呢，她是出来了，然而却又自己跑了回去！

又是一年了，我有什么进步呢？这一年，几乎全是在不好的心情中度过的。我曾经感到过感情上的可怕的空虚，我需要爱——在那些不能为我所爱的男孩子麻烦我的时候，我发觉我是需要爱。可是，明不是以他最大的爱给予我么，有时，我仍旧感到心的寂寞！

现在的环境里，的确找不出青年人相处中的那些热情了。这也许是寂寞的原因。可是我自己对人呢，似乎也失去了青年的心。昨天晚饭后，田蔚^③来跟我谈了一会儿，我感到很快乐。在同班的女同学中，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朋友的。

我深深地恨，他们为什么要留住明呢？我又想到，将来，在我们的工作上，仍旧是很难得一致的啊！

今天很想明会给我写封信。事实并没有这样凑巧。他并没有细想前天我给他讲的话吧？为什么不给我多一些的安慰呢……我也很难说我需要什么！

心里老是很闷，想哭！写着、写着，流了些眼泪，似乎感到轻松了些。

我有些爱想到关于孩子的事了。我有时希望快到他出世的日子，我有时喜欢人家跟我谈到孩子。大家说，我的孩子一定是可爱的。真的吗？唉，要是可爱，也不过更多一些麻烦罢了。在这样苦难的时代啊！

想到自己快要做妈妈，也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是哪一年才能见面呢？！为什么我

^③ 田蔚：解放后曾任广东广播电台台长，广东省广播事业局局长。王匡的夫人。

不早告诉她我已经结婚，那样，我就可以把我什么时候会做妈妈，按照事实告诉她，我亲爱的妈妈！

母亲眼泪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果 5.16.

一个 Bolshevik 应该永远往前看，如果老是往后看，缠绵于过去（不管是光荣抑或缺陷），他的进步必定极迟缓，甚至于停滞或倒退。

Stalin 说过，一个 Bolshevik 最好的品质应该是一种对于新的事物的感觉与追求。

自己过去所属的阶级的一切事物，当然我们并不把它全当作垃圾，尤其在今天，我们还要与过去的阶级合作。然而，我决不能有丝毫被那些历史要淘汰的事物所拖累，我们要勇敢地如同吐一口唾沫一样，抛丢那些与我们有害的东西。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感伤和欲望。

我们的爱，我们的关怀，如果仅只交付某些个人，尤其是那些对历史失掉了进步作用的个人，这是多么可羞的事呵！

5.17. 早

（上面另体字是李锐在范元甄日记上的批语——编者注）

李锐信

1940年5月20日

维维：

今天是你被祝福的日子！

我整天精神不大好，似有小病的征兆。中午吃了一些行军散、八卦丹之类，晚饭后被邀去打了两盘排球，再没有兴致去看《启蒙者》史剧了。慢慢走上来，问了一个老百姓，今天确是“十四”，而月亮这时正悄悄地从对面山上露出面，我的心境突然开畅，些微的不舒服也被如银的月光所溶化了。我于是和邻居对月谈谈往事，聊聊现在，一直坐到小鬼吹哨睡觉了。

我希望你今天过得很快乐，你一定想了家，想了母亲，但我相信你不会有什

感伤。记得三六年我满十九岁时，在日记上写着：我是属于“我”的，要完全交归自己管理（大意如此）。因为中学时被母亲管束太紧，进大学后像出了笼的小鸟，诅咒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然你的家庭情况与我的不同，你从家庭中完全解放出来，这总是值得纪念的。母亲们是我们应该同情和关怀的，不过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被“对家的感情”所束缚。公私的爱需要统一。

一个布，在修养过程中，对于理论的认识愈深刻，他就会发现自己意识中很多缺陷，心理发生种种矛盾，有时甚至失去自信和勇气。这是一个必有的过程，但自信和勇气都必须时刻坚定起来。

感情是极可珍贵的东西，切不可浪费。感情需要发展，但是应用之于变为推动工作，推动自己向前进步的动力，应受理智的组织与领导。

以上三点作为我向你祝福的礼物。

月亮照耀得更明亮了，我的维维也更明亮！

果

五、廿夜（1940）

（此信原件没有注明年份，但有当年“抢救运动”审查人员整理时的旁注：“一九四一年五月廿日给小范信”。但是根据信中云：“记得三六年我满十九岁时”，1940年范元甄满19岁，故此信应为1940年所写，而且语气也似到延安不久——编者注）

李锐信

1940年5月28日

维维，D：

星期天晚碰见老潘^⑨的W^⑩。她告诉我关于二姐和小白的一点消息，大概是二、三月，他们将小孩送给人家，一同上我母亲那儿去。走到半途想起小孩的可爱，伤心地哭了起来，于是又折转去将小孩取回了。随即又遇见吕光，他讲了“一笔钱”的问题，但没有谈书店。我劝他还是极力争取琼华来，说你很惦着，写了一封信未

^⑨ 老潘：潘开茨，湖南地下党员，1938年湖南著名报纸《观察日报》经理。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在农垦部工作。

^⑩ W：Wife，妻子。

发，要他写信详告你琼华的情况，你接到他们的信没有？

星期一又上山挖地种豆，晒了一天，还好。晚上去“欢迎晚会”的，看见了农民式的总司令^⑳，红光满面的康克清^㉑，像“黑三”的茅盾^㉒，陕北口音的张仲实^㉓。旧剧《陆文龙》我看五分钟跑了，《黄河大合唱》听了第三遍还是不讨厌，口琴更是百听不厌。

黄牛^㉔已搬家，昨晚今早都来过。“新搬连睡觉都不安稳”，这家伙真需要个爱人。

党建同大课与马列主义冲突，丢掉马列真有点依依不舍。青干校开俄文班，颇有些雄心，但又同联共党史冲突，这也是时间安排不许我乱抓，不过俄文学一点总是好的。机关生活老过不惯，工作没有战斗性，实际意义小，便老提不起劲。便想趁此多听些、读些东西，这星期又是以听为主了。

昨天续读《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至美亚绸厂三四年大罢工，艰苦奋斗与最后失败，感情异常激动，对于现在平静生活更感不安。能力培养、意识锻炼，还是在斗争紧张的环境；朋友的感情、夫妇的感情，同样也要在艰苦紧张的环境才发展得最快最牢实。我现在真想到前方去，小鬼一定要决心给人，不然会给我们俩人很大拖累，我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到华北去。

听说党建改在星期五下午，确否？

你的果五、廿八星三早（1940）

我们住房这星期又大调动，我大概搬到九十号去。

原来的锁坏了，改用箱上的锁。星期六我们浇菜地，钥匙我放在门格上。

（此信原件没有注明年份，但有当年“抢救运动”审查人员整理旁注：“四一年五月廿八日信”。1941年的5月28日是星期三，似证明此信确是1941年所写。但根据“小鬼一定要决心给人”，此信又应在1940年，因为范只有这次怀孕没有打胎，

⑳ 总司令：朱德，抗战时任八路军总司令，在延安大家都这样称呼他。

㉑ 康克清：朱德的夫人。

㉒ 茅盾：本名沈雁冰，作家，浙江人。代表作有《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但1927年失去组织关系。解放前一直在香港、上海从事进步文化运动。解放后任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㉓ 张仲实：延安时，先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解放后任马列编译局局长。

㉔ 黄牛：即黄乃。

是计划要孩子的。而且此信信纸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稿纸，又似应来延安不久。故认为此信年份应为1940年。父亲同我谈过，在延安时没有进过学校，但每周到马列学院去听陈云讲党建——编者注）

范元甄日记扉页黄乃题字

最深刻的了解

最关心的慰问

最忠诚的信赖

最有益的帮助

……

这样，便更接近更亲密

更尊重更谅解

更单纯更安静

总之感情更好更真切更坚实

黄乃 5/Ⅲ，1940

范元甄日记

1940年6月10日 10/6 端午节

“以后我也要求你对我近乎人情些。”明今晚向我说出了这句话。很奇怪地，当时我的心振动了一下，不自主地滴了两滴泪，没给他看见。——因为我们在上旬的新月下。

并不是说他要求的不对，也并不是说我自己不应该这样作，但我总有些害怕，没有信心。做人竟是这样难的事呵！

“近乎人情”，就是说，按照最合适地处理两个中间的关系。结婚以来，我们的关系是只像大哥哥和妹妹吧？有时，我几乎是对姆妈跟前的一样向着了他。是的，要他老像一个哥哥对妹妹、母亲对女儿似的对付，委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这权力

——天，我也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只有过做女儿的经验呵。

想起了妈妈他们对将出嫁的女儿的那些“闺训”，某些地方也仍包含一些道理。在婚后的生活中，我也曾想到过。但是，我却丝毫没有重视它们。今天的事实说明了，我开始学习怎样作一个“妻子”还是必要的。虽然对于我们夫妇关系是包含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但母亲们的一套专在“夫妻生活”这点上，仍是应用的。

做人是件可怕的难事！我几乎要说它是件不可克服的困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开始“做人”。我仍旧以像对母亲、对老师看乱症那样地在处世。也碰了不少钉子。但我除了牢骚“做人难”以外，仍旧没有进步。这是事实。

明给我说的都对，但是我有些无从着手的感觉。不，至少下“决心”是我主观上办得到的吧。我就要开始一点一滴地来作了。

范元甄信

1940年6月17日

明：

你昨天回家一定很疲倦了吧？睡得好吗？

我回来，许多人都没睡觉，还在月下摆龙门阵。同房的女伴们还剩下一些热水，我洗脸洗脚的问题也顺利解决。躺到床上，心里涌上幸福与愉快的感觉。看了一篇鲁迅的东西。灭了蜡，很快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今早连起身号都没听见。午睡也很好。大概上周难入眠的现象不会继续。可别记挂我！

去检查身体了，医生说已可摸到小鬼的脑袋，位置是正当的。但胎形还看不出来。碰见吴仲英^⑥，她已八个多月，下星期就要入医院住。我希望七、八、九月赶快过去，那就轮到解放我了！

今天没信。从医院回来没赶上晚饭，煮了挂面吃。我实在不愿意老是一个人花钱。明后天也许再给你写一些。明，给我好好招呼自己，适当的休息，千万千万！

你的 Mei17/6 (1940)

星期五早来呵！别忘了发信和抽空给你妈写信！——又及

⑥ 吴仲英：？

范元甄信

1940年7月16日

果，前天回到屋子里停了会儿出来没看见你，大概你已到黄乃处，我因感到异常疲乏没去他那里。昨晨听帅大姐说，你到她那儿去过。我担心你曾等得很焦急。果，我的确是太倦了。

前晚的疲倦似乎报导着我的身体不舒服。昨天上、下午都排戏，吃过晚饭后，头昏脑涨脸红唇焦，有些发热。今天到医院看过，取了药，伤风仍旧，怪不舒服。

刚才在大礼堂门口（今天我们在礼堂听报告）碰见杨二，我曾希望也许会碰见你。果，孤寂之感时常袭我！的确，这儿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决不比青年人之间的。也许这才是“理智”的关系？我有些怨，为什么不给你学习呢？这对于你自己和我们之间都是好的。

午间，到黄乃那儿去了一会，是去医务所的时候。也没什么可谈的，倒给他缝了口罩。

报告还未开始。“欢迎……来一个”之类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可毫无兴致。明，为什么我这样寂寞呢？这样的情绪是非常的妨害的。

（1940.7.16.）

（此信无日期，但装订在下封信之前。根据下封信星期二看病的日期和7.22.信谈到李生病，推断此信日期为1940.7.16.——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0年7月19日

明：

一颗苏联来的砂糖，可惜给压破了。给你，作为我的慰问。你一定会觉得它很甜的。

奇怪得很，今天在等待着看见你的时候，忽然会想到“你是否不来呢？”也模模糊糊地怀疑着你的不舒服是否会延长下去。果然杨二告诉我你病了几天。明，怪我

不好，这几天都没说来瞧瞧。但也是为了听你的话：“别老跑来”呀！今天太晚了，只有明天回来看你了。

刚才老潘也告诉我你病了三天，吃饭怎么样呢？这几晚，我老要到十一、二点才睡得入眠，今晚会更难睡得好。明，你的病是否我星期天累了你，还是星期一那天气了你呢？我很不痛快！

星期二，我发了一次寒热，下午跑去看医生，因为没有注射液，他给我一种药配合着少量的奎宁吃了三天。昨晨觉得骨头里搏斗得很凶，但我毕竟是胜利了！

舟子是谁？这封信似乎是他的妻子写的。在后方众可真窘，他们居然给你寄五块钱。明，有什么感想么？

明天一定尽早回来，责备我吧，在你病的几天中我竟不来！

你的 Mei

即日（1940.7.19.）

（此信无日期，但装订在上封信之后。根据“明天一定尽早回来”，推断此信日期应为星期五写，即1940.7.19.——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0年7月22日

明果：

这星期回来，莫名其妙地竟这样不愉快，我自己也难说出到底是为了什么或是哪一件事情。而事实上也的确没有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故。

你不高兴也会使我非常不高兴起来的。我自己也想过：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我应该来转变你的情绪，可是我却做不到，相反地，我自己受了你很大的影响。譬如上星期你不舒服的时候一样。你说我“不能共困难”，当然这是句笑话，不过我倒真感到我不能更“坚强”地来把握住自己。真是，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这样软弱！

从你去年到过重庆以后，我一直在幻想中构设着我们俩人的生活，那往往是非常小布尔乔亚的。记得我给你写过也说过——描写我的“计划”。譬如在等你重到渝

的时候。而这些幻想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明明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去设想的。陈云^⑩讲的：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下决心就在穷乡僻壤钻进钻出。这话使我更努力来克服自己的根据于旧生活经验所刻画的生活“理想”（这只是完全属于个人的，生活的。当然也可说是可耻的）。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应该觉得出我从前没有肯定地说过：将来到华北去。

可是更多方面的，这些小布尔乔亚的意识总在苦恼着我。

关于小向的事^⑪，对我也这样。在我每次听陈云讲课时，这些问题也常对自己提出来。告诉你，在你谈到小向的时候我就设想过：假如我的爱人有一天转向了，我该如何来战胜自己。（明，你当然不会怪我这设想的不客气！）平常，谁都知道爱情的大前提是“同志”，但真在那样的场合下问题却不是一句话那样简单了！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确很难说自己的锻炼到什么程度了。只有拼命加强自己，而在我们中的互相策励就更重要了！

不知道怎么变得好哭起来。如果你对我说话重一点，我也想哭的。

昨天走到山顶上碰见一个伴儿同回来。乏极了，腿一点劲也没有。

别忘了写信给李毅^⑫。

我有些懒得给家里写信！

维维 22/7 晨（1940）

范元甄日记

1940年7月29日

很久以前，曾问过我明是否在山东工作过。从他的语气中，当时我就想到：她是知道一些关于国瑞他俩的事，而且她没肯告诉我怎样知道明呆过山东的。知道了同学中有自山东来以后，我就有些想到：他们中间可能有人知道明以及国瑞的事。

今天晚饭后，居然我发现了这个人。

⑩ 陈云：在延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⑪ 小向的事：？

⑫ 李毅：原名李均平，武大1936年土木系学生，党员。抗战时与李范同在延安，负责公路工程。解放后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

我问了他关于杨纯，她的确是在鲁南。去年十月初到苏北去，但同时我们的这位同学来此地了。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回到山东。郑淑琳^⑤又同她在一起了，而且她给郑“找”了一个爱人。至于她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陈与她谈过，“她还是提到李同志”，而且陈也见过他们俩人的照片。大概她是还在等待着厚生吧。

她工作得很好，曾经作过一团政训处主任。陈说她男子气很重，“很凶”，并且誓死不肯作妇女工作。大概她是很快地进步着吧。

我有些觉得陈跟我谈话不太自然。他似乎想了半天说：“她现在还没有爱人呢。”话又谈了半天，他再说一句：“她应该有一个身体很好的爱人。”我告诉他，“她是有过爱人的。”陈又似乎怕惹出什么事来吧。却加了一句：“不过他们的感情并不怎样。”我告诉他：是很好的。表示我是知道的。他才说：“当然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人们会怎样想。

我托了陈，假如有机会带信的时候，请告诉我一声。假如能够通些消息给她，倒是好的。

我想，我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和态度是早经决定了。而且也不会改变的事。不过，今天这样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一些说不出的感觉，倒也是事实。我感到心头有些紧压，不舒服，以至放下手里的毛织活计想来写下这些。

如果拿女孩子的小器量来解释我这心情是不合适的。良心知道，我并没有丝毫“醋”意，而且用“醋”之类的话是不恰当的。不过，人总是人，人总会有些不能那么像说话或是想像那样。譬如，最近我也常会跟明谈着、谈着，就扯到这上面了。

参座去年曾以这事跟我开玩笑，今天陈告诉我一些真实的情形。在这种谈话中和同明平常谈到时的心情显然是不同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国瑞真会来到我们面前，怎么样也会引起一些波动的。明所谓的：“假一滴冷水，”也不过说说而已。

过去的了解和决定是对的。直到今天、将来，仍旧不会错。不过，引起一些心情的波动也是不可免的。明到底怎样，我可总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虽然我觉得应该相信它。算了吧，话的可信与否只有在事实中考验！

^⑤ 郑淑琳：应该是郑琳。万国瑞中学同班同学，抗战初期同在山东游击队。与李锐的好友文立征有过恋爱关系。后与金明结婚。

（1940）九月十八日，星期三，中秋后二天

在生活中间，觉得日子很长。当回顾后面的路程时，又觉得那是太迅速而匆忙了。这一两年内，我激剧地变化着，由一个孩子到一个成人，进了廿岁，结了婚，而且也竟这样莫名其妙地做了一次“失败”的母亲。

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子在八月十一号过早地出世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临产的前一分钟还不知道孩子是要出世了，以至医生没赶得及。怪可爱的胖小鬼给闷死了。生产是那样顺利，我只经受了廿分钟的剧痛，以至印象淡得我几乎忘了曾经有这经历。我没有听见孩子哭一声，但在明将他拿出去埋葬以前，我看了一眼。乌黑的浓发，大眼睛，又黑又亮的眼珠，是个优秀的小家伙呵。当孩子刚离开我的身体时，我感到一阵害怕，厌烦，希望他不会活起来。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我开始想到他了。接到小白的信，夸耀着他们的孩子，我哭了。别的时候，我还哭过好几次。

这次的意外，明应负极大的责任，也应记取这“血”的教训才对。

我相信我是在进步，我是坚强得多了。在生孩子全过程及以后，我完全没有像过去那样感伤过。对妈妈的感情并没有丝毫减少，只是更理智了些。接到妈妈一封信，写着“……这几年来，我和你爸爸也老了，我已经有了白头发，看报也要戴眼镜……”我的生日她那样费着心思，可怜的妈妈。她有些感到再见面的渺茫和不可知。我依旧难过地哭了。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自己进步得慢是对不起妈妈的。我已经确定，只有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健壮、踏实，才是回答妈妈的希望。虽然她主观上希望于我的并不这样。我不是看得很清楚么？我这样的家庭，下坠的命运是不可免的，我除了这样努力而外，还有什么路呢？可是，我是始终没有刻苦地干。我连那些穷学生苦读死书的精神还赶不上。我的积极性还不够一个好的战斗员。

给妈回了封四个 pages 的信，再给她说明我的志愿，安慰她，并让她了解我，更同情我。这样对妈妈是完全正确和应当的。

我的结婚，显然给了妈极大的安慰。我有时也想到：什么时候回家呢？回我的家、明的家？但我知道，不应有这样的企望，革命者没法不忍受自我牺牲。在身体

上和精神上，这个社会里的“天伦之乐”只是剥削者在享受得到。多少人都在受难呵，尤其在战争中。最近敌人可能攻重庆，重庆成问题后，将断绝和家庭最后的联系。我应在感情上准备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可怜的妈妈怎样解得开自己呢？我只害怕她会早去世。

与明的爱情飞跃地发展着，我已根绝了过去的一些情绪和观念。我们的生活是说得上“幸福”的。只是在自己修养和能力上还不能共同进步。明的学习积极性不太高，而我在这方面还未能帮助他。

休息了一个多月，运气好，刚好这时有钱。到现在为止，已经用去七八十元。身体大概不致有什么损失，只是腿还无力，子宫有些坠胀的凶。还是早些回学校的好。这样的生活常常爱使人引起些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欲望和幻想。

范元甄信

1940年10月16日

D. Gogo:

小郭^⑤要我告诉你：有件事希望你在本星期以内来谈谈。

昨天晚饭后我本打算来的，因为找不到伴儿，一个人不高兴走那样远，结果没来成。我们几个在河边玩的时候，我忽然心里说不出的不痛快，很早就睡下了，金铃说是因为“没去成青联。”你说会是这样吗？昨天的月亮多好啊，gogo!

同屋的老孟^⑥说她认识你，是在平津同学会，她又否认是在济南认识的，只说是在路上。你是否在出北平的路上与武衡^⑦同船？我想，老孟一定知道更多关于你。她是山东人，她一定在山东工作过。

昨天今天都生产，我的戏松了一些。想今天黄昏来，但是怕你去听党史。我希望你星期六来，如果你们晚饭早，就吃过了来。否则，到小郭处吃饭，他们两人住一屋子。你们谈过后我们同回家，希望你同意！小郭是七支的，住在平房17号，即

⑤ 小郭：郭光洲，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任南昌市委书记，早已去世。

⑥ 老孟：孟英。一二·九运动时辅仁大学学生，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任驻外大使。

⑦ 武衡：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时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工作。“文革”后曾任科委副主任。

我从前住的房子右隔壁一间。好吗，你一定来？

Nid Mei 吻你 16/10 (1940)

范元甄信

1940年12月18日

Go:

带给我的信收到了。如果这就算是你答应给我写的信，那未免太不像话。可是，你太忙那也只有算了！

我很奇怪自己的心情老是绕圈子，说是因为“妹妹”的原因吧，又不像全是。在这次妹妹来以前，整整烦了好几天。昨天、前天情绪很好，读书的效能也很大，可是今天似乎又不怎么安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只感觉到生活不太健全。可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情存在一天，对我的学习是很有妨碍的。我只觉得，只有在紧张的工作中才能逐渐克服它。因此常想到，以后的工作应该是很踏实才好。可是，有时却又会极没出息地想就这样混吧，自己却也害怕这样混下去。想依靠着在工作中再克服是不对的，我应该从即时即刻作起，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做好。许久，我就想给你谈，也许是我说得太空洞，以致你从来没能好好地了解，或是给我一些认真的意见，我很失望。是不是结婚以后，使得你不可能较冷静地来考虑如何帮助我，如同从前一样呢？明，你说得可不少啊！

戏，我也拿不准主意到底什么时候看。还是不要买票吧，过年总会演的。或是等礼拜六我回来再商量。礼拜一也好。因为我怕星期日不回校不太好。同时，看戏的情绪实在又不高。礼拜天上市场不呢？

昨晚三小时的自习，读完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心相当会聚，读得很有趣味。但忽然想起了祖母，对于她我总有一些难过的回忆。虽然自己也明知道这是毫无意义和毫无必要的，但感情却又是作怪的东西。我昨天想写点东西纪念她，她一生的遭遇确是多少代表了一些无声息生活过而又无声息地死去的女人，但这无声息却又是在别人的压迫下忍气吞声！

前天晚上做梦，梦到你失踪，我和琬姐到处找你，好像原因是你不满意我所以走了。你说怪不怪？

最近写过很多证明材料，更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善观察人，以致不能提供出一些真正切实和有用的材料。很多过去的事在记忆里都已模糊。可见当时都是“混”过去的，或是被扰的不知自己。而有些生活事却永远不忘。果，我是个多么无出息的孩子哦！最近，我常烦自己，讨厌自己！

说实话，我总想你多给我“谈”，我是很希望在“谈”的中间得到帮助的。

鞋底退回了，老百姓都忙着救国公粮，说以后再找。我想自己给你做，却又太浪费光阴。我想你也不会希望这样的。

裤子确是我做得太马虎，但您应该了解我是多烦，觉未睡好，昏得要死，又得勉强做，这星期再改吧。那天的发气，自己也觉得是在你面前的纵任，请勿见怪，哈哈！

Nid Mei 18/12 晚 (1940)

范元甄信

1941年1月7日

明：

昨天去检查了，花去大半天，等了好久，金主任^⑤方到。好些不耐烦等的人都走了，我算是坚持到最后，候着了。郑重^⑥也去了，但是她也是白白走掉的一个。

医生说，“还不一定”。可是当我不同意这说法时，他也没有讲什么。他仿佛很不乐意地问我：组织部的信呢？当我告诉他说组织部先须医生证明，他很生气地说：你们组织要打胎是你们组织的事，要医生证明，医生说不能。我忍着性子“低声下气”给他交涉，最后他说：越快越好。回来时我就到组织部找富春^⑦同志要了证明信。他不像蔡大姐^⑧，开始还唬了我一下，说是不准打，要带。今天我准备上医院去交涉入院的事，也许还要看看金主任的冷面孔吧！

昨天回来疲倦异常。好像做梦似的，到处说好话，这是为什么呢？生活得好好

⑤ 金主任：延安中央医院医生。

⑥ 郑重：陈企霞的妻子。

⑦ 李富春：时任中共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长。解放后任副总理，长期主管经济工作。

⑧ 蔡畅：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夫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任中国妇联主席。

地，忽然来这么一下！

你不要与什么人都说，我真不乐意。我这里什么人我都不说的，甚至连陈伯达^⑧。别人问起你就胡说好了。

音乐会是否明天听呢？我需要面盆，那条单长裤，还有白布袋子。也许可以弄点面粉，或是领小米换面。你带着准备交给我吧。

怎么样，生活得好吗？我的态度也许不好，但是有些事我还是要说的。新的生活怎样开始呢？我今年的第一件事是住医院了。

昨天到马列学院见到苏镜，她与小郭的事情仿佛能发展，小郭的“情痴”似乎打动了她的“铁石心”。她与我说的详细情形以后告诉你吧。

现在还知道什么时候入院！是不是出院以前都看不见你？

星期一天气不好，心绪坏甚。晚饭后我独自流泪了。决不能有小孩，我又会颓废下去的！

你剃头了没有？上星期你的脸色很坏。

不愿意写了！

甄

一九四一、一、七日晨

范元甄日记

1941年8月13日，晴天

伤风变成了咳嗽。夜里睡得不太好，上午躺了半天。头居然有些晕，闷得很。一股劲起来，就想出去。

走到下面碰到波，同去看她母亲，并得到了这个本子。

到明处碰上了吃饭。他为我去很高兴。宣传部的人都知道我们吵过架，难为情得很。他们听见我哭了么？

^⑧ 陈伯达：这时范元甄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陈伯达为室的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时。陈解放后曾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代表作有《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文革”初期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文革”结束时被公审判刑。刑满释放后因病去世。去世前著有回忆录。

明今天显然很快活，缠绵得很。谈话的中心是他的行止问题。他自己有些想去华北。离开——这当然是结婚后还未经历过的，也许会很不习惯。不过，他自己要是愿意去，我还会反对么。也好，分别一个时候，各人干自己的，以后再见面也好。我只担心通讯困难。

又要变动，人心又飘荡了。我好像觉得我是可能过去的。不过，留下读政治经济学也可以。

1941年8月14日，星期四

天气不好，闷！月经来了，又放下一件心事。托天之佑，算是拖了一年。去年八月十一号就躺下的。

1941年8月15日，星期五，阴天

那匹小马长大了。今天，从厕所出来，正看见它和母马在亲热。小马的颜色酷似母亲，母子俩没有言语地互相舔着背。我不禁呆站了一会儿。

晚饭后在井边洗衣，好几个人，有说有笑地。

大家谈到学外国文的重要。我一定要加油！

1941年8月18日，星期一，天气不好，晚雨

昨天起，身体异常不舒服，全身酸软，觉得热气往外出，有发疟疾的预感。晚饭后，明送我到学校。

关于说话尖刻，星期六碰了钉子，应该有记性。不要太多刻薄人，收敛起锋芒！

今天开会，对服从问题，受到批评，心里很难过。晚饭后与小组长谈了，倒好一点。以后在这方面时时注意。

静、少闹。许多人胡闹的场合，少参加。即参加，也不要太表现，因为有人是以表现为目的的。

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

1941年8月21日，星期四，雨

秋雨连绵，两天没有太阳。我的精神反倒好些。

两天来，生活很有规律，英文读得还有心得，兴趣也就增高了。休息时读《安娜·卡列尼娜》。比起在重庆读的时候，能够“欣赏”得多了。

生活有条理，紧张，就觉得日子特别易过。整天总像没有空闲，事却做得不多。转眼却又是星期四！

Golf 昨天问到，明是否会出边区。又使我想起了这问题。分开了，也好，个人可以更专心地作自己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想念实在也是难挨的。昨天躺在床上，忽然体会到所谓夫妇各是一半的道理。爱情深的夫妇，不互相想念是不可能的。

偶读林觉民的《绝命致妻书》，感情仍如六七年前一样，为之激动。林氏死时才25岁，可算是青年英雄。在他那历史环境确是不容易。

应该承认生活的规律化，受同屋者的影响。她们的长处正是我的缺点，我应该很好地学习她们。前晚，我们略谈了一些。

前天与耶散步，遇一妇人，啰啰嗦嗦要与我们谈话。一种淳朴的农民的感情，带着几分憨劲流露出来。我发现她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有些夸张。要写农民，不接近农民是写不逼真的。我又发现了真理：细心观察环境和人可以发掘很多东西。不过，我更需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观察和认识人的修养，小地方我常看得深刻。

早饭后，与江涛溜了溜，因为靳儿来，谈起爱人应否离开的问题。她现在似乎很不愿意分离。

搬过来以后，她和小妹子^⑤总有些别扭，而且越来越距离了她们。小妹子在接待人方面是有些偏向，但是江涛毕竟是对别人要求太多，尤其是慰藉，温存，这些

^⑤ 小妹子：吴瑛，女作家，艾思奇原夫人。著有《浮沉的心语》，《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后艾与其离婚和王丹一结婚。

东西。她竟和田蔚好得要命。我是同意小妹子的见解的，江涛是一个娇惯的孩子。

谈到小妹子与老艾的关系，人们流传着许多不好的话，说小妹子定要从任何别的男人身上找到从老艾得不到的东西，说她在没有男性的环境就难以生活下去，这是小妹子隔离女同志这一偏向的结果。不过异性的“调剂”好像也是人情之常，难道一定是可贵的吗？因为不一定只有性的关系这一点才能说明男女接近的全部意义啊！

晚上，有人谈到陈伯达对女同志的偏见，认为女同志作理论工作没有前途，谈话很深地刺激我。但是，我尽量没有发表议论。如果我会搬过去的话，应该好生警惕自己，至少使他知道女同志并不是什么“跳舞明星”××明星而已。

《安娜》一书，进度甚速。

明来信，不仅可不去华北，来此许还有望。我有些觉得他一定会来。这是不好的，应从坏方面作准备。

希望假期到来，一定好好帮助他编完那东西。

开了学习方法讨论会，于大哥在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太强的，这是在外面混的人的特点。

1941年8月22日，星期五，阴天

天有转晴的希望。一天没下雨了，但也没出太阳。

上午郭过来扯天。看了一张报就吃午饭了。

晚饭后，与小妹子谈了许多，给她讲了应该多注意接近一般人，某些习惯的、人情的东西，在接近一般人时还是必要的。她告诉了我关于什么院花不院花的问题，谈得很痛快，接近她是比江涛意味深长些的。

靳儿今天来了，他特地找个机会谈了几句话。这家伙在应付人方面是很周到的。

在门口碰到牛烽。许久不见，对她的脸谱有些生疏了。这女孩子给人一种朴素的感觉。我不禁对小妹子说：“出身农村的人，给人的印象常是开始平庸而意味深长的。来自城市的却是浓烈、富于刺激性，久了，就无味了。”她也深有同感。两人在一起能够互相体会所谈的话，实是一种幸福。

跳舞了，兴致不及没跳时大。

苏联战争较吃紧，门口围一团人在谈，尽是一些琐碎的要命的问题。如像：“拖拉机改装成坦克是否好用？”之类。我发觉老尹是个老实但欠开展的人。

小庞对我好像有些不好的印象，我从前太不注意自己的一举动、一言语所会给人的反应了！

范元甄信

1941年8月22日

明：

似乎又听说明天没跳舞了，我也许跟大家往党校去跳，晚上会回来。如不跳，则晚饭后来。我已带条子往青委，万一你没来，就可看到这封信。

今天我们吃饭较晚，下山时你恐已走了。怎未碰见？

新

廿二晚（1941.8）

（此信为散信，夹在1943年3月的信件内。但从内容看，李锐还在青委工作，应为李锐1941年9月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前所写。又根据范8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跳舞，以及此信似乎是在星期五所写，而1941年只8月22日为星期五，故判断此信日期为1941年8月22日——编者注）

范元甄日记

1941年8月27日，星期三，晴

今天搬过来了。虽然并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事，但精神总很紧张。昨晚三点多钟才睡，今天疲倦得要命。

与好几个人谈到印象、意见之类。有些新的东西值得注意：

- ① 外表的严肃，有时也很要紧。有的人总觉得我比较浮，也常是这缘故。
- ② 英文学习贯彻下去。
- ③ 学习马列主义。

同屋的人真是小气得很，这将对我的极大的锻炼。

1941年9月14日，星期日，晴天

大早起来就帮着明搬家。青委全走了，剩下他借住在那里编未完的书。

清理旧信，只留下家书，徐炜的、琼华的都撕了。断然地、看都没看。家里许久没有信了，今天心中微微荡起了一年以来没有的感情，但只是一刹那罢了。

累了一天，晚上送明到河边，反惹了满肚子不痛快回来。当然他脚痛是原因，无缘无故地一句话不说，这劲我最讨厌。他过桥时，我真恨不得拿石头扔过去。

提到我常常上他那儿，他只是说：“一个人的生活要顾及别人，真是笑话。”如果叫他常来找我，恐怕他也要顾及吧。这一点，他始终是不了解的。

小妹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在满肚怨气之下读了感到安慰。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回去过。真恨人，假期里总是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明那里，自己的圈子小得要命！可是他却连懂这一点都不懂似的。

这个环境呆下去，我会完全变另一个人的，这样也好。

月经第五天了，还未完。

1941年9月19日，星期五

今天忽然下雨了，颇有深秋之意。晚饭后，忽然想到家乡。久已没有的情绪，微微荡起在心中。

1941年年9月23日，星期二，晴天

深深地感觉到营养不足的影响了。上午在材料室翻了翻材料，头晕得无论如何支持不下了。人这座机器也是要加油的，没有物质基础，精神活动也无法进行。工

作效率低极了。如果稍一紧张，恐怕每天三小时工作也支持不下去。怎么办呢。长此以往？多少日子没吃肉也记不得了，菜里没有油，除了萎死的叶绿素以外，还能找到什么养分呢？

身体看上去很棒，也不好意思提出精神不好，事实上却是不好得很！

李锐信

1941年9月29日

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月夜了，第一颗出现的星星正对着我的窗口。心里好像无所思，但又像千头万绪，想个不完的。很想将这心情写下给你。

来此后^⑧，最易感到的，是一天的时光过得太快了，特别是下午——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上午还只能应付交下来的公事，一坐七个钟头简直没有休息的。今早上山去，第一版的还没有起来，在冷暗中独坐了半点钟。工作是有自信的，昨夜和一个同事谈到此地缺乏“文章家”，今天为了一个句子（别人的通讯），几乎闹别扭了。但我觉得自己是对的——留着让自己知道。

昨夜开会，成立了一个“国内组”（另外一个“国际组”），我被推为组长，一致推我。这使我很惶惑，虽然来此后尽量缄默，但我显然属“明朗”一型的人，一望无余，真是危险的事。这个责任是不轻的，星期三很想来和陈伯达谈谈。

《民国史》不想放弃^⑨。目前实际问题必须研讨，理论书要读，最后几乎将你每次忠告的英文忘记列入了，怎么办？我只一个脑子，时间也是廿四小时，要睡觉，吃饭。是的，要抓住中心，工作和时间的紧张，来延安后是空前的体验了。现在除了睡觉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其他休息的。而且像在青联时的头痛之类也曾发生，精力还是很旺的。——这是我愉快的一面。

然而我似乎不能掌握我自己的能力（这好像与自信心矛盾）。这次写的文章最后看了，非常不满意，我就不能写得更好吗？昨夜起，我感觉今后要多下死功夫，特别要读好文章，慢慢一字一字读，像小学生读书一样。甚至想读点古书。整理和研究问题，这是较有自信的，但又不知从何着手。我自己选择了政治，但我现在开始

^⑧ 这时李锐已调到《解放日报》第三版（国内版）任编辑。

^⑨ 李锐在延安时一直想写民国史，收集过许多资料。

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呢？

人的一部分是由感情组成的，但现在似很少吸收也很少发泄。“谈心”是生活的重要的一方面，目前似乎也很少这种机会（我在努力发掘这样的人）。这里，相互之间都隔着一个很大的距离。缩短是必要的，过程也许会拉得很长，因为我尽量想多保持缄默，我宁愿过分一点，因为过去太放肆惯了，非如此不足以矫正。我觉得今天的事还是过于认真急躁了。

这是不是心的寂寞呢？也许会是的。我喜欢这样，又不喜欢这样。

回忆起来，我是一个很会“谈心”的人（请你不要把心事又放到国瑞去了），在武大时，和魏泽同等常一谈整夜，文立徵亦如此，湖南也有这情形。是的，我承认我们几乎没有过过一个共同的生活（来延的旅途，青联短住，严格的说都不能算的）。weekend的生活，最多只能做到相互报导，相互了解，生活上的共鸣、通心之感是难于引起的。当然我应该承认我过去连报导、了解都没做好，这也许是我的别扭、怪脾气所致。有许多话，很多感情的激动，宁愿埋在心里，不喜欢不自然地算账式地说出来。以后我当努力改过来。

你走后，留下的条子，虽是几个平淡的字，却给我感情很久不平静。

我总还觉得我心地太窄，对于今天这位上司，是不应该这样苛刻的。对于事情过于认真，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认真与适度的宽容忍让要互相配合，否则会养成极狭小的气质，作不了大事。

因此我现在似很愉快，又很忧郁；没想什么，又想得太多。

瑞璋已决定做译电工作，她今天和安林^⑨来，送了我一些泡菜西红柿。我饮食起居都好。星期三或四我上你那儿来，告诉陈伯达一声，有事要请教他。

刚才那篇通讯的原作者来谈了，谈得很融洽。文章无人欣赏，所需要的是账目和清单式的材料，奇怪的是又说要人家学“爱伦堡”。这些事情以后谈吧。

派克笔不知为什么不能吸水了。

你的明九、廿九夜（1941）

^⑨ 安林：画家，徐瑞璋的丈夫，在延安鲁艺任教员。解放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

范元甄信

1941年10月1日

你大概有一年没给我写过这么长的信了吧？你会知道我是如何高兴的，你这坏家伙！

星期一接到老汤这样一封信，当时我就意识到，咱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紧张，有内容的，我觉得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好像想得很多”，这种心情是到了一个新环境里必然会有有的，而且从这种心情的产生可以反证你今天的环境比青联好。它已经让你发现生活中还有那样多的新问题。为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呢？据我的经验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刚刚意识到，同时，即使你的外观很平静，但你这几天显然还是在亢奋的精神下生活，这是新鲜的紧张生活必然引起的。

关于利用自己的时间，我想计划的确很要紧，我想你今天主要的还是搞你们的“国内组”里规定的那些东西吧。至于这里面的内容，你可来与这里的人谈谈，昨天我们开会时，我觉得他们的办法还不错。

对于自己的正确认识是最要紧的，我从马列学院来研究室以后，在这点上有很大收获。不过，我现在还是有点“容易激动”的毛病，常为一点事兴奋起来。

在工作过程中认识自己，在每一件最细微最具体的事情上认识自己才会准确。我们这流人物，常常容易自信心太高，这种盲目的抽象的自信常常妨害我们从实际事件上认识自己。记得我给你说过，那次我做支干时，大家对我许多批评，但是我怎么看待它们呢？我想，我并不是做不好这事，而是不愿意做。事实上固然真也是不愿意做，但是毛病的确也还是有的。“我似乎不能掌握自己的能力——这好像与自信心矛盾”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能力还只有抽象的自信，而不是具体的认识。

在与别人意见不同时，不但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主要的还应该从争论过程中用最善的方式说服别人，这样才是有本领。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思考的周密和刻深——这是我向你讲过很多次的，我现在还要着重讲。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我曾说过，你应该注意说话时用字用词的确切和最适当，这对于争辩问题很要紧。对于某些非

常注意自己的“尊严”的人，最好给他一些余地，让他能在不给别人察觉的机会接受你的意见，因为你的目的是“真理”，他的目的是“威望”与“尊严”，这是不会起矛盾的。注意并重视人家的长处，注意并重视自己的短处，如果那个人除了负责以外没有任何长处，那末负责这一点也够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来学习了。

与人相处，善于找“共同点”是太要紧的了。人总不同，所以谈心时是不能做到与人人倾心而谈的，只要有一点取得共鸣就行。据我看来，某些人（特别是老延安，来延安以前没有社会生活的人）并不能如我们一样钻进生活的内层。我们的问题，他根本没意识到。我们的朋友黄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这一型的人物呢。

在我们的感情生活中，最多的时候是平静的，这从一方面看是好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来，也应该说是我不满足的原因。我不否认你所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在任何生活环境中，任何紧张状态下，从没有减轻过你在我生活中的比重的，而且经验证明也没有因此使我的全生活失去重心与平衡。但是，你呢？你使我感到很“冷”。这不仅是我给你“谈”我的事得不到共鸣，就是你自己的事不给我“谈”，也是我所不满意的。你总是推诿到，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接近，我却以为这种推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在同一地方工作，怎么办呢？难道就简直没办法了解么？难道我们再过十年，二十年还把我们的不了解推到“没有共同生活”上去么？我绝不要求你把我抬在生活的第一位，但是你自己又往往感到需要人了解的时候，你所想到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我。你完全没有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也不是我所能给你的。我只是对这一点很遗憾！有时也为这一点难过的。

你说你是会“谈心”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常常有没话可说的时候。你说你与魏泽同一谈就是通宵，你当然也应该记得你常说的：“哎呀，我想睡觉。明天谈好不好，我困！”或者是我正讲话时，你会岔上一句：“给我抓抓痒，重一点…轻一点…”这也许是我们的悲哀，因为我们并没有做过好朋友就走到了恋爱的路上。但是，结了婚以后难道就没有可能补救这一点吗？是因为文化水平太悬殊吗？是因为生活经验太不同吗？还是因为年龄差得太远？因为性迥异？…因为“生活太不接近”，也不见得吧。同在延安，工作性质也差不多。我看还是努力太不够。的确，这也是要努力才能达到的。

每次吵架我都很难过。我怕得很！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导火线”和偶然事件，但总是为一个原因：星期天生活没处理得好。你讽刺我：“何必那样严重？”你这种

态度是不对的。提到国瑞，我倒不是用感情去想它，我只常发生问题：你们曾经如何生活过？是不是你也说：“我想睡了。”“明天谈吧，困得很”…或者是因为她也持“何必那样严重”的态度，所以你们都过得满足？

你的“心的寂寞”是你拒绝了一个人的共鸣而起的。我的“心的寂寞”是让人家给泼了冷水的。也许我的方式不好，不能适合你的情绪，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就是使你不愿理我的责任之所在！

你鉴赏伊明和方紫，不知道你是否有感而发，至少在我是引起了感慨的。

……

这些话多得很，但是没有过一个机会给我说。在这一方面也许是你给我一些锻炼，使我的感情不像从前那样火热。现在我是没有过分的，只是你在另一个极端了。

生活紧张是好的，可以使精神愉快。但是，仍要注意身体。说到这里，我又要向你要求权力。从结婚以来我就没能管过你，当然我自己过去不好，根本没做到，因而也就造成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状态。你对我的生活说的话我非听不可，可是你的身体呢？“用不着我管”，告诉你，以后我可要管你了。你一定得睡午觉，要不然，晚上八点钟就睡。应该找机会去检查一次身体，要知道对你的身体我不但有发言权，还应该执行权的！

刚才与同屋的人冲突起来了，得了一个教训。

瑞璋与你近，你应该多帮助她。

恨你的人

1/10（1941.10.1.）

范元甄信

1941年10月××日

另外给小哥^③的信，地址是“张家花园巴蜀小学内农民银行合作金库”，封面写屈寄昨天晚上曾经“想”你！

今晨做梦，环境是汉口的海寿星，那是我十二岁以前生活的地方。很奇怪，似

^③ 小哥：屈绥仲，范元甄二姨的儿子，屈谷白的弟弟。抗战时在成都做事。解放后不知曾为何事找过范元甄，未果。很快病故。

乎还看见了妹妹，我自己仿佛也是一个小孩子。倒是真的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她们呢？

早饭菜不够，用盐水煮辣椒和葱花吃饭，这生活真是。昨日翻上海的报纸，从广告上引起一些往事的轻微波动，对于那生活里的某起极小极平常的事都有生疏的感觉。这生活太简单了。假如精神生活也变得简单岂不危险么？我真想看电影！

(1941. 10. ××)

(此信无日期和落款。1941. 10. 14. 范信第一次提到给小哥信，同年11月12日信提到想看电影，故将此信放在1941年10月先于14日的某日——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1年10月14日

明：

今天我们的会开过了，开得不好，没丝毫可以帮助你。特别告诉你一声。

早晨吴瑛^⑧来过，我们谈了许多话。我给她讲到我搬过来以后的一切心得，并且谈到她和艾思奇^⑨的事。我总感到吴瑛有她的可爱处，我们谈话总是很协调，能谈得很深刻，互相了解的地步，我觉得很快乐。明，我可能与她能做一个好朋友，你赞成吗？——你讨厌她的歪帽子，是吗？

我今天穿新裤子，胖得要命，结果缝瘦了一些，可是并没有拆开重做，你可别笑我。

头由晕到疼痛，已决定星期四去检查。真的，我也很羡慕你的精力之旺盛。同时，我一定要学你：做事的时候什么都不想，首先就像你不想我那样地不想你。吴瑛今天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她说：男人总比女人冷静，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男人，女人却总容易“昏头”这是吃亏的。

我们从谈到她们夫妇的问题而谈到延安夫妇生活的不正常，除了星期天就不在一起，如果是在延安结婚的夫妇，一般根本就没有了解的机会了。共同的工作，共

⑧ 吴瑛：前面提到过的小妹子。女作家，艾思奇原夫人。著有《浮沉的心语》、《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后艾与其离婚和与王丹一结婚。

⑨ 艾思奇：马列主义理论家，延安时期任马列学院教员。1942年后，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同的生活确是物质基础，不可缺的物质基础。

最近，我常觉得拿我当作“年轻”、“简单”的人之可笑，因为很多人很多动作实在我可以看得穿。我现在正锻炼这个地步：看明白一切，不必都表现出来（当然事关组织生活，党员义务者非讲不可）。譬如像我的同屋人，有些地方实甚可笑。另外，这人在看问题上把握不住总的形势，还谈不上分析问题，只能看到一点说一点，我却很懒得帮助她。实在帮助人太难，尤其是自己还以为不错的人。

关于从前分工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我的坚持并不是不恰当的。为了更加有力地告诉那些人，使我更须努力我的工作。——我知道你又要说这是不对的。不过，我当然知道是为党工作，仅仅总还是排不开这一想头，因为那次实在是太冤了，他们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的。对方的能力到底如何他们也并未了解！——当然，我摆不脱这一点，倒是说明我的修养还不够。不过，这也无所谓。

想多做事，又是“头”的问题，真着急。

你拾到的那件上衣给我补裤子好不好。你的那条灰布裤破了。

想写许多，不会使毛笔，手已很酸。

你的文章删了一些，显得没有从前好。为什么要用真名发表？

阿荣向我讨字典了，真伤心！

头疼，要睡了。希望你过得好！

小哥信发了没有？

你的 Mei

14/10 灯下（1941）

范元甄日记

1941年年10月19日，星期日，阴天

好久以来，生活上感慨特别多，但情绪是平静的。自从搬过来以后，在做人方面自己觉得是有许多进步的。是真正有意识地在生活，因此也就从生活中发现了很多东西。回想与金铃、孟等住在一屋时的情形，与现在相较就有很多差别了。

心里想多做事，多读书，时间总还是抓得不紧。尤其最近头疼，自己觉得，眼、鼻与头都有影响，很苦！

明的工作没有星期天，平常忙碌也影响到星期天的情绪。他对工作认真、抓得紧是好的，但是，除了他的工作以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想，也不关心似的。星期天整个上午，他工作，吃过午饭后，他睡觉，一会儿，我就得回来了。

今天一整天给他做棉衣，尽量克制着自己的脾气。实在感觉得很不痛快，赶来赶去，我“得到”些什么呢？当然我并不怪他。这也许是延安夫妇生活的不正常吧。

脖子睡歪了。疼，别扭！

（1941）十月二十日，星期一，晴

感情真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虽然在此地生活得似乎很平静，一搅动了它，确也很难平静下来。

一共收到三封信。有爸的、姆妈的。姆妈的感情还是那样，时间怎么对她不起一点作用呢？夏天，姆妈又血病一次，天！这正是我最怕的消息啊！只要他们健康，见面的日子总会有的！

老李也大病一次，弟弟的信说：“老李的头发全白了！”对于他，似乎也成了我对家庭感情的一部分。

平静不下来，恨不得马上跑到明那里去！

给寄来四百元。可以改善明的生活。

（1941）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魏泽同夫妇来了，还有许葆真。一人一个孩子。这三四年来的变动太大了。

魏变得苍颓，他的老婆张也“面有菜色”。回想起在青救时，大家还是“青年”哩。抗战前，因为偶然的的关系，曾经和张见过一次，但是我已记不得了，她却还记得我。她说：“那时，我们看你们是大姐，觉得你们瞧不起我们”。的确，武、汉两地的学生是有差别的。这不但是“小姐”不小姐的问题。对今天来说，许多作风还是不同的，互有长短。

何斌被捕了。许葆真成了悲剧的主角。许多追过她的人，也都碰在一起，据说她曾为这些事哭过几次。在重庆，听见赵启海^⑥唱歌，她曾哭过。那些人怎样看这一悲剧哩。这总不能当作她们对许葆真的夸耀吧。

为了小事与夏又整扭一下。照我的脾气，真想发作。以后还要朝“冷”的方面发展，只有这是最好的方法，决不能与她同器量。

肖侠给我带来漂亮的毛巾杂物，不知是否小哥交他的。这大概也是使夏今天不理智的一个因素。

这星期以来，晚上忽然睡不着。脑子乱，想太多。昨晚又想到“生不生孩子”的问题。前天明说“这一年对一生是有影响的”，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话呢？到底是因为避孕他的身体弄到这样的吗？现在是，他牺牲，生孩子则是我牺牲。假如说结婚是“幸福”，原来这“幸福”对于它的代价索取得这样紧逼。

工作效率不大。要深刻研究，确需下苦工夫。男性在艰苦踏实上是优越的，我为什么不能呢？如果我能那样作，效果一定更大。

头痛、头痛。医生两三周内不应诊。看了以后是否能给药吃呢？

给我带东西的是笃弘的妹妹。她说她听说过我。魏也说笃弘在兄弟姊妹中最好。说起来我对他还有过好感呢！记得是那一次在跑马场玩，真奇怪，他长的像明。还曾有人把明当作他呢？

在老朋友面前，总使我提到明就红脸，这是为什么呢？真麻烦！

（1941）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晴，寒

这一星期给明写了两封信。今天仍想给他写信。一天，充满了不愉快的情绪。嚣张、家庭妇女气使我很头痛。按性子说，真想发泄一顿，但我以沉默代替了它。这是好的，我要作到真正的沉默而不感到闷气。

王一凡死了，这消息给了很大的刺激。前几天正想着给他们写信哩。也许正是

^⑥ 赵启海：歌唱家，著名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词作者。1938年王洛宾随西北抗战剧团在兰州演出时创作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赵是王的北师大同班同学，在王处获得曲词后，从兰州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

这几天情绪有些失常，所以特别难过。

于给她谈婚姻事，回房来，她大概想和我谈起来，我因为实在不高兴得很，没搭白，使她两次起头没能继续下去。我太知道她的心情了，她对张并不太中意，但又是在找机会接近他。有时，我真想揭穿这些，回头一想，站在妇女的立场，也就算了。这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

(1941) 十月三十日，星期四，阴雨天

一天做事少极了，几乎等于只看了一张报和两篇文章，心绪不安极了。

上午于、明等来，坐了一两个钟头。下午与隔壁人谈吃、营养不够。晚饭后去看成全的病，与王里^⑥谈了很多。王里是比较有修养的——在学问上。成全某些浮，我并不满意。显然，他是以王里为骄傲的。

谈到很多延安所不应有的现象和所缺乏的东西，谈到没有内心生活的人型，谈到妇女的特点……我很乐于这样的谈话。有时偶尔注意夏的某些动作，简直像中年妇女，有趣得很！

想接明的信，可是仍没有。我的信，他没收到么？

整晚地冻得睡不着觉。

范元甄信

1941年11月2日

明：

见到魏泽同了吗？

你一定会嫌我啰嗦，但我还想叮嘱你：青委事应该赶快明确处理。因为在你认为是道理充分，而他们却真“煞有介事”。第一，用具事，由行政上给他回答，让他们询管理局，与你私人无关。第二，党的关系（这是要紧的），那天我们不是同去找

^⑥ 成全，王里：成全本名陈传纲，他的妻子王里本名王汝琪，同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不久都成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

陈云时，中组部给你的介绍信么？让支部给他们回信，你自己不必回信。第三，书的问题，《抗战中……》之类毫无意义，给了算了吧！

在可能范围内，注意健康（我对身体有信心）。我讨厌你这“主观主义”！自己摸摸手臂，知道你瘦了许多吗？

我决心在此养鸡，让老汤多买几只吧。钱给羊二了。信别忘了，叫弟弟作上大学准备，他理科基础恐不好，可学外国文学。

维 星期日灯下（1941.11.2.）

（原信没有日期。根据“养鸡”为线索和“星期日”以及“维”的自称，推断此信为下边11.12.信前所写。11.9.为周日，但似乎与12日太近，不及买鸡，故推定此信为1941.11.2.所写——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1年11月12日

明：

回来一路倒不难走。只是下你们那山的一小段很滑，险些没摔跤。

今天洗被子，累得要命。想起去年大肚子时反而比现在成，这是什么原因呢？

晚上连清油灯也不发油了。天黑得早，无聊极了。昨天大家在于炳然^⑥屋里聊天，生着一点点火，颇有“相依为命”的感觉。这种生活真是！

我在读史珂生写的《远东的危机》。很好，对于“九一八”当时的情形了解了一些。明，读书太要紧了，我们现在是连许多常识都不知道，更说不上专门了。的确，你应该自己做个计划，强制自己执行。我的环境比你好，我当然更该努力。以后在这方面我们相互应该更多帮助，督促。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相信还是应该和可能的。至少我们应共同养成很好的读书习惯，我们两个在这方面都不很好。

对于那位先生的关系，你应该更冷静一些。譬如上星期在办公室内那种吵闹，固然使他很难堪，对你也并不好！至少表现着我们太没有修养。细心固然重要，但不可偏向尽钻小眼，应该养成原则的、理论的敏感。当然不是说拿公式去套一切，

^⑥ 于炳然：范元甄有时称他于大哥。东北人，1938年从设在重庆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撤退到延安。延安整风时有名的“大特务案”的当事人。

但接触任何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大的方面，其次才是许多小地方。也就是主要的是内容，其次才是表现的形式问题。——我并不是说不注意形式。

对我们的生活，对于你，我实在是要求得多而严格的。而且我自信，现在这些要求已不是像一年前、两年前那些不正确的东西。明，你应该懂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在这方面多啰嗦，每次信总写得太多。我只要告诉你：我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上的，相互间的要求比较严格，我想这不是坏事吧。

信发了没有？记得看看那只鸡，别让它饿死了。还是拜托小徐带吧，她有一只鸡窝。你自己给被子缝个头吧。我的被子快要总崩溃了。咱们说不定还会呆多少年哩。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竟想给你写信。当时想写些什么，今天记不得了。今晨又梦见在家里吃饭，还有外婆在。真奇怪，我并没有想他们。“妹妹”平安无事，勿念。

有空和愿意的话，就给我写封信。

我把《Red Star over China》^{②⑧}带给你读，好不好？

晚饭又吃过了。英喆^{②⑨}他们都去上俄文。我一人在家，很想玩玩。

昨天偶与英喆谈到王立言^{③①}，原来国瑞还演过戏哩，哈哈。当时她们在一起的唐克^{③②}，你知道吗？这人自杀了。

避免赵找你“蘑菇”，不妨接近雪苇^{③③}还可谈出些东西。——这又是多话了。吻你！

你的 mei12/11 (1941. 11. 12)

记得给老汤写信，说毯子的事。完了，又要成传了。舌头烂了，大概是吃烤馒头吃的。

②⑧ 斯诺所著《西行漫记》。

②⑨ 夏英喆：当时与范同窑洞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同高扬文结婚，解放后离婚。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③① 王立言：女，抗战初期在山东工作过，时在延安学习。

③② 唐克：女，抗战初期在山东工作过，曾同陆平结婚。

③③ 雪苇：刘雪苇，贵州郎岱人，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编辑，兼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1980年方获平反，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范元甄信

1941年11月26日，两封

明：

昨晚本打算给你写信，因为大家在屋里谈闲话，没有写成。

前天在路上就感到腿有些不平常，回到家里就发现是起了突变，膝部发酸疼僵硬。我真恐慌起来了。用六个钟头把棉裤赶好穿上，用开水湿毛巾敷了两次。恰好晚上发床草，昨天才显得好一点。我怕是慢性关节炎，预备坚持每天用热毛巾敷一次。

昨天下午上医务所去，打算要点什么东西擦它一擦，偏偏医生听报告去了——说到这里又叫人想起延安的没有制度，医生在应诊时间随便跑掉，而且是听“新教育学会”的报告，真叫人啼笑皆非。我真想给报纸写封信。

跑到报告处窗口张了张，好像没有你，你大概没有来吧？报告似乎并不长，没到五点钟就完了。

到杨作材^{②④}家去了一趟。两个孩子真要命。为了孩子，夫妇间也常闹别扭。我在那里吃晚饭，为大孩子撒尿，两人冲突起来了。虽然因为有人在，两人没有激烈的口角，空气却使我很不安。我们星期天没有去完全是正确的。明，有孩子真不得了，人到那时候是会变的。我相信，我听见小孩哭就烦死了。咱们还是不要他吧！在延安真没办法！

碰到了高舍辛^{②⑤}，她在边师教书，梁春阳^{②⑥}到延大教大代数去了。她已经大肚子了。看见她那大肚子，猛然使我记起，他们不是七月才结婚吗？如果不是“先行交易”决不能有这样大的肚子。我看见老高那副神气真不愉快极了。似乎那大肚子象

^{②④} 杨作材：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在校名杨克穆。当时在延安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家庭开建筑公司，他懂得建筑设计）。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②⑤} 高舍辛：？

^{②⑥} 梁春阳：高舍辛的丈夫，解放后在湖南任工业厅长。

征着什么肮脏东西一样。王若望^⑭的老婆也大肚子了，可是我会觉得那是很自然的。我真厌恶延安这些不三不四的事情。

今天早晨刚吃一碗饭，就没有饭了。我当时真想发脾气！可是你发谁的脾气呢？怪别人不关心吧？活该！人家都塞饱了肚子，他也没有关心你的义务。我拼命压制自己，仍不禁对这种生活深深感慨。反正谁也不关心谁，以后咱们就实行抢。

于大哥给一些面粉，煮浆糊吃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吃多少。这生活真见鬼！又不是紧张的战斗环境，工作性质是安静的，可是生活上又要求什么都自己动手，才能解决问题。

在杨作材处看到了孙伟^⑮。麻脸上留着猪鬃似的胡子，又胖了，叫人看见他那张脸，皮肤都要起疙瘩，真的。

忘了嘱咐你，一定把那本地理书用完。应该还了，太不像话。

我给克立写了封信，邀她玩一次。她可能去渝的。

你好吗？打算怎样开始有系统的学习呢？知道不知道我的文章用不用？

星六我可能带牛肉回来。可能的话，给我留点饭，我也许不吃饭出来。给老汤写封信顺便说说毯子事，让他什么时候来好带来。鼓励他努力中央医院事。胡凌^⑯说有希望。那女的本人对他有好感，只是顾及环境。

不写了。

维维 26 日午（1941.11月）

今天真奇怪，就是沉不下心来做事。刚给你写完信，看了一点报就被一种欲动的情绪搅乱了。什么原因呢？我常容易这样。

昨天翻《力报》^⑰，看到一些影评，真想看电影！

看到日美谈判的消息，又想到很远去了……

这会儿能看到你也许会谈很多话吧，也说不定，说不定因此又拌起嘴来。明，我要求你更细腻一些，能吗？

^⑭ 王若望：上海工人，时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解放后在上海，专业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时再次被开除党籍。1992年与妻子一同流亡美国。2002年病逝于美国。

^⑮ 孙伟：湖南人，从事教育工作。

^⑯ 胡凌：杨作材夫人。

^⑰ 《力报》，当时在湖南出版的一种民营日报。

不写了。找点劳力的事作吧！

问老赵要那线网。我欲买东西都无用的。

三点钟（1941. 11. 26.）

范元甄信

1941年12月9日

明：

你走了以后，我就没有再睡。给你缝了被头。因为怕晚，没有等你。

日美战争的消息给我的情绪很大影响，我开始对现在的工作不安起来。回想一下过去，大家的估计都是“夸夸其谈”算命似的。《解放报》最近的社论说“有局部妥协可能”，我本不同意，但我缺乏有力的见解，结果事态大白，人们才把过去的材料来述说一遍。今天大家谈，我真不乐意谈话。坐在这个山沟里，慢条斯理，搞不出东西的。如果说战争时期的进步，一年抵二十年，那么，一个人在斗争中的进步是会比平时学习的进步大些的。我自己知道一时出不去，不可能，但是我是希望出去的。假如太平洋战局给中国政局以大的推动的话，所以我想现在自己读书就好。第一赶快掌握英文，第二准备各方面的常识。提到这里我又想到咱们这国际组^②的差劲，现在等于没有领导！

星期六你来不来？如来的话把我的毯子带来。有事就甬来了。

我对自己很焦灼。我愿意自己什么生活上的事都不管，可能又往往爱管。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用包炭的树枝来炖肉…等等。

要开会了，不写了。还有很多话，面谈吧。

你的 Mei

九日晨（1941. 12.）

^② 中央政治研究室有国内、国际、敌伪、敌后（解放区）等组。范元甄在国际组。

范元甄信

1941年12月10日

明：

吴一铿^②带的信看到了。昨天晚上与于大哥聊天扯得太晚，今晨又早起。所以她来时，我疲倦得要命，没给你写信。你也许想到该有信吧。

关于日美战争，自己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但是我的工作却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的领导差劲极了），同时我自己也没大劲儿搞。我想反正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这有专人去作。我倒应该弄弄美国国内的情况，可是没有材料。（英文又不能看书，真急！）因此我自己没提。今天起，我参加编一本书，内容是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编完这书也许对这一历史阶段能较熟悉。这一时期内我不会再做别的事了。

你自己想作的很好。你可上敌伪研究组去一次，他们材料多。星期六不妨早出来，先上黄乃处，然后还可找找东委，他们有材料的。你或拿报馆介绍信（这最妥）或经私人关系去。除东北外，沦陷区还可找一些。你加油吧！

陈原^③那本书，谅可再借？今天忘了给吴一铿带回。可是你也没这样明写。

这几天（从星期一起）睡觉都少，精神不大好。

昨晚陈伯达也来我们屋里扯了一些，又与于大哥长谈，颇多感慨于衷。我更感到咱俩更多方面互相帮助之必要。你应对我的前途发展…等事更多关心，更多提意见。应该记得结婚以前的许多“幻想”，不要让延安生活的“庸俗”麻木了我们。你说是吗？

头晕，打算出去跑跑。也许去看看郭光洲^④。对于大哥借钱有点不愿启口。那五十元如未还或可能不还，最好不还。

还有些琐事，不写了。

你的被子腐了。是否给你们管理科说说，让他交涉下补充些布。这是可以的。棉鞋怎样了？我见黄乃穿了棉鞋。——不愿啰唆这些，但不管又怎行呢？

② 吴一铿：延安《解放日报》资料室干部，戏剧家。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的夫人。

③ 陈原：？

④ 郭光洲：抗战初期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延安时在马列学院学习。解放后曾任南昌市委书记。

星期六来吧！

昨天“一·二九”。记得三八年在长沙那天吗？三年了。在汉口，哈哈，更远了。家里消息可能不通。不知弟弟已否去沪。我有点担心他。

维

十二、十日下午三时（1941）

范元甄信

1941年12月17日

明：

胖子带来的信收到了。关于要我找材料，最好指定一个范围。如果你们也有的材料，两人都找，就会重复浪费，你看如何？这星期五中宣部有座谈会，要我去报告所谓美国，因此也许没法给你找。

这几天的生活给我又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待人宽会使自己愉快，永远盯着人家的毛病，结果自己生活得也很别扭。而在目前这种静的研究工作的生活环境，愉快的心情非常要紧。这一点经验对你今天的生活我想也很有意义。的确有时人和事也许不见得每一点上都那样坏，往往倒是因为有了成见，一切都从坏处想了。

今天开会，党的小组长提到星期一回家的事。讨厌。咱们以后就星期天回来，人们有这么机械，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提起这个问题，又使我想到延安夫妇生活之不合理！为什么一定星期天才准见面，而且非在星期六见面不可呢？说是“纪律”吧，我们又不是过的军队生活。说是党的纪律吧，党什么时候还规定了夫妇生活该怎样过呢？关于这些事，你总是一两句话了之，也不管我的处境，也不了解我的心情，我很生你的气。

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每个星期总是女的跑来跑去！我倒愿意于炳然离此，我一定要一间房子。

写着写着烦得很。我知道，星期天碰见你也不会给我谈什么的。好哇，赶来赶去，为了什么呢！！？

给老汤找《列宁主义问题》寄去。

十七日灯下（1941.12.）

范元甄信

1941年12月23日

明：

老汤和林格^⑧的信都看过了。对于林格夫妇问题，我很厌恶。对林格没有同情，对小何我也并不满意。她并不是经过意识的改造而走向革命的。我想在处理问题时，不见得没有林格所说的情形。我给老汤写了一封信，我赞成他还给林格写封信。

黄牛信给你，我给他写了信。我想钱来时应给他一些。

你写那东西固好，但须注意：①切勿八股②文章好③真有内容。我想不太易写，你不妨试试。祝你成功！

慕琳的小孩怎么会忽然死掉？真太奇怪了！

昨晚失眠很厉害，鸡叫后才入睡。下午睡了一会，头昏。晚饭后出去散步，于大哥又请喝酒，西北菜社^⑨白酒还不坏。

关于华侨社论事，前天我态度也许不好，但我仍认为你不对的。很明显地你没有很虚心地比较自己和人家的。“你怎么知道我没比较？”这话只是气话，因为你明明说：“他那篇有什么好嘛！”我想“我们应互相督促得紧些，”不应是一句话，或为了写在信上，而应真正做去。更不应该对不顺自己耳的话，用吵架或对立来对付。这一点是使我极不高兴的。固然我的态度也许不好，但我的动机和精神是好的。

“我们应该督促得更紧些”，明，这句话需要从每件具体事情中去体验、去实行。如果不注意，转眼就是三十岁哩！

我们这里的伙夫们强奸死了一个女人——勿对别人说。我真怕以后黑夜回来！

加些盐在泡菜缸里。

生活得好！

甄十二、廿三日灯下（1941）

^⑧ 林格：即李震勋，李锐岳云中学同班同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延安卫生学校教师。解放后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幸去世。

^⑨ 西北菜社：当年延安最有名的餐馆。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5日

明：

今天做了一件很快活的事，但是还不知道是否能有反应。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匆促中给琬姐写了封信，可带到榆林寄发。我告诉她回信寄给小哥转我。在信封上写了“此人如迁他处，则请代转寄”。除此以外，语气都很像一个“老媳妇”。信是在十分钟内写就的，大约比这封信还大一半。我希望她能收到。

回来以后，因为环境变了，人自己也似乎变了。就没有在你那里那股“休息”劲。我已开始工作。提到工作，咳，我们这位首长真急人。

于炳然已决定去枣园，我已要求搬他的屋子。窑洞又全部调动。结果如何还不得知。

吃饭很少。羊肉星期一与夏英喆一顿就吃了，大概是没有菜的缘故。昨天下午去看于若木^①，路林^②还给我一大包馒头。她们待人有山东人的淳朴劲儿。但馒头无油也不好吃。

居然又发给我三十五元小产费。打算买斤猪油。夏说报馆给岳鸿^③送炭了，似乎责我未要炭。我不打算要，只希望房子事能成功。

西安钱已来，明后天可取。星期六夏上中研^④去住，我仍打算回来。你星期六如来最好。明，我一个人走太远了！

去医院前你给我的信，还在抽屉里。有这一个多月生活，我对你的情形了解较多，当不致再有“不公平”的要求。不过有些意见，硬是要你接受。

这几天过得怎样？

星期六似乎又有很多话给你说。

① 于若木：陈云的夫人。

② 路林：于若木的妹妹。

③ 岳鸿：于炳然的夫人。

④ 中研：延安中央研究院。

昨天许葆真^⑧来谈了相当久。

你的 Mei

三、五、下午（1942）

还有一袋面粉，所以最好你星期六来接我——又及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10日

明：

今天早晨给你寄了封信，现在又想给你写信。

搬房子事已无希望，这件事情使我很不快活。我实在有些为现在的两人同居有些烦恼，对方注意的太太琐碎了。我控制自己——这只是来忍受这情况，但并不能丝毫改变，这种情形似乎是很难于改变的。我多么想自己住一间房啊，我不致因一点小事而受干涉，因一点小事而有意识地用脑子……

今天的社论好像是你写的。怎么这样快？我看了一遍，似乎发挥得仍不够深刻。《教条和裤子》^⑨什么人写的，太不像话了。

我对于在这环境里能培养出专家，已经没有信心，但我自己不会不安心。现在，只要能读书的地方，我都会呆得下的。

今晚讨论土地政策，我深感对实际问题隔膜得可怕。我们两个在这方面都差，似乎不够是一个领导国家的党的分子。当然今天的生活限制了，这生活是危险的。

林肖侠来，还要回去。我希望能有机会给恩来一封信，我想与他详谈我的前途。我们是应该在一起工作的。

生活的琐碎，不想还罢，想起来，一分钟都是烦恼的。

^⑧ 许葆真：本名许云，又名许纯，汉口女中学生，“一·二九”秘密学联成员。前夫为何功伟（又名何斌），结婚仅一年被国民党杀害。在延安同原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结婚。

^⑨ 《教条和裤子》：这是3月9日登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社论，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其中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留苏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不愿触及自己。说他们只高叫大家要洗澡，大家要学习游泳，但是“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了，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

给向明^②写了信，这是多不自然的呵。

Mei

三、十日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16日

明：

昨晚谈到深夜才睡，今天起来时大概快十点了，真吊儿郎当。告诉你一件事，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说：她有孩子了，一共干过三次。有一个星期六还是在我们屋子里。她很可能就决定结婚。你想多奇怪啊，精神那样经得住袭击的人，在肉体面前降服了。我说，这是她平时太左（加上半封建）的原故。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只是避免，掩盖，事情一到头就无力了。她现在心境很怪，好像没有这事似的。很平静，为了这原故去结婚，那男子多厉害呀。

他们是旧历年除夕开头的，在男家里。你应该想到，他是谁吧？难怪苏镜结婚那天，因为我开玩笑而大发脾气，因为我在不意中触到人家的创处了。

人真是种怪东西。

昨天去看许葆真了。又去看小徐，胡凌。回来时疲倦得要命。

上医院时与魏泽同同行。他让我给你说一件事：他接到余明^③以武大同学资格写的信，说到同学会在李锐负责期间毫无成绩。信是复写纸写的，大概广为散发了。魏还说了一句：“李锐的自信力很高，这我是知道的。他也很难接受意见。”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这些事。我在信上不多写了。

睡得太晚，头晕。你星期六如来杨家岭，则盼来看看我！

不要因为这封信不愉快！

Mei

3.16. 早晨（1942）

② 向明：黄乃的夫人，后因第三者与黄乃离婚。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工作。

③ 余明：大概是1941年从重庆撤退到延安的。解放后在浙江工作，已去世。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19日

果：

信收到了。这几天曾几次开头给你写信，没能写下去。星期六来，盼给“我”一些时间。

两天来不舒服。昨晚妹妹来，从来没有地难过，像打摆子似的，肚子也痛了两天。是不是闹出什么子宫病了？明，为什么自然是这样不公平呢？

肚子还痛，腰酸。星期六又是有许多话与你谈。你如星期日休息，住在这里好吗？

来时把织毛衣的长竹针（二支）带来。还带给我一些（多一些）电稿纸。

羊二信已交他。

你的 Mei

三、一九晨（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26日

明：

昨天走到王家坪，碰见黄乃、吴平^⑨送丧回来。到他们那里玩了一下午，吃过晚饭才慢慢地走回来。与吴平整整谈了一下午，感觉很快乐。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好得多，领导强，自己长进快。吴平对你的印象从表到里似乎都很好。我们谈到“博”的问题，她认为你不错，历史知识很丰富。实际上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她所认为的程度吧。

听岳鸿说，报馆要调些人去学习，其中有吴敏^⑩。消息大概总是来自报馆，这

^⑨ 吴平：湖南人，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任总工程师的沈鸿的夫人。沈曾是上海一个小工厂的厂长，将一些设备运到延安。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

^⑩ 吴敏：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主编，原在《新华日报》工作。

是很可能的。关于你的事，希望你能选择机会与博古^②彻谈。这是一个好的时候，以后就很难了。于炳然说以后写文章有专人，万一你一定得留下，希望你坚持作研究问题和写文章的工作。这是我对你的意见和希望！

确息，林肖侠已动身来延，小哥的东西可能赶上他带。因此我想还是寄八十块钱给他，以后没有整批的钱，想还他是不容易的。稿费，也不过是说说，况且我们现在尚不急需用钱。为了长期作想，不要把这条路堵死。我已与赖科长说了，由办事处汇去，我们以二元六交此地办公厅，他在重庆办事处取。请你交一百元由通讯站带来，千万。

今天听到一件事，把我气死了。王若林^③问夏，我是否来了好几千元，并说我们小气。没问题丁明^④说的，我真要给他一次难堪。王八蛋，我来几万块钱也没有义务要给他花呀，这种是最卑鄙无聊的，自己知道不知道与别人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主动，比如请魏泽同吃饭，何必要他说呢？应该给他回答：我们与魏的关系比你深十倍。

读你的信，可以想到你烦躁的情形。但是没有可能来看你，路是太远了。这几天我们又开会——检查“三风”之不振。关于这，我还有许多感慨与感触。这些原因使我们不能及时从另一个得到安慰，和至少发发牢骚。我不禁又会想到：我们是应该在一起工作的。

今夜月亮真好，我简直不想睡觉。好久以来我对于月亮已经麻痹了。今天也许是你的信所引起的吧，我在山头上呆了好久。虽然昨天说了，现在没有写长信的心情，却想到应该给你写信。

我觉得你想事情常常太固执，譬如副刊事，一股劲只朝一个角落，一个方面去想。我说了，你对自己愿意做的事之负责、认真比我好——并且能思考自己做些什么。可是我感觉你对环境的了解常常还不如我，这容易使自己的情绪起大的波动。也许这是湖南气，这股气是否应该全部贯注下去呢？唉，写信是太限制了。

② 博古：又名秦邦宪，王明路线时曾任党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延安时期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

③ 王若林：女，武汉大学学生，同余明等一起，从重庆撤退到延安学习的。

④ 丁明：武汉大学学生，时在新华社做英文翻译。

关于到底做什么事情，你大致不会莽撞地就提，我也觉得要多思索。并且考虑一些可能，影响，与实际效用，这就是处事的修养了。

气候仿佛也容易叫人不舒服。昨天我忽然有些喉痛，并且不想做事情。你如下山，自己买些梨吃吃，我这里还有钱。

星期日决定去鲁艺吧？我已给小徐、钱韵玲^⑩发了信。去也是多跑跑，以少呆窑洞为原则。不过与黄牛谈不出太多道理。你与魏写信没有？生活不同，也不全能了解，但多少他是有一套意见的。老汤来，谈到些什么呢？

今晚老郑来，谈及我与他的“关系”，我想给他写信，觉得有谈下去的必要。与羊二也扯到一些，明天我们也许会详谈一次。关于我，他，和你。

曾在被子上捉到一个大虱子，身上也痒，不舒服得很。

这几天不要做事吧，休息休息。星期六我当尽早来。

有些事暂时别去想，读《三国演义》吧。你的 Mei 嘱咐你！

三、廿六、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3月28日

明：

今晨做一怪梦，星期六给你讲吧。

现在精神是否好些？我想你是太瘦乏的原故，有时候你是太没有节制了。这样爆发一次，对身体的损伤是不小的。长此下去，会闹出大病来。我是有相反的缺点，不能稍微奈住一点疲乏，也没有你那一股劲儿，自己想到做什么就马上做起来。

星期天决定上鲁艺去吧，以后的星期天都应该好好过，不要老呆在家里，这种休息对于紧张的脑力劳动非常必要。咱们还是太孩子气了，不懂得好好管自己的生活，怎样工作和怎样休息！

不要先给立波^⑪写信，给人家一种负担。你看呢？

^⑩ 钱韵玲：时在鲁艺工作，作曲家冼星海的夫人。

^⑪ 立波：周立波，湖南益阳人，作家。当时在鲁艺作教员。1939年12月，李锐与周立波同坐一辆军车，从桂林、重庆到延安。

这几天我的情绪也很懒散，简直没做什么事，周围的空气对我也有影响。夏的事情很不安，加上住在隔壁的羊二，整天“精神不好”，“精神不好……”。我还没有力量做到不受环境的影响。我想告诉你，我常有些不健全的想头。

奇怪极了，没有写信的心情。好多事似乎写起来太多，还不如说起来好，而说起来又因彼此生活太隔膜了。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在一起工作的……

“寂寞”我早就觉得了。延安是工作的地方，没有“生活”的。只有不断地工作，工作，假如有空闲的时候，那就会是寂寞和空虚了。

我常对生活有许多“体会”。最近又不少！

星期六我尽早回来，万一开会之类则无法。估计是不致有会的。面谈吧。

你这几天可多休息，勿勉强，乖乖地吧！

你的半 3.28. 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1日

明：

第一告诉你，今天，昨天，前天我都打排球了。

这星期开了两天会，从今天起休会，下星期全部停工。

昨天开会至十一时，我因未吃晚饭，又生火做饭，睡下时总在一点左右了。今天起得很晚，从明天起决心早起。

夏决定明天搬入医院去。

我不是告诉你，上星期老郑来谈过一些吗？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愿意有机会深谈，并且写了“我愿意有你这样一位朋友。”

今天晚饭后他来了，我们谈了相当久。

谈话使我了解他一些，但是谈话并不愉快。我发觉由于性格的不同，我与他甚至做一个朋友都是困难的。他的世故太过了，他认为我给他的那封信，不是“炉火纯青”的行动，他说那信给别人看到会“引起误会”。其实那是再简单也没有的信。而我与他的关系有什么丝毫可怀疑的呢？他认识你，而且知道我与你的生活并无毛

病。这个人真是太拘谨了。我发觉我给他写信的确表现炉火尚未纯青，对他了解不够。但我并不是未经思索的。我正是因为自己变得太世故，太冷性了，我以为我应该鼓起追求友谊（爱情之外）的热情。主要的是因为他谈话提到我们只有表象了解而无本质了解，我才给他写信说希望谈谈。也很好，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则不会得这教训，则不会对老郑多一点了解。我已经知道了，对老郑这样的人，他不要去深入的了解，我们大可不必去主动什么。不过，我觉得他的世故走得太偏了。

他说我“经历简单”。因而谈起我在新华报碰钉子事，我与他谈到老刘事（我与老刘住在一起引起误会事）。这可以帮助他了解我，以及我是碰过钉子的。同时，从他对这些叙述的反应，“批语”，我也获得对他的了解。明，生活真是微妙的艺术，尤以人与人间为然。

我引出了一些对你的话。老郑对你并不了解，他的话当然是代表青委（也许更确切的是老蒋）对你的了解：他们认为你似乎还不及我开阔，对小事情容易不放松。我想，这与过去听到的“小气”之类流言是可相通的。这点，你以后需要特别留意。譬如，打字机事之类尽可避免，生活上也要注意。

我给丁玲写了封信，我还是觉得应该鼓起一些青年的热情，有意识地去追求一些东西。与丁玲写信是有益的。哪天你如来，可同去看看丁玲。

想在这星期把年报写完。我学会了一支歌，是《冰岛渔夫》的插曲，叫《海》。

向明来信，使我应该多关心边区事。

报纸改版较好。恐须慎防太“乱”。版样太不好看了。

忙吗？注意身体，不要太无节制。

月亮多好啊。你的生日不在星期日。今天大概是十六。

牛痘有一点点痒。

昨天做怪梦，梦到与你回家。大姐很漂亮，妈妈严峻得很，却有不屑睬我的神气。家里是个极大的公馆，陈设极高雅，行动举止世家气极浓。后来不知怎么地我们逃跑等等……

带来布，杂物收到。

Mei, 4月1日灯下 (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7日

明：

今天就是你的生日，本来想找你，因为太乏了。到医院去看过夏，为了赶回门诊部检查，来回走得很快，实在没有再举步的勇气了。家信寄了未？因为怕你认作负担，就不打算要你写了。

怎样？心情好点不？我以为今天可以收到你的信哩。我很希望你能好好写封信给我。说实话，前次你身体不适时，我感到不知道给你写什么话，以致说出来的倒是牛头不对马嘴，反使你不快活。明，咱们真正的了解还是很差的。

检讨三风的会不开了，新的办法你当也不知道。不过我有感到“无从着手”。读文件吧，只是一字一句地读过了，发现不了问题，思考展不开。你呢？你好好想过如何做吗？我到现在为止，总还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深的发掘问题还不够。但是从别人处可能获得的帮助也仅是叫发掘问题去，却没有方法的指示。我想去找乔木谈谈。你说的我们两个之间的汇报怎样做呢？什么时候我们相互都准备一套，长篇大论地交换一下，你想能不能？——是否太死板了。

我知道我自己现在有些偏向，但在客观上表现了还不多。我现在还没有好好克服它的决心。

困得很，写不下去了。

赶快打防疫针吧，多喝开水。

今天去问了问王明的病。

草鞋嘱他把耳子安近些，线搓紧些。红线如不够，则仅用在前面，后面用布。

Mei，四、七、灯下（1942）

李锐信

1942年4月8日

星一墙报出来，其中有一篇侮辱我的使大家诧异的东西。整日心情颇不平静，

昨天便好了。详情面谈。

我想对自己作一深刻的历史的检讨。也许公布，或只给你看。

就要去打杂，不写了，明天再谈。

哥

四、八（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9日

明：

昨天好心出来，反惹得大家不愉快，真冤枉。说起来也得怪这环境，你想想吧：我三点钟就跑出来，到处打电话，又赶到桃林，疲乏，精神又很不平静，你的信好像在极不安时写的，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一碰到你呢？若无其事，好像我发疯似的。我真觉得你好像痴呆一样。加上黄牛，硬拖着走，出来偏偏刮沙，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不叫人烦死了么！

回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差点走到马身上，吞了一咽喉沙子，心里真火极了。想了一晚，为什么总是乘兴而来，不欢而散呢？当然，你有你的原因，你觉得莫名其妙地被叫出来，会也给耽误了。但是你就不知道人家关心着你吗？你这个笨蛋！

人家刚一开口，你就结论：“你是有些偏激”。但是，在我没说以前，你为什么从来不提到呢？一提到毛衣，你赶快就啰嗦一大堆，讨厌不讨厌呢？我早就不打算织了，因为要花去许多时间。

我跟你说过的，你很容易受别人说话的影响（尽管有时你又固执）。昨天又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不快极了。我并不是说自己不对的也要偏执到底，但是，你总是先接受结论。你在生活中所体会的教训，常常并不真正影响你以后的生活。譬如你说，延安的人不用脑子，你自己却常常不用。你说，沉默多，是好的，你却常常爱多发表意见。你说，对人要分别对待，你却又对谁都像老朋友。提到余宗彦^⑩，你赶快说“心胸偏窄嘛”。即便是你也有意识地承认你处他不当，但无意识中（更多的时

^⑩ 余宗彦：延安《解放日报》国内版评论部编辑，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

候）你总流露着多责他人。——可是你无数次说、写“责己严，责人宽”。

昨晚想给你写封信痛“骂”你，但是又怕影响你的情绪。想到你的不惬意的环境，觉得不应该那样对你。但是今天所写的仍不会叫你不起反感，这是我知道的，尤其你会以为我的态度傲慢，气势凌人，是不是？不过，我仍希望你明了我的好心。

你的环境不及我的好，这是我充分知道的。但是我仍不愿因此对你的缺点原谅，用你的话“责己严，责人宽”，对环境也可作如是想。而且有些待人接物上的毛病，不应该说什么环境才便于克服。

我很愿意看到你的检讨，还希望有对于我的。我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共同把自己全部（包括明和 Mei）检讨一下吧。

我的脾气确乎太坏，昨天不应该唠叨，弄得大家不快。可是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我一看见你又犯老毛病就冒火。

你昨天是没洗干净脸，还是面色不好？那么灰灰的。

回答别人的污蔑时，注意自己的态度。如你昨天说的，“造谣生事……”是否缺乏力量？

Mei, 四、九、晨（1942）

李锐信

1942年4月9日

昨夜回来没赶上开会，很不好。

信都发了，钱已寄了。

那些文件我觉得真应好好研究一下，有许多现在找不到的，报纸即日起都重载一下。如何从条文读到实质，这是一个大问题。

听说王实味^①已承认了错误，他说齐肃之^②写得不好，他自己要来一篇自我批评的东西。

我们看问题是有许多偏向的，你也许常常觉得我对问题一向是摇摆不定，不固

① 王实味：当时正在中央政治研究院挨批斗。《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反党集团”头子。1947年在撤离延安去晋西北的路上，被秘密处决。

② 齐肃之：？

执己见。这或许就是我现在进步之处，我极愿得已能在这次整顿三风中不偏不倚，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次整顿三风中，应该说，一方面是克服老干部的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对我们自己，是克服“左”。

我觉得你对事看人，是有些偏向的。当然我也很多，我常摇摆不定，是否即表示我之懦弱呢？

譬如丁明，我知道他现在还在想各种方法搞我，我不起来打他，只接受他批评对的地方。对这样的人，最好的方法也许是长期的沉默。原先我颇有如此雄心，来帮助他克服其意识不正确之处，现在是全部失败了。所以只有暂作退兵之计。

今天党之所以整顿三风，也是选择目前国际国内无变化沉默的时期，（当然内部问题严重也是主因）。我觉得在整三风中，主要的是自己。同志之间，要有基督精神——宽恕你的邻人。

我现在真是想下乡，或者半日读书。喜管外事，深深发觉这是我的缺点，因为我连自己还没有管好。至少要一边管自己，一边管别人。

田家英的近代史不知如何搞法，我真也想参加一份。——现在的工作，始终是动摇的。

我也很想我们能住在一起。

哥

四、九、(1942)

李锐信

1942年4月10日

明天出来拉稿，先到延大和徐老^⑤处。或者到你处吃中饭，或在徐老处吃。然后下午去中央研究院，我找范老^⑥，你则看壁报，找苏镜等玩如何？

⑤ 徐老：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中共“五老”之一。曾任毛泽东的老师。42岁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以50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54岁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

⑥ 范老：范文澜，历史学家。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信已收到。新鞋穿上了。

今天在进行伟大的工程。

哥，星五

四、十、（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15日

明：

昨天回去怎样？我以为你今天会有信给我哩。好好生活吧，待人接物确是很大的艺术，而客观地仔细地了解人就是关键。不要放松每一件小事，不要有丝毫“以为”。

今天学跳舞去了，兴趣又被鼓了起来。教的人是一个很惹人高兴的人，名字叫方华，唱京剧的，那股劲就像走江湖的女光棒，但跳得确是很正派。明，我希望你能对跳舞欢喜起来，我们共同学，不跟其他人跳，好吗？你不应该说：“你去同别人跳。”

《三国演义》的确越看越不好看，决定不看了。读《中国史话》。田儿^①借到一本《近代史料》书颇有趣。

英文读得如何？允许我纠正你的发音好吗？我的发音是可信赖的，这是真的哩。

妹妹失信了，害我等了三天。听说医院已不准刮子宫了，夏格飞^②去碰了钉子。我希望月经生毛病。

得便把钱换了吧，以免人家要钱时拿不出不好。

Mei

四月十五日灯下（1942）

^① 田儿：田家英，李锐挚友，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至“文革”开始。“文革”初期自杀。李锐著有专文纪念。

^② 夏格飞：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李锐信

1942年4月16日

小郭来信约我们星期日去看任作民^⑨同志墓，我已回信答应了，你愿去玩吗？他还约星期六上他那儿去玩，我这星期不愿出来了。

星期六能早回吗？我买了些蛋和黄萝卜。如早回，可打电话，好预备饭。

胖太生了一个蛋，特告。

博古昨天作了一个报告，他说现在是三次反共高潮前夜。

又弄得一张好广告画。

明

四、十六（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16日

明：

昨天写了封信，今天没有寄掉。妹妹还未来，你说奇怪不奇怪。而且也没有丝毫不舒服的，要来的象征。我有点慌张。但是绝对不会有有什么事故呀！难道人们说刮子宫以后容易，竟容易到这样吗？

信收到了。星期天妹妹如不来，当可以去玩玩。可是，不来的话，又怎么办呢？星期六大致可以早回。如有他事，再用电话告你，即使早回也不是太早的。

今天跳舞了。我很矛盾，想跳，但又不愿与那些跳不好的人跳。也许别人会觉得我骄傲的，最后我还是跳了。来教的三个人中有个家伙非常讨厌，多话，自己却跳得不好，颠颠闪闪。另外一个不说话的却比他跳得好。

^⑨ 任作民：湖南湘阴人。中共早期党员，任弼时的堂兄。1921年8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离苏回国。1927年在武汉负责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办公室工作。1933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转武汉关押。抗战爆发后，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的营救出狱。1937年底湖南成立中共湖南省特别委员会时是特委成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于1942年在延安病逝。

刚才两个小鬼在屋里谈天。在他们面前我很容易激动感情。我们与他们太隔膜了。我们对他们的真正同志的态度仍是不够的，有时同情他们，也是自上而下的怜悯。

三次高潮事，陈伯达在讨论会也说到。但他讲得太不精彩，没有很好说明为什么，我真感到像空话一样。名人常常占“名”的便宜，陈伯达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很难说比我们高明多少。真的，我是决不能在此地待下去了的。三次高潮过去以后也许可以出去了吧？

英文进行很好。比赛吧。在读《中国史话》。

夏明天回来。丁冬放^⑩去看她几次，并已在陶乃夫^⑪面前承认只要夏愿意，他无问题。我看很有可能哩。

张蓓^⑫的爱人今天来过，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胖太既生蛋，是否应刀下留情？

大兄^⑬事有新动向没有？

妹妹如真不来则如何??? 要是向后倒，倒是好事。就怕不是好事啊，明！

大家对你在壁报的答辩文反应如何？

星六不要花太多时间弄饭。

Mei 吻你

十六、晚（1942.4.）

李锐信

1942年4月20日

昨晚回来，快到清凉山时，肚子忽然剧痛，痛得全身出冷汗（当时的脸色一定是青白的）。蹲在地里拉了约一刻钟，有点像痢，仍剧痛无已。一路哼着爬山，在半山腰躺下来，几乎走不动了。回房间歇了一阵即上床，幸昨夜睡得平安。现在还没

⑩ 丁冬放：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⑪ 陶乃夫：当时政治研究室的成员。

⑫ 张蓓：当时在《解放日报》当记者。解放后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

⑬ 大兄：吴敏，本名杨放之。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原在《新华日报》做编辑，时在《解放日报》三版任主编。解放后任国务院专家事务管理局局长。

有大便，但望不是痢！

原因多半是昨天吃生萝卜的关系。

昨夜归来，在前一段路上，心是极沉重的，这是因为你最后那句话语气严重所致。^⑭

我的矛盾和紊乱，也许比你更厉害，因为你所想的也许更偏重在“弄掉”的一方面。我很自然地想起黄牛的话来了。

然而今早还未上办公室，便去找了慕琳^⑮，肯定地要她即去弄几颗来^⑯，她答应了。她说要检查确实以后再吃。

你哪天去检查呢？打电话我，即来看你。希望你能平静一些，平静一些。

昨天我觉你在分别时对陈的态度是不好的，你说他小气，你就应大方处之。批语加杠的事，可不必追究了。乔木讲的是对的，轻易批评人和事，这确是我们今天很大的弱点。你的谈话和发言有时对的成分多，但因措辞和态度的关系，也易引起更多的误会。

今天精神不大好。

很想写一篇悼何斌^⑰文——也许写不出。加油读英文，你比我读得好。

你一定要平静些。写封信告诉我，不然我会更不安的。

明，吻你

四、廿（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4月22日

明：

今天为什么没有信给我？使我很失望。昨天在路上头疼得厉害。好在与黄牛分

^⑭ 范再次怀孕。

^⑮ 慕琳：曾在延安“女大”学习，《解放日报》记者杨永直的夫人。

^⑯ 打胎药。

^⑰ 何斌：原名何功伟，湖北恩施人，许葆真前夫。1939年李锐与其在重庆相会，时在鄂南家乡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1941年被国民党杀害。其《狱中之歌》收入50年代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

手后，在延大碰到人同路至杨家岭。回来就睡下了，头完全像在医院时那样痛。

今天好一些。但是烦躁不安得厉害，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妹妹不来。身体上没有丝毫有孕的象征，饭也能吃，因此我相信是月经不调。一整天肚子都隐约地痛，可是分不开是消化不好还是别的。

我的烦躁和不安到底为的什么呢？大概还是乔木的谈话吧。自己陷在深刻的矛盾里，不能按照应该的去做（关于怎样去做也知道得很少）。今晚陈报告许多大后方的事实，我在想：暴风雨快来吧！让我先卷进去，比在这里想想也许好得多。文件还没有开始读，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你没有给过我什么帮助，你对我的了解是粗枝大叶的，你只概括地了解这种型的人，而不具体知道我。我常常感到你对我的情绪、思想的变幻捉摸不到。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有很大不同。我想得很多、很远，某种意义上说，有些意识是退步了。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是理性的转变，毋宁说是感情的成分更多一些。五六年了，我们的生活和意识到底有多少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呢？这是很少的。而这很少的转变又常是抽象的，并不能真正指导我们的行为。

我需要与自己残酷地斗争。但老实说，我还缺乏力量。在实践中你也不比我更果敢，更坚强有力。虽然你的个性显得强，人家都说你自信太甚，而你恰是自信着旧的自己。

有时我不愿意给你写信提意见，因为你已经表示过“都不对”。明，对于你的固执，对自己的偏见，我真有些厌恶了！我看到了魏泽同的信，我认为你的深自反省是不够的。你屡次说的：“我不过没说出来。”或是“没表现出来”，多少是遁词。内心的斗争决不会无形于色的，特别咱们还是小伙子。

我们还是太满足于自己的过去了（那是多么缺乏、可怜，用它来骄傲是该红脸的）。你在湖南的一段，对在湖南以前的你，无疑会有重大意义。但是，很多次了，我总觉得你是以为已经够了。

魏泽同的信也许太“偏”了，仿佛根本否定你有过进步或正在进步。但是，我们不应该从这来要求别人的批评。抗战五年了，来延安两年多了，应该认识到自己进步是很少的，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做到夫妇间的共同进步。回想一下吧，哪一次不是在未举步之前就吵起架来。

说实话，我对你有这样的看法：武大、徐州——直到现在，你一定有一贯的毛

病在，你不应该把这些推到一定的别的条件上去（如武衡^⑩的不对）那些都只是偶然的附加。没有这种偶然，一定也会有另外的偶然，而你自己存有的缺点，总是必然会造成一些事故的。在长沙到结婚以前，我对你是有“信赖”的，我应该告诉你，那时候的我是比现在幼稚得多。当然，我绝不是今天对你失去了信心，而且我也决不希望一个“领袖”似的丈夫。但是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夫妇间一定时期应有一个人走在前面，有更多的东西能给另一个以追上去的刺激，能给另一个一些帮助，这样才是具体的进步，这样相互间才永远是满足、幸福，觉得生活是充实有生气的。

我们应该在一起工作。这很必要。

我在想：如何具体进行暴风雨前的准备。大概主要的是学习这二十二个文件^⑪吧。

关于是否下乡，我们还不能作周详的思考。你昨天说说，也未中要害。我看这也不是一二日内的事情。当然，我下乡还无决心，主要的是还不知道决心建在什么上面。

想到《被开垦的处女地》。农村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是很寂寞的。

昨天许葆真来信，我忽然明晰地记起了一九三九年，我们与何斌是很友谊地过了那些日子哩。我记得有一个黄昏，我往红岩嘴去，在那个坡坡上，他与你在木料上坐着等我。参座^⑫他们从旁边过，后来何斌走了。还有我们送他到曾家岩的那天，在马路旁的小茶馆里谈天。（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明，到十二月，没有再与他碰面，这是一件大大的憾事啊！我感到那些日子里的记忆是可宝贵的，我开始对他有许多友情。

我们与许葆真还没有真的亲近。魏泽同要你对人亲热些，这也许是我们这二年多延安生活养成的毛病。总之，延安两年，除了穿军衣吃小米，我们的生活与从前确没有太大差别，倒是连一些年轻的热情也失去了。

我知道，现在这种烦躁对于我改进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可是我没法控制它。心不安，连看小说都看不进。如果你能帮助我，我会很快活。

^⑩ 1938年初在徐州时，武衡（徐州人）从武汉来，传达了当时长江局的一个错误决定：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统一在民先的称号之下。当时李锐在徐州正组建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因此遭到“批判”。此事在六中全会得以纠正，王明受到批评。

^⑪ 二十二个文件：整风运动中指定学习的基本文件，后编为《整风文献》。

^⑫ 叶剑英。

也许我一个人住又好些，我对她真讨厌极了，觉得总与她碰到鼻子。看到那副相就讨厌，这更增加我的烦躁。她的呼吸为什么那些粗，闹得人家都听见哩！！

吴老今天竟跑上山来看我，我们该去看看他，他搬回杨家岭了。我怕他啰嗦！

药^②怎么还不见？催催吧！我们对于孩子问题的考虑法，有时也是“和平观念”哩。

希望你能懂得我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的心情与黄牛完全不同。我想星期天对于我也不会愉快的。

甄

四月廿二、灯下（1942）

李锐信

1942年4月24日

这星期就生活在开会和谈话中。前天整上午抽不出一分钟写信，也许你是想不到的。

昨夜读完你的长信后，本拟将我的意见长谈一下，但后来新的支书来谈了许久，又为许的信所激动，便提笔写起何斌的悼文来，情感越来越沉重。写了千把字光景（很晚了），林朗^③进来谈他的恋爱问题，文章便又没写成了。想今天把它写起，明天回来给你看。

慕琳说今天去拿，大概可以拿到吧。

今天不能外出，明天也不想外出，要把鸡杀好。

哥

四、廿四（1942）

^② 打胎药。

^③ 林朗：延安《解放日报》记者。

范元甄信

1942年5月7日

明：

今天跑了一趟医院，疲乏得要命，回来出了一身大汗。到马列学院给你打电话，总等了有半个钟头吧，才接到。你却那样冷冰冰地，什么话也没有问，好像你无所关心似的，这使我异常难过。

我丝毫不埋怨你，因为我认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的和我自己的。所望于你的也仅仅是你也不要忘记这是两个人的事——我的和你自己的。当然，事情到了需要计较谁有几分责任，已经是很无味的。假如你生病，即使那病与我毫无关系，我也会惦挂的，这应该是感情的担子，是自然的。

到医院去感到一种异样的空气，虽然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仍然有些胆怯。医生的面孔是冷的，……也许，你会觉得我没出息，不及“别人”勇敢，是吗？告诉你，我生了一种不好的感想，想到在旧社会里被人玩弄和离弃后自己背负这罪孽的女人！

刚才向陈伯达请了假，搬家事也接洽好了，明天一定搬去。希望星期六你来，在妇科病房。如果你来得太早门房不给进，你就找建平^②吧。也许我很快就能施手术。希望看见你，讨厌鬼！恨你！

你来时最好能找到马，走路实在太远了。你准备看我一眼就跑掉吗？

你写什么社论呢？希望你写得好！

这几天，我的心情很不畅快，好像我们马上就要分手的味道，这证明这次争吵对感情是有损伤的。永远这样吵下去，实在很危险！明，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两个人的生活。想想你自己所说的一些办法吧：客观环境限制；不要老要求你这或那；最后就是少见面，星期天你不来好了。你这是改进我们生活的办法吗？我不了解你，至少你说不服我！

不写了，我困得很，还要洗个澡。

^② 建平：李建平，在医院工作。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韩天石的夫人。

记得把那条长裤带给我！
希望你星期六带给我一些快乐，明！

Mei 七日灯下 (1942. 5.)

能弄到一些软净草纸最好！

范元甄信

1942年5月11日

明：

昨天回来精疲力竭，倒床睡了！

今天感冒稍好。去过门诊部，朱琏^②答应了（很慷慨地。当面，我还看见了她拒绝别人——介绍去和平医院）。只不巧她正在病中，恐还得候一星期多，等她恢复。她说尚不致晚。

又见了一个经她手术的病人。得知朱琏很好，负责、关心病人，而且技术是可靠的。

不愿写别的了。

跑一次太累，星期三想去交涉，先期搬到那里。田雨^③可能也去住，我已写信问她，如此则更好一点。

今天说一句话也许伤了羊二，我也不知怎地竟说出口了。

甄十一、(1942. 5.)

范元甄信

1942年5月18日

明：

已经检查过了，说是发炎处更加厉害，大概是流血的影响。彭他们答应每天给上药，这样可以好得快点。

② 朱琏：延安中央医院妇科医生。

③ 田雨：女，延安鲁艺学员。解放后曾任东方歌舞团领导。

星期三朱琏再检查看看。

为了怕寂寞，我不给自己闲下来，裤子都快做成了。——中午仍睡了午觉，勿念。

做饭并不太难。中午煮了面，花不到二十分钟。下午夹了一点红炭，加一点炭就行，也不太累。

彭她们坐在这里，无心多写。

下次来带你的裤子来改，千万勿忘，带点蓝线来。

想法筹100元吧。来时如带肉，则买点盐、萝卜及酱。

刚才送来{二媒}，看样子会派小鬼来。

新

星期一（1942.5.18）

范元甄信

1942年5月31日

明：

这鬼天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为止。

对面李清^⑥的小鬼见天雨，托病不肯下来。我的饭算是设法托人代打。可是整天无水喝，渴得我坐立不安。

昨天早晨就没人打饭，直到中午，打到些稀饭。可是吃完没五分钟，全部吐出来，反累得倒一次痰盂。我已发现这规律：不能吃稀饭了。今午没敢再吃稀饭，将早上剩下的一点干饭热吃了。

幸好有这么点炭，算是帮了帮忙。屋子潮得不行。

前天朱琏始终未下来，据实习医生说发炎已好了很多。刮宫事，朱说还是问问和平医院。如行，则叫我搬去。明，我害怕得很。时候这样久了，子宫颈又未全好，出了毛病，他们不正有推托之词么。除此而外，又无他路可走……

明天如果还下雨，我连书也没的看了。那才闷哩！

⑥ 李清：？

来时往老百姓处买颗萝卜，勿忘。半斤即可。

给你家里写信，好不好！老先生！

甄 31/5（1942）

李锐信

1942年7月3日

新：

是否可以不叫你吵了呢？

昨天看完一本《新水浒》，这本东西还好。

晚上又开讨论会的，无甚精彩。

能沉醉于工作中，这是多大的快乐！在这里恐怕是难达到这种境界的。我尚能静心地工作，尽力而为——而且这还是不断自我斗争着的。改文章的方法又变换了，不再在字句或组织上多花工夫了。

在向“奉公守法”努力。这其实是一种美德，过去我们是忽略的。

爱闲谈，谈别人，这习惯定要改去。今早又自然参加了闲谈那位同乡女士，不过我还帮她说了几句公道话。

沉静一点，埋头做事情，不要老空发议论，自己做出点成绩来——这就是现在的方针。人不小了呢，快卅岁了，还是这样毛手毛脚。

现在，让自己沉醉到读书中去吧。但还缺少些计划。《通史简编》^②最近要读完它。早晨起来学习，时间还够。

《葛朗代》，李说别人拿去了。

棉衣大概要下星期才能洗，明天尽量赶来吃饭。

明哥 七、三（1942）

（此信原件没有年份。根据“新”的称呼，此信应该是1942年。1941年时还未用此称呼，而1943年4月李已进保安处。以此为据，在李锐当年整理成册时，排装订在此信后的信件，均认为是1942年所写，不再注明——编者注）

^②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范元甄日记

1942年7月14日，星期二

回来已经是第四天了。大家都在假期中，因此我的生活，也还没有新的开始。天黑得迟，睡在床上又谈话，以至每晚都在十二时以后才入眠。这样很不好，谈taa^②的事很多。但我已开始对她烦起来了。我多么想自个儿住啊。

明来过，俩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多。等谈了几句话，天已黑了。今天才知道他贫血很厉害，心里很不好受。有些“孤单”之感，很想两人在一起工作。

对于读文件，有些发急。钻进去以后，是否就自然会好呢？

陈伯达今天两次用“可惜了……”的口吻来说我，使我有一股辛酸的感觉。但是我笑着给他说：“难道你就要给我做结论了吗？”的确，我应该这样去做，不能从现在起就让人得出结论，现在应该是我的开始哩。

自己也觉得心境有些狭窄的地方，但一时也不能自拔出来。这次回来，忽然对y^③很讨厌，不愿理他，觉得他什么都是自己“昂昂然”。其实人家何尝真是这样。自己也知道，这也许是受明在医院时所讲的影响。我发觉自己有时还是缺乏主见的，而明在这些地方比我强。

李锐信

1942年7月15日

给吉弟信写了，很短，谈他读书和注重运动。相片事未谈，他们几次未提及，恐怕是不好寄。

上午办公，看稿退稿，这这那那，就过去了。这星期要写两篇，一定会很累的。希望在星六前弄好，星期天到你那儿来，上什么地方去玩一玩。你先来信议好地方，

② taa：范元甄在7月21日的日记中又三次使用了“taa”。李锐后来在1948年6月2日的日记中也使用了“taa”。猜想这应该是“她”的意思，暗指某一不愿直写其名的女性。这里应该指的是夏英喆。

③ Y：指羊二，即许立群。

并约人，以近为好。上党校去如何？该去一次。

读文件，你们那儿人都还好，可多谈。其实读是最好方法，各人心得不同。我现在自信狭窄心理好多了，大概那种容易厌恶别人，看不惯之类情形，现在较少发生。对两种社会的人，应有根本不同态度。“与人为善”，真该时刻记牢，并这样做，——我现在也许已朝这方向进了一步。

所谓对某人的兴致、心情、印象等等，如此易生、易变，这都是联系着我们的根本毛病的。

去看林格时，是否准备点礼物？

好好生活。

余彦的书。

One half

七、十五（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7月16日，两封

好明：

星期天出去玩的事由你决定吧，去党校也好，你自己写信约他们。不过，最好还能有“一点点”时间给我们“自己”。好吗？

你的两篇东西怎样了？不要捆得太紧，注意充足的睡眠，不留心的话，你最近又会躺下的。听话好不好！

我还好，妹妹顺利地结束了。只是头晕比在门诊部厉害，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看这头晕会成我的“养身病”的。这星期我们准备于讨论《七七宣言》，我因为头晕不打算准备，听听讨论会吧。觉得自己在精神上还没有动员起来。希望下星期头不晕，就正式开始读文件了。

对我们的生活，我还是有这样的毛病：既爱管你的事，也固执着要求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力量。这话在门诊部已给你说过。

我觉得你在反省自己时还是粗枝大叶，很不够细腻，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还是与读文件前一样，没有改变（当然不一定就会改变）。主要的是并不比过去看得更

多，更进一步。你发觉没有？

还有，你对于所谓技术问题的看法，我还是不尽同意的。至少得承认在人的关系上，许多技术问题会形成政治上的隔膜。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多少有点这样。太强调技术问题不足重视，会养成自己苟且的习惯。我在读《巧克力》，深感技术问题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特别在较负责任时。

你思考问题不够周密、深邃，容易满足于自己已发现的东西，这样常妨害进一步追求。你在提意见或谈问题时，说理的力量很弱，这未始不是原因之一。在反省自己时，注意及此，也许收获会更多些。

等我开始读文件后，可以经常交换心得。

头昏得很……

今天洗头，篦下了一个大的，捉住一个半大的，怎么办呢？真要命。昨天与周太和^⑧提到了房子事。

昨晚去研究院看晚会了。星期天你是否可早些来，上午？

吻你！

你的新

16/7 (1942)

明：

晚饭前给你写了那一张，现在发水，星期天去党校恐怕不成，你还是先来吧，去杨作材那里谈谈也好。

十六信也收到。我已想到你会拼命赶，现在再说一句：当心你的身体！

晚饭后一直坐在外面看水，现在头稍清醒。仿佛是久看东西就晕，想是眼也有关。

对于文件，我还是空有决心。几个月来生活的惰性，力量很大，已经松散惯了。读小说或做杂事倒能紧张，抓紧时间，到正式读文件用思想就差了。

赵冬垠^⑨还在书店吗？特地找人谈谈的心情咱们倒似没有了，在延安能交到新

^⑧ 周太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支部书记。解放后曾长期任陈云秘书。

^⑨ 赵冬垠：马列学院学员，社会科学家。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州日报》社社长、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等职。

朋友倒是可贵与可喜的。

一个人住的欲念很强，你可以懂得我的心情。

我们这里小孩子多起来了，对面山上转来小孩说话清脆的声音。下面何太太有“媳妇儿”风，颇有些家庭的气氛。

我也不欢喜下雨，到处“粘乎乎”，天就像压在头上。怎样帮我把头彻底一下就好，怪急人的。你的棉衣打算慢慢儿做，希望不要催我。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星期天早来吧。

注意身体，保证睡眠！知道没有？

水在响，听见吗？

你的新

十六日夜（1942.7.）

李锐信

1942年7月16日

昨天开完国际专论会，赵冬垠特跑上来找我（我以为他是找别人的），原来他早就认识我了。他在徐州呆过，而后被派到宿县做过青救工作。正是我差点被炸死的那天，他在城外看见我带顶钢盔躲警报。我们谈了很多，很久。这人好像很愿意和我做朋友似的。

看到很多华北报纸，了解敌人今天残酷到什么地步，心非常沉重。文章今天一定要赶起。

又在下雨，头也很重，看多了黑体字，眼就发花。

昨天除了十个鸡蛋，今早又忘了吃。

Your, 七、十六（1942）

李锐信

1942年7月17日

连写了两封信，都没有接到你一封信。

昨天涨水，眼睛都看花了，很多人在河里游，或捞木材，确是壮观。

文章开夜车勉强写完，约后天可见报。完全平铺直叙，无法写得生动。但仅依据报纸新闻材料编成，却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的。

头很昏睡，仍想赶统累税（按：关于统一累进税的文章）。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根据地太不注意了。

星期日来你那里，上什么地方去呢？党校也许去不成。

Half, 七、十七 (1942)

余书寄了未？

李锐信

1942年7月20日

昨夜回来经过桃林，月影疏疏，极为幽静。你当想到，我做过怎样的遐想。

一夜睡得很好，但又发现耗子。

在工作上，以后大概很难有清闲了。适当的休息，我定会保持的。你不要担心，以后下午尽量少做事。

杨永直^③说，星六去青委，我也想这样。那天或歇青委，或回。到时候再决定吧。

每天只能写这么几句，大炮^④已来取信了。

明七、廿 (1942)

李锐在范元甄日记上的批注

1942年7月21日

读《自传》后记12.9后，对家境下落不满，不满意父母供养不起自己之挥霍。做烟生意失身份（垮得很厉害）。坚持小姐架子，“用三花粉就有份儿了”。（重庆买

^③ 杨永直：本名方璞德，安徽桐城人。时在《解放日报》任采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④ 大炮：？

粉事）。

父亲尊重小孩个性发展——自由资级思想（父亲的读书，是因不得志的消遣）。
青年会老会员，“死在棺材边说”。

考一训代数 50 分，父亲发气，同情他的情绪

依靠一种力量（离家后，一天母亲找回家）。

“社会是复杂的”——当时所碰，九队内部不和。

去渝找黄之妇——思想的无聊消遣。

屈：“不堪回首话当年”，难过得哭了。——思想之勾心斗角，敏感（屈绥仲的生活经历，小学教员）。

所有的亲戚同一特点——在社会上无根，靠爬，有些是极坏的寄生消费者。

对数理毫无兴趣，讨厌球痞子。唱诗、圣诞节的热闹——适合于上层家庭子女嬉闹娇贵的心情。

霍^③的思想启导——助长另一面的自傲。当时的思想水平，并不全怪那个阶级，只是对那阶级的某些熟悉的人与自己一些个人的同情或厌恶——这里面也许自己本身有的。

同情穷人——灌输的。“毛 {则忠}”小孩子向往，知识太乏，霍的方式好。

一二·九，准备着迎接大刀水龙。第二次游行。四个朋友关系的建立——政治的因素。

何对余怀疑如此早？

“哀莫大于心死”，爱国感情的高扬。

能判断《妇生》^④——发疯想入党——读小册子了。

烧传单——胆小、宗派。

《大光报》副刊，用文字与社会接触。

《火线》（党的刊物）——消防队同志（我与开过会）

“摧毁统治者的宝座”（统一战线已出来）

四个朋友的清谈——热情的消失（!）（此前某些行动冲动为主）

抗战后，已无入党的要求和热情？（长久离开何），讨厌麻烦，讨论青救组织时，

^③ 霍：即范元甄在中学时的国文教员，范的革命启蒙人何伟。何伟本姓霍。

^④ 《妇生》：《妇女生活》杂志。

“政治差”。入党、恐怖职业、严格生活。靠的是何的温暖（迄今未除）

为什么要回汉口区工作？——家、生活圈，不喜欢武昌人？

和小刘的玩玩（玩玩的一面生活，单纯兴趣出发，保持很久，现在呢，又是否另一种形式出现，如与宋一人跳舞之类……在这一点上，最能放任）

由害怕到放肆的开端高潮中是兴奋，独个儿是寂寞与空虚讨厌人就打击人——不能

经训练班，更多的是怕走，叫以文陪走——离不开温情，很重的温情长期爱情孤独环境（直到我）——政室整风，邓、真正严格起来，思想起了变化，特别珍贵。

要放感情——感情的危险人物（客观），救亡明星——清高

自视特殊——受训——挤于光未然、张曙等之列。几乎没用脑想队里的事，无工作观念，家、友情、玩、个人生活

工作——别人安排好，——幌子。“风头博士，高调专家”

反映情况，说别人不好。“不行吧”，“还不错吧”。

逃脱工作，不能走、哭，易厌恶人（自传中还有此）

对张、汪——如对武昌人，一贯娇气、——滋养。

开除人，而兴奋，（支书交付）

文化人坏习气，精神上离家，痛苦得不行，战争一无影响

小资级生活的麻痹，朋友——往哪里去呢？

“熟人”——小袁夫妇等，不满。一心一意寄托之所

从杨琼华一段生活的情绪

对春江关系的描写——不负责任的浪漫行为。

轰炸、霍乱——怕死，没为工作用苦心

李锐成为生活目的与生活动力。

写文，通信关系多，讲演、功课、{允容}侮辱、白色恐怖、与琼华关系、——滋长优越感、娇惯，对景屏

热情支持，家、阶级精神——中间道路（三七）

心与嘴，因{张论}刺字反感助死心——战胜矛盾，之总是失望，无骨气、诚挚。

范元甄日记

1942年7月21日，星期三

关于《七七宣言》^⑤的讨论会，一直到今天。有一些是名词之争，但整个会对《宣言》的了解是有帮助的。

与taa很难讨论问题。我觉得taa很差劲，看问题总不是从主要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逐步说服呢？这固然是我的毛病，但taa确是太可厌了。

关于下乡的问题，回来后增加了一点考虑。——是否又像过去离开九队、报馆……一样，客观上变成逃脱目前工作呢？还是把已在的工作做出一些成绩再说呢？

头昏是一大苦事！

范元甄信

1942年7月21日

明：

老汤来一信。我已给他写信了。

瞧，我都回来十一天了，头还是昏，我真有些烦了。昨晚与夏谈话，睡得较晚。今早十点以后才起，下午又睡，可是现在还头晕。坐在窑洞里还直冒汗。真他妈的。今天小便又发现一点污血。

早起信已送走，昨日信故未发出。你今天一定等信了吧。《人性的毁灭》^⑥已读了一点，还可以。另一篇弄好未？勿太紧了。

我们《宣言》还未讨论完。

头昏，出汗烦得很。不写。

新

二十一日（1942.7.）

带块肥皂来。并将发夹全部带我——又及

^⑤ 《七七宣言》：《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⑥ 李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敌后通讯”文章。

李锐信

1942年7月22日

前夜此地借来了留声机，我没有去参加跳。昨晚又举行了，并来了延安的“渥伦斯基”^⑧（在善玩一点上），大家兴趣很高，我也被吸动了。于是一直跳到月亮高升，尽兴、腿酸为止。我好像是重新学过似的，大体有进步，而且学了探戈，但是很生涩的。跳舞是能使人活泼一些的，我跳了八个人（连朱惠^⑨都在内）。

天气闷热，夜谈很久，睡得很迟。

你的信昨天来得很晚，今早才看到。星期六如青委有舞，当和杨永直一起来。问题倒在睡，你能想到办法吗？

昨天下河洗澡洗衣，非常痛快。头洗得很干净，躺在水中让流水冲。你的头发也非这样洗不可。想到这点，你星期六来，晚间可到河里痛快洗一家伙。

林朗寄来一长信。今天详细回了他一信，谈到很多问题，主要是他的文章。

这两天夜晚很不好，打麻将热。今天决停止。

晋察冀报纸来得很多，因此更忙。《统累税》仍要写，大概一忙，情绪要好些。人是不能闲的，主要的还在不让自己闲。过去颇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打算，其实是不对的，我要安心而努力现在的工作。我们和那些埋头苦干的老干部比，差得太远了。

希望你也能积极起来，这样俩人的生活更能交流一些。精神作用很大，我觉得这两天我的精力又旺起来。《政治史》快读完了。决心从民国写起。读《学校教育决定》后，民国历史太需要了，希望你不断鼓励我写。

敌后今天的残酷和困难，应该各处组织些报告。听到这些报告后，对在延安工作的人是能起很大影响的，会觉得自己如何惭愧。

星期五你还是去检查一下，问问看，否则还是不回来吧。星期六早上给我一电话。——现在很矛盾。

^⑧ 渥伦斯基：托尔斯泰所著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男主人公。延安的渥伦斯基指的是石影。

^⑨ 朱惠：当时在解放日报总务科工作的女同志。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地下党工作。

取信的已来了。

哥哥

七、廿二（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7月23日

明：

月亮这样好，我真不能静下来：刚才几个人坐在门口闲聊，但无大趣味。在这种情境下，我总感到一个冲动，要尽情地唱，闹——或者紧紧地抱着你才舒服！

你还是星期六来吧，跑那么远对我还是不好的，感觉到腿软得很。这几天我就没有下山，准备着力气星期天玩。星期六听说中央研究院有跳舞会，你如来，可同去跳舞。老夏一定会住在那面，你就可以住在我屋里。如研究院无跳舞，则青委一定会有，那样你也可以住在青委，总之，你可以星期六来，一定吧！

我也发觉到，身体不加点油，恢复不会快的。但我不愿找老汤要钱。刚才小谌^⑩来说，有人大量买书（不知是否党校当局），你可直接写信问他，据说外版书及外文文法字典之类更好，你可开一书单给他。这事马上就接洽吧。

关于房子事我抓得很紧，并与周太和和贵介夫提出，他已叫我给柴沫^⑪写信，星六柴沫即可能有回信来，不过，我与周太和谈时态度是缓和、坦白的，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

讨论会昨晚结束了，这样的讨论印象很深。我已渐渐钻到生活里来，看报也较有头绪。今天已开始学文件。看了些别人的试卷，已有好好读的决心。打算整天搞，只不要搞得太紧。明天想去门诊部看看，弄点壮尔神或其他药经常吃吃看。还有眼睛也够麻烦的，胀得很。今早发现右眼长一“偷针”，现在似乎又没有了。这几天白带也较多，唉……

她在读报，一定要叽哩呱啦的发表感想，真讨人厌！

^⑩ 小谌：？

^⑪ 柴沫：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曾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文革”初期自杀。

你跳舞的最大毛病是腿不直，——你还不体会到这一点。

我对于房子有极大的期望，我一定要力争！

星期六下午我们开讨论会，你晚饭后来较好。听杨二说永直夫妇似来吃饭，你是否与他们同来？为同路计也可，你来睡午觉好了。来时带肥皂及发夹，记住！

你们的文件读得怎样？

每晚闲谈应自觉地控制，睡眠要紧，知道吗？这星期没拆烂污吧。

这次我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宁多勿少。盼你将“矛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去。河里洗澡，看样子月内还不行，我是多么想下水啊！我们这边水涨了，前天险些淹死一个。你还应小心为上，水太脏时不要下去吧，眼睛要紧。

睡觉了，明天不再给你写信了。后天见吧！

你今晚看过月亮吗？

你的新

23/7 (1942)

李锐信

1942年7月23日

最好能换到白布，现在这种窄的灰布，真是什么也不好做。

你现在吃饭如何？还得想法子弄点菜才好，至少也得要点猪油。

头晕就尽量少读书，少说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做点零碎事，甚至练小楷吧。（找本帖来）绝不要闲起来，惹烦恼。

七、廿三（1942）

每次写信都很匆忙，简直没好好思考

范元甄信

1942年7月28日

明：

回去淋着雨了吗？

我一直都很累，昨天睡了一下午才恢复过来。开始在向早睡早起努力。昨晚如非我有意抑制，又会谈下去的。

这星期大家在总结学风阶段，做反省，他们允许我随便读文件。我想也随便写些笔记，文件学习的质量是离不开平常的水平。

房子事还没有回信呢。

这星期决定上你那里去，但“八一”是否放假还不知道。如放假，我就会卅一日回来。

给小湛写过信未？能给我找到小字贴吗？

又涨水了，今年我是否游不成了。

《统累税》如何？

读林朗昨天那篇东西。下乡真不是件容易事咧。

天闷，仿佛还要下雨。

新

七、廿八（1942）

老汤要我代他写信，已经寄给他了。

今天已开始读文件，写了笔记。可能的话，也想参加大家的测验。

你读了《从北平到延安》吗？写得很好，其中有刘克^④的名字。是不是那个刘克？奇怪得很，我虽不认识他，看到他的名字却也很高兴。

关于反省，我在此地几乎找不到可谈的人——在别地方也无多少人可谈，真惨！

对于老汤的叮嘱有何感想？我看应有“尝胆”的精神，以免乐时忘了苦。愿共勉。

今天白天头还好，现在有些昏。（我已要他弄钱——又及）

你斟酌是否这次就让老汤弄钱，我看弄点钱也好。小湛有回信未？

柴沫未给回信，我很气。

天气潮，不舒服极了。

新

七、二十八（1942）

^④ 刘克：本名刘相尧，李锐岳云中学、武汉大学同学。武汉大学土木系1936年毕业，比李锐高两届。抗战初期到延安后，即去华北敌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抗美援朝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后因脑病开刀，成植物人。

李锐信

1942年7月29日

你们主观主义总的反省开始了没有？你最好还能每个文件读一两遍，趁此机会，整个想一想，扼要记点笔记。以后我可交换一下。

讨论会如开得不精彩，是可松一点，自由一点。但读文件时，还是要专心，宁可少读，但要专。“八一”如放假，星期五回来，如吃晚饭，最好我先知道。星期六如晚上会餐，我替你留一份。

碰见陈伯达，问他丁冬放文章，可否带回。还有交阿胖一文，最好你带回。字帖，双方进行吧。

这几天又忙起来，《统累税》昨天已寄出审查（六千字），大概还要陆续编一些东西。

雨下得真烦人。这两天晚上又是打牌。以后要控制好，一周只能顶多二次。否则《民国史》搞不成了。

小谌信已寄出，开了一个单子。你那里有可卖书没有？现在值钱的还是工具书，字典类，《文法大全》准备要回来。

现在一上午，整整六小时，差不多是不休息的了。精神似比从前要好，如果吃得好一些，我想会更好点。

灰布，我在这里交涉换，但无把握。

头痛这两天好点未？早睡早起，也许对头痛要好些。

预备给家里再写一信。真岂有此理，想发点脾气，如他们不来信，我也不写信了。

你是否再给小哥一信？

你的明，七、廿九（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7月29日

明：

昨晚没谈话，竟也好久睡不着。今早醒来头晕极了，加以又没吃着饭，头更晕

了。躺了一整上午，又睡不着。心里有些难过，我为什么弄得这样子呢？吃过午饭才很沉重地睡了一觉，做噩梦。起来算是不晕了，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为房子事吵了一阵，目前还是没法解决。因为邱的孩子不打算送保育院，她就只能一人住。以后再有机会，大概该我了。不过以后我怕也要滚蛋了。

向明来信了，九月假我们倒不愁没地方去，只是你给锁住了。我看充其量只能到老汤那里玩玩。

昨天成绩好，读了几个文件，做了学风报告的笔记。我翻了些别人的笔记，关于笔记咱们还可谈谈。

“八一”多半放假，我星期五来，如不来则会用电话通知你。灰布实在换不掉就给你做裤子吧。好不好？

老打牌是很不好的，你不应该只在嘴里说要不得要不得。难道这点小事都不能说做就做吗？

头晕叫我很伤心，心里烦得很。中午只想哭。回头一想哭有什么用呢？白叫眼睛与头更吃亏。我们应该认真控制生活，上星期那样迁就你，是我自己不对。——这些话丝毫不是对你怨艾，你总该了解。否则，我连对你这样说说都不能了。

延安确乎像个大家庭，这大家庭把我们都骄纵了，照我们这年龄，已经是“成家立业”的重担压在身上呢，而我们却还像小孩。想的是吃、玩多，很少对事情发过愁。革命的自觉性有时太低了。

星期五如出来，会来吃饭。因为顺便上杨家岭医务所洗眼，就不再上山吃饭，径上报馆。

你给家里写信也好，告诉他们我们是惦念他们的，哪怕三两月来一次信也好。他们不寄钱和东西也罢，还是挤我家里吧。

星五来再给小哥写信。

好好生活，决心戒牌吧。

新

七、廿九（1942）

李锐信

1942年7月30日

新新：

已开始写笔记了？哪个文件？可写得扼要一些。你们的测验如何作法，拿下来，还是集体？生活已和大家合拍，这是最重要的。

你们窑洞是太阴一些，晚饭后一定保持下山散步的习惯吧，为散步而散步也好。在窑内坐了一两个钟头，走出来伸伸腰，呼吸呼吸，也是要紧的，我颇有这习惯。

关于主观主义，希望我们俩人间，能有较深掘发。你已对我提了很多，都是对的，这次回来，可以先准备一下，下周就可进行。

《从平到延》一文好处在朴素与实际，这真是资义精神，最后连金币路费也提出了。外国人文化水准是高，一个普通军官，也能写出如此文章。刘克也许是那个刘，有机会可打听下，他是否已离晋东南去晋察冀了。这种亲切感觉是同样有的。

你已去信老汤要钱了吗？他多半还是拉公款，很为难的。

来时记带工具，我不会再乐以忘忧的。你应相信我。

听说八一会放假，但明天晚上我们开会。你如来，晚饭前后都可以，大概要天黑才开得成。

灰布已交，说这布只值六元一尺，现在布并不十分贵。

小谌尚无回信。

星期天我们好几人可能弄肉吃（打牌总结）。

快回来。

明明

七、卅 星四（1942）

范元甄日记

1942年7月30日，星期四，连日阴雨

已经开始读文件了。心还不够专，不能钻进去。这几天大家在忙考试，也想做

过主观主义的总反省。

近来愈感成王^②夫妇之阴险，丑恶了。有某些地方简直是王实味意识。反对只及别人，自己也有了就高兴了。

我还不能以善意去看每个人，这是极大的毛病。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狭窄所致。总觉得别人太嚣张，太神气活现。最近对于羊，就是这种心理。

对于明，这星期平静下来了。这大概是常态。前天老汤来信，叮嘱“生活应特别小心。”朋友的深挚关心是可感的。对于性生活很厌恶。今天代明向陈伯达要文章，说是带到报馆去。他那种怪笑。我反以不笑对之，没有什么生气。在这方面也是锻炼涵养。

李锐信

1942年8月4日

记起了几件小事。

那天钱给你给少了，你应该买些鸡蛋存起，同时买一次肉或猪肝。钱不够快来信给我。

辣椒压得太紧，恐易酸。尽量少吃，我都肚痛。

还是参加测验吧，多看别人笔记，多和人聊。我们的是自己出，三个。下星期答完，答好后，留给你看。

头发你自由处理吧。

给林信写未？

昨夜做梦，梦见我们在繁荣后的长沙，很穷，黑夜从戏院出来，找小馆买牛杂烩吃。

你可买点小菜泡起来，这里很多人泡了，很好，只要白盐开水。你那个坛子还在吧？这事可和同房合作，可避免吃辣椒。

匆匆。

明明

八、四（1942）

^② 成王夫妇：成全，王里。后来都被打成“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

李锐信

1942年8月6日

昨天晚饭后，到菜园买了几十元菜回来（四个人合腌），买回十元西柿，压破了些，大概还可留到星期六。

因此，晚间做了梦，好像是汉口或上海，咱们很阔气，坐了汽车到永安公司买东西，五毛钱一件绒汗衫买了一打，你怎么给钱时上了当。早晨醒来很清楚，现在就只记得这两点。大概还到了你家，你弟弟和妹妹都是大人，而且一个个都是大肚皮（这也许是常想着他们比我们吃得好的原因）。

最近下午和晚上，除开会外，简直很少做事。今天起，《民国史笔记》开始写了。

反省，这星期打腹稿，下周动笔。星期六可能给你提纲看。

星期六不知你准不准备回（我不勉强你），如准备回，则明天给信我。买半斤肉炖西柿，等你回来吃晚饭（最好把砂锅带回，还有板子）。

林肖侠有信没有？星期天是否在？看样子河水不会再涨，白天也不会下大雨的，晚上回来早点就是。

这星期头晕是否要好点？记得小时候，说头晕吃乌龟肉，不知吃王八有效否？你们那里小鬼能捉到吗？我们这里简直是没有小鬼的。

泡菜做了没有，以后我可供给你。

你看，我的家信还没有写。以后要少午睡些。

关于在俩人的生活上，以后是要多用心些，我常不注意你的反应行事，这是最大毛病。有几点新的觉悟，留着和你谈。

昨天等信，竟扑一空。

明明

八、六（1942）

李锐信

1942年8月14日

前天在老杨处吃饭，即睡午觉，三点时就回来了。那个老王已答应灰布代为换白布，真好运道。

房子是否即搬定，明天我能来吗？或仍是你来？明天上午打电话问你好了。

反省第一题已写好，今天预备全部写好。

现在头晕该好些了？不要搬家弄得太累，又失眠。

《政治史》读没有？不忍释卷吧。

明

八、十四（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8月17日

昨晚你走后，心里很惦念。到家一定够累了。路上还看得见吗？

躺到床上就感到真疲乏，一觉睡得轻松完整。只是事还无动静，明天一定去看，必须争取详谈把事情弄明白。你后天来，想会有结果以告。

读《民国史》，又想看外面新报，填表，还该读学风文件，《解放报》也几天未看……事情太多了，我是决心不能再受阻碍的。

搬家不在本周末而是下周初，这星期去林格处恐不可能。你看呢？

一切星期三谈吧！

盼时刻念及自己决心克服的诸毛病。

生活不可过紧张，但勿浪费时间，共勉吧！

新

八、十七、早（1942）

李锐信

1942年8月17日

一夜睡得熟透了。但回来在路上却碰险两次。过杨家岭后，有个守瓜篷，冷不妨正面两条大花狗，向我身上扑，唬得我往下一蹲，发出救命声的大叫。二个守瓜的出来，才制伏住了。网袋也破了，桃子全滚了出来。将到延大时，又遇见一条黑狗，走过去一二十米，它突然地又奔来。我又是一声大吼，边走边退，才脱离了。夏夜走路，要提防守瓜狗，我差不多一口气走回来的。

我的试卷，余已看过，很得好评。但这是此地都不深刻的原因。我预备在讨论我发言时，比较能说得更深刻一些。

昨天你说的，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我们以后的确要这样来做。关于生活，有意识地不再作过分的注意。

星三如能出来，当先电话告你。否则就不来了。

我是如何担心着你的不能平静而不安，实在烦时，就读《政治史》吧，我的好新。

明明

八、十七（1942）

李锐信

1942年8月18日

你今天去谈的结果如何呢？我是整天放不下心的。

明天下午两点要开会。我想明天一早到党务室去，预备先打电话，看王若飞^④在不在，如果不在我不准备上午出来。那就星四早或下午来，因为星四我要到枣园

^④ 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去找吴德^④要材料。回家时如时间早到你那里吃晚饭。

明天上午如果不出来，应打电话告你；如来，则不打电话了。我到你那里吃中饭。切不要弄什么菜，怪累的。

昨天接老汤信，他九月来开运动会，准备同我们一起到他那里去。

星期不去林格那里好了。

明天（星期三）不能出来了。因为上午还要轮看“讨论者”的试卷，后天去枣园后，再来你处。大概会来吃晚饭。

哥

我们已交换看试卷，都写得很草率。大兄的空极，无诚意也。我预备在发言之中更多补充自己反省。

事情既多，《政治史》就慢点读吧，还是先读文件和报纸。

读了六七月份新华报，起了一个大念头，想写一篇关于延安整风情形通讯给他们（广播）。这不是一件易事，我们先谈谈看。你如赞成，可帮助一些。

这次事，使我心情受到很大影响，如何是好呢？新新。

明，八、十八（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8月18日

明：昨信收到。读起来都很害怕，丝毫未伤真是万幸！想来你是够狼狈的了。

今天下午去看病。昨天头很晕，也分不清是前天累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小徐来信了。我想这星期如无他故（无病，搬家能完），就决定去吧。这样跑一跑精神倒也愉快。现在有月亮，星期六去住一夜，也许还可跳舞。

明天想游水。

杨作材说，你如来杨家岭，上他那里去一下，有“一点小事”，但不肯告诉我。

今晨有电话来，我尚未醒，想是肖侠动身了。

^④ 吴德：抗战时冀东负责人。解放战争时在冀热辽分局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面叙。

新

八、十八早（1942）

今天冤枉极了，跑到中央门诊部与金大夫错过了，赶到卫生部，又没有检查成。我自己倒有这样的遐想：是否子宫还未收缩还原，所以有些胀大。

心情还好，你也不必过于着急，把全副精力用在反省上吧。不要以为大家都不如自己，虚心是必要的，只有虚心才能从大家受教育。

我想星期天出去跑跑还是好的。你这星期不是用脑很多吗？最后的决定恐怕还须在星期六。

今天游泳了，还没有忘记动作。不过头、脚姿势都不准确。天如不变想经常去，我希望它有很大用处。

昨天去看吴老，谈到参政会，他大概很不高兴，说我们最多只去一个人等等。有一点他倒说得很对，中间派剩下无几，我们就更孤立了。提议案连联署的人都难找到哩。

又拿回了一些补尔神，多吃谅必总有点用处。彭国英^④给了一些较政回丸性缓的药，等月经前几天吃。

星期五听说金主任还看，再去找他好了。

你的信里面反反复复，早上余光生^⑤打电话又说你来，我给弄迷糊了。反正不会出去。你来也不妨事。

见了面再说吧。

很不赞成你把我写的信乱丢。

新

8/18（1942）

④ 彭国英：大概是医院的医生或护士。

⑤ 余光生：1942年杨松去世后继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范元甄信

1942年8月21日

今晚又开讨论会，明天还得续开。

月亮好极了，星六晚上到桃林坐坐，然后去你那儿也好，但必须共同保证。

这几天开会，小孩们都聚在一起，我对小孩的兴趣又被引起了。没有孩子的家庭是寂寞的。不过，我给老汤的信写道：我既冒了不顾失去健康的危险这样做了，当然要抓紧我的无羁绊的时间来生活。你也会懂得这种心情的。

你那个鬼家，信都不来一封。我很想看看灼她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小白不说过“像舅”吗。

在阿胖他们上面开会^④，下来时腿软极了，风吹过来，我多想靠着你坐一下啊！

现在十点多钟，你睡了吗？“明月装饰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头稍清醒了。为了明天，得马上去睡。

布不必带来了，说是不能换。

睡得好。我的明！

新

21夜十时半（1942.8.）

李锐信

1942年8月26日

毛线找了好久才找到。又下雨，不能过河，所以今天才寄出。

在山头看见南门外一片汪洋，据说冲走一百多人，非常难过。

星期六是否能去鲁艺？不然我来。星期日青委开会，然后再一同回来，如何？

石岩^⑤要讲的书？

（1942.8.26.）

^④ 延安的山头一般都有几排窑洞；“上面”即指上层窑洞。

^⑤ 石岩：当时刚来延安的一个“小弟弟”，在学校学习。解放后在海军工作。李锐武汉大学同班同学刘清（石秀夫）的弟弟。

范元甄信

1942年8月27日

明：

毛线收到。

星期日既要开会，当然是你来。开完会与你一同回去得了。如果会可以不开，就星期六去鲁艺吧，速函我！

去鲁艺事反反复复。你自己给小徐写信好了，说以后再定时间。

我们在开总结大会。你们的会如何？谈到你没有？

今天是研究室周年纪念，晚上有跳舞会。我的倒霉应该就此终结了吧。

已在吃药，便于月经来得好。

草帽已取回。

新

27/8 (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8月28日

明：

我们昨夜晚会很好，吃了许多桃、西红柿和西瓜。又有跳舞，扑克，麻将，尽欢始散。

星期六你们如有跳舞，则我来好了。就这样最后确定吧。不过我们学风总结会还不能完，周一恐难放假了。

被拖入了排球队，今天和医大赛，马上要下去练球了。

你的新

二十八晨 (1942.8.)

李锐信

1942年8月28日

昨天下午讨论我，不到二点钟即结束，其实是不深刻的。我都有记录留给你看，我自己作了个简单的结语。

星期六你是否回来？明天上午再打电话问你好了。

与羊二关系是否好转些？我们都需要约束自己。与人如何相处，这是党风中具体计划，你看到《学讯》上那些题目没有，都很好。

明

八、廿八（1942）

范元甄日记

1942年9月7日，星期一

每过假期回来，总觉得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党风学习要起头了，我的改变生活的决心要从这里见诸实际。

接许的信，谈及更多接近与了解。这一点她提过不少次了，我还是不会有意去做到这点。碰到时，不知怎样谈到正题上去。给她写了封信，约她再住一夜。

给璋写了封信，劝她学技术，对她的党风学习提了些意见，以后应经常从政治上关心与帮助她。

秋意渐浓，一年又快过了。孩子的事真叫我提心吊胆。我是惊弓之鸟啦。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8日

明，亲爱的：

真奇怪，今天有些想你！

昨晚竟做了一个从未想到的梦。仿佛是我们有一个孩子，我却又在懿训读书，

你的妈妈来找我们，把孩子抢走了，我遍寻不见，又找不到你，凄恻极了。后来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妈妈，你也在旁，我央求你们不要把孩子抢走，她的态度冷酷非常。醒过来，好久才摆脱梦中的情绪。

今天研究室有人结婚，王惠德^⑨和劳荔，大家的舆论并不满意。“婚礼”也弄得不好。我心中发生了一些说不出的零零碎碎的感触，大概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情绪的。

他们从七一八团（金盆湾）回来，带了一本战士的日记，写得很好。可挑选一些在报上发表。读起来有些地方很感动人的，你来时我给你念吧。

党风学习会相当忙，明天起又要整天开会。所有材料我还都没看，另外还得写一点材料。今天写了一上午，下午午睡太久，看病也错过了，真误事。我对睡觉似乎需要得特别多，真奇怪。

许云来了一封信，她老提到想更亲近一些，我也有此愿望，但我实不知从何着手。碰在一起又谈不上正题，也许是两人的关系太无基础。昨天给她写了封信，约她来住一次。

给小徐也写了封信，叫她决定学技术，对她的党风学习也提了些意见。我想我应该更多的在这些方面给她具体帮助。

翻了些你的旧日记，许多话和道理前年都说过不少，现在想一下，做了的还不多哩。总的原因是没有时时刻刻，事事件件抓紧自己。明：这一两年我们必须要有飞跃的进步，才能给我们的一生打下基础，否则以后怕一直会混下去的。我对你的进步要求确是太严一些，但我现在丝毫也不能减低它，我可以更提高对我自己的要求，并且用我的“实际”来加强我对你的要求的力量。你瞧着吧！

你常说的，进步是逐渐的，不能太性急。这话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可能成为遁词，一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求自己有些“突飞猛进”。这是可能的。

你们的工作之紧张，似乎仅表现在一定的时间要一定的东西。也许我在的时候总是假期吧，我觉得办公以外的时间很懒散。尤其是这一次，方他们的情形给我极不好的印象。对于你穿双木拖这里逛逛，那里嚷嚷我也不太高兴。下午你除了保证足够的休息外，自己最好在屋里读书（以后怕要学文件了？），晚上也不要老是胡扯过

^⑨ 王惠德：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

去。——也许这所有的话都会被你一句话推翻：“你不知道！”写到这里我有些烦……

有些秋意了，你晚上起来小便要当心，别着凉。最好早上多喝水，晚上不要喝水，你的玩意儿。

我还想看看材料，今晚不写了。

好好生活！

咱们都恢复写日记的习惯好吗？

你的新新

九月八日晚（1942）

范元甄日记

1942年9月9日，星期三，秋雨绵雨

新的紧张的生活开始了，能坚持下去才好。生活紧张，感慨则多。给明写信，长篇大论，不知他会不会讨厌。

早上开了个短会，关于大会的进行等等。老七有许多意见还是有偏向的。自己又急躁了，很想尖锐地给他一下。养成不放松原则，却又能忍心辩论的精神真不是件容易事。我有时甚至不朝这方面控制自己，反让自己图一时痛快做去。

读油印材料，这位湖北老乡真太危险了，打算好好研究出一点道理。

写完了关于“关东人”的材料。

精力短少，真像生下来不能做大事的。午睡时，想看看报，头昏的要命。睡下去就醒不来，一天时间真不够花。看一张报得好久，根本没法想一想看过的消息。看报的作用只在留下点印象而已。

（1942）九月十日，阴天，星期四

一件意外的事，弄得我老大不高兴。山上的政治家们，竟有计划地来偷走了我们四张化学牌。经揭发后，大家满以为他们会送下来了事，没想到他们还嬉皮笑脸地赖皮。我真发火了，破口大骂，直至他们没有不要脸皮的余地。这些问题虽难说

是政治的或组织的，但这一种生活态度确是不高明的。人总不能说因为“政治上开展”就在生活上毫无廉耻吧？其实他们不过是：政治上的教条，生活上的乌七八糟。我鄙视他们！

就因为这件鬼事，弄得我晚上平静不下来。大家干脆在夏屋里“聊”开了。大笑了很久。倒蛮舒服的。

下午去看病，那些家伙懒极了，硬没有给我检查。去看眼睛，她们说我的眼睛很好，并云慢性结膜炎也很轻。去洗眼时，护士又说，有点砂眼。自己没有医学常识真吃亏。医生们的说法常不一致，咱也就莫衷一是了。

在大边沟口碰到朱老又坐在那老百姓铺里，还有那个戴眼镜的说北方话的。今天才知道他是“法国王老”。谈到朱老的新娘子。我和他说话，一贯是把他当作残废似的，他却还记得我，并说我瘦了，使我很惊奇。我有点觉得他们都爱吹自己，洋洋自得。也许工人就是如此直爽吧。不像知识分子，还想出种种花样来表现自己。朱老谈到武汉，笑我们彼此不知道是“什么人”，用自傲的口气一再说：国民党都认识我。王则历数在法国的情形及回国后找关系的情形。提到在法国的知识分子，王老说他们胆小，在某一次群众场合，他们逃了，而王等还坚持做主席把会开完了。他们的逃走，也可能有其他必要，但是重要关头表现的差劲（或是正确的行动未为群众了解）群众是永远记得的。对于另一个真能吃苦的勤工俭学生，他们仍是念念不忘的。

要时时注意自己看问题的片面，和说话的偏激。今天听说王欲明来做俱乐部体育干事。杨家岭又调来了许多球手住在这里打球，叫做什么中央直属队。这些事情，我总不大赞成。提倡体育固好，但总在这几个人身上打圈子，未免失去意义。胡冰^⑤说得好：“运动会一开，我们连打排球的机会都没有了。”

李锐信

1942年9月11日

乖新：

真想给你写得多一些，但在办公室还是办不到的——情绪不同。以后写信还是

^⑤ 胡冰：？

在屋子里好。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其实很懒散。我觉得我今天中心缺点，还是散漫和惰性。譬如下午和晚上，除开会外，在屋子里总坐不大住，老想这里跑跑，那里聊聊（搬上来以后更助长），精神非常不集中。我在报馆的工作，95%都是上午做的。有时竟原谅自己，就懒散一些吧，对身体也有好处。这真是可笑得很的。对什么事都不下深功夫，这是我的历史根性，我要下决心来克服它！从今天起——昨天就好一些了，已自觉压制。

近来这种懒散，说起来与嘴馋有点关系。

《民国史》一定继续，因为对之有兴趣，且可锻炼我工作的有恒。写日记不敢答应。

大概与你同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梦，明天谈吧。

明天上午我要到党务室，下午来。

给李老^⑤写一信，约明天上他那里吃晚饭。如不行，要他告诉你的。

我们党风要下月才能开始。

明

九、十一（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13日

明：

秋雨下得已经有冬天的寂寞气象了。生活真是个不可知的玩意，现在想起冬天来，多么单调闷人啊。冬天真来了，也还是照样一天天过下去。

晚饭后，很想有封把长信读读，事实却是除了你的短信外，连第二封短信都没有。小哥还没有信来吗？我有些着急！

“工作压得很紧，不舒服得很”，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了。接到你的信，觉得自己昨天写的仿佛有主观主义之嫌。是吗？午睡最好还是少睡一睡，不要忙一阵又病

^⑤ 李老：李六如，李锐父亲的同乡好友。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当时住处离中央政治研究室不远。解放后曾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

上几天。你常常欢喜堆着赶。譬如吧，白天空着过去，准备着晚上开夜车。这么大人啦，应该知道自己身体的规律。在我们之间已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大家都只知注意我的健康，对于你却马马虎虎。

要做到真正安心，我看主要一点是能把自己溶化到工作中去。我们常常是在做每件事时，总计较于自己能从这件事中获益多少，否则就发生不安。其实，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从这做好之中就提高了自己。我们总是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了。这两天看赵占魁^⑧的材料，惭愧得很哩。

关于自己计划着业余干的事，还是在业余时间抓紧自己。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推测，你可能也有如此的情绪：有空闲可读《民国史》，而自己花来打了牌，当时或事后自己都不会深为不满或懊恼。但是自己打算搞自己的东西时，来了一件意外的工作，岔开了，却会蛮不舒服。所谓“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如果从日常生活来看，咱们常常是对立地划分得太清楚了。

读《汾阳事变》联想到《与老百姓在一起》社论，我们与敌占区群众的关系是需要更多为群众着想。我们竟不知不觉在抗战中过了五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断过洗脸的香皂哩），而这五年，前方群众与战士是怎样过的哟。读《苏联战讯》，也常会为自己松散的生活自仄。在斯大林格勒的入口处，竟坚持四天使敌人毫无进展，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敢与牺牲！

晚饭时，大家忽谈到周副主席，我又想给他们写信。

搬房子后，一直都是整天开会，今天第一次在屋里呆一天。我过得相当紧，以后打算一扫过去的吊儿郎当，对生活工作严肃负责，不苟且、不拖拉。你经常检查我吧！我要练习着脑子里经常想工作与学习，而不胡思乱想。

有一件重要事：成全^⑨那封信似乎丢在你那里了，遍寻衣袋均无。记得星期一走时你曾交给我，但可能顺手又放在什么地方了。请给我仔细寻一寻，来时带我。如丢了，要受处分的。勿忘记这事（或用挂号寄我）！

刚才两个伙夫上来玩，在屋里坐了坐。虽然谈一些话，却总是不太自然。我说

⑧ 赵占魁：当时陕甘宁边区工厂的劳动模范。1942年9月穆青与张铁夫采写的《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⑨ 成全：陈传纲，妻子王汝琪，同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整风“抢救”时，被打成“王实味集团”成员。

话很小心，生怕说错了话惹他们不高兴，或是说出了什么使他们抓住。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与思维活动太隔膜，而列宁所有的那种对任何群众的真挚的关心，咱们又没有。

天冷了，你是否整天穿着大衣？这星期天发誓要把你的棉衣做好。你如穿大衣做事不便，可穿毛衣，下面穿厚裤子。不是还有呢上衣可穿吗。

明天如不下雨，打算去检查一下，或是后天再找黎平^⑤检查，看她怎么说。大概是不要紧的。这两天腰很酸，不知为什么。你想日子久了，挂面铺不会赖账吧？

星期六你如需赶工作，则不必来。另一方面如这几天太吃紧了，则还是出来歇歇吧。随你的便。

麻将生意还不坏，我未参加打。

注意不要太紧，勿开夜车。听我的话，好明！

新吻你！

9/ {13} 灯下（1942）

（原信日期所注不清，按李锐下封信内容——回复找到成全的信，此信应为9月13日所写——编者注）

李锐信

1942年9月14日

在原来地方找到了。

就要去访问东北来人。

开会发言时，注意到锋芒。

明

九、十四早（1942）

^⑤ 黎平：医务所的医生。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15日

明：

会开得昏头昏脑。一点空都没有！

老汤及向明信给你看。

为什么还不把那封信给我。太不负责了。

新

十五日

寄的东西已收到。忙死了！

——十六早上（1942.9）

（原信没有年、月。根据内容和用纸推断，应为1942.9。——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17日

明：

昨天老汤来过，给了我二百元。

我们这星期大概都很忙吧。星期六还是你来，好不好？这星期天该陪我一整天啦。

挂面我没空去取，你星期六下午取了再带来，行吗？向明装米来的那布袋，在书架后的凳子上，你把装油与装盐的罐子全带来吧。

你们那里如有鸡蛋可买一点。

大杯子拿回没有？多催催吧。

取面条子附来。

小哥怎么还没信？

新

九、一七（1942）

李锐信

1942年9月18日

这星期真是忙，昨天才猛然觉到已星期四了。

小哥的信是前天收到的，昨天上午赶社论（后交总司令添改，用他名义发表），竟来不及寄。

老汤对我们，真是真诚的，他真是掂着你的健康。我们应该自惭，要学他。

昨天遇见黄牛，他说已写信给你，要我们星期天去他那里吃饭。你想想看，星期六还是来我这里吧，或者你明天早饭后打电话来好了。

小哥的信附上。我家里真是混蛋的，记得从前要她寄给周复转，也从来没寄过。

挂面还没找到机会去拿，所以还是寄给你，如星期六来，你过一下河。大概会有桥吧，王家坪有桥了。

你可以不吃饭来，煮面吃，再带点什么菜。

明九、一八（1942）

（两本战士日记，陈企霞^⑧看了说要不得。我还没看，你们那里意见是否可用？）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22日

明：

油已经炼好了。

你星期六来时，把那白绒布带来。程桂英^⑨叫我交给她，她替我染。千万别忘记了。

来时如方便，可买点羊肉和辣椒。

还有，我答应给小徐一条绒衬裤，我已去信告她。安林如来拿，你给他一条。

^⑧ 陈企霞：当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编辑。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反党集团。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⑨ 程桂英：？

拿那旧的。弄得清吗？

你不是说要写一篇总结敌人统治的东西么？开始了没有？《民国史》在继续读吗？

昨天去研究院听报告了。

不想说别的话。

战士日记，他们的意思叫你交给边区栏，作为反映战士生活的东西。如细心拣选，是可用一些的。

新

廿二早（1942.9.）

李锐信

1942年9月22日

昨夜大兄回来开会，找我深谈很久，在我那里睡的。

大体上我将要说的都说了，他很诚心地承认了一些（当然与我们的估计还有距离，也许我很过火）。在俩人的关系上来说，那是“冤家解结”，从此会好起来的。

这星期要埋首写篇东西。

开会时，我还是说话太多——这是大兄给我的意见，我一定要努力改正它。

对人和事少发表意见——发表中肯而必要的意见。

这次开会中，我一定要痛痛快快清洗一下自己。

明

九、廿二（1942）

范元甄日记

1942年9月22日，星期二，阴雨。

休会好几天了。自己的寒热病还是很严重。开会的头几天，我仿佛在兴奋当中，真正用脑子想的习惯还差得很远，多半还是灵感所致就发表了。灵感以外的一些朦胧印象，还是没有深思成体系。

旧我与新我剧烈地斗争着，想任何事情，自己觉得“应该”这样，马上“习惯”的那一套就出来了。譬如私生活的事、譬如“死”。有些事情我固然是想得太远，事情临到时，总会有它的特定条件伴随的。但我为什么不能在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种想法呢？

改造自己委实不是易事，要时时刻刻克服许多障碍。我还是如此地任性，不能委屈自己。还有浓厚的主观片面性。兴奋起来，常常表现得只有自己。要在任何时候都做到退避下位，多听别人，是何等不容易啊。

时时注意，不要有一点就表露一点。心里有十分，把它提炼成一分表现出来才好。

有时也为自己的空虚担心，却又不能艰苦地追求，可耻的惰性啊。脑子常常不容易集中，想些什么鬼呀！

与夏发生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下决心不与她单独打交道。批评她与接受她的批评都通过小组来进行吧。重要的是：先完善自己。

这些时又隐约想到：自己干什么好的问题。一切听从分配吧，自己重要的是埋头苦干。

接小哥信，时锦还在安徽，曾去重庆中训团受训。时风重大毕业了。心里很不舒服，自己是穷苦出身的，却要跑到阔佬们那里分点残羹。想起锦骂我的信，真生气。

明对我太粗枝大叶了。我有什么感触，如果是他所没有的，他理都不理。与他谈话，总不太有搔到痒处的意味。真不太觉得与他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对他说到这一点，他仍是付之不理。

（1942）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晴

今天又开会了。他俩的发言有了些新内容。

人真是丑恶的东西，彼此要讥讽、仇视。……今天看见小岳那副病样，心里没有丝毫同情，真想去给她说说：“我真羡慕你病成这个样子。羊二搬房子时，不是曾为我们太健康了易生孩子想办法吗，你们病得半死不活真幸福啊。”甚至想看见她当我

面忍受不住而哭起来。谁叫羊二那样说我哩。又想起那天早上经过他们窑门口，听到简短的对话：“夏英喆就是那么俗气。”“他只能议会式的，抓到一点讲几分钟……”说谁呢？人都有这样的恶德，喜欢背地里议论人。实在这是一种小市民的坏根性。只有在背地里议论人，他自己才能得到最高的满足吧。因为他可以尽情地把别人说得不像样。闭起眼睛，不管别人哪些地方强于自己。同志间的无限的爱，在咱们这群人里还差得远哩。——唉，我自己为什么也丢不开这些呢？我为什么要理睬这些？为什么还要去想呀想的呢？太小气哟！

午间和晚上漫谈对那夫妇发言的感想，等等。教授这样个性格真太不好了，真是川耗子。依着我的性子，真会与他大吵起来。我还是控制了自己，不要在不同意的意见时表现着自己的骄傲。我执意地听别人意见里有些什么新东西，事实上，并不见得谁特别高明。当然，也不是我特别高明。不过陶乃夫说我的意见总是可有可无，“12.9”宣传员似的。我是不能同意的。这种说法其实是表露了他的只看得见自己，看不见别人。真是怪事，人越渺小，越是只看得见自己，看不见别人。我看咱们这一群几乎都是这么一种瞎子。

李锐信

1942年9月23日

新：

所嘱各件当照办。但稿费未发，买肉椒不到也。

办公室在修地炕，今天准备在房子里写一天的东西。《民国史》这星期又不行了。要讨论改版以来报纸，得好好准备下。

你还是要抽空去检查，这次可问个详细。

屋子弄得干干净净，可以使我安静坐下来做事情。喜欢聊天，看不费脑子的杂书，这个习惯要慢慢改去一些。不要占去时间太多了。

明，九、廿三（1942）

李锐信

1942年9月24日

昨夜你睡得早还是迟？

月光太厉害了，坐房子内不愿点灯，终坐不住，于是又到别人那里聊开了，谈了许多文艺上的问题。

今夜我们会有晚会，但不知弄得好不好。我就是怕那些节目，你唱呀我唱呀。音乐好，跳舞还有意思，否则不如几个人吃吃，聊聊，谈得远一点，深一点，天上地下，乱谈一阵。我想你们那里会比我们这儿好些。不过现在也还有一两个谈得来的人。

大概接到这信时，你们正在热闹中吧？能消蚀在大家的情绪中是好的，但愿今夜我们都能如此。

不说别的了，星六大概会来你那里。

明，九、廿四（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9月30日

明：走回家出了一身大汗。把屋子大扫除了一次，相当累。肚子一直在痛，我也分不清是因为什么。

许葆真可怜得很。我今天忽然想到，应该关心她的婚姻问题。你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我曾想到老汤，她还是很年轻的，守寡并不是最必要的纪念。不过，她自己恐怕还不会想到这样做。我想明天去看看她，又怕太累了，因为妹妹似乎啰啰嗦嗦。

你现在就托赵去买西红柿吧，假如能够稍迟付钱的话。过久了怕下霜。

小徐陪孩子住和平医院了，孩子拉痢。我无心写信给她。

新

九、三十（1942）

何斌的尸首怕已腐烂了！我想，人总会有“生理的感伤”的，譬如谢老^⑤，现在恐怕就是这种情绪——这话通吗？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1日

明：

老汤从乡下来看杨作材，等了一下午还没碰到。恰好魏泽同也找老杨，我晚饭后散步碰到他们，又陪他们在老杨门口等了好久，仍旧没等着。

这星期我们全体会。对于问题的研究，真感到头绪万端无从下手。检讨自己在大会的情形，还是直觉反应，热情冲动多，冷静客观研究问题少。觉得自己有点像刘少奇所讲的，对待思想斗争的最后一种自由主义哩。——开会时昏头昏脑，会停下就感到“空虚”，无头绪。总的说，还是没有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斗争。——现在所进行的已是“党外”的政治斗争了。

大概是太疲劳了，今天忽然又有鲜红的血。这星期似无可能去看病了。

对于两人之间，我有一种倔强的想法：不愿意为了你的喜好来改变自己——在一切无关原则的事情上。因为你也并不为了我来改变些小事呀。当然，我对你无克制地发脾气是不对的，因为你并没有无克制地对我发脾气。

也许我始终没能了解你对我要求的真精神。从你这种要求，使我感想到，首长们的“好老婆？好干部？”论是非常可能的。当然，今天我自己还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好干部而妨害了做个好老婆。但是，我所需要的是花工夫在做一个好干部这一点上。

你的恋爱观是在起变化的，假如你今天还没结婚，我想你定出的选择标准一定不会是几年前那样的。我觉得我是与你相反发展的，我从前对爱人的要求是温柔、体贴、甚至“玩”更多的。这也许是延安的和平生活所给你的潜移默化。

为了做一个好党员，我应该要求自己连小的毛病也没有。不过，你作为“丈夫”对我提出的要求，使我极不快的。我还不知道马克思所说的“温柔”，怎样的解释是对的。不过，我们处的时代也不同呀，燕妮的相夫教子也仅仅在对夫与子说是好的，

^⑤ 谢老：谢觉哉，中共“五老”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专栏《一得书》。

而且她的丈夫是那样一个伟人，能帮助他，是有莫大意义的。

我对于你，情绪总是波动的，这是极不好的现象。我们相互之间的别扭劲，大家都“偏不这样……”也许会引导至极坏的前途的。我这种性格，在这时代，也许是适合于独身的。

算了吧，越写越不高兴……

新

十、一、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2日

今天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还等着你的信哩。

大概是太累了，今天又有一些血，感到小腹刺痛。我实在不能约束自己，本来应该躺着休息才好，我却仍旧下山去走。上午为了怕下雨，河水又混，还去洗了些衣服。

很懒散，思想不集中。手拿着文件，思路不知到哪里去了，真是糟糕。一时会把什么都否定了。旧的根性未除，只要有点其他的因素引发，就作怪起来。

这几天，你在干些什么？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想我的。今天特别感觉深秋的意境。上山时，闻到木炭火的味道，仿佛还是去年秋天。记得吗，这几天我正住在你那里校对。再过三个月就是我住医院的时候了。

真太寂寞单调了，睡午觉时，竟想到整风后会到哪里去，干什么去？总想做点什么具体些的事情。

昨晚通宵做紧张的梦，大概是不舒服的原故。

明天不见面吧，想想我好了……（你消耗在扑克牌上也就不记得谁了，是吗？）

买西红柿，勿忘。

二日灯下（1942.10.）

范元甄日记

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阴天。

可怕的周期性啊！这几天仿佛又是情绪的低潮！廿六号，妹妹来的，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过去。

懒散，不想做事。脑子几乎是难以控制的东西了。拿着文件读不下去，甚至连小说的对话也读不出什么。自己想的都是些极琐碎、极不成话的事情。

情绪也是波动的。昨晚忽然提笔给明写信，写完了又感到歪曲了事实，结果没寄出。自己还是像在家庭里一样。丈夫不是母亲，无理性的事情做得太多，仍会发生痕迹的。可是，控制自己真不容易啊！

躺在床上睡午觉时，竟想到出外面去。想到自己的一无所有，真恐慌得很！但是，像我这样的懒散，不集中、不深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点本事呢？自己都有些讨厌这种干着急。

今年以来，总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大了。当然，还小孩子似的，是不应该的。不过，我又何曾老大呢？廿二岁——要照一般人的算法，还只廿一岁哩。……终究还是难以摆脱这种感觉。它也许是从这里发出的吧——从“12.9”到现在，六七年了，这六七年中我所做事还太少了。

睡过午觉起来，身子沉重得很。头蒙蒙然。

(1942) 十月三日，星期六

早晨醒来，身体虽仍不适，精神却一新。想起昨晚的歇斯底里，不禁失笑。吃饭时，读斯大林格勒的消息，战斗的情绪又回来了。

昨夜，躺在床上，读《烟》^⑨。桌上的煤油灯斜射到床上，简直忘怀了自己是在延安，仿佛是在家中。所想的東西也全回复到在家庭里的情况：想到抗战前的许多事，

⑨ 《烟》：屠格涅夫的小说。

连祖母也详细地想起来了。琼、贯、甚至许多同学……一面像是在映电影。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场面。另一方面，自己也想：这种情绪是多么危险啊。假如我是独个儿在监狱里呢？那种时候发生这样的情绪，将会怎样呢？

好了，又是白天了。昨晚的情形仿佛是做梦，现在是完全没有了。不过，还没有能聚精会神研究问题。

——早饭后

李锐信

1942年10月3日

昨天来不及寄信了。这星期开两次长会，都是晚上，很伤神。加之写文欲很旺。七千字长文，杨尚昆^⑧看过寄回，提了许多好意见，要大修改。

已开始写《民国史了》。抄写了一段《同盟会的成立》，交四版，也许会用。我想坚持写下去，能发表，当然加强刺激。

袁世凯已写一段，还写一段，到辛亥为止。接下去写辛亥前的立宪派。前时两晚，上床一个多钟头睡不着，很想爬起来点灯写。现在就只下午能抽出一两个钟头，因为正式工作绝不能耽搁。我现在只管根据地和大后方，较清闲些，来稿少。

李老寄来一篇武昌起义的史话，好极了，是许多史书上没有的，他亲身参加了。以后要写，可找他谈许多——我在幻想，给我三月时间，我会写到大革命的。现在还是当着业余，不要强调发表，主要的还是读史。我又借到了陈恭禄的《近代史》。

你问问羊二，邹容《革命军》是否还在他那里，如不在可否设法借到？明天要阿胖带给我。切记切记。

又登记了六尺被布，大概可发。

下星期初我会到杨家岭来。你有功夫去看吴老^⑨吗？我们要他写的辛亥（双十特刊）文，催一催。

十二点又到了。

你的明

^⑧ 杨尚昆：当时从前方回延安，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⑨ 吴老：吴玉章。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十、三（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4日

到延安以来，像这样狼狈还是第一次呢。一路竟未摔跤，总算是有本事的。大衣，裤子全湿透了。

心里想：为了什么淋这场雨呢？午饭后回来不很好吗？下午呆在朱惠那里毫无趣味，几乎是为了多看你一次！我想自己对于你还是太软弱了，常常是这样的。打算不看你的时候，还是跑去看你了。打算离开你的时候，往往却又留下了。而你呢？哼，你是个坏蛋，把自己定住，轴心似地推得人家轮轮转。得意吧，你这小鬼！

想马上看到你的信，作为你对我的补偿。信又不知道在什么人那里，真气人。屋里没有一本可翻翻的书，睡觉吧，太早，说拿起文件读吗，实在钻不进。明，我干什么呢？

大胡^⑧真混蛋，听说他打开我的门了。明天我一定要严厉地质问他。我真想破口大骂才好。

腰酸极了，肚子也有点痛。在路上，把大衣抱住了头，有些发晕。

要躺下休息了。能读到你的信多好呢。

不是说这星期初要来杨家岭一次吗？非来看我不可！

恨你的人。

4日灯下（1942.10.）

范元甄日记

1942年10月6日，星期二，下雨。

真糟糕，竟振作不起来！在床上混了一天。翻翻《译文》、《西北》。拿起应该看的材料，毫无兴趣。

⑧ 大胡：胡维德。

身体也不舒服，头晕，肚子时作痛。消化不好，口里无味，怎么办呢？
改吃两顿饭。并不饱。但觉少一件事做。

李锐信

1942年10月6日

前天你走后，五分钟雨就大了。我想你也许会住到黄牛那里。是否仍淋成落汤鸡回去了？

昨天和林老^⑧谈了四五个钟头，所获甚多，要给他写篇文章。现在要赶着写。

星期五还要开讨论会，而且要读五个文件。如此生活，要认真，真非好体力不行。还是要卖掉点东西。

杨君^⑨结婚你接到通知没有？双十晚六时大概要去一去，但如特刊紧，则又去不成。

下雨，坐在屋内能坐下去吗？读些什么书或文件？想些什么？精力开始集中了吧，这样祝祷。

要等天晴，才能再出来。

明十、六（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7日

接到你的信后，很自惭。心里很快活，但又难过。

我在想些客观的原因。我忙一些，想做的事较多，事情又老做不完。疲倦了，不想做事了，便自然地想找人玩一玩，或聊聊——得出的结论又全是“生活如此”，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我还是常想到你的，但写的、说得少，这倒是真的。

雨像下个不完，想出来也来不了。

昨天又感到疲劳。文章得写，今天一定要赶成。刚才为上次写的长文事，有些

^⑧ 林老：林伯渠，中共“五老”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⑨ 杨君：杨维哲。周健南的夫人。

别扭，很不舒服，牢骚亦无处可发。还是练习着不发吧。总是为了工作，每天要发文章，挤吧，吃的草，挤的奶。

还是要学赵占魁，他就成日站在那铁炉旁边，从不疲倦，而且是早上工，晚下工，他的心态全交与工作。我亦当如此。不管如何，还是工作第一。《民国史》也决定坚持。不急于写，仔细读，硬学点东西。人不小了呢。

定下心，做事情，或读书。要末，就和别人谈谈玩玩，不要胡思乱想，这是你应该向我学的。

不要因雨，心情更郁。

你是明的乖。

十、七（1942）

不要去和人家吵，有事好好讲清楚，态度好些。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7日

明：

接第一封信，未给你写什么，因为无以对你的“祝祷”。今天稍好，没让自己想开去，但还未做正事。

改吃两顿饭了，晚饭到天黑有很长时间，猜想你也许不会有信来，就翻出存着的今年以来你写的信。读起来却像是刚收到的。日子过得真快。意外地，竟有你的信，我当然是高兴的。

我的生活竟是如此奇怪的周期性。算起来，每个月一半过得较好，其余的就是这样。过得较好的一半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忙碌的集体活动，比如开会。一到需要自个儿用工夫的时候又糟了。这说明着我还不能自动地控制自己，没有自觉的积极工作的习惯，尤其是不能用心来钻到一件事里去。我真想，做一些极其具体的工作才能改正这毛病。但是我也知道，再具体的工作，如果不发挥主观的积极性，也是做不好的。工作一旦成了被动的，鞭子在后不得不动又怎么成呢？

“坏”的日子一开始，真是没法解释的。一切道理都知道，却就是不作。所以我也不想把这情形给别人谈，我想他们是很难了解的。而他们所能给我的，一定不外

是我所已经知悉的一些“应该…”。我有时候自己很客观地来看看，也鄙视这种坏的习性。可是，除非是“好”的日子自己又来了，我没法使它振作起来。

胡思乱想，真无聊透顶了。自己放纵，让它拼命去想，把一些极陈腐了的记忆都掏出来，或是提出很多的“假设”，在那里面来安排自己。什么都想，就是不想目前，不想目前的现实的工作。其实是很明显的，所想的都是属于旧我的。一回到那个“我”，是那样的熟悉、自然，毫不费力。尽管是毫无实际意义，却仍旧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前（比如，研究大会的问题）把自己躲藏到那些东西里。

即使是过得好的日子，如果与“坏”的时候联系起来看，实质上仍是不健全的。往往是由于激动，兴奋，或者夹杂着个人的表现，而紧张起来，并不是像赵占魁那样的真正在工作。

昨天跑出去想借些小说来翻翻，结果很不好，仅借到一部《金瓶梅》。我的本意倒是打算找点有知识可寻的东西，比如那天在你那里读的。今天下午仍看了一下《金瓶梅》。这本子标明古本，却删得多极了，比去年看的那厚本子还少得多。我还是读了很多，并且因此而发现“性”以外的东西也写得很好。对话，西门氏的那种生活，女人们的勾心斗角……

因为看书，就减少了胡思乱想，这大概是一个过渡阶段。等一开会，我也许又紧张起来。然而，休会期间我没有好好研究问题，开会时不免又是激动，直觉地反应，而不是分析与解决问题了。——我自己都好笑，对自己知道的如此清楚，却无力管束自己，这不是软弱透顶了么。改造自己真是谈何容易的！“认识错误就是改了一半”，这话对我是不合适的，认识对于我有时简直毫无意义。

……写了这些，也许是说得对，也许是因为上次给你的信中所说的“否定一切”的情形。旁观者清，你如何估计呢？

对于雨，倒没有什么特别烦。反正我是整天呆在洞里的，你所说的找人玩玩谈谈，我一点也不。晚饭后，大家都闷，我却不愿去与任何人谈。自己坐在屋里。一个人住，对于我真是大幸福。如果还与夏在一起，每当“坏”的时候，就是白加上一层烦恼。

我很知道，男孩子是很少会像我这种情形的。哪怕是旧社会传下来的，男性的理性总强一些。更重要的，是男性的“现实”、“具体”。这大概是由于男子总靠自己在社会里求生活，所以形成的吧。我们这里的陶乃夫是较感情的，也很任性，但他

比起我来，还是具体得多，现实得多。——这是一般地说，男女之间的不同。对于你，作为丈夫，应该更多地了解我。

你一做事情就能聚精会神，老想那件事。这一点在刚结婚时，我曾很不习惯。这两年来，我已经爱你这一点了。但是，我自己做不到。在我的生活紧张时，我仍是想到两人。在不好的时候，当然就变成向你要求这要求那了。你说的并不错：“告诉你以我的生活，就是给你力量。”我自己应该这样做，来学习你的好地方。不过，这仅是你自己的生活客观上起的副作用。除此而外，你应该针对我的情况，有意识地来帮助我。当然，目前的情形，有许多客观障碍，我并不强调来要求你。我应该“管”自己生活，实在有几天“管”不住自己，也不必老向你叽里咕噜。……能够在一起工作倒也好！

我的外形，我的表现，也许还是一个顽强的家伙。其实在自己知道的地方，仍有许多软弱面哩。你曾经有这认识吗？在两人的生活上，尤其是这样。我对于慕琳他们所说的“你怕我”，特别反应不好，也是因为这原故。一方面因为讨厌庸俗的“怕老婆”论，另一方面，很恼怒她们这种浮浅的看法。就拿屡次的吵架说吧，对于我自己是很痛苦的。吵架的时候，我的心情通常是下面两种状况：或是想起你所有的毛病，把你的缺点与长处隔开来看，对你失望甚至鄙视，情绪上没有尊重。另外一种则是自己的放纵感情，丝毫不用理性控制自己，在你面前尽情发泄。心里对你要求的是什么呢，你一回忆每次吵架是如何结束的，就可了解到这一点了。后一种情况的吵架看起来是你示弱的，实际是我在你面前的示弱。为什么在你面前自己就会失去理性呢？为什么在别人面前能做到的（控制自己），在你面前自己就无力了呢！？在你的面前总是把一切弱点毫无遮掩地暴露着。

当然，我仅是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吵架的事，这里并不谈到吵架对于你是怎样的。我对于你的任性，可以解释为对于旧社会的“女儿经”的一种反对（并不是“女人反过来压迫男人”这一种反对）。从小就听到母亲谈到或教诲表姐们，对于丈夫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取得他们的欢心。我痛恶这些东西，在自己的恋爱理想中，定了一条认为夫妇生活中不能有一点伪装的，应该最赤裸地出现。这种想法就是我们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根源。在现实中证明这想法是不可能的，唯心的。即使是夫妻，也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人，有独个的生活经验，有独个儿的思维活动，也有自己对于对方的要求，对方的行为也会引起自己的反应。因为这些，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完全

了解，即使了解，也会有一些直觉的反应是不能控制的。譬如吵架，你也许知道我是任性，但对于一些不能忍受的话，你仍然发火，引起不快。因为你总是一个人，不能要求在我完全任性的时候，你就恰好全部理性。又像在有小孩的时候，我心里的不快与苦痛全在你面前发泄了，在我主观上也许并不怨你，或并不太怨你，只仅是为事情而苦恼。在你受到我所发泄的情绪时，就不可能完全了解我是怎样想的，或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从你自己方面着眼而起的反应，认为我是怨你，一定要你负责。结果呢？在我是觉得，我的情绪坦白地向你表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慰，所得到的是计较责任问题。而你呢？因为难于忍受的情况，觉得对你也是一大痛苦。我有时也想到应该如何表达我的情绪，如何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取得向你要求的東西。在这种时候，却很快地想起母亲们的“御夫术”之类而不齿于行，结果走了极端。

对于吵架的事，从用“新”的名字给你写信以后（你为什么不太叫这个名字呢？）我就决心再不这样了。这个决心基于两点：①为什么我不能在你面前控制自己？②我不能只顾自己，还应该从你作想，不能总是自己要求什么，还应想你。事实上，这几个月我是在努力做着的。

写到这里，又想到“温柔”不温柔的事。我要告诉你，你那些提法是很损伤我的，使我在你面前有意识地暴躁。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按你的喜欢来做呢？（你也不按我的要求来改一些小地方呀？）那样不又是用手段来取得你的欢喜吗？我是不屑的。尤其不好的是，你常常在提到某某老婆时说这事，告诉你，以后不要这样。——你还是了解得太少了。明！

哟，结婚以后，还没写过这么长的信吧。我的议论就停于此。

翻一本旧的译文，读到日本小林多喜二的几封信，由监狱寄出的，看来是情书，题名《追踪着太阳的人》。朴实而真诚，是好情书。他关心着外面人的一切细小的地方，惦念着他们，大概感情是极细致的。但这并不妨害他，他是被打死在警察署，而并未因为他的感情而苟生着。文字极平淡，我读着颇感动。

又翻《四部精粹》。读到一些古东西，总没有由衷的喜爱，仅是唤起了在教科书上读时的感情。想到我的“霍先生”^⑤，这也许是对历史欠熟悉的原故。

子宫颈炎凉来仍重，腰酸，下坠痛。天雨又无法看。整风完后，还是去住一次

^⑤ 霍先生：即何伟，原名霍恒德。范元甄的中学国文教师，革命起启蒙人。

医院，拖下去不是事。情绪不好与头昏好像是互相影响着的。

杨无通知给我，我打算不理睬。双十据说放假。如然，头天晚饭后我当来你处。星期六再回这里，好吗？

有些想吃好东西，真奇怪。

昨天在枣园玩，拖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走了一圈，有些想起我们的孩子。如果今天有个两岁的孩子，我会怎样呢？也许更不成话了？也许会变得现实些？又想到灼姐他们的大儿子——我的思想就是这样跳跃着。胡思乱想就是这样织成的。

雨真岂有此理！

你的新

十、七、灯下（1942）

写完这信，头昏极了，腰也酸。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8日

天晴了，真高兴。收拾收拾屋子，好好生活起来。

《革命军》田儿已交我，系手抄的。怕失落，未敢寄。读史事坚持下去吧，我是十二分赞成的。我常可以帮你做点抄写工作。你如高兴，可以给我讲讲。

长文章事怎样呢？对于自己的东西应抱“精益求精”的态度，更虚心些听别人的意见，好好考虑。也许别人的真意并未为你马上了解到。——也许我说的话与事实全不相干。无论如何，慢发作是好的。

吃草挤奶，如果想到说这句话的人^⑥，我们还差得远哩。

十、八、早晨（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12日

今天开会后，一定很疲倦吧。早点睡觉。

⑥ 说这话的人：指鲁迅。

昨天下午未动笔，详细读报就完了。晚上光生来谈，到十二时。今天还是早起的。

宗彦老早说有 T、B^①，昨天去检查，还是有。此人颇怪，似也不大在乎。我只好又代替他的工作，他可能要长期修养。

我想起你晚上有时出汗，是否常这样？

今早舒群^②又问我，札记他很需要，还是写吧。多写几篇再说。

你们在讨论自由主义，羊二处有对我们两人关于此点意见，很好，你和他先谈吧。要出于感谢的态度。星期六我再来找他谈。

“不要浪费时间，多做点事情吧。”这句话你那天对我说过的，这星期一定不打 PK。

安林来信，附上。

明，十、十二（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13日

明：

信收到。

情绪已有转变。在昨天小组会上，我向大家讲了这十多天的生活情形。今天去门诊部，碰到了金主任检查，没什么特别的病，仅仅子宫颈炎，位置有点后倒。头昏，他说是营养不够，支持不来，叫“少读点文件”。既是这样，我仍应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学习。在应做的事上尽了力，有的时候实在顾不过，也就问心无愧了。

我才知道羊二要找我谈的原因了。他们政治组由读“反自由主义”文件，转到集中讨论他了。（这事你千万勿对人说，如杨永直！）刚才田儿与我谈，但我尚无系统意见。尤其使我不愿发言的是，我心里对他还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有些不应有

① T、B：肺结核，Tuberculosis 的缩写。

② 舒群：继丁玲之后，当时在《解放日报》任副刊部主编。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战地》、《海的彼岸》；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雪》；长篇小说《这一代人》等。

的“痛快”之感。不过，他们的事中如有涉及我们的材料，我们当好好反省。

从这事，我又感到你的反省还太粗枝大叶，许多事现在记忆是不太清楚，但仍须好好反省。如轻骑队^⑨及一些问题看法，你并未做到很好的反省。——这些，我曾向你提过，而你的态度是不够正确的。

昨天石岩来看戏，我陪他去找老杨。老杨想叫我与他做饭吃（叫我也吃），我没答应。后来一想觉得不大好。我在生活上几乎是有意识地从来不帮助人。今天中午，特地下去找了他，在那里做了饭吃。不过火不好，做的不成功。我觉得我有些不好的意识，这些地方你是比我好的。比如那天在公园要西红柿，那老汉的态度就曾叫我暗自不高兴好久。类乎这样的事还很多。

今天看病时，没挂号的比挂了号的人还多。在看无号病人时，金主任先把吴亮平^⑩老婆叫进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马上压制了自己。时时记得刘少奇所说的，为了小事“伤感备至”就可损很多无名气。

舒群既要，则对你坚持下去是一个好的督促，勇敢地答应吧。不打PK是很对的。不过在与莫艾^⑪关系上，一要接受赵秘书经验，勿走入极端。

肖侠来信了。附来。

勿忘托陈凡^⑫带的东西！

新

十、十三、（1942）

⑨ 轻骑队：李锐和中央青委一些同志在1941年初创办墙报《轻骑队》，以批判延安当时的不民主现象为主要内容，后改为油印小报。其尖锐文风轰动延安，甚至受到毛泽东的关心。王实味也曾写信热情赞扬。1942年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最后一任主编童大林作检查，随即停刊。

⑩ 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延安时中宣部副部长。

⑪ 莫艾：《解放日报》的记者，最先报道劳动模范吴满有的事迹。建国以后，担任过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文革”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革”后受到过审查和批评。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

⑫ 陈凡：？

李锐信

1942年10月14日

新：

昨天下午本来预备搞民史的，陈氏未婚夫妇来了，拿来几个布糊的小儿人头，要我着色。实在无法，画了三个，一下午过去了。最后只好嘱咐，下次无论谁，决不能关照。

李凤齐^⑧找我谈起吴事，并以前叶事。谈了很久，赞成她现在立场，如脱党即脱离关系。现在听候组织吩咐做事情，她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

昨夜又开会，还是谈领导。还要开一次才能开大会。我们许多问题还不能尽量暴露。

文章还是继续写，这是〈得〉我〈望〉了几天结果，本想关于华北问题就此搁笔的。

星期六，现在有点不想来，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但到时再说吧，也许还是来的。你的精神如何，能集中了吗？念念。

小徐东西已送去，向明信已写。今早吃到野冬苋菜，很好。

明、十四（1942.10.）

没有打PK.

和羊二谈了没有，要改变对大胡态度。

李锐信

1942年10月15日

那天金主任是局部检查，还是全身？你还是去作一次整个检查吧。医生的话一定要遵守，否则又何必去检查。开会时，不必过分紧张，找一个好点的座位。

我已向林朗说过，他以后的稿费由我领取。每月连自己在内，当可有百元收入，

^⑧ 李凤齐：湖北省女中毕业后，做小学教员。抗战初期在武汉，曾同叶剑英结婚。时在《解放日报》工作。

小补当可作到。今冬记得去买些当归吃吃。

星期六还是来。要的东西当不会忘记。

右致新新。

明，十、十五（1942）

今日苏军全线主动。

上午十点半钟就上来了，有些头昏，就一直睡着，准备午饭后做事情。但吃过饭仍旧昏昏沉沉，想吐，不管三七廿一又睡下，又睡不着，起来去大便。以为精神会好些，但无效。只好下办公室取点东西，走上来竟非常累，又躺了一阵。现在是四点半钟，坐起来给你写这一点。是否又是以前四天那样的周期病？

头重得厉害，全身无力……

但也许明天又好了起来，三年来我大概没有怎么病过吧。想着，还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实在又懒得动。你写信问问彭国英，他们那里哪天检查身体，谁好一些。

还得支撑着弄点东西，明天要发的。

明，十、十五下午（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16日

昨天写的这一页，还是寄给你，以存其真。

昨夜开会已十一点半，十二点后才入睡。今早起较迟一小时。现在整个上午快过去，精神还可。大概今天下午可能不致疲劳。

宗彦由何穆^①检查后，有TB（两肺模糊）象征，决定住医院去详细检查。我下星期四也想去检查一下。

星期六准备晚饭后来，会走得很慢，或过河去买点东西。你可下山等我，或稍往外走一走。

明十、十六（1942）

^①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院长。

《历史教训》和今天《柏林声明》社论都是毛主席写的，其精力与思想之速与完整，实惊人！

李锐信

1942年10月19日

昨夜到延大才赶上那人，认错了。以后他一直落在我后面六七十米。

晨四时左右，梦见大姐和母亲，大姐受那位教授逼迫很紧，但不失节。似乎他们办了一个报，大姐转载了新华的《祝贺斯城胜利》，母亲在写油印，很大一个字。她很老了，向我说：“我并没有白活着，总还做点事。”我哭醒了，醒来还有眼泪，心难受得很。后又梦见武大同学，平时玩得来的，似在西安战干团当教官，我告诉他们我在《解放日报》。

是否去医院，明天再你。

现在矛盾的是，写不写文章呢？又想写，又不想写。下午再看。

昨夜睡得好不？我回来换了衣服。

开会时不要太紧张了，一定要午睡。

记得改变态度，对Y和X^⑤。

明，十、十九（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20日

新：

明天如无意外，晚饭后当来。

昨天下午仅看了些稿和报纸，很倦。晚上写一千多字，找了一篇文章的材料。至九点半即支持不下，上床后，翻读《陈恭禄史》，约十时入睡。

昨夜坐灯下，竟感燥热，出微汗。睡后并未继续，恐是偶然现象。

⑤ Y和X：羊二和夏英喆。

昨天毛主席在边堂（按：边区大礼堂）讲演，说党内存有右倾思想，王实味等份子，置之不理，有的还几月未得结论。边区有三千坏党霸（而别人吃了一根纸烟却斤斤计较）。另外一个问题则轻视生产工作（有一个女同志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这，我们自己都应大大反省。

昨夜睡得较好吗？

明，十、廿（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21日

新：

因为许多事压着，今晚不能来。现将介绍信寄来，你为我挂好号。明天中午在杨家岭吃饭，我过河来，你在门诊部附近等我好了。

听说挂号很难，你最好能找一大个子代劳。

明天谈。

明十、廿一（1942）

李锐信

1942年10月22日

昨天读续范亭^⑧讲演，说对个人也要精兵简政，不要想做事太多，要拣重要的做。此意对我今天很重要，真要好好思索一番。

（1942.10.22）

李锐信

1942年10月23日

昨天回来还早，看了好几篇《晚清文选》才睡觉。

^⑧ 续范亭：民主人士，陕甘宁（晋西北）边区政府副主席。

今天早上结了薄冰，坐在办公室内很冷。你一定感很冷了吧？还是将棉裤快做起。星期六来，先换我的卫生裤。

精神似乎又好起来。

给老汤写封信吧，多多安慰他。

牌就干脆收起来好了，我也不要。

不要烦，好新。

明天不来，记打电话。

明十、廿三早（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24日

明：

昨天见老杨，老汤大概没挂着号，跑回去了。下星期四他还来，我明天再给他写信。

老杨布已拿来。你布如领到，最近即可整顿床铺了。

今天开会，明天决定不来了。需要做被子和预备大会发言。小徐来信，我已复她。下星期日（月底）如无意外，一定去玩。你看如何？我倒有些想念她的小鬼哩。

匙子有消息没有？

我很好，只是孤傲仍旧，这似乎已经习惯。我觉得自从大家批评我“不虚心”以来，我才更孤傲的。其实这对于自己是烦恼的。

再谈！

精神好起来了，仍需注意休息。

牌还是在陶乃夫处找到。他收在床上。

你的新

廿四早匆匆中（1942.10.）

李锐信

1942年10月25日

现在是十点半，我坐在房子里，打开窗子，太阳射在稿纸上，我用 S. X. L^① 的名字，写完了一篇《晋察冀的民兵》的通讯。这是第一次，一个人过的星期日。上午就休息了，下午搞民史。我用工作渡过我的休息日。一个人如何休息呢？

你呢，现在也正打开门，让太阳晒进来吧？是不是在做被子？

信都收到了，就这样办吧。还是星期六去为好，如何？星期日去容易忙，还要上林格那里。日程是：上午去林格，在他那里吃中饭，回到小徐处吃晚饭。早饭就随便。

有一个好消息想不告诉你。匙子收到了，怪好的。让你想一想，我已开始用了，非常神气。

这星期或出来一次，也说不定。你们的会是否继续开下去？

明果

十、廿五早（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25日

明宝宝：

注意休息！

晚饭时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很。我早上没给你写信，实在是顾不过来了。

忙了一整天，现在腰酸背痛的。除了缝好被子之外（被子布真太粗了，睡一个时候，也许会习惯的。生活水平真是逐渐下降着），还给你做了一件东西，你也猜猜看吧。

明天又开会，星期四以前恐怕不会间歇的，这星期也许可以结束。已经是讨论

^① S. X. L.：孙后礼。李锐解放后还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取他本名李厚生的谐音，倒置。

了。你如出来，最好是休会的那天。这样好吗？——哪天休会，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最好你能给小徐写封信，问问有无地方备我们星六住，这是先决条件。此外，如果星期六还开会，我就太累了。你现在就可通知林格，告诉他我们一定去。老汤星期四如来看病，最好约他一道。这事由我负责。

妹妹昨天整天没有，晚上又来了一点。今天又整天没有，大概要完了。还是有些皮子之类的怪东西，脏死了。

匙子勿失掉了，当心点。我没工夫给小哥写信。

困极了。

新吻你。

十、廿五、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27日

明：

昨天早上往中央研究院参加座谈会，被雨隔在那边。今天晚饭后才回来，狼狈不堪。

座谈会是关于气节问题，有一个具体对象是曾经一再写反共东西的叛徒。感想颇多，先把一份材料寄给你吧。

很疲乏，想早睡。

这星期恐怕一直要开会。

罗迈^⑩今天发言，有一点是对一般进行反省有用的，那就是发现主要矛盾。咱们不是还没找出自己主要的矛盾吗？（要具体的而不是一般的。）

要的东西，你寄了没？怎没有收到？

睡了，明天写。

新

星期二（1942.10.27.）

^⑩ 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李锐信

1942年10月27日

新新：

昨天领了被布，和你那种一样，竟领到一丈八尺，奇不奇？不知你是用的哪一种？老杨换来的布已用否？不然给我正好，我的可以给你。

哪天休会，记来电话。星期六如开会，则太急了，到时再说吧。最好在星四通知小徐。

这两天晚上老有人来谈话。

每天有些遐想，想记下来，总又未记下。想去找吴老谈汪精卫，用访问口吻写出，你看如何。能给我先接洽否？可告他我访问了林老，因之有兴趣。

精神大概是又好了。晚上睡得很早，中午必假寐半小时。休息是没有问题的。

哥

十、廿七（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29日

明：

没有什么反应吧？甚记挂！

刚才我觉得你的神气怪不高兴，是否曾上山找过我？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事？你这种“闷劲儿”，最使我摸不着头脑了已写信给瑞璋，决定不去了。被子等我回来决定如何好了，你不必去想这个。

我现在真不行。今天上午发言约一小时，到现在还是头昏昏的。当然，声音太高一些也是原因。但我从来没因讲一次话如此疲乏过。刚才曾想送你一段，因为实在持不住就作罢的。

星期六我从研究院回来，也许带牛肉回来。

困极了，想睡。怕你今天有什么不乐意，还是给你写了这点。

老汤留了个条子，他今天看病了。我今天无法给他写信了。
准备着后天“欢迎”我吧。吻你！

你的新

29/10 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0月30日

明：

一连开会，昨至夜一时，又是睡不着觉。但收获及感想甚多。

星期日黄牛会来，准备丰富点吧。明天出街最好去华北书店一次。打听下肥皂换牙膏事！

你的新

星期五早（1942.10.30.）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2日

明：

累了一天，把整个窑洞都打扫过了，晒了被子铺了草。

晚上开了个晚会。惟一精彩的节目就是请来国乐社，还跳了两次舞。舞瘾又被引起了。七号上鲁艺，能赶上他们的跳舞会就好。

有人调工作了，恐怕不等学习完毕就要陆续调人。我会到什么地方呢？留下也好，下乡也好。如果定下来，我想弄个三弦一类的东西学学，练得性子静下来，也练恒心。在这山沟里要有一种娱乐才好哩。

日内去看吴老。没头没脑来篇访问的东西怕不好吧？先谈过材料再说吧。今天打杂过去了，明天正式做棉裤。

听国乐总会引起些不健康的情绪，这些情形你大概都不会有的。咱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朱风熙^⑩带的条子收到未？

新

十一、二、灯下（1942）

记找电线——又及

李锐信

1942年11月2日

新新：

关于和吴老谈的事是这样，我想用访问记的形式写出汪精卫在历史上的变节行为，从历史来评价。不知他的时间如何？他什么时候有空（你写信告我）。先去谈谈，大概这类材料他不少。你帮这点忙吧，就在这一两天内回信我。

信已发。

乖明

十一、二（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3日

新：

你真是个大傻瓜，要跑回去休息两天。

周末出游，不再动摇了。是不是星期六即去小徐处，还得先写信给交涉住处。如可以，就上他们那吃晚饭。星六中饭后即动身。我星期五再通知林格。你星四晚得小徐回信后，用电话通知我。如何？

明

十一、三（1942）

^⑩ 朱风熙：延安《解放日报》编辑。

李锐信

1942年11月5日

信是昨晚接到的，小哥未附信在内，原因恐是急于发给你。汉口光是生活下去，大概还是平安的，以后你可较放心了。

父亲信末说“前月（日或月）寄款”，如系前月，则成问题，前日则恐尚未到。小哥大概连信也没看，就寄来了。吉弟附来的照片大概也忘了。你就写信去问个清楚吧。我马上要去找贺龙，又是写文章。

明天见。

哥

十一、五（1942）

小哥信，十、十六寄，比平信慢。

李锐信

1942年11月10日

新新：

大座谈会已开始。我被迫第一个发言，没准备好，说得不明确。

星期日能够出去玩玩，是好的。这星期留在家，下周再出去好吗？

留的条子，很好。一定严加管束。

在对人方面，我们是要学谭壮^⑧的。你对小何的孩子是冷淡些的，大概觉得不漂亮，是不是？

明天再谈。

明 十一、十（1942）

^⑧ 谭壮：湖南省新化县人，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当时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0日

明：

收到你的信，我的“留言”能引起你的注意，当然很高兴。还有一提的必要——我已感到你在改进自己方面比我来得慢，遇事警惕还很不够，你已经日益定型化了。这时候不严格注意，越下去是越不易改的。

你没有注意过我的一大进步吗？我现在对于你的进步的要求是比对两人生活来得多的，即使常为小事向你不耐烦，也是因为联想到大的方面。我常说的“感情波动”，实际就是对你的不满情形。

不要让大家觉得你是每会必先说话的人。发表意见，应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要问题。我有些觉得：你在那环境里自满的情绪很重，应该想到：①站在矮子中间逞大个，有什么了不起呢？自己应做到自己最大可能的限制。②周围是否全是矮子，倒也值得考虑。

不用脑子，这是你最大的毛病。你认为仅在小事上如此，我看决不尽然。即使你也是想过，但仍未达到事情的最深处。我想用些工夫，接近你一时期的话，一定可以找出你思想方法中间的一个特点——这问题你在学风学习中并未解决！

发表意见时注意不要片面！你们对青委的多少“幸灾乐祸”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一提笔就写了这些，大概因为这些话总是盘亘脑际的。

你说我对小何孩子的话是估计错误的，正因为我觉得那孩子不漂亮，并无兴趣，我才有意识地关心他，谈到他的。我还想给小何写封信，谈一些心理的问题。

我们又开会了，真头疼。

不要忘了找电线。不然，我可要行动了！

新

十一、十、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1日

昨天给你写完了信，就上小郭处去，借了一本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我准备用休息的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与他谈到对我的认识、印象之类。他很不容易地讲了一点，对我是用得着的，但也反映他对我了解不充分。关于“骄傲”一点，从他的谈话使我悟到，“成见”先入为主之厉害。

我去的时候，他在读初中动物学，旁边放着词源和字典。小郭这样精神倒是可佩的。

已拿到五十元。

记得焊盆。

要吃饭了，不及多写。

十一晨（1942.11.）

李锐信

1942年11月12日

新新：

哥的生活似乎能很有规律起来了。早上办公前作十分钟运动，喝盐开水。晚上学习，办公室有灯。九点回去睡觉，床上看看杂书。中午则尽可能弄民史，否则搞工作。偶然有感想，则记点下来，约束自己。总之，就是生活得更认真一些。

早晨的两项，你能照办吗？

电线已弄去了，这星期可能有。

给了余廿元，我还有一一五。牙膏不买了吧，太贵。星期六下午准备出去，买个砂锅和羊骨头回。

晚上睡眠极好，惜小便过多。

明果

十一、十二（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3日

好明：

你的信收到。

会直开到今天，收获很大，精神亢奋。今天轮到讨论我（在讨论别人时收获已很多），惟身体吃亏很大。大前晚、昨晚，通夜失眠。现在写信手有些发抖。

我一定用我们这种精神，来组织我对你的意见。给你全盘看一看。

对我们生活的省悟，盼与我谈谈，不要待我来时又三言两语。在这方面我有个秘密，已下决心告诉你。对你在了解我对两人生活的要求上会有帮助。在我们开这几天会以前我还无勇气告你的。

星期决定来。为从容计，晚饭后你到桃林等我。如能这样，星期六下午打个电话来。

昨通夜与夏谈，有空前收获。我们的整风实不坏。

星期六可炖肉，我晚上再吃。在这里少吃晚饭出来，要豆腐。

例假也来了（昨天早上来）。

心跳，不写了！

星期六万勿在“那点”上搅扰我！我这星期精神太累了！

你的新

星期五大早（1942.11.13.）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5日

即托张老买砂锅吧。

明：

经历了一件与你那次类似的事：走到延大过去山上，肚痛得不行，出一身汗，大胆爬到山坡上拉了一点，枣刺扎屁股也顾不得了。走回来累得不行。现在腹仍痛。

回来又急饮了两杯水，胃也痛。消化如此不好真是苦事，以后一点也不能吃胀了。简单不能吃好吃点，差不多每次都出事的。

疲乏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步：这星期你来吧。求你行吗？我实在走不动！

今晚没开会，要开的话，我也迟到 □ □ □ □ □ …能以你“言中”而自喜。

要睡了。这星期也许少有信给你。

带铜锅。小哥如有信来，勿忘带我。

累死了！

新

十五晚（1942.11.）

带块日光皂给我。

去信慕琳 □ □ □

（原信没有年、月。根据“新”的称呼应在1942年5月以后。又根据李锐1942.11.30信“砂锅已买”，推测此信日期为1942.11.15——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6日

明：

昨晚回来又开讨论会至十时以后，烧水洗脚毕恐已近十一、二点。大概是太疲乏了，以致做了件异常难为情的事。

关于钱的事，既已如此，就不去想它好了。据说去的车已到西安，大致不会误事。周他们似乎也没意识到会有什么很快的变故，也许是我自己太神经过敏。

香港文是否删改过了？再预备写些什么？你的经常的研究与读书到底怎样开始呢？我准备写篇关于美国工业生产力的东西。你给我留心一下报纸——南洋及……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我们没有而你们有。

记得焊盆。

我们这里又领了一批棉鞋。你的棉鞋事到底如何？你自己不管人家不是以为你能穿吗？催催吧？

头昏得很，打算星期四去检查检查。

十六日（1942.11.）

范元甄日记

1942年11月16日，星期一，晴（发炭）

讨论我了，大家说的确比自己更深刻。关于思想上的危险性，自己所给予的重视尚很不够。

很多事需要180°的转变，这确不是件易事！

夏的批评那样着重琐事，中心精神来表现自己，给自己吹牛，我真忍受不住了。但是仍然接受了她关于《容飞》所说的话。大家说我需要检讨与她之间的关系。是的，我早就想到过，自己也注意小事，也并不政治化。为什么我没有做到伊凡的地步，根本不在小事上与她打交道。今天她的发言还提醒了我一点：千万记住别使用她的东西。

羊耳批评了我与明的关系。明的反省是极不细致的，我应该更好地帮助他。对于羊二发言的动机，我有些怀疑。但我不应该这样想，还是应该就自己所有的毛病着想。

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很好地读文件。从平的发言，使我觉得他们对《政治化》一文读得好。我却几乎对它尚无了解。

一些小事应下决心改。这些事都做不到，在重大的事情上还能管自己吗？一定星期日回来，如赶不及，不出去好了。

曾想：与明少在一起，一个月见他一次吧。转念一想，这样是不对的，我的错误并不是他所以致。对于他，我也应采积极态度。“夫妇生活是无原则的”，这句话是应该接受考虑的（接受这句话是多么不容易，我差不多因为“刺激”而否认它）。过去以为两个人之间谈到大的问题就是正确了，现在应该追究的是：谈了哪些大事（应该谈的吗？），怎么谈的。

李锐信

1942年11月16日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肖平^⑩在晋东南被人失火打死了。这样年轻，这样有希望，就死了。而且死的如是冤枉，真是痛心之事。

今早特别冷，工作时一直冷。今年大概会比去年冷一些。你平时出外或出窑洞，还是披上大衣吧。

慕琳今天来了，我交钱与她，你不必再写信。

红枣有好的，自己也买几斤吧。昨天没同意送钱与小徐，是因为你要买毛线，我这里将油和肥皂一买也差不多（四十元做鞋）。如你那里有剩余，你斟酌给她一些好了。

手脚都冷，不想写了。

明

十一、十六（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16日夜

GUY:

第一次晚上和你写信。你真是太不行了。关于消化的问题你好像一直没有认真注意过似的。还是学我的办法吧，早上喝盐开水。据说参谋长实行过一年多，很有效用。不单助消化，而且对血液也好。从慕琳处给你弄来几颗盐根（每次一粒），这比盐好，能医肚痛（以后再继续弄）。一个好习惯或制度建立很不易，你一定试着做！你们早上不是有开水吗，为此也应早起。我现在是在坚持下去，今天做完早操上工是六点半。

^⑩ 肖平：1940年及1941年上半年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华北太行区。“轻骑队”的积极分子。《龙生龙、凤生凤》杂文作者。该文批评延安高级干部的特殊。如托儿所只有首长的孩子有牛奶喝。

买东西都接洽过了。力士已交，要她买两瓶。还有油，肥皂和毛线（白的）。程处你也进行吧，看哪边便宜。

为什么要“求”呢，一定来。这样说好像很不平等似的。

今晚预备将文章赶起。现在是九点半，略微开点夜车。

求你喝盐开水，每天早晨。最好能接着行十分钟运动，延年益寿。

MG

十一、十六夜（1942）

给魏写信，我给他写信说哪个星期日去一次。

电线已弄到！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7日

明：

这两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讨论了我，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性。要做一个党员，真得重新脱胎。这是一个痛苦艰巨的斗争。我想最近时期内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方面。

在意识上，我的坏东西也许比你更多，更尖锐。然而在思想上你的危险性也不小，但是你迄今尚未把它们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我想你需要仅就延安的三年，具体细致地反省自己。这一点上，我对你的迫切期望是未为你所了解的。即使我的态度有不妥处，也只因我太急于得到你的了解所致。

羊二批评我的时候提到你，他说我们夫妇间是无原则的。虽然他仅就小广播这一点来说的，当时很刺激我。但是，我们应该撇弃一切（不关羊二的动机等等）来好好反省自己。用党的生活的原则为标准来检查我们的关系，恐怕很羞于说是“原则”的吧。

我很难过的，对于我自己，我是开始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如何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对于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来认识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谓“长处”下面，总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谓“改造”岂不无的放矢吗？

当然我并不否认你已开始注意，如星六你告诉我的。但是你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方法，还不能把问题原则地了解。——这不是我教训你，在你面前逞能（你这些话是足以令人伤心的）。你因工作条件，时间精力限制了。而我的环境比你好，我应该帮助你，这种精神应该为你所接受的。

你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雄心吗？我们曾想“别开生面”地生活。当然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我们生活三年了，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头一个时候，你对我的一切帮助（如家庭观念），我是感谢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做得更多呢？我们也有过坏影响的东西，我希望两人都好好想一下。

星期日晚上我做了一个长梦，梦到一个极大的会上斗争你。你表现了软弱、糊涂、顽固、尚且哭了，我非常地伤心。——这个梦也许对你很不恭敬，请你原谅我，我并没有有意识要做这么个梦的。

你的“自尊心”，你那股别扭劲应该丢掉。你没有权利利用“管自己生活”的牌子来搪塞我，我是很难过的。

嘱咐我的生活事，尽量照着做。今天起我们集体吃饭了，也可帮我早起。星期六你来吧，愿意的话带点豆腐。

希望着星期六有一个丰富的谈话。

新

十一、十七、（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18日

明：

星期六来吧。

有许多话要与你谈。——关于自己，关于你！

你的新

十一、十八、早（1942）

明：

这两天心很沉重。昨天曾给你写了两页，怕你看了不高兴，又没有寄。一切还

是见面谈吧！

我对你的“好意”并未为你所了解与接受。你的“自尊”、别扭，总看见自己有多少多少长处——这种态度使我很伤心！

等待着你星期六来。我今天妹妹来了。希望你不要变卦。

如能找到我一小团棕色毛线，就给我带来。还有日光肥皂、电线。记得带粮票。我们集体吃饭，没粮票吃不成饭。

已与陈伯达说过，他知道了。

新

十一、十八、灯下（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19日

昨晚回来还不觉得很累。但上床后，一下子就睡着了。

前夜和昨天所谈，对我是有很大意义的。对于自己的毛病，的确还没有钻出。你的“波动”、生气是必然的。所谓计较态度，只能当作我的遮羞来看，这实在是没意思的。我愿意在认识和改正自己缺点这方面，能很快赶上你。

决不要为别人谈到我而不愉快，要真的高兴，这样对我才好（其实我过去也如此来对待别人谈你，现在已这样了）。不要去计较羊二及某些人的态度或动机或过火之处，事实上对自己都是好的。否则，即拒人于门外。

你对自己的认识倒是深刻的，问题是在做。记住“知识分子说得多，了解得多，而做得少”这句话，一切决定于“行”。你首先就要改变对羊、夏态度，关系。否则你如何学党风？在这方面的固执，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对胖子也要改。

少管闲事，也是要经常注意的，如此才能成习惯。去掉坏习惯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虽难做到及时监督，但每天可记下一天的自己错处（未表现的，思想也在内），过一时期作一总结。这也是一法。

闲事不管了，然后心情才会转移大事。

除了最近整风期间外，你平时每天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呢？回想起来一定是很可羞的。

有机会能找些在某方面特别强于自己的人谈谈，是很有益的。

不妨和老杨谈谈，和他交谈应是政治为主。

今天不写了，有感触一定和你写。我将把这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因为我过去对两人生活负责太少。但不一定每天都有什么寄你。

要带的东西，恐怕就很困难了。

牙膏已得二瓶，还不知是一块力士换的，或要补多少钱。买毛线事你再写信与慕琳好了。

妹妹如何，近日是否还疲乏如故？极念。

后天见。

明果

十一、十九（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20日

明：

这几天，根据刘少奇《修养》反省自己。整风以来，对于我还是钻自己的开始，想着想着心里苦得很。——这些工夫应该入党以来就作的，而直留到今天，痛苦也更深了！

你的信使我快乐一点。希望你贯彻此精神。我看你目前中心缺点是没能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去了解，所以什么事都是“偶然”的，不要紧的了。

关于两人生活中，我对你有哪些非原则的事情（最好也想想你自己），你详细想想好吗？

我们吃三顿，不过中午吃稀饭。你如来，买点大饼之类吧。

希望看到你！

新

20/11（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22日

明！

回来还早，本打算送你到延大的。

彻底收拾了屋子——小、简单，容易清洁。

很累了，要睡觉。这星期一定聚精会神读文件。刚才已向老夏说了，让她谈谈对我的意见。打算耐性听她的。

关于青委、偏向……等，盼你能多想。

从今天起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吧！三年了哩！

给我力量！

少说话、少打牌，千万！

新吻你！

十一、廿二、灯下（1942）

范元甄日记

1942年11月22日，星期日

因为批评他，又吵了。不过，今天倒是过得挺好。想起来，吵架的原因总不外这样：在我呢，批评起来就上火，一上火就把他来个全部否定。而我在别人说他时（像羊那样极无聊的攻击），心里又极不高兴。我自己批评他时，他又不能接受，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就觉得他太不了解我，自己难过极了。

他的别扭劲几乎与我的脾气同样难改，事情总是一闹就僵。

感情波动得异常凶，一刹那竟会感伤起来。这大概是情所不觉得吧。要这样彻头彻脑把自己变过来，真是不容易。

李锐信

1942年11月23日

新：

这是林格来的信。我曾写一信给他，只提出了问题，他的回信是如此坦诚的。三六年下半年至三七年初，我曾和他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信，我和他之间的新的友谊是可能建立起来的。你给小何写信了没有？

读《反党内》斗争，开始对有些问题有了较深的领悟。晚上三个钟头学习，我是尽力遵守的。

文章写好了，也许是不能用的。以后即算是处理有不当，大概不会再有过去那种不满的感觉。对余^⑧，我在建立新的关系——真正地尊重他，体谅他，与在事实上帮助他。对其他的人，首先第一条要做到的，就是不给人坏影响。——这当然是长期的功夫。但首先抓住这点，这就是无时无刻不注意原则精神。

昨天下午打了四圈，赢了莫的面吃。

星期六上午到旧中央礼堂去听报告，也许即来你那里吃中饭。你们是吃三顿还两顿？

杨松^⑨快死了，已在布置灵堂。对于这样同志的死，心情是非常沉痛而难过的。我们如此健旺活着，还不应为党多做些事吗？

明

十一、廿三（1942）

寄林格信未？写信与小何。

^⑧ 余光生。

^⑨ 杨松：莫斯科回来的，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李锐信

1942年11月24日

昨天一下午忙着扎纸花（自己戏语：“生前输血^⑨，死后扎花”），晚上迎灵，抬棺。仪式很隆重，大家心情很沉痛。晚上赶着写杨松的传略，草稿成，因又冻又饿，睡了。今早起来赶抄，现已发。但又要赶去写哀悼的社论，加以余病后，他的事交我办，所以更忙一些。不能多写了。

和夏谈结果如何？还可与羊谈一次吧，甚念。

切忌有所领悟即沾沾自喜。

明

十一、廿四（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25日

昨夜在舒群处闲谈，有一个不大紧要问题，又随便插了嘴，其实是不必要插嘴的。以后当更多留心。

我们开始读《修养》文。

《民史》打算在下午继续搞起来。

可惜还不生地炕，一冷，工作情绪就低下来。

昨天下午写那篇悼文，苦事。写出来了，一考虑，还是不用。这是对的，的确写得平平，不亲切。

因太累，晚上没参加学习，读读报就睡觉了。

今天大概会很忙乱的，吃两顿。早上看稿很多。写了封信给林格，现在很累了。

廿六岁了，才认真生活，说起来是太可笑的。

前信所提问题做得如何？有空，写信告诉我。

^⑨ 杨松重病住院，李锐曾去为他输过血。

明

十一、廿五（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26日

昨天抬棺可抬累了。墓地修得非常好。

昨日整天右脸后半似有一个筋在内抽，时发一阵，微微地诱痛，睡后还未止。摸一摸，有一块隐痛。今天又好了，不知是何原故。以前只有打排球时，一下没跳好，那地方有根筋抽痛半天。大概没有什么的。

魏回信给你看。星期天冯文彬^⑧在青年俱乐部报告轻骑队事，老蒋昨转告，要我们去参加。我已去信魏，该日上午在那里碰面。

星期六你是晚饭前还是后回？

今天又开会。这几天很累，不想写了。

明

十一、廿六（1942）

李锐信

1942年11月30日

新：

昨天一天是有收获的，但如此则一周得不到一次好休息。

接受你所提意见，但要注意另一方面：拘谨。

对魏的态度你该改变下了吧。在对人的态度与估计方面，我们都得重新做起。

石^⑨事决不能因之烦恼。你所要做的，就是对党负责，提供材料意见；自己一方面，大概还是无原则接近人，只是讨厌他，而不是从政治上出发的。

^⑧ 冯文彬：延安时期任中央青委副书记。解放后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

^⑨ 石：此人当时叫石英，又名石影。大概是在青干校学习，较年轻，会跳舞，说话没遮拦，似是一个烈士后代。前面提到的延安渥伦斯基即指此人。

什么“第一安娜”^⑧这些名称，恐怕都是那个“小刘”给你在延安留下的种子，不是老蒋过去也说过“浪漫”之意吗？这方面，对过去的生话要予以更严肃的估计。我又记起你在西安硬要那双手套^⑨，后来在车上戴着，给人（至少乔木）以何印象呢？

不要因为提起这些话，又不高兴起来。

毛线事与程约好，如何去取？我恐怕难去。砂锅已买，四十元。

明

十一、卅（1942）

今天试着赶篇赞扬土伦^⑩社论。

范元甄信

1942年11月30日

明：

昨天的“剥皮”似乎引起了你的不高兴，我仍觉得是很必要的。我也相信你心里还是会同意的吧。

你上星期给我的话是正确的。我想，我们应该把领悟的东西，时刻记在脑里，用它指引着一言一行。否则，把这些领悟变成了整风期间的谈话资料是极无聊的。比如说吧：自己领悟了“多说话的人一定不用思想”，而自己呢，仍旧说得很多，并且证明所说出的，思想还用得不够。如果用了思想的话，满可以用自己的理由来说服人，而用不着老引用别人的话，或是事实。如果用了脑子的话，就不至于在反对小广播的时候却说出一些小广播，“政治病”的事，好，“谁知道了，”所以就可以再事广播？我简直不相信你是先思想过！

我的话也许又会使你不高兴，不过我可不介意这种不高兴！这星期我很忙，恐怕不能再写信给你。相信在星期六之前，你总会高兴起来的。

⑧ 安娜：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⑨ 1939年12月李锐、范元甄从重庆赴延安途中，曾在西安停留了好多天。范元甄买了一双非常考究的长毛皮手套，引起同车人的反感。

⑩ 土伦：1942年11月27日，法军凿沉在土伦港的军舰，以免落入德军之手。

回来时又与魏谈了许多，并且谈到他与小张之间。出乎意外地，他说口袋里正装着小张提出离婚的信。据他自己说，原因是小张对于他的“缺点——思想意识既多，又改得慢”，表示灰心失望。而他呢，则认为两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鬼话，认为只有性的关系就行了。我看来，魏的毛病一定很严重，小张可能知道更多别人所不知的事情。我想接近接近小张，多从她处知道一些。一方面帮助魏进步，也作为调解他俩关系。只苦于没时间，你也可和魏谈谈这事。

我现在最苦的是对于羊，我几乎只能拿他当敌人看。见到他那副鬼样，我就没法估计他有什么进步。这星期我当努力于与夏的关系。

你如空，给我信好了。你当能三思而了悟我的好心！

新

十一、卅、早（1942）

记得设法去把毛线取回，两斤 \$ 240。

明：

今晨起床特迟。写好信交下去，送信的已走了。你今天可同时读到。关于你，你还是自己多想，我说的太多无很大益处。所谓拘谨，不应在顾虑中。我的批评不是技术的，而是思想的。不是多说少说的问题，而是不要说错。在自己无把握时少说慢说只是补助方法。

你最好能想想：自己在党风学习中需解决哪些问题。我倒有一二意见，只是写来怕太长。

你的信确使我很难过，却绝不是不高兴。我已决心把家庭生活等等重新清算一下。关于恋爱，我的分析大体如上星六所谈，你觉得还恰当不？你能帮我也想想则好。

昨晚去支书谈了谈石事，我知道党不会误解我。只是石除政治以外，还夹杂卑污的想法我极不舒服。说什么我是安娜，可想他把自己看成什么角色了。我真觉得恶心！说起来仍要怪你，如果不是你嘱我不要使他太难堪，我对他会更不客气的。这一次可充分教训我了，凡是言行不合情理的人，都应该提到政治上来考虑。我们过去太天真烂漫了。

关于对魏的估计，我不知你的具体意思，我对他的估计并不好。所需改变的是我对他的态度，需要从政治原则上了解他，帮助他。我看他思想的危险性比我们大

得多。关于你所知道的他的历史材料，你应好好想想，分析。

精力太不丰盛了，总是乏的。看今天的报，怕是也有慢性鼻膜炎。

对十中全会事应如何了解？是否应像抗战时“根绝赤祸”决议那样来估计？看我们的意见，恐怕还是从好处估计它吧。

《民史》之意我看暂搁吧，应该集中精力于整风。多思想事实，提到原则上认识。

你应找乔木谈一次。我也愿意听听别人对你在青委到底如何估计。

毛线事，持信去取吧。何锡麟要一斤半，共三斤半。钱你先设法垫一下。星期六即有。

赶得很紧！

你的新

卅、十一、(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2日

明：

我的信收到了吗？

思想上的自传初稿大致完成，还剩下关于我俩生活的部分。你想想吧：有哪些不对的事。你那方面和我这方面各有什么不对（包括期望、要求，或幻想过的）。

这两夜有点意外的惊扰！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未弄清。看看今晚如何？我的胡思乱想更增强了我的胆小。

你好吗？生了火没有？当心着凉！

明天就是礼拜四了。整风以来，我在这方面倒是有进步，不像从前总盼着星期六到来。这大概是能集中于自己所事之表现。

每天煮十几粒红枣“喂”自己。哈哈！

最好这周去取毛线。能行吗？

我不希望轻骑队这星期天开会。这星期我们一定会很累，需要休息哩。

已是十二月了，我对于时光大概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吧。

你的新

2/12 睡觉前（1942）

李锐信

1942年12月3日

新：

两信都收到。凡是缺点，自己已了解，而且决心改它，这就不会再有难过或不高兴的。希望你常常“剥皮”。

昨天本预备复信，上午在办公室，头又如周期性时突感沉痛，且心内作呕，跑上去睡了。午饭吃的挂面。但整下午和晚上都续开会，勉力支持。今天反似好了，但说不定还会继续的。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工作，文章也许还会要写得有些。工作多了，一天就昏昏沉沉，特别赶文章时，写不出（如写“土伦”，成六百字，后因塔斯社观察家已谈得更好，故没有用），又非写不可，而且几点钟内要，这种苦况恐怕你好多年没有尝过了。

与魏事，你有空就和小张谈吧，我恐怕没有时间。过年时约他们两人来玩一天，当面谈谈夫妇经验，予大家都会有点补益。

那天和乔木已约定，在这月内和他再谈一次。最好我们能同去，到时说吧。预备下周再去信与他。

昨晚和丁明约了几天内和他谈一次。与陈民^⑨关系，还是要等机会，彻底一谈。

我现在集中全力的是对待领导。譬如对大兄，是从心里改变过来的。我想夏、羊之对你，总不及陈民之对我（过去杨永直之对我）。能容人、宽恕人，这点你是太差了的（与丁关系，我受了你的影响）。那天晚上，我和你一个一个数，你简直没有一个瞧得起的（过去对乔木亦不满，记得只谈过满意王里^⑩的教养）。湖南的一群人你都是不满的。对人态度从根本改变，这是你党风中最主要的。掌握原则立场，也可从此做起。

⑨ 陈民：即陈企霞。

⑩ 王里：王汝琪在延安的名字，当时在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来被打成“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

毛线我恐无机会去取，星期日我们一道去如何？我仍准备羊骨头欢迎。
头又有些痛了。

明

十二、三（1942）

党对十中全会意见，你所说的大体对，更多内容星期六谈。

李锐信

1942年12月4日

新：

昨天羊来一信。回信的草稿寄你一看，有保存必要。你看后意见如何，星六回来谈谈。

有什么意外惊扰？

关于两人生活，当想，最好还是一起谈。今天上午本想写一点，又无时间了。在刮风，下午去取毛线，恐又不成。

开会多，较紧张，在练习多用脑。很觉时间不够，但下午又不想做事。

明天见。记得穿大衣来。带口罩、粮票，买些葱。

明

十二、四（1942）

李锐信

1942年12月7日

新：

你的肚子坏了没有？我的大大的坏了。半夜起来，现在直咕咕叫，早饭没吃。现在的情形，吃了油腻是不能多吹风走路的。

不要常对我抱着一种失望似的心情。我想，与你相比，是爬得慢些的，这有主客观原因，我总是在努力的。尊重、听取你的意见是不够，这是我的缺点。但也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三年来对我的态度的变化发展，相互的在这方面检讨。就作为“一二一三”的

日程吧。

黄牛星期日上午来。

别人爱算小事，你就抱定决心不要去算它。算小事这方面，你是相当厉害的。羊说过那样一句话（房子问题），你简直是“恨之入骨”。

记得写程桂英信。将《中国近代史资料》两本带回，想借予林格。

明

十二、七（1942）

李锐信

1942年12月8日

昨天写的两页忘了寄出，仍附上。肚子已痊愈。

乔送我们很远，他似很动于昨晚谈话，说如有意见再写给他。你未来之前，他只谈了一点自高自大和“当时偏向较为积极的分子”。显然他对我是想得不多的。当时报馆对我的意见是“也是一个不满分子”。

我一定好好反省。

送信的要走了。

明

十二、八（1942）

李锐信

1942年12月9日

新：

寄来程的信，钱我已寄去了。

这星期能抽时去检查一次吗？

似要下大雪。

一切都好。

明 十二、九（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10日

明：

你一直在盼着我的信吧？然而你不会知道这两天我生活在什么情绪中的。我几乎是在“一师附小”（记得你来看我的那次吗？）同样的情形中。因为讨论到我，有些不能忍受（其实我应该忍受的）的事，使我几乎完全失掉理智。我简直不愿意控制自己。要不是我决心要做一个党员的话，我简直不反省下去了。我又会说出门诊部讲的话：让我这小资产阶级吧。现在我给你写信，这种情绪大体已过去，要不然，我是无从下笔的。

从这两天的情绪，说明了我整风以来还未经历真正的改造。以前的所谓“深刻”的反省，仍不是经过苦工的结果。那只能说是因为小聪明，因为反应快，所得到的一点点，真正的反省恐要从现在始。大家给我的意见，一般是好的，可是这两天来我不能冷静地考虑它们，我把每一点都向极坏处去想，把自己送到牛角的尖端去。比如说吧，羊二发言说“小范和我一样，只能行时不能倒霉。”我把他想作，羊二以为我在倒霉。明，我的性子如何深地害着我啊！它使我自己吃很多不必要的亏，生很多冤枉气。性子来了，我怎么也没法控制。

希望着你有很好的反省，这是对我的最大的安慰和鼓舞了。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涉及你的。

你对于检讨“两人关系”的内容，了解还不太够。我看不应该是限于两人之间的你对我，我对你，而应着重于在偏向时期，许多问题上互相有过些什么共同点或坏影响。在小广播，工作秘密等问题上有什么无原则的。我想星期天所谈应先着重这部分。大家所要求的是这些，而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反省可说还未开始，以致大家对我这点觉得不够。

上星期日整天打牌是极不对的，希望你能好好想想。这星期天能有不少收获才好。你不会想到我是多么难过的，前晚会后我哭了。昨天在发言时我又禁不住哭了！

一切见面详谈吧，希望不从你那里增加我的难过！

你的新

10/12（1942）

又有月亮了。日子过得多快呀！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14日

星期六来时，记得带杂纸，电报纸来。并请把那条黄裤子的腰带来，我用它做裤腰（先能给我洗净）。

我们的大会已决定明天起继开，并且到研究院去开。星期六如有会，你去听也可。否则我把钥匙放在窗户上的柱子上，你小心摸，别让掉到屋里了。

如能买到豆腐，买点来。否则即买牛肉。

十四早（1942.12.）

李锐信

1942年12月15日

Hao Sin:

今天下午写好了，交出去时心里非常非常难过。^⑩但只似放下肩头重担，以后我要对党做到百分之百的坦白，这是完全可能的了。

我们的整风大概渐入佳境。

关于“宠儿”问题（与你说刘相仿佛）是我提出来的，已作初步反省。又要我写墙报。关于这一段，你的反省一定抄下些给我，这一两天寄来。

^⑩ 在写此信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博古、陆定一、余光生找李锐谈了一个通晚，主要问三件事：同魏泽同的关系（因发生了魏在党校咬了李锐是他的“特务上级”）；同万国瑞的关系（延安传出，万在新四军出了问题，“偷了文件”等）；同1938年在徐州突围时的一个人——叶可泽的关系（叶在当时山东肃清“托派”中被杀掉了，曾咬了李锐与武衡）。这里谓：“写好了”，即指写好了对这三件事的交代。而1937年5月至8月李锐同万国瑞在北平时同居过，还打过胎等情况，过去李在写自传时未曾提过，这次也都写了。1943年4月1日李锐被抓进“保安处”，这三件事即是起因。

这两天我在预备看你所有的信，抽出重要的寄来。
精神完全愉快了吧？我也如此。妹妹顺利吗？念甚。
附与羊信。

明

十二、十五（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16日两封

明：

在赶写思想自传。经常与李正平^⑧谈谈，很有收获。他在整风中有很多进步，给他谈谈，他可以较多地了解我。

交出的东西写得详细吗？你还要继续回忆，这对于你在气节问题的修养上是一个具体的材料，你决不能推到当时的环境。气节，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是绝对的。即使是在一转眼革命就会成功的情形下，需要我们死，我们也不能犹豫。我自己现在苦恼的就是对自己还无把握。在这点上我们相互间应更多帮助，提高自己。

关于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必须要在这次整风中解决，这对我们是基本问题。尤其是人生观。我觉得你在学习中可能与我犯同样毛病，那就是还抓不住原则的问题，一面把每个具体事件弄清楚，一面要找出基本东西。不是这样，就会失却方向。

我的反省抄给你。但你须从自己当时具体情形来想，不要按我的“套”。

对于报馆工作及领导的态度，你须很好反省。

星期天回来腹痛腰酸，当晚及第二天多极了。昨天渐少，仍腹痛。今天已经快没有了，不过身上酸软得很。

星期天谈吧！

找机会把皮手套卖掉，如何？

新 16/12（1942）

⑧ 李正平：？

①对于党的领导者，残留有对旧社会统治人物的看法。不懂得党员应该亲密地团结在他周围，而以为是“谄上”。这种情绪客观上是孤立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离心倾向。

②看事情不看内容如何，只看态度，不看实际是否合原则，只看态度是否适意于自己。

③无原则的爱恶取人。

你对张，是否还包括着对同志态度的不正确？张不对，可当面批评，然而你出以背后议论。

小何来了信。对她学习及反省事我提了意见，写了三张纸。

明：

虽然是在“赶”思想自传，我的强度却仍不高。原来我竟没有思想的习惯。凡是用以思想的时间，我就不知怎么过去的。

吃两顿饭，上午一晃就过去了。晚上又常是坐下聊天了就不想动，即使回屋里也仍不能用思想。真糟糕！

下午这天气，又触发了我的小资级情绪，有点莫名其妙的感伤。我赶快把自己安排在大家谈话的场合下，然而对于谈话并无由衷的兴趣。一边听，一边自己脑子里在转。转些什么，当然仍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乱糟糟地。——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摆脱这种境界呢？我总不能全身心集中于我之所事！

有点想到工作问题。到底会干什么？又想到两人能在一起才好。这都是不该有的念头，现在是应该思考自传的时间。

想起来，这三年中我们之间思想上基本上是没有沟通的，尽管犯偏向是共同的。要算责任，这一点恐怕主要要记在你的消极态度上。我虽然不懂得要求原则的精神生活，对于这种隔膜，我却是一直都嚷着不满的。没有思想上的相同，始终是很不巩固的。

应该下雪了。告诉我，你日记上写了好几段“雪”，是否都是意味着她的?? 还应该想想有哪样不坦白的东西才行哩！

星期六当把写好的带给你看。最近一个时期，集中搞我吧。等我的思想自传结束后，我再帮助你反省和思考，如何？这是要求等价交换的。哈哈！

在回忆旧事时，我有些想起老霍。

脑子总不能集中在大事上，好几天连报都没看。作为党员应有的忧国爱民，我简直太不够了。

真的想两人在一起，随时就能谈谈多好哩！

今晚妹妹又多了一阵，从明天起大概开始干净了。

没什么写的。吻你！

新

十二、十六、灯下（1942）

李锐信

1942年12月17日

新：

大概忙得很吧？

昨天翻了翻你的信，一大包，只看了一部分，但已发现不少问题。此亦可证过去读信如何马虎与无政治原则。

这两天很懒散。除按时工作与学习外，简直不大想做别的事了。但亦无头痛预感。

这星期天上午要开个会，关于反映大后方问题。你可静静读你自己的信。

今天去取油（往市场），你将那空罐带回来吧。

真是要准备过年了，今年过得真快。自传完全脱稿没有？

明

十二、十七（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17日

明：

信使我很高兴。你既然什么也不想作，为什么不多给我写点呢？

发了很多木炭，生着火，就想常有点东西煮上吃吃才好。现在正烧了几个枣子煮水喝。

刚才大家谈过年，说起包饺子。还记得去年包饺子吗？简直是一转瞬间。又免不了谈到各人家乡过年的情形。这种谈话是影响情绪的。我说：等抗战胜利了，咱们过一个完全“古典”的年。——这种说法实际是对旧社会的怀念。对于民族的风俗、习惯，倒不必要全扔掉。所坏的是，我的情绪常受这些影响。不知道谢老写《嫩盐姜红茶》等等时是何心情。

阳历年就要来了，然而整风还不会完。咱们好好过个旧年吧。那时整风完了，要真正整风整得好才快乐。

一口气读完了今天的四版。萧三^⑨写的东西把我又带到关于孩子的幻想上。苏联的儿童是那样的幸福，为了孩子，列宁和斯大林都是这样。然而，我的感情却是极不纯的，总是带着莫名其妙的感伤的成分！

晚饭时大家谈喝酒，我想起了在家里陪母亲喝酒的情形；又想起了在重庆的十月革命节，在苏联大使馆的狂欢，我喝了五六大杯香槟。走出了使馆，所感到的却是自己身上的沉重，我们的国家还离着远哩。人要做到自己只牺牲，毫不打算自己享受或看到胜利的一天才好。没有这种决心，即使能为革命尽一切力，但在监禁、死亡这些牺牲的面前就会成问题的。

思想自传这星期完不了。刚写完一个问题“家庭与思想转变”，正在写第二个“入党前的思想准备。”内容是1936到抗战中，自己在家庭、演生（按：演剧队生活）、对学联等具体问题上的自我斗争。纠正的东西如何写，还未想好。我打算很好地写，决不再马马虎虎。

星期日你开会，我就看信。可以把它订起来吗？你的信我也可以带来。只是纸太坏，许多都破烂了。以后我们写信用一定的纸，日后存起，可当日记。我现在就是，有所感想写日记，结果还是想写给你。

这星期六月亮快圆了吧。还是不要打牌，好吗？

今天早晨捉了一个小耗子，看今晚是否会清静了。

我的情绪恐怕经常都是你经历到不想做事时那样。入党五年，仿佛就是这样过

^⑨ 萧三：湖南湘乡人，当时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以诗人著称。毛泽东的同乡老关系。哥哥萧子昇，是毛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

去的。如果说这五年我还曾给党作了一点点工作的话，那完全是由于党最善地使用了我，毫不是由于我在“工作”。总有“提不起劲儿来”之感。

作生活事倒还有兴趣。手套已织成，红毛衣已拆洗了，一定又会很快织起来。急于做的事——补袜子却又不想干。

留心小哥的包裹！

吻你！

你的新

17/12 灯下（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20日

明：

我吃过饭以后，黄牛送我回家的。他送我过来山这边。

你的情绪怎样？我想这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考验。我希望你真能站在党的立场，坚强负责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客观的问题来对待。你应该设想：假如这问题发生在别一个同志身上，你会采取什么态度？——那末，今天你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自己！

千万不可焦急。事实，弄清事实就是党的要求。处在你的地位，应该很好地帮助党来弄清事实，应该从心里认为党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整风以来的经验不足以教训我们反革命是如何厉害吗？如果真正爱护党，应该为党这种严格的办法欢喜。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即或有个别同志太性急，说话过分，也不应该反感，要知道他们的心是为了党。在这种时候，决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与党对立的。自己应该与党一样地急迫，愿把事实弄清。

冷静，情绪勿波动才能很好想事实（很遗憾的是我简直无办法帮你回忆）。虚伪的害羞，自尊都应该抛开，那是毫无意义的。应该更细腻地回忆你与国瑞之间的每一件事。真的，把自己视作与党一体就会有无限勇气的，什么都可以讲出来。我愿意用我的全力支持你——向党讲出一切，我愿意看见你英勇的姿态。哪怕你过去真是上过他们的当，你也可以向党讲。党的“治病救人”的态度与方针是绝对可信的！

政治斗争太复杂了，在自己幼稚无知时上了当，党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是，向党掩盖这些，却是绝不能原谅的。好明，大胆地向党讲吧！

首先自己要坦白，就容易客观地回忆事实。比如说吧，老夏不是讲过，国瑞在受训时拿被子出去与人睡觉。你想想，到底你们在一起住过没有？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国瑞到底去找谁，就可怀疑了。也许她是把你当作幌子来掩护她的活动。

如果你真是被蒙在鼓里了，你也要好好清洗国瑞在思想上所给你的影响。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等等，到底受了什么潜移默化。这些东西不消除，对你是很危险的。

好好想吧，不要急。客观、冷静、坦白，忠实。小心身体！绝对地相信党。中央所在地，还会冤枉你吗？有什么感触不妨写给我，相信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信任党，根据我们的共同生活，我也信任你。但是我们都要共同努力弄清与国瑞的事。希望你不叫我失望！

你的亲爱的新

20/12 晚（1942）

范元甄信

1942年12月21日

明：

你要更好地反省，在国瑞的影响之下，使你离她以后的工作，在哪些地方是违反原则的。我记起前年徐老回来时，我去看董老^②碰见他，他曾说你过去写文章有基本问题弄不清。后来我问你，你说徐老记错了人。现在想来，当时你是否阻于情面不好意思？好好想想吧！这类问题恐不致没有的。

不想写信给我，则记日记吧。我愿意知道你的情绪！

昨晚做梦，梦见党说你的问题四个月可解决！你知道我是惦念着的。

勿急躁，当心你的身体！

新

廿一、十二、早（1942）

② 董老：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范元甄日记

1942年12月21日，星期一

我好像在做梦，这样的问题竟会在明身上提出。昨天，我简直混乱了！我马上想到小马与传诗^⑥的情形。心里难过极点。

政治斗争竟是这样可怕，以至于对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了。随时随地都会发生问题的！我是有足够决心的。如果在他身上真是革命——反革命的区别问题，我是站得稳的。可是，这三年的生活却很难证明什么不好的事。他的历史上倒是可能有问题——对于他昨天那情形，我能不能相信呢？我知道得很清楚：弄清事实。即在这样清楚地认识之下，我仍免不了不平静。

今天一天就不能想我的思想自传。明的问题要严重起来，对我将是一个大的锻炼。我只有记住这对我是锻炼，才能有勇气生活下去。我不应该害怕政治斗争之复杂，我应该从一件件复杂的事情中来锻炼自己。

真是太不幸了，刚刚打算与明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应该相信党。可是，党到底有些什么关于他的材料呢？我真想知道！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3日

明：

拆了个大烂污，把你的钥匙带回了。怎么办呢？打算到戏场去找林朗，交他带来，又没有票了。好像你说过余宗彦的钥匙能开，不知怎样。你一定气死了。我的镜子也丢在你处，今天真糟糕！

家里人几乎全看戏去了。我的灯寄在别人家添油，结果被锁在里面。现在点小灯。刚才把大灯罩套上，竟炸了一条缝。我们这新年尽破东西！

过山时碰到小郭、苏镜，我看他俩过得还怪融洽。

⑥ 小马与传诗：马寅，妻子陈传诗已怀孕。因受怀疑，被赶出延安。

打算睡觉了。再谈！

希望你好好利用每晚的学习，不必贪多，但须嚼烂。好好读文件吧。今年一年，我们要有显著进步才好，否则是很危险的。

搞吃的花许多时间，对这事我总很矛盾。真的，我觉得你的发展是由较政治化而日益琐屑，这是危机哩。请你不要为我又提这些而生气！我总觉得你还未掌握钻自己的方法，我也无力帮助你。这几天，我实际过得并不愉快的。

风镜勿给林朗带走！

新

一、三、灯下（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5日

明：

不知道写什么好，我的脑子几乎没有思想。真是奇怪，近来简直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息。对于时局，大事似乎毫无关切。越发掘自己意识里的坏东西，就愈像自己不曾有过好东西似的。如果整风是要巩固已有的好处，以之为基础发展起来，克服坏的，那么我像是失了基础似的。

近来变得与何锡麟^⑩夫妇接近了。当然也谈些反省问题。但与陈季瑜^⑪谈得更多的是琐事，如何织东西之类，并且常常是由反省而谈及旧日的生活。我有些感到不太好，但又无力积极来改变内容。我发觉自己惰性很重。譬如坐在他们屋，小孩哭得烦极了，我心里烦，却仍然坐下去。

昨晚全组人在一起玩，无趣味。散了后，我仍坐在那里不想动。我常常这样，坐下了，或是做点什么就一直继续下去——只是除了思考正经事，对于反省，或大事，我就不能这样贯彻而是一岔就岔开了。

今天稍想了一会自传提纲。就全天时间看，想得太少，真不像话。我有点想快到工作里去吧。——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应该是全神整风。

^⑩ 何锡林：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成员。

^⑪ 陈季瑜：何锡林的夫人。

生活事烦死了，灯罩自己炸得粉碎。真不想补袜子！钥匙交老咪^②带你，收到未？如写信给我，记将抽屉里那点帽子线寄我。

你竟也和我同样多毛病，这真是太不巧了！

刘少奇回来了。这个伟人！国瑞的事一定更清楚了。

现在点着没有罩的灯，不想做事，早睡也好。

我竟失去了朝气，毫无积极性！

新

一、五、晚（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5日

新：

我们添了新人，旧人亦复工，这于工作是好的，自己的精力可集中一些。将专搞根据地，工作质量一定要努力提高。

晚上睡眠很足，但下午几成习惯，很懒散，不大想做事。这周想法克服下去。精力首先集中在工作上，其他方面当另考虑。晚上学习当听从你的意见，好好钻自己。有好的心得，当即写与你。

“第一步”是党要搞清楚的，今天我自己仍继续进行我的“第二步”，我已能安心下来。

这封信不能多写什么，取信的在等着，以后晚上抽功夫写。

钥匙交孙带来。

明

一、五、（1943）

② 老咪：？

李锐信

1943年1月6日

新：

昨天下午硬把自己搬到办公室来，工作了二个钟头，将《晋西北三年来生产建设》一文整理完毕，计六千字。但晚间学习精神似要差一些。地炕没烧好，很冷，也有关系。几乎没有想什么问题。今晚要将前晚所记的继续记下去，——关于纪律与民主。

现在想得多一些的还是工作，要把工作真正做得更好。刚才订了几个本子，一个登记每天已刊稿，以便知道一个时期以内登稿类别，知所取舍。一个记每日大事（华北、华中、晋西北），从之发现问题，需为之报道者即去电各分社特约，同时对自己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也方便些。

昨天读到毛主席为高干会所写关于财政经济的小册子，未读完，这星期一定要读完。这不但是增加知识，而重要的是在了解党的政策。

以后我们要好好读第二版，要从思想上重视生产。现在边区农村党员衡量的重要标准就是谁生产得好，谁就是好党员。

对于经济，似乎你从未有过兴趣，这是不好的。

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以后的谈话也是应该向这方面转移的（当然现在主要的是整风）。我觉得除开吃的口味以及读某些小说外，在读书以及到关心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习惯兴趣方面，我们共同点较少。除开读小说外，我还未发现你对一个什么问题（与工作有关的，或其他方面）发生过浓厚的兴趣，这点是以后可谈谈的。

向明星期一才搬回，你写封信去慰问下吧。昨天黄乃来校对，约我们星期天去，我未肯定。如老杨处不去，则去他那里好了。如何？

明

一、六、上午十二时（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7日

明：

这星期有过两封信给你，收到没有？我想到年底给你那封信仍有必要打听一下，为什么刚巧丢了这封信。真奇怪。

有许多的杂思念，这星期全部给你谈吧。我自己也无法表达我的思想状态。昨天看了富春同志一个关于女同志的报告，想头也很多。

你说的是对的，我就从来未对什么事物发生过热切的兴趣，甚至连读小说也未如别人如何迷于那本书。具体计算下每天都想过些什么，实在是很见笑的。从前我总强调自己“一二·九”就热切追求党，现在看来，我之入党仍是时代卷进来的。

读完了《石炭王》，说不出一个中心的东西。

星期天到底如何也不知道，大概还是该去看向明吧。老杨不知是否就以为那天是定了。到今天为止，未见他通知。这次还是先去看向明，你告诉黄乃好了。星期六我来。

妹妹似乎快来了，有些感到身体酸软。晚饭后下去溜冰，不几下，腿就很累。这样冷的天来那玩意真不舒服！

在重写思想自传，觉得比以前稍好一点。进行得太慢，心意不集中。

你过得好吗？我这次情绪的低潮是从你的事情提出时开始的。当然，基本原因是自己还不巩固。一点积极性和热情，经不起一点撞碰的。希望经常从你那里获得的是“加油”，即使小的撞击也没有才好。我发现自己没出息透了！我有许多极坏的想头！

新

一、七、灯下（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7日

乖新：

虽然忙，还是给你一短信。

你的病症确是很严重的，情绪常起伏，自信心也是波浪式的。对自己认识、估计常易转个180°……譬如整风，开初你曾对我说过，你是你们那组反省得最好的一个。而后来，更深一步，却大大动摇起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确实要老老实实生活。是好、是坏，都不要过于容易激动。我并不是又要来向你夸口，你是常讽刺我所谓的“现实”的。如果遇上我今天的情形，你不知急躁到如何地步。然而我现在确实是照常平静地生活下去，大概像你那样易于激动的情形是会难令人想像的。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劝慰。

我有时什么都不想做，较烦，或有所谓“空漠之感”（大概还是我们懒散病的根性）时，我便缝缝补补，或看闲书，或找人闲扯，然后就过去了，就会想到有许多事情该等着做。

事业心、责任心，这方面你是要加强的。这三年来的生活，当然对你亦有影响，总是在学习环境，没有什么东西在逼迫，容易懒散（小资产阶级的惰性，被动性最厉害）。

当然整风我远不如你钻得深。但所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你怎不能用之于己呢？给予自己恰当的估计（将自己当作党的、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充满着信心与乐观（当然不是盲目的），这是最要紧的。自从所谓“一技之长”，“有支出无收入”等问题想通了后，对自己悲观情绪是从来没有的。

你是需要到一个最具体而实际（相对的说）的工作环境中去的。

昨天下午又赶编了一篇东西，明后两天要去看一个县委书记。也许可能代写点什么。

星期六是我来，抑你来，你决定，快点。

线附上。

我现在是生活得很好的，不乱想。你起码要向我看齐。

明

一、七、正午（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8日

昨天写的信来不及发出了。

这两天精神好吗？自传写得如何？

昨天几乎写了一天的东西。

现在马上要出去。昨天写的信很匆忙，有些地方也许你又会觉得我“自大”的。

明

一、八、晨七时半（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12日两封并1月13日上午

新，

星期天回来，到整九点将文章赶成了。自己也来不及再改。昨天发出后，你当看到。昨天想写下些什么给你，但太忙，现在又忘光了。大概还是关于老实工作和生活，以及你的脾气之类。

昨天下午老汤来了，他在林格处住了一夜，并去看了别人要介绍给他的女同志，但未正式看成。我炒了萝卜丝请他吃，并送他到北门外买面。他和林谈得很好，我们也谈得很好。他们整风要重新开始，他们还没有钻自己。我给他提了几点意见，以后准备好好写封信给他。你如有意见，最好也写封信。老杨写信和他谈的，对我们所提意见终觉是极对的。我们是有这义务关心我们的朋友的。

他很踌躇于恋爱，唯恐再碰钉子。我要他阴历年再来一次，你也鼓励他吧。据他说，那女的是不坏的。他今年计划是要好好工作、学习，注意身体、营养，想将伙食领出来。买了个砂锅带回去，但又认真说，“对身体也不能太注意了。”

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对生活要注意，也不要太注意。

你看到昨天所登“{曹振五^⑩}”的消息文章吗？有地，今年倒想种点白菜、黄萝卜之类。另外我的生产还是写文章，这里所谓文章还是指业务以外的，如《民国史》之类。那副牌卖掉才好，以免总要耽误点时间。赞成否？

一九四三年要成为我们一生中真正转变的一年，要使我们整个的身心与革命结合起来。我们是应该常常想到的，我们一天中为革命做了些什么呢？

将全副精力都注意到党目前的事业，以及改造自己，这是我对自己的号召，也是向你的号召。

我写了文章要开展吴满有^⑪运动，我们自己也是应该开展一下吴满有运动的。我们对党今年应该生产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贡献——当然改造了自己也是对党的贡献。

我现在下午工作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晚上上床则读读小说和杂文。一觉总要睡个八九点钟，隔天能吃到一次肉，每周自己还弄点什么吃，这样就都足够了。到夏天还可多运动一些，冬天几乎停止了运动。

陈伯达那篇文章要多读几遍。

你有什么好消息可报告吗？

你的明

一、十二、午前（1943）

新：

有什么心事也只能来向你说了。

上午写信时，本想写上：“但望能做到排除任何烦恼”。因恐怕做不到，写亦无益，遂没有写。

果然，今天就闷了一天。

上午去找 B 取回你那本日记（又不在他处），谈了一阵。在延安事当可较快弄清，但几段历史，我看就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了。最后仍说到我思想意识，仍是一提。大概还是由于没有钻研自己毛病，每逢有人如此提到我思想意识不

^⑩ 曹振五：？

^⑪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务农，开始穷得卖女儿，通过辛勤劳动致富。李锐写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发表后，起到了纠正打击“新富农”的左的倾向，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心中便极不愉快，而且马上就想起，我的意识中有什么严重的毛病呢？对别人如此提法，内心很快就生出一种对抗。我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事后也极清楚这种“对抗”非常不对。

现在来说我下午是怎样过去的吧。

我又在读《民国史》了。也想以后每天下午抽二点钟读英文（不巧，老汤将字典拿走）。我有极不好的想法，如果历史长期弄不清，我要加油培养自己较专长的能力。好，党今天怀疑我，我还是有我的本领为革命效力的。我甚至又想到，去学技术吧，再去学工程吧……读了几十页书，乱七八糟想了一阵。

这些胡思乱想，这时当然已经结束了。但闷闷之情，还是残留着的。

以后是不能让时间空着的，喜欢找别人扯谈的习惯已消失了。还是多读些书，下午还是抽时间搞中国问题（想法当然不是上面那种）。现开始好好读漆树芬^⑧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晚上读文件，乏时，则抽读《思想方法论》。

借这次机会，将自己的一些习惯改过来。做到多用思想，沉静，做事有恒，研究问题和读书的好习惯。

一、十二日黄昏（1943）

晚上读《党性决定》^⑨，又按文件概略想了一下自己思想意识的严重毛病，记了一些，但还是不深刻的，只记了些现象，还待好好分析。

读了《思想方法论》最后关于写历史的联共文件^⑩。想写《民史》的计划又油然而生。以后还是下午抽时写，工作忙当然要停止。

吴满有那篇文章据云受到一些人称赞。要如此写，是罗迈同志提的意见。要怎样克服党八股，从这次经验中得到些领悟。边想边写的办法还是不好的。

^⑧ 漆树芬：四川早期学人（1892—1927）。曾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同过学，1925年与郭沫若住邻居。其著作《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原书名为郭沫若所定《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后被马寅初改成《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漆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杀（为抗议英帝1927年3月24日炮击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3月31日在中共重庆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反英大同盟发起，在重庆打枪坝召开“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各中小学校均全体参加。到会学生、工人和其他各界群众约20000人。大会尚未开始，军、团阀即对与会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漆与陈达三等当场牺牲，死伤近千人，是为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⑨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风运动中指定学习的二十二个基本文件之一。

^⑩ 《联共（布）关于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决议》，是解放社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附录。

小哥信转上，如此事是很麻烦的。大概还是要到组织部去问，是否去问你考虑好了。包裹当留神。

这星期好像过得慢些。

田家英处有《中国政党史》，这星期六最好能借来。

明

一、十三、上午（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13日—14日

明：

昨晚想给你写信未成。今天又不想写了。

我在努力振作自己——但是很困难。现在就是做到管自己做该做的事。今天和李正平稍谈一下，告诉他以我的情绪。我不大愿意谈了。

还是见面谈吧。星期六可能，则回来吃晚饭。但我们开会，也许不行。你如不饿，就稍候我一会。不要老等。

凳子拿去修理，站着不能写多。

头疼得很，今天一天。

新

十三、一、

好明：

来信读了好几遍。一切面谈吧。这几天夜晚开会，无空写信。

管束自己按“应该”作去，不要烦。你不是叫我“看齐”吗？我正看着哩，不要忘记自己讲过的话。

书给你借了，后天带回。

安静些吧，好明！

新吻你

十四、夜十二时（1943.1.）

李锐信

1943年1月14日

新：

是不是集中全副精神在写思想自传？这星期还没收到过你的信。

昨天下午写起一段“袁世凯”，关于“辛亥前的袁世凯”还要写一两段。《经济侵略下的中国》遂改在晚上读了。这是一本好书，特别正逢英美之废止特权^⑤。从历史上全面知道这些特权由来和内容，是很必要的。

搞现实问题的兴趣总还不及搞历史，这点要慢慢转过来。

昨天四版文读了未？我们过去大概连“书呆子”都谈不上的。

我们不会搬家了。我今年决定种些白菜之类，你呢？作何生产计划？打毛衣之类还是好办法。

明

一、十四上午（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15日

新：

昨天是又没有接到你的信，倒是有一点失望的。你如果是因为忙，那我就取消这失望。

好久没有下山，晚饭后下山，领了些草上来。今早竟热得出了汗。

昨天下午读漆树芬书，关于马克思复生产与扩大复生产的公式读不懂。你读过《资本论》的，盼能为我讲解。

徐老纪念牛顿文很好，读了未？关于工作，又在想作一些新的建设。但昨晚没反省，读《思方论》去了。

^⑤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以互换批准书的方式宣布废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另订平等新约。

倒有点希望春天快来。

《政党史》记得带我。明天见。

明

一、十五日、上午（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18日

明：

我已决心开始新的反省，今天以前的状态是极无聊的，实质上是对整风反省的逃遁——硬是不反省。自己明明还是要革命下去的，却不反省。为了不反省，甚至想到就此算了，实在没意思。

使我在反省中想到往后退的，仍不外一贯的毛病。除了不能“倒霉”之外，又加上女人特有的狭窄、小气，使我一听到较重的话（如与事实有出入，当然更受不了）就受不住，脑子里就转这种字眼，而不能放开这些字句去领会人家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我的任性。我不是说对于思想的错误都认清了，至少，在今天应采何种态度这点上，我是知道的，然而我毫不能控制自己去。——这也是一贯地“讨好不吃力”养成的。应该估计这是我几年来刚碰到的第一件无巧可取的事，因而我发生了越不过的情绪。而在这第一件越不过的事情前，我就瘫下来，用你的话说，撒赖了。

上星期五，李正平他们和我谈话后，使我深感像在家里似的，越说越任性。在你面前，当然更任性子。我想，我放任够了，应该严肃起来了，真是太不像话。不说是几年的党员，也太不像二十多岁的人！

我尽力排开别人所用的刺激的字眼，来思考其意见。在婚姻问题上的反省，似有点进展。我当然努力下去。

我对你的批评，严格说来只是一点“贩卖”。虽然客观上对你仍不无好处。你所给我提过的东西，是较具体，少空论的，对于我回忆材料有用。你说得对，我的文件确读得不好。希望你在这方面对我有所助，我未解决的问题仍可给你谈。——不过，我觉得你也读得不太好。

对经济，近来是有了思想上的转变，这与你有关。由此倒使我想，在偏向方面两人一定会有影响的，因为我对你的话还是听的。好影响就记得——如对家的感情，以致使别人觉得隐瞒坏的，我们真要好好想想。

星期六办公厅跳舞。这星期决定你来吧。星期日约好到老杨处玩，你把牌带来好了。

生活也想秩序些。要保证早饭前起床！

昨晚很奇怪，猛然惊醒几次，弄得很紧张。

日记拿回未？

你的新

一、十八、灯下（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18日

新：

昨天你该是带着一种积极的精神回去的。

我看你对于文件还是读得太不够了，当许多问题想不通时，文件上是能找到解答的。你不是读《党员修养》文曾受到大感动吗。那种感动恐怕还是较浮面的。

浮，也是你的中心毛病，与不虚心是同胎姊妹。

我们大概都是整个地一想，自己毛病如何严重，但一碰到具体问题的批评，便排拒了。

这星期当抽时间想想你的一些问题。整风以来，因为自己没有整好，从来还未敢像你那样对我来对你。以后是应该互相积极起来。

这星期又是会忙得很的。

记得问老杨，牌事。

明

一、十八、（1943）

李锐信

1943年1月19日

新：

从明天起到二月初二周内（暂定），总学委召开轻骑队的讨论会，在青委开。我将暂停（不能全部停）工作，每早去参加。如果开得太晚，也许有时会歇在你那里。

日记本已取回。

那篇文章还未开始写。又要准备提纲。

明

一、十九（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1月20日

明：

羊二说你来开会了，我估计你会来我这里。为什么没有来？晚饭后，我一直在张望着。你难道还冒着雪回去的吗？是否因为有必须回去的事情？以后可能的话就住在我这里吧。晚饭后跑回去事实上也乏得不能做什么事了，你想想看。

今晚与陈伯达谈了谈。也许我领悟他的话尚不够，觉得都是自己已想到过的。不过谈谈仍好，使我能在一点点钻目前时，同时照顾到大的，远的方面。这样就不致苦于目前，或苦于一点。

前晚写了封信给你，收到没有？

来时把日记本、新裤衩带我。

面谈！

今天一直准备着你来。现在有点“扑空”之感。

下雪了，“在雪的面前……”有所感乎？哈哈！

新

一、廿、灯下（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2月21日

明：

真是累呀！打算写完这信就睡觉了。

听说二十三号我们要出去宣传，因而不定能否来，这是要告诉你的。对于宣传，我毫无把握。向老百姓说什么呢？听听老百姓说，恐怕还不全懂得哩！

在沟口碰到吴平，一同回来。我觉得这人还无大改变，评头论足爱谈人和人的生活，并且仍有些人性论的观点。心里想批评她，又以太生疏所知太少，未便提，而且听下去，也偶尔插嘴。她告诉我艾思奇和王丹一订婚，似乎想大发议论，我略发数语。实在话，对这些事已丧失兴趣。我想，我只需鼓励吴瑛好好生活就行了。

总觉屋子干得很！打算烧碗水放上。

不写了。

新

二、廿一、灯下（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2月26日

明：

为了星期六，给你写封信。最近一个月使我失去了写信的习惯。

这几天过着“轻残废”的生活，人们挑着大粪走面前过也闻不出臭味，鞋子烧破了也不知道。吃肉时大家称道味口好，我却仍吃萝卜似的，仅仅感到小米觉在口里粗而已。原来嗅、味二觉对于人仍是不可少的。

喉疼得很。今天去看了，说是有几个白泡。给了点咳喉药，现在舒服得多。妹妹竟还未来，廿十多天不成常例倒好。

现在又写思想自传了。近来常爱想整风以后的变动，到底干什么呢？心中不免忐忑。

我已决定从事手工业生产，你全力种菜吧。咱们来个“工农”联合。

反正我的去向不定，农业不能带走。

今年津贴已照十倍发，还了老杨一百元。

去看小徐一次才好！

新

二、廿六、灯下（1943）

李锐信

1943年2月26日

新

收到你的信，同时收到小哥的信。弟妹们所写的真是骨肉情切，我读了也是非常动心的。五、六都写得不错。六弟的文法好像有点日本味。

我一定给他们写一封信，写好后寄给你。

老汤信已复。许多事，堆着要做。今天要出去。

牌，张〔许〕可能卖出，我要一千元，他自己想要说是出五百元。这个数目用处不大。

有机会去看看老杨，是否调了工作。告诉他那笔钱最近可给他。

妹妹来还好吗？

明

二、廿六（1943）

范元甄日记

1943年1月28日，星期四

住了四晚，一直别扭着。今晨他留下“不再吵扰你，今天起回家住”的条子，走了。我曾有一点“那个”，想说点什么。一转念，每次都是以感情来和解，有什么意思和用处呢？这样好了一次，徒增下次的“无聊”之感而已。

我对他的不满（简直是憎恶）已经达到全面的了。从政治到生活，从精神到性。

在感情和理智上，我都鼓不起对他的热情了。

1939年的了解，许多是与实际情形有距离的。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幼稚，水平低。再恰当些说，过去认为的许多长处、优点，在今天看来，意义也是极微弱的。

应该估计这次“偶然事件”对我也是有影响的。这影响倒不在于不能共“患难”，主要是，我过去所看到的勇敢、坚定都不曾存在过。他之去北平，万的成分到底该如何估计，很难讲。我却不能不泛起嫌恶的情绪——那样被夹在胁下的生活。住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什么都依恃着万。

被捕的事，也够怪了。在那样动荡的时候，那样轻的案情，竟会登报，我是不能解释的。我曾相信他是勇敢的，原来他的勇敢仅只在为万而挨屁股的时候！

我还没有能力找出他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的基本特点。但，谈起来的“别扭劲”已是强烈意识到的。“不用脑子”，这不应该是基本原因。为什么在分析问题、在与人谈话时如此容易“这就是主要的……”“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嘛……”“这就是中心……”我完全可能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但是从他身上却太嗅不到马列主义的气息了。

我看他的文件也读得够不好的。笔记怎么变成了“提纲”，反省是举例。“你知道我没有反省？你知道我没有心得？……我不愿意和你谈！”——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毫无力量的。是的，我也不行，我也做得极不好，然而我并不是“标准”。我不能原谅他的不好！

那个讨厌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还是自以为了不起，“那是还不错的，”我嫌恶透了这腔调。

家庭生活造成的那股“脾气”，至今却尚无认识！自己心里总有卑怯感，却又有意识地用刚愎固执来维护。小天地养成的优越感和在大场合的畏缩，多么讨厌啊！——在这方面，我有旧的意识，旧阶级的看法，可是，他这种东西也远非无产阶级的品格。

笨，我近来逐渐发觉他笨了！笨而又依恃“小聪明”，不用脑子，竟是这么个人！

和我一样，没有一点实在本事。如果要找点长处，那就是有较我多一点的常识。——在与别人接触中，又使我感到他仅仅是较我多一点！

我简直不能压抑对许多小动作的嫌恶，吃东西、说话、走路……

（1943）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昨天因为开会，没能继续写下去。出乎意外地，晚饭时，他竟带了个条子给我，告诉我晚上家里开会，仿佛因此才回家去。我并不打算“起和”。计划着一个时期不见面也好，反正是各人生活自己的。

下山时，恰巧碰上了。为了条子，我给他说话了，像陌生人似的不自然。他主动来和解，他如何估计这别扭呢？他仍旧了解是我从小事不高兴他吗？大概彼此还很不够深知吧。我也无法推测他所想的。——不过，昨晨留下条子要回去，倒是我料到的。

（1943）三月二日，星期二

昨晚开始了思想吹牛会。第一个谈的人，原来是一副地道的地主思想。这个阶级的落后和在这时代的无力是多少看到一些了。对于这样吹，我很感到兴趣。

十一时散后，略感兴奋，脑子里模糊转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奇怪的是：晚上竟梦到贯虹。在梦里，我对他竟那样热烈，在很激动中醒来了，已经天亮。躺在床上很奇怪，为什么对于这么一个人，会有这样长久的纪念呢？——严格说起来，实在并不是对他这个具体的人的感情（我与他之间原也难说有多少感情），应该估计为对旧生活的怀念。更确当的，也许是在思想上躲避目前的紧张的斗争。为什么我不紧张地思考着思想自传呢？为什么集中不了精力呢？胖子^⑩在《妇》谈会上所指出的“爱恶极不明显”我实感到很对。唉，自己竟是一个五六年的党员。而在贯虹他们眼里，我也是个不可理解的勇敢、坚决的战士哩！

整风到现在，我的收获只仅是：唾弃自己。使自己变得更提不起劲！真要命。

昨天谈的第一个人，倒使我想到一点：整风中消极的厉害，甚至想到过自杀的，

^⑩ 胖子：徐方略。

他是一个。而他的历史原来那样灰色，这种消极是不足奇的。我呢，我恐怕比他还消极过吧。这原因是很值得研究的。

——早饭前

(1943) 三月三日，下雨，星期三

时间是分配给写思想自传的，我却没有写，脑子就想不到这上头。懒懒散散，乱七八糟想一阵。昨天白天，就曾花很多时间想到贯。自己也感到无聊，然而不能自拔。

想想吧，好像什么也没可想的。经过这两天吹牛，又想很多头绪。但这些头绪都是自由地从我脑里散步而过，我抓不住它们。希望讲的时候，它能自成系统。

接弟妹信，开头曾高兴。多看两遍，也觉乏味得很。几乎难于给他们回信！

翻看前面的日记，自己都不能亲切体会那些日子的情形。好久以来，我真是梦似地生活着，什么没干，什么似也未想！

伤风继续很久，到现在味、嗅觉仍木木然不起作用。

李锐信

1943年3月2日

新：

这几天事情太多，写、看文，开会…做不完。信还抽不出时间写。

你已领到毛线没有？大概你的收获是否有把握些的。合作社是否去入个股呢？希望你织得好又多。思想上解决了，自然会积极起来的。

星期天打了一下午牌，吃了卅元稿费单。

想给小徐一信，星期天去看她们恐不可能。妹妹是否完了？

我的嘴也干裂。喉病好否？这完全是天气关系。

我们已没有煤油灯了，油井坏了，好一时才能修好。晚上学习已改下午。这星期恐不能出来。想来看看你。

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谈谈——你今后的工作问题。

明

三、二、（1943）

李锐信

1943年3月3日

新：

真是一口气把信写完了。我是尽量少用难认的字的。

这三天过得真扎实。“三八”文昨晚写好，如果妇委写了，也许会不用的。写的并不满意。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从工作中得到愉快。倾心于工作，杂念也就少了，也不会老想弄什么吃了。今天回房看见砂锅，好像非常生疏。津贴已发，得便人带你，我想你也许要钱买竹针。

这几天老想着，你能来这里，恢复你的旧梦。不知你是否这样想过，并不是没有这可能的。

昨天黄牛来，他答应给我一双新鞋。笔有回信否？李毅款想法早给他才好，免他为难。听说今年女同志夏衣号召各色各样，你为什么领布呢？穿穿旗袍，倒是很有趣的。

黄牛说，向明并没有肺病，是吴平瞎猜。

想着该和家里写封信，但又觉无话可说。大姐卅了呢！我非常担心她，以及她和母亲的关系。

前晚竟梦见父亲，他漂海回来，并没有死。这样的梦，记得进大学后就没有做过的。

妹妹是否正来？几天没接你的信…

周末来吗？我们也许会搞起跳舞的。

有空盼去李老一趟，将书取回。

自传写得如何？开始织毛物？我在信上大捧了你一下。

你的明

三、三、夜（1943）

雪下得真美

李锐信

1943年3月5日

新：

我的信你都收到没有？没接你一信，很失望。

雪似乎不停了。

这里有人明天想上青年俱乐部去跳舞，你愿不愿去？如愿去，可打电话给我，我也去。

这周真是空前的忙。

文章在最后改写。

黄牛送来一双好得很的鞋子。

把我那双鞋带回来。

明三、五（1943）

李锐信

1943年3月10日

新：

我相信你这周的情绪已正常起来，是不是？

我这周的情形与上周差不多，只是强度没那么高。过去自己在某些方面多疑所引起的自寻烦恼，现在也获解决了。

就说这几句吧，没时间了。

明

三、十（1943）

范元甄日记

1943年3月12日，星期五

从来没有过地什么也不想干——想写日记也没法写。连几年来未懈过的给明写信的热情也没有了。似乎觉得，思想上的问题不能解决，连与明之间也是不可通的！事实倒也确是这样。

不想写下去……

范元甄信

1943年3月15日

明：

这礼拜无论如何要把自传写成。整风已进行到最后一个节目，到这时又有些后悔自己在无谓的烦恼中浪费去许多时间。

以后的工作，能在一起固好，比起自己的锻炼来，两人在一起还是小事。如果思想问题没得解决，两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你也会体会到这一层。我有些感到你在这问题上有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情绪与你的“不自信”心理有关。不知然否？

今天过河一趟，光棣不在。听店里人说光棣有朋友留下这笔。我问价钱，那人说了一千一、二，马上又想收回。看样子大概不会低于八百。最近能拿到钱才好。制服我已改衣领。钱无大用，不济事。鞋子打算领钱。你的棉鞋如能领单鞋，则为我领双单鞋。如何？

买了一个洋姜，礼拜天种在你地里吧。打算学捻线生产。昨天把缝衣小针忘在你处，大概在窗户上插着。给我寄来吧。

新

十五、三、（1943）

今天报纸的社论，你有否想过：如果是你独立负责，你能正确解答这问题吗？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提高自己理论水平是必要的。

李锐信

1943年3月15日

新：

昨天的经验，会使我们的生活有新的内容的。真正自力劳动，是会使人愉快而健康的。

但昨夜做了件不好的事，有人拉下山去，结果又跟下午那一伙打起牌来，没个完，直至两点半才上来睡。今天照旧起来，精神还好，已坦白出来，不要再责备我。

关于工作事，你也再想想，是否这星期设法提提。

明

三、十五日（1943）

范元甄信

1943年3月16日

明：

你倒很聪明。聪明之一是你鼓励我“自力劳动”，而同时间中，你去打牌。聪明之二是“坦白”作了挡箭牌，先发制人。我看你的“思想转变”和整风成绩很好。哈哈。

最近两周我将会很紧张，看大家的思想自传和参加讨论。我一紧张头就晕得很。

关于我的工作，我是决不打算提任何意见的。两人在一起我也高兴，但我不愿以这为第一原则来要求党。我希望你也不这样。如来报馆，则无权要求只作记者不做别的。如果坐在办公室，我觉得我还更应真正到下层去。从你那方面说，如果你不是从两人第一考虑，而认为我可以胜任报馆工作，你当然可提意见，如像你提意见调张三李四一样。这由你自己决定。当然，就是为了“两人在一起”仍可提意见给党参考，但不能超过这一程度——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除此而外，我们决不能作过分个人打算。

今天缝了新被。布洗出后即可为你做裤衩和袋子。很奇怪，头晕得很。我倒想

调工作之前把子宫病治好。

似已发现跳蚤。

钢笔钱如有多，可为你做个生日。如何？

不可再打牌。生产开始没有？

新

三、十六、（1943）

申长林^⑩文读未？近来读这些东西感情很激动。“屹揪在角落里，细细听”是他的特点。而我们呢，在任何场合总是叫嚣不休，自以为了不起！

李锐信

1943年3月17日

新：

连开了两下午地，有很大收获。昨夜月下挖，兴致很高。

门口种花，你弄点花籽来吧，那种很香的（老夏门口种），以及其他种类。什么时候下种要弄清楚。

此外到李老那儿一定弄点苦瓜籽来。其他豆、南瓜等都好，能弄些什么弄什么。老王还在杨家岭吗？

工作太多，有点忙不过来。昨天出去开会的，很有些收获。研究问题，已决心集中搞农累税。昨天就是去开这个会。因此觉得当记者，能增加许多知识。

房子改变了一下，宽大多了。

明

三、十七（1943）

^⑩ 申长林：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陈荒煤写有《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一文，收录在东北书店1946年10月出版的《英雄传第一集》内。

李锐信

1943年3月18日

新：

两信均悉。我也再考虑了一下，就不提好了。

小哥来信，附上。

生产热情很高，苦无工具。你能弄到菠菜籽吗？

已写信与老杨，如回信，则星期天上他那儿去。我昨天写的信收到没有？

星期六能将钱取回，带点东西则妙矣。

明

三、一八（1943）

李锐信

1943年3月19日

新：

昨天下午去听报告（今天还要去），可冷坏了。穿的空心棉袄，几乎从参议会堂一直跑到河边。

单鞋我想领钱（一三〇元），不知那双棉鞋能否换领单鞋。

生日是下星期六，该好好过一过，各人准备东西好了。

工作一忙，整风就丢在一边了。我也得开始准备思想自传。你的写好了能否带回给我一读。

你能弄到白菜或萝卜籽？

今天上午要赶起一篇文章。

明

三、一九（1943）

李锐信

1943年3月23日

新：

昨天挖了好几筐粪，弄得满身臭，手、裤，鞋都沾了光。半夜醒来还呼吸到余味。

北方的天气真怪，现在还在下雪子，这对翻地和病痛倒是好的。

生点火，煨枣子，写自传，窗外一片白光，效率该提高些吧？

鸡一百元真太贵了，还不如买个猪肝和几斤猪肉。我这里无法喂，无法使它在—一个地方生蛋。如已买好不好退，星期六就请杀好拿来好了。但要注意不要杀了坏的。

最好还是买到猪肝和猪肉，你看如何？还是回我一信。我只能下午出去，星期六不见得能买到肉。

约黄牛一人好了，能谈谈，可玩一天。石岩星期日可能来的。

六百元已交了，我这里只剩下一百元。

明

三、廿三（1943）

我已写信牛，要他去问老杨星期日有空没有。他再写信告我。

范元甄信

1943年3月26日

明：

这星期你如出来，请做三件事，勿忘了。

①把箱子上的那块黑雨布洗了，给我带来。你的房子改样后，可取消，对我却有用。

②把白毛衣带来，我已决定卖掉，可卖四百元。以后的打算见面再谈。

③带块肥皂给我。

几天不看报了。甚忙。妹妹今天又有了，拖拖拉拉成习惯了，真糟。

睡觉啦！

新

廿六灯下（1943.3.）

（原信没有年、月。根据李锐 43.3.17 信提到房子改样，和 1942 年 3 月 26 日为周五，此信应为 1943 年 3 月——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3 年 3 月 29 日

明：

讨论甚好。我大概从此会好起来。

忙，无暇写。这星期六给你谈吧。

新

三、廿九（1943）

苦瓜籽已拿到。

李锐信

1943 年 4 月 1 日

新

接到你的短信，真是非常快乐的。

一个人的所谓决心，与思想认识的清楚和实际行动总还有个距离的。到实际中去了，决心和认识才会具体，才会真心体味到思想上解决了问题是如何轻松，所谓决心也就变成了没有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人的被动性，客观的作用，凯丰的长文中你也可找到说明的。

对于自己工作恰当的估计，是庄难事。你对于自己的，“灵机一动”和“提不起劲”，前者估计太过，后者提到最根本的严重问题上去，都值得商榷。

在长沙的坐地赖哭，重庆的硬要来延，考马院^⑧时因考得不好而说“老子不干了”，五人会^⑨后小组发言云“很不错”，以及这次对“提不起劲”估计到根本问题，这中间是有脉络可寻的。你的任性、过分、撒娇，不但是对于环境，对于自己的优点，同样对于自己的缺点亦是如此。

对于自己用历史的，全面的眼光来分析，这个工作你还是做得差的。

这些信上说不清，星六慢慢谈吧。

今后一月将非常忙，我们要认真检查十个月工作。

衣帽已领，很好。公家真是不容易。昨晚曾跳舞。

毛刷已托人带与老汤，他的病未查出名堂。

明

四、一（1943）

范元甄日记

1943年4月3日，星期六

我应该记下今天的事。要不是经过了星期一的小组会，我也许难得这样平静。

上午搬家，下午开会，已经相当累了，心里很高兴，极想看见明。一路走着，心里还想着他。如何给他谈我的新生活的开始。爬到报馆山上，博古拦我至他屋。明竟搬走了^⑩。进博屋时，我已比上一次平静。

陈^⑪告诉我的，话很简单，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也许我的眼有点潮湿了，但再没有更多的。我不应该放任自己去胡想，这是政治，需要严肃。反正两个可能：或者是坏的——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应该绝对信任党，党不会马马虎虎的；或者是我这三年所见到的（历史上的事，我是没法知道的）。那么几天他就会回来，倒是快弄清楚干脆。只有这两种可能，而这两种可能都用不着激动，用不着难过。我完全认识，我应该管束自己，更多的担心，“感情”都是毫无意义的。

⑧ 马院：延安马列学院。

⑨ 当指批判“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事。

⑩ 李锐于4月1日晚被捕。

⑪ 陈：陈坦，当时报社总支书记。“文革”后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下星期六我能看见他，会多么高兴啊！我仿佛肯定了只有后一可能，礼拜六我一定可以看到他。这是因为：延安三年是可相信的。至于历史，也许是他的肯定的态度使我信任。一星期过起来是很快的，我看见他会是多么高兴呀！

独自夹着包，提着小罐子往回走。看见张本红的背影，我叫住她，同了一段路，扯着闲话，使我更平静一些。过黄牛山下叫了几声，想要他陪我走走，没应，也就作罢。叫他下来，他定会奇怪，也没话可谈。与张分手后，走得很急，只想着怕天黑回不了家，没想什么别的。

到花园，生产的人还在，等他们一起回来。在这样的时候，把自己安排在大家中是好的，免得自己乱想，又会不平静起来。

大家都想不到我会回来。我对以：他往延安县去了。小陈夫妇坐下吹牛，我还很平静。

翻《烈士传》。

平静地过几天吧。几天以后事情就清楚了。陈说我可以给明写信。我不打算写，如果能写信，他当有信给我。

有些惦记他的生活。如果几天后可回来，这当是很紧张的几天。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

(1943) 四月四日，星期日，有太阳的天气。

今天是这样过的：

后半夜两次梦见明。内容是在报馆，他的住窑内，琐碎事。

早饭后才起床。夏给我找了碗稀饭，吃得难过极了，几乎吐出来。坐在太阳地里晒太阳，看报。立波与何其芳^⑩都写了反省文章。谈到过去，最基本的还是丢不掉旧东西。

陪夏去理发。买肠子回来，搞了很久。我很平静，仿佛没有什么事一样。

^⑩ 何其芳：诗人，文学评论家。时在鲁艺任文学系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跑到教导队井边洗肠子，上山来总有三点钟了。生产的还在筑墙。晚饭前，想到应给明写封信，这时候，信对他也许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总像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我很难设想他就再不回来了，事情不能那样出人意外！

写信时有点难过，不能给任何人谈。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不能给任何人讲，只有闷在心里。

晚，煮肠子汤吃。夏给我念报，我间或听不进去，想到明，想到咬他的是什么人呢？有什么事实线索呢？我能知道才好。

这会，胡与夏在旁念报，我没法静静回想今天竟日所想过的东西。

我的平静与对党的信任是有很大关系的。只要他自己真没事，在党领导的力量下，还会冤枉党员吗？又联想到，如在白区做秘密工作，夫妇就应随时准备分开了。

也想到，万一事情是坏的（我现在很难相信这一面），我当真正独个儿，不在个人感情上依靠任何东西，严肃地走下去。如果事情真坏了，经过这锻炼，我定会坚强起来。

想像不到明会是什么情况。这个星期六能回得来吗？如果要住更长久，我能去看他吗？

俩人住在一起比独个好。独个儿在我也许会乱想更多，更放任自己。十二月那次，我是控制不了自己么？也想到：我的平静与四个月的时光是有关的。

情绪主要是正常的，愉快的。但仍想了不少，想得也很乱了。

……胡在读报，写不下去了。

（1943）四月五日，星期一，晚饭后下雨

大概是吃坏了。不想吃饭，没有味道。心情还是平静的，但有些感到郁郁。也许是因为消化不好的影响。上、下午都帮着清理报纸，午睡起来后，特别感到闷。

寄出了给明的信，计算着明天可以到他手吧。今天猛然想到，这星期六他能回来吗？我仿佛一直以为他一两天就会回的。如果星期六他不回，我就去找博。可能的话，看他一次。

晚饭没吃，感到很不畅快。他们几个在雨里唱小调，慢慢被他们吸引了。我应

该与大家在一起，比独个儿闷着好。

何、陈、黄在房里唱了好久，多时以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大笑过。唱多了，感到头昏昏然。身体真差劲。我有点愿意这样闹闹、笑笑，总比闷想好。

不能和任何人谈，真是。我曾想去告诉李正说：“我心里不快活。”但我又不能把事情告诉他，说了只是引起奇怪和不解。

练习着一定在早饭前起床。大概是不惯，上午头昏昏的。

(1943) 四月六日，星期二，下大雪

想着能看到明的信，结果是失望了。

晚饭前，与何开玩笑，他说得认真一点，使我很不痛快。就因为这点小事，引起了很大的不痛快。与夏围火烤馍吃，越想越闷。

想到真是不幸：十二月里刚打算开始新的两人生活，就碰到问题提出，当头一棒似的。这次小组会，自己刚要好起来，又碰到这回事。我应该认识到自己“脆弱”的毛病，警惕自己。在“打击”中锻炼自己，会更可靠。

自己真太脆弱了。因为这点开玩笑的事就想得这样多，忽然情绪阴沉起来。为了摆脱它，我跑到隔壁与大家玩。一边闲扯，心里还是不太舒服。自己长叹一两口气，觉得舒服点。

晚开会，回来已二点多钟。阴沉的情绪似已过去。经过这样一件件事克服自己，许会慢慢好起来。

(1943) 四月八日，星期四，晴天

上午写轻骑队反省。苦于没有用脑子的习惯，就不能有条理地思想下去！洗了半天东西，要从生活琐事转向政治真不是件容易事。主观上要求转变，习惯却成了最自然的。想问题时时会中断，或者再也继续不下去。做琐事却能一劲做半天。

碰见陈坦，我的信他已收到，给明的信也发出了。他急马而过，没能说多的话。

计算着今天该有他的信，结果仍是失望！老汤来了封信，把我的情绪说动了。晚饭后，一直很难过，在窑门前踱来踱去，不停地唱着歌。给人岔一两句闲话，努力着打破这情绪。给老汤一封短信。我不应该把事情告诉他。整风以来，人们都很敏感，他的信竟清楚地猜想到了。即使他猜到了，我也仍不能和他讲。给他写信时，情绪沉重得很，感到鼻子里出很粗的热气。好一阵子，我想痛快哭一顿才好。

看见李正，我真想给他说：“我不快活。”这是不应该的，终于压抑了自己。看见夏，也想告诉她，也压抑了自己。不能给任何人谈，只有闷在自己心里，这对于我也是锻炼。

已经星期四了，原来倒打算着星期六能看到明，现在是要打算得更长一些。星期天得找博谈谈。我真闷得慌。

情绪还算平静，偶有起伏，自己总是控制了。在这件事上，我要试着照理性去做。不去想它，仿佛是平时一样，——我就能很平静。想到事情真是坏的话，我也还平静。但一想到这三年的共同生活，很难看出什么时，就有些不平静了。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全部！

点灯后，陈、夏在屋捻线。送交还的东西至隔壁，念了些新闻，又比较平静下来。老板问我：李锐是否下乡？我并没对他说下乡呀！他是否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如果他已经知道，我倒可以和他谈谈。不过，自己反正已知道应该如何做，不谈也是明白的。

下决心继续看病了。今天是毕大夫，他很仔细，还开了内服药。病显然是重了，出血。以后保证每周看一次才好。

（1943）四月二十日，星期二，早晨

好几天都觉得应该记下我的心情，总懒于提笔。现在来写吧。我觉得留下点痕迹，使将来能知道我这段日子如何过的。

一个多星期没写，想得太多了。翻这以前的心情，自己真太麻木了。我竟一直以为他是没什么事的！

4月九日，听了报告，知道事情是整批的。我才想到不是“去对对事实，弄清

了几天可以回来”的事，这才开始不平静起来。第二天去找尚昆同志谈了谈，我还是被他装门面的一些东西迷惑着。星期天再去找博谈，他的话对于我回忆材料倒有些启示。直到我完全了解到：如果没有许多表面上很漂亮的话，就不成为红旗政策时，我想到的材料才比较多了。

忍不住也与夏谈了，谈了个很深夜。当我很客观地来回想关于他的材料时，我倒比较能够冷静下来。

有时很平静，有时又很不冷静！

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

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一切都是欺骗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系的。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

也有不平静的时候。星期六去门诊部看病，看了看去年住的病房，就不得不感伤起来。闻到烟碳味，也勾起了去年此时的回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毫无意义、毫无必要的，但我仍然感伤了。我想这还是由于我目前的生活不紧张。要是我能做到这样多好：紧张地干目前的事。要回忆，就是反省，仔细地回想起一切，反省自己。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我不能做到。

我甚至如此无聊：想到“我竟能这样控制自己吗？”不禁又难过起来。我明明知道经过一件件具体事实，经过这些具体事件的自我斗争、锻炼，我就会坚强起来。但临到事情的前面，我却想：我就这样走过去了么？仿佛舍不得这个脆弱，没出息的自己似的。

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紧张一些，做应做的事，不乱想。可是，习惯不是一天建立得起来的。正因为不是一天的事，我更需要天天管自己。李正说：“做这么三几年就好了。”是的，三几年是长的，但我已过去了不止一个三几，如果不从今天就开始，我将一辈子如此下去！

晚饭后散步，在沟口看到关于伤寒的通知，我想：如果伤寒病真使人忘掉过去的一切，我倒愿意病它一次。一切从头开始吧。自己也觉想得可笑，新的也得从批判旧的产生出来呀。

总是有牵挂着过去的毛病。明明认识到，过去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太少，却仍旧常常往后看。有时，无意识地打开抽屉，想找点什么过去的痕迹，真无聊透了。

较仔细地看了看 1939 年的日记，才感到自己竟能走到今天，还算是莫大幸运。固然，那些多半是在情绪不好时写下的，但那情绪也不是很少时候的。里面简直看不到工作，看不到学习，看不到同志关系，看不到政治，永远纠缠在自己的生活和思想里。要不是工作中那些“轻而易举，出风头，群众场面，痛快发泄”支持着我，我怕早就垮下去了。

读旧日记，才发现反省太不深刻。我需要好好回忆过去的事。有些事，有些心情早已忘掉了。翻翻日记，却不记得是自己经过的。

（1943）五月四日，星期二，晨

我还不能使用我的笔，来最确切地记下我的心情。也许是因为我要记的全是脑子里想的，不具体的东西，而我的思想又是这样的杂乱、快。

四月卅日的晚上，我就想动笔。那晚的感觉是这样的：经过一个月的独自生活，我才发觉了他实际已成为我生活中的累赘。这一个月生活，除去了感情和精神上的震动之外（这是经过一个时间就会没有的），我觉得很轻松，没有牵挂。礼拜天，我照样地做我的事，或者玩玩。不似过去，一到礼拜六，我就得上他那儿去，使得我自己的生活中断一下。而这一天，他却丝毫没有给我以什么有用的东西。这种礼拜天的中断，在精神上又使我对所属的集体隔膜，使我在精神上总牵挂着另一个地方。一有自己支配的时间，我就花到那里去了。延安的三年多，我都是这样过去的。现在一下丢掉了他，我倒感到很轻松。好几次，我想给夏说：“我感到不结婚，自个儿生活真是轻松无羁。”他拖了我三年，给了我许多潜移默化的坏东西，这固然是不幸。三年后的今天，竟得以解脱，倒也是件大幸。当然，要不是党，我自己还会拖它一个时期。整风以来，我对他的不满是在发展，由于对自己开始有严肃的态度，我对于共同生活已开始厌倦。这说明了，当我的思想进步时，他对我已日渐丧失羁绊的能力。但是如果不是党，我是做不到这样断然处置的。在我犹豫、苦恼的期间，他对我的进步又会大大妨害的。

我好像感到离开他已经很久，很远，又像我从未与他生活过。这大概是因为三年的生活本来就是同床异梦的缘故吧。从大的方面看，这三年以来，他对我是有坏处而无好处。至于生活上那些关照与抚慰，今天看来，都成了对我的侮辱了。我对于他，如果丝毫不能推动他向党坦白，也就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了。

今天，我的思想上还缺乏明确的分野。我对他还没有强烈的恨，还没有真正唤起为了革命，对他的深刻仇恨。仅仅是从自己出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留恋。

前晚，我还想到并与夏谈起，不知他在这一个月之中有没有进步，是否已经坦白了。我弄不清，我这样想到，是否除了如对一般坏分子之外，还夹有什么别的成分。如果有的话，那是极无聊的。我需要从理性到感觉都做到这样：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任一点私人关系。一个月以来，在这点上，我有很大进步。想起一个月以前，给他写的那封信，真恨自己糊涂。我仅仅叫他小心身体，我是多么“安分”地以一个“老婆”的资格给他说话啊。我竟完全相信他没有问题，只想到他去对清楚了事实就会回来！

五一的假期和五二的星期天，我紧张地赶着生产，如果对于平时的工作我都能这样紧张，那我就快活了。最近对于用思想，似有一点点体会。但是坏根性，仍旧成为顽强的习惯。明明知道吊儿郎当是极无意义的，但在行动上却仍紧张不起来。随事、随时与自己斗争，真做得太不够了。

最近一个时期改起晚床的习惯吧。起初一个时候，甚至早睡一些都可以。

读报是令人兴奋的事，一切事物都在焕然新气下突飞猛进。连二流子都改造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1943) 五月五日，星期三

今天是早起的第二天。起床时感到头昏，起来后就好了。只要睡的时间够，刚起时头昏，大概是习惯的原因。中午为了不睡午觉，洗澡、洗头。下午填表，精神并不坏。

一天过得比较实际，填了表，虽然还不能好好用思想，但用在做事，就减少了乱想。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好起来吧。

晚饭后，给夏念《毁灭》。在练习着看东西慢，不是一目十行，而是一句话看懂，在脑子里打个转。这几天看报也在这样做。

《毁灭》的前面，是看过好几遍的，现在读起来，仍是生的，可见从前之读的马虎。美谛克是个多么讨厌的软骨头啊，而我自己却很多地方像他哩——总是在“自己”周围打圈子，对于别人对自己的眼色那样敏感，那样容易为一点小的触及自己的事面红、心跳、忿恨或是含怨。自己稍受了一点苦，就觉得天样大，要求别人的抚慰，关心自己。而自己对于别人却是最没有温情，最漠然的。

填着表，倒有些感想。几年来，竟没有接近过一个较好的人！仔细想想自己做过的，恐对的、有益的也太少了。最近才稍稍体会到为自己的错处而不安。我还有什么权力对人家严正的批评生反感？

真心想好好仔细反省了，但思想的习惯还是没有。要先做到仔细地回忆才好——这也比分析容易做到。

晚饭后，何上来，好几个人胡扯一阵。他们去后，心里有些烦，有些安静不下来。想叫，想嚷，却管着自己进屋点灯看报了。就是需要这样地管束自己。放它胡思乱想，浪费了时间、精力，多么无聊！

（1943）五月七日，星期五，晴天

昨晚缝缝补补，心里忽然烦起来。睡在床上，一时闷得哭了。想起在延安这三、四年生活的白过，没有一点进步，却加深了毛病，做了不少错事，真是恨自己！如果不是与他在一起生活，也许会好些吧。

今早起不来。不过一天精神还好。上午把表和附件弄完了，自己觉得还应该好好再想想。但习惯使我耐不住，拿去交了。李正说他看看再讲。如果不行，让他说说我再补充吧。

读《真理报》关于斯大林命令的社论，也仔细读了命令本文，很兴奋地。这几天在读报上是在向仔细、想想，不是读完就忘去做。因而读起来也感到兴趣一些。比如，对战讯、对工厂生产、对农事，因为注意了具体数字和情况，天天读着，比较比较，觉得很有趣。像过去每天都马虎看一遍，结果觉得天天差不多。

下午细读三月六日发表的简政实施纲要，真太好了。我读得很仔细，还想练习着再想想读过的内容。想到将来下乡也好、生产也好、做技术工作也好，只要做到全身心交付给工作，我就超脱了。

从小组会以来，与夏的关系也算真从思想上解决了。还能看出她的好处。与她谈话，也做到使自己耐心听。不过，有时对于有些事，还是懒于与她细谈。有时也泛起一些不耐烦，或是“讨厌”，但已是非常轻微，不足影响对她的关系，并且很快被克服下去了。

什么事，只要自己基本精神从积极方面去想，结果就不同。比如碰到一些小事（就说早起吧，“讨厌”人吧），自己往消极想就以为：这些东西对我已是没法改的，而革命却还必须改更多更大的地方，因而我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一方面是软弱，对奔赴新的表示不前；一方面是顽强，旧的意识与习惯之顽强，哪怕是极小的，也不允许侵犯它。现在，我已能做到从积极方面想：想着，这还不能改吗？这还不能做到吗？因为做不到这，就妨害我坚持大的目标吗？这样，就是积极自我斗争了。

今天发衬衣、毛巾。丰衣足食刚开始，就这样热闹。我还做不到不注意生活，不去想如何把生活弄得更完善，只能做到尽量少想它。

行动总还是落在认识到和想到的后面，旧的习惯力量真是大。正因为如此，也就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克服它。我还是太易疲倦——在向旧我作斗争上。

曾想给李正谈谈。昨晚起，我在想这么个问题：我是随时把我的情绪和他谈呢？还是不应该如此。要谈么，谈比较成个儿的问题，那些零乱的，瞬息万变的，抓不住的乱七八糟，只要是自己已能想得通的，就不必去找人谈。——我大致是会按后者做去。这是对的，我应该管束自己。自己能管住，想得通的，为什么定要去麻烦人家。

（1943）五月十日，星期一

又是两天之前就想写的了。

今天早起，就感到一身酸痛。因为缝纫赶了，双手十指也发疼。早饭后，躺在床上看报，头有些痛，不能想东西。想着不应该让自己睡觉，就起来缝生产的衣服。

也许是精神用在缝上面，也许是中午穿着棉袄暖和了，倒觉得好些。午睡以后，全身的酸痛感已没有了。以后就要练习着这样做。要是从前，又该睡上一上午了。

下午开全体会，传达一些制度上的事。要下决心建立紧张规律的生活习惯。趁着在这里人多，彼此又深知，不顾及地批评，养成好习惯。将来到新的环境，一切都能真做到重新开始。任何事上都不原谅自己，想着“我应该这样。”而不再是“我就不能这样。”不要想自己有特殊理由，这种自视特殊实际是自甘落后。

从今天的会，感触到这样一点：什么事情，自己做好积极参加的一员出现，对自己就有作用，就兴奋愉快。整风以来，从深刻反省以后，我就一直采取着这相反的态度，以致任何会对我都没有作用，反省不能进展。稍刺及痛处，则出以反感、对立的情绪。这就更坏了。

最近体会到一些，站在新我的立场来看旧我，固然仍不免于痛，但已不甚于痛不可忍。因为有希望、有前途、有将来鼓舞自己。

前晚星期六，洗过衣服上来，大家临时凑合在一起跳舞，玩得很痛快。杜小彬也参加了。我感到自己与大家亲切了。对于小彬、夏鸣一^⑬，我觉得我们像是一个上了当的女儿，重又回到娘家。这个比譬是不恰当的。近来我却确感到从在精神上和他断了的那天起，我就和我所属的集体亲密起来了。夏告诉我说，老邓^⑭讲“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这话，在以前听来，我会生反感的（也许刚一听时，还泛起了些许反感），但现在我好几次想起这句话，我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

昨晨，醒来之前竟梦到他。一个不短的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了。还有博讲了一些话。——真好笑。我并没有这样想，为什么做了这样的梦呢？想起他的名字，似乎是一个很陌生的人。这感觉，整风以来就有了，我也曾不止一次告诉他。这也许就是他觉得我会要离开他的缘故吧。思想真是看不见的力量，是大于一切（当然它是基于一定客观条件而产生的）的力量。几年来，我也不曾对两人的生活满意过。但，整风以前，我总是用他在生活上对我的抚慰这些

^⑬ 小彬：杜小彬，许立群（羊耳）夫人。夏鸣一，当时张云天的夫人。

^⑭ 老邓：邓力群。

东西来安慰自己，用别人对我们的“好评”，或对他的“好评”来安慰自己。整风后，这些东西对我失去力量了。一月里他住在这里那些蹩扭，我是最后鄙弃（还是仅在理智上）这些东西了。

昨天从起床到晚饭，紧张地缝纫了一整天。吃过晚饭，天闷着，像要下雨，我忽然烦起来了。我丝毫不打算放任这种情绪，但是我仍平静不下来。自己躺在床上流了一点泪。夏点了灯，我还是决心起来。看不进报，我就缝裤子。过了一会儿，自己就平静起来。与夏谈了谈反省，两人的共同生活之类。我想坚持着这样做下去，我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就不会有这种忽然起来的“烦”了。

最后丢掉旧的情绪怕是最不易的了。在黄昏时候，我的情绪总是最容易波动的。尤其是这种气候，我总像从黄昏时分嗅到一个热闹闹的、像是从前也经历过的黄昏的味道。——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甚至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情调多么无聊呵。过去我是放任自己这种情调的。今后，我应该培养对这种情调的厌恶，成为一种不必思想的自然的厌恶。——这也就是阶级斗争了。

实在想起来，自己的过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值得左顾右盼三回首的东西。自己偏要莫名其妙，空空渺渺地想来想去，实际不过说明着没有勇气踏入目前的紧张的生活。这是一种毫无前途的，无聊的东西。整风到今天，已经不能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今天说了，整风要延长，直到弄清楚一切问题。所谓弄清，固是指“有问题”的人而言。但是在我自己，必须要在离此以前，做到紧张、战斗、愉快。

对于生产，我也要认真起来。夏在这方面是比我好的。今天作的一件衣服就比昨天的好些。把昨天的也修改了一下。过去的“我不在乎要在这上头强”是极坏的思想。生产是个政治任务，自己对它的思想上的转变是表现在具体行动上的。在缝衣时，就表现在一针一线上。

虚心，也是要在具体事件上表现的。今天上午，夏给我说一种缝活的方法，起初心里不耐烦，后来我还是表示接受了。过去总以为“小事情！”既然自己在这小事情上也做不好，为什么还不学呢？鉴定会给我的批评真是好极了。近来我慢慢体会到，自己对任何事都是消极的，在消极之下，又以不屑于、不甘下风，表现了自大自傲。夏至少还有积极地，要想做好（不管她是什么出发吧）的精神。这是比我好的。

（1943）五月十一日，星期二

起早床的第一天。参加了集体早操，精神还可以。早饭后，小鬼在门口挖垃圾坑，吵得厉害，影响到读书的效率。第一步是保证一定按作息时间，然后是要提高效率。

给瑞璋写了封信。给她信总像开教训。我总觉得和她谈我自己没有必要似的。

午饭之前很困，午睡睡到三点半才醒。本打算去看病的。夏起来竟不叫我一声，心里真冒火得很。上山去，想请假看病，怕过时间，又作罢了。回到房里，无名火仍未消，不能坐下干事，就下山到医务所找医生写证明，回来后才好。心里一直在和自己这股气作斗争。自己醒不来，为什么怪别人哩。碰到这样的小事，自己都要纳闷半天。以后应该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克服无数次这种小的烦恼，我才能达到愉快，有恒的健康境地。

晚上看报兴趣忽不及前两天，看了没印象，就放开了。到李正屋看了《参考消息》，把苏联西部图上的三条河从头到尾找到了。想起来也真该死，直到今天才这样弄清。难怪过去对于“顿河河曲”上流下流的战争都是模模糊糊的。以后凡事要认真仔细才好。

（1943）五月十二日，星期三

仍早起，做过早操，昨天的不快已经没有了。希望今天做事的效率高起来！——早晨。

午睡按时起，下午做事就多。写了好几个材料。但是还做不到抓紧每分钟工作、思想。晚饭前的半个钟头，就不想再写了。

读《毁灭》。关于美谛克的某些描写，竟很巧地近乎于我自己在1941年所发生的情形：

“……从美谛克看来，他们的讲着这些事，并非因为这真可笑，倒因为此外无可

讲，而且他们的笑，也只是为了义务。”——我不是曾经因为这样而与大家的玩、闹远远隔离起来么？真写透了！

“从那时候起，部队的沸腾一般的生活，就从美谛克的旁边走过了。他没有看见部队的机械的弹簧，没有感到正在做着的一切事情的必要。在这样的隔绝中，对于新的大胆的生活的他的幻想，就消失下去了。——虽然他学会了回嘴，不怕人，晒太阳，习惯了穿着，在外观上也和别的人不相上下。”这种“隔绝”，我也曾极其类似地经历过。精神上远隔着实际的战斗，不能够从每一件具体的、平凡的事件上看出她的伟大意义，执着于这样的具体的、平凡的、无间断的工作。却感到一切皆无聊、乏味，“新的大胆的生活”的幻想，事实上不存在。于是就沉溺于旧日的零碎的、夸大了其“美丽”的回忆中，或是今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波动中。把自己的思想毁了，变成不成系统，没有用处的胡思乱想的运动。许多平凡的、日常的、不间断的事物擦身而过。到一定时期，当别人总结出了这些东西的伟大意义时，自己倒昏然了，好像这些东西自己也“面熟”，但自己不曾觉得它有什么伟大意义。结果，时代也好、环境也好、人们也好，都各完成了其伟大，只有自己是真正变成“没有必要”的了。

(1943) 五月十三日，星期四

仍早起，自己竟会醒了。

读胡的报纸，他的记号对于我以后读报有了些启示。自己比起过去已算仔细得不知多少，比起人家，却还差得不少的。劳动英雄的“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别人没做过的，我试试看”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不要忘记：我比从前已经好了，我已在努力了，我已在进步了。而要想：为什么别人早已做到的事，你在今天才开始？李正去年曾给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应该有做了不说的精神。”这是对的。何况别人所已作的，早是远超于我呢。

没有什么扰乱时的平静，是不能算数的。经过许多次的搅扰，然后又平静下来，并且每次缩短不安的时间，到终极就会达到完全平静的地步吧。

午饭前，羊闹了新花样。一直爬到山上，让大家拼命叫唤，才把他叫下来。这件事情不知为什么掀动了我，我也弄不清我到底有些什么感想。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突然又使我想到了李锐。一两个月以来，他到底怎样呢？是坦白了，还是顽固哩。因而想得很远，想到他坦白自新后，我如何对待他……我仿佛总觉得除了害怕之外，没有理由使他非顽固到底不可的。午睡着了，才停止这些乱想。起床后，又回复到平静地工作了。

天下雨，又没能去看病。

晚饭后，因一件很小的事，又涌上了对她的不痛快。终究按着自己，不再说下去了。如果不是我停住，反正她是永远“坚持”下去的。多无聊的事情啊。

晚上看了不少《毁灭》。工兵刚卡连珂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企卡，真叫人呕，我说不出对他的讨厌。

“总之，永远是这一种思想。这不知从何时何处，总在他里面发生，而且他无论想什么，总也回到此处所。他知道，这思想是对谁也不说的，他知道，这思想是有些不好的，有些可羞的。但他也知道，他现在已不能和这思想分离。——他也知道要竭尽全力来做这件事——因为这已是生在他那里的最末的、唯一的東西了。”——这是描写美谛克决定要离开队伍的一段。我倒不曾这样想过。我也没有过这样简单具体的想法。反正，在我那个不能自拔的混乱时期中，倒有极相类似之处。特别是“他现在已不能和这思想分离——他也知道要竭力来做这件事。——因为这已是剩在他那里的最末的、唯一的東西了。”这一段是太好了。在真正决心在实际上抛弃旧东西之前，我也有过这种极无力的犹豫。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些乱七八糟是必然要抛掉的，却又不能不常常想到：就这样做吗？仿佛惋惜着，最后抛弃了这些乱七八糟，那么过去的一切，在我就再也不留一点痕迹了。（因为生活，物质的一切，都已时过境迁，只有意识里的那些东西，是“是剩在他那里的最末的，唯一的東西了。”）

好久以来，牙齿变得很糟糕了。牙根发胀，牙发软，常流血，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3）五月十四日，星期五

下午杨尚昆作报告，大概两三点钟时就完了。我想问他一下李锐的情形，就因

为这么点事，弄得一下午不能坐下来做事。我坐在门外，想等他走过时迎上去，结果他在开会，到晚饭后他才下山。我迎上去问了他。回答是：“不知道，我还没问过。”他似也没想到我拦住他，仅仅这么一句话。我自己也不禁失笑了。就为了这么一句话，等了他几个钟头。他说以后可问一下，告诉我。我倒是很想知道的。

《毁灭》读完了，好像了解还不够。莱奋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始终没看出他的长处是什么和缺点是什么。袭击队为什么毁灭的？去找别的看过的人谈谈吧，看看他们收获些什么。

法捷耶夫对于美谛克是很挖苦的。美谛克在开小差之前，曾偶尔想到死，法捷耶夫写着：“他机械地拔出手枪来，怀着惊疑和恐怖，凝视了好一晌。但他也就觉得，自己是决不会自杀，决不能自杀的了。因为它在全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自己，——他的白皙的、肮脏的、纤弱的手，他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的苦恼和他的行为，连其中的最可厌恶的事……”“‘我禁不起了。’美谛克用了忽然的率直和真诚，想。而且对于自己起了大大的同情。‘我禁不起了，这样低的，非人的，可怕的生活。我是不能再过下去的。’——他为了要将自己显得更加可怜，并且将本身的裸露和卑劣，躲在自己的同情之念的光中，便又想。”

(1943) 五月十七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的生日。大明的月光。

男同志生产去了，我捻了一整天毛线。

昨天星期，也是捻线缝衣之类地过去了。傍晚，心里又荡起些不平静，但比起上星期已好得多。——我没有躺在床上，只是不想看报，不想想事。我又捻了一晚毛线。

今天白天，捻着毛线，忽然记起了来边区后的几个生日。40年是五月廿日，我曾向家里扯谎说是这天结婚的。41年是五月九号，瑞璋在三局工作时，我们去她处玩的。是晚，月亮还长着毛。去年，大概是五月廿八号，我从门诊部到报馆，好几个人在一起吃东西。——真是无聊，竟记得这样清楚。好了，22年足足地过去了，从23年起，一切该真正重新作起了。

晚饭后，不想做事。下山，然而没目的地。供给商店没有我所要买的东西。恰巧碰到周杰母女，抱着小炎在花园玩了一圈回来。花园是热闹，许多人在忙着收拾西红柿、浇水。脑子里模糊想到：多么不幸啊，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开始新的一年时，他却是这么回事。——当然，我得以从这场大梦中被拖出来已是幸事。想起来，我真该恨他！共同生活几年，给了我什么好处呢？在这个改造自己的关键上，他不但丝毫未给我帮助，到发现了是个鬼。真也够晦气了！

想买个二胡来学，给边老板写了个信，看他可回信？

又想看英文本的关于苏联叛国案的东西。刚看目录，大概就不少生字了。我仍想慢慢看下去，往后也许生字会少些。不过，我想做的事是否太多呢？

让我默写一下生字：extract（选录）、procurator（检察官）——不行、不行，只记得中文，拼不下来……

（1943）五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点灯以前去找胡扯天，谈得心里烦起来了。我觉得他一点不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说的他了解我。好像我自己也不了解我自己似的。什么思想？简直乱七八糟的一团。一天不知道它转些什么！真烦极了。想以后找李正谈，他仿佛对我了解得多一点？

这礼拜过得比较懒散。有两个生产日，一做活计，思想就跑开了。昨天、今天竟不想看报。需要赶快打住才好。

昨天上午，到山上取信（我还以为是家信，原来是报馆转来瑞璋的信）。给周、邓吹了一上午。以后经常谈谈也好，我很想有一个很了解我的人，经常具体地帮助我。

昨晚、今天有点烦。我想玩一玩。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没有上次那样高兴。

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

涨了水。我讨厌水的响声，弄得像秋天。

看了巴尔扎克的两篇东西，理解得很少。

不想给瑞璋写信。我觉得不能从她得到任何东西，连我现在的状况也没法告诉她。告诉她，她也不能了解我。

(1943)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星期一早起来，头晚的“烦”已没有了。这个星期当改正上周的散漫毛病。上午读尚昆报告，想了想反省笔记。下午把那个拖了几天的材料写完了。晚欢送张仲实走。

昨天上午写李锐材料，又想起一些新东西。午饭后由谈写的方法与李正吹起来，直到两点钟。他比胡了解我一些。我觉得胡讲话很不具体，总是：“更全面些……”“把它展开……之类”。而李的话常能给我一些具体的启示。我给他讲了我的心情，希望他能更多了解我。那天在山上吹，我就觉得邓比周更能了解我的话一些。以后也可常找邓谈谈。为了使李正更多了解我，决定把日记给他看。昨天谈话时，答应给他。到今晨给他之前，曾经犹豫过，觉得那些不像样的东西给人看，多难为情哩。但转念一想，还是给吧。一来是决心暴露这些东西，让人家看得更清楚，以后就没办法保留了。同时，全部都给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更多更具体的帮助。看了日记，对于我的情绪波动，会知道得更具体一些。

给人谈谈以后，就感到轻松一些。

昨午谈话以后头晕极了。躺了一下午，打开水后才睡着。晚仍头晕。身体为什么如此差劲？

晚做活计时，夏竟说，不给我们去看戏是怕会人。她老是说这些话，很不好的。我批评她了，但是我极不耐烦，好容易按着自己做了这样的对话：我说她这样猜是不好的，并指出，不应该把心思用在这上头。她还不承认，认为她仅仅猜过何先的事。我提出了老尹。她不承认她问这些东西的真心情。我实在不耐烦再说下去，就以“你反省下你说这些话时脑子里想得什么吧。”结束了。我想给李正谈谈，我总觉得她对宽大政策和目前的斗争不够严肃，不用思想，仍然更多的是女人的捕风捉影、看颜色。——我为什么简直不能耐心和她谈话呢？

今晨又恢复了看报的兴趣，比较注意读过的消息，但还不能根据材料判断问题。想常和胡、李等谈谈。在这上头，我也还是不愿和夏谈。一谈总是扯到细枝末节，字句上头去了，展不开思想。

午睡后天下大雨，我的心情也和风雨一样，想跳跃、飞奔。一刹那间，我忽然忆起家乡的所谓“观音暴”。我想像小时那样，站在门外去淋雨。忽然又记起，在这样的大雨天，他总喜欢大声嚷叫。忽然又想起，去年在门诊部，也是这个时候吧，骤然大雨、冰雹、大风，我与他吵、闹，为着肚子上的灾难着急。——我的脑子就是如此运动的。因了一点小事，能起这，又波到那。现在，虽然仍不免想到，但已没有那种感伤情调。一会儿就想起来了，却仍是禁不住的，真奇怪！

雨后去打针，一下午又没有做事！

晚饭后，在门口织毛衣，听见里面口琴声，有些想跳舞，就上去玩去了。结果和劳荔、时光扯家乡话、扯儿歌，由湖南话又使我联到他。我还是太容易被掀动。下来时，感觉到这种胡扯很无意思。但扯开来，自己却仍参加了。

一下来就到李正屋，大家在读《参考消息》。共产国际解散了。我想，如果我独立在一个地区，没有党的电讯，我能判断这样的问题么？这是毫无把握的。仅仅是在人家讲了以后，我能接受。最近关于时局的看法，我就感到自己缺乏主见（这是由缺乏周密思考来的）。比如丘吉尔的演说，我一忽这样看，一忽因一点什么又那样看。

在李正屋织毛衣。他给报一读，这样就驱走了与劳荔她们胡扯时的心情。

（1943）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屋子里潮、味，我不愿坐在里面做事。早饭后，读了好一会《士敏土》^⑩。打算在太阳底下写日记，写笔记，却把1939年的日记看下去了。虽然有许多可羞的东西，我仍打算给李正看。对于过去的自己，我已渐能把它当作客观事物对待了。

又和李正谈了一两个钟头。他对我的意见有个一贯的东西：不是就那些情绪本

^⑩ 《士敏土》：苏联拉特柯夫著小说。

身来纠缠，而是用新的东西来代替它，同时清算它。认清了它的无聊，就有决心开始新的，追求新的。也正要马上开始新的，才能逐渐丢掉旧的。好久以来，我也体会到一点：过去的的生活本来是毫无政治、无原则的，就它本身来检讨，反使自己钻入其中。需要用原则的标准来衡量。这么一量，旧的，能够得上分量的当然很少。但是，这样量过后，也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开始的了。

需要逐渐改变生活中的比重。到现在为止，我还只在尽量做到：一天保证几小时作正事。在这几小时内，脑子仍时为胡想所侵袭。过了这几小时，就“下办公”了。我要练习着任何时候脑子都转正经事，用这些来排斥脑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就是李正说的：丢了旧的还要装新的，否则脑子一空，旧的又上来。

晚饭后，与夏在门口做活计。自己就想，脑子里转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吧，但有点转不动。慢慢开始吧，不要一有空就转乱七八糟的。这是很具体的好办法。

读旧日记，发现自己的政治觉悟实在是很低的。这恐怕就是我始终缺乏积极性的根本原因。1938年的思想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热狂。整风以来，竟简直提不起劲，恐怕也是这缘故。整风以前，我是尽量用个人主义来推动自己的积极性（那也是很不积极的）。我其实是一个很颓废的人，这与我的外形是极不一致的。

午睡起来，身上有些酸痛，头闷，恐怕是打针在反应。我极力让自己坐在桌上不动、做事。写了一些材料，想了一些材料。今天，我是真正用脑子在想、搜寻。的确，这以前，我对于提李锐的材料，只是单纯地说事实，为什么我不试着来分析分析。这是我应该做的。

（1943）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天晴了

上午写“宽大”笔记。想的时候，好像已想得不少，一写起来，又像想得很少。我的所谓“想到”，离真正的“思想”恐怕还远着。我仍只是触到。

十一点钟左右，我竟困得不成样子。读斯大林选集，几乎睁不开眼睛。我伏在桌上睡着了。午睡睡得很不舒服。身体真奇怪，头总是晕！

下午继续写材料。饭前一会儿，邓与夏在胡扯，我写不下去了，又与李谈了谈。别人来体会我的情况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我是怎么回事！

从花园回来，碰见夏。人家要她往花园去开会，她嚷着害怕，要人陪。我没有允许陪她。她大声嚷着、叫着，越说越怕得不行似的。大家都笑，我没有出声。我很不高兴，为什么不是克服自己的软弱，反而拿这些东西大肆喧叫呢？我就不相信怕到不能自持！——看别人是很清楚的，我应该以同样的不姑息来对待我自己。是不是也有时候放任自己那些丑东西呢？不是以女人的弱点为耻而是“不脱女人本色”？

在我的意识深处，常常埋藏着这么个东西——我需要一个坚实的力量来支持我。也许就是为了这，当李锐给我探出他的手时，我不能自持地倒过去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又因为这，使我在他面前毫无力量（今天写材料，关于他谈过的大问题，我当时都是那样茫然！），一直到他的问题已经提出的几个月中，我竟仍是这样。

直到今天，这东西还是常常涌起。我在试着把我这“需要”转向党、向集体，而不是向任何个人。过去，我要求批评、鼓励、督促、甚至责备掺合着柔情，抚慰给我。今后，我应该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向党、向集体汲取力量。要经得起原则的、尖锐的、不姑息的批评，不应该希求这里面加点什么别的。

晚上，读关于共产国际的社论和毛主席的讲话^⑩。我很高兴，觉得它们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将得到光辉发展和各国支部政治上成熟这两点，在读这之前，我就像有所领悟似的。——当然我的所谓领悟，是很见笑的。也许我还没有能充分了解它的意义哩。

胡给我一个条子，老咪写的。说是除了书籍零碎之外，他的东西都给送去了。我忽然想到，是不是他已经坦白了呢？一下子，我竟像他真坦白了似的高兴起来。我脱口而出地给夏说：这家伙坦白了，我要他给我跪一天。这是多么可笑的话！也许，他真坦白了，我的平静又会被他扰动吧。我需要黛莎般的思想之的不妥协性。我还不如她那样，从生活锻炼中已成了钢。但我已能管束自己到这个地步：不让这些东西在人面前表现出来，只给它在我心里飘一下。——瞧，我竟又想得这样远了。还不知道他是坦白了，还是继续顽固着呢！

一笔给尚昆同志写了个条子，想叫老周他们捎给他。

上床时，为这些遐想鼓动着，但很快也就倦得睡着了。

^⑩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9页）。

(1943) 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早晨

半月以来，我又过得很糟糕！

从研究国际解散的问题起，我一下又坏下来。直到讨论完的那天，要写总结，我决定去找胡冰谈了谈。谈谈总是好的。我决心再来开始振作。但苦的是：我对于现在做着的事感不到兴趣和热情。我总想，思想里有个什么基本东西在作祟。胡冰却说，一件件事做，一个个问题弄清楚。这是对的，离开这些具体的，一件件事，哪里去找“基本”呢？不过，我在做这一件件具体事时，却又总提不起劲，这也许就是“基本”吧？

星期六去看病，李清告诉我，江自觉是个坏人。这消息使我很懊恼，为什么到处都碰到这帮子，而这帮子人偏又是积极愿接近我呢？我因而想：以后把自己封锁起来，不接触任何人！当然这是可笑的想法。这件事确实挑起我很大的不痛快。我是怎么生活的哟！这么几年，陪着一个活鬼，接近的都是这么些人。正是去年这时，在门诊部，一两个月，现在看来，简直没接触一个好人！回来烦得很，至山上去找周太和吹，一会就吃饭了。我还想和他谈谈，又吃晚饭了。晚饭后他们生产，我感到没着落，也跟着他们去花园。人们都在忙着，我坐在地上织毛衣。

昨天星期日，我织了一天毛衣。夏出去了。我不愿意一人呆在屋里，到李学、李正屋呆着。人家星期日都照常地做事，我总感到礼拜天要过得不同一点才好。

晚翻开前面的日记，那两个月我怎么积极起来的呢？近来，对于“过去”的回忆已经没有了。问题只在于如何鼓起对将来及现在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怎么做呢？

老咪把《联共党史》捎来了。上贴我在西南公路上的照片。要是以往，我又该有很多感触了。点灯后，我任手翻了翻它，上有李锐的笔迹。他录着冰上日记的话：“在此地每小时都是宝贵的。”这些玩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过去对他真太不注意了！

竟日头昏、疲倦，什么鬼玩意！？

（1943）六月三十日，星期三

昨晚因为批评夏，又引起不愉快。忍不住去和胡冰谈谈。当然，他讲了很多道理，我不想把这些记下来。

这样的谈话，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同志的关切和爱。回来后，我想：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不是因为为了党吗？不是为了使我不断进步，得到改造吗？如果经过一再次如此的谈话，我还放任自己，时常蹉跎下来，我对得起人么！？我要下决心了。希望昨晚的谈话是最后一次——发泄情绪，谈“苦恼”、“伤感”的最后一次。以后，我要做到和他们谈大问题、谈工作、谈我对问题的了解。当我再要瘫下的时候，我就应该记起昨晚的谈话，记得我应该对得起同志。

从概念上去体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伟大、有意义，常常是落空的。昨晚我感到，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这种事业，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如此的境界，像胡冰昨天对我这样。而我在几年中，究竟为这种事业尽了多大的力呢？倒是党尽了很大的力来提拔我，直到整风当中这样来为我花工夫。

上厕所，忽然想起老邓的话：党对于女干部的提拔常常是超过她们实在的能力，而绝不是埋没她们丝毫的。我自己就是这句话的极好明证。我把工作做得那样坏，像李正讲的，在自我改造中，我又没有完成任务——我要真能为想到这些难过才好。

我多么无聊啊，直到今天，想起李锐还保存着我对他幻想的美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共同生活的实际中，我不是也深深不满吗？为什么我还把他常美好地来想起？三年，哪一次他像胡冰这样对待过我，或是像老邓、李正那样？而我却曾比对别人都真诚地期望他，要求他这样对我。有时，对于他给我的一点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我是那样地珍视。为什么对于党、同志所给我的如此宝贵的督促和关怀反而不感到出自肺腑的珍视呢？不要讲反革命这点吧，我也太不现实了。一面是党——随时给我以我所求者，大量的、关切的；一面是李锐——我幻想他给我这些，实际上他没有。为什么我还想到他，而不是时常想起胡冰、老邓、李正……？

(1943)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早

记述下这几天的心情，是很不容易的事。

听过康生同志的报告，号召在这个战争期间紧急动员和进行抢救运动。几天来，心情是兴奋的。我想，这是我锻炼的机会，我要奋不顾身投入这斗争里。读着报，过去赤卫队员们说的话，禁不住使我感动得流泪。几天来，开会、做什么也好，人们都是含着泪的。——当然丝毫不是悲哀！

但是，我却仍为些许的小事打扰过。消极的一面还藏在心里，找机会就泛起来。前天，李学提到李锐的事。昨天，in说我和他谈话的态度不好。这些事竟使我很伤心，甚至因而又感到“没什么意思”了。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一方面，我为热烈的场面流泪、激动；同一时候，我还是为这些琐屑的（需要克服的小困难）事想痛哭。“个人”为什么在我心里还是占如此大的比重！

我知道李锐坦白了。同时，我又发觉在这事上，我的爱憎仍是模糊的。

几天来睡觉不足，疲倦得不行。我常在乍一醒来时，全身发软的时候，顿然忘却了我在紧张的战斗中。要意识一会儿，才恢复自己战斗的情绪。

运动在激进，真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另一方面，走得太快了，我很怕自己跟不上！这是真的。

昨晚听纪前(?)报告。她的毅力（尽管曾是反革命）引起我很深感慨。我发觉自己是个既无能力，亦无意志力的人。而我又始终减不轻自己的“分量”。这真是个可怕的事情。

我从前仿佛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也弄不清！

(1943) 18/7 晚上

一天情绪不高，懒洋洋地。下午写通讯。我发觉自己昨晚的热情不见了。田儿看后说太平，我也感到平铺直叙。但我没有热情仔细去想它。我更感到危险了——没有高度热情，什么也干不好的。

晚饭后，心情竟有些“怅然”。独个到花园去，幸好碰到黄积芸两个，一同走了回来。我是再不打算给人讲心情的。这种心情，对于我真是可怕的事情。

（1943）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早晨

前晚开会回来，李学忽然对我哭求，意思是说我有政治问题，希望我说出来。这事情弄得我没话可说。李锐的事，毕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我提这种问题，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梦似地痛哭。心又像平静，但又像做梦似地难过。我经验到一身无力、两手发麻的因过度刺激而麻木，不知所到的滋味。我没法记起前晚的情形是怎样的。经过这一场，我仍旧很平静。这与其说是对党的信任，毋宁是因为我自己“真金不怕火”。

昨天一天，我竟像平时一样平静。下午听报告，回来后给人吹，晚写材料。今早起来，我才又记起我身上背负的“？”并没有去掉啊！尽管自己知道自己，还得给别人说清楚。——怎么做这件事呢？我感到无从下手。唉，我简直没法说出我的心情。仅仅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梦、梦、梦哟！

（1943）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晚饭后

许多人给我谈话了，我没一句话可说。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钻入过圈套，自己还不知道吗？斗争是这样尖锐紧张，一切都是“政治”，我只有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真正的反革命把一切东西都要〔述〕了。我今天没法说一句话。我怎么能说我是没问题的。只有希望李锐这批人真正是坦白了，向党证明。五十、八十年也好，永远得不到证明也好，糊里糊涂陷进去了，也只有糊涂归天。我对党没有半句怨言。

我想看一眼恩来同志。不知为什么，想到他，我就难过了。

有口难辩，欲哭无泪！

(1943)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下午和李学同志理发，淋了一身雨，倒觉得很痛快。我真想多淋它一会。像小的时候那样，淋完了，让人抓着洗澡。

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怎么说话呢？我怎能表白呢？昨晚，25日，六个人陪了我一夜，我简直不敢叫他们失望。那一对对的眼睛！好几次我有一个冲动，想说一个什么就算了。一想到他们的真诚，就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开玩笑的！我的脑子连事实都不能想，要我胡诌就根本不行了。

人们拼命劝解，以为我有顾虑，勇气不够，怕对不起李锐……想得倒真周到。我真盼望我曾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没一句话可说，心情是：淡！木！

有些舍不得大家倒是真的。当然，这对于我的事也是无补的。人们很快就会各回自己的岗位，感情不是脱离政治而存在的。

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从政治问题上着眼了。我只有报以苦笑。

我对于自己毫无打算。不能做什么革命事业，经历各种情况倒不错。革命的监狱生活尝尝也不妨。实在要结束我的生命，也不过是提早几十年罢了。还能不死？

(1943) 十月十六日，星期六

昨天参加秋收，爬了好几架山上去刨洋芋。来边区后，这还是第一次上山劳动哩。身体确实是缺乏锻炼，去时上山就累得相当可以。吃饱饭后走起来，胃又疼，真觉得身子重得抬不起。午饭前，我的强度还可以。吃过午饭睡一会起来，就简直不行了。累得眼睛都要阖上了。真怪事。的确，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之不易也。

从上星期三起，我的生活好起来了。星期三的小组会，大家对我严厉批评了。

我感觉得很沉重，但是没有像过去似的：哭。不哭，也许才是我真感到痛了吧。小组会后，我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曾有过的严肃和决心。我要开始反省，我要回到现实里来了。整天脑子里空想乱想，葬送了自己，对别人反引起更多的不了解。

仿佛反省的门猛地开了，一下写了二三万字的反省笔记。思想意识真是怪事，我的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我空自悔怨自己不曾觉察李锐又有何用呢？反省起自己的思想，则变成了一件不足奇怪的事了。笔记写了好几天，写的过程中倒像吐什么似地，一气写下去了。写完后看一遍，发生两种反应：一则隐隐觉得：“我没有这样坏。”一则又觉得反省还不深，还太零乱。本打算再就这次的反省想下去，一看报、做别的，就收不下心了。也好，就按着集体的程序进行吧。研究到什么问题，就反省自己什么部分，这样可以与集体的帮助相结合。我还是没有积极寻找同志们批评的热情。

一个多星期以来，生活也自然地振作了一些。早晨自己会醒来，按照一般规定进行学习。不过，思想的集中程度还差。

做人还是需作个“尊尊贵贵”的人。为什么不接受大家的期望，奋发起来呢？为什么要弄得人人伤心，大家失望的无味地步呢？这一次是真要振奋起来了。并且准备着即使有多么大的困难，甚至碰钉子，不谅解，我都要坚持下去。

（1943）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已是冬天的意味了

生活真的充实和愉快起来了。整天过得很忙碌，有内容。最显明的，晚上乱梦扰我的程度就大大减少了。

今晚去跳舞了，我觉得很高兴。我已不如同志们批评的——放任情绪麻痹自己而去跳舞，我是紧张地生活了一星期，今天玩玩。跳舞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把学习和反省做得更好一些，等我的问题弄得差不多了，我要去找恩来同志玩一次。因为从现在起，我才算在行动上接受了他几年来所给予我的抚育和关怀（我很想给他写一封信）。

反省展开了，解决问题的信心就增强了。如此做下去，把思想和历史所言、所行、所思，都反省得清清楚楚，即使问题一时得不出结论，我也可以健康地生活和

工作下去。反之，即使没提出什么政治问题，我也过不下去了。

在最混乱无出路的日子，我曾幻想着也许有一天我会忽然清醒起来，一会儿解决问题。现在仿佛已挨到了这境界。虽然一时还不定就能解决问题，但做下去，是会一点点解决的。我的问题实际也只有一点点才能解决。

昨、今两日，写石影的材料。我以前未曾有的责任心来写它。果然想起许多以前不记得的事。现在正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写石影的材料，与我的反省还能发生一些联系。今天一天写了五页。昨天效率太差，因前晚睡太晚，昨天精神不济。生活琐事还是太多，精力多少分了一些在这上面，我一时还做不到完全摆脱婆婆妈妈。

写石影材料，既能想起许多原先不记得的东西，那么其余的任何东西，只要我负责认真不疲倦地回忆，挖，总能弄清楚的。我仿佛很有信心哩。

星期四晚间座谈毛主席文艺政策讲话，对于如何读文件，如何按文件反省，似也有些领悟了。仅就这文章所及的范围，好好想想，我大致可反省它几十页。唉，真是，整风搞了两年，我才摸着点边边。这几天对于同志，似也不那样生反感了。比如对小陈吧，也想到应该想想，给她点具体意见，而不是见了她就烦、就厌恶。我很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的决心和情绪变化，给我更多的温暖和鼓舞。他们知道不呢？我想，我现在已不再是一时情绪冲动了。我这次情绪的好转是以行动（反省和再反省）为基础的。大概就要一直好下去了——当然，我也要准备着可能会有困难，但我相信可以克服。

在大讨论会的末了，老邓^⑩说话，提到研究室有问题的人们，话句是那樣的缓和与真挚。我想，我不应该再做党的逆女，我决不再伤母亲的心！廖与谭在会上的态度使我很气愤。两个极端不同的人——一个狂妄到极点，一个装死狗。然而，给人的感觉都还是共同的：混蛋两个字！前天小组会上，尹的态度也很混账。我的情绪已转到积极批评他了。这几天，我一直想：我既是糊涂中犯了错误的，我不是蓄意反党、反人民的，我就必须在现在严格地把自己与这些混蛋区别开，用我的行动来表示我不是站在党对面的。我反省了，我就自然在会上批评他们。我不反省（像我那样“不在乎劲”）在客观上是给了混蛋们以精神上的支持。特别是尹，我与他在

^⑩ 老邓：邓力群。

一个小组，我在不自觉中犯了错误，完全与特务搅在一起了，也作了同样的事情。今天我要严格警惕，决不能由于党对我过去的错误提出问题而与党对立起来。这样：就是今天还与他们搅在一起。而今天我是应该清醒的。我不应再有孤零零，站在两群人之间的感觉。我要投向党的怀抱——蔡大姐今天为什么那样深深含情地看我，她是那样叫我：“小——范。”我真想叫她一声好大姐，好妈妈！她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情呢？

莫愁的粗鲁、莽，好久以来，我一看到这情形就反感，讨厌他。这星期我得机会向他说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他接受了。——这不是很好嘛。对他有益，自己也痛快。为什么以前我一直憋在心里，叫自己不痛快？同志关系是可以好起来的，只要自己主动些，有“为他好”的精神。近来觉得与劳荔关系也深了些。这人主动性很差，我要主动些来发动相互的批评与帮助。

滑稽，洛甫同志今天也特别喊我，仿佛他也知道我要好好生活起来似的。哈哈，我多么幼稚啊！

我那个宝贝家，以后真是可要可不要了。以后的意义也仅只是寄点钱给我花。那钱也可要可不要。想起李锐，觉得真无聊！我要仔细来回忆他如何从夫妇生活中来腐蚀我的，我有些为他那腐臭的思想而鄙视他了。近来更觉得捕起来的多是最重要或最坏的。这王八蛋不知究竟干了多少害天伤理的事？！将来我倒是想知道一下，在我自己反省好了，党大概可以答应我这要求吧。不要家，与他的断然绝缘，不让它有机会袭击我。爱人（我真不愿再把李锐当作它的同义语）也不要了。要逐渐作到，任何一部分组织就是家，工作、学习就是爱人。这怕是长长的过程，因为不一定到处的组织生活，党的领导都能像现在这样。

读报觉得很兴奋。我想，大变化到来之前，我们可能一直学习，准备好身手，迎接大时代吧。丁冬放今天来说我聪明，管他聪明不聪明，只要我肯作，我还不至于太无用吧。

几天以来都想写。今天跳舞回来写了这许多。前些日子过得多无聊，想写日记都没事可写。

上星期天，老邓曾找我谈思想，提出两个问题：①我说看穿了，到底如何看的。②需要什么可以鼓舞起我？谈了一天，我实在说不出一点道理。他说：“按你所说，你是为没有东西而想，而苦恼，岂不太可怜了。”真是太可怜了。我就是如此浪费了

这宝贵的一年时光。稍想想，所谓看穿了，并没有什么内容。我并没有思考过什么大问题，只是无聊——想余滨生，设想如果与他生活……真是太不成话了。老周好说我是有毅力的人，小周说我在女同志中是能用思想的，丁冬说我有聪明……。我自己呢，我把我放在最无聊的地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今天从大胡门口摘了些菊花挂在墙上，嫩黄的，一抬头就看见它对我笑似的。我忽然爱起花来了。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不再干着急：“哎呀，又过一年了，又过一天了，转眼要卅岁了。”两个月以前，我给老邓说：日子过得太快了。他说：只要过得有意义。我哑然无话可说了。今天，我开始体会一点了。生命的第廿三个年头还有好几个月，这几个月内，我的反省基本上总可详细作完。第廿四岁起，我还年轻着哩！

（我很喜欢与果利同舞。我不禁又想起过去所听到关于毛子的污蔑，把他们说得要强奸女人的程度！果利是有点装疯装颠。我想，可以说他，不应该用恶意去推测。——我还不能对他们发生像一般同志似的亲近感。外国人，总觉有些生。国际主义的情绪在脑子里终不及“外国人”来得自然）

（1943）十月廿八日，星期四

“对这个方向消极，就是朝那个方向前进！”昨晚听乔木关于毛主席文艺讲话的报告，这句话是整篇打动我最深的。长时期以来，我想觅求一条中间的道路，但我明明知道，而且越来越知道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于是我苦恼，精神堕落。我仿佛觉得这样也能算是个“第三条”路。我知道党内不可能这样做，我打算听你们摆布吧，反正世界上已经没有我的路。当人家批评我说：想想你的状况客观上是满足了谁？我也知道。但我想，反正我主观上不是。所有这些想头，都证明我对于“没有第三条路”了解得还很不够。还没有了解到，因为没有第三条，两条之间就直接发生着关联。不仅是“客观上”不走这条就是帮助那方面的问题，简直就是在朝那方面前进。可不是吗，好久以来，思想的急剧倒退，越来越腐化，我自己也意识到的。从这句话，我又想到老邓所提的“看穿了。”我说的应该是对于没有第三条，不愿走这两条路的“看穿”——不可挽救的悲哀，而不是对革命事业有所认识。我想礼拜天

去找邓透彻地谈谈。

乔木还说，不要想：“我是自己来的，现在我不愿干了，我要回去了。”共产党就是要消灭剥削者，送上门来的是不能再让你回去的。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在写反省卷子时，也有这想法。我写到自己在武汉工作对工人的态度时，真觉得惭愧。我想，我应该向他们忏悔。我吃了他们，穿了他们，然而我讥讽、看不起他们！说到人民的代表，党，更是了。六年，仅仅想想生活吧。那个空军侦察官的话曾吸引了我许久：“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向共产党投降。”何况我还并非政治上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

近来我体验到一个东西：真正达到改造，获得新的灵魂，必须要对旧的发生痛恶才行。否则，总是两种看法在矛盾着，即使控制了自己，终非解决问题之途。我越想越觉得不应该再给家里通信了，是丢掉它的时候了。“通通信何妨，让他们寄钱来花好了。”——这是李锐王八蛋的哲学。好家伙，花家里的钱，无形中就是继续着旧阶级的联系！一封信——弟弟订婚了。再一封——天伦之乐，就缺你回来。这是对革命的阶级袭击！我还软弱，一定时期与旧东西的隔离完全必要的。（写至此，我想：应该把家里的照片烧掉？——为什么还是舍不得？留着一个仅仅“生理的”纪念吧。但是，乔木也说了，即使是现在活着的这副躯体，也已经是人民的了。）

毛主席引了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乔木也解释得很透彻。所倨所恭，何其明显，毫不含糊。

前天算是赶写完了石影的材料。最近两次体验到，紧张作完一件事后，有些微空虚之感。但这次绝不是我又会回到过去的状况。因为接着我又要做第二件、第三件……问题是我还没有做到，一定工作之外的时间也思想正事。前晚，王惠德在这里吹牛（这人也有些喜欢谈到自己），我忽然有点闷起来。不想看报，在缝衣服。后来胡冰来问我材料上几个看不清的字，把我的情绪改过来了。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是一种需要抚慰的情绪！我很希望党能即时了解我，给予我。我看见老周时，想他多给我说点话。

自从老邓说过：“为没有东西的东西想，这未免太可怜！”倒启发了我。近来我是感到前些时之无聊。这点省悟很好，它将是我一直积极下去的良好基础。现在的

问题是：生活琐事还太多，生活琐事占了脑子。一方面排斥了想有意义的事，同时，这些琐事毕竟是容易与旧生活发生联系的，会消磨斗志的。在这点上，劳荔与我不大能有互相帮助。昨天小陈上来说要谈反省，但不出三句话，马上津津有味地转到毛衣上去了。我尖锐感到，一接触到毛衣，她是多么自然，一点不像起初说反省时那样“生硬”。我禁不住给她们指出了。

昨天下午生产订书。虽然大家在一起作，我很愉快，但从劳动观念上检查，我还是差得很远。

从礼拜天以来，睡眠总嫌不够，起码是十一点以后睡，事情像做不完。身体太差，至迟到下午两点以后就觉头晕，头发热。看病的事，短时期内毫无可能了。

(1943) 十一月一日，星期一，晴天

最近一周工作效率太低。星期六跳舞太累，星期天接着生产，疲倦未能恢复。星期四晚又参加欢迎苏联来人的跳舞会。一天天，疲倦积压下来，精力感到异常不够。

几乎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漫谈。上午看看报，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毛主席讲话，至今未读完第二遍。怎么搞得呢？生产压得多，仿佛更易与生活琐事联系起来。精力集中的程度太差太差了！人们说十月革命节要狂欢，我很容易想到玩上头去。我这星期应该多做些事，狂欢才痛快。否则只玩不做事，就无聊了。

昨晚欢迎彭副司令等前方回来的人。彭的简短的讲话予人极深的印象。他说：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是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已熬过来了。我应该多么惭愧，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对于克服困难有过什么贡献呢？我对革命发生了动摇，精神上日渐堕落，行动上是与反革命一起了。现在难关渡过了，我享受着丰衣足食，每天做的事那样少，安排自己的生活又这样多。生活、生活，从我想振作起来后，就明显地感到它是一个最大的阻碍了。生活琐事的拖累，似比坏思想还难摆脱。我生活在没有一个女人的地方，也许会好些？想缝条褥子，又觉不应该——就为这，想来想去，多无聊！

昨天生产和作琐事，报没看，前天报也没看。今天看了一天报，而且也不够集

中。感到很疲倦。

下午写周楠^⑩的材料。回忆自己不曾注意的东西是困难的工作，加上疲倦，加上精力不集中，几乎写不下去了。但来信写着“三日写就”，我得今天写好才行。我写不下去，想到要写日记，遂写至此。又快吃晚饭了。

（1943）十一月十日，星期三，有太阳、但冷得很

过了十月革命节的三天假期。每天都有些感触，总没有时间记下。日子过得太多了，来写时感到不够味。我却仍想记下它们。

好几天以来，很容易感到不耐烦。偶有一点不顺眼的小事，心里就焦躁得很。倒不是情绪又不好起来了，恐怕与身体有关。总是头晕，弄得我烦极了。烦起来，我又不愿意压制，只有自己闷着不说话。

五号晚研究室借了礼堂楼上玩。因为这种“烦”的影响，不感到欢畅。我总还不能为与大家一起而感到趣味无穷。只是在自己觉得适意时，才高兴。六号晚去跳舞时，这情绪尖锐地斗争着。我极想到舞厅去跳，但大家在舞台上跳，我只能勉强着自己陪大家玩，而不是与大家在一起才舒服。

最近因为跳舞，与黄积芸接触了几次，我有些喜欢起她来。我发觉她忠厚老实得很，做事情有责任心。过去，我一直因为一些小事看不顺，就不喜欢她，这多么妨害着我去发觉人家的长处！从这，我又想到胡冰说过的一句话：“你过去不能进步，是因为接近的全是那帮人。以后与同志们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不能改造？”这句话是很对的。从前真也太不巧了，到处碰到这批人。比如说吧，正好与夏住在一起，勾心斗角就得以大大发展。在这一段与劳荔同住的时期，她虽不大对我有积极的帮助，但我偶尔发现她的单纯、虚心，对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不像与夏住在一起，睁眼一看，她比我更坏，或是同样坏。我就觉得：人原来都是如此的，不如此就无法处人。最近从些小事，发觉夏的进步仍很少，许多小事已流露了她在同志关系上还是一种“使坏”的态度。老邓同志对她与我说过的话，我看她是没领会的。我倒

^⑩ 周楠：女同志，何均的夫人。

觉得这话对我有很大启示。他说：“你们都讲究，怎么用一句话刺伤别人，就感到胜利。”这种品质离“同心同德”又多么远哩！我现在只能看到夏的这种情形厌恶，不再起共鸣，还远不能去积极批评她。我对于成全，还是无好感。我觉得他把同志关系庸俗化了，而且总是那么多话。一个东西，不是真正领会，成为思想，为了改造自己，而总是为了发表出来，给别人听。我始终觉得他把自我改造当作做给人看的事情。这样一个人，离共产党员的水平是太远了。但是他自己恐怕还不意识到这一点。有好几次，他急于对些琐事唠唠不休，我干脆不理他了，使他说不下去。——从我自己来讲，应反省的是：仍以自己好恶接近人。

又有一些小事，使我发现柴沫这人踏实。他看地图的准确程度，要比我多得多了。

六日下午，雨中看鲁艺秧歌，我从它受到不少教育（七日看评剧也一样）。关于河南难民逃来边区的故事，使我在“为人民”这一点上有了理解。平时我们说边区与大后方是两个世界，是世纪的差别，多么空洞。如果从一个老百姓的生活来看，这个概念就充实起来了。当我看到区工作人员找难民去开会，安置他的生活时，我才发觉“为人民”的意义。在这以前，想到下乡也好，锻炼也好，我还从未体验到，给老百姓做一点点事都是有意义的。鲁艺演河南难民的，唱得好极了，第一声就唤起了我儿时的回忆。在海寿里所常听到河南逃难的，卖孩子的，不就是那声音吗？那时，我没有过同情，我被灌输以这样的剥削者的观念：这些人是可怕的，捉小孩子的，这些人是骗子，你买了他的小孩就惹得脱不了身！剥削阶级的教育，从小泯灭了儿童的同情心，灌以恶毒的东西。想到这些，我想放声大哭，向人民忏悔！整个这场戏，我噙着满腔泪。第二天看评剧，当祖孙三代开始逃难时，我又感到要流泪了。他们是劳动了的人啊，财富是他们创造的啊，为什么反而被赶走？演员们重复叙述着边区好，政府与军队是为人民的，我几乎是第一次具体地、从人民的血与泪中了解了这句话。——我的思想需要这些东西来充实！一个革命者脑子多装些人民的苦难，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叛变和后退的。因为有人还在受苦，怎么能不坚决革命！

读一九一九年苏俄劳农政府给中国的信，从这具体的东西了解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意义，了解国际主义，就来得亲切了。这些事情我知道得太少了！过去我也没有去追求知道它们。口里念着些概念，就觉得够了，什么都知道了。真

是本末倒置。

六号跳舞时，邓发^⑩同志提到我的反省笔记，他夸奖了我。党是这样欢迎着一个人的进步！我自己却太无聊了，竟为这种夸奖高兴起来。我应该痛心啊，这都是我自己的浓血腥臭，有什么可高兴的。所想的应该是更奋勉，反省、反省、再反省。从这情绪想到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个人主义真是太可笑的东西，连自己反省错误时，人家鼓励了一下，都高兴起来。难怪那做了一点成绩的人，会狂妄得了不起。——但是在一个无级健全的战士口中说出来，就叫你真感到羞愧、无以自容。

跳舞中听到基辅收复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党——中国的、外国的，是这样——一个有前途的力量，他要什么有什么，他做什么成什么。只要一个条件——不是懒虫，肯出力，就可以与他在一起，就能参加这个队伍。为什么我以前不想这些而去想余滨生之类臭东西，真是太糊涂了。

七号群众大会上，看见了杨永直和林朗，很自然想到李锐。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却仍是想到了他。第二才想到他的坏思想（和我所不知道的他干过些什么恶事），这才厌恶。这种自然的反应，大概就是我目前的思想水平。

检讨生产时，大家批评了我，对自己的东西比较起劲。以后做到除了生产，尽量少管自己琐事才好。

三天假期，零星感触还很多，不想写了。总之，生活是日益有意义起来。

假期前，写朱逊材料。连袁苏是从青救加入九队，还是后编过来，我都记不起了。材料写不出什么，心里难过极了。为什么这样该死！交给胡冰时，我告诉他，写的我自己也不满意。我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是多么想写出更多的东西！但是，过去是那样胡混了。

编了自卫军，我暗暗打算着：要做一个好的自卫军。守纪律、听命令，我要重新获得一副勇敢的性格（苏联的“社会性格”）。有时身体累了，我马上想到：自卫军！七号晚上回来，老周说：“小范，做一个游击队员吧！”他是在听了基辅收复的

^⑩ 邓发：时任中央党校校长。领导过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参加过长征的工运领袖。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遇难。

兴奋情绪中。但我马上感到他流露了党对我的期望。我想说：我一定会的。唉，我是一个太敏感的家伙！我的情绪太易受外界波动。哪怕是一件小事，一句不经心的话。因此，环境与人对我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时期内，我生活在较健全的环境和人中间，对我的帮助有特别的意义。不知学委会了解我这一点不？

（1943）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晨，天阴沉着，要下雪的样子。

生活又前进了一步。从十月革命前开始的莫名其妙的不耐烦情绪，（一些小事上对劳荔的不痛快，自己为生活琐事想得太多，以及身体不大好，头晕所搅在一起而成的）这星期以来没有了。克服了它——应该说是消灭了它（以后大致不会再如此）的力量是本周来举行的生产总结检讨大会。

（1943）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午夜

跳舞回来。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了，我应该写下些什么。

最近以来，心里又总是不大痛快。生活是每天做着一定的事，不过效率不好，总是不大耐烦。前两天跑到胡冰那里哭了一场，感觉好得多。昨晚研室开晚会，大家玩得很好，又排演将要出台的《傻瓜》。中央负责同志都来看了。昨天，我的情绪很高兴。我时时想到：这是一个可爱的队伍！（最近展开着的自我批评，使我对于党是怎么办事的，有了一点点了解，对党的信赖是增加着。）昨天，我的心情比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节贴上的标语还很新哩）更健康一些。但是，今天忽然不舒服起来。我知道这原因，而且我知道是太无必要的。仍然发生了不舒服，这只有证明了我自己还很无聊！

十月以后的这三个月，我倒觉过得怪丰富的。虽然是过年，我却没有“又过了一年，唉！”的老叹息。明年，应该生活得再好一些。

这还是第一次哩，过年时我一点也不想到家了。这个月，正是去年李锐的问题被提出的日子（廿号）。结婚的日子（十三号），我没有丝毫感伤（这是很不容易

的），只想到我应该更快知道清楚是怎么回事。

劳荔上去了，我有点感到寂寞（昨天又搬回了我与夏住的老巢）。我当然无理由希望她不离开。我有一点点想哭。不过，不舒服的程度倒比刚回来时好多了。

黄积芸一个十三岁的侄女来过假期，一个很甜的孩子。我曾想留她今晚住我屋，孩子是多么幸福啊！

例假又坏了，不到三个礼拜就来了。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很奇怪的道理，我的判断大致对。

因为排戏，好久以来看报太马虎，明天起要改。

今天讨论了生产计划，我明年至少要完成一石三斗多粮。前天在会上宣布这事时，也有些兴奋。当然还不是自己养活自己，却仍算是自己能够由劳动而创造点财富。这对一个寄生虫的生活，是有历史意义的开始。我应在今后的生产中多警惕自己。

（1944）一月八日，星期六，遍地白雪未融，美极了。

今晚又有点放任自己。与大家从舞厅跳舞回来（我没跳），已经很疲乏了，但我没有即时睡觉，坐在火盆边吃了许多枣子，脑子里想、想、想……不是单纯的寂寞或空虚，也不是单纯的伤感。头绪似多且乱。明天再详记吧。

头晕，困得很。睡去吧。

（1944）二月十日，星期四，晚。

从一月后半月起，就忙着春节宣传秧歌队的事。一月廿六号搬到俱乐部住，这星期一才从安塞回来。

快一个月了，忙得真是昏头昏脑。脑子里单纯极了，只有唱、跳，也顾不上自己的生活琐事。好几夜根本没做梦。大概就是思路太单纯了的缘故。

起初，我是带着些兴奋（基于新的认识）参加这工作的。以后，却渐渐疲了。

许多毛病临到要犯时，自己还是没有最大的毅力克服。

回来后，顿然感到太空虚了，前晚几乎要放声哭起来。我决定去找老邓谈。从陈德发印象谈起，我的情绪又好起来了。谈得很晚了，我也就没告诉他我最先去找他的原因。反正已经达了目的——驱走那不良的情绪。这是较好的办法。当烦恼时，把思想带到开阔的地方去。

今晚，也有些许。

身体实在不行。头为什么总是晕、晕、晕。这是一大苦事。这次更尖锐感到。腰也酸得厉害。

(1944) 三月十五日，星期三，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

生活的感触是很多的。几个月来的忙碌，似乎把写日记的习惯扔掉了。从二月底起，又忙“三八”的秧歌，至九号在杨家岭演了一场才结束。这次我编排了一个关于妇纺的玩意，效果还不错。在写与排上，应该说从工作中得到了些进步的。——但是，仍然容易为自己做了的一点事而高兴起来。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幼稚与可笑的小市民心理。

上次安塞回来，继续与老邓长谈了三晚。他所传达的党的诚意、坦率，增加了我很多信心。我把所思维过的东西都给他讲了，并且商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写一段、谈一段。谈过以后，我曾找胡冰给他提起，但是被浇了冷水。他的一贯的那种冷淡，“还不是那么回事”的劲，有点叫我发火。我大



1944年夏，李锐与黄乃摄于延安王家坪

声地说了一两句话，表示我的不乐意。我有点感到他对我的态度与老邓所代表的精神有不够一致处。他从未使我像从老邓那里一样感到党对我的诚恳和不是“对付我”，而是关切我。即使他是表示党关切我，也只是他对陶乃夫说过的那一套，叫我感到的是党对敌人的宽大，而不是对自己血肉的感情。

我想说出我这感觉。找老邓谈好呢？还是与胡冰当面谈好？我想知道胡冰这种冷冰的原因所在。想起他的神情，会使我灰心和烦躁！

这礼拜是生产突击。今天我已达到每点钟六分羊毛。但别人已有八、九钱的了。车子有毛病，但不知是否客观上还有毛病。我觉得强度并不差么。明天再试试看。我用脑子，研究还太没有。今天下午去看纺线表演，我就看不出多大道理。还有，车子一出毛病，就很发急。而自己动手，想办法搞好都不行。自己感到这是小姐脾气的残余，但事情到头总忍不住。烦躁之余，又生气自己不中用。

这几天咳嗽和例假碰在一起，身上酸得要命。两个下午都躺在床上，晚上睡得很早。学习质量很差，思想太空了。我有点怀疑：对于目前的我们，是老在机关里学、学、学好呢？还是去做一件实际工作好。近来，有点隐约的波动：去做工吧，整天纺纱多具体。

脑子不集中，看报时难转。这几天常想起自己到延安后梦似的几年，心里是不大舒服的。拿着报纸，马上又想：比起这时代，比起许多有意义的事，自己又算什么？而况是已经过去的了。如果今天花心力来想这些没内容的事，不是更冤枉了么。

礼拜天的晚饭后，因为疲乏，坐在门口没做什么。像这样散闲的黄昏后，似乎很久很久没有了。因而想起，从前几乎天天这样过，天天无聊、感伤。——我好像很久不感伤了。不吧？我不仍是时常有不舒服的感觉么？但我觉得这些情绪是与感伤不大同了。

三八节的跳舞晚会，看见了报馆的几个女同志，我觉得她们是用一种不正常的眼光看我的。这也难怪：“李锐的老婆”么。想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急躁于能早日洗清我自己。但事情怎能光由我急躁？

跳舞时也常遇黄乃，他是愿意与我谈话的。我几乎想不理他。我很想有机会碰到李锐以及所有他的朋友一起，让我表示一次我对他们的怨恨！

为了改剧本，与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是很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

(1944)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

突击纺毛中进度很慢，而且车子总是闹别扭，心里很不高兴。烦躁，由而甚至怪别人为什么不给予一点关心。昨天晚上，生委会宣布成立突击组，莫愁竟是一个。马上我就想到，不应该太怪车子了，这把车子也出了突击手哩。晚饭后试纺了一会，采用了成全和张琳的意见，有些好处，还是多怪自己用心不够吧。今天盘算着要造一个新纪录，来个飞跃的进步。看看能行不？

报上登了一篇田守尧、彭雄^②等人殉难的经过，似也给了我一些力量。那样有用的人们死去已经一年，活着的，如何才对得起每天的小米呢？我一定要把线纺好，尽量逐渐作到不因车子别扭而急、躁。

学习也学得苦闷起来了，思想里太旧了。我简直感到读文件读不懂。近来才真感到自己是队伍里的落后分子（优越感现在才开始真地被打垮）。不久前，我曾和胡冰谈劳荔的平庸，而这次纺线她先进了。我自己呢？除掉了毛病的突出之外，不只有平庸么？

有些难过，有些对自己没信心。我很想去学一种技艺，当一个工人。这是真的，倒不是从前的小资级冲动。这样下去是可怕的。

像我们这种底子的人，在机关里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是真怀疑其效果。邓发同志那天不也说到么。

昨晚丁冬报告他下乡研究的東西，想去做一点很具体的工作之念更激荡。我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② 1943年3月17日，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乘船由江苏转山东去延安学习，行至小沙东海域与日寇快艇遭遇。自拂晓至黄昏，一条木船抗击三艘快艇，短枪手榴弹抗击步枪机关枪，血战一天，最后，全部跳进滔滔海浪。彭雄入伍于井冈山，田守尧入伍于安徽六安将军县，牺牲时都刚满二十九岁。

（1944）三月二十八日，早晨

昨天下午去看病，检查结果说是子宫后倒和轻微的发炎。阿洛夫开的处方是：生孩子。这个诊断我自己也知道一半。“在不生孩子之前只能如此么？”他说是的。叫我礼拜日到医院检查内科。去一趟也好，能找出个头晕的原因倒是解决了一个老问题。

礼拜天在俱乐部整理《张玉芬回家》，搞了一整天。晚饭后听无线电，听到汉奸的讲演。我几乎是第一次真正感到沉重，“半壁河山沦敌手”。听见汉奸的声音非常刺痛。倒不是狭窄的爱国心，而是想到自己的责任。这狗子的讲演中特别提到“匪共”。从敌人口中也看得出，中国的希望是谁。想到这些地方，觉得应该生活得更振作些。

最近以来太松散了。早晨总到要下山吃饭才起。突击以后，因为车没装好，一直没好好纺过线。搞车子，急躁倒是没有了，但也许是不紧张的缘故吧。老邓为了帮我搞车，耽误了不少时间，他的耐心是值得学习的。这礼拜要紧张起来纺，生产任务是绝不能撩下的。

小组打算搞些农业生产。我倒是想，多活动活动，可以使生活有生气些。整个小组懒洋洋，我也不愿出力推动一下。

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

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

杨尚昆同志讲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党一直采取的干涉态度。为什么要干涉这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私人生活的恋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审干过程中为了贯彻党的政策方针而干涉、违反政策方针的问题。

在党的集体中，有纯粹的私人生活问题。但如超过一定限度，在一定条件下，就不简单是私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事情，表面上看来似是男女恋爱，实质上是政治错误。党内每个同志都应有决心，勿在群众中因自己私生活不好而发生坏影响，因为群众决不会说是某人的问题，而是认为是共产党内的问题。

私生活不好而發生壞影響，因為群眾決不會說是某人的問題，而是認為是共產黨內的問題。

五天會議中，兩人的發言對於問題的政治性都強調不夠，與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有差別。對於私生活應該嚴肅地處理。尤其是男女問題，這是在中國社會中特別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有決心，凡是處理這類問題時，要顧及群眾的影響。當然，中國還在過渡時期，難免在男女關係上有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共產黨員作為一個自覺的戰士時，應該盡量減少這些現象。

既然要決心改變社會，難道古今中外這些壞現象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消滅嗎？

如果說黨內有過這類事，把這拿來與現在這件事相提並論，這在客觀上是散佈不好的影響，誇大黨內這些缺點。因為那些事與這次事情性質不同。

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男女關係處理不好，是得不到同情的。黨的一切政策要適合國情，在這個問題上也要照顧。黨內正確的夫婦關係應該建立於下述基礎：（一）為大眾的事業共同奮鬥。

范元甄当年手抄的杨尚昆代表组织对她和邓力群问题所做结论

五天会议中，两人的发言对于问题的政治性都强调不够，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差别。对于私生活应该严肃地处理。尤其是男女问题，这是在中国社会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有决心，凡是处理这类问题时，要顾及群众的影响。当然，中国还是在过渡时期，难免在男女关系上有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共产党员作为一个自覺的战士时，应该尽量减少这些现象。既然要决心改变社会，难道古今中外这些坏现象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消灭吗？

如果说党内有过这类事，把这拿来与现在这件事相提并论，这在客观上是散布不好的影响，夸大党内这些缺点。因为那些事与这次事情性质不同。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男女关系处理不好，是得不到同情的。党的一切政策要适合国情，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照顾。党内正确的夫妇关系应该建立于下述基础：（一）为大众的事业共同奋斗。有人说，夫妇关系等于同志关系加上性的关系，这是荒唐的说法。应该是在大前提之下有一定的感情。苟合、杯水思想是不对的。未结婚的对选择对象、进行恋爱要严肃对待。我们不提倡缠绵悱恻，但必须相互间有一定认

识。决定关系时应有很好的考虑，一经结合之后，就盼望能长期维持关系。如果实在继续不下去，可以离婚，但要照顾到不在群众中发生坏影响。一般的，党是不干涉离婚的。如果离婚在群众中发生坏影响就不行。冲破了封建伦理束缚，还要建设新的道德。一根扁担挑两头是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政治战士，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点，就是迁就落后，迎合落后。

在审干中发生了这件事，就加上了一层政治性。在这过程中，不管男女，所有一切挖墙脚的事都不能做。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这件事正发生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一个被党审查而捕走了，一个负责审查他的老婆。这点要特别强调指出。

事情发生以后，应该采取干涉态度。如果当时不知道学委会的态度，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向学委会询问，要求干涉。有同志犯了自由主义，就是由于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够，这是一个责任心问题。过去曾反对小广播的乱说，但是正确的还是要说。

关于这件事情的错误、错误的性质，以及其中暴露的品质问题。

（一）政治的错误。自己是学委会的负责人，对方是被审查的。自己负责去审查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个人的活动，包含着杂念去做工作，这就破坏了政治研究室的党所给予的责任。而且，未经过学委会决定之前，就把问题的性质非正式地告诉对方——这从工作纪律上说，是泄露秘密；在政治上，以党的秘密去讨好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同时，这事又进而涉及到李，党的政策应该是要求她去帮助他，安慰他。而这件事的发生就破坏了这个政策，并且给李造成极大的反感。自己违背了政策，给党造成坏影响，沾污了党的审干运动。

（二）组织上的错误。目无组织，破坏纪律。各级党的组织找谈话，却不当作党的组织看待。这种目无组织，非常严重。目无组织发展到最后就是与党对立。最后竟要求党批准两人的关系，造成事实，要党承认。这表现了狂妄的破坏纪律，把自己完全放在组织以外。这种破坏党组织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瓦解党的组织。

（三）思想上的错误。暴露了若干坏思想，发展到最后，是离开了党的立场的严重政治错误。自己向党作的无数次保证，都可以不执行。客观上是欺骗党。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

果已是公然与党对立。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上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

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像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

第二，由于这种狂妄的个人主义，表现在这件事上就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在审查过程中发生这种事是不正确的，而且自己领导过反对这类事情。既然发生以后，经过了党的若干次干涉，还是坚持做下去。这种明知故犯，还表现在自己内心也有过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所消灭的却是党的意识，消灭了自己的党的意识，还帮助对方消灭党的意识，扑灭对方的党的意识，用泼冷水的办法，讽刺党性。这种明知故犯还表现在党的组织间钻空子。首先钻枣园与中直学委间的空子，钻空子中还提出一条原则来吓唬人：“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原则？”

第三，有所恃而无恐。对党的态度是：我有点本事，你总不能不要我这点本事。靠本事吃饭的思想，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立场与人生观是很危险的。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将来做若干件“平凡而惊人的事”来向党兑换自己的错误。在自己与党的关系上，有一种入股的思想。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并不是把自己全部交给党。这里就接触到个人利益与党的关系问题。——不可能允许违反党的个人利益。觉得自己在党内有股子，就要向党换得一个老婆。“你总不能不要我这份股。”再就是觉得党内也有人犯过这错误。

由于自恃能力，就走到一意孤行的地步。两人之间，一个觉得党的信任经过另一个体现出来，另一个以为党的帮助全系于此一人。

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

能力是有的，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

面，说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能力又是不能脱离党的基本立场与原则的。即使有点能力，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可以有成绩，如果脱离了党，能力的发展就很危险。脱离党的立场，违背党的能力，在党内是不值钱的。

还有这么一套吓唬人的理论：什么“坐着与站起来”，犯了错误就坐在那里，这是不对。但是要把错误的包袱丢掉往前走，而不是背着包袱走。什么“情况变了”，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变，最中心的，党的干涉没有变。要说变化，只有情况变得更严重，以致最后走到自己个人与党遥遥相对。说自己这样干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调皮，其实首先连儿子的资格都没有了，就不应该调皮，首先就脱离了党的立场。这种想法是依恃着党对自己的宠爱。还把鲁迅反对封建的一套东西都搬出来反对党。

关于所谓爱情与工作，互相帮助，等等，也要分析一下。即使有些具体帮助，却是以这些东西换得你向错误走，脱离党，这种帮助越多，越没有好处。对于一个党员的帮助主要应该依靠于工作的上级、同级、下级与群众。以为只有某个人才能给予帮助，这是一种堕落思想。现在应该自己站起来，走自己的路。否则，咿咿唔唔，会使坏思想发展起来。

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了一方，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事情的责任是共同的，两人思想上的共同点是：个人主义。所曾有过的极微弱的党性，也不是自觉的，否则，不致轻易被人扑灭掉。

范元甄信

1945年6月25日

厚娃子：

今天有月蚀，不知你看到没有？很有趣的是，我刚刚给老马说：“请你吃月亮”，就开始蚀了。哈哈。

礼拜六去接瑞璋母子来住了一晚。可惜是第二天开会，未能陪她。关于杨文^④

^④ 杨文：高扬文，当时《解放日报》评论部负责人。解放后曾任煤炭部部长等职。

的事，麦风^⑭在那里有个好朋友叫霞飞，是吴老的外孙女，有二十六、七岁，内地高中文化水平。四一年才从后方来，政治水平可能差些，不过这次下乡工作回来还当选了模范工作者。第一次见面故，未能深谈。从外表看，是合乎杨文的“不惹注意”原则的。虽不美，但甚“喜乐”，白皮肤，较胖。性格还开朗。瑞璋说她“老实”——大概不会调皮。不过，小资级情调却有相当分量。你把这初步情况告诉杨文，他如有意，我可深谈。因她与瑞璋交情颇笃当会信任我。

工作已确定，关于来的日期我也开始想到来报馆学习也许更有“着落”些。准备这周内最后确定。星期六你如有空，不妨来看李老与高氏夫妇。要睡了，不多写。

附伯达同志信给你，请保存。

新

六、二十五、晚（1945）

（原信没有年份。李锐1943年4月1日被抓进保安处，1944年6月放出，并与范元甄离婚。故此信不可能是1943年和1944年所写。1942年5月，范元甄才开始用“新”自称，故此信也不会是1941年所写。而1942年6月已开始整风看文件，不会有调动工作问题，故1942年也被排除。信中谈的是“工作已确定”，似乎是调报馆。范元甄是在1945年6月与李锐复婚后调《解放日报》的。故推断此信应是1945年所写——编者注）

范元甄信

1945年7月12日

明：

回到杨家岭才九点钟。与孔原^⑮同志谈了谈，他的意见使我能够抓住要点，和如何把问题提得清楚。开会前，翻了六个月报纸，并重新准备了提纲。下午讲了两点多钟，足见一天翻三个月报纸并非正常状态。而在领导的指点下，工作就会像样一些。孔叫我书面写出，以供其他组传阅参考。

^⑭ 麦风：徐瑞璋在延安的名字。

^⑮ 孔原：1924年参加革命，当时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副主任。解放后，历任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

昨天病了，全身酸痛得出奇。盖了两床被子，到下午才出一身汗，晚上仍痛不已。不料今晨即已不痛。洗了头、澡、衣，又给你缝了被，感到四肢无力。我现在身体真不行了。

麦风信没给你看，杨文事大有可为。我曾给她写了封很尖锐的信，从思想上提出批评。霞飞的反应居然不错，看来是个可以理喻的人，可以讲道理，这就好办了。

星期六你吃过晚饭就来接我。我一步也不愿拿那被子，因为（一）它太大了。（二）我太累了。

新

十二日（19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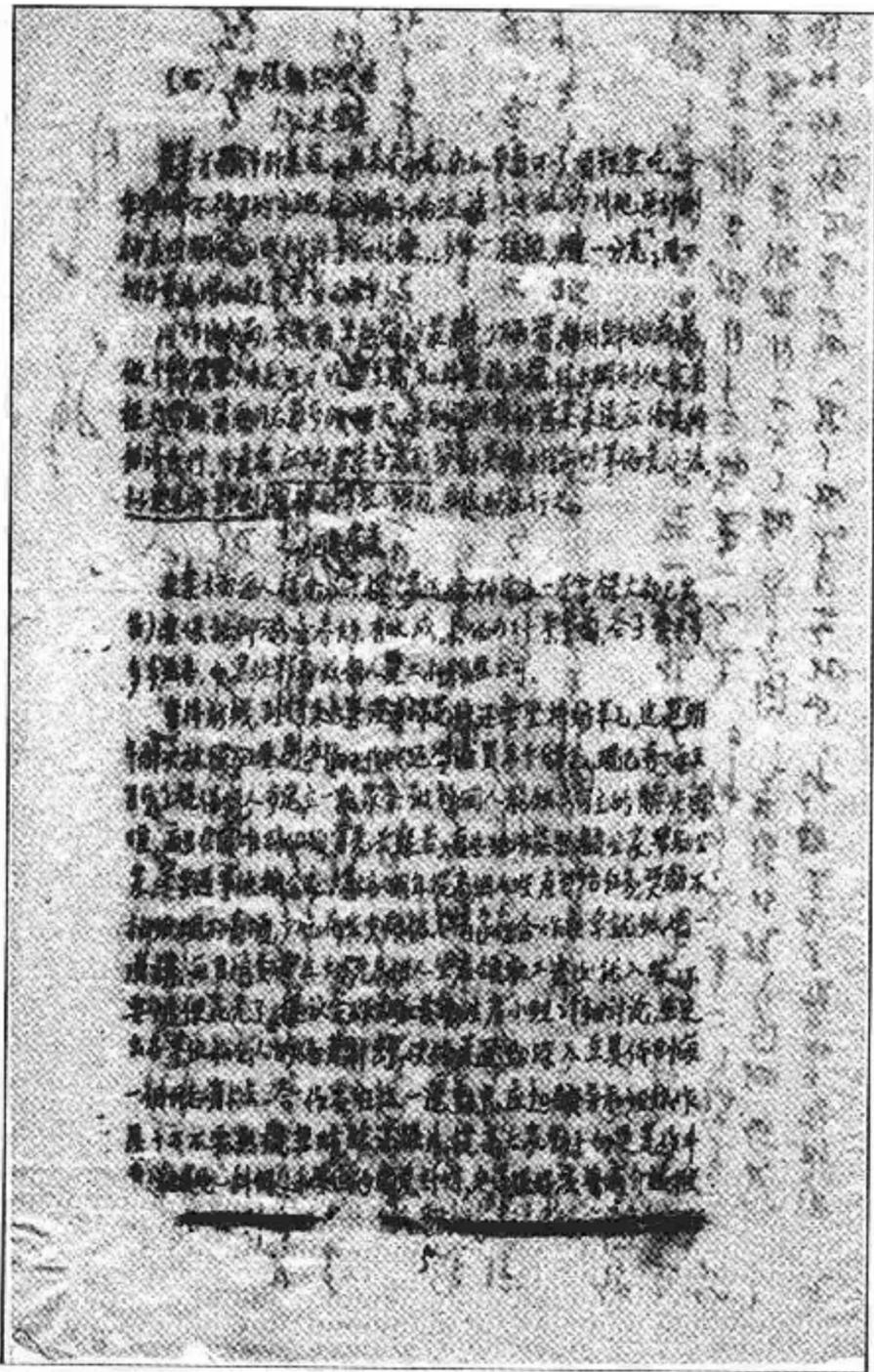
（母亲的这封信写在一张油印小报的背面。这里将这页小报的内容抄录如下，是了解延安那段历史的宝贵原始背景资料——编者注）

（四）加强组织生产

1. 公共生产

农业方面，多种菜蔬，“无菜半年荒”，南瓜萝卜可以顶粮食吃。今年准备不种了的山地，抢种糜子。南泥湾八十亩的川地原计划种美国烟的，应改种洋芋和杂粮。“多一颗粮，少遭一分荒”。用一切力量为增加粮食产量而斗争！

小作坊方面，不煮酒，不熬糖，少装醋，少晒酱。利用鲜嫩蔬菜，做什锦酱菜，味美可口的霉豆腐，和特制辣子酱，对于调剂伙食有很多帮助。酱园同志应多加研究，并创造出新的酱菜来适应备荒的经济条件。生产处应立即召集各方面劳动英雄讨论防旱备荒的办法。抢种耐旱农作物，拟定具体计划，并依



延安当年的油印小报

照执行之。

2. 个人生产

农业方面每人种南瓜十棵（最近抢种南瓜一万余棵大部已出苗），要保证种活，务养好，有收成。其他如洋芋、萝卜、谷子、糜子等多多益善。小单位伙种或个人变工种均无不可。

坚持纺线，到将来如果没有棉花纺，还要坚持纺羊毛。这是明年解决被服必要的准备工作！（还准备买五千斤羊毛，现已有一千五百斤）。提倡个人多建立一点家务，做到个人能独立自主的解决困难，而且在困难时必须首先共艰苦，有些地方能照顾公家，帮助公家。不要遇事依赖公家，准备明年提高个人生产自给任务，奖励不抽纸烟，不喝酒，少吃花生少吃糖。（杨家岭合作社单就纸烟一项讲，每月消耗四、五十万元！）个人生产领取工资后就入股，不要随便花光了。提议合作社应发动生产小组详细讨论，并定出各单位和个人的备荒计划，使备荒运动深入并具体到每一个同志身上去。合作社在这一运动中，应起领导和组织作用，千万不要熟视无睹，临渴掘井。提高大家动手向灾荒作斗争！秘书处一科个人和单位的备荒计划，定得很好，应普遍介绍推广。